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九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34/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九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1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九九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了菴文集九卷

〔清〕王岱撰
湖南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年刻本

..... 一

內省齋文集三十二卷

〔清〕湯來賀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書林五車樓刻本

..... 二一七

古處堂集四卷

〔清〕高爾儼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年高懋恆刻本

..... 六〇一

了菴文集九卷

〔清〕王岱撰

湖南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了菴文集

九卷》提要

叙

海以內恢奇博雅能文之士大率多吾友
也不則亦嘗聞姓字寓書往來者也詩古
文辭固莫盛於今日才性所限各以區分
規摹古人者貌附響臻千百人若出一手
或樵悴苦吟遲巧速拙片言有餘連牘不
足間有負才好事者躑躅鞅掌沉頓於手

了菴文集

施序

版簿領之間號稱得志其怫鬱滋甚神耗
力憊不得究其所欲言作者用希若此其
難也潭州王君山長挾軼才不甚得志其
爲人也博涉羣籍卓犖自負不隨俗俛仰
好奇服金石圖書之屬放游山水所至與
賢豪交用氣誼相然諾與之言懸河倒峽
侃侃窮日夜四坐莫能難非所心服雖名

公鉅卿不苟推許意有所取凡山人野老
方伎浮屠之流往往狎游顛倒狂嬉而不
厭至於一事之長一言之撰述聲名未立
亟爲推引之盡其力乃止其爲人也如此
嘗與予論文都門慨然曰士貴各言所志
耳若執筆隨古人謂某似某篇某似某什
是古人之役也安用我爲故其爲詩古文

丁亥文集

施序

也多自成杼柚不假繩削朝脫於腕夕鏤
於版終日累數千百言怒嬉歌哭筆墨淋
漓或以爲憤時嫉俗而不知其胸中鬱結
積累使然也今夫風之始發也調調刁刁
耳及其鬱極而怒號發林木揚砂石摧山
堙谷河海倒流砉然作雷霆劍戟之聲風
豈有意爲之哉蒙莊云大辯不言而其所

著書洗洋無範曼行公竊季殆自謂也山
長弱冠上公車遠不志故其言多騷然
而激楚向使山長數不奇窮不久早歲釋
褐或浮沉於手版簿領之間求如此之窮
愁著書豈可得哉然則山長雖數奇亦未
爲不得志也

丁亥文集

施序

宛陵弟施閏章撰



序

王山長先生濟同季友也先生負海內龍門之望垂三十季操觚之士識文墨解讀書者無不知有王先生也濟雖與先生同季然不敢以鴈行相齒顧嘗以師事之其導我也如父愛我也如子循循善誘摯情直逼古先濟既自慶其得師又幸吾鄴之有人雖江楚各天而羨牆若覲誠不解先生之何以移我情而寤思弗忘也今

了菴文集

李序

冬先生自潭過吉濟適有山鄉之行駐蹕兩月乃得晉謁握手道故宛如隔世先生愀然謂濟曰子知我遊吉之意乎我惟長沙廬陵古昔屬地風煙相接聲氣相通非若燕韓晉豫遼遠難涉也予之同譜舊交半在茲地獨吾小范溘然化異餘皆松柏森植故吾猶存我之至止非以自慰亦聊以慰餘子耳濟聞其言涕泗橫集不自知悲所從來意者淹老公車蹉跎歲月傷心

河上之歌興嗟髀肉之滿歟會先生彙諸詩文付剞劂氏工將告成命濟爲序濟謝不敏先生弗許也因致辭曰濟惟天下有真品而後有真文有真文而後有真名非猶世人剽奇襲異崇華離樸以邀虛譽於天下也又非若俗士倖巍科竊進賢習咕嗶而工八股偶然取榮稱於當時也先生非今所共尊爲名彥者乎彼其學問之淵博識見之偉特讀書等身賦才英絕至性

了菴文集

李序

蘊於胸臆菁華暢乎四肢故能播芳蕤之馥馥發清條之森森尋常咳唾之間造次吟咏之際莫不光氣上浮精神外露隻字片楮皆可以奪日月之光而成雲霞之色天下之人翕然宗之爲名士弘長風流楷模後學兒童走卒咸識司馬里婦老嫗盡解香山名豈倖致哉而又豈可與苟且之世榮僞襲之虛譽者同日語哉陸敬輿李文饒韓昌黎唐之名士也蘇子瞻歐陽永

叔楊誠齋文文山宋之名士也立朝行已忠君
殉國蓋卓然大賢之流非中庸以下所庶幾乃
其文章夔絕千古爲世師法天下重其品而因
以美其文若劉禹錫柳子厚王羲之陳同父之
徒非不斐然成章蜚聲苑也然品既失真學
或雜僞世雖美其文而卒以儉邪豪猾目之鵠
猩能語抑又何貴品顧不先乎文哉以是知名
果不可以倖致也先生意氣如霹肝腸似雪人

了齋文集

李序

三

無通顯一接以誠士無賢愚一誠以讓小心敬
慎和客可掬終日對坐使人淨蠶之氣索然自
消名滿天下而自視常若歉然雖未擢巍科陟
膺仕偃蹇場屋棲遲寒櫛乃達官貴人不敢以
儒素相待儼然具保傅之望而交推爲公孤之
器則其德業之孚人有出乎尋常思慮之外者
矣著作山積久傳國門茲特畧見其一斑異日
應宣室之問而踞虎觀之坐使

聖天子側席膝前歎不可及吾知先生當必傾其

楹橫以爲世間照燭寧僅是編哉此則真品真
文磨礪淬礪匪一朝夕名果不可以倖致也區
區以名士尊先生者是測海于蠡窺天于管扣
繁捫燭失日愈違不足與讀斯集矣是爲序
康熙乙巳仲冬吉陽季小弟李道濟龍孫甫頓

首拜書



了齋文集

李序

四

叙

無風力則天地瘖矣此修葺之所謂嗚乎野馬
飄塵而不動其旨安在瑩中謂覺範不廢著作
故是秀媚精進紫栢因舉離花無春以喻之今
人不能悟核中之仁烏能享全樹之無本末哉
苦心自貶嘗資遣放者有之莊生曰有爲也欲
當則緣于不得已薪火歟臯壤歟曼衍窮季不
必局也長沙山長訪愚者于青原彈指一世以

了菴文集

弘序

其生平全帙屬愚者序之愚者詎敢言二超越
蓮花法位隨分瘖聾安能爲大慧人論文然又
安能以定性聲聞膠柱華嚴五地耶山長比興
之作歸于溫雅古文記序不拘一格其才江河
也出入世出世之言激揚回互聽其所至而休
焉是誠不凡因坐釣臺石上喀然相視已而曰
造適不及笑而已矣反聞得力乘物天遊方以
易爲襍華指掌一笑公因反因非大負兩足尊

曷可荷天衢而畜後世哉是所祝也

極丸學人弘智識



了菴文集

弘序

二

西泠遊記序

甚矣遊之難也遊而文則尤難天地生名山水待奇文爲闡發而莽漢艸艸注目則山水之靈遜矣亦復艸艸屬筆則文章之靈又遜矣奈之何哉古今惟酈道元不負山水次則柳子厚稍解其意下此無聞焉甲辰冬過中湘山長出西泠遊艸示余其中山水之奇與世代之興衰以至人情物理之變幻無不森列備著泠眼奇懷點綴生動一字一句皆具溪致發遐想讀者欲哭欲笑欲歌欲舞水經注之後誠不意再見斯文也至哉其不負斯遊也夫如是而山水爲不虛生文章爲不虛出也請質之世之好遊者

釋大錯



丁芥文集

大序

趙序

余之爲文也有機赴焉既已有題矣經營慘澹神鬼出沒卽與人言笑飲酒歌曲痛哭之際至於夢魂起居未嘗少間久之而機赴隨其境之所遇而樂樂則文生生則惡可已真有不知手舞足蹈者殆難以形容強名之曰湓焉邇讀王山長古文辭覺其楮墨皆有不可遏之機如余之所謂湓者非獨其才八斗而其學五車也山長故以楚雄長天下楚之先實繁有材漆園三閭爲尤著南華湓喜離騷湓憂古之人無有不俯仰上下古今而能有言者至於性情之得失從此出焉嗚呼喜憂各以其時亦惟其入處之莊生抱負大宗師應帝王之學術而甘以逍遙養生曠達於跼蹐之外夫豈非子與氏不得已好辯之時哉屈大夫當溷濁而好爲蘭蕙蒙施芳潔之稱與上官令尹鬼蜮同地而置身九天

丁芥文集

趙序

聞闔續紛僊神間其喜其憂俱無以自解洋洋
 纒纒其言衆而未有盡也山長之爲人吾不得
 而涯涘之而其文章見於汪洋浩瀚者吾得而
 溢之今有爲滄溟南溟之說者皆溢之說也而
 楚之西涯開溢於成都且開溢於北地滄溟溢
 鳳洲而鳳洲答之溢甚二公漫溢於北地成都
 而又且從而決之後之爲楚溢者大泌耳泌溢
 幾涯爲楚人之李有餘豈數十季來有聊聊者
 丁菴文集 趙序 二

如山長乎前之王李間山川而當世後之王李
 間世而不間山川吾固欲進竝了菴而弇洲也
 然了菴何屑屑哉其真喜而溢真憂而溢此固
 一滴水具大海味又烏在忿肆汪洋浩瀚者乎
 山長之處時有道而又信余言有切於性情之
 得失是以不辭澗溪沼沚之水以薦羞焉當不
 以余言爲河漢也

廬陵同學弟趙嶷



了菴文集目錄 卷一

陳則梁个亭全集序	施愚山先生詩叙
吳錦雯文集叙	李雲田詩叙
李謙斧離騷箋註叙	徐伯調詩叙
顧華峯詩叙	于東海德政序
送陳逸子南北游序	張螺浮晨允詩叙
四子偶課叙	章舍可詩叙
錯和尚嶽遊艸序	大易註疏叙
韶山詩叙	陳太公叙
重刊感應篇叙	韋子寅先生懷友詩叙
樸艸叙	寓菴近詩叙
車子詩文序	楊子全集叙
送胡伯聘還廬陵序	朱子蕃悼亡詩叙
施偉長爾雅叙	王雪州近稿叙
李工部金漳詩叙	徐蔚子詩序
湘水玄夷序	楚涯詩叙
鄭圭甫詩文叙	謝子秦遊序
賴吹萬明倫典故則序	石齋詩叙
瞿天門搜遺詩叙	松臥園詩序

卷二

容登初集自序

山書自叙

詩餘自序

五芝亭詩自叙

溪上詩自叙

山書自叙

古文隨筆叙

眉麓八股叙

月廊詩引

我法詩自序

窮雨吟引

病吟引

月廊二集自叙

近詩自叙

制義自序

燕游艸自叙

應世詩自序

秣陵流寓放言詩自序

丁亥文集

目錄

三昧詩自叙

譚德音尼雲舫詩叙

冬尋艸引

友聲詩引

二楊詩叙

曾豫良楚游詩叙

語松詩引

谷聲序

王穉潛詩序

易無畫近詩叙

易無畫時執叙

題陳坦山花月詩

華首門叙

雷簡叔詩叙

卷三

家譜序

以詩存春秋序

于慧男鹽稿叙

題張鹿床詩後

唐質生秋深寒雨詩叙

冬夜旅集叙

張讀霍詩叙

陳白雲先生詩選叙

譚德音禪姻合傳叙

程于周詩叙

碧泉詩叙

玄鑑詩叙

陸子璧書叙

澧州汝南周氏家譜序

汪氏蘇孺人孝節序

趙允公詩序

廖子秋思百韻序

澹菴艸序

謝嶽生詩叙

陳去蕙詩叙

彭次明詩叙

百梅引

程介士詩叙

丁亥文集

目錄

程生詩叙

質生朝露詩叙

唐魏子艸間十紀引

百韻詩叙

趙孝泌詩叙

李吉三詩叙

南知語錄彙刻叙

何氏家譜序

卷四

安鄉修建學宮文

壽安鄉林鐵山明府文

送邵陵司李內召代

邵陵司李父母雙壽

祭繼室周氏

顧廉宗墓銘

祭洞門趙中丞文

祭趙洞門先生文

祭趙友沂文

趙洞翁墓誌銘代

祭中丞公母夫人	吊廉小范
吊馮根公	吊蔡江門司李
祭石浪秋	祭趙太夫人文
壽邑宰文	壽邑宰文
卷五	
重建樞星門碑記	鳳竹莽碑記
武昌觀音閣記	海月莽記
客鹽官記	望山記
紀行	施愚山先生鸞洲講學記
袁家渴記	以下永州作
丁芥文集	朝陽巖
鑿谷	愚溪
雞冠山	新巖
昭慶寺	寶石塔
棋盤山	孤山
數峯閣	湖心亭
淨寺雷峯塔	錢越王廟
放生池	龍井
一鉢泉	包庄
三生石	靈隱
飛來峯	水樂洞

虎跑泉	理莽
煙霞石屋	愚莽
西泠五聖	岳墳
雲居寺	立馬峯
觀潮	雜記
芝陽圖經爲蔡彥伯書	名泉記
南園像記	重修玄帝行宮記
夢雪堂記	七襄記
青原記	
卷六	
計偕賦	焚裘賦
丁芥文集	五
驅愁賦	客問一
客問二	客問三
客問四	小引
題陳則梁海月莽公據冊後	余爲作
爲范潞公寫七松圖題之	
題畫卷寄堵牧游先生	
戲題畫贈李顏	長兒畢姻啓
又	招林鐵山明府啓
題于慧男方大畫卷	題趙孝泌臨蘭庭本
題蔡遐宣卷	題于司直詠辭後

卷七

弋山人傳

道士沈公斐傳

節和尚傳

車叟傳

四代祖世王

三代前川

大父正齋

大母張氏

父荷雲行狀

附先君降乩

母萬孺人狀畧

馮大姑

叔命升

長兄忠渾

次兄蒙

娶妻周氏銘誌

附哀詞

言念

丁荇文集

目錄

六

又代岳母

叔祖莘衡

叔長蔭

卷八

懺心寺募疏

鳳竹荇修像疏

募刻法華寶塔疏

鳳竹荇修造疏

題所畫秋山贈齋牛和尚

清淨荇募引

孟蘭疏

東嶽祠引

靜如疏

題定水印冊

持敬荇募疏

嶽僧一宗修玉堂荇疏

題畫卷贈津公

某僧戒衣疏

題知生往衛

慧炤募疏

最勝荇募疏

山僧募施茶疏

一公誦經疏

淡公結荇疏

起叢祖衣疏

浴佛疏

養性建荇疏

奕如北禪寺募疏

古佛蓮社疏

大悲像疏

大悲像疏 其二

題紫荊峯萬仞冊

題浮度冊

題妙明和尚冊

募燈疏

重修福田募疏

丁荇文集

目錄

七

大悲禪林疏

白蓮荇疏

送僧南下疏

題蘭石詩後

卷九

擬戰守議

辯詩

答友辯學

辭堵牧游督府辟書

寄施愚山

寄章師義山

候魏貞荇相公

寄葛吉人督師

寄吳燕勒

寄胡此荇

上龔芝麓總憲書

寄郭天門先生

又	又
嚴方公	尹洞庭
彭橫山	夏振叔
又	東陳則梁先生
黃赤子	蕭孟昉
孫宇台	李雲田
寄亦世兄	吳錦雯
杜于皇	寄宋牧仲
韓二青	黃九煙
竺和尚	諾和尚
東唐穉純	又
復蔣天植	史拙龍
荅劉浣松	于慧男
復易無畫	荅謝叔季
又	荅尹浪僊 <small>自製簫為業一枝見贈</small>
張素存	顧華峯
劉小石	楊又仁
荅郭幼隗	復林工宰
潘鱗長	毛馳黃

復蔣道生	又
嚴方貽	嵇淑子
唐魏子	又
又	儲嵩衡
劉杜三	程穆倩
復龍季霞	又
又	復過無過
又	朱開子
寄懷人兄	吳旣閒
李春陵	趙石君
趙友沂	又

了菴文集卷之一

潭州王岱山張著

宛陵施閏章愚山定

朗州彭之鳳橫山校

陳則梁先生个亭全集序

天地何所窮際乎曰無無窮際皆水也水何所窮際乎曰無無窮際皆海也海何所窮際乎曰無無窮際皆文章也何以明其然也大湘吾知其清也漢吾知其廣也江淮吾知其浩遠也黃河吾知其千里一瀉也洞庭吾知其萬頃不測也至于海吾則不知也海

了菴文集

陳序卷一

之大不知其幾萬里也六合以內則北極于燕南極于滇齊粵之東閩越之西迄關而中無非海者六合以外則五行所屬四部所總天地不滿之野燭火不炤之鄉無非海者未足以盡海也余之觀海于鹽官也觀其涯蕩然其水浩然猶夫雲夢河漢也忽然而潮倏然而汐風水觸聲雷電擊山島捍拔日月滅沒四顧失色乃始向余之不知未始有知也鹽官其小者也土人曰秦駐以內非海也海之餘也非潮汐也潮汐之餘也潮至八月始壯一歲之中數千變焉一月之中數十變焉一日之中數變焉其來去也無

時其大小也無限隨月盈虧與時消息蜃氣為市鰈風為颶一嘯而水立者千丈漂沒不知其抵是海之變又不知其幾萬態余益四顧失色不已乃始向余之未始有知者之未有窮其變也海之變其小者也始余之與則梁陳先生交也知其為人也不知其為詩也知其為詩也不知其為文也知其為文也不知其文之變也先生之文數十卷譚天譚經譚史譚易譚詩譚經濟譚天下事譚玄釋部譚天主法以至詞賦碑銘傳記序說讚頌六藝瑣雜百家佐誕無不伐隨吹毛夫經吾知其典也史吾知其實也子吾知其

了菴文集

陳序卷一

博也禪玄吾知其精渺也先生之文也典則經也以爲經也忽然而史實則史也以爲史也忽然而子奇恣則子也以爲子也忽然而禪玄精渺則禪玄也忽然而百家佐誕則百家也忽然而眼前布粟以爲方之內也忽然而方之外以爲取精于古也忽然而取裁于心初讀之變再讀之變時時讀之變不已其四顧失色乃始向余之未始有知之未有窮其變者不獨海也夫海之生先生也耳目異乎人膽識異乎人精神異乎人使之歷萬變而未有窮先生之處海上也探其實藏窮其淵宏歷其幻佐其文亦使之歷萬

變而未有窮觀海者觀先生之文而已觀先生之文者觀海而已不知先生之文者不知海而已不知海者不知先生之文而已不知先生之文與海之變與爲何所窮際而已了葦子曰天地何所窮際乎曰有窮際窮海也海何所窮際乎曰有窮際皆文章也余于無有窮際中爲有窮際則請以海上陳先生對

施愚山先生詩叙

宣城施愚山先生詩名在海內爲操觚家所傳誦近官湖西昌明絕學以斯道爲已任一時名儒真士翕然宗之又何俟余言爲贊頌也哉然余之不能已於言者正以先生之名人所共悉先生之詩人所共見至於先生之所以用力於文章學術者又非一二淺人所能窺測也何也今天下聲詩日盛風雅日衰修詞者流於膚率筆者流於弱以叫囂爲悲壯以釘釘爲典麗所謂古人精神格調百無一焉先生破萬卷書友天下士虛心而實腹又能躬行實踐學道有得丁葦文集

施詩叙卷一

偶借詩以淘寫其得次皆發乎性情流於肺腑每一下筆伐毛吹髓務去陳言不肖以一字近乎今人不肖一字貌乎古人故其詩清至無痕澹絕煙火中和且平讀之使人躁平而戾釋雖長篇縱筆波瀾老成亦奪供奉拾遺之席是以詩爲真寄不以詩爲言豈操觚者所能窺測也哉先生督學山左有觀海集茲官湖西又有近集夫天下之周流六虛而不窮者莫如水蕩而爲湖放而爲海其千谿萬壑爭歸焉以其大而善下也先生道大能容遇物平恕一枝一葉皆心折口誦皇皇如不及亦如湖海之不擇細流焉

宜天下之所以望洋移情而莫能涯涘矣

吳錦雯文集叙

山之奇者嶙峋嵯峨幽深禿兀水之奇者浩渺澎湃
寒冽迅駛獸之奇者駢角雜彩鱗炳鬣蔚草木之奇
者菌芝癭贅盤鬱挺拔天地奇佐霧異之氣不恆有
有之產無不奇然天下之山崕嶮多嶽止居五溝洫
多海止居四狗馬燕雀多麟鳳止居二蕭艾樗櫟多
芝蘭杞梓止居十之二三大山不奇與崕嶮等耳水
不奇與溝洫等耳獸不奇與狗馬燕雀等耳草木不
奇與蕭艾樗櫟等耳又安所稱天地霧佐奇異之氣
哉惟人亦然天下之人行屍走血緩筋弛肉與夫侏
了齋文集

儒支離沐猴獐鼠者遍世界而偉岸稱奇人者百不
得一焉得其一必有異乎人之骨相異乎人之才識
異乎人之氣數必不使比於行屍走血緩筋弛肉侏
儒支離沐猴獐鼠之類必不使安榮尊富生樂考壽
造物者以爲非此不足稱偉岸奇人耳同盟吳錦雯
先生骨相奇才識奇氣數奇目光若炬須髯如戟氣
如鴻濛太初岱松孔檜胸有慧珠火丹腸有冰霜鐵
石抱伊呂之材兼由夷之行內孝外忠出經入緯不
戚戚于貧賤不逐逐於富貴無兒女子柔嫵可憐之
色弱冠之年讀書與身等道是今古兼備體用下筆

萬言鞭撻遷撻固無片語墮周秦漢魏而下浩落蒼莽
沉鬱頓挫黃河之水千里一瀉太行之阪千里一折
無窮兒楊腹之羞無屑酤餽之誚其爲詩歌以十
九首之氣兼建安之雄以屈宋之騷兼謝陸之麗駕
乎三唐包乎李杜不落七子竟陵習氣數十季名在
海內海內人士質疑問難于其門者相接踵得其餘
焰亦縣赤幟窈其殘藩立拾紫青黃口乳臭之子亥
豕不分高軒塞路而錦雯終困公車久淹棘屋和璧
空傳隋珠莫剖豈非物之奇者自不與凡物等哉錦
雯在山爲嶽在水爲海在鳥獸爲鳳麟在艸木爲芝
丁亥文集 吳序卷一 七

蘭杞梓正天地所以奇其生又何足怪乎錦雯刻其
近集行世問序于余夫錦雯之友多名公鉅卿獨問
序于寂寞之王子者將何謂哉其意或有取乎此也

李雲田詩序

漢上名流二十餘人自兩朝之際先後貴顯都盡其
落拓巾衫偃蹇塵土者獨朱開子李雲田兩人開子
既修文地下而歸然如魯靈光獨存者惟雲田一人
雲田才益奇窮益甚故漢上不樂走金陵金陵不樂
走晉中晉中不樂走都門行李蕭然不馳一介不告
妻子興至命駕與盡迴車其所至之地憎者妬者雖
衆而名流巨公則無不奉之如師傳望之如麟鳳傾
蓋納交資車馬謀館舍以求雲田歡或有憐才小王
解事文君亦無不聞其名而琴挑菓擲者下至屠狗

丁亥文集

田詩序卷一

八

俠兒方外玄釋亦莫不風合雲集故雲田之才可以
奔走海內名流獨不能動瞵目之主司與無心之同
學可以傾婦女屠俠之心獨不能免鄉里小兒之口
不知已者爲雲田少即知已者爲雲田惜是豈雲田
意哉雲田蓋以才爲天困不然不難與碌碌十九人
者爭功名其淹蹇名場數十季復顛倒頽唐不顧者
此其故未可與一二俗人道也凡高軒大牙赫赫奕
奕于雲田之前者雲田皆視之如井蛙蠹蛭其貢高
自聖昂昂憤憤于雲田之側者雲田視之如蠅聲鼃
咳下此者又可知矣故舉世間之虛名穢利俱不足

以動雲田之心雲田敞展軒冕自愛其鼎芥擲千金
裝無宿橐其馳驅逐逐若狷若狂不過以適然之遭
寄無聊之思卽動而得謗名亦隨之何足爲雲田累
哉雲田刻集命余數言爲序雲田之詩在海內傳頌
已久不俟余之贊贊佛者與謗佛等直書雲田之行
事與世之所以遇雲田者如此

李謙菴離騷箋註叙

古人無所謂著書也情深而文生文生而名立初不
從名起見也故有著其書而闕其名如三百篇及十
九首是也有借古人之姓名舒後人之志意如蘇李
贈答之書西王母瑤池之歌是也自聲吠之徒無書
而竊名并竊名而竊書遂使後世因書而疑其人因
人而疑其書紛紛遍天下矣吁可勝道哉吉水李謙
菴先生著書甚繁箋註者三經離騷自粲海塵飛先
生迹跡遠野其書多不欲傳後客茶陵有及門得其
稿轉相流播遂爲吾楚一儉父竊之因刻以行世先
了菴文集

生未之知也長公龍孫甲辰公車歸道孝昌遇吾鄉
夏子振叔案頭得其竊書則宛然先生原璧也箋中
每桂字卽以圭代先生欲避其先世諱註內因發明
之竊者未之解也亦如原本刻之龍孫憤且哂欲發
其覆以明先志會振叔與竊者瓜葛始力解龍孫因
謀所以重梓辭僞者問叙于余余謂屈平懷君戀國
憂讒畏譏經緯糾結鬱抑支離自吟自止愛之所至
音亦至焉音之所至情亦至焉情之所至文亦至焉
文之所至百世麟炳與日兗爭允屈子亦不自知也
今謙菴先生以忠惻之意悲天憫人思宗社之復墮

懷黍離之非故又借騷以寄意畱連三復而不能已其精神殆與靈均往來出沒于黃陵風雨湘岸煙波之中是豈他人所得而優孟也哉然則竊先生之書者如病狂之猥噉以蘇合之丸必將慘腹裂腸以出安能掩天下之耳目乎李赤以已詩潤青蓮集中至有發狂登則啖礪而斃矧以鄙穢眦目之夫竊以金童僊人之語其不獲李赤之報者鮮矣齊丘生竊譚子化書然百世下知有譚子化書而已誰復知有齊丘生哉竊先生之書者愈以傳謙菴先生之書而已又何訝焉

徐伯調詩序

詩之不同調也自有聲詩已然三百篇中風則多姿雅則多質頌則多興風雅頌不同調也大風之壯垓下之悲漢詩不同調也魏武之武魏文之文父子不同調也李杜齊名一本乎天一本乎人不同調也元輕白俗郊寒島瘦不同調也夫古人調異不強之同今日調不同即攻其異今古不相及豈真逕庭哉抑所謂異同者其人非真能詩真能詩自有殊途同歸之處安有相強而相攻乎余束髮爲詩幾三十季所交詩人半天下至于詩每畧不深論一時自稱壁壘者皆揮扇避之且議我居高而視下見余詩亦詫爲河漢少見多怪淺者訕笑甚者呵責余方自眩惑而不解也丙申冬在施愚山署徐伯調子從越來望其衣冠無近代把臂語若乳之入水語至旬日不倦若水之有源各質以生平詩則惠莊相遇而笑也向余之居高視下者對伯調若家人父子向人視余少見多怪者伯調亦如布帛菽粟今而後余眩惑無以解者果可釋然無疑也夫伯調與余不同調也伯調詩好法古余好作古伯調真整余喜肆伯調鳴金珮玉余服芝衣姜伯調清廟明堂余縣崖絕壑調不同而

志相樂者正有得于古人真詩而不暇相強相攻于
聲調之間也世尊上座有從眼耳口鼻意識六根悟
圓者悟不同總以得正法眼藏爲得也伯調通二氏
當自領之

顧華峯詩序

天地之氣鬱則求舒不大鬱則不大舒水行地中浩
蕩無涯排爲江河蕩爲湖海由涓涓以極于渙渺入
之才亦然鬱爲文心散爲華藻窮古極今莫知起落
出爲經緯處爲金石余來歷下馬塵初拂卽索解人
四顧茫然無有應者乃走趵突見其三竇排空水花
石浪噴沫濺珠倚石而歌歌已復笑泉上之人無知
之者余亦無以告也忽有顧子華峯自梁溪來風流
可愛似張緒當年躊躇四顧傍若無一人覽諸詩掉
臂不矚及讀余句莊惠相遇笑口頓開任李低頭攢
眉無處于是把臂縱譚古今音詞清暢汨汨無涯與
泉聲相嚮答更出詩數帙觀之風起水湧山突海立
縱筆所至自成珠璣其舌端簡外煙火都消羽毛欲
化如簇氏峯頭藐姑冰雪者余不覺悟然有會也夫
梁溪顧氏累世簪纓而華峯子當此翩翩裘馬之季
宣弄柔翰于玉樹呈鳳毛于金埤乃亦東齊魯北燕
趙潦倒于車塵馬足之中南滯于殘羹冷炙之內豈
真有所樂而爲之哉將必有大不得已于中故欲借
此東馳西驅爲埋憂寄愁之具此正余所謂天地之
氣鬱必求舒者向見之泉今見之顧子矣顧子勉乎

哉天地之氣鬱而爲子之才者行將前帝席賦長楊
鼓吹風雅與爲國華爲詞場盛事不第林泉絕唱已
也亦如趵突之涓涓歷下者放而之滄海焉余將拭目矣

于東海德政序

東海于公以名進士來宰潭邑二季之內潭之民始
然忘既然異終然喜躍舞蹈而歌家傳戶習不覺盈
帙父老以岱諸諸風雅令執筆紀事彙採風謠垂之
世法岱雖不敏不敢不趨踰從事者以古道在人不可
磨滅也始與二三素心編述成集或有不釋而問
于王子曰十季兵革詩書牆壁僅僕旌旄此道如土
鼓溝斷不譚于世久矣吾子於風雨燐中奏其清角
毋乃創乎王子曰何爲其云創也葩經三百大祇皆
採諸風謠以登郊廟故問俗觀風者必徵諸里巷之

言下此來暮興謠五袴作頌十奇三惠莫不見諸諷
誦是役也述之不爲創也或曰有之然前此諸宰何
不聞也王子曰前此諸宰皆借篆僻邑亥豕不辨蠅
蛄成風民方疾頽相向何暇歌也或曰標美示異稱
德頌功古出之民今出之上鳳凰其露尙疑附益惑
衆矧以中材居茲末季乎王子曰有之凡此皆操觚
染翰家標榜習俗書墨成丹取媚邑宰余束髮偏僵
耿介成性無所倂仰于世何致長有附益以言媚人
天下之不可媚人者唯此風雅文章一綫耳豈忍隨
聲逐影恬不知怪乎或曰吾子以耿介絕俗之性不

合于時子之于侯也落落而侯之于子也磊磊無所
致其浹洽而吾子誦之何也王子曰此侯之所以可
誦余之所以誦侯向使余于侯日啣杯酒結爲愁懃
所言者皆私言也唯侯無所于譽余無所見諛其不
能已于言者此古道所以不絕于人心也即大有忤
格于侯猶當欣詠樂唱矧止磊磊落落無所浹洽遂
已于言乎今日之家傳戶習者寧盡皆德侯之人也
哉或曰漢之循良必有赫赫耀耀表見于時龔黃卓
魯瑰異殊多侯以魚魚雅雅視官如寄若無所立異
何以能洽于民傳于後也王子曰循良之吏惻惻無

了齋文集

德政序卷一

十七

率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孔子曰政惡譁而好靜也元
結謂靜以安人侯之不立異所以難也或曰子產鑄
刑書古稱遺愛有火鮮死而水多溺之喻恐侯之能
爲慈母不能爲嚴父也王子曰子產時鄭俗嬌靡非
刑刷之頹風無挽矣今日者譬諸病復之人元氣耗
弱參朮雖所急須若投之過驟亦至決裂須先用王
道和平之劑休復元氣然後補可投也潭戶口淪滅
力役徵求血脉枯竭民不堪命矣尙欲用苛無孑遺
矣故凡侯之魚魚雅雅無所立異皆休養也或曰至
德無文至治無誦歌功贊美習俗使然毋乃疑于世

而譏于時乎王子曰何必其不譏何必其必疑也岱
也何足以譽人也譽不足爲侯重侯亦不藉譽重以
不足重之譽加不求譽之侯豈徒區區望信于世稱
于時乎侯以名進士居天子輦轂下豈不能延譽
于進坐取清華獨筮仕于潭之僻邑無憾無愠豈非
求其道不計其利竭其已不干于世盡于人以聽于
天者乎是侯之能盡者人也其不可必者天也不盡
于人雖倖獲過聲君子猶將耻之難必于天古聖賢
已習而安之矣又何怪乎或曰盡于人以聽于天可
忌言矣何必其錄之也王子曰凡侯之所爲可爲亂

了齋文集

德政序卷一

十八

後休復立治者法潭邑感前乎此者無其似後乎此
者無其繼是以錄之著爲型典爲民請命焉或曰後
此者不信將焉用之王子曰鳳凰芝艸賢愚皆知爲
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至于食物選方異
味有嗜有不嗜者若梁也膾也脔也豈得不嗜者
哉則侯之政不傳一時將以信于後世也客唯而退
余因筆之書

送陳逸子南北游序

二氏於吾儒行相左而道相同名相攻而實相資吾儒所譚者無過忠孝大節蔡中郎素稱純孝竟汙卓命伍員力雪父讐終累臣節蘇子卿漢麾未改而母養無終王陵戮力王家而親死難顧黨廝之誅范李首難聲名之忌謝陸同摧叔夜臥龍之名彌衡鸚鵡之句德祖黃絹之對龔勝蘭膏之焚楊子雲學貫天人自投閣下玄故難傳劉歆谷永精識洪範一經新莽學亦同汙歷閱古今莫不忠孝間虧或各全身死或身保節傷而陳圖南混沌黑甜風鑑二帝蘇門鳳丁荈文集 北游序卷一 十九

鸞清嘯全名五胡澄圖玩石虎若海鷗林公視朱門如蓬戶其餘惠遠參寥作詩三昧修靜支遁寄傲林泉雪琴離騷之讀文山黃冠之求皆若沉若浮若隱若見若惟若平終期于無傷大節而止由是言之節故難全於吾儒而易保于二氏也此行相左而道相同名相攻而實相資也攸水陳逸子五簋故開之陳先生長公也陳先生登丁卯賢書戊寅歲林藍寇簪陳先生死之是時逸子季正少風華正麗才思甚宏何求而不得乃心傷先公之故徘徊瞻顧憔悴支離若人世間無所自安其身體膚髮無所寄其智慧聰

明者于是遍走四方思先公不得見思其所以見先公者乃見先公之故舊師友江西李先生太虛太虛開之公座主也開之公之感知者逸子因感之楊機部先生黃石齋先生開之公所欲交未交者故逸子師之趙公洞門胡公石江馮公偉公開之公同譜也故逸子父執之其餘周公九煙周公伯孔白門之林子茂之程子穆倩逸子皆爲開之公交之蓋逸子奔走數千里無刻無念不思爲開楊先世地且欲老其才沉其識爲開之公一吐未盡豈意十季之內中原鼎沸大業不終所志淪沮于是白骨青燐人巨城在丁荈文集 北游序卷一 二十

四方型典落落晨星逸子鵲齡失恃育于祖媼未幾亦卒李密之情哀傷骨毀齊眉德曜尋復云亡中郎有女伯道無兒逸子一腔血性四顧無非酸鼻痛齒而山野行藏更不樂溷盛世冠履决志薙髮禮足空王更逸子爲拾殘更五簋爲輔元癸巳冬且之海泛杭尋天童老人之鉢走幽燕傳趙州辨才之衣假道湘潭問津王子王子岱與有十季交見其雪笠雲瓢寒灰枯木不覺瞿然有感也夫人生誰不樂身享寵榮體披羅殺口甘鮮脆目呈珍玩粉白黛綠者克塞左右聲名達于四方勢位傾于寰宇矧以逸子何求

不得之才爲繁華過來之性獨能一切謝絕甘心塵飯菜羹單衫艸屨土木形骸而不辭者豈非有見于古今之身節難全逸子故欲有以全之也耶逸子勉之哉從此或釋或儒或不釋不儒而求其所謂黃冠故鄉者皆期終保于大節以無傷生辱親爲圖南孫登諸人所笑卽可以報開之公于地下矣

張螺浮晨光詩序

螺浮先生以晨光詩屬楚了菴子叙了菴子喟然而歎曰有是哉不意當吾世而親見唐音之作也夫詩之有近體也始于唐也唐以後無唐音無唐音而益學唐音學者愈似似者愈僞爲宋爲元爲明唐音終不可見不可見而詩亡矣宋詩亡于理元詩亡于詞明之何李亡于笨七子亡于冗公安亡于譴天池亡于率竟陵亡于薄石倉竟陵之優孟雲間七子之優孟後生輩出標榜雲間貢高自大土飯塵羹餒魚敗肉合器煎烹使人敗腸而吐胃弁雲間故步亦亡矣

四子偶課序

余之汗漫遊也始乎中州滯乎燕冀放乎齊魯吳越而稅駕焉歷太行孟門之崎嶇嵩少泰岱之巍峩泛黃河錢塘之浩淼觀潮碣石秦駘之間遙道乎西泠之幽山陰之道吊貞娘和靖之魂尋公孫丘訴之聲響歲有五更而後返焉歸休乎鷓鴣枝子乎蝸角塔然喪氣臥蠶于繭室聰塞明伏雞如木兀競角馳逐者之若蟻鳴床下不聞也緣有老友唐子質生提鉛懷塹館我清溪春燈夜青竹露朝白相與游戲咕嗶爲蠅頭之書賦小言之什與垂髫舞象者爭棗栗之

了齋文集

偶課序卷一

千三

餘若丈二將軍獨絲短蕭唱曉風殘月抑忘須髯之若戟也于是比隣素心唐子琴疊史子翼孔樂其風而和之披我蓬蒿開我素帷相視不言啞然而笑探懷授簡丹墨淋漓則亦埋頭咕嗶中物也噫吁嘻悲乎哉四子者抱日星河岳之氣探抱犢洞庭之書懷瑾握瑜處不卽勒金石傳名山爭光日月出不卽奏羽獵前帝席麟炳國乘乃復咿哦咕嗶與垂髫舞象者爭棗栗之餘志亦悲矣或者曰自安石來士八股幾五七百季其間巨儒將相往往而有子興生戰國不欲自同于秦衍然其立說進論未嘗盡戰國習而

去之則汝四人者又安事舍八股而高論哉因彙帙付之梓

了齋文集

偶課序卷一

千四

章含可詩序

詩之興也古著爲經經有五詩居其一故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禮以明等殺春秋以言治亂詩以道性情然興觀羣怨貞淫懲勸往往風移俗易太史以之觀民聖人以之致治惟詩入人之深是四經之主又皆不外詩者不惟列四經且統四經而貫之自世邇降視爲學士家言無益經世大務豈古之所謂詩哉余世誼章子含可爲騷壇老宿執山陰牛耳者數十季自乙未魁南宮出令壽光海內始易風雅之名爲吏治之名其令壽光者雖未甚季所以剔弊去

了菴文集

章詩序卷一

二十五

汰肉枯澤稿者不可勝紀未幾以挂誤去邑父老子弟如失怙恃挽轅攀轍擔糧負漿不絕于道至今猶有思而垂涕者如古之鄭僑漢之魯召不過焉辛丑余遊歷下章子方以詩授梓且謂余曰此近詩也令壽光無所得得僅此無所適適僅此歷諸艱辛身以外無餘物餘亦止此余聞之不覺躍躍起舞何也世謂詩之無補經世也久矣今章子一行作吏乃能不困簿書不苦繁劇俗易風移化靈感頑險經九坂腹經三折不作不搖波平浪息豈非得性情之正氣厚識沉油然以爲勃然以遠愷悌入人和平神聽之所

致哉是章子吏治之卓然又皆詩之所爲也則詩有關於經世信不誣也章子行將歷仕中外致世康平以經濟名世庶幾與風雅之士生色焉起舞不獨余一人也

了菴文集

章詩序卷一

二十六

錯和尚嶽遊艸序

吾楚山之高者以百數如永陽之九嶷襄陽之太和長沙之大瀉首禪其最著者不僅衡也楚山之廣者以百數如鄖陽之天心周百里華容之東山百里鄱邑之萬陽三百里嶽陽之天嶽五百里亦不僅衡也楚山之多峯者以百數如臨湘之大雲峯七十餘衡陽之候計峯七十茶陵之雲陽七十有一武岡之靈山亦七十有一不僅衡也然必以衡山稱嶽者蓋天子封禪之地其氣雍雍穆穆不以高廣衆峯與名山爭不以靈奇秀異與一丘一壑爭而所謂高廣衆峯千奇百秀自無不有及覓其惟異了不可得此嶽之所以大也自有嶽以來屨杖之所躋攀筆墨之所題詠無不窮極心力思盡嶽之勝終未足以盡嶽以嶽之大不能盡亦不必盡然而尋聲逐響者則人各具一遊遊各具一記一詩其機杼如出一人一手者余曾閱天下名山記百不得一焉凡序事鋪張則山川失實記遊刻畫則摹擬多痕登眺諷詠之趣勝雍穆肅清之氣減以是副嶽去嶽愈遠甲辰冬錯和尚出嶽遊艸垂示余讀之雖亦自書所見而全嶽之勝具備前此作者記若詩之美具備所謂不得以奇秀

名而千奇百秀無不足及覓其所謂千奇百秀終莫能得亦如嶽之大焉然則求嶽者不當於八百里七十二峯中求之求錯和尚之記若詩亦不當於言之繁簡句之巧拙中求之惟當領其雍穆肅清之氣而已

大易註疏序

易之爲書包古今上下自一畫開天古聖人聚精會神于此或以之治世或以之制器或以之卜蓍或以之窮理或以之修性命盈天地間無一事一物能外易者漢以後諸儒如京房焦氏康節鬼谷景純之輩或得其幽微以爲推測故古人讀易數十季然後得其一知半解于一知半解中數十季然後自造淵深由宋末安石立八股業尙註疏而廢理數而朱子註疏亦以明理不專帖帖也至明以下士子捷徑剽襲者并舍註疏而習塵言主者以此取士子以此應并丁彝文集 大疏序卷一 二十九

註疏皆糟粕矣故此註疏作而易理亦亡而制義作而註疏又亡易道何由而復興也哉余弱冠治易已卯座主恪菴章師以易起家故吾楚之以易名者多獲售有章公綱之者即恪菴之仲弟也早季爲山陰名宿久困棘屋于是之歷下卽爲歷下諸生辛丑冬晤余乃出大易註疏命余爲叙其書近尺字皆蠅頭楷法丹黃精研集古今名註而斷以己說不肯古不襲今洞中貫外贊翊經傳發易中之有補古人之無發古人之無刪今人之有其一切釘蝕陳言而務去之余閱十晝夜而未忍去手于是深爲易道幸也夫

易之淪亡于帖括者數百季今公本前聖作易之心與後聖觀玩之意一起而振之其繼述擴清之功當不在朱程下又何俟余言爲傳哉且也世之所重者制菴尤重者制科每以制科之得失爲制菴之媿妍以制菴之媿妍爲註疏之可否今此書出序以久困名場之王子所謂北轅而南轍恐無以厭當世之心章子曰否易之爲書也故憂患聖人之所作不以顯而以晦乾之首稱龍也龍之變莫測可隱而可見余與子隱見未可測則是書之傳正未可測也王子曰諾是爲叙

丁彝文集

大疏序卷一

三十

韶山詩叙

孔門德行文章各列一科以不能兼亦不必兼也然有不求兼自無不兼者三百篇以及漢唐宋忠臣孝子醇儒烈士其言皆垂金石而炳日星屈騷之作後人列之爲經杜陵之詩風人登之爲史何也其言皆感於性情雪於肺腑詞至而義盡言近而旨遠有一往俱深之致非學士家浮言碎義之所得擬議者也吾季友李遜潛隱君子也自滄桑以來謝絕春明遠跡塵市放懷山巔水涯之間雖饑寒交至喜愠不形全身味道物我無忤萬卷雪霜一筇蒼蘚寢食以觀

丁菴文集

韶山詩序卷一

三十一

古今瀟灑而送日月遇時感物短歌微吟詞以達意不怨不尤陶然自適自行自止余讀之反覆旬日不敢以躁心對之懼其逐于浮也不敢以怠心對之懼其卽于玩也不敢以嘗律嘗格對之懼其馳于名驚于時也其思沉其意摯無溢詞無淺旨腴陶潛之枯平杜甫之憤殆三百之遺音離騷之續響與雖然人之知遜潛者皆以其人未知其詩也考亭以人掩其字右軍以字掩其人遜潛之詩殆以人掩者至于知其人不必知其詩知其詩者不必知其人不與人與詩俱不欲知是則遜潛之意此遜潛之爲真隱也

陳太公序

太上貴德其大立言言者太上之所不貴也然世固有德厚而譽歸亦有道高而毀至者是以仁人孝子于祖功宗德必哀思感慕思慕之不足從而歌詠之一人歌詠之不足必使天下之人從而歌詠之以暴於世而垂于久如武功文德聖善淑女諸篇使千載下見其言諒其心有以感發興起是言者古之聖人有所不能已寧獨仁人孝子之用心爲然也哉吾友郭子幼隗才高學博行奕名芳一時能文之士無不擔簦懷刺願與幼隗交者一日出太公陳恒翁先生

丁菴文集

陳公序卷一

三十二

狀并詳母楊孺人行事傳諸同學徵其詩文以表揚先德于是同學爭先致言王子亦逐隊修詞自忘固陋乃幼隗更命王子并言簡端嗚呼如太翁若母者余不文之言何足以序之而必徵諸余者亦猶行古之道也何也言者心之聲也古人言不貴華而貴實故採風之言徵諸里巷正以里巷者毀譽之所不施幽隱之所必剖也余與幼隗交有日復與之阡陌相通者十有二載太翁孺人之行事所謂日薰而月習矜式而箴祝之者其視里巷之言爲何如乎雖然太翁隱君子也楊母淑德也觀其生平不戚貧賤不欲

富貴約身儉志急人之急其于親也生事盡力死事盡誠休戚呼吸通乎二人不復自爲寒暑至于執紼之際哀動路人呼天雪霽如古之孝子栴活泉生返風滅火者當其血誠所矢金石爲開水火不避是豈區區要名沽譽效晚近之所爲乎然則言者故太翁若母之所不欲聞者也其幼隗欲言之欲凡天下之爲仁人孝子者皆言之此又古仁人孝子之于祖功宗德有不容已也余也烏得而不言乎

重刊感應篇序

古來福善既濫之說端士遵之達者畧之司馬子長傳伯夷云顏天距壽報施無愧而南宮敬叔禹稷羿皋一問宣父置之不議不論之列豈冥冥之中不可以膏理測耶然天道遠而人道邇惠逆之徵往往而有馮汭之聖尊富饗保總必於德抑又何也蓋大聖人彌縫世界欲盡人有善無惡故借神道立教垂勸致警使人修古背凶無少乖隔也太上感應一篇前哲傳衍已久先儒經屢增飾著爲事應了凡袁先生更立功過格以爲報施不爽若數計指畫挾左券而求也故其書盛行于時大司農王公玉銘梓善本于京師蓋先生先世自太保端毅公及其大人比部尙書郎皆信奉梓傳無忘當玉銘先生庚午闈錄卽有緋衣告語之兆今官至輔台又足爲事應之一徵戊戌余在長安同學許子適西以丁酉獲雋同計偕司農公因手授一編囑其刻傳而適西太翁王衡公有德而隱者也生平喜善樂施解患排難賑饑施藥歷四五十季不倦一日客游燕冀拾遺金十有七候失者返之失者感涕叩頭期以冥報不數夕卽夢慈雲大士命青衣童子持幡前引曰公陰行善爲誕天上

石麟兄昌大門戶時翁方未有嗣不逾載而生適西
適西早慧七八齡能文露頭角旋釋芹在泮丁酉魁
楚榜真毫髮不爽者乃更緝王司農之書以行世余
觀許翁還金類裴晉公還帶事其神錫吉夢又與大
司農王公合其他日適西爲黑頭宰相以調燮太和
道濟天下舒太翁未盡之澤視晉公司農無多讓矣
余與王衡公爲廿年交而適西有通家誼故不覺悉
之深而期之確也雖然王衡隱君子也初不欲暴以
示人然余必暴者則不佞區區之意欲人手感應一
編遵奉廣傳無負王衡公更梓之婆心也

丁亥文集

感應序卷一

辛丑

韋子寅先生懷友詩序

五倫皆以天合惟朋友以人合天合易人合難故友
獨著其名曰交天合嘗真人合嘗僞故又著其實曰
信然古人交難而友存今人交易而友亡何也易交
者朱穆所稱五交也非信交也五交起信交亡矣易
曰同人出門交有功夫同者道同也非雷同也五行
水火之不相入也然合之相濟爲用四時寒暑之不
相侔也代之相輔成歲異而同非同而同其同乃真
同也韋子寅先生與同里王子雲前輩爲一人交子
雲數奇衰季落魄匡蠡間先生懷之以詩性至而情
摯讀之可以感薄而化囂夫韋先生名在海內垂數
十季足跡所至巨公名儒無不交先生胸中眼中若
駒過電滅而憶十不記一獨有所謂子雲者日食夕
寢而不忘夫子雲性峻先生道廣不同也子雲坎坷
終身先生經濟在世不同也子雲孤雲無侶先生玉
樹盈庭不同也子雲從性化情蒲團枯槁先生從情
鍊性游戲神通不同也無一同交數十季不以貴賤
生死異者其道同非雷同也異而同非同而同也友
者二我也我與我周旋耳目口鼻異其官寧必五官
互用而後爲同哉雖然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得知已

丁亥文集

韋序卷一

辛丑

一人可以不憾矣是知可希不可無一也若子雲者
人人知之非子雲矣使并無一韋先生知亦非子雲
矣子雲足傳韋先生足傳哉

樸艸叙

司直于先生與吾鄉竟陵齊名而鵠灣兄弟每都門
至止必以司直爲主盟其後與劉子同人著帝京景
物一書盛行于世海內知與不知無不宗仰先生者
然先生處聲華中而樸茂純雅無逐逐噉名之習雖
抱才不遇讀書敦行不怨不尤味道終身晏如也余
自束髮卽獎先生名然無由一識先生顏色于是且
數十季壬辰間其猶子東海起家已升來宰吾潭邑
益思先生不置及入都始與長公慧男定交雖不見
先生見長公氣誼風雅如見先生焉因載其樸艸歸
了齊文集 樸艸叙卷一 三十八

思欲選刻廣傳又以塵勞車馬未就至長公宰螺川
乙巳余始掉山陰舟而吾季友周遠害已叙其集刻
之矣先生之詩有定價兩歷朝代爭傳不置何俟余
後起者爲丹黃哉然事久論定先生之歷世彌允者
正自有故也何也世之才人何限詩文何限當時則
述沒則已焉先生之詩終不可磨滅者甚矣樸之所
爲也語曰未雕未琢復還於樸是樸者華之本天下
之樸散爲華華仍歸於樸華可朽樸不可毀方竟陵
盛時人人以風華相尙求其樸者少矣卽欲借言樸
而名根膠固競未平踪未息學浮而識鄙久之菁華

已竭而真氣衰卽竟陵自不免焉使天下破壘奪幟
調屢變而攻未已司直先生儼然歷數十季久且彌
禿者則樸爲之也先生奕世閭閻其友之散於海內
者非名賢則鉅公先生一丘一壑不因人焚不獨其
詩樸其人亦樸也慧男爲宗伯雍來李公東坦少宰
李二公又司直東坦也今宰螺川愛賢下士如恐不
及其飲永茹藥任勞任繁俸薪之餘皆以憲友且不
知爲閭閻中人不特先生樸而慧男亦樸也然則
先生者殆太丘有道之流非一切時流所及也先生
之久而彌禿又何疑焉

丁義文集

樸州叙卷一

三九

寓葦近詩序

津公攬艸木之菁華舒其絢素體禽魚之鳴躍暢其
性情短歌微吟出角入徵如妙香吹遠捉搦不能如
晴煙裊空刻畫不定使讀者肅穆容飲奔悅神躍杳
冥恍惚入而不可出于是乃悟佛之通于詩也詩慧
業也作者慧根也夫慧莫大于佛佛慧何大以戒定
故譬明鏡焉一塵不着故能鑑形大之燭三界朗幽
昧窮前後億萬劫語言文字其小者也津師墮地來
長齊苦行固漏止觀尙不知世間有五濁六慾焉雖
興會所致遊覽山川延納素侶而禪關一掩萬機寂
然劫火野風蒲團不壞旣不買山而隱皇皇架築之
勞復不托鉢沿門逐逐貪嗔之陋是以其心如赤日
容光必照物無遁情如虛空萬象幻形無有窮極是
豈區區蟻鑽故紙蜨弄泥丸者之所能至哉或曰初
祖以文字爲障今此不除有碍作佛余曰嗜除文字
障者正除故紙障也非除慧也世有不慧之佛哉余
與汝何足以知之

丁義文集

寓葦卷一

四十

車子詩文序

往竟陵櫟嶺時湖以南邵陵有車子竝蹠一時余雖未謀面見其詩知其人如是且三十季余浪遊四方而車子亦久困名場不遇竟以高隱稱滄桑以後其四方老病或存或亡而車子獨歸然如魯靈光益著書養高乙已偶作邵遊車子造孤杖出山相見握手驚且愕與語數十季情緒大似白頭官人談天寶季間事衆人未之解也車子乃出其詩若文見叙余讀竟不勝重有感焉何也才者天之所吝不輕予人然天生之天困之其才之大小與困之淺深似相表裏

丁亥文集 車序卷一 四十一

者往往不測其天之意然庸庸厚福者淹沒無聞非分倖致者亦且致寇其聲名在天壤文章垂竹帛與立名節建不朽者往往皆困厄不遇之人是膺福錫寵當時則述沒則已焉蒙塵履晦事久論定潛德彰焉天之所以困才之意正所以吝才不輕予人之意抑又何也蓋天生才易而成才難使才具既備乃逐逐傀儡場其于上下古今憤胃眦目則才中廢故必使其終身困抑不遇然後得借奇丘秘索以寄其無聊之思以消其磊落之氣以發其礪礪鬱勃之才其慧始盡學始窮才始老今車子馬季逾甲子不以博

青紫不以管宦海不以溷簿書錢谷獨一意于上下古今其功力所至爲何如也今車子名高而養厚視赫赫耀耀如蜉蝣朝槿者相去寧止天壤哉然則車子所以缺于人者全于天也伏生傳經牖下王通授業山中使伏生與終童竝遇文中以獻策得售則絕學之墜無傳道統之系誰續方之車子又何感焉至于車子之詩早季奪竟陵之壘近且登陶謝儲王之堂格正而韻諧思深而致逸文如歐韓賦比江沈遠近且悉其名而尊其業何俟余叙余惟述余之有感于車子以及天下之負才不遇者其言如此

丁亥文集

車序卷一

四十二

楊子全集叙

詩文一道成才者以季而永季者以氣氣不足雖才多而不成歷久而不永故士之具有大名于時者其初必有不可一世之氣氣異則立意不苟出語不腐氣足則命篇不促造句不竭于是博覽群書以養其氣歷闕山川以大其氣經踳險阻以鍊其氣然後披其堂與久而彌光傳之百世而若新脫諸口皆氣爲之也余三三三間遍走四方交天下士採其聲詩所取不可一世之氣者同里楊子悔菴其一也余交楊子已卯庚辰間望其眉宇磊落氣度軒翥若舉世間事無足經楊子意者余心折焉于是別去十餘季其間刀兵水火無不憔悴支離損其故我乃楊子眉宇磊落如故氣度軒翥如故舉世事無足經其意如故余益心折焉于是又十餘季楊子且走萬里外探雞足點蒼以歸甲辰冬又晤余星汝其眉宇氣度仍如故且欲彙選楚詩又有華首門近詩又出其全集凡八卷文賦若干樂府若干歌行近體若干月異而歲更竟讀之益心折不已然且喜余二十餘前所取于楊子者爲不妄也余之所謂氣異則立意不苟出語不腐氣足則命篇不促造句不竭不妄也博覽群

丁菴文集

楊序卷一

四十三

書以養其氣經歷山川以大其氣歷闕險阻以鍊其氣不妄也披其堂與久而彌光傳之百世如脫諸口不妄也楊子將刻以行世世有知王子與王子同調者當亦以余言爲不妄焉

丁菴文集

楊序卷一

四十四

送胡伯聘還廬陵序

胡子伯聘遊於潭潭之名流翕然交之惟恐或失及伯聘歸潭之名流翕然恨別惟恐或失於是爭爲詩若文以贈其行而余因感於伯聘之遊爲近古何也古人之遊也或以道或以學或因友擔簦或因師負笈或避地而隱或有托而逝皆非無事而汗漫以遊者也後而結駟聯騎傳食授餐約而孤杖獨履鏡具自資彼其胸中眼中有浩浩落落淵淵穆穆不爲名誘利損乘興而往興盡而歸不告諸妻子不謀諸僮僕灑然有以自得也伯聘生廬陵名區家世閱閱

丁荅文集

送胡序卷一

四十五

理學淵源爲諸生聲名藉甚當滄桑之會伯聘與一時鉅公大儒持節守義或潛身巖谷或奔走間關茹藥飲水無少推移其來潭也不唯名場利埒無意着脚乃深自韜晦混迹於君平季主之間而衣冠樸素步履端嚴言信而行篤履貞而守潔推斯志也是豈汗漫以遊者乎抑有托而逝避地而隱者乎聞之君之鄉白鷺青螺之間多隱君子焉伯聘其歸而求之余亦將問津焉

朱子蕃悼亡詩序

人生性屬陽情屬陰純陽爲仙佛純陰爲鬼神釋氏獨主見性超出輪回何也投胎種子爲情所結轉轉相生纏綿不斷情故至人所不道也自吾儒以爲情可以爲善關雎樂不濫哀不傷惟情得其正則情化爲性矣永中朱子蕃隱君子也杜門古處讀書學道若人間世無可經其念慮者獨于悼亡之際著詩一帙曰歷想歷想者悼元配也再曰泣香泣香者悼次配也兩夫人以昆弟膠絃先後炊曰故潘岳之悼奉情之傷俱不足以逾其慘惻者噫異哉夫余與子蕃

丁荅文集

朱序卷一

四十六

境同也慘同也然余亡室不再悼而子蕃則累數千言如繭中絲緝之不絕石中火扑之不滅何其情之相去遠哉太上忌情以下不及情余不及情之人如豚魚頑冥不靈其去道也遠子蕃鍾情而不失其正擴之爲千古忠臣孝子忌之爲太上子蕃勉乎哉願與龐居士合宅見性勿爲三生石上舊情人可也

施偉長爾雅叙

古人著書以適用也故有形具字畧者有字具文畧者形具字畧者伏羲之一畫大禹之九鼎是也字具文畧者孔子之春秋周公之爾雅是也夫羲之一畫文周孔子數聖人衍之成一經孔之春秋左氏公穀疏之成傳然三易雖繁不外一畫左穀雖悉不外一字是千言之多不如一言之少惟爾雅則不然何也禹之鑄鼎欲使民知鳥獸蟲魚不爲所害故形具而無文周公預知後世九鼎之淪沒恐其無以示來世乃著之爾雅故文具而不繁是上世之民樸得意而

丁亥文集

爾雅叙卷一

四七

躁語所著詩文行世者廣而此書則又不敢以著述目之其福世澤民功不在禹周下矣於是肅慎捉筆而弁其端

丁亥文集

爾雅叙卷一

四八

王雪州近稿序

制義一道昔人以之翼經傳今人以之供咕嗶昔人以之立功名今人以之倖富貴昔之制義制科合爲一今分爲二何以言之翼經傳則有理有氣不僅修詞供咕嗶則剿襲割裂可以先文後題可以有文無題立功名則此日之學術爲異特之經濟倖富貴則可因緣營刺可以廣鼎捉刀制義制科合爲一則工必售拙必擯分爲二則工不必盡售拙不必盡擯作者忌其故步閱者失其初心斯道凌夷江河不返且有以得失論文章含文章而言得失不知得失在一

了菴文集

王序卷一

平九

時文章在萬世劉黃下第失者不辱鄭繁見用得者不榮得失果足論人乎吾楚雪州王子簪纓閱家學相承弱冠之年下筆妙天下丁酉戊戌遂聯鑣魁南宮如印印泥如響應聲乃雪州不以一時之遇爲文章之榮且以文章之價待千載之論輕車出都不屑與時人爭進取若富貴名場無可着脚者獨手一編吟詠不絕更搜其未刻近菴梓以問世索序于洛第之了菴子夫雪州之人如祥麟威鳳有目共驚雪州之文如干將鏌鉞無堅不破海內已爭傳誦紙貴洛陽又何俟茲編之刻野人之言爲輕重哉此其意

所謂畧得失于一時論是非于千古者今讀其文格高法正筆潤藻新吹髓伐毛含華咀英以瞿唐之筆行韓蘇之文真足翼經傳立功名制義制科兩俱不愧者也雪州藏之名山可以不朽矧其與上林長楊麟炳國門者乎可爲斯道起弊矣

了菴文集

王序卷一

五十

李工部金漳詩序

中原之右太行聳翠華嶽吐奇巍然海內巨觀稱山川之奇者必舉是以爲最然行山太率又不僅以奇著也何也天地之氣融結盤鬱不散故爲嶙爲峍爲崎爲又奇而不僻怪而且厚非尋常一丘一壑以瓊龍峭拔標異也其生人也必樸厚而高渾其爲文也必幽深而質與亦非尋常章句之末金漳李先生爲雲中老宿名在雞壇數十季戊戌始定交于余卽讀其詩絕無近人常調亦不襲古人熟徑甲辰來長安先生在邸署又得道故且悉出其詩示余余讀畢不

了齋文集

金漳序卷一

五十一

覺心目一易先生之詩以幽異爲宗以典與爲骨似長吉而不詭似漢魏而不率善以古人之遺行獨創之筆思深而氣古故能出語異人如三代以上鼎彝雖不標異而寶氣燦然且其制題命意一本忠孝爲言皆有闢世教不徒以詞章表見者今刻其詩徵余言于首夫余又何足以知先生哉惟言其大畧如此

徐蔚子詩叙

已卯庚辰間與蔚子定交蔚子詩名燥遠近余思叙之是後二十季間流離兵火不及見其詩乙未復握手長安見其二十季間所著又亟亟思叙未幾余走四方蔚子亦遂終隱叙竟不果余于海內能詩之士無不樂附一言獨至蔚子遲且久者非蔚子叙足以難余余自難叙蔚子詩也何也蔚子早季以制義入八家室一莖出戶傳家誦一時老宿避席然與蔚子同筆硯者或後先雋去不則亦附青雲之士以顯獨蔚子夷然不屑每試高等皆以文克寃司文者欲一

了齋文集

徐蔚叙卷一

五十二

見顏色不可得故所遇獨窮乙未廷試都門彳亍水雪驢背悲歌皆有感于風塵之糾結時叙之遷流與夫山川人物之盛衰故有托而逝非途窮而泣及僦居燕市車馬喧填軒蓋紛雜酒肉腥穢則閉門屏絕惟日賦詩墻壁几案墨濡沾濡素交仕途者爭欲遲留其轍以爲仕音地亦掉臂不顧其後一毡朗州不替卑耻折腰督郵歸尋三徑種秫營釀與穉子老農混迹此其意豈以名噉者哉夫世之無其名有其詩與有其詩無其名非叙不傳蔚子詩至而名亦至且不屑以詩與名如逐逐者同其紛營深自韜晦名聞

而人不見南州徐穉始其人歟余叙之難且久固其
宜也蔚子新舊詩若干皆未刻茲同志者強付之梓
要之非蔚子意也

湘水玄夷序

文人之生也山川毓靈焉而山川之靈非文人不彰
雖然山川顯晦則有機候文人筆墨則有與會與會
未逢筆墨徒工山川仍晦楚之名勝湖以南清絕地
而三湘最著曰瀟曰蒸曰沅源異而流實合其支流
分合以數計詳水經注舊矣而四方之士爭企慕形
之傳記載之詩歌生其域者反日夕而忌焉求其探
源索流攬山川于指顧卷烟水于奚囊補前人之遺
缺開來者之迷津則無有矣何也與會未逢機候不
至也周子伯孔固吾湘人而卜居臨深因撰湘水玄
夷一書其旨宗鄴道元水經註而補所未發詳其艸
木鳥獸纖細曲折披之如親溯洄下上九面駛轉而
靈均湘靈旦暮遇焉夫伯孔毓靈于湘而湘水藉伯
孔以顯矣且也玄夷一書一空前後作者獨備美于
伯孔筆墨有與會山川顯晦有機候信有然者是書
也金簡玉書不在蒼水使者禹書下豈僅爲周子一
人私書也哉

楚詩滙叙

平十年前與友人論詩其千百年下上源流悉具而
以風雅元功歸吾楚焉然未刻以傳世甲辰二楊子
有楚詩滙之選乃與余不相謀而相符豈吾三人者
盡楚人乃欲爲楚張大之耶是大不然天下未有騷
而騷則自屈宋始天下有奇創如吾楚騷者乎天下
竝有聲詩而聲詩則獨楚工部一空作者天下有聲
詩之極則如工部者乎明初何李稱盛而吾楚李西
涯以樂府剋之今觀何李之作有過於西涯者乎七
子割據而吾楚興國與焉公安樹幟而何李氣衰竟
陵立標而天下改調雖不必其直追元音皆有轉移
一世之力是吾楚之詩屢變無所依附于天下而天
下風會常依附之且以天下依附之過至于壞楚如
竟陵今日之流敝者是救楚以救天下者必仍吾楚
人焉其說非誇也余生竟陵之後心傷其敝而欲力
救之于是者且三十年恨力薄才短有砥柱橫流之
意而無挽回頽波之力辛丑得石子橫海于長安共
期搜選十五國之詩以立赤幟未幾余流落不偶橫
海亦卒罷官以天不意其又有二楊子爲吾楚問鼎
也幸矣是集也非必張吾楚蓋欲救楚以救天下不

若以楚救楚又不若以古救楚務期清不傷弱麗不
傷靡一本氣格以追正始平奇濃淡亦如雲夢之水
千溪萬派盡歸大澤衡霍之山嶙峋平行皆成峯巒
庶以古救楚以楚救天下余數十季不逮之志得二
楊子而力任焉余亦可以退舍而老矣

鄭圭甫詩文序

六經之後惟史近古史者天人興亡治亂之原文章事功之本如水之有海山之有嶽天地之有日月人身之有耳目無史則百家瑣屑而無統衆說浩漫而無稽矣然古今精史者代不數人人不數家末學晚見卑者帖括章句高者詞賦鉤餌求之上下千百季如觀火如指掌無有也閩中鄭圭甫同學具開創之識獨到之眼果斷之膽淹貫諸子百家之書橫肆吞雲吐霧之筆擴千古之見定千古之疑立千古之論著爲史斷旣已流播宇內宇內名流爭爲傳頌其餘

了齋文集

鄭序卷一

五十七

爲古文詞典而核博而綜出入六經而吐納漢魏呼唐宋而奴之其爲詩歌舍英咀華伐毛攻髓左陶右謝駕乎唐而邁乎齊梁海內卽多材舍圭甫無爲作者今刻其詩文若干行世命余序之嗚呼余何足以知圭甫哉聞之圭甫家海上上海上有成連先生其人者傳琴伯牙而欲移其情乃使之望海水汨沒山林凄然以悲豁然以悟圭甫其將以余爲伯牙余其望洋于海上

謝子秦遊序

謝子明玉與余同庚自余與公族爲姻戚諸昆季皆乳水而明玉獨稱石誼甲申間共風雨連晨夕明玉豪爽任俠蟻視流輩獨婉轉篤摯于余兩人情事若不類而實無間衆亦莫之解也比甲申後戴甲天地遂各分趨向明玉且入滇余入燕如是二十季風塵奔走各相似此念相懷未嘗去瞬息甲辰秋明玉忽自滇歸亦曾橫朔艸露布取金印如斗大爲王公大人所前席雖京兆五日意殊不屑而須眉無恙相與握手甚歡一日忽慨然曰大丈夫寧走萬里歷此風

了齋文集

謝序卷一

五十八

塵憂患安能促促兒女子側哉聞秦中古帝王都其中多勝跡隱君子如是不謀諸妻子不卜諸鬼神不惜夫數十季驅馳毅然於其行也此其意豈可與一二俗人道哉余生平好遊獨未一至秦地今倦且衰爲一鼓明玉行色爲我入咸陽而覽勝焉倘有石公希夷其人者當一叩其藏而告我焉

賴吹萬明倫典則序

著書立言爲三不朽中一事矧其言兼三不朽者乎
孔子曰述而不作非不能作也以作之不如述之公
且當也春秋一書孔子亦因魯史舊文而損益之其
後漢之馬遷亦採舊文成一家言未嘗作也楊子雲
具卓識獨見著爲法言太玄非不精渺幽微時且譏
其尙白豈非楊之自托於幽渺而無俾於世教故不
能與馬遷並傳焉是言之可垂永久者必其言皆三
不朽中事也賴子吹萬廬陵之隱君子也早奉爲諸
生屢躋棘屋賴子發憤著書數十季來兵火相尋賴
子奔文集

賴序卷一

辛九

子呼天斫地泣風涕雨無能雪其牢騷抑鬱者皆發
之於書著有明倫典則且千數百紙雖本乎史或史
未備採之各編而節飭之斷以己意參以衆說惟以
明倫爲指歸其忠孝溢於眉宇節槩見於楮墨詞近
而寓意遠言約而含藏深其取人也採純去駁求大
節而畧細行真千古之龜鑑不朽之盛事方之春秋
史記可無媿焉賴子以窮困桑樞又老且無子懼其
書之沒於世也余遠來吉州賴子以其書命余叙之
余非能傳賴子者竊以吉州爲理學名區論者竝欲
畧名士而採真焉賴子博學篤行舍芳履潔無毫髮

利欲動於中所稱真儒殆無過之而名不出一邑書
不傳於天下所云採真儒者又將無樂公之好焉余
故表而出之然賴子之書藏之名山百世而下其精
光自不可磨滅亦無俟貴耳賤目者之榆柳也

丁亥文集

賴序卷一

六十

石齋詩序

往澧陵曹子美思詩與余通聲氣尙未與其長公中
玉交也適壬寅晤于星沙中玉因出其七言近體數
十首冲融流麗居然初盛遺意而曠達類吾季友曹
石霞余深賞之于是又數季乙巳余作豫章遊道經
澧陵孤舟夜泊秋爽月明江空石漱魚藻影亂如身
在剡溪乃美思父子携具來舟縱論上下千百季聲
詩且出石齋艸屬序余不覺耳熱擊楫曰鄴下文園
爲君家父子兄弟占盡使應劉諸人無處着腳孔彌
無所施巧今又有中玉其人者其故豈思議所及也
了菴文集 石詩序卷一 六十二

哉石齋一刻當與秋風洛神並垂世間余其何能爲
游夏哉

瞿天門搜遺詩叙

甲辰仲冬同里二楊子有楚詩滙之選以序屬予予
上下千百季以詩之元功歸楚其說非誇實以詩之
屹然而立嶙然而森磊落崎仄而不可攀深黯洞幽
而不可測愈變而愈奇非吾楚人不能吾楚近代之
詩凡數變自公安竟陵竟陵之後各自爲變然武擬
乎三百漢魏及三唐而止下及北地雲間而止然未
免有捧心效顰之失其敝仍如竟陵往在長安晤武
陵石子橫海其詩絕不循人而格亦入古余異之未
幾石子竟天甲辰冬又有瞿子天門仍以詩質其意
孤迥而下筆刻削句必驚人言皆獨創大類石子而
僻又過之余以是益誇吾楚之多奇雖然瞿子之詩
又不專以奇著也今天山水楚之最巨者如嶽如湖
其崗巒平衍波濤汪洋者爲舟航之所泛濫龍蛇之
所數澤其洞壑幽隱泉澗冷冽者爲荆秦之所蒙章
虫鳥之所啼嘯猶夫山與水也求其徑路幾絕問津
無人而雞犬桑麻另成世界者其朗州桃源乎今瞿
子之詩詩中之桃源也瞿子家桃源桃源中人不知
有漢無論晉魏余將率同志而問津焉

松臥園詩序

既叙天門詩之明日復授松臥園詩曰此吾兒虎丘子作也王子篝燈深帷簡衣而坐披其株挹其華巖巖若巉石冷冷若冰柱湯湯若風濤之沸於耳如噉江瑤裂唇隼吻而甘不絕于喉舌予用是以慨夫造物者之好恠今倍乎昔昔之作者守其澹嚴其律步繩而趨尺自壯髮至于危齒惴惴然恐或失焉今天門子平地巖巖崕崕一切虎丘子復垂竿百尺下臨無根一堂之中聲調合轍夫鄴下淵源一秉雄傑一歸婉秀嶠山作述一本堅樸一尚宏文家學難同理了齋文集卷一 李三

無容強豈若天門虎丘後先相繼也哉或曰詩者和平神聽無取用奇則有說焉斥侯嚴隊伍整兵家之常至師老無功未若雪夜奪關牛火決勝之爲上策也

了齋文集卷之二

潭州王岱山長著

宛平于藻慧男校

梁溪顧貞觀華峯

客簪初集自序

詩小道也聖賢性命者既不屑爲英雄經濟者又不暇爲所與午笠太瘦者獨白面書生耳吁可哀也雖然古聖賢英雄無詩名而有詩今人有詩名而無詩非詩之過學詩之過也何也詩之巨也子輿致數于春秋間不自今日蓋三百者與觀羣怨本諸性情里了齋文集卷二 自序卷二

卷之言動關風氣迨秦漢而下視爲詞章專家失之已遠今人動稱漢魏三唐卽果如漢魏三唐早已自違三百矧優孟言笑不啻千里乎且漢魏之不三百三唐之不漢魏正古人獨到之處大風一歌將何所本曹氏父子不相肖李杜齊名不同調郊寒島瘦元輕白俗長吉鬼語猶恐一語相似古人各不相學寧不學今且不襲古豈區區歷下竟陵之徒互相攻擊爲名高哉歷下竟陵當時皆有獨到之見其可議之處卽可傳之處亦不願人之相學相攻也乃耳食聲吹之徒不惟不知三百漢魏三唐爲何物且不知歷

下竟陵爲何物歷下盛歸歷下竟陵盛歸竟陵舍歷
下竟陵則無歸朝歸而夕舛陰順而陽逆竊歷下竟
陵之實而文漢魏三唐之名早爲諸君所笑矣余求
髮僵僵讀書數十載餘緒流爲聲詩平險濃澹幽顯
老嫩各極變態敢曰性情實無優孟桃源洞中人不
知有漢無論晉魏近且兵火餘生心傷聖賢英雄之
自外故多不欲傳以取少見多怪者訕笑昨遍歷燕
吳齊魯間殘杯冷炙之餘紙墨遂多毛女日食煙火
便難飛行然調或染漢魏三唐三唐以下庶幾或免
郭恕先割須黃門復豈近人情哉要不失丁葦故步
了葦文集

自序卷二

而已

山書自序

余少心志曠達精力勇銳視天下事無足爲者自湖
南兵甲相尋誅夷絕種百折之身萬死苟免乃消磨
于三教百家之學方技衆藝之林徜徉著書種類繁
雜不僅作詩詩其一端也詩亦數萬言高而拔天倚
地大而抱海包山怪而號風掣電細分毫末淡絕煙
火幽入無間沐浴古人自成創調俗士見之驚愕却
走淺學讀之訕笑掩口即間有知者且病其調不合
時格須諸俗賞其淺近失其高深嗚呼詩道之已久
矣尙復可與論詩哉斷自癸未後皆未梓以示人將
了葦文集

自序卷二

三

與嶽麓禹碑摩崖顏頤同磨滅焉雖然事久論定古
人既往千百季後始爲旁搜而廣索之未可問可否
于目前也今于舊詩中擇其稍近人情者彙成一冊
間以示人諧俗之意不無少損要之我用我法初不
爲人餘俟千載知音與生平著書並臧山壑嗚呼如
余者尙欲與毛錐之徒爭聲響志亦悲矣

詩餘自序

詩至于餘而詩已餘至極妙而詩復存是薄詩之氣者餘也救詩之腐者亦餘也何也詩以溫厚和平含蓄不盡怨不怒哀不傷樂不滯爲旨詞則欲其極傷極怒極滯而後已元氣至此盡矣六朝子夜靡靡之音幾有欲詞之勢唐時諸公振起氣運一歸大雅詞始不盛于唐留于宋元然青蓮于郊廟雍穆中忽爲變調名菩薩蠻遂爲千古詞祖是詞雖盛于宋元實始于唐今觀唐以後之詩蕪蔓酸澁不可讀反不如詞之清新俊偉使人移情適性快口宕胸不惟不欲留元氣若以不留元氣而妙者豈朝代升降尺寸長短各殊實氣運至此不容不變人心靈巧至此不容不剖露卽作者亦不自知其故也是詩之不至于盡已則實餘有以存之也余作詩之暇偶及其餘故弁論之

丁亥文集

詩餘自序卷二

四

五芝亭詩自序

溪上架亭竹中名曰五芝聞之芝有赤黃青紫白黑六色而圖經止言五芝神農經云山川雲氣四時五行陰陽晝夜之精以生神芝爲聖王休祥瑞應抱朴子云芝有石木肉菌數百種爲龍虎鸞鳳蟾蜍龜燕天人精靈車馬雲霞之狀有珊瑚截肪澤漆翠羽紫金光明洞徹之色採之者六陰之日明堂之符帶靈寶符抱白雞犬白鹽執吳唐艸禹步往來乃能得食之者入水火不焦濡白日中翥爲神僊不死靈藥此所謂有心許斧子言當採五芝是也余故五體濁漏丁亥文集

五芝亭詩自序卷二

五

溪上詩自序

自戊子始卜居溪上始有耕鑿居然爲溪上農圃其間饑寒疾痛坎壈俱寄之詩故其詩獨多聞之木清者其源促清莫如溪無源亦莫如溪余之自吟自止若寒蟬候蛭無關于郊廟明堂亦如溪之清而無源焉故以名吾詩

山書自序

山書者了菴山居之書也了菴隱山既與世絕又不樂見村中鄙人耘蔬溉蕙之外不能親執耒耜腹求粗飽惟有讀書與古人得心處率有篇章然後古人了菴文集

溪自序卷二

六

真精神面目與我遇矣始識向之所謂讀書作詩皆皮毛也詩若首曰山書學者當有鑒于斯

古文隨筆序

古文隨筆者隨筆紀載或紀地或紀事或紀文或借以快所欲言或不獲已應世俱不得謂之古文也古文豈易言哉六經而下子史皆文三代以來辭理各盡迨至今日未免有氣運升降之感焉學六經者失之野學子者失之鬼學史者失之駢無三代之厚得其滯無秦漢之奧而得其晦無六朝之豔而得其浮無唐宋之理而得其累非學不足識不足也非才不足氣不足也如人胃既弱縱五味雜呈食之不化翻成積滯醫者須先蜀豆以去其宿垢次用參朮以養其元真而後血脈疏鬯膚骨豐腴矣雖然此境未易幾及也余雖知而未逮也癸未春初題于白門寓了菴岱

了菴文集

古文自序卷二

七

眉籠八股序

有書籠所以納八股者名之曰眉于義何居蓋五官各有司司明司聰司味司嗅眉獨虛縣焉然五官眉爲之長百骸眉列其上耳目口鼻雖妍無眉則恠貴言眉彩老言眉壽喜則眉舒怒則眉張愁則眉攢得意則眉揚失意則眉低女之美美在眉詩云螓首蛾眉是也女之妬妬亦眉騷云衆女妬余之蛾眉是也然則眉又不僅關人通塞且招妬焉世故有無所用而不容不有者眉是也夫八股亦然自荆公作侂後遂因之筌踈勦襲不可以經世不可以窮理不可以

了齋文集

八股序卷二

八

月廊詩引

古人詩有以多而傳者有以少而傳者少者或至數首然愈少愈工反使後人莫能去取以此知古人不妄作正欲其必傳也何也詩者發胸中所欲言不能發胸中所不欲言欲言時雖千百言不暇思議而出不欲言時雖一字一句亦無由得惟無由得即不發則所發者皆出之胸中流之紙上無所疑礙無所牽強不暇雕鏤不暇粉飾非若近時詩人以詩爲莫可奈何之役每題應付長篇累幅謂不如此則不能成詩人則不能成詩名往往境不必真辭不必切此可

了齋文集

月廊詩引卷二

九

華國垂金石如眉之列於無用而售則青紫芥拾可使人貴不售則白首彌勤可使人壽得意使人舒揚失意使人攢蹙方其盛也王侯將相借其途已置其言及三途並祿八股寢衰名存而實去所用非所取而士猶佔畢不休車書羔鴈經經是守亦如眉之於面不可少焉吁異矣予于八股少不究心老亦逐隊初不因時爲盛衰也然亦復爲之者所謂眉之說也乃梓近菰數作幾幾有東施效顰之意見者將毋攢眉而返予仍藏余之籠中

我法詩自序

爲離亂人旦暮溝壑不可知矧千歲之憂相煎不已
力疲神瘁與鬼爲隣則又何以延一綫餘生耶有法
于此不需之世不需之人不需之時片息萬里外一
室億劫前刹那億萬由旬上下能令憂而有樂巨而
復存神力疲瘁而頓精勇出入兵刀水火而不傷顛
倒于饑寒而不凍餒往來于天地四方而通達無碍
隨求隨得用之不竭毛氏傳于漢魏三唐而法備至
于今猶有存焉法在我也法維何語亦不可得

窮雨吟引

窮時不必雨雨時不必窮是以不必吟惟窮時值雨
雨中度窮困之有吟是爲窮雨吟何以故窮時奔馳
者無足言矣我輩豈少清談朗步尋幽探勝笑傲嬉
遊樂而忘窮之昔窮尚可堪也不必其必吟也以不
雨也雨時豪俗者無足言矣我輩豈少對客擁妓剪
燭共聽煮茗烹蔬樂而忘雨之時雨尚可堪也不必
其必吟也以不窮也王子辛巳六月雨兼旬一室已
如汗池匡床半成茵芝卷沾積晦目泣濕薪入戶四
壁無聊出門天地有礙饑僮告饑密友索逋坐客無
了齋文集 一 不雨吟引卷二 十一

魚不來紅袖盡金而去隻隻一身^{提提}欲哭情近婦
人欲笑不情尤甚度此朝夕寸管是依或校舊什錯
訛或補往事缺畧或誦詩興感或開札致懷或憶歡
場佳麗以成歌或感夜臺良儔而雪涕吟不盡窮雨
則皆由窮雨以吟也名之窮雨吟可也然則窮雨豈
真苦我也哉

病吟引

今而後知病可以吟也始病余足使余不能遇物適境然病余足不能病余目靜觀物化玄賞異書足所不能至目至焉於是有吟復病余目使余不能玩古矚今然病余目不能病余心咫尺天地方寸古今目所不能至心至焉於是有吟既病余心使余不能飛想荒思然病余心不能病予神肅肅不亂惺惺嘗靈心所不能至神至焉於是有吟是病益煩吟益出今病去矣取其所吟者觀之則又工不病之不工者是知病時足無奔馳苦目無文字障心無嗜慾想神無了齋文集
病吟引卷二
十三

昏昧根得一意于吟故不覺其工也工矣又惡惡乎病也寧止不惡乎病也哉

月廊二集自序

鄙人庚辰至壬午詩也篇章無幾半耗于留戀光景半耗于拂意憂勞光景蹉跎不暇作憂勞傷人不能作無佳山水無好師友不喜作性躁懶苦樂觸懷悲歌當泣情思稍困閣筆廢吟其篇章之殘缺者不存也山水有時倦對師友有時倦親其題詠之矯飭者不存也迄今存者有幾哉且也風氣有趨避格調有南北世但別戶分門我自任情適性莫把古人來比我同床各夢不相干

了齋文集

月自序卷二

十三

近詩自序

石史曰夫詩也而古今逕庭焉何也十五國風天子採焉非徒以其文也觀風者觀民觀民者觀國貞淫出焉盛衰形焉賞罰定焉明堂郊廟大樂作焉和平而神聽焉何其盛也下此漢魏隋唐爵賞因之王侯將相習之畢世翕然從之未衰衰也至明而遍降焉然作者輩出海內未嘗不欣賞贊嘆如指雲助月之瑞焉至是其道則爲斷梗朽骸抑又何也出者不經其途處者不資其策仕宦者強爲懸贅章句者惡爲駢拇卽才如李杜瘴鬱夜郎餒傷求水求一惜才之汾陽成都其人未易也安所得官布衣於供奉授麻襪以拾遺也哉然則其人猶役志竭精於午笠飯糗不息者抑又何也驪龍不馴而制於炙燕者癰於嗜也哀駘惡駭而惑於與處者蔽於偏也凡樂此不疲者是其類也詩云乎哉

丁義文集

近序卷二

十四

制義自序

余嘗謂安石以青苗毒愚者以入股毒智者夫天下智謀奇崛之士皆消精耗志於釘餽之中非今者黜近古者屏不惟聰明才智無所施設并古今載籍皆不暇博涉不知世界之大矣是以有志之士多薄不爲間一爲之勝復爾爾不欲求工工亦不傳耳余弱冠思廢舉子業一意稽古先大人強令試童子一試輒受知於王師澄川卽得入鄉闈輒受知於施師誠莽此道遂膠縛不能脫然意中時時薄之未嘗求工也癸未夢斷春明於是者十季至壬辰又迫公令計偕乃更俯首佔畢作三家村蒙課公車道上或同學命題拈筆作亦不多其法屢變嗚呼遇合有命豈在文哉如果以文則余辛丑闈卷旣已入彀復因孟義遺繳句見屏信乎其有命矣癸卯廣文南平蒿目重湖中竊愁百態因攜兒甥自課卽授效首於梓余其能無憾於安石哉

丁義文集

客齋序卷二

十五

燕游艸自序

入山十季已爲寒灰稿木尙復役身車馬龜手雪霜
作束塗西抹人豈得已哉嚴慈久逝昆季中摧諸孤
蒲前婚嫁未畢人生大患并畢一身卽欲一意作寒
灰稿木人不可得矣兼遭喪亂故業荒蕪野人無計
避徭儒生亦須執役學不足以庇身德又無有庇我
者敗頭換面神沮志辱相逐衆人行不免矣嗚呼何
不幸哉獨是北燕都會十季故交忽復聚首四方勝
槩約畧如昨從前艸艸不經意者今皆得游詠賞歎
之嗚呼又何幸哉是役也直可曰游而已作燕游艸

丁亥文集

燕自序卷二

十六

應世詩自序

世至此不可出不可入不可忤不可沉浮法將安在
了芥曰詩是吾家事敗紙殘墨聚牆壁而玩之人傳
世上情短歌微吟衝口吻而出之不可出不可入不
可忤與沉浮了芥都若化者姑與世應耳同聲相應
同氣相應同世相應是爲應世非爲世應

秣陵流寓放言詩自序

秣陵流寓者何癸未春明烽煙北庭計偕不得俱滯
秣陵秣陵江以南叛卒據江殺剝歸道隔絕寓而至于
流落者也放言者何同盟胡孝緒杜于皇劉杜三林

丁亥文集

詩自序卷二

十七

茂之程穆倩撫時生感相勗以詩鄙人困頓接酬友
朋十不記一山水佳處領要克口觸手偶然發詞于
風雅和平之旨無當也直可曰放言而已放言者隱
居事也不應有也古有童謠巷歌採風之人不厭其
俚以爲有裨于世於戲是則安敢望也癸未禁煙題
于桃葉渡

三昧詩自序

了菴作詩任筆衝口游戲滑稽者名曰三昧竊聞三昧者佛之正定正受也正受則正定之異名正定則三昧之本體三昧則正定之妙用行人初地至五地自心寂靜定住心海識浪不生了知心現境界外性非性正定純熟而得此身是名意生身人身假合四大而有身往往枯于形體不能通達無碍惟此意生身則清通無象變化莫測具足莊嚴往來迅速如意自在如音如幻所謂純熟之極而後樂生焉余凡夫有漏妄想計着尙以緣心聽法誤認識性爲智言語

了菴文集

三自序卷二

十八

之道未斷清淨之貪未除以言三昧如思飯蒸沙了不可得矣冀聖境恐屬魔端羅漢沉酣三昧佛以爲如醉未醒沉酣三昧尙如醉述况以沉酣綺語而稱三昧乎請將文字掃除領取西來大意自今日始

譚德音尼雲舫詩序

譚子之詩譚子之人也余與交三季有與交十季不知者余知之以譚子獨折心余也其爲人靈轉處使人愛磊落處使人敬精神四照處使人喜故花月之晤酒茗之戰以及臨池飛屐清譚諸誰都令四座解頰一時絕偶今讀其詩情聲靈轉則恍然譚子之靈轉也格調磊落恍然譚子之磊落也一篇不苟一句不苟一字不苟則恍然譚子之精神四照也余因是益愧焉夫余與譚子故同庚也季來根日益鈍氣日益弱志日益困無論名心艷想煙散灰沉卽筆墨把

了菴文集

譚詩序卷二

十九

玩之間亦未免有厭薄煩苦之意其視譚子不啻遠矣譚子意不可一世乃獨折心于余每有篇章輒不倦寒暑朝暮遠近忙閑郵筒相質今尼雲舫一刻值余北道而落魄南歸方且自顧無趣乃譚子尙急急一緘以屬鄙人丹鉛甲乙爲快若譚子者可謂真古道矣

冬尋艸引

王子入承二季無日不山無日不水其與王子始終作山水尋者無人不風雅因無人不詩不僅自冬也以冬之尋尤勝故刻其詩志之名即冬尋或曰此山水力也余曰未也山水人人能尋未必人人能詩未必人人詩能工蓋詩性情之道性情其主山水其輔也性情得則丘壑煙嵐蛩魚艸樹供我點綴性情失則雖朝在山夕在水求一字之工一語之當不可得矣則余與數子是尋之勝亦勝以詩詩之勝性情力也

了菴文集

冬艸引卷二

二十

友聲詩引

詩歌伐木以求友聲禽鳥何知友聲是求曾謂人不
如鳥乎嗟嗟友者五倫之一也古交仁而五交出今
五交并仁矣其不得不仁者勢也正入聚則有黨錮
之既正言聚則有誹謗之虞昌黎所云轉眼不相識
落井從而下石者紛紛天壤間昭昭若揭日月行矣
矧能急患難共生死於亂世之末流乎雖矯俗之士
存十一于千百或因友受過或因詩獲累閉門搖手
重以相戒由是少季新進相率爲刻薄寡恩反以耆
德宿望嚶鳴天下者爲口實友道其何不亡乎余才

小名微不能爲聲何敢論友然足跡所至聲亦隨之
聲之所在友亦應之不可謂非友聲之益也今彙其
往來贈答詩名曰友聲非僅取乎伐木鳥鳴之義將
以媿夫世之不如鳥者焉

了菴文集

冬艸引卷二

二十一

二楊詩叙

丁酉之役吾楚書獲雋者多奇才茂季卓犖不群如鄂州楊子其一也余聞鄂州名最久實未一接顏色辛丑公車北上道遇騶從之滇南官者同行皆控馬就語余驚詢之則曰此鄂州又仁楊子也楊子已亥屈春明卽不屑公車再上今已筮仕滇之大理司李矣于是余益心奇楊子品誼卓絕如古人何也上古重道德而薄功名中古重功名而薄富貴至晚近則止知富貴而無功名士之逐逐一生以取制科爲止得制科是所云一生吃着不盡者又何功名之與有

了菴文集

二楊序卷二

三

道德之與有今楊子毅然薄公車不再上卽筮仕滇以南此其志在道德功名之間非苟然富貴者也未幾三季報政以上考內召兵曹職方郎私幸余所以心折楊子者果不妄也甲辰余舊友楊子悔斧達自滇歸且與又仁叙其家世同徵選楚詩滙復以又仁詩并己詩合刻名曰二楊詩悔斧曰又仁心慕子甚求以叙之余方自丁酉獎又仁名辛丑心折又仁才品今乃得叙其詩喜可知矣雖然余何足以叙二楊詩哉聞之古齊名者李杜錢劉王楊盧駱則異姓也如二陸二蘇姓雖同而調不必合調合而迹不同今

楊子又仁以丁酉起家司李著異績擢職方而楊子悔斧之先人九疑先生以甲子起家廣文亦官至職方靖難立大節事業無不同也悔斧詩有飄飄凌雲之氣而又仁詩有嶽嶠不群之思詩無不同也以視二陸二蘇之齊名者則已過矣二楊卽欲不齊名並傳其可得乎然余之所以汲汲樂道者則又以道德功名驗又仁于前復期悔斧于後不僅以能詩爲二楊服膺也

了菴文集

二楊序卷二

三

曾豫良楚遊詩叙

詩不一遽然古必推漢魏律必推三唐唐自李杜外其儲王沈宋李許輩皆自舒性情秀逸中含蘊藉使人千載下讀之如新脫諸腕澹然遠肅然清近之學者舍古而尚今歷下出人並修詞竟陵興衆皆不學今東南又主北地求氣格雄渾字句典雅以救其敝然膚浮之習數見不鮮閱之不能終卷作呵欠聲求其自舒性情真詩少矣乙己春王南海曾子豫良過訪傾蓋間望其斜宇則冰壺朗徹聆其磬咳則珠玉霏微已隱然具一郊島風人之槩因出其寄園詩見

丁亥文集

曾序卷二

千四

示則如海上三水神移縹緲復出其楚遊近作則如湘潭雲淨江上峯青所謂三唐變調亦皆屏絕不獨歷下竟陵不屑寄其籬下此真詩也真詩不見於世久矣何幸得之曾子豫良焉豫良勉乎哉昔杜審言以詩名家其後少陵繩武而且過其祖君家司農公曾方岳三楚德澤在人而清風不墜所著介石諸編父老誦之畱爲甘棠遺詠則豫良此日之少陵也行且天祿石渠賦長楊射獵爲清廟鼓吹又不止拾遺浣花沈吟已也

語松詩引

教外別傳之意欲使語言路絕近日似專以語言爲教外者然語言路絕者絕其語言之路非并語言俱絕也使半偈不拈則別傳何物宗風之盛莫如此日自天子至王公宰輔無不究心者湖以南拄杖雲集及細探其別傳之處亦無從測語松大師受法破山隱跡潭上一茅錫卓十笏艸深不落空花不落實相時疏種圃止靜養機間與素心一歌一詠拆微入妙盛暑中着破衲神氣灑落不榮不枯支遁道林兩無以過所稱半偈真實別傳未可作詩言觀也

丁亥文集

語松引卷二

千五

谷聲序

葉公好龍見真龍而走或謂真龍變化不測所至風雨雷電隨之其勢足以捍山嶽而決江海豈能與世間一切習處者其說近似有不盡然往聞龍神物也見尾而不見首得勺水即隱或藏身人指爪或現形荻葦細如沙虱守宮馴狎無異未常遽示人以龐然偉畏者惟不知真龍者從而撓之乃始風雨雷電捍山嶽而決江海是葉公之好果非真好使真好焉見其所謂隱於指爪荻葦如沙虱守宮者而馴習之伺其喜怒觀其變化即至捍山嶽決江海皆習而安焉

丁亥文集

谷聲卷二

七

以得窺其神異快其病嗜又何至有跛蹶而走哉往余未來邵陵多有變余名而好予者常作千奇百怪想及見之則癰癰山澤耳好者多不滿意即愛余者從而潤色無鹽終存見少一日余獨杖過大悲林圓觀大師出肅客師實不知余姓名余亦不知師通密教能文字皆望而異之與語甚契師即以谷聲詩示余余首肯讀竟幽迷韵稱有參寥賈島之致余之異且益堅許爲之序而和其詩次日師整衣過余寓索余文益急余笑曰師與余惟不相悉如從指爪荻葦間見沙虱守宮之物而暗中摹索之然後乃得縱觀

其風雨雷電捍山嶽而決江海之勢使先各獎其名則將有葉公之走安能竟讀師詩又安能竟索余之序也哉相與鼓掌大笑因錄之簡端

丁亥文集

谷聲卷二

十七

王穉潛詩序

邵陵之山四偏而環促石拔而嵯岬其水峭急而迅湍淺洌而厲沁其鬱勃不舒者自成文章幽人居多焉往孝思負才不遇而穉潛又以遇而中困所謂鬱勃不舒者皆發之爲吟嘯歌詠昔人謂詩能窮人余謂山川之氣使然不盡關詩也雖然穉潛抱才中困其意似欲追澤畔河西以不屑屑與車塵馬足者爭一時之遇宜其與世澹忘如彭澤冲融豫悅今讀其詩亦似中戚以憤者豈其猶未忘者在耶抑有觸于目而動于中不自知其然耶語云瓦一壓人之識低城一規人之魄狹或卽所謂山川四偏而峭急者有以圍之不舒耶穉潛早季忝四方願復理筇操笠觀龍門礪石之浩渺五嶽四山之恠特以舒其鬱勃之意毋徒守邵陵一丸爲山偏水急者所困庶幾乎與世澹忘而詩益以曠焉又何彭澤之風不可繼乎

王穉文集

王序卷二

王八

易無畫近詩序

余曾序無畫詩無畫又以近詩示余余讀之其取精宏其用法嚴其運思靈其養氣厚令讀者如歷邃壑幽巖如遇煙情雲氣幽深峻逸心怡神肅因且賞且歎曰古人云詩窮而愈工其詩工處每得之窮時卽不窮時必作極窮之想而後詩始工夫窮與詩不相涉何以相發蓋窮時無聲色世味以蔽其靈有悲愁抑鬱以苦其趣有詩書以鍊其性有山水以悅其情是以精神起落、淵然穆然觸物成聲觸聲中節詩不期工自工矣如杜老蜀中時世道之否塞人事之艱危兒女之饑寒相逼一身無可告訴一一俱發之詩今其詩千載下如見其面如聞其聲令人不讀不已不屢讀不已不歎賞欣慕不已無論作者之心目炯炯紙上卽讀者之心目爲之躍然欲出反使人見其樂忘其苦者豈非詩以窮而工耶今無畫有才如此使之顛困抑山澤中其視杜老何如哉無畫詩能工有由然也然無畫以詩窮在世人不爲無畫取余設一說語無畫曰使子居富貴安榮地一旦閉聰塞明不復辨魚魯子將去詩乎將去窮乎無畫曰詩是吾家事去之不能貧窮故有命去之亦不能困知不能亦不願也

王穉文集

易詩序卷二

王九

易無畫時菽序

唐以詩取士至明始以時義然其所尚不一皆不過借詩與時菽以驗人心工拙心一詩與時菽亦一也詩與時菽既一則爲詩者可爲時菽爲時菽者亦可爲詩先輩往往皆然至近時不能詩者飭其說謂詩妨時菽不知時菽妨詩者或有之而詩斷未有妨時菽者也工詩者何嘗不工時菽哉若山中人有人有絕口不譚者不屑也非不能也然使一意爲時菽者時菽果工卽不詩可也而時菽實未必工也夫時菽且不知詩工安望其工詩哉余謂近時爲時菽者非但不知詩并不知時菽矣余友易無畫詩人也其詩已不媿古人又能爲時菽其時菽復無近時襲詞竊句浮惡濫觴之習亦以清真淡老取法先輩夫使詩果妨時菽則無畫必不能作作且不能何能求工而無畫獨能以清真淡老取法先輩則詩與時菽一道可驗也詩兼時菽可驗也無畫每作文心目淵然手口勃然千言數紙一筆掃盡格高法正有韻有致獨不見售于司文者求一列諸生不可得世俗遂歸罪無畫時菽并歸罪無畫詩不知無畫時菽而不工也則可今時菽如此不但不可歸罪詩并不可歸罪時菽且以

時菽不得諸生尤不可歸罪高官達人豈盡知時菽者况諸生乎無畫卽不時菽尙勝人百倍况工時菽也成敗得失自有造化主之非文之可必無畫有文傳世不必待售時始稱快也矧文工未必不終售也

題陳坦山花月詩

雕虫小技壯夫不爲兒女情牽英雄氣短煙雲花鳥之詩故亦清廟明堂所不載也雖然大風之雄戚氏低回垓下之壯虞兮綴纒則情亦英雄所不免也坦山陳子爲武陵老宿成進士令陽羨湖海之氣不諳折腰遂以官累今解官來長安策蹇逐塵蕭然索米然風華不減爲賦花月之詩婉戀嫵媚幾奪柳七三影之席異哉陳子之習視世之嬰情好爵逐逐得失者何啻天壤也陳子之詩可傳矣

了菴文集

陳詩序卷二

三十二

華首門叙

雞足者滇之山而華首門又雞足之嶙峋者也楊子走萬里探雞足又擇雞足之嶙峋者名其詩或曰楊子尚白者流務奇好怪借華首以駭俗余謂不然夫人不患無聰穎靈慧之資而患無磊落嶙峋之意往往具異資者初入庸師腐傳之手咕嚕創匱之學沾沾于課試棘屋營徊于罷辱得失橫眉于釜鐘豆區其志卑卑不可以言詩卽有登仕版志得意滿者薰染于脂膏執紼競逐于權勢赫奕俯仰于貨貝子母其志鄙鄙不可言詩凡此者皆見不出于流俗識不外于閹闥自以爲駕錢劉而邁李杜究且土赤豕白有識遺譏求一語之幾乎古不可得矣今楊子少負穎異拔群之資具嶙峋歷落之氣有不可一世之才又不得志于時日走四方交異人攬奇山水中州以內猶以爲未足乃千萬里外攬夫雞足華首以極目中不經見之奇宜乎其浩浩落落發爲詩歌有不知其奇而奇者豈真務奇好怪借華首以駭俗爲名高者哉子長歷龍門碣石其文始縱橫如意杜甫經劍門三峽其詩始奇創不窮楊子之華首亦若是而已又何怪焉

了菴文集

華首序卷二

三十三

雷簡叔詩序

芝城言詩者不數人議者以爲世俗耻言詩間有言詩者輒遭羣吠致人有志斯道屢由是非毀譽中止其言近似余獨以爲不然夫詩之爲道待人而行非隨人可行者也根欲其靈趣欲其高心欲其清福欲其厚而後能與詩臭味與詩終始使根不靈趣不高心不清福不厚不但作詩卽作詩必不能出語風雅矣故凡真能詩者皆天之才也天之才肯輕與人乎宜乎言詩者不數人言詩者不數人而後數人可貴也所以世之耻言詩與言詩中止于是非毀譽者是天地間最無關係人未有天地間有關係之人而以是非毀譽爲進退者也余於友人雷簡叔驗之簡叔芝城中人余來芝城與易無畫爲詩道起敝扶衰人之耻與言者爭至深至欲殺而簡叔獨不以衆議喜與余輩遊一意爲詩忌食廢寢津津不倦每一詩成簡叔若不自足必任余去取余偶拈數字卽深思極慮務求其至而後已今觀其詩清新秀美真不讓今時名士豈非根靈趣高心清福厚天予之才非是非毀譽所能進退耶然則世之耻言詩與言詩中止者不足怪也

了菴文集卷之三

潭州王岱山長著

兄

士乾懷人男禹書孫振祖編
世顯亦世侄安昌祖編

家譜序

古人重廬墓嚴家譜何也蓋木本水源人道之大關係焉不然人道幾乎息矣然有幸不幸之感焉幸者累世簪纓閥閱奕赫墓有封塋有表相彰顯于無窮間一代衰微其風流文采流播人間姓氏不至泯滅卽遠世親盡封塋無考而子孫猶得按前人表彰文字以索之于是祖宗得以永傳不絕至于寒儉之士縱抱隱德而令聞不彰甚或播遷流亡有子不識其父者况索流窮源于先世之丘壠乎其哀痛可勝道哉孔子得親骨于五父之衢爲之合塋于防曰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封之崇七尺向非德如孔子且不識其親之骨于何所也韓忠獻王當盛時銳意表揚宗祖有鼓城府君竟失其墓及生平事迹日夜旁求始有故吏鄭嗣宗馳告得之于贊皇之外邑向非貴如忠獻且不識其祖之骨于何地也岱生也家世寒卑故祖宗之流傳無顯爵以係之無文字以紀之又

生當敗革之際木主譜籍盡付劫灰而宗族父黨老
 成人一時喪亡殆盡長兄載父未沒時曾一口授
 祖宗出處事迹生卒年月及本支分支名氏而兄又
 以戊子沒于亂嗚呼木本水源之思俗將有終天無
 告矣屈指思憶僅得七代祖妣名氏而前此無聞矣
 其七代之分支衍派僅得四代三代而前此者又無
 聞矣使今日不亟亟紀錄則後代之視今猶今日視
 昔不至淹滅不已祖出自太原洪武四季始遷至楚
 之湘潭洪武初楚地尙屬陳友諒故效順最遲友諒
 敗太祖遂有屠城之慘城郭一空乃招集四方流寓
 丁亥文集
 家譜序卷三
 居之至者皆得任土世業焉七代祖霖乃遷潭之寧
 鄉巷及湖頭嶺後子孫貧者轉鬻大盡然湖頭一帶
 其祖塋墓封鬣猶然無恙子孫尙有廬其側者其始
 祖等盡塋第二湖頭所稱大園者是也獨祖正齋妣
 張氏曾祖前川妣周氏則各合塚于出城不半里第
 一湖頭花園是也嗚呼自始祖之分派已零落莫考
 五代之分派疑信而難詳獨四代分派爲二支一支
 自西池傳任任傳長庚長蔭遂絕一支自前川傳修
 修傳命宣宣傳岱兄弟三人載蒙又沒獨岱煢煢孤
 子又當敗革之際其視始祖之遭若前後一轍而岱

猶得依廬墓不至流亡者天幸也然世亂方深又安
 保其終依廬墓乎則家譜之著誠不可已也余子孫
 其繼述之庚寅三月八日謹識

以詩存春秋序

外史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亡然後史興故詩之
詠言善善惡惡之旨存焉周衰詞多蕪靡孔子憂不
足以善善惡惡也以爲不若春秋之彰明較著斷斷
然賞罰之不易也三代而下倣春秋之意而作史然
而增美飾非著其功德掩其辜過彰其尊顯畧其隱
幽是亂臣賊子未必被貶忠臣孝子未必蒙褒求其
如司馬子長之自成一家言者少矣豈非碍于愛憎
迫於時勢故襲虛文而實無當於善惡故善不勸而
惡反增以爲此虛文後世莫信也是史公而反私春
了齊文集

春秋序卷三

四

秋及司馬之詞私而反公也孔子當天王賞罰不行
之世退作春秋私也子長腐廢之餘收舊文成一家
言亦私也夫以布衣之身托空言善善惡惡未有不
非且笑者乃今讀其遺文攷其往事雖有秦楚之富
三家六卿之強蒙李之功范蔡之智蘇張之辯而處
身一不當片言之貶甚于誅戮萬世蒙惡聲焉孝子
慈孫莫能敗而桑戶捲樞之賤單瓢蔬藿之貧羈紲
刑剗之辱屠狗筑丐之困一事合于道萬世而後譚
之口舌俱香眉目皆揚而世有無功之賞辟幸得封
權奸竊柄有識者耻而不爲有無罪之罰如忠臣蒙

冤孝子被謗名亦隨彰及令人流連感歎之不已則
帝王君相實實之賞罰又不若空言有權矣余小
子竊有慕於春秋之義思採拾時務著之篇章恨生
也晚居也僻聞見寡陋而足所至燕吳之間故跡遺
忌無所記載卽癸未甲申以後兩都蒙難四方踐蹂
寇氛久張其間首逆迎城竊權賣國貪位戀賄虐民
如虎遁竄如鼠口忠義心殫逆金玉外敗絮中之文
吏屠城陷邑賈餉貧民炊骨飲血擁師觀變俯首佯
囚聞警卽逃敵遠仍縶之武吏其間有頭如嚴將軍
血如嵇侍中心如比干舌如孝孺蘭足血淚如包胥
了齊文集

春秋序卷二

五

羅雀鵞鼠如睢陽者且有艸茅賤士漆身變啞裂面
屠腸操筑庭陞挾錐浪沙狎狂痛哭澤畔詩歌者且
有閭井庶女割手破而磨笄投崖香芳自烈環珮空
歸凡此類淪滅于寒風冷月衰艸斜陽姓字不傳者
可勝道哉凡屬游譚不敢妄著姑待採擇就聞見確
者傳什一千百并欲以詩存春秋也

于慧男鹽稿叙

一行作吏作令尤難而廬令爲尤難他視之令苦於
逋賦廬令則逋賦之外又有賦焉他令督責者僅於
所屬吉之令隔省會亦得督責焉廬陵地屬吳而鹽
食於粵當其粵鹽之行於吉屬也原以軍興濟餉便
宜行事矣止卽復其時粵鹽賤於淮數倍民亦樂食
粵鹽故商販多而課易辦民亦不知有食鹽辦課之
苦也自數季而粵鹽引額浮多下口有限不唯無課
可追并且無鹽可發是以駭聞見而疲民力令卽欲
仰體朝廷裕國用之意而民不之聽是一令也欲奉

丁亥文集

鹽稿序卷三

六

公則致民怨欲順民而課逋身受罰卽使一令棄官
有濟於民亦何所惜一令去而鹽課之急需如故也
且令之所兢兢者惟守身愛民是務乃於數事之外
又以鹽課而見罰卽能如潁川廉如萊蕪皆所不免
焉令其何以自全也哉此廬令之難於他屬者此也
慧男于公令廬陵可謂才堪四應力任百勞其於鹽
引一事爲民請命者至再真不啻灑心血而瀝肝膽
又寧僅裕國奉公已也耶今事雖未滿志慧男之心
力竭矣余見其鹽引數篇深歎厚惜之因付之梓在
慧男非沽名在余非譽欲使廬之民曉然有以知

公之心未嘗一日忘民疾苦也又知課賦之督非得
已焉又使視之君子有心民社者知作令之難而盡
其良法美意以便民焉是卽慧男之意亦卽余局外
意也

丁亥文集

鹽稿序卷三

七

題張鹿床詩後

古今人不相遠然其人不可槩見見其人幸矣吾于
晚季見鹿床鹿床先生既成科名作宰嘗邑而文章
妙天下其意思安閑居止清潔素約絕無一赫赫耀
耀之習其下帷撫卷寂如枯僧榻爲之穿目力所至
手腕所窮萬卷皆破簡編爲斷他人作艸艸過目者
鹿床皆細入毫髮直追究竟每一下筆珠落泉湧雖
應接傍午而諷詠悠然復無豪叫輕滑之意其簡鍊
似少陵而蕭洒淡適寂靜致殆以右丞彭澤合爲
一人古今人不甚相遠真不虛矣鹿床著書無筭今
卽排律及客星鴈峯諸和句鏤金戛玉畫水繪空青
蓮閣筆又何怪焉

丁亥文集

題張卷三

八

唐質生秋深寒雨詩序

每見庸人厚福文人落羽文人卽退而有如許可傳
可久著述是天欲厄文人完不能厄文人筆舌反資
文人筆舌之暇反生文人筆舌之多余謂此正天厚
文人深意夫文人之生天生之也生之以靈心生之
以慧根生之以冰雪之腸生之以煙嵐之舌生之以
千百季之眠生之以不可一世之骨生之以遊覽山
川誦讀今古之福使之不遇極其饑寒困疾偶遇亦
極其顛倒坎坷以堅其遊覽誦讀鍊其心性耳日境
愈苦文人處之愈耳天知非文人不能處此苦者必
丁亥文集
唐詩序卷三
九
以苦予之知非此苦不足以益文人者愈以苦鍾之
矣若夫庸人賦質不全舍富貴科名外別無生活又
安忍饑寒而困疾之顛倒而坎坷之乎余友唐質生
文人而饑寒困疾者也壬午下第得詩一帙命曰秋
深寒雨詩夫莫苦于秋莫苦于秋之深莫苦于雨莫
苦于雨之寒以時序四端之備而加失意百感之人
天所以苦質生者太甚及讀其詩下筆着想反似有
深趣者又似較從前之趣益多者又似悔往昔之與
趣離悟今日之始與趣合者夫使質生列壬午賢書
此時方有名勞利牽之心口車奔馬馳之手足南塵

北沙之面孔安能閉門孤坐領此秋深領此寒雨益
此時趣也哉則知天苦質生者正文人而厚之不肅
人而薄之也非偶也

冬夜旅集序

十季來情種都絕久矣乙未公車長安閱曲中數輩
無適意者已買舟南還七月七夕劉雲子招飲百花
園遇張子行一情深致遠瞳子黑白燦然眉宇楚邦
蓋太原名家子悲同蔡琰千金莫贖者也僕本恨人
傷心不已爲賦漢宮春一闕九月再晤李季受宅嗣
後音響遂絕余客游數月故人當路者難窮途而
歸程子于周爲王郎撥悶是夜比部施愚山太史熊
鍾陵李子山顏朱子開子沈子子相羅子漢孺名流
畢集乃燒燭傾尊則力致張子定情且持觴約衆曰
今日爲王郎丁此一役公案勿謂途窮使天壤遺恨
鵲橋典醉莫厭辛酸古人不當如是耶三兄弟無
不盡歡嗚呼王子歷二十季水火刀兵生死患難此
中如山不動如海嘗深者豈爲兒女情牽哉所念泡
影電光季季駒隙隙木蠹土傀天地戲場使我千秋萬
歲名不如生前一杯酒此意未可與俗人道也于是
耳熱杯闌爲之歌屬同社和焉

張讀霍詩序

詩之有古也如天星之有經人身之有首故古詩于三百篇爲近自齊梁以下人爲近體至唐始盛然唐人猶以近體爲應制以全力爲古詩故古詩無不鈔者歷宋元明諸大家皆然近代忽有雲間以砌冗割裂爲詩便于近體後生聲吠纔學四聲枚飭五律七律居然自命詩人古詩不知何物甚者借詩爲仕宦捷徑目睨魚魯假手捩刀之人久假不歸惡知非有詩亡至此近體且難尙復可與論古詩哉丁酉客鹽官同鄉張子讀霍以賣文爲業附舟游越探西子湖了齋文集

張序卷三

十三

浮後世誰復知有譚子書者則讀霍之深自韜晦不輕以示人又豈一二淺見寡識之士所能窺其涯量哉

了齋文集

張序卷三

十三

陳白雲先生詩選序

向垂髮時閱退谷所作傳卽傾仰先生詩然湖南苦
不可得後得讀七言律數首思益深已卯公車假道
金陵金陵書肆如湖以南閩中林茂之爲余言曾已
三刻版皆散失近有孫陳合刻未竟私念小子機緣
何薄至此辛巳家居得之友人謝仲玉竟日夜力飽
誦不置十季夙願一旦而售快可知也先生詩才情
氣格直入少陵右丞之室非復明詩比比可擬諸前
輩序之已詳余何能言獨湖以南無是集急欲見先
生者未必不有余之切者也因爰爲甲乙括先生最
了翁文集
陳序卷三
十四

得意句刻一善本傳同志共賞之先生有全集未傳
人方存見少茲刻余似存見多然欲先生什一之傳
甚於千百也先生才鬼自靈其能許我

譚德音禪姻合傳序

讀秋郎傳使人生縹緲斷腸想讀嘿僧傳使人生人
天歡喜想一時之間艷冷頓殊二想之中取舍不定
譚子不其顛倒世人作是觀者不可讀是傳夫艷與
禪何嘗二道哉了元游戲情綺不碍涅槃琴操淪落
風塵頓開慧悟世之艷不可語禪者俗艷也世之禪
不可語艷者枯禪也是豈譚子之意也耶譚子則欲
千載下散花女雪頭僧玉簫檀板箬笠雲瓢歌聲佛
梵長共現于淡煙寒照暗香疎影之中使根器最上
者悟艷非脂胭禪無煙火中人以下者銷豪華于寂
寞舍貪痴而清涼豈區區創新筆墨駭人見聞已哉
譚子者其禪姻之脣山乎
了翁文集
譚傳序卷三
十五

程于周詩序

風雅正系惟吾楚爲元功屈原離騷繼三百篇而出宋玉景差爲之徒至唐杜少陵孟襄陽皆楚產也宋之米南宮明之吳伯倫李東陽風雅一日未嘗絕楚也當王李盛行牛鬼蛇神遍世界賴公安竟陵以性情真至救之古人精神面目塵封土壓者振落濯滌之雖不屑一切之處清刻近薄亦由不善學者流弊要之非雲間婁江一二時菀人所能到一二冗砌語所能過究攻竟陵者學竟陵者也魏竟陵遠矣是風雅楚爲元功不妄也余來髮于茲思駕屈宋杜孟而丁亥文集

程詩序卷三

十六

上自成一家言存此正法眼藏有志未逮也乙未長安遇程子質以詩其言清刻而不砌得竟陵之清兼王李之氣不爲近人陋習程子生于吳家于楚而善學楚季少而志銳才未可量余故樂得而道之以爲吾楚功余可以身文俱隱矣

碧泉詩序

天地之靈凝而爲山宕而爲水幽活不測而爲泉巖往往莫解其忽生之故山川泉巖之靈凝爲畸人宕而爲慧根幽活不測而爲文采亦往往莫解其忽生之故同社唐魏子詩若干卷以序屬余余讀之泠然善也再讀之一往而深莫窮其源拈筆叙之了了于心目躍躍于喉舌則又格格于腕手即余亦莫自明其故也一日訪魏子采隱地則所稱古碧泉在焉瞻嶽附巖霜藤煙篠蒼蒼半山如在水上寒流汨汨終古雪翻砂石五色一碧何限亦如向之泠然善也一丁亥文集

碧泉序卷三

十七

往而深莫窮其源也亦如向之了了于心目躍躍于喉舌又格格于手腕也乃今而後始可言魏子之詩也魏子之隱碧泉也或春襟述雲殘霞隔水空山霜滿斷橋雪深大都冥心真寄領其要會収其靈采有時孤簑煙雨扣角商歌有時捲鉤月明臥磯漁唱有時素磁靜夜卓犖而觀羣書有時斗酒自勞瀟灑而送日月或至高詠難辭孤衷莫托斜陽痛哭而返則呼文定之靈而和之是以嬉笑怒罵之中無非興觀羣怨之旨豈彼埋頭蓬甕發蒼蠅之細唾誇示國門作豕腹之彭亨者所能倖僥庶幾也哉異日者幸而

讀魏子之詩將有夜夢鍾回諸天頓省空江笛迥清
角一聲風雨波濤雷電幻恁至五色無主投寐而僵
者矣余請觀之泉上

玄鑑詩序

阿難多識無處徵心迦葉傳燈祇生微笑四十九季
之法如葉止啼三藏十二之經誰爲真諦西來大意
文字掃除雜響生花語言路斷故慧業者白業之障
綺語者真如之魔作佛人所不取也今之禪者舍却
蒲團日尋故紙空勞舌戰未免淨食雞羽空憐蛇足
漫設者也南嶽別山玄裝再來羅什更世寶幢高暨
津筏弘施旣已舌本生蓮乳香夜吐說花成雨聚石
點頭衲子行人半偈初聞四果各證復以神通三昧
游戲四聲用獅子吼發鸞鳳歌吹海潮音成山壑響
丁菴文集
玄鑑詩序卷三
十九

如摩尼四照衆象畢呈旃檀一香中邊都馥故教外
之別傳亦本來之具足豈似蛾鑽故紙蜣弄泥丸者
哉今刻其南嶽詩若干首風華韻倩骨法堅凝等之
三唐故可顏頤比之四傑庶幾不遠

陸子璧書叙

古人謂技也進乎道然所謂道者非徒以其用志不分乃疑於神也其人之志節學問皆出焉故古之人先有高世之行不屑一切之意於是偶習一技必使毫髮無遺憾以寄托其志趣嬉笑怒罵無非是者故一筆一墨其人斯在傳之百世精光不磨久而彌光白門陸子璧高隱士也其先公廣文吉州以廉介稱一羶既寒八口交窘因家於螺川而子璧又以流寓客子值天地載甲不復能事八股業乃浮沉詩畫中畫不一法花艸鳥蟲其最著者也生平寢食斯道每得意命筆必窮極工巧不以求者之顯晦售值之重輕爲畫之優劣故終其身疲精筆墨而不獲筆墨之利子璧夷然也每出遊其子扶上負篋遇佳畫子唱而父和樂而忘饑即日與吉州之人遇人未之知也乙巳余來吉州見其所作鸞訝以爲唐宋諸人莫能及因與定交子璧淵然穆然不惟不樂以技見并忌其技之工凡其所得筆墨纖細之失即自指摘常曰余心力所至神妙變化即自亦忌其工由是觀之子璧始有道者偶以技發之寧僅技進於道者哉余愛子璧之人要於愛子璧之畫欲使人之愛子璧無徒以其畫而忽其人庶不失子璧之意可也

丁亥文集

陸子璧書叙卷三

李九

澧州汝南周氏家譜序

澧之陽居雲夢之西邊爲岳陽屬邑岳陽七澧爲盛澧之山川玉老鐘靈蘭江發秀人文蔚炳甲于七屬其族大而系遠者汝南周氏其著也周氏自洪武有十五季由豫章吉水遷于澧而實爲吉水宣風鄉菱湖里苦竹崗官路保人昆弟凡三以川爲字其川三者下寨銅盆崗川二諱寅下寨六塚口寅生仲明娶王氏移青阮觀仲明生添祥復遷觀音港牛河埠孟姜湖卜居陽由村南溪保宋家坡子孫麟振不替自添祥生子二曰文通曰文福文福子五曰泰曰安

丁亥文集

周語片卷三

子

曰容曰貴曰宣宣至北大理寺亞卿宣子五曰志榮曰志華曰志富曰志貴曰志惠任南部主事惠生子一曰友德友生子六曰廷佐曰廷傑曰廷儒曰廷倫曰廷俊曰廷位志華生子一曰友慶官至州別駕友慶生子一曰廷科廷科生子四曰世通曰世道曰世禹曰世喬世道生子三曰啓文曰啓先曰啓科啓文生子四啓先生子一出家事空王澧澧諱仁禮字節中者是和尚未出家時生子一曰士憲今同出家澧諱智覺字止水者是卽建菴潭郭外名鳳竹者也和尚與余爲方外侶而余適廣文潯陵與澧陽接壤其

和尚之族庠生諱士弘者文學佳士刻刻與余爲文字交今和尚刻其家乘屬余以序余何敢辭哉夫檀弓所記皆言物始自古仁人孝子不忘其所自始故必述祖若宗功德而彰美之借文彩之榆揚者表著之雖飾不爲譽疑不傷厚矧其族大系遠可策卜而數記爲衆人之所耳而目之者又烏能泯滅哉或者謂空王之教既已出家卽泯其姓氏絕其姻屬今和尚復有譜系之刻將毋背其所學余謂不然釋迦老子道成之後自無始劫中姻屬皆得拔其幽滯以登正覺况現在祖若宗乎則節和尚正欲以世濃表其功德以道濃登其覺悟者此吾儒之所尊崇亦釋氏之所信奉者也余言其可已哉

丁齊文集

周譜序卷三

三

汪氏蘇孺人孝節序

凡物之常有者有之必層見叠出故甘露醴泉同時而降稍雲鄉月同時而現鳳凰麒麟同地而生蓋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嘉祥之氣相感而集靈神之降相乘而來是以忠孝節義間世一出則多產一地出一門如宣城汪氏見之矣汪氏自文節公叔志以不屈賊死節其二子彥恭彥性痛憤不食卒已炳日星而光國史其後施母文婉以節見蘇孺人以貞節名豈非所謂層見叠出者乎往歲汪滄池明府以乙未起家來宰吾上湘有治聲爲湘民筮祝會庚子沒於官湘民建祠以祀而汪公發若以赴明府之喪來吾祀余始得把臂定交因出其蘇孺人之節錄以徵余言余心志之會余有憂患未能捉筆于是七季乙巳偶遊螺川發若亦至又以乞言之引相授余不覺泫然汗發自慙其言之遲且久也然余之遲且久者實以汪氏之忠孝節義層見叠出非一言之可悉述而前此爲汪氏誌銘傳紀者皆名儒鉅公則余名微不文又何足爲孺人重輕也雖然甘露醴泉稍雲鄉月鳳凰麒麟見於同時同地躬覩其事者亦爲嘉祥乃余猶得執筆以叙其事不謂非厚幸矣至於名微

丁齊文集

汪氏序卷三

三

不文則如唐虞之世亦有擊壤鼓腹之歌以紀其盛
何暇文之與有矧以發若仁人孝子之用心務求其
盡故無所擇而求言余之意亦惟求慰夫仁人孝子
之心無所擇而爲言矣若汪氏一門之忠孝節義自
有諸名儒鉅公之誌銘傳紀悉之已詳真無俟余言
之贅焉聊以附其名卷端

趙允公詩序

有以詩傳人者有以人傳詩者有詩傳而人不
必傳者有人傳而詩不必傳者有詩人并至而傳者有人
詩并至而竟不傳者然與其詩傳人無寧人傳詩與
其詩傳人不足傳無寧人傳而詩不足傳苟人詩并
至幸而傳尚矣苟人詩并至竟不傳亦無失爲高蹈
之士漢祖馬上功成溺儒嫚罵幾于不文矣而大風
之歌卓絕千古項王叱咤鼎足幾于武夫矣而垓下
之歌婉轉悲楚千載詩人竟至擱筆曹馬父子簪
纓幾于使兒童牧豎聞名吐罵而讀其詩反足津
津動人桺七花前之詡鄭五歇後之譏名不副實幾
使文士短氣曹蔡蕭何功業蓋世不必風雅玄齡如
晦相業炳然詩亦千古子美風雅無雙而忠摯不朽
青蓮才華絕世而大節無虧于瞻海外之文忠君不
已曾子固不必詩安石文章可與蘇歐並馳而青苗
害法幾遺毒千古考亭南軒砥礪絕學人知爲理學
而已今讀其詩未嘗不登錢劉之壘睢陽之激烈魯
公之忠欸非文士吮墨含毫之習而聞笛之句中興
之頌與李杜齊名至于荆卿以游俠自見而易水之
歌至今下壯士之淚然則言者心之聲也有堂堂不

朽之人卽不必伏案窮經自有一種不可磨滅之氣
出其聲口卽欲不傳而不得而謂詩傳而人不足傳
者彼其言皆糟粕耳究非真可傳之言也然則寧有
人無詩未可有詩無人斷斷不易矣白門趙子允公
十季前佐幕來湖南以節俠顯名動公卿間其後客
燕節益奇名益躁公卿益傾倒殆不以世利生死動
其爲古之志士與今復以詩索余叙以行世允公之
詩是豈夫人之謂糟粕故自有不可磨滅之氣在其
聲口不可與諸詞人同日語也質之知允公者知之

廖子秋思百韻序

人身之氣與天通陽使人舒陰使人歛如女懷春士
悲秋自然之數非有勉強而爲之也惟賢智者氣靜
而心虛故有觸而發爲官爲商爲文爲章非苟然也
是四時之氣苟動於中皆相感焉不必春與秋也而
古今騷人獨於秋有感者何也蓋秋之氣肅以清悲
以歛五音之器以歛而蓄聲以清而感物勢使然耳
長沙廖子大隱著秋思百韻刻行者久甲辰夏余有
事星沙寓市肆小樓中暑氣外蒸人煙內逼目昏志
蒙乃廖子忽以秋思百韻求叙予方病暑不知有秋
丁荊文集
廖序卷三
二十四
卒卒無以應歸潭閱三月秋且秋寒風霏雨暗窻濕
几形歛神寂予之思冷然秋也乃取廖子之詩而讀
之然後廖子之所以氣清思遠中商而中羽者了然
於心與目之間矣雖然廖子年最少如旭日之方旦
雲霞之方燦艸木之方芽乃忽歛神肅氣置心寂寞
之鄉爲汨如澹泊之想豈真所謂隱而大者耶聞之
廖子處脂潤中儼然不滓一切富貴勢利無以入其
胷獨樂與方外者遊其汨如澹泊蓋性成也或曰秋
者萬物之告成也百草搖落莫如秋萬物結實亦莫
如秋廖子其去春華而務秋實生平大業于茲上之

澹菴艸序

李杜千古齊名然論者或以杜勝李或以李勝杜評杜者謂之聖評李者謂之僊夫聖可學而至僊不可強而能青蓮天資高邁俯視塵壘充嘆盈腕皆雞舌都梁被體曳足皆蜀錦吳縠藐姑水雪煙火盡除苟有所作不可思議此李之所以勝于杜也然世之學杜者多而學李者少每讀李詩開卷飄飄有凌雲之氣以不能學爲恨因求世之似李者而依皈焉乙巳春偶浪跡邵陵晤中州傅公乃以其澹菴艸見叙余讀之清不傷弱濃不傷幽炎冷豔汨汨動人所謂

丁菴文集

澹序卷三

三十五

初日芙蓉鏤金錯彩殆爲一人擬之青蓮庶幾似焉是公不必學爲青蓮而似青蓮者公不自覺也方公讀書芸閣名動公卿丰彩雪明襟期玉照使人望之如景星慶雲咸知爲瑞卽之溫風朗月與習而安其視青蓮之金馬待詔高唱清平辭龜謀醉人望謫僊無異也公治邵積歲方羽檄交馳清嘯輒辯簿書旁午而吟詠不衰卽間關車馬花晨月夕光景留連得失偶驚公懷如素其視青蓮之匡山鳳翥彩石鰲翔傲岸山川渾灑日月者無異也然則公之似青蓮者殆神符氣合不僅語言文字之似已也往比地信陽

爲明詩初盛人謂比地似杜信陽似李今謂讀信陽詩中和且平然所稱飄飄凌雲之意則未幾焉今傅公實駕信陽而上之夫中州爲天之中而汝陽天中之山在焉又中州之中也凡五方不齊之氣至中而平五方不齊之音至中而一近者詩道陵雜得公詩爲會歸焉當不讓青蓮駕杜而冠三唐矣

丁菴文集

澹序卷三

三十六

謝嶽生詩序

昔人論詩謂黃河之水泥沙並下此深洞原委之言也蓋詩之爲物以道性情故三百篇中大都皆忠臣孝子義士思婦之言下及里謠巷歌皆觸口而發不暇思議非若後世文人勞心研思雕言擇句者比然而質與微渺波瀾老成令人一唱三嘆咀味不窮而文人勞心研思雕言擇句愈工愈遠真詩反失始知真詩不在一字一句一篇之中使于一字一句一篇之中求工遂失真詩即工何益也然文人之習終不可改說者謂氣運升降使然不知氣運固能升降詩之工拙必不能升降人之性情性情真則詩即真矣吾請以吾社謝嶽生其人實之嶽生性情能真者也其爲詩于所謂一代詩有名之人與一代詩有名之集嶽生似不聞者皆不使入目不但不襲今且不蹈古而近時詩人習氣一切除盡以已意往來興至卽吟興止卽已或一吟數篇或一篇百言落筆成艸不移隻字不拘拘求妙于一字一句一篇之中而妙或在一字一句一篇之外真所謂黃河之水者也所謂真詩也夫真詩不見于世久矣是文人勞心研思雕言擇句不得者嶽生有之不必論嶽生何如詩

而詩已可貴矣今嶽生以詩若干首命余爲序余深賞之獨不能一一序其佳處者正不敢以文人待之求妙于一字一句一篇之中直以風人待之求妙于一字一篇之外也

陳去蕙詩序

今人纔辨音韻便以詩人自命卽以詩人凌人於詩實無所得也其志不過欲欺世竊名而止然於詩實無得則世終不可欺名終不可竊止養成一驕志傲氣輕議無慙之人甚矣名之不可妄好也陳子去蕙淵人也稱詩有季矣其爲詩或竟夕沉吟不出一字或終篇無累不憚于心虛其懷實其力今觀其詩不必指其佳者何處但覺心手耳目日異月改然遇人輒似不辨音韻者不但不肯以詩人凌人并不肯以詩人自任夫于詩如此于名如彼豈非其精神內固

了菴文集

陳詩序卷三

三十九

于詩欲使其實有所得而不暇計及其名也去蕙能守此志終身不倦必使其實有所得而後止則又何患其名之不附也

彭次明詩序

詩不吟則已吟則必求工不求工則已求工則必苦吟此恒理也然吟至于苦亦非善道夫吟心有所欲發而後吟也憂者期于一解樂者期于一達能解之達之不問其工不工也使于欲解欲達之時又顧及所謂工則憂者愈無以解樂者愈無以達又安取詩工爲哉雖詩于既工之後心目亦爲之一快然苦已過半矣求其詩不必苦吟吟不必不工者次明是也次明好詩恐以詩致苦不數數爲詩讀書之暇間一吟之又恐以吟致苦不汲汲工詩觸意之際任筆爲之或不終篇而止或得一二語而止媿妍不計殘缺不計然其中有獨至處夫人所以苦吟者欲詩之有至處也次明不苦吟而詩有至處此不受詩之苦得詩之樂者也不可及也

了菴文集

彭詩序卷三

三十

百梅詩引

前人詠梅云雪蒲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林
逋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後人評梅
者謂梅當季雪歲寒萬木凋落香英獨榮詠以高士
毋乃寒酸比之美人失乎軟媚其英風正氣當如大
將登壇千軍辟易夫三者論各有是以爲是梅都無
是處不特三者古今詞章亦無是也余前後詠梅凡
數十篇擲筆沉吟何其刻畫覆紙靜對何啻天淵疑
從中來真無妙解一日季霞龍子出梅詩一冊元人
馮海粟中峯各百首洪子伯修季霞各百首夫梅詩
了齋文集 梅詩引卷三 三十一

至百首陰晴雨雪老嫩密疎已無遁迹後之作應
爲束手乃屬和者中峯追和者洪子龍子今觀其詩
數人同心似人各一心數人詠同一物似物各一致
非人有百千萬億心梅有百千萬億變態也蓋造化
靈異之氣在人爲慧在花爲梅在梅爲香亘古梅同
此香人同此慧未詩之前詩在梅花香裏各各具足
各各無踪既詩之後梅在詩人筆底各各相肖各各
無干若作是梅是詩詩梅已成兩物若識非人非物
百千已在箇中不特海粟不特中峯不特龍子不特
洪公千秋之下梅詩無窮

程介士詩叙

非余友馮樸公幾失一程介士余從南中困頓于風
雅友朋之間所稱乳木投合者十之一所稱一壘黃
白者十之九大祇作詩求友古人視之嚴今人視之
易古人視之深今人視之淺嚴而後真詩真友出深
而後遇一真詩真友終身樂之不易易且淺不但我
不能察真詩真友於泛泛衆人之中而真詩真友亦
斷不肯遇我于泛泛衆人之內如饗者思食安知海
中有江瑤異味也余恒內省不敢以我薄時者爲特
所薄故寧離索不悔惟作詩求友者漫然紛至故不
了齋文集 程詩序卷三 三十二

覺其困頓耳一日馮子投札于余甚稱尤谿有程介
士焉其人其詩皆近諸古余方從介士之鄉假道歸
五百里內外幽巖挿天空青出地而最勝之齊雲山
谿使人行坐杳冥若忽若失私憶此中必多靈異清
拔之士因欣然願見介士乃其人磊磊落落如齊雲
高厚山谿遂折照人顏色也其詩穆穆肅肅如齊雲
朝霞山谿夜碧冷人心骨也於戲真詩真友于介士
得之矣益歎古人之妙于嚴且深也所謂嚴非貢高
我慢惟實實欲得真詩真友雖降心相從不厭也亦
非知已一人惟實實欲得真詩真友雖千百畢至不

困也余不先馮子之言交介士正不敢妄用泛泛以待介士介士入湘卽先知余又以良友之言致余晤以高妙之詩索余序似亦不肯用泛泛以待余余之待介士與介士之待余迹若異而心則同者總此古人深嚴之意也此意馮子自知也

程生詩序

時至今日真不樂與人說詩矣大祇作者急急欲售不暇讀書養氣閱者人人讚詠不暇古道相成作者無作者之益閱者無閱者之益卽說之何裨也邇江程雲朗寓湘二季人未知其能詩而程子亦不以知詩自白但見其爲人神寧氣靜心淡志泊絕無逐逐躍躍之意余甚愛之意中隱顯有程子知詩狀今季從南中狼狽歸程子忽投一帙則近詩也心頗訝之及閱其詩寧靜淡泊亦如其人夫于是余樂與之說詩矣夫詩靜物也必先有一不敢作之心而後落手

不苟復有一不敢出之念而後日進無窮程子二季來不以知詩自白出是帙慊慊有不敢出之狀其虛衷篤志豈彼急欲售者之列哉惟虛衷篤志不急于求售則余又得以讀書養氣爲程子進程子當必以古道望我不以讚詠望我作者閱者兩相益而無窮也高達夫五十學詩遂成名程子季止三十其所得故已多矣將來有成未可量也

質生朝露詩序

余曾讀質生深夜歡詩知質生深于情者一日作朝露怨意似有乖于情而怨者夫乖于情而怨不幾淺于情乎曰否此其所謂深于情者也蓋人情根莫知所起莫知所落始有無端欣美旋有無故悲歌或興嗟往事或奇慨他人或觸物悲生或遇時愁動怨由情起情因怨深歡之不得不化為怨也情之所使也怨之不得不出于情也情所以深也余故謂非深于情者不能也試觀古今必傳不朽之詩如三百篇以及樂府離騷近體不落言詮自然金石一經咏歎自感人心有在千百季後懷想千百季前如見音容如聞太息讀而思思而慷慨歛歛寢食並忘者豈非以其情哉天地古今得情不朽五倫百行得情嘗存獨詩也乎哉

唐魏子艸間十紀引

讀艸間十紀深歎魏子之壯深愧余之陋也客歲余與魏子同處亂離是昔余方潛聲戢影塚筆焚硯非惟不欲目我為詩文人并不欲人目我為識字人蓋以昔至今日犀象之齒祇以招焚山雞之羽終當被鍛惟硜硜足以及容一語乃魏子獨能于刀兵喪亂之餘撫時志事善善惡惡居然直筆月旦焉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袁中郎云自從老杜得詩名憂民憂國成兒戲嗚呼是安可同日而語也

百韻詩序

余自少求友至老不衰遇天下士未嘗不綴綵締納
成生平交者卽延攬所不及而天下往往尋聲接響
以至亦未外余雖窮鄉僻壤鮮有失焉乙巳至吉州
遇趙國子初未知國子才也與之語多奇久之出百
韻詩見質所謂百韻者居然一代史也自海宇滄桑
其間治亂興亡之由與春秋賞罰之旨率如計數指
屈古稱少陵爲詩史國子殆過之國子負才流落不
偶世之知國子者少讐國子者多珠以夜光按劍桐
以龍門被焚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楊子雲太玄精渺
了弄文集

百韻詩序卷三

三十七

時且譏其尙白百世而下其業始傳鄭所南心史危
言藏之井底精光不滅三百餘季仍一吐露國子百
韻亦若是焉然則知國子者不盡知讐國子者亦徒
讐也又何訝焉

趙孝泌詩序

讀孝泌詩不覺掩卷太息以造物者之好怪亦造物
者之所以善全其才也夫才之難也或千百季一生
或數千里一生不易也乃至一時一地重生疊出如
鄒下父子荀氏八龍太丘一門二陸三蘇英才族聚
是才之難而反易豈非造物之好惟不若是也孝泌
之祖千里而生國子異矣國子復生孝泌又異矣余
至吉州不知國子交國子不知孝泌乃孝泌出其趙
氏一家言律則大曆以前古則黃初以上雖造句着
想不無求異之處然古色斑駁使人不敢作近代想
了弄文集

趙詩序卷三

三十八

孝泌季少而思沉志樸而氣閎古之高士殆庶幾焉
國子負大志浪跡四方不戚戚貧賤孝泌又克承其
志樂道而安遇使千里無國子國子無孝泌卽欲一
意磊落豈可得哉惟有是父有是子乃能一堂作述
同德比義此造物者之好怪亦造物者之所以善全
其才也

李吉三詩序

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詩道性情非關學也故詠一物必得一物之性情賦一事必得一事之機趣如畫亦然山川之秀鬱艸木之扶疎禽魚之生動一一得其神理而詩意存焉故摩詰畫中詩詩中畫非臆說也世亦有工畫不工詩不盡如摩詰鄭虔之流然其理實相通也其不相通者必其依摹粉本非丘壑胸中不惟無詩抑且無畫矣辛丑余來長安遇虎林李子吉三吉三早季治舉子業兼學古習詩中以婁公疾廢遂專精六澣而人物尤盡古澣點染精異又能寫生曾爲余寫生神氣酷似不在林曾之下其爲人淡遠超逸無逐逐躍躍之習有儒者氣象幽人語嘿與終日言無一字俗真得出世之意余甚敬之尚未知其能詩也于是三季甲辰又來燕吉三則出詩一帙相質余閱之不覺喜慰過望也夫畫之不通于詩也多矣卽儼然能詩在矚宇其實甚于不詩吉三之詩靜以深淡以永居然作者之林而謙抑自下深自韜晦惟恐人以詩人目之其過人遠矣余生平酷好詩畫凡能操觚者無不樂與之遊然許與心醉者獨少余與吉三之畫片紙寸素珍惜不置意中早以詩人

目之今吉三之詩又如此而後余之許與不妄詩畫一理之說實不誣余安得而不喜慰也哉

南知語錄彙刻叙

釋氏之學有二教一宗一然教實先於宗三藏十二部皆世尊所說之濃初無宗名自拈花微笑教外別傳然後宗出初祖西來念末世墮文字不能了徹故一切掃除欲令直下承當於是野狐知見不通一義卽居然墜拂矢口譚宗而圖之語往往瞋人反不如教之有理可入不獨宗失而教亦失不知宗與教何容分哉譬之赴都會者教則程期粉本宗則着腳實踐無程期則着腳皆違途無實踐則程期皆故紙惟不錯程塗又能實踐自無不到之都會既到都會

丁義文集

南知語錄三

五

程本不用脚亦不着故世尊四十九季之濃俱云黃葉止啼而初祖面壁九年開口俱成雙舌則不特譚經說濃爲皮毛而機鋒語錄亦豈實義是不獨教與宗不可分教與宗並可不設佛與祖師之名亦可以不設矣南知大師初從教入繼從宗出其功行之苦與崇究之久真不爲濃華轉不察野狐禪者已刻語錦若干吾友袁泰風郭勿隗各有叙說今復欲彙集歷代祖師心印而問叙於予夫予凡夫程期實踐兩俱無得是問道於言也雖然昔智者請青龍鈔爲婆子所難而有悟予則備覽婆子之列庶幾其附一言

焉至於究竟前哲不以言傳後賢無容致喙則師是刻與余之叙言皆兔本無角而說無牛有角而說有與諸佛諸祖之意失之遠矣

丁義文集

南知語錄三

四十二

何氏家譜序

余邑銀塘何氏自宋歷元而明凡七八百季至今子孫繁衍有某者隱君子也念祖宗所由欲子孫孝思無窮乃始為譜而乞余一言以傳余不覺肅然敬也夫家譜之作欲子孫不忘祖宗所自然世每以閱閱相尚所傳者多薦紳先生其抱德而隱者不與焉殊不知太上貴德其次言與功夫言垂金石功炳千古反不能如澹然漠然之德豈不以隆隆炎炎之不可久存而渾渾淪淪者之可永久耶吾邑自兵火饑疫一時巨室絕祀廢禋而何氏自宋元明七八百季雖丁亥文集

何譜序卷三

三

未必衣冠濟濟耕而讀樵而吟漁而隱者弄子抱孫銀塘之內桑麻雞犬淳淳如仙源中人不知有晉魏此其久遠之故豈非以其德哉則何氏之譜不必以名位閥閱相尚即此可以廉頑立懦風世之鬻倫逐逐者矣安可無譜

了菴文集卷之四

潭州王岱山長著

豫章 諶名臣實菴

校

虎林 吳百朋錦雯

安鄉修建學宮文

古凡有功德于民者例得血食而祀之邑之有祀不
僅文宣已也凡俎豆專祀于邑者例得列廟以奉之
邑之有廟不僅文宣已也祀之為釋為玄為鬼神者
以百數而文宣之祀僅居一焉廟之金布玉鏤丹棖
朱拱者以百數而文宣之宮百無一焉釋玄鬼神之

了菴文集

學宮文卷四

宮廢者舉缺者創踵事者增華費以鉅萬計而文宣
之廟百無一焉祀釋玄鬼神之神有像金珠丹漆和
合雜彩費以鉅萬計而文宣木主之費百無一焉祀
釋者毀須髮棄妻子絕嗜慾割臂焚身飼虎施蟲冀
得成佛而佛不可成亦不可見舉世相率至死不悔
祀玄者斷妻子絕嗜慾熊經鳥申衣艸食木冀得冲
翥而神山莫至安期難逢亦舉世相索至死不悔祀
鬼神者潔齋肅戒捐資宰割冀禳災祈祥而灾故莫
禳祥亦難祈亦舉世相率至死不悔之數者上無功
令之嚴下無督責之迫遠近風趨不脛而走至于文

宣之教不然求性命者得性命求文章者得文章求功名者得功名求富貴者得富貴自采芹至釋董一命三命及乎王侯將相榮澤及乎子孫勲名垂于竹帛其道爲子臣弟友之常而無鈞深索隱之苦行之不勞而爲之有效可謂千百倍于釋玄鬼神宜乎其奉之者亦千百倍乃求一庇風雨不可得或顯于儒而逃于二氏卽移其力于二氏噫何倒行逆施至此極也近自兵燹來而文宣之廟俱成劫燼不獨安邑然也而安邑獨甚余以執鐸來茲土求其所爲文宣之宮在荒煙茂艸中桃李無存荆棘塞路其巋然如了菴文集
學宮文卷四
魯靈光者則一椽朴畧數尺土階所謂縣銘鐸設臯比講德明經追三代之遺者無有矣此地爲晉南平亦人文之域而洞庭巨區蒼茫萬頃海內巨觀豈其荒陋下同十室于是心傷久之乃邑侯林公以闔海名儒臥治百里爲斯道起敝持衰欲于費宮一新舊製喜余同志乃命爲文余義不敢辭謹卜吉爲文必誠必敬致告于文宣之靈而傳諸合邑薦紳先生及諸多士夫時緇舉羸智者譏焉非嘗之原黎民懼焉行一事害在一時利在百世君子不避害焉矧此

成者則利且百而害不與焉釋氏用苦行法冒水火摩頂踵早夜籲呼而愚頑悉化尙能弘其願而尊其教矧余之所籲呼者皆賢智也又何患其功之不成也哉雖然力有大小心無廣狹惟各竭其力自百至十至一金帛粟米以至瓦石茅土其有慕義之徒欲爲吾道助以訓子孫垂德行者亦樂得而懇祈焉

壽安鄉林鐵山明府文

自封建廢而吏治難自井田廢而民俗壞何也世祿相承故立一法則世世奉之興一利去一害則利不及於民不止害不去于民不止無旁制無中阻公田相助農事告成倉箱自給上無催科之繁下無輸納之勞是治不必如三代而上易於見德民易於歸心自郡縣設則官無久守政出多門怠者置政不理邪者忘公自私卽有挽救世之材切起弊之思法未立而民沮法既立而上撓前人作法後人壞之一人作法衆人毀之則興利而民反以爲害去害民反以爲

了菴文集

壽林文卷四

四

無利且也端方者不肖諸俗難以取容廉潔者無奉要人何從延譽遂至反白爲黑倒汗爲潔官無定評人懷詭遇卽有循良之治俱無由表暴矣漢之世天子加意罷縣入爲侍從出爲民牧使得行意立法自元臣宿將晚威貴勲皆俯首聽罷縣之治于是循良之名著卽唐宋元明當其盛時其殊尤卓絕者亦數以赫赫稱迨氣運遞降罷縣權輕一行作吏改操易節苟免一時求其立志不撓強項自持又百不得一矣吁嗟吏治何由而復古哉吾楚之爲邑者百而潺陵爲最瘠其地又波臣之荒服也洪濤浩渺聲教達

了菴文集

壽林文卷四

五

平京洛疆界雜乎苗蠻民半爲魚地多不畝卽當全盛之日猶不免凋瘵之區矧兵燹餘生生聚未復官此者旣囿于風氣俗又狃於見聞其來久矣今新天子御極之歲邑侯林公鐵翁老父母以閩海大儒來蒞茲上下車之日力除壞政興學敦而必以端士習爲先齊風俗而必欲正人心爲本遵朝廷之法令而徵書旁午日不暇食礪盤錯之勁節百折不回興一利使利之必興除一害使害之必去不撓異說不移游談一本乎介石之操飲水之性敝服策車食蔬茹藥不怨不尤無燥無怠不以毀沮不以譽勸事無大小無不竭其心手疲其精力卽享神告朔宣約祈禱必敬必誠夜析傳呼城候嚴肅必先必勞里甲保聚井竈闌閭必整必束故賢者愛而慕之不肖者敬而憚之數月而百務舉葦季而政教行余雖浪跡四方匏落無似時切採風之思而遠方之士來者爭以候爲言余不覺驚喜而嘆古治之復見今日也夫潺陵陋邑又當灰劫之後積俗敝玩又無蓬蔴之直乃侯能砥柱狂瀾使震澤底定至誠孚物使惡鱷潛移方之漢之龔卓春秋之鄭僑又何媿焉余叨屬隣治欲思所以頌侯而無由也乃潺陵之父老子弟又以侯

嶽降之辰請余言以爲壽余無文何足壽侯者世之
壽者無過爵位世澤而侯自九牧發源其族望甲海
內科第蟬聯不可勝紀卽侯之本枝其高祖諱培以
嘉靖辛卯孝廉宰萬奉至國博曾祖諱建邦以嘉靖
丙午孝廉宰蒙城至安陸參軍其祖諱拱北爲孝友
名儒垂之祀乘其太翁老父母諱漢亮爲博學名儒
詩文傳誦海內其伯祖諱大霖以孝廉刺史信陽其
伯諱贊以丙辰制科由沔陽兵憲至大中丞其伯諱
翹楚以己酉孝廉宰豫章湖口而侯之兄弟共胞者
伯鉉辛卯副車諱明球辛丑明經侄之胞出者諱

丁祭文集

壽林文卷四

六

天瑛博士子弟員而其疎屬甲第顯赫者亦不可勝
紀然則世之所言爵位世澤皆侯之所自有也何足
以壽侯哉又聞古之稱壽者有三不朽立德與功與
言而已侯具三畏四知之節澹泊明志嚴令自甘昭
昭冥冥其行無二其文章含英咀華吹毛伐髓鞭遷
固之陳言探六經之奧理炳若日星煥如河嶽其爲
政也有召杜之遺不畏強禦不傷鰥寡鳳凰甘露麥
秀琴鳴徒延虛譽俱無取焉則茲三者又皆侯所自
具也又何足壽侯哉抑惟直述其實行實政以俟採
風者擇以爲時之艷邑者勸以爲後之艷邑者法至

于政成而奏績出爲民牧者入爲侍從如漢故事垂
諸史冊自有當廷之殿最在又豈俟余言爲輕重哉

丁祭文集

壽林文卷四

七

送邵陵司李內召代

天地之氣在四時爲秋在六子爲雷霆霜霰在三德爲勇五德爲義六曹爲刑有虞氏九官臯陶爲士而後代遂有專官罷伯之屬四理刑爲重以慎刑也易曰先王以明罰勅法又曰明庶政無敢折獄曾子告士師曰得情而哀矜勿喜子產鑄刑書孔子稱古遺愛漢之雋不疑母令多有所活黃霸行法寬仁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公治獄所活甚衆所謂厥後必昌然則不專以嚴明精敏爲功又以惻怛愛惠爲上也癸未以來天下刑法失宜民生莫措叛離流丁蔡文集

送邵陵卷四

八

文章風會爲之一變長人實人爭相悅慕長人恐公舍長復之實實人恐公舍實而久署長未幾銓衡以刑部郎擢公長實各屬吏士民如嬰離乳忽忽若失而挽韓無術乃歌謠以詠之畫繒以祝之余時暫息家園長實各屬索余言弁首以榮其行謂余與公相淵源公之利吾楚者皆余得士之力余聞之不覺內媿也夫錦生于絲絲生于繭繭無精于錦錦實出于繭顧公之才品德望美錦也余則繭也繭何足以文錦哉雖然良玉在山光燭機璇不因人顯賈者識之匠者琢之成爲圭璧呈之明堂則實氣精英凡有耳而目者皆知之矣公良玉也余故賈匠也而邵陵星沙士民屬吏凡有耳而目之者也余雖不足以榮公卞和因玉而名彰敢無言哉今朝廷以公爲刑部郎欲使公之惻惻精敏治吾邵陵星沙者治天下欲弁使天下亦如邵陵星沙治肺石清風無飛霜振風之異則公之食報與于公等余其拭目待之矣

丁蔡文集

送邵陵卷四

九

邵陵司李父母雙壽

余僑寓維揚丹徒實爲隣邑客有譚濂宗顧先生者積行博識探性命精一之旨得康節橫渠晦菴眞諦安仁樂道喜愠不形至性純孝存孩赤于髦老日舞酒漿怡樂堂北不啻老萊曾參之孺慕也元配夫人呂呂故大儒雲鵬公女世姓閩閩慈惠貞淑生翩翩四丈夫子諸孫玉樹階次猶親事機杼佐夫子茶鐺井臼豆區鐘金精鑿無怠不啻德曜伯鸞之肅恭也余心誌之 皇帝丁亥大比長公聯鑣魁南宮筮仕吾楚邵陵邵陵爭戰地十季苦兵公披荆棘息燐灰

丁亥文集

父母壽卷四

十一

骨者肉之稿者生之暮月而來慕歌期季而五袴頌余又心誌之懼無由一識而失之也辛卯同艸士子數千里忽以雙壽爲余告其言曰邵陵公以濂宗先生之教公者教吾人以呂母夫人之慈公者慈吾人吾人安可不以感我公之化感濂宗先生又安可不以感我公之澤感呂母夫人今濂宗先生與呂夫人同歲而登六袞夫六袞壽已異同歲而六袞尤異同歲六袞已異其前此曾大父母皆九十而壽大父母皆八十而髦尤異後此而有殊猷異蹟之長公及三季六孫龍鵠鳳毛繩繩振振尤異請以一言爲壽余

不佞不覺曩之觸耳動心者勃勃筆舌間也何也夫世不易必者五行之數世不易齊者五倫之遇今不易必不易齊者皆有以必之齊之豈有他哉蓋數與遇可以固恒人不可以固至人至人者德至遇不得而窘之遇且有以合之數不得而限之數且有以異之今濂宗先生生平積行博識呂母夫人淑貞慈惠其德過人遠矣偕老而齊壽又何異哉行將大季髦髦與曾大父若母大父若母德壽相繼述公方且治蹟冠海內與諸季諸孫文章功業相炳煥余不佞執筆稱觴請從此始

丁亥文集

父母壽卷四

十一

祭繼室周氏

嗚呼慟哉自甲申十二月廿四至今癸巳七月十九妻歸余十季茲矣十季中妻未嘗無病病未嘗不危危未嘗不復安未有若今之忽病忽危忽不起也嗚呼慟哉計甲申妻季纔十五氣血方艾精粹純好乙酉孕耐兒突生氣疾醫者誤投寒藥病十日夜不飲食幾不起得鄭醫元禮者寸七而解自是頻投歸芎藭木補劑則閱月不病以爲嘗已丑六月孕一女產時病復作兼染瘧症幾危得艸澤醫忽愈辛卯八月復孕次兒堅產時病如前是時余方北上至十一月堅兒亡妻以慟兒之故氣疾驟加腹成瘕痞壬辰春幾死余六月北歸妻體方乍復至十月疾又作妻苦求速愈舊藥無功一夕易數方不中不得已乃更同里周醫者嗚呼豈意醫更而妻竟速死矣余不知醫者其醫庸醫也言行僞而堅辨駁駁入人自恃岐黃再出適值妻寒感未解驟投補劑肺遂受燥而加咳醫反以咳爲痞妻孕已五月又以孕爲血結乃制藥酷數十甕九數升皆射父稜木桃仁斗許爲使咳未除而胎墮矣胎墮猶謂血行女奴視胎衣中有數寸人形者始知的的胎下醫方謂因病故不識胎胎

丁未文集

繼室周卷四

十三

去病當速解妻氣血破壞極矣又加伏皮檳榔枳實剋伐之劑至五月則寒熱增而病篤乃拱手謝不敏矣嗚呼妻之能孕本自無疾當是時倘謝絕一切藥石至孕滿而有咳當盡已何至投藥殺胎胎墮而病篤也最慟者庸醫誤妻而余恬然信之不悟也夫射文性走竄女子不以入懷袖誤服毫髮則子宮冷而不孕入菓園則花敗菓不實艸木黃萎乃妻竟日爲嘗服要藥致胎墮猶不一更既誤再誤殺妻者周醫而聽其殺妻者實余也解者謂天枉有數妻死非自天也修短有命妻死非順其道也謂妻福性致疾固也倘使有病不藥卽淹纏歲月未便殞命謂妻病深不耐藥胎墮成瘵豈非多服壞藥服藥症壞安得不見藥而疑矧服藥百劑無一見投謂妻神情錯亂嘔多喜少藥故無靈肺病金傷木剋木鬱成怒嘔多皆病倘使藥靈嘔當漸減嘔多病篤實藥無功謂妻不耐病苦三月臥床肌肉消竭獨存骨支反側艱辛卽無病之人鬱鬱久床尙不能忍矧病多歷時日能不籲呼以是思之無一可爲妻解也更慟者三月以來余日夜延醫更困疲無益酬應不得時侍妻疾然余心恐頻至妻側致妻瞻顧故朝出晝入晝出夜入以

丁未文集

繼室周卷四

十三

是妻自言病深余強以病淺解妻自知病篤余強以病起解致妻嘿憾余之視妻病若越人視秦人肥瘠忽然不加喜戚于心也自今思之凡妻之自慟自呼自呻自語者其中不知何如慘切寃毒而余真如膜外置之者宜妻之生而傷心死而不瞑目也余生平不能忘者艱難憂患十季備歷丁亥兵難劫掠三日夜余與妻僅免以身衣寒腹餒涕泣桌艸中親戚交遊莫拯自分溝壑後遇故人仕途者始稍一援手置溪上一區屋破不蔽席理并治荒如燕哺屋戊子冬又遭喪亂夫妻子母踟躕山澤嚴霜切肌寒月照泣

了齋文集

繼室周卷四

十五

迢走市邑村落滑族蒿萊嚼齧幾遍始免生攜兵巨饑斃三苦屈指內外兄弟骨肉姻戚淪亡都盡眼前生人獨妻與兒女女侄家姊外母數人耳已丑兵凶相繼窮窘無告鹽酪不繼庚寅後又稍稍收理婢僕治廬舍謀耕圃營牧養兒侄方就塾女侄方就聘然兵革之患日久未忘私計生業初完避居江左謀升斗爲終焉計豈意志未就而妻長逝矣妻每當亂離奔竄憂悸傷心今從比承逝無復生人之憂矣余命孤辰無可比數先慈早背幾室中擢丙戌而嚴君逝已丑而兩昆卒馬姑升叔重戊子一侄一妹一喪

了齋文集

繼室周卷四

十五

乙酉一喪丁亥舉目蒿里青塚相里涕淋未乾妻復捐世入室掀帷誰復可告語者余雖生人生趣都盡不如逝者忘骸棄軀割愛斷憂爲得矣嗚呼慟哉妻貞靜靈慧閨門嚴肅無毫髮可議教子愛而能勞馭下嚴而有法治家儉而有禮至于無情容無市狀明潤修潔精鑿整暇佳人難再得則余真不能不效奉情之神傷也妻預知死時日與骨肉言別了了條然而逝若老人知去向者妻夙世應無罪業今世復無愆尤定生天上或生人間爲知慧福澤之人必不沉迷鬼趣明矣人生百季旦暮天者壽者相去幾何獨念逝者卑弱生者孤零五內崩裂矣

顧濂宗墓銘

顯親揚名孝之大者常布之士顯親無力往往必徵諸名公鉅卿表彰其行事然有傳有不傳者則非表彰之力而實係其逝者之果可傳與否也如其果可傳也則不必問表彰者之爵位與其言之重輕自無不傳矣顧濂宗先生沒其諸子執狀求余言余瞿然俱夫余固老經生而言亦不文而獨徵余言者或亦不必問表彰者之爵位其言之重輕而余亦得毅然承之而不辭者正濂宗先生之自有必傳者在也謹按狀先生籍江南鎮江丹徒自某祖傳某祖某祖

丁亥文集

顧銘卷四

十六

傳王父懷江公懷江公始生濂宗先生先生諱濂子訥其字秉性仁孝慈讓方總角器宇端凝不競不靡於書無所不讀譽延名長試輒冠軍下筆博與不群然數奇不遇家無附郭食惟研田其執經負笈者相接踵智者得其玄解愚者拾其餘峯一經磨礱俱成令器其取予廉居處敬不汲汲于榮不戚戚于困所學蓋有本也晚季以明經除石埭訓導豐縣諭再遷池州授課士以文化俗以德允昌絕學斯道自任一時學者風響卿偃偃撮其精蘊要領著道學正宗一書接千聖百王之統開萬世末學之傳俾斯道絕而復

續晚季學易有得著易論合珠一編明天人消長之

故察理數倚伏之原故其于憂患也悲憫慘怛而無怨尤七十之季神定氣充易簪之際蟬蛻條然真不愧有道者飲于鄉也郡大夫之崇德也祀于祠也邑子弟之矜式也迹雖晦而學則顯名雖隱而道則彰殆庶幾焉原配呂孺人生子四長公諱仁成丁亥進士官至侍御娶萬氏生孫惟淵邑庠生次禮娶關氏早天嗣孫惟新仲義邑庠生娶魯氏生孫惟邑庠生娶李氏生孫惟一先生生于萬曆辛卯四月十八日子時卒于康熙甲辰正月十九日丑時壽七十有四葬某山爲之銘銘曰 絕學之統肇自濂溪公以濂稱其道不虧千秋俎豆殆其庶幾

丁亥文集

顧銘卷四

十七

祭洞門趙中丞文

嗚呼哲人其萎喬木其壞昔悲其語今歷其實慟西
州之迴駕颯江夏之生芻素車白馬之愆期薤露蒿
里之難挽誠有悼焉公之生也秉翼軫之星英毓衡
嶽之靈異朱鳳高騫于靈麓白鹿下飲于洲渚八翼
垂雲而五星聚井故淵角殊祥山庭異表宏攬載籍
博遊才藝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氣壑雲夢
聲流江漢初以南宮赤標起家刺史迎鋒劖發目無
全牛理絲解結制爲美錦撫琴安絃而燥濕悉故霸
才豈屈一郡畱恂遠已有季乃際會風雲識氣預定

丁亥文集

祭趙文卷四

十九

從龍推戴功入佐命國倚重輕優渥異等周列臺省
獻替籌謨累進栢府總領憲章丰表軒擴百僚敬戴
北門之托憑倚棟梁之任具瞻公時墨勅空頭同邪
歛迹白束霜積折檻風存方楚烽未靖豺狼塞塗公
力闢荆秦梟鸞頓分惡木剪拔而芷蘭茂植真勁節
之無回抑浩然之莫挫三黜未損其孤標三接無驚
其素志今 天子念公積愆舊臣援之閒散復公計
部侍郎進秩司空方以爲屏爲藩作舟作楫喉舌是
司提挈是倚乃簪筆修文遂捐金瑜戀闕之誠猶聞
啓艸撒瑟之際不問家人三十餘季官無私橐俸薪

之入盡解急人羞畱陸氏之庄而槁奴亦乏但存清
憲之意一崔自隨誠可凜也公之長公才弘應璩名
并孔融海內英俊雲屯締結有道人倫太丘物望無
以加焉方中秘讀書桓榮稽古突罹太夫人之喪毀
形摧血和戎之瘡忽亦殞季使公垂暮有西河之慟
易蓆無小子之侍二季之內兩訃交傳慘毒之情實
感行路某以梓里後生素依嘯咽計偕至止藉公爲
歸今望承明之庭而無門托足對西山之色仰止何
人嗚呼已矣顯晦遇也壽夭數也賢達之懷初無損
益惟以生爲走肉沒爲朽骨者爲戚焉公名垂竹帛

丁亥文集

祭趙文卷四

十九

功在冊府不與艸木并腐呱呱之泣實增公莞嘆耳
角黍椒漿楚人遺意九招大問及門餘哀公其享之

祭趙洞門先生文

凡一邑之甲衆邑一郡之甲於衆郡以及一省會之甲於衆省會者非徒以其有山川形勝也非徒以有物產珍異與肩摩轂擊者之林林總總也此間始有人焉其生也不偶其處也有操其出也有爲在一邑則利澤一邑在一郡卽利澤一郡以及天下莫不皆然故不世之利非其人不與不世之害非其人不其人之屈也衆爲之憂伸也衆爲之喜生也榮而安焉死也哀而思焉其梓里之父老子弟每於鄉舉國舉則必私屈其指若何人拭其目若何人以爲可以福利吾郡邑及得其人則扶杖而觀彈冠而慶矧爲果可以福吾邑郡而無疑非此則拂然不樂終日其意誠不妄耳吾郡自明盛其鄉先達登九列者同時數輩其列郎署諫垣芸閣者相接踵故其時郡甲于衆郡邑甲于衆邑兵革後老成凋謝而碩果猶存松栢後凋者唯洞門趙先生一人先生以甲戌起家初任鄧州刺史有異跡未幾補趙州刺史內召本朝開闢公實佐命焉世祖皇帝特簡公栢府實掌憲務海內望其風采公見事風生不畏強禦擊斃折檻執正不同而扶持善類推引士林休休有容有古大臣風

丁亥文集

祭洞文卷四

三

焉嘗湖南未闢公桑梓嬰心左生右育王師至止兵不血刃民賴以生及乎荏苒再孽玉石俱焚公叩闕力全脇從罔治覆卵復雛使諸父老子弟去死已而治禮義風氣再開人文斯蔚士知務進取而登仕版公實倡焉其一材一藝獎誘勸引務期有成道廣大丘登龍李御無以加焉故海內之士爭歸公門往往以公之屈伸卜運之通塞其屈也不勝其戚其伸也不勝其慰公負性平恕正直耿介三仕三已無喜無愠當其官都憲也適以引贊觸忌遽罷公秩而公羅雀門空泊如自適日引賓客飲酒賦詩及公再起再黜寵辱不驚不異其素其官督部也則三宥平反刑經不施官太僕也則去其害馬皇華肅清不屈不抗位有顯晦公無戚欣其所以稱古大臣風者非歟公自原配夫人沒其長公中秘又仁方訥音至家人恐傷公心而合肥龔公與公同德比義爲至誼乃先至公署旁引曲諭預散公哀始以計聞公雖不哭神傷其不墮卜商離群索居之失殆見道焉故公雖久歷宦途時懷勇退朝廷以公望隆不欲遂繼二疏之轍復補公計部侍郎未幾加公工部尚書方欲展公之材盡公之志不幸而忽嬰重疾至於喬壞山頽嗚呼

丁亥文集

祭洞文卷四

三

慟矣在朝在野無不踴躍涕泣者非止爲公悼也公歷宦三十餘季爲侍御都待御太僕督部計部兩侍郎至工部尚書官不爲不久位不爲不榮而季至古稀正寢于朝不爲不壽二子皆才夙名大著諸孫麟振不爲不盛其沒也在朝同列爭爲惋惜致賻致奠文情交至合淝龔公龍陽彭公則經理周身周衣哭踊至慟感動路人其引發之際龔公賻贈有加哭踊逾昔執紼路隅其海內名士會送者車騎塞途旆旄不前而恤典祭葬出自聖恩其生榮死哀不爲不至在朝在野悼之不忘者以公之沒後難爲繼也而桑梓尤有甚焉自公死誰爲吾桑梓護持與不世之利去不世之害以致一枝一能引之誘之如吾洞門先生其人者是以父老子弟昔之拭目屈指者今不覺其噓唏而慟涕也矧生等久待門牆親炙語嘿者能不悲哉生芻一束亦猶行古之道焉公其饗之

丁菴文集

祭洞文卷四

二十三

祭趙友沂文

自尊先公中丞洞門沒無爲桑梓護持者自中秘公友沂沒無爲同學友聲者秘書之生也沐浴于錦綺甘肥粉白黛綠中無幾微憔悴拂抑之遇宜乎與六籍無所舍茹而棄之如遺跡矣乃公生而異穎齒出卽卓犖不群天人竝茂十行一目下筆萬言雖不必埋頭故紙而博奧淹洽每一篇出輒奪師宿之席爲諸生聲名藉藉丙戌薦于鄉是時湖以南未闢公厄于運會以功令罷去然其聲名日熾于三吳兩浙之間一時名公唱和如錢虞山龔合淝吳松江杜于皇林茂之等海內風雅無不知有長沙趙子者方洞門官中丞時公在膝下比名士至中丞之門多以趙子爲歸向其好客下士解橐傾囊以至開尊設伎無虛日戶屢接踵卷軸山積海內文人歸心焉然傲岸凌物弊屣公卿有太原公子鄴下東阿之槩是以愛慕相尋而忌毀日至故試輒厄于王者其就中秘之堂豈公素志哉公性豪邁而孝友沈摯自太夫人沒一旦展聲色而不御卻五味而不甘飯心空王以祈冥報未幾嘔血毀形至于殞喪慟哉惜哉公之詩文自出機杼不屑屑繩趨方酒後耳熱充口濡毫如泉湧

丁菴文集

祭洞文卷四

二十三

珠落蒼莽不羈卒然驚座常感詩文選事湖南僻遠
前後作者多遺漏欲搜諸先哲之集彙選行世豈其
大志未遂竟殞黃墟爲不卒之業也哉嗚呼如此人
曾不得四十耳故海內之惜公者不以科名爵位之
未盡其用實以詩文大業未盡其才某等同學有奉
每入春明之門以公爲稅駕天下善士冠蓋相望以
公爲梯航今不可得矣公旣玉樓作記中丞公亦復
玉局談經奎壁斗牛之宮一堂聚首更何憾焉公之
長公自燕扶中丞公樞至維楊并公樞歸葬湖湘湖
湘屈宋之鄉也九招九辯皆原子弟故人作以慰騷
丁荅文集 卷四 祭文 五

魂者今又當添一故事雖然中秘生平適樂無憔悴
拂抑之意其必不與楚些同其鬱抑或騎鯨跨鳳吹
笙山頭與鼓瑟帝子往來于煙波縹緲中矣

趙洞翁墓誌銘代

康熙二年九月資善大夫趙公卒於官公廉且貪幾
不能舉喪朝廷愍公舊臣諭以祭葬其在朝知故素
嚮公義悉公清白各致奠賻俾其冢孫瞻洪扶輿歸
湖湘而楚撫中丞周公適駐節星沙與公有生平交
率其屬文武助葬其家仰體國家所以優禮舊臣之
典楚湖湘自本朝開闢位至九列與賜祭葬者公一
人焉公歷任奉久大節炳然國恩浩大寵以異數遠
通幽隱耳獎目悉豈俟一誌以傳誌之者遵舊典也
瞻洪先期乞言于余余與公誼同官同憂患筆硯無
不同齊志比義而相師友數十季誼最篤公死余慟
失聲念公卒于旅無壯子侍側孤孫穉且貧家園天
末旅櫬何依乃與龍陽彭公躬視周身周衣經理其
歸櫬知生知死責誠在余余其何辭焉誌曰公諱開
心字靈伯號洞門其先世萬敖自江西南昌遷長沙
縣明道鄉高祖必祖生南山祝學公生公公秉資敏
慧賦質偉岸性耿介坦易爲諸生具廊廟之器識者
卽知其非章句中人丁卯舉于鄉在井里徇如靜
女家落不干戶以外事惟讀書敦行上不矢二人歡
下不失諸季愛言不要譽事不近名殆稱長者甲戌

成進士乙亥初筮仕山左武定州刺史是冬丁父
憂公艱戾寅補趙州刺史所至惻惻無華計不足
歲計有餘不立赫赫名民日歸之去日思之然水操
石介守正不阿熹廟以忤鑄被劾幾罹不測幸薄譴
得調永平司李壬午內轉兵部職方司主政順治元
季以舊秩得權陝西道監察御史巡視南城世祖皇
帝天縱右文復古君臣一德之盛從諫如環公獻替
時聞直聲日著天子悉察公素優渥異等特簡都察
院左都御史海內望其丰采臺省咸以具瞻別弊興
利觸忌逆頽烏府風生白簡霜積真勁節之不同抑

丁亥文集

卷四

七

浩然之莫挫丁亥爲忌者所中罷歸戊子丁母周太
夫人艱庚寅仍奉恩復原秩未幾左遷者再自鴻臚
寺丞太僕寺少卿督捕侍郎三仕三已無害無愠方
其伸也傍觀加額而公有戚容皇皇體無以節答國
難及其屈也羅雀門空而泊如自遠日引賓客飲酒
賦詩三黜未損其孤標三接無驚其素志位有替階
公無顯晦古大臣風采庶幾近之公久病散雖懷
勇退不忘在廷歲三季今對公積勞病瘵舍場
戶部右侍郎加工部尚書遠遼重疾猶思力疾視事
以荅聖眷故撤瑟之際不及家私補衮之誠時聞啓

艸豈意天不憖遺哲人竟萎情也公自壯至艾日手
一編冊黃甲乙蠅頭小書磨礱之餘編簡爲斷其扶
進善類推引士林寸技片能獎借勸誘衣食推解畧
無倦容海內賢智爭歸之往往以公之屈伸卜士之
通塞道廣大丘龍門李御無以加焉公澹泊明志生
平錢谷畧不經意雖久歷仕途而清白日勵三十餘
年官無私橐俸薪之入盡解急人羞畱陸氏之庄而
橘奴亦乏但存清憲之意一鶴自隨卒之日非素交
贈賻幾不成禮公之潔介有如此者其生平于生民
國計如家事護卵乳嬰隨事康濟世皆陰食其澤而

丁亥文集

卷四

七

忌所自然遭逢多坎未竟其志世共惜之雖然公自
刺史起家歷兵部主正御史太僕卿督部計部侍郎
至工部尚書不爲不遇季至古稀正寢于官不爲不
壽二子雖天皆夙名大器兩孫足以繩武不爲不幸
其卒也朝野爭加惋惜至有涕下者引發之日名士
四方來者執紼路隅車騎塞途旄爲不前而祭葬隆
典一可謂生榮死哀異時採之史冊亦足稱盛又何
憾焉公生于某年月日沒于某年月日享壽若干配
某氏子女孫若干葬某地銘曰國之楨幹天之喉舌
社稷是安不爲容悅文獻足徵典型可式浩蕩國恩

寒瘁臣節既愍其沒復兆其宅湘水洞抱麓山峙側
杜功羊仁石碣不滅

了齋文集

趙銘卷四

三八

祭中丞公母夫人代

嗚呼天地氣化必推初始瑰傑魁逖鍾靈含瑞珠淵
圓折玉山煙青鵲鷄育鳳角端生麟龍駒天馬賜谷
炎精莫不推天地之有始萬物之有母也聖賢將相
無不皆然故空桑誕佐蒲花孕聖黃雲赤龍覆于慶
都神人風電感于沛豐下此和九嚙膽千古徽音剪
髮剗薦八州才成孟氏垂訓陵母知典事固未有流
潔而不由源清末茂而不由本榮者也我公以沐日
浴月之才握電驅雷之槩擅節鉞于朔方令公再見
靖崔荷于西夏小范重生鄭圖再入鴻鴈停哀賈疏
了齋文集 祭夫人卷四 二十九

十呈虎蝗迹跡央獄而甘霖隨步致禱而惡鱷潛移
方伊呂于伯仲之間失蕭曹于指揮之定國倚屏
藩民瞻怙恃邇原推委無非太母燹範遺型流英散
采之所致也是以萬姓之載生載育皆我公之已溺
已饑而我公之固圉容民皆由太母之誠求保赤方
且登洞庭以張樂晚湘水而介眉舞酒漿于庭北效
垂白于斑衣豈意望蒼梧而神黯登君山而涕揮罷
春歌于巷哭蘘薊露于日晞矧某也家君薄祿曾追
驄馬之后塵孺子多緣又進圯橋之墜履登膺門而
推世誼入馬帳而引淵源誼切通家情猶侍子提携

鏡具願同徐穉之生芻哀挽與歌不減宋景之桂醕
在某也羣情失恃同公雞骨之支床在太母也示寂
捐凡已返承淵之至樂扳龍髯而極目空作九招對
青鳥以求書聊傳五嶽行將公霖舟 帝夢麟閣圖
形太母夔範宮儀甘泉畫影七尺封鬣于防五鼎應
假有廟爲千古之孝思作億世之母範者也尙饗

吊康小范

甲辰冬小范訃音至楚王子與有同譜同學誼慘惻
動中悠悠潛涕念江楚千里無鏡具提攜生芻致將
乃爲詞以哀之曰嗚呼小范子胡遽亡子才未竟子
願未償昔子馳聲冠冕豫章陳羅章艾才識頡頏卯
秋卷墨吐藻含香夢徵衡文朱衣軒翔高郵驚寐拂
拭干將延津既合寶氣騰驤國器是期清廟圭璋生
當五百運忽九陽剝牀以膚碩果凌霜石言以走海
枯生桑子抱壯志枕戈未已現鷄遯楫起舞夜央義
聲舉旗四應如響斯願不遂桐鶴焦傷子有盛名難

遁朔方春明復夢驅車羊腸歎登廣武腸轉太行燕
歌擊筑易水寒裳三五連聲飛箭關于子執牛耳鷄
壇炳煌萬傑星張八紘一堂行誼磨礱詞翰激昂前
賢推轂後學相望子懷大阮物無否臧子道太丘中
行包荒車輿至止充參臨觀子誼篤摯寸技不忘同
譜如余論交獨詳子廣余峻子諧余莊子不我二日
月就將十載之內德義比量飛黃並躡和寶並斯辛
丑文克入穀微茫數奇復屏天只不諒子倦行役思
綰墨章一官甫定玉樓踰踰德孤無隣行幽莫揚驢
音誰賞琴摧據床心

悲惻然海水望洋載詞申歎酒
酒泉壤有知無知其性其饗

吊馮根公孝廉

嗚呼痛哉馮子之死也余今日始敢言馮子死爲馮子悲也余今日始敢言馮子不死爲馮子壯也馮子抗節被戮自日不允其死慘死也余非不悲也是時惟有廢悲悲不敢明也馮子殺身成仁蒼天與直其死不死也余非不壯也是時惟有心期壯不敢直也今則可悲矣可壯矣雖然馮子偉人也是不應艸艸死至艸艸死者則馮子之自致余生欲規未及規今又不忍以死而不規爲生死異交也馮子遭僞徵也與余同也馮子抗節不屈與余同也乃馮子不免于死而余猶得以未死之身爲馮子悲爲馮子壯且爲馮子規者雖數有幸不幸實余之善藏稍有深于馮子者是以不能不爲死後進規也子文章智量十倍于余然余性疎落子性折旋故疎落則姓名與世無關柳榆隨時不計折旋則盤珠或至滯穠夜光每多節賊不疑子抗節而賊深疑之矣子之死不在不善藏于賊至之日而在不善藏于賊未至之時矣雖然余至今日猶以是規子者非欲子同余隱忍苟活正以子文章智量十倍于余足以持危扶顛報恩君父

丁未文集 卷四

三

而寇賊之不足以死也若夫生死之間百季旦暮義士不愛死以辱志世之媚賊罪在萬世不免一死與螻蟻何異子死重如泰山雖死猶生矣嗚呼痛哉

丁未文集

吊根公卷四

三

吊蔡江門司李

公生也猶人也今則神矣公生未深知余今神則無不知矣公生人爭事公余未嘗頻至公之庭公死人無顏至公之庭而余獨吊公以公死人媿公者多恐公不受也惟余無媿于公冀公深許也公之殉長沙也非有專城之責兵旅之寄而人不死公獨死之不可及也有難能也不可學也何也方寇未至也或素餐而鼠竊或苛政而虎猛或大纛高牙驕兵費餉公則宵旦隱憂不遑寢食結民心以固亂本結死士以禦亂端此不可及者一也賊之將至也或望風瓦解

丁亥文集

吊江門卷四

三十四

棄甲曳兵或故掩歸師蹂躪城郭公則涕泣靖師奇謀安衆狡兇貪狼藏牙伏爪此不可及者二也賊既至也或踉蹌被戮下同螻蛄或神沮志辱苟活網羅或狐媚狗憐旋張噬嚙公則獨守孤城有死無二此不可及者三也公平時嗟世事不可爲惟誓死報國夫平時慷慨而譚臨難一旦而奪嘗也公則口與心一終與始一一難也人生食生一念至老不休公平止三十仕僅初筮世味宦情切然中斷二難也公上有垂白老母內有青齡室家下有黃口小兒公不死公亦有辭而公不顧三難也公又非發于過激悻悻

一死迫不得已艸艸一死者也有一于此與鄉黨自好匹夫自經何異公不然也當城陷日官民奔走載道公神色自若及烽煙炮聲四震從者皆股慄公自若從者熟察公無去志因危辭恐之衆漸散公又自若及漏四下從公者尙三十人公不忍以難能強人明告衆曰思父母兄弟妻子者聽去隨假寐縱衆去也衆又散所餘只十九人耳夫十九人者豈真無父母兄弟妻子哉亦念公有父母兄弟妻子能割捨無背朝廷衆安忍戀父母兄弟妻子以背公也是皆公平日與臨難精誠足以廉頑立懦故死隨公不去倘

丁亥文集

吊江門卷四

三十五

使人人皆公則民心盡固城不陷賊不足滅矣天明賊入城百姓未逃者百人同十九人盡環公坐賊覺乃盡殺環公坐者留五六人公神色仍自若也賊持公去旋出赴市曹刑極慘毒神色始終無異惟留無殺百姓一言嗚呼計此時胃中稍有一毫嬌飾不知當何如哀戚矜憤其恬然處之者豈非素所蓄積者然也此公之不可學也大祇公了徹性命久矣人苦不知也公居官服政愛民澤物不利欲動不以生死變配道義而塞天地非所稱不動心之學歟公平止三十屏室獨處已十季恒齋食跣趺非所稱明心

見性了生死者歟公善長嘯曾發聲霄漢林木皆振
星月皆動非所稱鍊形服氣者歟公明三者之學人
皆不知若無所學者此公之所以不可學也儻乎佛
乎聖乎惟此誠乎余惟師公之誠乎

祭石浪秋

甲辰冬晤季子無懷于潭州始知浪秋死王子悽然
廢寢食者數日夜嗚呼風雅之道喪矣始吾與子同
生洞庭黃鵠之間一處湖之南一處湖之北未嘗一
接顏色甲午子薦于鄉見其闌墨思子甚其後子成
進士馳聲長安及官孤竹以清介聞且敬畏子及子
罹禍罷官至洞門先生家讀余溪上艸堂集余讀子
七言排律百韻交相傾慕始得定交于是往來唱酬
乃作琴歌和荅子詩奪漢魏而才駕周秦因相期主
選事及余廣文潯陵與君家隔六十里及不得見聞

子病且謝客遣使至子宅得手札言其還山抱病之
故余方以爲子寓言絕世豈意子真至是也子才橫
肆絕倫性敏捷百倍發憤著書寒暑不倦使子不死
不惟可以洗近代之陋并可以救近代之失不意其
竟死也吾鄉趙先生接引後進然心折者惟子其解
囊推食饑寒相關疾病相恤者不啻猶子今趙先生
死子卽繼之豈真精神相感召而然歟或亦多生修
結所至歟方趙先生死余哭之燕又哭之吾罷又撫
棺江岸且銘其墓獨子以重湖遠隔辦香無從子有
親未

拜有子未交古交之謂何余茲愧矣子文章亦
煩不可磨滅千秋之後業所必傳子不死矣

祭趙太夫人文

嗚呼夫人前輝後揚德音累葉世澤源長徽柔德曜
清淑邑姜勤勞不匱富貴能忘今配君子推馨布裳
珠玉焚擲鹿車自將機杼井臼杯棬酒漿蘋精藻潔
肅穆蒸嘗舉案必敬割肉必方蘭膏佐讀誠旦規良
夫子大儒楚南之望起家甲乙著跡龔黃歷仕興朝
佐命薦揚烏臺栢府勲業炳煌實唯夫人內助永昌
螽斯集慶芝玉生香二子崎嶇一經義方熊九齧膽
絕杼夙將剪髮剉薦八州名揚譽收德成雲蔚霞蒸
湛母之智孟母之型末榮本茂源潔流清先鞭駸駸

丁荅文集

趙夫人卷四

三十八

實惟長君瓊花獨秀一枝上林能承佳訓不媿寧馨
儒林素望水鑑人倫登樓無忝倚馬可稱長楊獵賦
天祿玄文百尺毫邁七步雋英五鹿折角八厨讓能
神蛟絕影天馬空羣情文並摯忠孝并純望雲淚涕
齧指心驚慈幃僊撒哀毀捐生蓼莪讀風木傷神
支床雞骨嘔血盈升某等梓里猶子比孫夙欽懿則
遠庇徽音春歌不作巷哭如奔知生知死涕遍耆嬰
哀挽猶末絮酒重斟臨風踴躍用享僊靈夫人灑然
游戲上清上壽非天五福既臻鳳鶴如謝龍種如荀
生人之樂無減無增承淵示寂靈藥搗成僊泉玉液

芝艸金莖凡夫育視空用悲辛嗚呼夫人樂不可名
長君大器爲國幹楨諸孫瑚璉日薦大庭爲麟爲鳳
作楫作霖甘泉畫影內則典型尙饗

丁荅文集

趙夫人卷四

三十九

壽邑宰文

語云雖有八音無鐘鼓不成至樂雖有五味無梁肉不成大莫故公輸執繩而散匠聽命臥龍揮扇而六師效靈是以工虞水火雖各有司而機輔無人不能致治近代百里之寄倣古侯封然邑繁務劇不能一人理也必有佐宰以治者數人爲兵戎爲禦寇爲關梁稽察爲驛郵送迎如兵戎失次惟宰是問寇盜失禦惟宰是問關梁失稽惟宰是問送迎失序惟宰是問是其職雖各司總聽命于宰宰賢則寮佐不敢不賢并能不沒其賢其爲兵戎爲禦寇爲關梁爲驛郵亦無不理矣昔韓琦爲守王珪爲倅王安石爲幕官陳升之爲衛尉其後各位相繼顯赫後世以爲美談然此一時盛事得槩見者真稀遇矣湖以南當崔苻未靖之日官無暖席宰既傳舍佐則朝暮更焉故紛張無定權不歸一人懷異志事有積塵求其翕然同風者少矣自某侯來潭百廢具舉又能曲體寅恭之誼故一時同官爭効其誠無不竭其材智以襄侯志于是俗漸康平民歸熙攘前此水火勢隔玄黃各爭一歸于坦蕩之中雖一時之佐皆賢非有侯之賢董之不至也是以諸寮樂潭俗之美感我侯之賢卽思

丁亥文集

邑宰文卷四

四十

所以報侯者願侯得上壽而福願侯得上考而顯今侯治潭三季于茲矣報政之期而四褰誕辰復增盛舉于是合致一觴于侯而請余言弁首余竊有說焉夫富貴勲名非其壽者不能盡其數今侯且壽各位日增又何容讚嘆而後彰哉獨余有感于諸君子之請而不覺欣幸其風之美且厚也夫協恭之誼世久不聞今諸君子佐侯不侮不玩一遵約束又能輪誠歸德其諸君子之賢可知侯之賢愈可知也余卽不文敢不言文哉乃卽述一時寮案之盛以爲侯壽徵侯與諸佐異日各位相繼顯如韓琦故事則岸花之

丁亥文集

邑宰文卷四

四十一

亭未必非芍藥之瑞也

壽邑宰文

古稱循良者則曰惻惻無辜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其
稱遺愛者則曰與爲水母寧爲火然則牧民者故不
在華飾而在樸誠不在撫循而在振滌何也華飾多
則政譁而不實樸誠至則政靜而可遵是以古之循
良能使勞民而民忘勞徵民而民樂輸法制禁令於
民而民忘其爲法制禁令故其化行其俗美將鰓之
雉不捕童子有仁心徑寸之鱗不漁而晦暝無偷俗
鳳凰集而甘露降醴泉生而嘉禾出蝗蟲虎渡經徙
惟移其莫知爲而爲者皆樸誠振滌之所至也吾楚

丁巳文集

壽邑文卷四

十三

自兵革來機槍據舍焚惑守心昭潭之間予遺無幾
于是者十季然而生聚未復風氣未還畝畝荆榛蒨
屋燐燼官其土者多才或易紛更碌碌因之廢曠絃
更輟敗突不得黔無寧歲矣自我鄭侯蒞斯下邑拂
埽灰而灑濯起枯槁以豐腴山農越陌度阡融負佃
野苗畚漸闢任土不虛市賈穡燕蜂屯百貨咸會珠
玉等若沙泥錦綺下同絺帛士林蔚起文教日宣靈
允之殿煥然荆下之文炳若于是星廬基井接踵摩
肩鷄犬之聲達于郊圻管絃之音通于郭郭人昔無
孺今且五袴甯曾不穀今且兩岐蟋蟀罷歌章甫有

丁巳文集

壽邑文卷四

十三

頌用三無催科之苦急公有恐後之心此尚曰人事
更有天道焉方陽愆旱元詞竭巫咸侯乃肅志潔精
告虔地祇不七日而甘霖汪濊憂稿春回再歲又零
禱應如一除魃不用焚尫鞭龍無須咒蜴其與鳳凰
甘露之偶然者又千百倍矣此尚曰天道更有神明
焉方斑寅肆囓敗虞無施侯引咎禱祠而牛哀投阱
偃鬼潛消其與虎渡蝗遷者又千百倍矣然則侯之
所以在澤民福世者果不在華飾而在樸誠不僅撫循
而在振滌也茲侯以三季報政之期值四奏生申之
日名題御座籍在丹樓老人有三祝之思孩赤懷十
奇之頌于是流丹製錦介壽奉觴而間詞于余余謂
侯如衡霍萬仞瀟湘一泓潛洞夢寐未能去于懷也
夫古循良之風邈矣息矣讀諸史冊贊嘆徒生而莫
可追似茲何幸當吾世親得龔卓其人者不一流連
歌詠之也哉乃爲之歌歌曰玉泉之山高插天玉泉
之水清無邊中有藐姑冰雪僊五嶽真形圖再傳爲
公頻紀降神季潭民歌而和之歌曰清風閣高俯千
尋岸花春生香滿林上有飛鳳傳清音爲公啣取天
書臨

萬季夫子朱公尊玉墓誌銘

物之有銘古也如磐孟几杖則有銘銘之志倣也墓之有銘非古也銘而繫之以詞尤非古也孔子銘金人之口幾於文矣而未嘗有溢辭也于墓何昉焉昉於孔子之於延陵季子也孔子之於延陵之墓也止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似文矣未嘗有文以繫之也自後世爲誌爲銘文不當實是以志節之士有諛墓之耻其始也不過借文字爲表彰其繼也遂欲假爵位爲寵襲文成於甲書爵於乙并文字爵位俱無實矣是豈古人銘墓之意哉余生平不多銘人之

丁亥文集

卷四

四

墓以無爵也間有銘焉非余銘也螺川朱子孔陽持其尊人之狀乞余銘朱故余同季友也禮云知生而不知死吊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吊尊玉公雖與余有同季誼而生與死俱未知余其何以傷吊哉文生於情無傷無吊則不敢銘余是以諒不遑數日朱子又至且再如是請不已余生平於文字無吝有請必與獨於朱子謝不遑者亦猶行古之道也雖然余欲行古之道恐無以見白於朱子是以再三遲回而不能不執筆從事耳謹按狀口朱君諱璽字尊玉其先世籍徽遷吉州永新十四傳至小川公官

江南復徙吉之廬陵再傳至正惟公以篤行自好稱子二尊玉其次也生而穎異豪邁早季以文章見頭角試童子受知黃經文先生丁卯丙子入棘闈皆幾得復失已卯小試偶躓乃早夜揣摩以期必克是秋卽登賢書人爲公喜公澹如也務益讀書窮理庚辰下第值太夫人病廢寢食事藥餌不解帶者月餘太夫人卒喪事盡誠死事盡哀三季未常懷刺長吏之門其孝行類是癸未獻逆犯吉遍索紳士授以僞爵後至者戮公誓死遠遯不少屈辱壬辰迫新令復夢春明偶就一壺爲讀書全身地得饒州萬季論與諸

丁亥文集

卷四

四

生日課文苑所拔士皆先後得雋甲午直指使者米薦公時與諸名儒倡明理學註有詩書禮三經及易學初義丙申卒于官享年五十二子二長天次卽孔陽原名斗光女二長適安成副使緯公伍公子諸生承範次適同邑孝廉玄承王公五子諸生培幹孔陽生子湖生女二長許聘副使惺菴歐陽公孫開次許聘別駕仲英曾公子慧元孔陽將卜塋尊玉公於城北之陽王子爲之銘銘曰朱之先惟阿雲五經笥折鹿羣汝尊玉紹斯文孝與節黨里聞才未盡名芳芬

了菴文集卷之五

潭州王 岱山長著

武陵 劉昌臣山牖

校

候官 許 珖天玉

重建櫺星門碑記

凡禮失文獻不足者則求諸野文獻具在者則起而正之不敢沿乎積俗不敢委諸後來蓋以先王制禮作樂纖細畢具其登降進退高下不使毫髮違其節中於節而後和於心和於心則神聽而政平焉周道崩弛而禮樂獨在魯者雖以周公之遺意實賴孔子

了菴文集

櫺星門記卷五

補救焉故欲存禮本則大林放之問欲存餼朔則非子貢之言其餘嘆唏而慨歌雍返衛而正雅頌總欲存既墜之緒於千百之什一耳漢高承秦灰之後亟命叔孫議禮叔孫豈真不知魯兩生禮樂百季之說而艸率於旦暮蓋旦暮者亦救敝之苦心有不暇於遲久卽起先王於今日亦若是也唐宋以來文宣之廟京師及乎郡邑莫不皆然廟之中央祀孔子則有殿殿之左右祀七十子則有東西廡廡之外不欲往來窺宗廟者起襲越之意則設門以障之於是有櫺星之門所以尊崇其廟而肅清神明故有司之拜謁

者雖朔謁望謁非春秋之祀行三獻之儀不得履乎殿之中其櫺星之門常闔而不啓非春秋之祀則歲不敢啓非朔望之謁則月不敢啓非諸生采芹之期則時不敢啓總所以尊崇其廟而肅神明誠重之也吾潭自兵燹後文宣之宮殿廡俱圯而櫺星則片椽無存惟荆榛與瓦礫相亂官其土者遇月朔月望春祀秋祀拜跪無常位而諸生亦無習典故者相率踐於殿之中久之不以拜上爲泰且以拜下爲卑司鐸者亦莫與之辯楚黃徐公諱某李公諱某同時振鐸吾邑乃瞿然內感立正其失跡其櫺星之基引諸生而講禮焉然毋風雨之日或至亂儀失次又慮後此者之竟失其舊乃捐俸鳩工選材建廣廊三間設三門而前後之廊足以講禮而拜謁於是朔望春秋不敢履乎殿之上而往來行道不敢踐乎門之中合邑之士始知聖人之不可襲越也如此先王制禮登降高下之不敢違其節也如此昔之禮失今兩先生文獻具在能立正之也如此則存既墜之儀于千百之什一亦如孔子之補救魯事叔孫之儀禮于旦暮焉俾吾潭人文蒸蔚歲月未艾兩先生之功於吾庠序者蓋不朽焉敢不敬懷而紀其實

了菴文集

櫺星門記卷五

鳳竹菴碑記

蓋聞沸星夜明悟等覺于靈鷲鬼宿月合得勝瀛于祇園十善八正治遍四王二諦五蘊教行三界鍵椎信鼓開覺路四十九季寶杵獅聲闢外道七十二種自拈花微笑之後教外別傳故摘菁西渡以來頡中無漸六宗二派人遂分門五葉一花道原不二南宗與北宗竝秀禪悅與澆喜同歸金神入夢白馬創于漢明靈木隨流青龍見于慧受禽汗不踐瑞像常新舟泊欲停潮音說盡此則毘曇之慧日均明印度之慈雲普現者也鳳竹菴者附郭麗郊爲潭右翼崗

了菴文集
鳳竹記卷五

峒平衍艸木芻蒨人煙繡錯市不近喧丘壑基聯野無傷寂江流遶席山色齊簷雨後數峯青螺盤寶髻月明三籟動梵響清音湘轉帆隨繞佛三匝鳥來客散無俱衆生祇塲何啻梵苑香界已稱屬子緣自辛巳釋禮仁節中師來自澄陽移錫潭水普覽原隰吉卜茲丘開野闢林剪荆削棘于是感生澆喜北使駐旌欽天監楊公投契真機爲師相宅茲山發攏天皇分支迤上水淙洞而右聚城襟帶以左凝稟星合經規方矩曲而雲構天設神工夜助捐朱渾白煥彩流丹俾行脚有息肩之區黔首有懺心之域鳩工甫集

鶴唳方聞蚩尤懸蔽日之旗機槍弄射天之戟素火方連三月劫灰且起萬季香臺輓血化宇刑人久且菩薩百身苜蓿龍象中宵涕泣師具無量智勇慈筏度人兇頑秉信信施彌篤乃復茸舊剝煥若甫成及乎榮惑南指斗杓北傾烽焰翼軫之間龍戰衝霍之地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六疾待其蒿里五刑迫其黃壚觸骸帶月而艸生白骨沉沙而壤水師乃拚骸拾駱聚阜成丘開普同之穴納聚斂之魂馬鬣崇封壘碑壘立念沉迷幽滯之泉壤生拔除度濟之慈悲施水陸焰口四十有八行苦功勤遐邇傾感皈依瞻仰

了菴文集

鳳竹記卷五

者蟻翁蜂會信施喜助者沙涌河合闢基宏創增像巍哉大悲開閣于後慈雲設殿于前丈六之身煥然千眼之觀炳若神異已勝天安軒厥不殊那爛而道流雲集澆屬星輝諾諾導師和尚下自祝融來宣正覺別峯相見乳水合投登蓮花之臺發獅子之吼特振宗旨爲解倒懸無非仁師之感召福利群品者也于是商衆願投五體永護三禪而朱居士捐附郭之田爲長任之供此又多劫之給孤現在之梵女矣自摩騰迴漢帝之駕康舍屈吳王之尊魏主之崇曇始晉君之奉道林道安與秦世周旋澄圖與石虎展卷

方之于師遇有廣狹而化無偏私真可燈續石頭鉢
傳船于余夙乏蓮因終成空果圭峯之理未諳龐老
之禪復逃因緣所至得遇良師時接威儀日增勇猛
無解鎮山之帶敢攢聞鐘之矜文字未除願紀功于
羅越滄桑不壞竊比美于韓陵云

武昌觀音閣記

觀音閣者卽古頭陀寺也按晉郢川從事琅琊王巾
碑記始宋大明五年立方丈茅茨以庇經象後軍長
史江夏內史會稽府君孔覲爲之雍艸開林置經行
之室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江安伯濟陽蔡使君興宗
復爲崇基表刹立禪誦之堂焉以灋師景行大迦葉
故以頭陀爲稱首後有僧勤灋師貞節苦心求仁養
志纂修堂宇未就而沒齊建始乃詔西中郎將郢州
刺史江夏王蕭寶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彭
城劉府君誼以此等業廢于已安功墜于幾立灋師

釋曇珍永奉神居則此刹其來已久時易世遷頭陀
之名不存止以觀音閣稱焉自大明盛世雲構差義
霞彩炳煥兵革之後劫灰暴吹燐火潛熾數椽僅存
丹碧半落有灋師某念龍象之抱泣悼世尊之莓苔
乃集鳩工葺舊宇未幾陽侯爲虐飄蕩幾盡癸卯寺
僧復募創立高閣閣高四十八尺擴百尺層軒疊棟
不圓而方過遒礪石開臨江一面中立舊像雖工緻
讓于舊創而明曠軒翥卓然巨觀磯頭黃鵠峯頂白
雲仰橘鶴之疊峙則丹翠九天對大別之聳觀則煙
嵐萬尺晴川清曉氣象萬千鸚鵡春深蒼翠滅沒風

濤浩渺巨浪橫空舳艫往來一羣可渡江臨湧月念
霸氣之猶存橫棚烏棲悲英雄之既往步胡床之餘
詠興復倍增仰登樓之高標神猶日王僕失路之人
無門托足逃津之久有岸求登佳句難拈漫閣青蓮
之筆短賦欲就未招禰生之魂躋千仞以整衣臨百
川而濯足嘆逝者之無窮可云漢廣知造物之無盡
莫負山青云爾

海月菴記

海月菴者陳則梁先生壽藏也去城十五里余與楮
硯雲至先生呼小艇具茶鐺酒白銷核其中奚奴操
橈直至藏傍入石橋由橋入菴四野空曠海風欲潮
麥浪初漲氣象萬千門題額曰寫不盡范長倩先生
筆也門徑幽折中爲佛屋一區供古瞿曇及關壽亭
像最古扁一字曰且取春秋次之義董玄宰先生筆
右轉一閣臨水若舫堂帖云水哉水哉會心不在遠
有酒有酒日夕歡相持下閣石級參差入古轉入中
軒軒窻洞開竹光溪色弄影額曰弄堂帖云昨非今
了齋文集

海月記卷五

是矣朝空夕了然皆范筆再入爲曲房砌下靈石數
區几案幽異先生安禪地扁繪六童子圍一肉團蓋
寓心有六賊也菴後蔬菜雜蒔數十步石垣壯亘石
坊二重前立墓道碑題陳則梁墓范先生題門帖云
與汝同龕食米汁至今孤塚有梅花再進憂屋三間
中砌石壙不規角而方不合尖而平卽陳先生生兆
其媼夫人漆燈也扁一非字一屬玄宰筆左祀孟浩
然林逋爲配享右祀石交中文人無後者四壁畫生
平行狀及地獄變相以供游戲以稽世人菴中不茹
葷亦不禁醞器玩皆殊異天然木榻圓淨若玉紫炁

鑑髮跣跡可倚天然運理枝長丈有尺縱橫糾結精
堅類榻可枕而臥先生集芥藏公著集諸名流余爲
製圖并題一跋先生足跡遍天下交游盡海內如李
本寧熊芝崗董玄宰范長倩陳睂公李長蘅譚友夏
諸名家無不爲忘形交大抵先生血氣嶄崎介特酷
似卓吾老子遇知已則意氣雲天頭腦可贈不知已
者龍性難馴鸞翻可鍛天下奇男子少庸衆人多故
知已者少不知已者多也有集名个亭高二三尺未
刻極世間之奇博卽圖叙布置俱不猶人所藏圖史
書畫亦極富博每一入室四壁燦然出人意表真世

芥文集

海月記卷五

九

界少雙也

客鹽官記

鹽官傍海每日午潮至雷轟震地澎湃涵湧不可名
狀次日辰刻潮落聲響復然砌石爲塘延亘數邑以
殺潮勢塘內海風吹沫其土濡潤卽以萑鹵逾城二
十里山名秦駐始皇駐蹕觀海處中有茅泉甘冽城
中載以羨茗陳則梁云每十月中旬于是山觀日月
合璧是日黎明赤輪湧起爲日白輪湧起爲月忽赤
白合而摩蕩作淺絳色月上而日下月小而日巨時
露赤輪一線最爲殊觀又土人每于潮退拾蟹蟹巨
而甲方名黃甲土蛭比目俱美花有罌粟種類最繁
五色不定或如牡丹芍或如芙蓉山茶或如蓮如
菊各極變態土人云須麗人暮夜豔妝裸下體種之
花卽殊豔徐孝廉園最盛余與則梁徘徊竟日次卽
錦葵亦各色數十種艸則秋色最佳以葉爲花或赤
若丹或綠若翠或黃若簾或紅黃紫白相簇爲錦秋
深霜落艷色灼耀友有曹石間陳則梁朱子若張膚
裘諸人餘則海鷗可玩耳

芥文集

鹽官記卷五

十

望山記

境不實歷朶頤而望如說美食終不飽腹然世有望而勃然欲狂實歷而爽然若失者理不可刻舟而求也余鄉有衡嶽蒼翠百里外望之如三神山恨未一到及黃仲霖先生語人云余按楚慕衡嶽而登之至則塊然無奇山石艸木皆眼前所有又過孝昌一帶層巒插天以百計最奇石骨如礮頭嶙峋鑿空望而叫絕及同公車莫子云山名嵯峨盜賊出沒之區荒僻非人駐足又渡黃河自廣武山麓迢遞數千里橫亘皆太行及平西山朝來爽氣雪後巉巖獻華吐萼

了菴文集

望山記卷五

十一

紫碧萬狀及同學施愚山一日游歸言不石而土不幻而頑不勝而荒于素願不副晉中友言太行孟門車轍馬跡祇增行路之難又余道山左青巒遍齊魯者以萬數時作岱宗想一日經泰嶽下巍然危然勢通于天元氣蒼莽鴻濛九煙其肅穆神攝者千百倍于前忽遇浙友自泰下言鳥道嶽崎如猿猱下上寄耳目于輿人等性命若螻蟻足不容駐勝無可尋又濟南牽不注山即工部望岱宗處下有趵突泉三竇而水如沸志載絕奇余過其地屢遊無奇是余向之數數勃然欲狂者皆人之實歷爽然若失者也天

下故有實歷不如朶頤而望者如是哉不特山也天下事無不類是勢位富厚人生覬覦不可得及勲名赫奕危若累卵性命是惧求爲貧賤人可得亦猶是也且也物貴遠而賤近將如李廣不必封侯文似賈生不必作相美如玉嬙不必專寵則實歷不如朶頤而望者之不特山較然矣是吾山終于望者爲佳也因爲之記

了菴文集

望山記卷五

十二

紀行

由江入浙風景最幽雖曰天事抑由地形其所以勝者蓋河流宛轉風浪不礪狹岸清潔煙花嬌妮柔柔滸孔翠之藍石梁飲虹蜺之練此河流之勝也輕舫巨舫不帆而翔朱檻綺窗卽泛而宅無筭篷之踟促有雀尾之卷舒此舟楫之勝也人煙錯繡風土和柔小閣半窻臨清流而有致茅簷數笠傍樵李以無言極之翠館丹樓教坊名擅涼軒與室別業奇爭此臺榭之勝也陰晴咸適炎青無愆月夕花晨總是清風涼露菜畦麥壠無非淡雨疎雲此風土之勝也俗工

丁龔文集

紀行卷五

十三

綺穀人習游閒青衣垂墮馬之鬣蒼頭結入宮之束大家林下既嫺洗硯之風編戶東施亦襲捧心之致此習尚之勝也于是孤雲旅客伴鶴山童裝不逾乎奚囊艇不須于綿纜一舸下上可代躋攀半月行程俱成泛覽虎丘暫泊雨後夕陽碧落無塵青巒如沐酒旗隱現歌吹時聞游舫通遞嚴粧間露夜臨闔閭人定月生雞寒夢回玉笙吹澈朝霞未斂花露方濃歌舞歸橈雀喧鳥散海棠之睡未足蛺蝶之粉初消及乎毘陵城外秀水湖邊積雨未收綠陰濃釀水澄若鏡舟小如荷宕漾煙嵐迢遞藻荇溪流愈折林麓

漸迷心目更端神移無主水若窮而無際山忽轉以彌幽路無稽滯之虞人有趣承之素錯珍隨擇不厭珠桂之艱羅穀雖奢不啻褊絺之賤慨人民之如故兵火未經美閭閻之如常冠蓋無恙故知文彩風流之尚存實朝市山林之各足也他年五斗歸來一丘買隱駕玄真之棹效逋客之爲將老是鄉矣

丁龔文集

紀行卷五

十四

施愚山先生鷺洲講學記

一堂之上聚至千百人乃復雍雍肅肅屏息去慮不戒而嚴不約而信此三代之遺晚近之所少也尼山之徒三千其賢七十有二然三千七十之徒或後先受業不必同時同地同集一堂其後孟軻子思之徒亦彷彿孔子其徒見于問答者亦不數人至濂洛朱陸姚江龍溪時時聚徒講學亦止上智親炙理道者問業焉未有士無智愚自壯髮及危齒而嚮風慕化不遠千里擔簦躡屨羸糧而趨不避風濤險阻集于一堂而拱揖拜讓傾仰其片言隻義者此誠三代之

丁亥文集

講學記卷五

十五

遺晚近之所絕少也吉州故理學名區前賢相接踵而姚江以廬陵起家南臯則其吉地產也故其餘風未泯自數十季兵革士氣凌喪雖有克勵自修之士皆無所主持自宛陵愚山施公節鉞湖西始復倡明絕學于是遠近爭先負笈一設講青原再設講于鷺洲而余適逢其盛是日也士以數千里至者閩浙吳楚及豫章各罷數千人或質疑義或質詩書而一堂和霽有文有節是日也余致之歎是必有躬行實踐洽于人心而流于風化不自知其然而然也夫百里外有賢人聚太史占之今數千里內外人至數千賢

人何限必有望其氣為梢雲五色龍鳳精彩者異時真儒將相文章經濟出其中為斯道光皆此倡明絕學之力也是不可無記

丁亥文集

講學記卷五

十六

袁家渴記州下永

沿江上流十里前後左右層岡深林環抱周匝中有渴存土人呼逆流曰渴亦曰渴者袁氏者袁人家焉渴有石狀非石如聚雲落霞五靈芝青貝螺可眺可踞石理作金鐵色作夏商鼎褻斑駁巉巖多竅空腹注水木觸石無機青碧澄鮮須髮可數則古鏡卅翠駁蝕則素練墨脂點染耳水次鷗鷺羽毛潔皙倍嘗飛影落水中可捉數游鱗泳潑刺水澄不波瀟水之源至此清絕渴勝不在石又在水

朝陽巖

太平門外望朝陽巖柳子厚所謂蒼蒼半山如在水上渡江里許至焉奇處在一泓瀟碧天外遙青尤奇在巖口狀若建甌空中宏敞坐百五十人面江而浮暗泉一道自巖底達于江名流沓洞不舍晝夜颯颯風濤雨雪聲盛暑令人肌骨江至此始深遙青靄暮蒼翠撲衣憾多惡碣災我靈石泉晦味劣不堪茗粥市郭偏促屐齒雜沓浮屠羅列爲害焉過此以往殆難與淡山相伯仲

鑿谷

零陵古無鑿谷自里人五松雷氏鑿因名鑿谷去城
七里許平野中佳篠美蔭交蘿結蔓無徑可入入則
爬蘿剔蘚焉谷口如門門左右環抱石壁若與室墀
城屏列而基壘之巖穴二一曰補補者補以石一曰
一竅天天光入石繞一線耳傷人巧無致壁礪五松
至人筆多俚僅片泥巢壁燕聲香佳句也都人士爲
閣筆悲哉谷生不由雷氏前雷氏不知鑿後雷氏不
知游谷神幾死矣谷神不死是爲五松功五松傳矣
過問乎哉五松與谷俱有隱德

愚溪

冉溪更名愚則自柳侯始入溪許里爲鉅鉏潭上祠
柳侯侯故宅也溪岸底皆奇石多金荷翠藻香蒲雪
蘭其流無際憾土人扼流溉畦舟楫不入設好事者
新加疏鑿種梅柳芙蓉桃杏與碧榭朱欄映帶中有
畫舫簫鼓春眠夏浴秋眺雪探風生雲起山雨欲來
艸楸清暉朝煙欲霽夕陽在山殘霞變色于是樵青
弄響漁童揮絃繩牀塵拂酒白茶鑄備焉便是山陰
道上秦淮水中

雞冠山

渡江而西楓丹杉碧相錯如繡谷虛山寂鳥涼虫悲
微徑迂折數里始傍溪行始聞溪聲聲在樹間非樹
間聲樹窮聲始壯細如語巨如笑如怒石磴研而孤
峙而無倚者雞冠石雞冠石狀遂以名山山勝不在
石石頑石也舍石行里許有蒼莽後有徑沿徑皆松
松濤起時溪作松聲松盡竹續溪作竹聲濃陰籠蓋
中綠依浪影寒碧一
耶竹耶溪耶不
在是山爲詰衲據與雞冠
惡稱同一炎莽

丁亥文集

雞冠山卷五

五

新巖

新巖無奇惟僻遠絕人跡七月杪易無畫金友石彭
次明雷簡叔拉舟至焉舟中酒茗琴簫歌喉俱焉醉
舟子巨觥使緩揖進大酣披髮赤足走巖中無畫簫
叔狂叫牛飲友石次明琴簫雜音出巖石應響高清
歷越鶴唳猿哀了莽發清嘯谷鳴山動江怒風號煙
迷雲湧鴉鷺竝起疑驟雪飄駭心驚目是游也豪矣
始登舟破浪歸就夏莽宿焉

丁亥文集

新巖卷五

三十三

昭慶寺以下浙遊雜記

昭慶甚喧雜僧不佛事立市肆營什一買良家子膏沐薰澤華裾鮮履或習詩書六塵聲伎至三十始雉髮或有終身不披剃者冠服與在家等猶居刹甚者婚嫁架居刹傍故歌舞沈酣習以爲故恬無愧耻獨其地據湖四面接壤城居朝夕水一覽無遺畫舫盤輿一呼立至游者便之實則祇次珠桂各倍城中羅刹滿途無可對語有詩僧心函者入塵不滓於糟牀錢埒間開闢丈室曲徑幽欄自立位署顏曰方菴庭蒔花艸案列圖書竹几繩牀銅甌石鉢余日棲其

了菴文集

浙游記卷五

三十三

下侍者濯硯濡墨焚香薦茗佐以鮮菓余偶與心公倡酬臨池潑墨侍者亦能次韻作詩更能集古今游覽詩成帙夕陽初下堤水涼生則攜竹杖步斷橋孤山一帶湖上暑客鬱陶賴以灑濯

寶石塔

寶石或云保叔卽石甌山也在昭慶右寺頽落獨長廊小閣懸倚半山石磴迂細亦堪遠眺湖色城煙近在衣帶後望棋盤山松毛塲一帶鬱葱生人曠達

棋盤山

山童石骨精不靈石池數丈汙淤沉黯水死無光陰

慘蕭械聲響與人相荅心公云慶忌塚也石柳藏水下余思湖上既有慶忌塔何復有塚按吳越春秋云要離焚妻子之衛誑慶忌之吳中流因風勢以矛鉤其冠而刺之何以塚此又越絕書云吳夫差將伐齊而夢召公孫聖占不吉乃殺聖灰其骨而楊之使不能爲聲響後越敗夫差走倬徨道餘杭山三呼而聖三應正與此山類本艸云千季蟾蜍生積水卽荅人聲響石池陰慘恐有蟾蜍居之未必有鬼物憑其間耳

孤山

了菴文集

浙游記卷五

三十四

入斷橋至孤山以內爲裏湖卽西泠也所稱鶴梅妻子松栢同心皆滅沒于寒煙淒艸中矣獨隔岸山色陰濃古木脩篁花畦菜圃間靈人煙隱然桃源雞犬每雨後夕陽暮靄欲合煙棹欲迷移情消魂莫此爲最

數峯閣

今名竹閣祀漢以下名賢自嚴光始卽唐白樂天鳴鐘集客地隔岸數峯青挿湖水至此幽澄無酒舫喧沓傍有六一泉出巖石清冽昔勤公駐錫于此勤與歐文忠爲文字交子瞻守沅推歐意亦與之往來最

客文忠死子瞻與勤公哭之泉傍因以六一名之云

湖心亭

酒舫應付難入西冷便以湖心爲歸宿長髯大腹喧
沓成羣麥蘖腥臊逆鼻欲嘔遂使水光山色幾爲圍
廁杭人畏月夜泛絕響余與心公每于月落星橫孤
舟獨泛登樓四望萬頃蒼茫風露清浩幾欲臨風生
翼因憶吾楚洞庭月渡岳陽憑欄水天不分幾如蓬
闥而風濤叵測愛不敵畏視此澄澈不波扁舟自適
真僊凡之隔矣

淨寺雷峯塔

丁荊文集

新游記卷五

三十五

寺在隔湖與昭慶相望卽南屏也秀拔鬱蔥雷峯一
塔蒼朴天外舟中望之動人遺世想門外荷香清遠
山徑幽軒殿亦橫敞爲濟顛祖師開山石刻像艸屨
蕉扇狀甚異其所舁五百應真半成莓苔矣隔嶺卽
雷峯塔其頂聞舁自錢鏐夫人莊嚴金碧光焰落水
水爲之赤今爲火餘唯存石骨僧編籬居之荒涼可
念

錢越王廟

廟近湧金門郭外舊時臺榭唯與兔葵燕麥動搖春
風錢鏐射潮雄風與銅駝石人同歸荆莽一碑斷臥

遺跡無存同心公徐伯調吳錦雯汪魏美徘徊久之
余有詩曰錢王祀廟隔湖西龍蛻灰飛兔麥齊野老
杖隨狐穴入山鴉巢傍石人啼射潮有力空荒塚壞
碣何人續舊題獨有狂歌憑吊客雷峯帳望夕陽低

放生池

西湖周繞三十里下有百道源泉卽古放生池也石
碑巨書橫道左今湖中園葑蔣一角以名放生建樓
其中圯陋亦甚獨荷香四匝馥馥吹入巨魚萬頭揚
鱗鼓鬣吾擬之濠濮間矣

龍井

丁荊文集

新游記卷五

三十六

南山跡已荒數僧插竹誅茅僅蔽膝游者不能駐足
獨龍井一泓無改吳赤烏中葛洪鍊丹于此井有神
龍居之可以禱雨宋元豐辯才元靜棲此一日送子
瞻過風篁嶺人驚曰遠公過虎溪矣因亭之今已廢
一碑橫斷磨滅不可讀或卽秦少游記莽僅庇風雨
去莽數十武有石名一片雲空靈特立而神運諸石
俱不存余詢山僧云辯才塔及范文正蘇子瞻樂城
參寥遺像及子瞻水墨應真皆數百季無考唯與荆
秦石馬同一淒楚

一鉢泉

在北山山剎無存履齒亦斷僅維摩一區歸然如魯
靈光殿編籬插櫺面峯倚林泉出籬下石面圓竇如
鉢深不沒趾歲汲不損與心公信宿倚徙四山朝氣
爽壇谷空蛩寂遠勝湖心喧雜矣

包庄

庄在靈隱道中背山爲樓砌俯石溪溪石星布架木
置亭左右欄檻可倚可望懸壁十仞吐萼垂青實爲
殊絕里許山店間出桂花盛時香芬四野秋色迷歸

三生石

唐圓澤禪師與李源善源舍身寺中一日同澤游蜀
了菴文集 浙游記卷五 三十七

青城峩睂道荊州浦次見婦人錦襦負髻曰婦人王
氏澤當爲之子孕三歲今相見無可逃者三日浴時
約源一笑爲信後十三年中秋夜杭天竺寺外當相
見後果于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歌曰三生石上
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
異性常存源因問澤公安否乃云塵緣未斷幸勿相
近弩力精進後復相見復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
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游已遍卻回爐棹上瞿塘
子瞻紀其事因名其地爲三生石山石萬疊獻秀爭
奇實不僅三耳子瞻觴亭其下有芥十笏精構可坐

開窓玩石蒼翠朴人方竹數竿亦自殊異

靈隱

自昭慶駕小艇穿斷橋歷孤山白堤至黃泥渡凡十
里林巒攢簇金荷翠藻交匝深洞空青欲滴異香欲
沉自黃泥渡登岸行山徑十里始達靈隱爲西陵叢
林之最寺外山店成弄杭橋巷酒竿招搖亦有粗頭
亂服捧心當門者雖不能如臨邛芙蓉遠山然野花
村艷正自消渴遠人游者至此定一憩足啜漿進酒
鋪始渡石橋沿溪半里所云唐時九里松雖不盡存
而灌木篋簪成列作隊乃抵梵刹一峯庭立名飛來
了菴文集 浙游記卷五 三十八

石皆怒濤齧獸雲湧峰屯下俯石溪冷泉自山澗澎
湃至此淵渟再下淙淙細響哀笙雨鐸不絕朝昏舊
聞有五亭星跨各虛白侯儒觀風冷泉今止冷泉立
溪岸盛夏披襟暑爲之寒枕石漱流蕩胃宜鬱道場
宏敞佛廬而外精舍密閣暮布半山左徑沿山爲岫
嶠山房舊址傍築僧舍亦完好再上渡石橋跨溪
幽處傍溪沿磴三里絕頂卽爲韜光中祠呂祖樓軒
俯遠江湖在目昔人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句
蓋爲實錄中有石泉淵浩不竭老僧九十鬚髮鬢黑
躋蹠如飛自言歲鍊秋石半以服食半以售人全山

下上供養此中泉澗埋竹脚中引泉遍給此又捫蘿穿磴遠剝木引泉遙實錄也因思古人詩而史矣與心公劉望之李子受俱嘆詠久之

飛來峯

前晉西天僧指是峯云是天竺國靈鷲山一小嶺飛來者因名飛來亦名靈鷲峯後有刹名三天竺本此葛稚川得道之所四匝靈巖與洞幻恠靈瓏山不受土石不受趾松杉竹篠怒空而生無所附麗攀緣搜剔任足空靈不特呼猿諸洞已耳由呼猿右遠巉巖而上絕頂名蓮花峯層巒疊嶂攢拱抱有如花房

丁斧文集

浙游記卷五

二十九

不啻玉井中花開十丈由呼猿左遠深林夾道惟石怒起巖徑既窮三竺乃出下竺稍平中竺殿後石壁百丈獻萼吐華即飛來山骨由中竺上三竺石溪迢遞山巒爽塏不同深山唯磴漸斜境漸幽峯巒漸峻周遭倚互無非蒼翠余與李子受劉望之心公避雨殿廊雷霆晝昏山勢欲裂澗水山泉潮崩海嘯余有詩云疊嶂嶙峋面面峯中懸絕壁吐芙蓉澗門路遠巉巖磴石骨根盤澗底松虎嘯縹緲空龍奔山雨落高春踉蹌不惜沾濡苦歸道猶憐積翠重

水樂洞

洞爲買秋壑別業今蒲目荆秦洞中泉流沮洳蝸涎蚓土腥氣觸人不能駐足所謂水樂聲響皆不可得傍一莽山樹疎扶庭徑幽爽惜軒窗圯廢黠淡不足供延覽矣

虎跑泉

唐元和十四季性空大師來游樂其靈氣鬱盤縛莽此中無水欲他之有神告曰自師之來我等微惠甚大奈何棄去南嶽童子泉當遣二虎移來次日果有二虎以爪跑泉廣不盈丈水色蒼碧氣味甘冽冬夏不渴餘流汨汨散而爲溪遠殿門出灌漑利溥殿角

丁斧文集

浙游記卷五

三十

及泉四壁陰飈侵肌苔紋繡青碧欲滴其中應有靈物司護子瞻有詩碣余口占次云峯轉溪迴松路長秋陰拄杖自生涼寺依巖壁飛空翠地湧靈泉濯衆香猛虎伏來僧已滅雲山空在客無嘗前身五戒逃踪跡展轉碑陰立上方所云峯轉溪迴者蓋自山門入一路松陰夾道四山列嶂溪水週迴如此數里遂有秦人桑麻別一疆界虎跑之勝不特泉也

理菴

自十八澗千峯矗上古木參霄一溪百折數里渡橋小徑入深林真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之意梵殿莊

嚴深敞最後一閣倚山崗巒四匝中峯特拱名螺峯
心公云八月望夜月吐峯頭他時微側理不可曉由
右廊折入泉名法雨巖壁飛灑颯颯雨聲石池澄碧
藻蘚芬芳池傍石磴百折峯巔理蒼石塔巍然基砌
宏麗石皆白質黑章各梅花石不易得者再上爲曲
室倚巖架空可望錢塘越岸峯青吳潮浪白余因有
磴道千盤懸絕壑江湖萬里入孤亭之句此境真絕
構也

煙霞石屋

石屋懸巖類夏屋剝宇猶存獨山境荒涼游者絕少
了菴文集

浙游記卷五

三

八月近山桂發畧有人踪然已似西子雞皮鶴髮時
矣煙霞洞深廣二重石燕蝙蝠遺穢觸人近且豺虎
出沒有頭陀西人掉一蓬居之余與心公至足跋蹶
卽休蓬下進苦茗佐蔬笋脫粟飯余甘之頭陀剛質
無徒侶耻乞食絕足城市遠近資米麩施頭陀者炊
而食之不則閉關堅餓而已因言山有虎每夕宿蓬
下無害出語血性頗水滄傳中人不復效近時宗風
習氣湖上稱大善知識者如靈隱淨寺虎跑諸處比
比自謂名續傳燈然跡共行事皆文字逐聲名奔競
達官之門以機鋒爲錢四語錄爲干瀆白粲朱提有

求必厭名場利實所至無遺上者土木興作動衆勞
民次者茶池菓林揮扇傍午應接不休再下者畜沙
彌分門戶誇譎繁興長篇累牘難橫生視此頭陀
隻身孤笠無貪癡恐怖以卽心作佛事者爲何如也

愚菴

菴後爲參寥智果古剎今半圯三愚和尚始創菴其
側菴精整和尚亦復博雅喜與文字人游余友吳錦
雯徐蘭生徐世臣汪魏美皆皈依之同數子作竟日
談飯蔬笋和尚蜀人無宗風氣尙縑藉可佳耳

西泠五聖

了菴文集

浙游記卷五

三十二

廟在蘇堤聞卽宋南渡數帝也鼎革后土人哀思故
主而祀之至今猶未敗此邪節義動人不特武穆忠
肅諸人矣土人傳五聖借金事凡欲致禱祠下投箋
如所祈卽取神楮歸自是所營如願仍增楮置祠中
語雖俚而不經亦可想見當日存宋祀深意余戲口
占云南渡休傷萬古神西陵俎豆尙如新當時歲幣
愁輸盡今日金錢遍借人

岳墳

墳布石若屏喬木陰陰衰颯起人薤露之思此武穆
千載不朽精魂所結也但武穆祠朱仙鎮最盛聞亦

有塚當亦海內思公者隨地招魂而葬之不必定其孰爲真偽耳比隣有關壽亭祠陳睂公前輩有門帖云德必有隣把臂呼岳家父子巧捷可思足澆武穆地上壘塊也

雲居寺

雲居杭城中吳山背回面萬松嶺由清波門入沿城登山古松石壑可望重湖中峯祖師道場也梵宮圯落獨僧寮星布山背有絕幽異者而長廊最著此間看月爲一勝八月望夜同心公劉望之宿李子受寓候月二三狎客長笛短簫環繞長廊竹籟松濤互爲丁荈文集

浙游記卷五

三十三

響答獨月爲林木幽蔽未免滓渣太清耳次早展中峯像像係祖師自寫貌股齒少題贊道秀類米絹素歲久煙塵黯淡果元物也一履長尺有咫棕胎革飾製古具朴師爲元人何以魁偉異人若此以此知古今不相及不獨才也寺有石碑刻師所和馮海粟梅花百韻海粟吾郡上潮人不知何以至杭復與唱和

立馬峯

立馬爲吳山絕頂左江右湖錢塘萬堞皆在衣帶詠昔人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句信然巒石旌拔十

丈青芙蕖地中湧出僊人丁野鶴修鍊是山今祀其像石碣高五六尺字徑寸卽野鶴筆臨羽化示妻子者也其詩旣清刻字復逕削僊筆也石巖僊磴僊橋種種奇幻稍東有三僊祠行坐臥三像修髯鶴骨神氣欲生土人云卽張三丰或云三丰及矜謙周顛僊也聞有醉僊杜康更佳祠門封鑰不可得見此遊一缺事

觀潮

浙江之潮錢塘爲盛吳越春秋云越王賜文種屬盧之劒死葬臥龍山子胥從海上穿山脅持種去前潮丁荈文集
浙游記卷五
三十四
落矣者子胥也後重水者種也又錢越王命勁弩射潮潮爲之卻俗有弄潮兒與水出沒曹娥碑載其父弄潮而沒今潮頭不興俗稱八月潮生辰皆不復觀矣麻姑語方平云別翁以來已見滄海五爲桑田說亦不妄

雜記

湖上游最遠者莫如日落不衫不履與心公步蘇堤坐斷橋看水旣無杯盤狼藉復免禮法拘牽興至卽游興盡卽返或月夜呼艇子就茶坊取茗具菱藕欠實各豆卽掉入西泠深處四山空寂風露清冷余嘗

與心公暑夜重衣猶覺肌骨凜冽次則余季伯韋子寅先生於八月十三四累宵買畫舫設好茶名香簫琴絃索老于聲伎者客四人招心公與余放乎中流月朗湖空歌吹四發時有勝會少季者博選妙伎擅長者清歌競奏絃管遞更門客默爲點定隣音既歇客技續呈音既清堅管絃幽亮真若藐姑上僊冠佩鸞鶴下視飛燕太真皆不免人世粉黛氣矣韋先生更爲一鼓龍門秋容淡蕩林葉空飛衆籟爭響真爲玄賞次則姜真源侍御嚴子問趙珍畱吳錦雲葉緯如孫宇台張祖望張用霖徐橫槎梁仲木蕭伯闇王

了翁文集

浙游記卷五

廿五

次重金瑞枝名流雲集觴政無苛自湖心至竹閣賦詩徵曲亦稱韻事次則吳錦雲徐伯調黃響先汪魏美心公自錢王廟登雷峯塔入南屏再入西泠放鶴縱談古今各拈韻賦詩具見雅集次則吳赤奇程北海小艇壺觴泊西泠林蔭下竟日次則吳幼輿招同李研齋泛舟放生池李蜀人先朝詞臣博輿談甲申事極詳次則陸麗京汪魏美共醉酒樓次則李子受攜二少季集湖樓再次則姜真源攜少季數人集湖樓中有欽小史者色異善歌余賦顧曲行卽此也其風雨游不暢者黃仲霖先生登舫未發風雨大作菱

荷零亂湖山晦暝公投詩有云輕舸切菱荷虛疑白衣櫓君復狎孤鶴乖龍憚子羽奇人不偶來天心有頭緒之句其風日旣作典刑具在游不適者陳則梁陳匏菴關六鈴沈大匡鄭而名柴雲倩汪魏美諸名宿招泛湖也是日則梁榮病先生齒最高與余忘季至交念先生不來湖上廿季矣今游蓋爲余來也此後風燭變易幾不可知次早先生投詩有人與山俱秃情因觸轉空舊樓何處是明月幾時東句詩老健雄渾宇放逸頓挫先生博輿萬車氣凌河嶽名在海內幾數十季今衰颯猶能顧盼矍鑠真人瑞也又新

了翁文集

浙游記卷五

二十六

貴張水部夜游龍王堂張爲豪右先生否之五嶽方寸遂至大醉頽唐石檻欲效青蓮捉月大言曰人生碌碌雖富貴何爲所貴者聲名千古也使今夕醉墜湖心千秋萬歲後有心人游茲土者必能一杯澆之呼曰此則梁老子捉月處也當與和靖諸人踏歌月夜不猶愈千百季老病彌留屋下兒女牽衣之死爲十百倍乎閱月先生歸鹽官果以老病死先生真達人哉其餘或一泛再泛至客無因有同儕偶不復紀載大祇杭游佳處在湖亦有集城中者則必信宿兩宿雲居同劉望之心公一宿黃仲霖先生家同黃響

先一宿毛馳黃家同李子受劉望之二宿趙珍畱家
同張祖望孫宇台李子受一宿姜真源先生家坐有
錢仲芳錢子芳俱善畫一宿韋子寅先生家三宿于
靈隱二宿于龍井餘僕被應酬俱多惡趣不足紀也

芝陽圖經爲蔡彥伯書

出太平門渡江爲朝陽巖巖後爲蔣園竹徑松蹊深
溪曲澗伏日忌暑卽夏葺也左則劉園綠萼胭脂間
以碧桃紫杏春煙雪霽燦英繽紛衆香成國此中大
有佳處不數和靖孤山渡石橋爲愚溪上祠柳侯卽
侯故宅石碧可泛遶岸翠篠煙蘿西爲西山或云芝
山或云曾產芝或云石文類芝絕巘峻嶒獻花吐萼
殘霞倒影紫翠無主進爲雞冠山途徑幽渺迂折數
里佐石橫溪作雞幘狀或曰此山得名也一莽隱萬
木森瑟中溪聲先照前後媚爽如行山陰道中沿江
上爲石澗石磔皆荒榛敗莽中杳深莫測應爲神物
所窟但聞淙淙瑟瑟音江當窳處袁家渴土人謂水
逆流曰渴水到此始清絕低回不去一石若相砥畱
者作金鐵色非青非碧如几案問物水至此始曠無
涯桺記云初似有窮忽若無際蓋實錄也又前爲新
巖爲淡巖黃山谷石碣謂淡山淡姓人安在徵君避
秦胡不歸聞有淡人避秦于此云巖橫厰容萬騎鍾
乳石葦如星下垂仰擊之作鐘鳴者名鐘石作磬鳴
者名磬石彷彿有敗釜遺甕爲淡人遺蹟山後有暗
巖一竇如甕下入山腹秉炬記香方達猶或迷之中

作堂作輿作曲巷作長廊作深宮作幽宅任足所適
無不類是雖極日夜莫有窮際不知究竟何抵石皆
作淺絳色縱橫之紋類杭縑素皆流液吐乳成龜龍
僂神的生氣石田可耕石錢可索也火星福僂兩
巖近似而幽奇稍遜惟道州月巖或過之以出入石
級具晦朔絃耳隔江碧峯出出色可餐者嵒峯也
鳥道一十里頂際可以眺遠芝陽雉堞睂睫間堪指
畫僂真何姑飛鍊地定自殊絕東道有亂石切功割
玉作城圍屏環狀雷氏命名鑿谷甚僻佐南道有平
地萬石橫豎若園亭太湖假山其中千洞萬壑隨造
了翁文集 芝陽書卷五 三九

可玩爲唐沙門懷素棲隱所云綠天蒼種焦作書
筆塚敗筆成塚宛然也友之理學如穉純唐子清介
如康侯易子風雅如無畫易子聲氣如雷簡叔諸岳
生彭石樓蔣孟醇道生唐允執穉純弟有容穉純子
無不具山川風雅之趣游至此無寂寞矣

名泉記

聞水無源者多濁溝洫是也然有源者莫河海若也
然而泥沙混雜味多苦而淤天下之清且甘冽者必
稱清泉而泉味之甘苦亦有迥異者何也說者謂甘
泉石竇苦泉土竇又有不盡然者吾鄉碧泉出石穴
廣盈丈深半之色碧投物皆碧中冒白沙瓦礫成五
色異艸金蓮四時不謝水由地底迤吐涓涓汨汨灌
溉千畝莫之味冽不甘西泠虎跑泉亦石穴廣盈數
尺泛溢丈尋味亦冽不甘歷城趵突泉三竇湧平地
如玉壺積雪餘流十畝滔滔潏潏味亦冽不甘其餘
了翁文集 名泉記卷五 四十

金線珍珠各廣一畝靈艸金荷水珠錯落作金線珍
珠狀味亦冽不甘而邵陽龍泉土竇涓涓細溜味反
冽而甘供合肥之汲盛夏不竭吉州金牛泉亦土竇
如井眼味亦冽且甘其供合肥盛夏不竭與龍泉並
是知石泉不必甘土泉不必苦有源不必清無源不
必濁清濁甘苦自因地脉而各殊也記之以俟博識

南園像記

南園像者何曹子石間像也像不止石間而石間像其一也石間像其一而二三其像者何石間之友也石間之友因石間而像也因石間而像者何石間欲像之也石間欲像之者何志交也志交者何石間文章有神交有道有道即交交即不忌是以志之也志之僅數人者何石間之交不僅數人獨數人志之者非石間之不忘僅數人實石間之偶志數人也偶志者何石間之不忘不僅數人則偶志數人石間之不忘交可知也是石間之偶志非石間之偶志也非石間之偶志者何語云一貧一富交情乃見一貴一賤乃見交情一生一死乃見交態石間生閱閱世澤深厚季少登賢書聲名藉甚何需于友而友之者雖幽人韻士或潛而未躍或隱而不見或沒而無先而石間不忘其不忘不獨不因貧富貴賤生死而敗更因貧富貴賤生死益堅也其益堅者何石間之交數人在貧富貴賤生死未定之先其不忘在貧富貴賤生死久歷之後也久歷之數人者何潛而未躍朱子元于是也隱而不見范子文九是也死而無光王子元治是也朱子者何撫石間之肩而微笑矜立者也范

了菴文集

南園記卷五

四十一

子者何坐石間之側也勝長吟者也王子者何左持黃庭右攜白鷺效山陰道士傲陽羨書生者也其捉筆伸紙與酣五嶽笑傲滄洲者即石間曹子也記之者何楚雲夢七澤三湘之了菴子也了菴者王生諱岱山長其字者也山長後三子交石間石間交之不忘不後三子故以三子之始末屬記欲山長因石間之不忘爲不忘山長記之欲石間之不忘繼山長山長益不忘石間也

了菴文集

南園記卷五

四十二

重修玄帝行宮記

玄嶽爲崇山崇楚山也爲帝修真地因以玄諡之
玄色黑屬水方居極北帝于北尤神先朝靖難師出
姚國師施咒術祈其至空中現巨靈披髮仗劍蔽日
光卽帝也師捷成祖冶金像行宮于崇山帝之神神
于北最驗也薊門西有行宮其來舊其福佑斯民者
至歲久傾圯諸民歛帝靈佩帝澤捐朱募白礮石架
木丹漆其居金碧其像儼然降帝而臨之是帝之靈
足以感發乎民也勒石以記

夢雪堂記

天下惟誠則明明則前知雖千里外應之况其邇者
乎雖異體者感之况其在天性之間者乎故嚙指心
悲淚墮明復感乎身也里社不舉寇執不傷感乎人
也白雉斯馴枯栢忽榮感乎物也甚則水涸火返冰
裂泉生山川風火不可感者皆爲感之係乎誠也余
友唐子世徵至性人也先季兆夢得雪寤而愴然曰
雪者陰象也竊聞陽喜而陰憂兆此者其重有憂乎
陰盛之極天之氣鬱而不舒故水滯而成雪兆此者
在家人之嚴君乎陰常伏于大冬冬終也萬物于此
告終也兆此者其痛有終天乎次季太翁果以壽終
期在小雪于是唐子哀毀過節永思不窮乃廬其墓
而名其堂屬余記之余不覺七日骨立泫然涕泣之
無從也夫余故不孝之人也困窮徬徨三季不能拚
其親又東西南北之身一日未嘗廬其墓乃唐子卜
夢則夢靈卜墓則墓吉卜廬則廬安儼然成古孝子
之志其誠之感物相去不啻遠矣則余又安足記之
也哉抑惟記其名以俟夫後之仁人孝子者記曰夢
雪堂者唐子世徵廬太翁之墓而堂之也死而生事
之是以廬之也夢雪者兆夢得雪翁以雪終夢本

幻幻而能真誠爲之也名之堂者志忘也志不忘也
君子有終身之憂忌日之謂也唐子曰不孝終其身
不敢作雪詩矣

七襄記

七襄者何武陵監子次公之所取義也次公客燕盡
燕妓而狎之援其尤者有七故以七襄名之七者奇
數也事本偶而數取奇事屬戲而名取莊次公意也
次公抱逸才不樂仕進寄跡翰墨上自公卿下及屠
狗聞其名慕其致或袖金錢或懷絹素惟得片紙寸
墨爲重故油素山積門爲之陷次公得金倚紅浮白
酒後耳焚擊缶而歌其于人事之寵辱與世界之滄
桑皆于此中消之此工部所謂丹青不知老將至富
貴于我如浮雲者也或有嘲次公者謂其晚季宜學
道不應留心狎昵余謂不然當此破壞世界出既無
爲處亦不遘次公且夫遯世者與世忤又厭夫媚
世者與世狎故爲此不浮不沉以玩世昔人所謂飲
醇酒近婦人千秋萬歲名不如生前一杯酒次公豈
無見而云然哉或又嘲次公謂狹邪章山雞野鷺余
又謂不然姑蘇肉不及若邪一面金谷辱珠不若
鄰姬一哭則異日者粉白黛綠者不得或問此七襄
之圖而傳焉

青原記

青原踞吉州東江七祖所開山也稱南宗者首推百丈青原故善知識居之其山週遭疊嶂鬱蒼翠艸樹至秋不凋與他山異蓋靈氣之所鍾地脉之所聚也自祖關委蛇石徑林木環抱如行山陰道中過橋始露梵剎金碧軒敞有山谷石碣及魯公隸書文山扁額山後則七祖塔塔左爲五笑亭由五笑穿林而下則凝翠亭亭立溪上溪石骨立水淙淙潺湲作笙瑟聲亭面峯石突兀嶙峋十丈青芙蓉獻華吐萼宛然有西陵飛來冷泉意溪旁一臺名釣臺臺旁一石

丁亥文集

青原記卷五

四十七

名片雲無可大師復搜奇得巨石如臺命其次公位白書釣臺二字又于去剎三里得石壁高十丈命余書片雲石三字是遊也兩宿山中與和尚再登五笑凝翠待月橋談六合以外事和尚辯才無碍著有炮莊通雅音律易數各書俗姓方字密之先代詞臣贈余詩及畫余亦以是相答得詩六章同遊者胡子伯聘廬陵人時九月下旬也

了菴文集卷之六

潭州 王 岱山長著

宛陵 施閏章愚山定

南州 劉良玉小石校

計偕賦

寒策子困于計偕遇混同先生于北平之衢辟容捧心叩策而言曰三皇氏雲鳥其官五帝以德官三王以才官春秋以術官迨乎炎漢始有計偕之役孝廉之稱然博學賢良途不一轍朝取慕拔進不以時未聞徒執帖括以代選舉榜分甲乙試定子丑三歲再

丁亥文集

計偕賦卷六

一

徵株兔而守長季棘屋風塵皓首如制舉業者也先生得毋委頓乎先生曰唯唯請畢其說寒策子曰爰自額頡櫟毀混沌七鑿斷壞繩結穴實鬼粟羽蜩暴跡槩策不活龍圖羲河龜範奴洛洛濟裔裔薰延蔓灼標丘黥翟周汗耳約騁白馬玄黃之辨紛結縱連衡之約五三道民百家瑣雜蒼昊愆戒銷池冶躍祖龍列炬古文刻滅刮語燒書章縫委壑固贏酷之狙獼實煙燼之清廓乃有遺朽伏生燼死重燃搜胍里溉芸根網烏賊炊熬煙鼈咳夜暗蠅聲晝呻齊咸池于鼃咬續騶虞以批傚卯金博質曹馬炳麟齊梁綺

蒸靡不雲蒸運臂弱宋文彩消沈膚剝骨立鵠面鳩
形爾乃新法既毋安石偁作八股四比起承轉合文
不散行義必駢合經史割裂釘釘迂濶體不益性用
不經國龜不假卜著不假策大撓之數不資隸首之
筭莫借游譚臆說更歲異月里兒學究盲僉梏備埋
頭促膝醺蟻攻乳口黃落白巔目蒙食故紙覲電
虹手龜圻足爾重心系絕耳閉聾泣以別再肱以折
工若繫倒景于虞淵之谷斷鰭足于瀚海之宮理無
足提遇必詭逢蔬藿百一珠貝十七乃有一藿甫釋
萬疾中逼焦釜不沃漏卮增滴家滿菜蔬之色朝靡
了芥文集 借賦卷六 二

代耕之秩無儲蓄以虞災徒望季而畢日爲陳湯之
巧貸倣周準之冥借爾乃脂轄抹馬效輦挾策計偕
長吏逐漉走卒經險赴峻厲水越壑或自荆豫或自
閩粵或自黔滇西蜀或自秦齊吳越晉魏之會十有
五國其山則有岱華衡嵩青城三峽點蒼終南太行
九折會稽廬霍三危五峴其水則有三江九河滌沮
濟漯汶沂淮泗滎雒涇渭龍門禹穴積石汧澧歷大
野圃田豬蒲震澤之巨藪涉盧澨波澹渭洛隸湛之
浸澤莫不龍從崔嵬參差巖嶂音嶂莽莽音莽刺
力割欽音欽金巖音巖宜屹音屹嶺音嶺五嶂音嶂沸潰淪淪跣踣

湛灤駭浪暴酒礮波飛薄砵音砵巖鼓作瀾音瀾湊
呼陌采音采胡角音胡湊音湊于是九隩八埏之彥十室三家
之英齒危髮秀之老舍經味道之倫天荒胃襲金虎
宮隣殊鄉別趣嗜騁欲奔策蒲稍汗血之足馳玄虬
沛艾之蹄鋸牙驕驕驕驕驕驕驕驕驕驕驕驕驕驕
音集粹音集星音星疊音疊追麟萃音萃蟻聚音聚雷音雷震音震大馳音馳殷動乎
天地彌漫乎雲霧泐泐音泐乎雨布汗揮買買乎旁午
餒饑饒饒乎授餐索野标标音标乎脫粟無炊頽垣壞
塹朽宅荒畦人馬雜處露宿霜啼豺狼歎乎哺晷荒
雞哭于日晡枕苦接曙廣漠風淒盼商宿之西入候
了芥文集 借賦卷六 三

五位于南离音离標音標蟾魄于金樞之穴駭翔陽于扶桑
之滑竈關道隘戢影潛趨及乎玄冬季月天地隆裂
萬物俱落白日無色凌霜率犯水骨舍東揭厲斷冰
驅轍肌碎軀僵指直踵折漕渠冰合綏孤竟涉厥舫
膠固舳舻結螺舟難潛舫艣停楫津通之涯漳衛
之北舍江會陸珍羅貨列吳綾海錯蜀錦洋珀駭雞
紫貝火齊縹碧百兩具載千箱橐積騎不得驟步不
得越鈴音贖耳鞭影亂日黃塵爲之瞋目陽光爲之
潛匿乃有茂陵之原陽陵之朱趨悍虓豁如虎如羆
跳丸霍劍風疾箭馳箭不苟害解脰音脰支軀弓不虛

發應弦爲罄睚毗薨芥屍僵路隅即使中黃負盾獲
夷披堅專諸秦成殿其后許少蒲且拒其奔烏號蕃
弱駢脅猿肩鷹麟鸚視決拾不相勃盧之茅楊夷之
甲野馬駒駭之軼轉音慧陽子戡阿之驂駕燕濯衝俠
鮮不胸突鈺鋒首授鏌鉞爾乃棄桑蓬之安土邈投
跡于鎬畿五方雜會傑音彪虎音大凡切苾音差池溢邪闌郭
百塵紛披紅塵四合風沙橫飛長幼拖遷以交舄姬
妍摩擊以咸嬉于是髫齡鮐背侏儒支離盲瞶髭鬢
瘠瘠劉羸無不提鉛束槩挾菓囊飴側肩蹠踵袂連
裳掎氣攝神奪貫魚而趋等流禦之垢首類徒裨之
了彛文集

黔黎兵衛嚴呼棘垣警析爨音積必揀註誤必戮更
巡迭稽神散氣辱提携臥具望闔投足邁卒招搖張
帷秉燭暫休僦息曉漏傳促鼓吹競奏中旨內出選
題命意昂首聚矚傾羣言之瀝液漱制義之瑣曲然
后考辭就班取視反聽嘔心鏤臆耽思傍訊始躑躅
于燥吻終啾嘈于吟詠故斂鈍之不齊實情貌之相
並或率爾而操觚或揮毫以游刃紛紜雜遝形難爲
狀必離方以就圓敢恃才而用壯或藻思綺合清麗
芊眠炳若緡繡悽若繁絃或所擬而不殊或闇合于
曩篇揣投好于詭遇恐幾収而見捐及乎哀筵宵發

策策曙吹心牢落而無偶意徘徊而欲悲中嚴寒之
 不計食累日而不饑瘡日隔而成痼辜三宥而如飴
 迨乎殿最既竟十喪一榮既時命之有定遂寵辱之
 若驚素接茵之密契忽濶畧而不親空致颺于鄭蔡
 亦徒擬乎劉蕢美虞丘之昆季悲任昉之裔孫信曹
 魏霍邴之可恃豈鄧石朱猗之足愧寶蕭艾于重筓
 今叱蕙芷爲不香西施斥而弗御今繫驃褭乎小以
 服箱回余駕于中路今春日麗而載陽野蕭條而極
 目今桃李因之不芳羞爭光于魍魎今耻佞哀于拜
 郎賈翁伯之鼎食今方擬薦乎侯王掘黃頭之金穴
 丁蒼文集
 借賦卷六
 五

海鷗而玩嬰兒何必離此羣也首陽拙而季展工何必去此都也神龍首見而尾滅彼莫測余之所由也不滯物而推移吾得之吾師也寒策啞然改容赭赭趨音起曰僕向之論未達乎通人不聆至言幾面墻而不悟

焚裘賦

是友同校文署中

友人製羔裘甚珍襲歲暮不御長至後始一被體復恐垢汚外加敝服擁爐高座爲火潛焚短其右袂黯然魂消衆共笑之乃作賦以解其友月齋火生于木旣發必剋若燎羣毛炎炎不絕皮之不存裳灰衣裂報施善人是耶非耶一物之微天道不測于是座中硯硯驚心不已乃命鄙人吮毫伸紙指爪風生鼻煩焰起雍門流涕姐已拚齒淳于結舌五鹿聳耳若乃百里身鬻易五羊皮不遠千里秦別妻千金之子繫于一衣旣銖積而寸蓄復耳聾而舌敝

聚毳拔白吹毛求疵卜以龜策合以干支領緣狐腋表飭素絲針神運腕天孫鈎思文如蛟貝巧奪文機欲新浴而一整恐元規之塵緇當雨雪而足惜及晴日而汗泚求善價而不賈仍韞積而藏諸乃一陽來復三春將臨羣公勸進黃袍加身長短穩稱中有奇溫驚心奪目潤屋富身爲王前驅執鞭加榮楊楊意氣遠邁晏嬰耻季路竝立之繼比于拳使齊之輕眼允若炬焚中如焚竝轡者同孟子與望見齊王于邾尹婕妤低首邾夫人爾乃毛遂插血脫穎楚庭同行十九碌碌因人國士之遇羣席十乘鴻也逐焚炙手

絕倫揮毫四座開口論文鞭撻叱薛去舊圖新詞求
杜撰理厭魯論人叟童稱牘紀要津鄧銅董粉以貌
取人礪谿扼腕于羽撫膺丹黃蒲紙屋漏釵痕皆痂
何穉逐臭豈情鬼號雨粟祟物是惡鞭祖龍而一炬
命祝融而五刑禍延足下災及其身杯水莫救如抱
積薪諸葛藤甲赤壁曹兵火攻牛尾炬縛雞臂濕蚤
離體蟻虱逃禪柳州致賀孔子救焚思接長而補短
續狗尾而不文惟左提而右挈勝犢鼻之可禪若一
毛之不拔將露肘而促衿無修羊之幻術叱化石而
成羣無萬羊之厚祿日烹羔而進珍乃知服之不衷
了菴文集 焚裘賦卷六 八

身之災也若乃綈袍戀戀須賈多情卓哉張祿取位
上卿奪符救趙公子拒秦竊裘雖耻氣薄層雲狄梁
骨鯁蟻視倖臣博裘擲御一芥千金或有羊裘坐釣
桐江客星不臣東漢咄咄子陵或有被裘帶索六月
負薪校稜高節不拾遺金或有鸛鵲典醉撥悶文君
錢刀不齒豈藉王孫服三十季而不壞既未逮乎晏
子十上書而卽敝亦難擬乎君明非毳雲之焚殿上
胡子推之逃晉文抑虎皮而羊質故福少而禍盈欲
巨羊而補半急曲突而徙薪亂曰長齋繡佛兮太常
爲妻恩及禽獸兮以麪爲羹羊何擇今食肉裘皮
城之厄今佛不救之

驅愁賦

了菴子隱几假寐愁來填臆寄天埋地莫知所適有
一女子絳綃舉幃宮聲而入曰客胡爲者夢耶幻耶
得毋愁耶請爲說愁太始未生混沌沌無有天地
人物安問血肉塊成縣龐贅癩命之曰性性雖空體
善染爲色譬如水味可鹹可酸譬如火焰爲臭爲香
染着既深不名爲性離性作情情數有七皆能害心
心形仰月三害並行過去居左未來居右現在中橫
三害不去七情得乘又有三屍喜枯惡榮日讒帝釋
不得休息以是七情哀懼居六喜愛得一哀懼兆端
了菴文集 驅愁賦卷六 九

號爲愁域如火生煙煙鬱火熾如水凝冰冰堅水立
愁生五臟屬肝至怒肝形屬木木枯火助炎炎攻心
天君失度其時爲秋秋金剋木木敗多蛰白雲長陰
白鴈雖離雨爲妻雨風爲悲風其運爲革陽消陰長
履上剋下兵戈搶攘山走石泣人冤物枉灰燐青赤
饑疫折蕩抑鬱蒸薰如塊厥狀無口無眼如肝如掌
其名曰惟得酒淋漓遇之厄至遠之福隨故雍門受
祟而流涕包胥受祟而漣洏屈原爲之抱石賈誼爲
之鵬棲江淹作賦平子咏詩潘岳杜甫之徒無不懽
悴支離上帝乃命妾爲驅愁之使驅之大荒之野驅

之黑水之涓絳綃宮聲陽明朱曦開顏破笑去險就
夷陰柔不作天降皞熙上安下和外恬中怡無有毀
譽不起町畦不數北俱州界不數西方浮提心性兩
滅一空無之莫愁之號今古同詞于是了莽若忽若
失恍兮惚兮不知愁之所之

客問一

客曰司馬傳貨殖傳蘇秦云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
則親戚畏懼傳伯夷云何知仁義以嚮于利者爲有
德宋儒嗤之謂子長下蠶室親戚交游莫救有激之
言非有道語也二者何去何從了莽子曰惡是何言
也貨殖之說非子長之言也孔子之言也孔子傷顏
淵矣曷傷乎傷屢空也嘉端木矣曷嘉乎嘉不受命
貨殖也貨殖矣復屢中富貴之口天且不違也故曰
富可求也執鞭爲之不可求而始舍非可求而不求
也是孔子未嘗忌貨也豈惟孔子天地古今不外乎

此夫帝王雖大非貨不尊卿相雖命非貨不成父子
兄弟非貨不親朋友雖交非貨不信男女雖昵非貨
無情仁非貨爲空仁博施濟衆堯舜難能禮非貨爲
具文冠婚喪祭玉帛彬彬智非貨不行奇謀秘計十
萬通神信非貨不誠季布一諾重在千金忠非貨模
稜人不衣食道息君臣孝非貨必儉親不得爲悅無
財傷心廉非貨不真衆人貪得廉者方名義非貨不
伸扶危急困無力有心耻非貨不明侯之門仁義存
玄門離世貨殖尤急丹砂白汞大藥不計化銅點石
財寶千億外丹既成內丹可得世尊乞食千二百人

日計供養產費中人布黃金室乃爲信心天生貨以清金水之英爲日月精瓊樓玉宇八寶合成金烏曜靈玉屑太陰修月戶者計八千人地產貨以寧山名金勞五金遮生麗水金砂于闐玉英號物有萬俱爲滋生人生世上貨殖可一日忽哉客乃頗開意悅如夢斯覺攬衣而起風生電灼日噫異哉貨乎欣聞其畧得畢其詳了葦子曰上古帝巢穴居毛血飲食與鳥獸魚龍爭道不尊也無貨也中古帝茅土居室手足胼胝無樂九五唐帝讓許由由吐之巢父厭之設如後世萬方玉食山賦水貢唐帝樂之世守恐失讓

了齋文集

客問一卷六

十三

由乎由吐之乎由望君門萬里求赴不求聞達科不得得邀天子顏色誇井閭巢父且彈冠慶肯洗耳乎禹畀宮惡衣八季三過不入家良勞苦布衣不若矣紂制玉杯諫者憂及象箸玉杯象箸近代田舍郎咄嗟辦者天王難之皆窮天子無貨不尊不然中官奉使採之民間四方聞風爭貢獻箕子安有嘵嘵紂播棄遺老西伯養之多費數石糧耳封建盡商家物五雞二豕樹桑播谷民所自有乃以陰行善歸文天下惡歸紂小人懷惠小人耳夷里瞻瞻二老一自海北一自海東波波叱叱營口腹望且捷徑礪谿老不休

用陰符謀圖青州一坏土世子孫猶不足訝夷仁人義士讓國若敝屣爲此簞豆貿貿然來何爲也周王褒伐商散財聚懷他人慨千古口實美其名曰大賚大賚貨在則然也周衰諸侯霸天子致祚楚子欺其窮問鼎晉召天王河陽不敢不赴昭王南征不返矣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死失正其家訟不置堂堂天王付水濱輕如鴻毛何其不尊不尊無貨無貨弱不振矣秦皇陶后臯刑官不無傷和秦且富強吞六國填大海建阿房築長城秦法嚴商鞅李斯功臣殺無赦天子尊若鬼神漢高初定鼎諸臣醉爭殿庭艸野倨

了齋文集

客問一卷六

十三

侮依然亭長規模一富強習成一賤窮初祚有貨無貨尊不尊因殊也唐太宗觀鎗焚柴誇示夫人曰蜀焚香末作七寶蓮鎗太宗慚登大寶窮慚慙下此又當奚似唐玄宗擁梨園寵太真賜十萬錢洗兒秦號素面朝天鎗火相望寵賜珠寶山積諸臣無諍者及幸蜀踉蹌諸臣擲繒太真馬鬼至尊不能庇一婦飲痛惟作雨鈴風鐸曲勢在盈庭固位結舌勢失扼要欺凌可哀也宋末歲糜百萬議和尙延南渡之祚尙專聽應儒爭空名崖山局早成矣元初欲盡屠漢人爲牧馬場耶律楚材說以餉得存百萬生

靈若許魯齋輩空譚仁義迂濶決裂無救客曰善何謂卿相非貨不成了葦子曰舜相堯贊貴主勝臣不能辦乃用九男既婿帝象世胄貴何日欲殺自失要津象世胄貴侍妾玩好何求不得何日垂嘆于戈琴細物垂涎二嫂妻二嫂貴主嫂叔隔絕伏謁須臣禮何日聽狎褻舜既帝何至親事井廩頑嚚上皇太后何至區區食此牛羊倉廩皆當日無貨故得以睥睨之鯨治水無功子禹司空世宦爲帝倚任望重可禪父干法誤也非枉法也臯陶同列何難平反免其誅殛無他無貨志不得行也伊尹賸有辛賸時求侍太

了菴文集

客問一卷六

十四

甲何可得割烹要湯定致一割于太子何至相而放之有貨膽識偏倍也周公旦富由孔子稱之不妄蓋從征久作相長官蔡雖兄親不敵富矣西伯美里散宜生用金幣美女釋西伯非貨西伯危矣夷齊不臣周設有貨不難收兵牧馬爲商起義何至叩馬而諫餓死首陽以空言賈實既乎箕子奴矣以洪範歸周圖朝鮮之封微子去矣抱祭器歸周圖封后二子者爵祿念不死故蒙袂來也三家富強削魯矣六卿富強分晉矣管仲不死又相臺名三歸無攝官事無損九合名鄭僑相國小官冷不能徒扛輿梁乘輿濟人

心苦矣子與貴以惠不知政毀譽惟貨是視矣不草居奇貨竊秦始皇偏僵一世七子誰能洗乎蕭何刀筆相漢積貨廣置田宅說者稱其智諸葛盡瘁至死杜甫謂指揮若定失蕭曹誰信哉留侯報韓椎秦無成佐漢滅秦且封留警雪陳平宰社至鄧位高金多父老附會稱他日宰天下韓信乞食漂母辱袴下非封淮陰報千金一丐耳淪滅失傳矣馬援薏仁得謗使果有貨謗息矣趙克國屯田不輕戰耳武帝興利因屯田利故從之卜式牧兒耳貨殖得寵王安石與青苗聚歛專政蘇氏父子空以口舌爭取戍謫安石

了菴文集

客問一卷六

十五

生榮而死祀至今效其法者猶長保相位八股何佳千古不變犂頭鼠目得官棘闈爲錢園故筮祝不衰也客曰善了菴子曰父子兄弟有甚者象日殺舜非封有庠殺念止乎父母頑嚚祇豫稍有利耳孔鯉沒棺無槨才不才語何其至慟孟子親喪棺槨衣衾前薄后厚早爲齊卿不至此周公弟管蔡兄也管蔡論正于武王公且附武不附管蔡棄忠義而破斧東山趨管蔡匹夫不如趨武王之帝王也漢太公烹高分羹及爲帝制新豐移父老其中雞犬識其家貴賤孝逆頓異也漢高未遇無藉嫂頡頏美後封兄頡頏美

以愧其心王陵母死誠子善事漢王夫漢楚何優劣
不過料漢成得富貴白髮老嫗已死已貨猶不忌故
曰老也戒在得曾子鋤瓜傷根曾杖之斃非窮奚
至自鋤受杖曾元酒肉復進孟子責其養口體元不
貧日列鼎肯復進無貨孝亦泯也唐太宗貪天下弑
兄矣隋煬弑父矣魏文弑弟矣始皇逐母矣武曌殺
子矣金日磾殺愛子弄兒明忠固寵矣易牙烹子媚
主矣郭巨埋兒得金止無金兒埋矣古今父子兄弟
相殺無已時皆此貨故也朋友又有甚焉聖如尼山
陳蔡厄交道隔七日不大由慍見子歌聲金石亦無

了齋文集

客問一卷六

十六

奈何耳楚沮子西齊沮晏嬰子西晏嬰贊大夫尙沮
之尼山道窮故沮之當陳恒弑君使尼山秉政竟討
之何至垂首三家三家且輕之無貨志屈爰書作亦
空言無奈矣解驂館人恐涕泣無從貧則一淚不敢
出也不假蓋子夏雖門人開口難告也子貢一出霸
越存魯貨殖屢中驗也燕丹荆卿素不識金爲母壽
身卽許之孟嘗春申平原信陵皆以貨奔走天下士
毛遂盟成雞鳴出關奪符救趙非貨不行矣四皓瞻
皤白首曳裾王門食子房重幣而出耳叔孫議禮諸
生笑之爲郎諸生誇之非爲郎諸生笑不止矣分財

尙不忌分我見在也管鮑名千古貨之重也後世遂
絕響益歎貨重也李白流夜郎非汾陽救死矣汾陽
老卒白天下士藉其救千古誇美爵高活人也杜陵
依嚴武武生晚屢輕杜欲殺莫倚善題鸚鵡賦嘲矣
杜若忍受者貧賤屈人也夫男女之際尤有甚焉者
桑間濮上賈絲賣布投桃贈藥貨則宣淫武墨老嫗
六郎美倖貧窮嫗早爲吐棄狄梁瓘項亦以官爵屈
身老嫗寡矣德曜老女不嫁非窮如伯鸞妻幾踏
地喚天傳粉墨累且厭設曜貴主珠寶填積累另着
眼矣文君重意氣輕錢刀奔相如親當爐似不爲貨

了齋文集

客問一卷六

十七

取設相如終窮不貴世且嗤文君呆奔安得傳相如
困犢鼻故題橋醜態狗監醜行于虛妄譚開蜀長策
封禪妄論貨殖在念不暇顧矣趙飛燕細家淫女射
鳥者通焉成帝幸不能制合德浴帝袖金賄宮婢窺
之貧富殊耳石崇採訪使犀珠易姬名綠珠崇俗富
人珠一代佳人爲墮樓者貨在則然也關盼盼因張
尙書死燕子樓耳貧家姬早抱琵琶矣白舍何人區
區挑以詩不爲關笑乎琵琶婦老大嫁商人因車馬
稀耳青衫濕真江州痴淚然白哭謫哭官哭貨非哭
妓也紅紉奔俠矣無虬髯當終厭衛公窮紅紉易虬

難賣臣婦羞矣明明懷利無怪也道韞天壤之誦
何也特王謝閱閱不敢效羞婦其心則已過矣總之
務光抱石太伯荆逃仲子織屨延之畏見王公避塵
目不忍見耳不忍聞憤疾以避愈知貨尊自計然授
法鴟夷子皮子皮傳猗頓傳葛駝駝后繁衍遍國
中當一里而稽首角崩焉客喜不寐得未曾有屠門
大嚼口饒打手

宣城施愚山評曰其言瑣雅痛快混洋無範殆以
東方滑稽之舌行蒙莊奇恣之筆者乎末一段男
女之際尤可斷腸千古女子憐才文君第一文君

了齋文集

客問一卷六

十八

非遇相如必不肯奔奔且當壚不耻者以文君愛
相如極故心死也相如復有他心那得不妒若無
白頭吟文君爲無情無才之蠢婦矣相如寧多病
消渴且死不忍薄文君文君痛相如之死至自爲
誅不逾季亦死謂文君爲千古之貞女烈婦可也
桓宣武夫人兄李勢妹擲刀相抱曰我見猶憐何
况老奴桓夫人固此多情桓雖英雄不得不受制
理勢情皆然也余嘗謂古今婦女惟文君紅繡乃
許其奔惟桓溫夫人乃許其如此又是一重公案
山長以爲然否

客問二

客曰虞生曰得知已一人可以不恨夫聲求氣應四
海嚶鳴道合則契何限一人得毋語狹而見曲乎了
菴曰客何謂也客曰史書十七無從悉數近不稽今
遠不取古五倫彰著洞若觀火夫君臣道合堯禪舜
受父子一心啓賢繼禹妃聖佐文旦才相武師友道
合孔樂顏子知已不乏一人奚取了菴子曰噫悲乎
哉凡子言悉世俗貴耳賤目隨聲逐響趨利附勢非
真知也真知者君難強臣父難強子夫妻而床枋乖
兄弟而閨牆起師友淵源戈矛不已夫義士叩馬君

了齋文集

客問二卷六

十九

難強臣也木主戎衣父難強子也孔妻世屈夫妻乖
也東山斧缺兄弟侮也晏西沮孔朋友忤也真知者
無所爲而爲之也舉世譽譽之非知也衆人知非吾
知吾之知非衆知所以爲一人知已也客曰曩者余
言胡爲乎其不然也了菴子曰堯禪舜有鯀玄德不
聞堯物色無聞之有鯀也使有鯀無聞堯且不知也
聞而知之是舜能使堯知非堯能自知也非堯能自
知藉知于聞凡爲君者皆能知之何必堯也啓賢敬
承繼禹不聞禹傳位于謳歌訟獄之先也使無謳歌
訟獄禹且不知也歸斯授之是啓能使禹知非禹能

自知也非禹自知藉知于衆凡爲父者皆能知之何必禹也好速淑女不聞夢寐僻陋之女也使非窈窕文且不知也非文能自知藉知于美凡爲夫者皆知之何必文也武相且以才美不聞武相管蔡也使公旦歛才武且不知也以才用之是且能使武知非武能自知也非武能自知藉知于才凡爲兄者皆能知之何必武也顏賢孔因賢之不聞賢及宰予輩也因賢而知是顏能使孔知非孔能自知也非孔能自知藉知于好學凡爲師者能知之何必孔也凡此皆有所爲而爲之也必也如堯于許由乎由石隱德無可

了齋文集

客問二卷六

二十

名與堯顯晦殊跡趨向不同忽禪讓由方洗耳堯知由之厭已讓之恐後者知有由不計由從違洗耳不嫌也樂其從嫌其違是世俗之知非真知矣故禪舜者因由不受無可付托姑且付舜也初不從舜起見也則堯非舜之知已于由乃真知已矣必也如太王于王季乎太伯虞仲皆聖德獨汪季非僅以賢注意明矣太王遷岐何心子孫有天下非爲天下明矣倘爲天下太伯胡不可何獨季也是但知季不計季之后戎衣否也禹全爲天下非爲啓也若爲啓當先傳啓何意反先益也傳益不受方傳啓是因民情姑付

之也則禹非啓知已太王于季乃真知已矣必也如禹于塗山乎塗山何美禹娶之禹治水化熊塗山見而惡之亦化石禹不以惡熊之嫌化石之醜且扣石拾啓歸與文好述遠甚文夢寐反側者泛加思慕初未實見妃狀也偶得妃美且德而樂之安見不妃即不樂也必也如舜于象乎象殺舜思妻二嫂取琴瑟而舜實愛而封之是但知象不計象有傲若象賢而舜愛非真知也武末受命非旦業墜矣相旦爲王業非知旦也且逆計晏駕后成王幼仲欲不相旦何可得安知非無奈何相之哉則武非旦知已舜乃象真

了齋文集

客問二卷六

二十一

知已矣必也如莊惠濠上遇乎相視笑莫逆心既不言而笑矣安有逆心既莫逆心安所容言孔之于顏與言終日初疑如愚退始知足發不知回甚矣是孔非回知已莊乃惠真知已矣諸如齊王于宿瘤宿瘤惡有目者共知齊王愛之覺天下少此瘤者漂母飯韓哀而進食初不計日後侯封千金厚報并袴下重辱若不見者并蓋世之才若不問者李陵蘇武行跡異途蘇不鄙李李不忌蘇贈答慇懃何其深至綈袍贈范初不記范夙構真故人戀戀矣伯桃羊角哀并衣食存友身死矣豈有爲乎壺漿處子投瀨滅口藎

中丈人覆舟滅跡不惟無所爲且不畱姓名人世漸
萬報荆卿瞿目擊筑聶政毀面屠腸政姊無政而哭
政知姊必死乃毀形姊知政毀形爲已故大哭自殺
豫讓裂衣自刎襄子假衣成讓志讓爲智伯知己襄
子又爲讓知己諸如此類乃真知己也若曹瞞愛丁
儀眇目欲與愛女似矣奸雄籠絡非真愛丁也果真
愛丁才彌正平楊德祖孔北海非才乎何不妻且殺
也蘭相如忍顏辱似矣爲公家也召忽于管仲似矣
爲君也伯仁救王導似矣弄印玩忽何也至管寧華
歆陳餘張耳寇準丁謂始交終讐杯酒慙勤素交捐
了芥文集 客問二卷六 三十三

解錙銖細利道義頓忘好色忘德趨勢棄微利害切
身遠嫌避謗殺人媚人落井下石此末世紛紛稱爲
知己者不足汗齒牙壞筆墨也李龍湖云我要人說
好便苦鍾退谷詠龍湖云世無知我者能殺亦云樂
嗟乎見道之言也虞生知己一人客以爲少夫一人
又何可得哉

客問三

客問了芥子曰王安石之青苗害止一時後世交惡
之至八股業害及萬世然何以不啣而且筮祝耶了
芥曰青苗之害害及愚者八股之害害及智者害及
愚者則傷國脈宋是以巨害及智者反延國脉萬世
是筮祝何以言之夫智勇奇崛之士其精神才力十
百倍于人使無所收束則必相聚走險故立八股使
之自束髮至于皓首天昏地黑消精喪志于飢飽章
句之中非今者黜近古者屏不唯聰明才智無所設
施并九墳六籍皆閣而不暇傳涉不知世界今古之

了芥文集

客問三卷六

三十三

大其志不過以得科名而止及白頭窮經老死棘屋
不遇者且誠子授孫蹉跎接踵而不悔即偶倖遇者
或刀俎鼎鑊覆宗滅祀而不怨陸梁之徒一入是中
志氣卑餒可以亭長縛之是以國家収其用而免其
害當始皇焚書坑儒亦欲愚萬世耳目不知陳勝吳
廣蕭曹信越不知書之人出而攻之使當日用安石
八股法則蕭曹信越皆在埋頭咕嚕中安能斬竿而
起乎是安石之智高始皇遠矣客曰始皇築長城築
愁築怨五代挑黃河而天下亂何智術好大如此了
芥曰非嘗之原黎民懼焉難與慮始可與樂成聲吠

之徒是非倒置夫長城乃萬世之功後人受其庇若非始皇才智安能創創非嘗今城圯一角一口猶歲靡百萬不免于甌况此萬里之遠哉黃河之挑爲後代漕運之利功亦不在禹下今書生動議長城挑河不過曰建國在德不在險殊不知在守成之日故客此輩空譚仁義耳如洪水泛濫若無禹疏鑿何以得安流當日禹創非嘗何減長城哉如太公避狄畢竟踰險而避武湯放伐畢竟收兵牧馬若徒虛誇忠信爲胃禮義爲于是梁武之麁牲可驅侯景之迫逆王莽之抱符瑞可敵更始之誅夷乎不僅此也鹿臺鉅

了菴文集

客問三卷六

十四

橋卽爲紂惡不知武王伐商之後尙有倉廩府庫乎是經國所必不免也何獨以惡歸紂乎子輿氏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看當剖比干尙云聞聖人之心有七竅是尙知于爲聖人也惟比干精忠欲自剖心以悟主故剖之不然紂亦未必殺觀箕子狂而不責西伯囚而復釋可知矣凡此皆晚近所難能總之紂之惡不在鹿鉅秦之暴不在長城五代之亂不在黃河安石之虐不在八股聖人不以人廢言况功在天壤乎今人知筮祝安石八股而忌秦紂五代之功是尤書生虛譚仁義之一證也

客問四

客問造化顛倒陰陽失偶如孔妻世出諸葛醜女蔡琰入胡易安非偶種種不可勝紀造化何心而若是乎了菴曰否此造化欲紛擾世界往往生此乖謬若復一一得安其所無抑鬱沉憤何至種種變怪乎古如男壬之淫莫如海陵女主之淫莫如武曌使兩人相遇則海陵爲所制不暇徧烝臣妾武曌爲所昵不暇寵張薛輩豈不傑主才后乎馮道歷事五代稱長樂老子無不見容夏姬雞皮三少妻諸侯大夫者屢或亡身亂國無不見惑二人者必不僅以佞售色取

了菴文集

客問四卷六

十五

當別有固恩弭寵之術若其相偶道自能彌縫姬意姬必能從一道終五代三少真長樂哉不韋竊國綺園之女亦竊國末術多昧若其相遇一時變詐相輔亦必能善後楊雄一代鉅儒而作新美頌莽諛詞駢疊無所不至至墜閣不耻蔡琰一代名媛入胡贖歸猶戀戀出腹之子努力事新人遂蓬跣涕淚請曹公免董祀之難男女何一轍也若兩人伉儷十八拍之笳音增爲劇秦美新之明堂辟雍矣劣者故爾優亦當然月中拜婦武夷錢鏗若其同諧天寒九秋姮娥不寡七十餘娶彭祖不鰥伏生傳經書于秦灰之后

曹大姑續國史于固沒之季兩人淵博共處一室繼
 后開先李易安辛稼軒生並濟南填詞絕調馳英騁
 艷足爲比肩黃石公識張良于圯上漂母畜淮陰于
 賤貧才智既符時地不異惜未匹偶以佐漢王天下
 英雄皆當入穀留侯不至隨赤松淮陰不至罹鼎鑊
 矣留侯報韓輔漢而有赤松之游西施滅吳報越而
 有五湖之歸心跡同其光明志節同其堅白合之佳
 偶兩無愧赧客曰范大夫已堪作配何可另偕了菴
 曰范大夫晚節末路什一是營豈若留侯之皜然不
 滓遊方之外乎故他季西施贈詩王軒素衣千載無
 了菴文集 客問四卷六 三六

人識之句范大夫早爲吐棄矣昭君以國事嫁單于
 猶不從胡聚塵終全漢節墓生青艸千古芳香蘇武
 持節牧羝一十九季不失臣節使武以嬀爲婦又不
 知何如奇烈生妻出幃之語李陵何從致其口實乎
 高漸离非有却于秦也爲其友荆卿而懷鉛擊筑也
 聶政姊非有却于韓累也爲其弟政而毀面屠腸也
 使漸离爲夫政姊爲婦又當繼离報秦矣世稱信者
 輒曰微生孝姬然二人皆誤用其信尾生橋下候女
 子不至而死設女子卽孝姬必不失約尾必不死孝
 姬臺上候符不至而死設卽尾生必持符至姬必不

死矣至于名可得聞人不可得而見者蘆中丈人乎
 壺漿女人乎二人當相偶于冥漠之中然後爲快舉
 耳惟宜偶不偶應合不合此缺陷世界之所日尋甌
 患也而又何怪乎

小引

某早奉事八股不就役身胥吏間然其意欲灑灑絕俗者大約如古抱關吳門卒之類余許之生乃持生平所著屬余余遂搖手噤聲叱咤不置笑其誤認不俗今人動欲托于文士栩栩然稱不俗嗚呼不俗豈在文哉世興也以人材其衰也以文事周東遷而後百家爭鳴徒亂人國始皇盡儒者坑之不爲無見故漢以無文之蕭曹而興以不學無術之霍光而中興及其衰也莽之亂非無文如雄歆谷永者操之亂非無文如應劉陸荀者亂不能已從而增焔加熾焉晉

了菴文集

小引卷六

下

室江左風流王謝清談日盛五胡之擾終無寧歲唐之興也笨如尉遲猶能開國祿山之亂風雅如林不免玄宗幸蜀摩詰詩畫絕世若非凝碧池頭之句幾不免受汙及肅宗中興則汾陽起于旅卒未嘗文也宋室理學倡明可云等文章而上之矣南渡之後侵削以滅然則人材不關文章文章不關世用了了可見某乃欲波波叱咤尋行數墨墮文士障何其謬哉願從此絕口無文以存古抱關吳門卒之意則爲天下真不俗人矣

題陳則梁海月菴公據冊後

余爲作菴藏圖

則梁老子具大智勇了生死關亦釋亦玄非空非色散金錢作佛供不佞浮屠引賓客入壙中豈惟達者悟來海月現前寂後梅花滿屋曰且曰丟曰非不作綺語不作了義空中書經自戒蒲字爲圍爲菴爲藏卽是究竟卽是涅槃如意生身神通遊戲了菴五戒再來摩詰幻住用描風手現衆寶光收刹土于刹那須彌納芥開空花結空菓黃菓止啼若作思飯蒸沙何啻隔羅觀月當與過去臣虎現在个亭同作轉語未許他人道隻字

了菴文集

公據卷六

三十九

爲范潞公寫七松圖題之

七松者何報國之七松也報國松不僅七而七之者
拔其尤也潞公意也松七并七其狀者凡松龍鱗石
皴報國松膚嫩如桐生苔繡或如杉檜須鬣不一也
松生古剎亭臺不存遠峯忽秀者何千秋萬歲後滄
桑或改安問亭臺庶幾一識遠山而誌松處也達山
者西山也卽天壽也山麓婆娑箕踞者王子與范子
也松有時稿山有時移筆墨有時潞公與余精神
在天壤不朽也髣美者范子潞公髣髴骨立者鄙人
王子了菴也

了菴文集

七松圖卷六

三十一

題畫卷寄堵牧游先生

乙酉初爰避亂山中兀居無事閱吾鄉李先生孫子
說印畫理遂悟益深因製二圖頗有常山蛇首尾一
擊皆應之意大娘舞劍器張旭悟書事不同而理相
感信有然者夫兵之爲道變化莫測在今日不可全
于故紙中求古人成法奉代遞殊地勢亦異則法有
前人之所不用我用之奇計有前人所未用我用之
得亂處整虛處實絕地得生危地得存在廟筭者之
善藏其用也故畫亦然格雖備于前代然古人原自
出手眼初非垂法後人在後人宜得其意不可過拘
了菴文集 題堵畫卷六 三十一

其迹近之學者人各習一家且動以家數爲言惟恐
一筆不似夫古人自出手眼惟恐一筆之同于人何
今人舍卻自己手眼惟恐一筆之不同古人宜乎有
今古之不相及也且古人人與骨俱朽精神邈若河
漢必不可得而摹擬之不若已意縱橫變化反無窮
盡也推是寧特畫哉

戲題畫贈李山頽

人生世間當艸衣木食證僊證佛或一丘一壑怡情
悅性次則綸巾羽扇指揮三軍又次巨商大賈擁金
自豪飲醇酒近鄉人左絲右肉最次取巍科婢顏奴
膝事要人固寵位爲長樂老子握權納賂高軒大牙
誇示鄉里小兒門生故舊乃舍數者不爲何自苦舍
毫吮墨效三五賤技爲人役雕虫小技壯夫不爲雄
尚能言之余何頑鈍至此方自痛恨欲焚筆硯令兒
子輩蔽聰塞明日持籌子母牧豕牧羊飯牛祝雞種
秋灌園千倉萬國江艘海舶往來大洋利市三倍珠
丁芥文集 戲題畫卷六 三十三

寶山積然後覓巍科出入將相功成身退製鼓吹二
部粉白黛綠精耗志疲乃餐芝吐氣蒲團認取本來
面目了生死大事方與山頽策之忽向余索畫且欲
師我何其謬也余志決君絕口忽談山頽聞而絕倒

長兒畢姻啓 昔八月

巧合天孫烏鵲預銀河之架香飄月兔玄霜正玉白
之成綠慶三生歡聯二姓惟岐洛淵源春陵胄蔭飲
醇德範芳稱久著東吳弘器雅流清望特垂江左探
奇蒼水玉書傳自玄夷高隱煙霞芋火識同相鄰荀
龍蔚起無非奎壁之星謝鳳雲蒸更產林風之秀某
族媿烏衣學慙黃卷子同彭澤惟能棗栗之知癡似
汝南自分兼葭之質何幸東床之選下及逸少阿兒
竊恐天壤之稱上媿道韞佳淑知門楣之不易彥輔
永清映良緣之偶逢毛會玉倚吹笙引鳳瓊漿既乞
丁芥文集 畢姻啓卷六 三十三

於藍橋舞象乘龍月老早登于鵲譜允生花燭雲屏
金雀飛來香靄几筵天上青鸞欲下倘邀九天之聲
咳何殊滿座之珠璣得效一片之微忱不啻瓊瑤之
報稱

又親母

春秋秦晉世聯姻，姪之歡東海，郝鍾並著闔闈之範。
故關雎實維風，始而螽斯夏兆嘉祥，惟林下儒風，閨
中淑秀，大家文藻，才不亞於左芳叔隗，精明智無數。
平英習鳥衣巷，稟森森玉樹，芝蘭繡閣，庭前振振鳳。
毛麟趾，某教無三世，窮竝四民，昔箕帚於汝南，有慙
嚴憲，茲蹉跎於宅相，僅得阿巢，何幸玉鏡之臺，卽同
溫嶠，祇念中外之寶，未似元陽，茲當鳳凰之子，飛特
修萍藻之微薦，支機獲石，相看河鼓，星明玉白，成冊
自是藍橋路近，敢瞻鳥瓜之僊，姿遍地撒成珠，玉更
了菴文集

畢姬啓卷六

三十四

聆石花之聲咳，雙裾盡染芳香，曷勝鵲瞻無盡雀躍。

招林鐵山明府啓

震澤吐奇文，玉簡發靈威之秘，鈞天張廣樂，雲車吹
帝子之笙，氣自東來，星當南極，惟僊掌毓靈鯉，湖濯
采發源，九牧鯢鵬垂天翼，于南溟族望，八閩牛女耀
文光，千東壁，是以降神申甫，作天廟之瑞，禎因之應
運，杜房爲盛，廟之屏翰，破萬卷于一目，遠過決滌之
名，奏十異于六循，預卜端明之業，暫爾稟鮮，叢爾函
牛之鼎，能容卽茲披卻盤根，發礪之斤，正利靈香
起，刼魑魍，王且之來，繡袋傳詩，山水助張說之句
興人之頌，水火無偏，道傍之碑，冬夏并日，祝萬壽于
了菴文集

招林啓卷六

三十五

公堂秋成正告獻，野芹之微忱，芝艸方榮，某識慙脉
望心慕帝江，借一枝于鄧林，鵲倚鳳，飲半勺于蠡
水，魑風依龍煖，律鄒吹，頓起寒瓊之色，餘波莊潤，遂
蘇井鮒之枯，移情琴韻，在望成連，莫逆觀魚，無言惠
子，當月戶旣修之數，值海籌再添之晨，茱萸呈辟毒
之囊，玉兔搗長生之藥，緱山鶴駕來望世之煙霞，松
下幔亭聽僊人之聲咳，圖獻九如杖，或僊人之九節
檠，呈五色食供神藥之五芝。

題于慧男方大師畫卷

唐宋畫有士夫作家之分大都作家極合法未免神氣不韻士夫不必合法而神韻澹然此文人之筆所以勝于作家然畫品亦從此遞降倪迂蕭蕭數筆一掃唐宋之習名重當代使其執筆與摩詰長康較不無有溪澗江海之殊乙巳秋客螺川慧男盟翁以方大師畫卷見示布勢精密而神情蕭遠殆摩詰雲林合爲一人永爲墨寶并可破畫林南苑北苑分別之疑

題趙孝泌臨蘭庭本

右軍南宮皆父子相承雖書法老嫩各殊而機杼一轍今觀趙氏書自千里及國子孝泌皆以書名其淵源一堂遠過王米矣茲孝泌復不自尊阿祖松雪乃降心吾家右軍修禪遺跡真過人遠矣

題蔡遐宣卷

吾鄉蔡子遐宣蚤季受知彙旃高先生其文章英絕領袖詩亦不讓時流人瀟灑出塵而性復介澹有守使人可敬而可親吾兄懷人亦世其爲聲氣文字交余傾慕且久實未之晤也乙巳遇於螺川傾蓋乳水

然遐宣困於客衆謂遐宣曰昔中郎不可得似中郎者而引之爲典刑茲典刑具在老成具在寧毋有辯焦桐而識亭竹者有才如子定可不憂其終窮也

題于司直誄辭後

余生也晚不及見司直先生然讀其書想見其人及與慧男定交其氣誼卓絕千古宛然一司直也今觀其誄詞諸賢友聲篤摯不以生死異其猶三代之遺歟慧男惓惓不忘先澤刻其詩若文與其著書又刻其司直所與遊之詩若文又推司直愛才之意刻其海內所知窮友之詩若文孝思錫類其慧男之謂與慧男治有廉能聲螺川之民有召父杜母之戴事業未可量司直未展之志竟之慧男司直雖已若存世之富貴磨滅與艸木同腐朽者視司直相去何啻丁芥文集

題于卷六

三八

天壤也存此可以媿天下之面朋無氣誼者

了菴文集卷之七

楚潭州王 岱山長著

宛平 于 藻慧男 校

西昌 蕭伯升孟昉

弋山人傳

弋山人者楚瀟湘人也生七八歲能詩自少及壯無有間刻嗜古極博無書不讀尤精通三教性命之學與人談終日夜不倦雖諸學人莫有詰者又傍及簪卜星相符錄篆刻雜技至於書畫法不一家變幻莫測性清靜方正耿介不同流合汙然外貌冲融口吻滑稽觸境遇事詆諧謔浪不知山人者多目爲狂山人實不爾也山人至性孝友廉信慈讓五倫無缺行父母族黨姻屬有不足者皆推食解衣生養死葬之事歷歷可數性好客典衣供食唯恐失歡有祭其神弊者則剖脰膈共患難遇一技一能口誦不置蚤季丰骨稜稜與世寡合壯則歷盡磨礪深自歛晦與時浮沉若碌碌指柔無所立異人侮之不計究義不可此中耿耿不少貶損世亦莫能測也山人足跡三吳燕趙齊魯江越至則覽名勝交異人人無不傾倒山人者然不知已者忌之謗之且欲殺之山人亦不忤

了菴文集

弋山人卷七

也而皆寄之於詩文故所著最富有災異三昧五芝
應世城稜陵我法詩餘燕游西泠種種而客簞山書
兩種剗剗行世海內名宿多賞之其叙言者則有桐
城方公坦莽淮南龔公芝麓宣城施公愚山山左單
公拙莽黃山黃公劬莽虎林姜公貞源南易彭公禹
峯東海陳公則梁西陵吳子錦雲山陰徐子伯調而
杜于皇黃九煙周伯孔舊皆有叙湖以南數十季兵
革山人澤畔行吟者多不欲傳名曰逸詩益古所稱
遺逸而不怨者非歟山人蚤歲登賢書庚辰計偕不
第癸未至白門間寇警驅車而返卽絕意仕進往來

丁莽文集

八代山人卷七

幕府中甲乙之際湖南城屠山人兄弟族姻死巨盡
携妻子潛山谷僅免而園廬劫燼食艸衣木埋名遜
跡壬辰迫新令復夢春明浮沉公車然時時交友作
詩或雜身屠狗混迹樵漁行境不一喜鮮衣古服書
畫骨董時時掃地焚香有山人之意故以山人名之
山人自爲立傳繫之以贊贊之不儒不釋非隱非仕
逐風塵之碌碌效江湖之比鶴栖鴻游蜩屈蛟起
肯語綺情艷肯枯木灰死道廣太丘嗟憲穎士合展
朔與周耳或名了莽自號石史

道士沈公斐傳

詩云伐木易言斷金重交也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不
以貴賤間不以生死異如羊角哀併裝存友范巨卿
款款下泉延陵季子掛劍塚上皆獨行一意不與流
俗波靡自世隆交亡其始合終乖餘耳寧欣之徒者
相接踵求其傾蓋如故白首不寒患難可同肺腑可
剖者百無一也西泠李吉三者生而失恩于怙恃其
祖母獨鍾愛之自祖母亡吉三幾無告始出繼他姓
藉其俯仰成學然尙無師資磨礱之者吉三自念早
嬰廢疾非卓然有以自名于世卽下墮溝瀍與斷梗

丁莽文集

公斐傳卷七

三

何異乃用志專篤涉躐詩畫每習一藝必期其成不
成不置于人物尤竊古人變法幾嘔出心血至欲奪
虎頭之席然俗士亦罕識其妙吉三乃薄游其邑之
唐樓間有知者然能參其神氣者絕少矣忽唐棲羽
士沈公斐率長吉三三四齡一見定交遂成密契于
是飲之食之衣之贈之久之同起居共坐臥求其所
以悅吉三者以慰其窮愁拂鬱之心去其所以累吉
三者以無損其英銳少季之氣久交而敬未有倦色
每吉三一筆一墨公斐則珍如拱璧及吉三歸省
挽之去則懷慕之且訪之湖上助其空乏思再招隱

山中吉三迫父命不能隨公斐歸忽忽若失久之且
病病且革猶念不置嗟嗟吉三寒士也又早季失怙
恃歡病足廢誰復有知音縱技第三絕而憐才好士
物色于塵埃中薦紳先生具隻眼者難言之矧方外
羽士乎然則此羽士也真古人也吉三今來長安技
日精名日燥聯姻望姓而觸境遇事嘿然神傷余問
吉三安有此則愀然有頃曰吾念吾仁友沈公斐也
夫世之食人祿受人爵轉眼若不相識矧一飯不忘
如吉三者乎吉三亦古人也吉三曰古人報德如淮
陰之于漂母伍員之于瀨女皆始晦終顯報恩無窮

丁亥文集

公斐傳卷七

四

余以廢疾筆耕雲霄路絕而報德無由且沈子羽化
已久又方外無子孫可下羊舌泣安得當以報公
斐者其愀然也思于無可報者以報之耳聞之世間
浮名皆磨滅而文章爲不朽今幸得交先生非先生
之文無以傳沈子非傳沈子無以盡余所以報沈子
者余聞之亦不覺愀然有頃也何也余求友遍海內
求其如沈子之愀然者三指未頻屈也古羊角
哀范巨卿而下其人亦未數數見也沈子可傳也李
子亦可傳也故傳者其人之精神氣誼不磨不滅非
僅以其文也則余之文方藉二子古誼以傳余安足

節和尚傳

和尚法名仁禮法號節中爲人慷慨多氣節有經世
用世才非蒲團中自了漢也故一時宰官居士無不
知有和尚者和尚生吾楚之岳陽澧州俗周姓父世
道母夏氏九禱太和神生三子和尚其次也是爲萬
曆三十三年十月廿二日戌時其母初夢老衲入宅
而和尚誕識者知爲再來人髫髻卽契心瞿曇老子
法耻事咕嚕章句稍長往來湖湘間遇比丘梵志輒
畱連不舍遂舉家斷暈持戒皈依融通大師辛未市
竹木益陽間幾遭洞庭陽候之難若有神護獲免和
尚乃決志空王作出家兒了生死大事時年廿有五

丁亥文集

節傳卷七

五

投無學老人薙髮受具架葦潭城外初名慈照更創
茅剎三所設瞿曇丈六軀槩應真各像其中卽今鳳
竹也和和尚密行日進諸往來行腳無不投機神契于
分中事已有了徹辛巳歲乃始建殿宇僧寮又于南
嶽毘盧洞禹王城創靜室癸未潭中亂和尚隱南嶽
爛柯崖九龍盆參直指而鳳竹遂爲燼餘和尚復出
山行行救饑拯疾掩骸拾骨發願利生超死施餓口
四十有八閱三月始竣已丑潭城屠死傷遍野和尚
携徒若孫歷三寒暑拾骨山集置地營塚于是遠近

益咸和尚功行爭相佈施矣丁酉建齋堂香積各區一新梵像越已亥改造中殿創三官堂彌勒堂客堂三間而後建大悲巨殿中設四面像左右禪榻爲結制地更欲立石塔葺側備涅槃藏堅固子勒石紀檀那功功雖未竟計前後再四修建不下千餘金非和尚福報而能若是乎記余與和尚甲午定交已曾三爲舛疏則前此和尚之積功累行又可知矣雖然跡其心事非僅鬱鬱土木爲佛事者蓋欲於搬磚運瓦中討些子消息此中未可與一二俗人道也余因爲立傳

車叟傳

車叟者年七十餘播州人失其姓氏其人有氣魄任播業賃車載往來行商賃貨貝取資不踰額耿介動遠近于是四方賃車者爭歸之每車一輛車夫二車卻不卽得賃則役來手失業告饑叟卽推食食之衣衣之病且藥之役雖多不倦及車賃貨載始取償故四方之失業避水旱播遷者爭就叟其勢力過人者則爲之婚視如己子叟無子因子之子亦眞父視叟有役連經道途失所或酒過不法叟繩之法如官刑役甘受其罰不怨有逋其賃負其義走四方者雖千萬里之外數十季之久遇之攝服如數以償甲辰長安歸偶賃車載行笈至汝南道上役望見瞻然一老卽置車叩頭伏謁崩首不休不敢仰視久之衆役伴擁扶叟去至村市沽酒鋪爲歡日午始罷叩之云此吾居停叟也數季前逋其賃今遇之無所逃匿以償之耳余謂役何誠信乃爾役曰此叟義且俠能得人之死力故凡我曹之散四方者皆父視叟不忍背之今叟以老且出遊其前推而後挽百十爲羣皆我類也故叟之至一邑一壠受其賜者爭服其勞不待傳呼而奔走如鶩是以達官貴人行商說士一遇叟無

不得其歡心不以叟之賤老而折節之故所過皆有
贈焉了菴子聞而歎曰夫一叟也其業至賤猶能長
養人材爭致死力使其居銓衡機軸之地其網羅天
下英賢至理太平又何如也故特傳之以爲治世法

四代祖世玉

祖生而魁梧奇偉天資近道不以氣海佐喜怒不以
真神喪利欲抱德而隱安然而壽年八十餘顏色怡
然如童每日沐浴清淨雖嚴寒不變也卒年九十五
先期薰沐至時肅然坐化妣石氏亦九十夫妻垂白
偕老真瑞人也葬第二胡頭嶺花園生前川西池

三代前川

祖諱仁德前川其字也爲人仁慈禮讓執雌守中與物無競真有道者不治生產菽蔬大布怡然自樂日汲汲好學喜譚忠孝節義以訓諸孫其日用飲食俱寄之吟咏家雖貧清楚一室自勤灑掃興至拽杖山水間興盡則閉門高坐或并日而食未嘗以饑寒告人卽一飯之德必不妄受人受則思報之余叔三歲時春日戲庭中偶至鄰嫗家嫗食以餅餌祖乃厚酬鄰嫗嫗去則令跪督責並至謂不當受人之食人必以貧家兒求食也父五六歲祖卽自訓雖一飲

了齋文集

三代卷七

十

食間几席不正不食置箸不齊不食不欲目視盤盂杯捲間謂父曰幼時習慣長漸自然目視食則有選擇美好爲口腹之人矣安可以口腹累身德其持身不苟如此祖偶一日戲孫命寵曰欲汝可進所束帶寵有難色父卽帶以進謂兒物稍舊願獻之大父雅恐弊穢不堪耳祖驚曰是兒孝讓性成異日福澤應有異也後寵早亡父竟如祖言祖識鑒精爽真有道者矣年八十九卒凡二娶唐氏周氏生修條二子葬第一湖頭嶺花園

大父正齋

正齋諱修生而儻有大志每困儒術輒投筆曰丈夫有志安能鬱鬱久事毛錐也大父爲人豪俠自喜遇事果決膽識過人而精神飽銳足以相副嘗爲以公事馳驅七日夜而往返長安道尤不喜跼踏屋子作兒女子事故四方之日多性剛介有氣節不畏疆禦邑中有驕貴縱橫乃面折其過無少貸也故里中少季相持不決者必曰取決于王正齋其不宿諾片言折獄見信于鄉如此晚季喜引導之術尤倭佛氏雖窶空減口設齋以供貧衲壽七十三葬潭城外第

了齋文集

大父卷七

十一

一湖頭嶺花園妣張氏合塚焉生子命宣命寵命升女一遶馬氏

太母張氏

張孺人劬勞聖善有古德婦風事翁姑極孝服勞奉養承順顏色寒暄侍疾衣不解帶大父四方之日多孺人獨主蒸嘗蘋蘩無缺內外宗黨一無間言大父性嚴急孺人曲意順將生平無忤怫之日雖貧賤饑寒逆境怡然自樂遇季歡家人苦之孺人獨笑語曰吾行季久矣豈今歲遂真厄乎大父嘗引妓至宅孺人弊衿短帶應接無忤色其寬大若此至其慈愛子孫自余父姑及岱輩諸孫皆躬自撫摩有微病則叩心呼神病爲立解孺人至慈父亦至孝父季五十其

了菴文集

大母張卷七

十三

父荷雲行狀

子而誅親私也不忍不私者權也三代降信史巨各位顯者奕奕赫赫增美飭回遑問幽遐間有學士獨任闡幽耳食聲附實行罔數嗚呼所稱桑戶捲樞博學篤行之士安能聲施後世哉故子誅親者私也不得不私者權也先君沒岱謹私製狀惟無敢苟畧隕越先君之志亦無敢欺世隕越先君之心蓋欺世卽欺先君也狀曰先君諱命宜字玄申號荷雲行二實行一一時吾家行二或愚或殤有阿仲適天人遂以行二爲諱先君毅然曰吾豈忍以不吉貽阿季耶吾身當之曾大父特愛曾大父博學能詩砥礪名節日訓先君以故動容周旋中禮至七十五季猶一日者曾大父訓也然先君孝友仁慈實自天性大父正齋公好施佞佛至無餘財先君典物將意囊不敢私錢身不敢私衣口不私食不令大父覺也大父沒先君鬻宅極周身周衣具或詛之先君曰古孝子身將鬻矣焉用宅也世有圖安處遺子孫是以不孝遺子孫也事祖母張孺人尤純孝張垂耄先君亦皤皤向者孺慕之誠憂喜感動救水寒暄拜舞堂北里中父老爭訝曰不意吾世親見老萊曾參也故一時宗族鄉

了菴文集

父行狀卷七

十三

黨稱孝焉韋先生宗孔舉薦孝云貧而好學足跡不履公庭孝以事親救水承歡膝下劉先生思捷薦孝云有惟知小人有毋承爲君子之儒語先君受知邑侯何公起升補諸生督學周公繼昌拔諸生第一食邑原先君早慧受業叔莘衡公讀書過目了了工舉子業長而文名藉甚翁然歸者甚衆性端簡讀書外無多事鄙絕三五賤技復不枯稿墮二氏惟窮理盡性餘及地理著筭至豆區鐘釜子母什一耻爲鬼笑不敢爲蟻趨蠅附虎暴狼饒畏辱親禍後不敢爲日下帷授易臯比傳經里中名宿爭先負贄上智得其

了翁文集

父行狀卷七

十四

玄解吹毛伐髓中材由之升堂刮垢磨光出故鳳翥處亦龍蟠嘗論舉子業曰我輩磨礱行止動忍心性正藉此要令技藝道精迎刃而解若夫成敗利鈍天也先君七八歲時讀書夜半見鬼首如輪目光古燈燭仰拄棟脊俯縮地底伎倆百出先君誦不顧十餘齡時有惟飛鳥狀繞梁百匝色黃如金切如竹隱隱有聲旋轉入地百回先君立不顧初游泮春祀例應執事夜中往費宮舊多魘魅惑行人一恠如豕塞途先君至崇卽墮水泣如嬰兒聲先君行不顧曾宿廟廡夢堯頂臯顙顙先聖像諭曰吾家好弟子示一冊

顏積善字先君名列中識者咸奇先君當大貴乃止領天啓丁卯歲薦嗟嗟聖賢慰藉或不在名位間也方除松滋學博時長安薦紳多同里先君曰薦紳先生難言之矣吾生平畏見要人辛苦俟命是吾事鴻豈因人焚耶甲戌諭嘉魚丁丑授芝城凡九載所至竭分力不苟敬鬼神朔望朝祭三日齋七日戒未敢燕寢秉燭端服待曙一修孔廟一修啓聖繫永紳之牧焉學地者強禦歛手夏楚諸生之歌飲齋廊者膠序肅清清沒產助婚嫁之不足課篤行擯浮誇之末流癸未湖南之亂其先君所拔士或滿足請師或潔

了翁文集

父行狀卷七

十五

身殉節所擯士或亡命安史或敗行梟盧其先見多類此有翁首子逆者先君謂父子天性盡性乃立命拂性卽災身繫其子于獄旬日翁悟以無侍老求釋先君謂王道本人情盡法是不教而殺懲而訓之謂舜只覺自己不孝所以愈孝替瞽只覺自己慈故愈不慈其後翁子竟成慈孝其化頑嚚類此其在松滋永陽也聞潯城守恒曰生平最憤賊子亂臣一腔熱血正無割處率力縱衰不忘焉華萬一城陷頭與城俱碎有弁夜失守執數過謂見寇卽迎鼠首負腹負君逃國法必天刑弁股慄大祇先君本讀書諄行人

也而留中有持世用世成筭絕非口頭經濟紙上石
畫銅駝致慨廣武興嗟志士暮年壯心不已時思長
纓一繫南越本和厚謙退人也而嚴氣正性山岬嶽
峙從善去惡擊電迅風不屈勢不誘利不變搖生死
孔子請討三桓之前滅明碎壁神蛟之側庶幾近之
至其持身主敬衣冠楚楚步履閒孺子衆人嘉賓
同肅屋漏衾影大庭同嚴清憲轉念于子夜伊川復
萌于見獵上蔡十季而去矜之猶覺矯枉牽持也其
接物忠恕或隻字片長時置心口引垂後訓或橫逆
吳來三友內疚令其格心此則邑中父老子弟恩家
了菴文集

父行狀卷七

十六

怨家知與不知能言之不孝何言哉先君已卯歲棄
官歸寧以不孝舉于鄉也家居又入季兩飲於鄉則
邑侯賀公懋明舉之一飲于罷則罷衆周公二南舉
之嗚呼若先君所稱博學篤行者歟世言蓋棺事定
先君初病卽以遺言付不欲違聖教用世俗世俗禪
戲道戲我們讀書人從先師訓易簣之際神明惺惺
無絲毫恐怖彌留且戒曰朝聞夕可死我七十五非
不壽先聖七十二晦菴七十一今媿過之兒喜二氏
書所言五蘊皆空更何去住先君蓋久聞道者矣三
娶萬母繼也三子二女先君生隆慶壬申二月六日

午時沒于丙戌六月十九日時口誦雲山蒼蒼江水
茫茫而逝長子載廩生次蒙庠生季則不孝岱已卯
舉人女二長嫁失所次嫁而夭載生二女一子名安
蒙二女岱一女一子名禹書安生孫昌祖禹書生孫
振祖

附先君降乩

岱少受降僊術戊子二月十三夜設壇致齋神燁燁
下椽筆書姓氏則先君至岱瞿然悲喜跪請曰大人
捐見二季魂魄何依今何能來乃書已爲神在先賢
列岱復請曰先賢何人則書同宋孝子受享孝子陳
了菴文集

父行狀卷七

十七

子合墓在學
後祀忠孝祠
于是媿媿千百言不具載岱方破涕
爲歡念大人精神雖死若生記之然未敢廣示人說
者謂鬼神幽杳難知岱聞聖人之言曰鬼神之爲德
體物不可遺除二氏書外書史別傳所載爲神而降
人間者屢屢卽近代袁小修傳萬瑩云瑩死爲社神
見夢其友瑩生則賣卜織屨也大人雖無尊爵顯名
一生人品心術不愧聖賢早季聖入夢論以好弟子
孝行又類宋孝子道周受祀享故又同人世之毀求
全聖人之譽斯實生爲正人死當正祀岱敢誣人聖
人豈欺我哉

母萬孺人狀

乙亥歲孺人仁季男侍髮齒泣無文越五歲已卯
廁賢書思狀乞海內文不忍觸嚴君哀遂巡又八季
至丙戌嚴君逝矣嗚呼哀之始慟之終何待哉兼際
國難親之墓旦晚別不定而忍嘿無述乎母萬姓外
祖思衡公嘉先君行誼妻之先君早喪兩室孺人繼
也育男女五皆孺人出孺人永操石介有才智膽識
壺以內無毫髮經先君意至性過人外祖及舅氏緩
急脫簪鉗助晚奉外宅家落即迎養盡善盡誠送死
盡哀盡大事如孝家大父母家大母張孺人壽八十
丁亥文集 母萬狀卷七 十八
順事如一日病則含哺彌月不倦能識書史誦訓口
授兒輩時羅兒女膝前談古今忠孝節義先君性至
慈課子無嚴督孺人佐之細過務懲曰慈母敗子不
樂見也岱昆弟三人得成學父訓亦母訓耳先君往
都門孺人齋食早夜祈神庇先君偶見侮于巨猾劉
調及學子又向諸先達合憤摘敵奸當局焚執不決正亨受
賄孺人嘿籲上帝越數季劉孽合宅殞孺人誠至格
神不爽多艱此家舊宅隣豪右豪思併之先君將許
孺人謂舊宅歌哭于斯義不憚久之乃罷其膽識類
此至其端嚴肅整自媳而婦自婦而母無缺德不跪

古人焉子三皆孺人出長女嫁失所孺人責憤沒不
及見次女之成筐及昏婚冠嗚呼痛哉聖善劬勞報
恩罔極矣孺人生萬曆壬午正月朔七日戌時沒崇
禎乙亥七月朔七日午時葬本邑九十二都大羅山
下

馬大姑

姑遼同邑五十人馬氏生而聰穎過人婦有四德一無缺焉尤精于女紅一切剪綵刺繡海圖波濤天吳紫鳳一一生面欲活識書義奕數喜譚古今貞烈事會嫁失所然親駕鹿車事井臼於婦道無缺焉夫死復子不育卽誓志不再醮姑寡五十餘年凡諸侄若孫皆撫摩若已出岱丙戌舉一子生時兒母卽病又值潭城兵潰姑卽攜之入山覓乳乳之乳不足繼以粥餌推乾避濕有疴癢涕泣爲之輟食叩神禱祀時姑年六十七其早夜精勤遠過少婦今吾兒已長

了萃文集

馬大姑卷七

三十一

慨如巨人皆姑之恩姑之恩不特岱身又及岱子是恩與生我者倍矣姑性慈仁勤勞無廢惰日雖垂白猶爲人縫裳折襪兒童敝綻皆乞憐于姑姑卽爲之其慈惠如此姑自知五行筭術時時以六十九爲念戊子八月偶病瘡姑卽語岱曰我不復起矣乃先期擲沐着生平所有鮮潔衣蕭然而逝葬于七十四都方上橋月形山嗚呼有德如姑乃至夫喪子天可謂所遭大不幸者矣然夫喪姑以節見子天而岱爲周承周身且奉行七十非天而姑卒未閱月潭中卽兵大焚殺之

大焚殺之
大幸在就謂其天照有以報姑之德乎

叔命升

命升與大人及馬姑皆同乳者也生而渾噩剛介耳目無妄視聽心口無妄言思無私利無苟行生平未娶渾然義農人也有廢疾不能逐逐名場然枯坐一室誦讀不輟或發憤至流涕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欲以困補生知故諸書皆晚窮山海佐異鳥跡之書人莫能識卽指畫以告經書閉目能誦岱兒時學舍歸書義遺忘卽口授務求精熟而後止誨不厭倦也岱與兄蒙幼頑好弄叔則督責極至以前人不學廢棄者比擬尤精素問之書行藥奇中村里予藥不求價

了萃文集

命升卷七

三十一

藥曰刀圭極盡勞瘁不辭也晚年益好學誦讀聲出里巷人或笑之謂翁老矣學何爲叔曰人生有六竅不欲昏塞塞則同于犬豕經史之書讀之可以爲聖賢醫卜筭數之書讀之可以利民物人至蓋棺方可無學學豈專求名利者哉性至誠卽迅雷烈風之夜山魃水魍之鄉孤坐終夕無畏其終身筋骨之勞體膚之餓身之空乏所爲之多悌皆順受未嘗有憤怨之色也戊子沒于兵年六十五

長兄忠潭

載字忠潭原名景曾府庠生幼聰穎卓絕十歲能文善楷書筆瀟前輩見者驚爲大受器然屢題于童試是以文益奇遇益蹇大祇兄文一事成弘先輩如作古文濃沓跌承接起落收復繩墨不亂嘗曰制義非小道也必先認題神然後立意初得多落第二義未可遽足當盡屏去向壁苦思于是者再得意定有異人意格已定然後捉筆故文不厭奇奇必以理如韓柳歐蘇四家之文翻空出奇海蜃市樓倏忽幻恍究而天巧絕非造作又如花有香色雖極鮮華欲

了菴文集

忠潭卷七

三十二

覓色香了不可得豈似近世時髦專事誦記不開書旨如行家設客皆非已物如優家排當季季依樣雖一時奪目主司文理終欠故兄每作一文或一二日三四日五六日不極至不止一文成輒有奇思出人意外同邑宗伯李公騰芳文章名海內天下奉爲典型折節傾服目其文曰似錢似昂懸以館谷待之兄頗抱孤潔有拽裾華門之恥意每遠之然公徒愛之未嘗一援手引伸如富公之于大蘇范公之于司馬君實也以是兄久厄童試而試文則未嘗不見賞主文紙貴都邑如陳公諱文權試以入太廟每事問子

聞之曰題舊解直以或人妄爲非聖之語而兄則謂或人與聖人同有救世之心故聖人見僭禮不欲直言君父之失則每事問是微辭以諷之或人謂魯禮已失問爲多說是矯辭以激之文中有云子貢去羊之深意也子成存盾之偏辭也通場無與同者陳咻絕批其卷云氣足食牛力可排山且着眼相題別書一義此菴院先鋒也已置第一會有要人子弟壓之乃置第三時潭當成平時童子每至八百人凡無賴子弟甲乙莫辯者皆濫廁試中營求前列以誇鄉里故孤寒子弟知文者厄于限滿不得列而府試尤甚

了菴文集

忠潭卷七

三十三

兄每限于府試不得見衡文者面是以老大淹蹇可嘆也辛未始遇何公士升拔置第一得補諸生已卯督學王公永祚援諸生第三得食廩嗚呼他人竊陳言腐句得遇者兄嘔出血不遇之他人有片紙隻字得遇者兄必以全力方遇之蓋認題太透捉筆太高故一時主文之人多少季倖登甲第者書義未必了了見兄文非視爲刻苦即視爲淡泊宜乎其文日益奇遇日益蹇也兄負性剛介好面折人之過雖強貴不避以故落落寡合究而真率之性無不以爲次示人未嘗微存機械卽人以事欺之信之不疑耻絕

詐僞奔競之習縱饑寒交迫未嘗一至訟庭仰面權勢俯身市井古入之道庶幾乎衾影不覩未世于兄僅見之矣丙戌丁亥之間名爵正濫有勸兄仕者兄耻爲時俗章效擥寧困守不顧戊子兵難被擄後得放卒于道季四十六葬九十二都燕子巖娶關氏同時遇難死節生二女長嫁王元琬次嫁諸生曾士瑾二子長古樸季十九天次鄉保名安岱撫孤

次兄蒙

蒙字次水府庠生生時先君夢貴人軒冕至舍生而有材幹當丁亥之亂明兵潰者遍劫殺村井一夕兵暴至兄庄兄堅拒戶兵益肆暴家人一時失策俱避兄思暴客入室身將不免被困不如勢敵暮夜之中彼安知我衆寡此諸葛焚香掃室禦司馬之謀也乃自鳴金撤喊兵果畏遠退次早至者揚幟他駐戒不入室兄膽識類此娶甘氏早季生子古道慧而天後生赤孫明孫皆殤止存女二一適楊氏次幼兄沒于兵時戊子十一月廿四岱收葬于九十二都狀元橋

麻公石卒季三十四

髮妻周氏銘誌

髮妻周氏同邑太學統春周公長女諸生謝珩則本
生父也嫜嫜卽育周處絕憐愛如已出季十六而難
其配余髫季隨家大人四方有孤山處士子鶴妻梅
之願已卯迫父兄命入林園遂列賢書內父心高其
誼以女妻之亦迫父兄命聘焉辛巳始親迎辛巳及
今甲申只三季餘耳三季能使余悼亡懷愴若奉倩
稱人難再得者皆妻德也妻事親孝御下慈處妯娌
和事余敬余躁率之性喜怒或有過之妻惟以順爲
正未嘗微露喜怒之色逆余余御下嚴憲妻相濟以

丁亥文集

周氏銘卷七

二十六

寬三尺童子無惡聲焉至于居閨靜穆幃幃以外肅肅
無人聲妯娌靜躁或殊處之睦然善也妻今死內外
大小遠近疎親無不痛其賢悼其天縱之慷慨唏噓
者也友人聞而嘆曰閨德稱難者二首姬而俗次之
然不僅誦洛神而投津美天桃而伐樹然又不僅買
臣之覆水難收季子之位高生畏卽衾影色笑之間
對面而塵氛集鄙吝自不少余因是而益念妻爲
真難得矣余好畱戀光景花辰月夕吳姬酒肆顧曲
審音妻視之坦懷且嗟余貧不能歌槐葉詠小蠻也
今季有贈余侍兒者余拒之妻納之欲以廣嗣路去

季客白門買姬流寓後值叛師截江南不能與偕妻
聞之而薄余余方內疚不逮妻慈惠也余不解營什
一恐爲鬼嗤金錢無隔宿樸薄者身恆苦貧妻怡然
脫釵鈿資不足且曰天壤有王郎貧何病余方內慙
不逮妻曠達也嗚呼不妬不俗于妻庶幾近之矣猶
記去秋逆獻陷湖南僞徵索余方急余乃辭父兄棄
妻子欲吞炭漆身以自隱匿不則常山侍中裂面屠
腸不顧也而一時親戚故舊懷短見且爭以爲榮而
勸駕者乃曰是徵惡高爵待子久矣邑中士大夫方
思致身其間而子徒自苦如此妻則獨符余志相資

丁亥文集

周氏銘卷七

二十七

達遐誓以身當不測且涕泣悲憤幾隕血而斃又脫
釵鈿資家大人脫余網家大人冒兵刃水火全余生
于萬死中再生我者大人知我資我者妻也妻之忠
義氣節明哲遠智又寧僅一女子不妬不俗已乎嗚
呼心之悲矣曷有極止絃斷絃折在尋常不免慟愴
矧賢如妻者哉余家寒素三季無以榮妻今死余卽
他日極世寵榮無可及妻者况其萬不必得惟幸薄
劣之身交多古人有詩文以承地下妻死如不死矣
妻生甲子季九月朔一日未時卒于甲申季七月朔
三日已時季十八歸余一季餘而生男母孫又一季

而生女棄貞母孫先妻三日亡余大人歿三月之棄
貞更名貽痛哉 銘曰女子之德也以順爲正汝則
得其正也淑女之配也古稱君子余縱有慙德焉未
六甚也汝雖壽二十一而不可言天二十一稱靜女
焉雖字三季而不可言促三季稱德婦焉世之賤且
悍者卽百季何美哉人難再得好物不堅汝夫不幸
於汝何愆

附哀詞

嗚呼妻之亡也夢耶真耶入其室登其牀蛛絲塵而
網尸妻風颯而掀帷出其堂撫其棺對明器而無人
焚楮錢而顧鬼傷心慘日謂妻亡也是耶非耶立而
望之惻何翩翩其來遲寢而寐之音容笑語恍惚在
茲則妻未亡也夢耶真耶以爲夢耶妻已不見七八
日矣生死異路永作長辭以爲真耶妻季甫二十一
耳今夙何愆懼此慘數嗚呼痛哉妻淑順貞靜孝讓
慈愛人也歸余三季三季如一日余性躁妻不見余
之躁余性疎妻不見余之疎余性察妻不見余之察

余清夜以思謂世之淑順莫如妻貞靜莫如妻孝讓
莫如妻合之古而揆之今或出學問鋪張易其外而
難其內或出高明矯枉易其始而難其終未有喜怒哀
不形內外合一初非習就總由性成如妻始終如一
日者矣佩帛之益余方引爲閨閣良友自謂得以終
身寡過豈料其半途夭折遂至如斯嗟乎妻無夭折
相無夭折命無夭折德故妻病惟翼病之卽痊病危
猶翼病之或愈乃妻則胡然而病病胡然而篤胡然
而長逝不顧至永訣而無一辭死者魄化魂遊生者
眼枯心裂豈不慟哉尤可慟者去秋偕妻避寇山中

是皆貽女孕妻腹母兒乳妻懷水火刀兵難辛恐怖
尚獲全此餘生今安居無幾母兒先逝妻繼云已貽
女孤煢煢狼萬狀妻于顛沛流離之日而得不死於
安居庸下之時而卒不免于死豈非命耶尤可慟者
妻事余三季交相敬德順親宜家古誼足訓復坦懷
達識不落俗牽悍妬之風聞之塞耳最喜余任情適
意及此抱疴見棄傍議妄推謂余有茂陵之思妻有
白頭之嘆妻半生貞淑賢讓友因此一言幾掩其名
累其德豈不慟哉汝夫世外清散之人汝素所知也
初不樂夫婚宦既聚于食癡偶然三歲皆因得妻
了齋文集 哀詞卷七 三十

而賢得子而慧豈意無膏頤至妻賢而天子慧而殤
人難再得悲莫悲今好物不堅雲消玉碎天平命耶
涕淚漣漣

言念

絃斷柱摧莫續鸞膠之響芝鋤蕙折未成玉樹之陰
既已指掌血流空懷抵牾豈意傷神閣淚旋夢白炊
思無重圓復生之人謹仰豁幽超冥之佛慟念已妻
詩稱貞靜古曰德容閨門屈指幾人半生撫膺無失
已男母孫珠明玉潤不媿童烏霞氣秋神何慙項窠
三季而夫妻子母等若萍聚花鮮一旦而生死存亡
不啻電光泡影以此善根懼諸憐劫天道既已難問
地府未必無因因思妻男命終正道不墮水火刀兵
之數在現在應稱福緣獨痛此修短尅期未免疾病
了齋文集 言念卷七 三十

夭折之傷自夙根不無黑業及覆袞號末由援救非
藉佛力難出幽途但借素迷章句全昧宗乘恐徒竭
盡私忱終無資于普度惟佛心悲憫有感卽通寶滢
弘開無幽不援五體投地願度生者之愛河一念皈
依不至逝魂于苦海則七七惡趣沉迷忽忽人天歡
喜

又代岳母

兒女情關偏值天殤之數死生事大益增斷割之難
恨無倦術以同生祇賴佛慈而超劫痛念亡女性貞
行淑德孝心慈外甥孫器宇天成靈明夙付一啼一
笑相關非朝非夕之愛豈期旬日子母相繼云亡遂
至膝前恩愛從茲永訣諒其在日修持故無夭折罪
業或自多生劫內至有冤對牽纏茲當五七之期仰
祈萬億之佛忍亡女亡甥或泥犁墮陷賴佛援之天
堂或異類輪迴賴佛出之人世或魂遊魄散賴佛引
升或幽滯冥迷賴佛津度在生者之信心持素懺悔
是所望于諸佛

丁亥文集

言念卷七

三十一

叔祖莘衡

莘衡諱任西池子也莘衡爲諸生屢試高等食邑廩
以文字名事親最孝舉行者再家貧惟以筆耕自食
一切蠅營蟻附耻絕不爲明大宗伯李公騰芳筆硯
友也及居要路有驕色叔祖卽賦朱穆之篇分膏寧
之席雖終身滄蹇名場不復作貢公之喜因人熱也
後以明經謁選京師久不得缺金盡囊弊而李公正
在館閣未嘗一仰首于之而李亦漠然無故人戀戀
也于是竟以貧病卒京師李頗愍乃奔其柩歸拊清
議云生二子長庚長蔭已卯舉人女二俱適諸生并
丁亥文集

莘衡卷七

三十二

唐氏今葬湖頭嶺木噴頭

叔長蔭

長蔭字達人一字培仲登己卯賢書爲人灑脫不群雖極貧困未嘗有慍忤之色早季從學先大人聞一知十爲文如河海浩蕩雲霞蔚鮮提筆千百言不加點聲名藉藉諸生中已卯中試七十三名頗喜娛聲色或譏之叔曰余豈須臾忘牛衣中泣哉蓋吾鄉炎冷作窮秀才時諸貴人公子登場顧曲我輩寒酸搖手門外不納今聯以媿之耳寃而叔之豪華自喜自諸生時有之不自登賢書後也壬午得肺疾死季四十八歲謂叔以聲色伐性嗚呼世之死者多矣豈盡

了菴文集

長蔭卷七

三十四

聲色哉叔死不一歲卽有獻逆之亂又數奉湖南劫灰四野白骨迷丘一時賢愚俱爲鬼伯聚歛所稱名位自保頑軀者又安在哉孰有如叔之目破空拳蟬蛻世態撒手雲煙爲快哉丁亥余以術召僊叔靈附焉因問曰叔身已嗣斬能無痛乎叔書曰痛從何來我以游戲人間爲快耳若叔者則近道矣娶謝氏繼陳氏生二子俱夭葬湖頭嶺木曠頭

了菴文集卷之八

潭州王岱山長著

漳州兄

廷璧穀紫
命岳耻古校

懺心寺募疏

吾鄉先達李先生湘洲爲祈嗣計創懺心禪林于潭城之西郊後嗣竟斬世遂病先生不當佞佛佛不能福利人而梵像精廬摧廢幾盡十季後衲師淵脉自嶽移錫于此心傷佛事傾鉢資開堂接衆且欲荆棘叢莽者一新之爲說戒譚經地居茲二季大志未遂

了菴文集

懺募疏卷八

一

世俗遂以先生因果爲疑而衲亦語塞一日余禮祖塋過其地舉以問余余曰否否佛之因果莫大于是先生之嗣續莫延于是何也夫來于虛而歸于虛者軀壳也來于虛而不歸于虛者真性也先生之生如日星河嶽出其餘緒足以經世持世得其真詮了徹生死大事炳耀千古凜凜有生氣然則先生何嘗一日已哉且也潭中兵火其所櫛輪然負然歌斯哭斯者皆爲秦灰劫燼其所櫛玉樹芝蘭森森堵次者皆歸北邙枯骨而先生之禪林巋然如魯靈光殿梵鐘魚磬不絕朝昏過其地因而景仰思慕先生之爲人

則先生之死猶生先生之絕猶續其視世之蜉蝣蠢動行屍走血何啻天壤哉則今日煥者自有世法一流人信者自有先生一流人矣

鳳竹菴修像疏

如來五蘊皆空當身無着何況金漆土木因緣和合四大假成合諸世人貪相忘真但諸佛菩薩間世一出端正妙好種種不可思議故我佛如來每於說法之際現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使人天生歡喜心五體皈依各得證性如茲末劫凡夫何緣得見如來必須金漆土木因緣和合假成四大使諸凡夫得未曾有以是種種莊嚴雖名見相實乃現真悟者見真不名見相鳳竹菴諸佛菩薩像歷諸劫灰百身苦募不復完好納師節中立大弘願欲修諸刹復新諸佛恐信心檀那不能兼捨了菴王子爲說偈言修建佛道場實爲佛存法欲使見如來此法不消滅如來何處見見之莊嚴身莫謂金漆等不起皈依心既是諸刹宇丈六宜充明譬如有八識六識爲根塵八識爲主人主人既不得根塵安用存若各請施捨請觀昔太子夫人且不惜何况財寶耳施故無重輕各隨其等量募故無等因請願同具足齊發無量心

募刻法華寶塔疏

釋氏之教自有而無以心性了徹爲歸宗以真空不壞爲究竟法尙應捨何况非法故土木金碧色相莊嚴俱屬空花而四十九季所說三藏十二部亦云黃葉然諸佛菩薩往往示現設種種莊嚴神通遊戲不可思議情色現空觀空忘色則一切有爲之法正自不可少也雲間顧世楨居士奉浮圖法積精累神二十季寫浮圖像高丈有餘尺書法華全部旋繞塔屋宇如蠅頭珠貫鱗比層級位置俱依佛位天巧幻窮人思路絕摩尼之光中邊皆徹靈曜之影智愚咸觀了菴文集

寶塔疏卷八

四

塔成付納侶惟印刊圖建閣廣布法界于是又二十季合書塔之歲已過甲子甲辰冬惟公始自嶽之星沙以完本願事已達于宰官工已得其一簣思卜千佛道場貯塔建刹以其始末命予疏之余思是塔歷二十季而成歷六十季始出世其精微不可思議是必諸佛菩薩示現神通遊戲借色現空觀空忘色不可以有爲之法論并未可以阿育之功德論善財聞華嚴一字毋得一三昧將有覩是塔經而悟入者寧僅作實相觀也哉

鳳竹菴修造疏

佛之教精者了心性粗者說因果因果之說智者誕之愚者惑之中材者若存若亡之自數季兵火城是人非華堂廣廈化爲茂艸荒煙而諸佛道場巋然如魯靈光殿金碧莊嚴梵音貝響朝暮不絕其故豈人力爭哉實佛如來道法弘庇及諸賢願力弘深所至也潭郭外有鳳竹菴者創于辛巳衲師節中爲開山凡修建四次無倦容施者無怠色甲午歲又欲起而新之廢者思復葺者思理問于王子王子曰出家在家凡數修不倦劫火焰中獨存遺趾此中因果了了菴文集

鳳竹菴修造疏卷八

五

了現前見者自應悚然爭精進心無退轉想誕惑存亡四心頓時消滅黃金布地豈獨給孤已哉若不然者吾師當以金剛志行菩薩行昔賓頭盧以神通破餅母怪于地中湧手作乞變水火生死數相豈尊者好爲變異動衆作此波波叱叱不了事蓋欲餅母破此貪嗔癡一時開悟得證無上道量諸信心必非餅母吾師神力定如寶頭布金作供亦如給孤矣

題所畫秋山贈蠡牛和尚

萬物搖落山紫楓紅是山林者都無實相何況此紙相愈不實何故觀此寸楮儼然一派秋山若云紙上實實有山手摩卻無一物若云山在眼內何故捲紙即無又是山是紙兩不相入何故紙上忽成大地山河若云從手所生是應凡手都無異處何以能與不能巧拙各異若云從心所出是應凡心都無差別何以知與不知智愚不等又是心與山兩沒交涉何以是心忽出是山而來紙上若云山自入心如此肉團實無有山若云心收山色而發諸紙何以無青黃墨了菴文集

贈蠡牛卷八

六

黛等色不能成山若云諸色和合所生何以不經手染遂不成山又天下之山數無增減何以紙上即無定數又天下之山有時變遷何以紙上即無更變願師一一開示

清淨募引

余家溪上左右多梵舍往來多緇侶清淨戒律者故多游閒行脚者不少每日隨喜接晤無不以募告以疏求予口雖諾而心非之有清淨募僧雲空者募最陋僧最貪余獨心憫乃始為疏以告諸長者曰夫僧之有募常也然有不得不募者有可以不募者有可以不募而募竟得者有不得不募未必募募竟不得者法像決疑經云有諸衆生見他集聚作諸福業但求名聞傾我財物以用布施及見貧窮孤獨呵罵驅出不濟一毫如此衆生名為顛倒作福癡狂作善用了菴文集

清淨引卷八

七

財雖多獲福甚少此不特募者非而施者亦非也今僧雲空野朴無飭不作出家兒行脚態遂至方丈荆榛琉璃際淡世尊塵埃有不得不募之勢乃僧雲空媿墮出家兒行乞之叔閉門靜守耻口言緣而在家居者又復輕其寒丐鄙陋不一結緣誠有如決疑經云云者是豈吾人作佛之意哉諒諸長者必不爾爾則余烏得不疏

孟蘭疏

目連念母沉迷鬼趣乃爲施食諸佛菩薩不敢自私其母并拔一切世間餓鬼此孟蘭所由設也然儒者惑之抑知伯有爲厲子產謂其取精宏用物多鬼何常一日無哉聞之王者澤及枯骨夫能及道傍無知之骨澤莫大焉矧能拔其魂魄于泥犁幽滯之中者其爲澤不逾大乎則孟蘭又世界中斷斷不妄者也潭自戊巳闕歲幾無子遺其在死法者五曰兵曰火曰水曰饑曰疫五死之外復有二曰虎狼之噬曰苛政之猛所攝取精宏用物多者白骨青燐幾與丘

丁亥文集

孟蘭疏卷八

八

東嶽祠引

或曰東方嶽神好生者也數季來水火刀兵人之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是神降之生不能保所生安在其爲好生也神無知耶無知不靈不靈非神知而不救耶不救曠哉非神山長曰誣甚夫神卽吾人所自有之誠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之氣聚于東方在人卽爲誠誠不散則爲神嶽神之類是也人以誠感神則神應神何嘗哉故倭極則飛霜振風烈極則貫虹返日德修而祥桑乍巳主昏而隕霜不殺和見瑞乖見恠至誠之人造化無權與神一也至亂之世其鬼不

丁亥文集

東嶽祠引卷八

九

靈與神已也數季來世道之水火與人心之水火孰甚世道之刀兵與人心之刀兵孰甚是人方戕生造死神其得而好生救死乎或曰若是神可廢矣山長曰何可廢也古人設像建祠以罪福禁人殺機後人止事虛文如極惡大罪生前止以一二佈施消之死後止以一二經識消之如人間世賄賂請託事故祠像不能禁業反足增業豈立神之意與神所自立之意哉倘今日者對東嶽遂體嶽之所以好生不難當出水火而清涼去刀兵而極樂有神無神俱可不計

祠之云報可也祠之志警可也祠字者神之窟宅也像者神之軀殼也像者神之眷屬也皆不可忽也

靜如疏

古稱五嶽于中州惟衡最遠其中多梵修之士大善
知識相續傳燈中州以外望衡嶽如西方不可到生
平莫得一至其地爲幸南方比丘長養其中對七十
二峯雨雪陰晴了不爲意思行脚他土有沉酣此內
建修道場作一切有爲法者無不姍笑豈知真如現
前不離自性分量則此運水搬柴挑磚背土皆具行
力也甲午秋冬之際余寓鳳竹禪室遇嶽僧以行
脚參學爲言衲僧靜如在嶽擊竹菴獨以修建道場
告所謂運水搬柴挑磚背土行有爲法了清淨心不
了菴文集

靜如疏卷八

十

作八十行脚始悔虛費艸鞋亦不徒對七十二峯沉
酣陰晴雨雪昔古德擊竹悟道悟在竹中悟在擊中
悟在聲聞中請師作一轉語當有入處

題定水印冊

法尙應捨何況非法凡世間一切從無造有皆非法
也何物比丘鑿死混沌遂生衆生種種區別相畱種
種人我心捏目生花頓結空果雖然世界本空造化
卻有生種種胎卵濕化相具種種胎卵濕化名因相
生名因名畱相離相求空是名不空因空設相是名
真空定水具阿難識作月兌禪挽風成聲拴影作相
用南泉刀化生公石俱成蒲字不作漢語豈如蠅螂
之弄丸徒貪腐物實乃飛鴻之踏雪偶露爪痕請將
文字掃除獨領西來大意

了菴文集

定水閣卷八

三十一

持敬募募疏

釋氏以空設教獨不能空金壁精廬斷臂割身獨不能斷色身土偶且已緣不斷而有募欲人是法而皆舍何律人律已之相矛盾哉不知衆生自墮地來淪滅真性故生種種黑業生種種苦惱種種果報非命夭折饑疫凶殺纏綿糾結生種種輪回劫是以佛悲憫救度設色相以聳動其外借布施以慈誘其內黑業消苦惱斷果報不落多劫不墮成真如自在而西方矣故精廬土偶亦佛黃葉止啼之意也持敬募智水乃嘿公老僧首座也嘿公創精廬潭之西郊給孤了芥文集 持募疏卷八 十三

未有因藥難服反至望病却醫况有大醫王如世尊者乎願智水募從此始矣

獄僧一宗修玉堂莽疏

佛不立能所故云無住佛有嘗性故云嘗住無住者不落中邊嘗住者不爲流轉凡有刹土則稱嘗住凡有滯流則譚無住然世之嘗住者則流轉而不定無住者則又能所而不化此近日學佛之通病也惟不爲流轉而嘗住乃能不立能所而無住抑惟能不立能所而無住乃始能不爲流轉而嘗住矣此又今日學佛之實際也此地有玉堂莽爲有力者所得于是梵鐘清磬化爲醋甕糟床洗衲讎經化爲遺釵墮履致令衲子遷移行者破戒而莽亦隨廢昔所稱煙篠丁莽文集 獄僧疏卷八 十五

雲林者今皆爲蒿萊荆棘而已衲子一宗自嶽移錫其地思所以新之而問疏于余余曰唯唯數日僧又至余曰唯唯至而再余仍曰唯唯而僧方怫然謂余吝此一疏殊不知余正爲此莽思一嘗住之僧正爲僧驗一嘗住之實也此莽或興或廢或俗或禪或來或去已非嘗住之地故必有一實實不立能所無住之僧然後能不爲流轉而嘗住此土今日若師一至而再而三已有不可流轉之性則必不至或興或廢或俗或僧或來或去又能低眉應世不立能所則自不至或興或廢或俗或禪或來或去矣嘗住堅力可

以待時施不期速募必窮季無住則慈和足以感人居不期逸爲不至勞又何患乎廢者之不興俗者之不禪去者之不來也

題畫卷贈津公

一代偉人定有古德參其神契其所稱著符驗與幃幄成異功偉績不暇悉論卽文字因緣如遠公之于陶潛丁元之與端明支公之與王謝千載下遂成佳話余與津公交有季因集從來詩繪成一卷名曰文字因緣欲令後世好事者傳焉

某僧戒衣疏

古德惜衣甚於惜法蓋傳法非言衣傳卽法傳也自六祖下衣絕一花五葉不聞衣絕而法絕也雖然佛有戒律戒以律身衣以明戒佛可不衣末學可不衣也哉僧某發心出世大事欲明五戒思辦三衣夫鶉繒百結已非戒體傳衣而玉玦金鈎豈是波羅力辦于是募諸衆善共勦厥成一絲着體不啻衣珠鹿三界之人寸帛能捐卽得箬笠蓋如來之報了芥子再拜而說偈言衣珠所自有不必從衣得珠失欲採取還向衣中覓含衣旣無珠愛珠衣當惜我說于是言人天歡喜至

題知生往衛

我等共在末劫惟修性命一事可做修性命乃為超
劫急者凡夫日墮貪嗔痴中何日回頭省悟所賴奉
佛弟子省悟之省悟之法在破貪嗔痴破貪嗔痴在
佈施故佛首重佈施何以故人生百業始于貪食生
嗔嗔生痴由是不已至墮落佛深哀之勸佈施肯佈
施便不貪佈施而生歡喜便不嗔不貪不嗔無所係
戀便不痴不貪不嗔不痴便空諸一切空諸一切便
是西方則知生此行莫謂為亂後不急之務也且衛
永為信心佛國余曾遊其地叢林道場遍山谷經聲
了齊文集

題知生卷八

七

慧照募疏

世人動欲修淨土往往窮季極日茫無津岸皆是名
根不斷利念未除佛豈容此好名好利之人哉故文
人達官譚宗說典不若愚夫愚婦全無聞見功行直
捷者以本性一誠無妄也然所云淨土亦不過此一
誠而已山僧慧照庶幾近之慧照余叔達人蒼頭也
當叔未遇時薪水灑掃極其勤照不以為勞饑寒困
乏極其久照不以為怨世俗以冀主榮顯思後報耳
及叔登賢書照即入山披剃勢利焚場都如水炭猶
謂過矯者能之及叔天終主人大故衆膚嘵嘵照歸
了齊文集

慧照募疏卷八

十七

貝梵徹朝暮見知生來不知如何喜捨况知生志存
苦行禪叅上乘誠然信然動人欽仰結人天歡喜之
緣其不欽仰者必無作佛種子也昔古瞿曇寄錫鴈
峯人無不依者使佛有衆生無緣之歎往者不可諫
此時又何可觀面而失乎

最勝茶募疏

四部州之中惟北俱盧洲無佛不奉佛澹洲之人不生不死或死而復生且種種魔福故佛之感應亦不至邵之爲地古稱不毛近雖入衣冠文物然苗蠻之習未除故奉佛者少雖精廬密布皆自食其力無一錢一帛爲布施且有滅教壞法之魔王攪亂正覺之外道佛澹幾壞茂林大師住吾湘邑建最勝大刹功已近半而前殿未創諸像未立吾潭非無喜施者師以慈憫心爲此方開惑欲于無佛澹處設佛澹無布施處設布施昔世尊歌利割截成佛則度之師來邵丁菴文集

最勝卷八

十八

之意亦卽世尊先度之意自不必計其布施之有無也

山僧募施茶疏

山僧某結菴付嶺功將告成惟求所以莊嚴佛地施茶道傍者請疏于余初不知余之不佞佛也然余不佞佛非不佞佛不佞今人之佞佛何以故佛氏聖于西方厭薄中庸深索隱創原非好名實由怕死怕死故欲明生死是以倫可絕身可捨髮可髡臂可斷頂巢鵲而不知身食虎而不怖如此苦行方言道成至于黃金布地種種莊嚴皆以後事也然于佛無着亦不過欲人欽仰如呼佛號欲人時提猛省不起孽根妄想也乃今日作佛者菩薩其口魍魎其心說法譚丁菴文集

施茶疏卷八

十九

宗術同商賈謀口貪欲不減娼優道場莊嚴者如此道念穢鄙者如彼佞佛者陽極慈悲陰深殘忍作惡半生假佛粉飾奉佛一息冀佛哀憐甚有取窮民膏脂以養遊僧薄同氣饑寒偏急無賴在外佈施者如彼在內龍斷者如此巨賒遊閑達旦呼號佛號種種陋習惑溺尤深故余絕不佞佛有以也某僧艸屨持鉢山野行藏尚不失佛本意結菴聊以棲身施茶則切濟物况菴當湘寧兩邑通衢道傍渴者一滴清涼半天雨露皆佛所樂爲者也余可疏也人可施也

一公誦經疏

天下人人皆具佛性故佛勸布施以廣其慈悲人人喜布施其佈施之意與布施之功不必期切于講要求懺悔福利而已夫一二布施即能懺悔福利宜乎人人趨先恐後而世復生還轉想者蓋因世有一種信心者不問僧賢不肖而樂施之者有受其施益恣所欲是施者求懺悔福利反重受施者罪業佛抑何利是施哉施益何當于事哉此退轉所由來也山長居士曰施之高僧則兩全矣高僧佛所信所愛僧也佛所信所愛懺悔福利有不應者乎嶽僧一公

了菴文集

誦經疏卷八

二十

淡公結菴疏

作佛者住心不住境此爲徒住境者言耳其實境何可偏廢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故必名山勝地入關面壁而後諸魔不敢入魔不入而後道可成即佛氏尚須雪山數十季境何可偏廢也淡齊上人者刺血書經種種苦行可謂住心者矣一旦棄芝城之嶽可謂得境者矣夫有是心有是境作佛作祖都未可量則信心者又何吝各捐數金爲結一茅以遂大願作無量功德也

起叢祖衣疏

僧有七衣至祖而極非實叅實證者不敢披之此傳衣即傳法也自六祖後衣絕無傳學人遂各製衣然衣不必法在法即不在衣自不可少也如懸圭組使寒窻咕嗶者起覬覦庶埋頭勉力耳起叢師事青原笑和尚有季不即承當大事尚欲行腳遍叅此後青原一枝必在叢師茲有祖衣之募了菴子爲之說偈曰傳法必傳衣衣絕法不絕設衣即思法法向衣中得衣設法不遠衣在法不絕青原舊日花起叢開一葉雖如是我聞請告諸檀越

了菴文集

淡公疏卷八

二十一

浴佛疏

釋氏立教以了徹生死超出輪迴凡五蘊五濁都等虛空故生非所重也何也投胎種子便是業識之根業識不淨何由見性業牽識往便是種種衆生相當此沸星輝爛獅子呌聲皆佛如來悲憫之日若作世間慶誕有爲法早失世尊出世之意矣雖然衆生不信三寶易於玩忽故世尊設此莊嚴并世間一切有爲法以起人皈依能以華鬘香燈誠心作供者佛亦歡喜無量蓋欲借相顯教借教明心自覺覺他則世尊一切慶祝有爲法又不可少也四月八爲佛浴日

了菴文集

浴佛疏卷八

二十三

秀江寺諸比丘僧設建道場以祝佛誕凡諸奉法合辦香檀牛乳遶佛千匝得佛歡喜應得解脫聞無上道受人天福不窮矣

養性建菴疏

釋之教必待吾儒始興然吾儒借儒以取富貴卽盡逃入釋氏故釋氏所在莊嚴而宣聖之廟不庇風雨識者往往病之余獨以爲不然孔氏之教不在富貴釋氏之教不在莊嚴故孔氏之徒絕學無聞釋氏之徒見性時有習孔氏者安富尊榮仍叛其師不庇風雨習釋氏者勞形苦心仍尊其教各致莊嚴此釋氏之所以勝于孔吾儒之徒所以不及釋卽欲釋氏不盛其可得乎僧養性止于長沙之奎星閣閣故罷學之分宮自養性來日潔其欄檻局其銅鑰閣以永清

了菴文集

養性疏卷八

二十三

今宣廟反爲牛馬踐踏以此知釋之徒真勝于吾儒之徒矣茲養性欲爲星宮然燈又欲別創剝奉其本師不欲侵吾儒之地不欲忌釋氏之教此一舉也數善備焉將必有樂成其志者余亦可以謝佞佛之誚矣

奕如北禪寺募疏

三教中惟釋氏以積功累行為歸故欲稱善知識者必先苦行行到然後參學參後然後福報隨應福報之重輕以功行之深淺為等量未可以毫髮勉強得也吾邑有僧熙奕者自幼事空王法雜身牧豎中忽發心參學于是歷洞庭吳越間參諸善知識幾得肺疾丁酉余遇之湖上奕疾未已至癸卯余歸潭奕乃一杖出山迺余而道氣充悅睂目一變且驚且慰奕更出一冊曰此僧還山修復祖庭公案也祖庭者即潭山門鎮北禪古刹也兵火後幾無遺今幸從瓦礫中得莊嚴功且半矣願居士艸疏圓滿之余不覺驚異益甚夫熙奕弱不勝衣乃能南走越北走湖遍參知識病且不死又能修復數十季既廢之刹功力過人已遠又何患百里半九十哉師其勉之毋忘最初一念可矣

了菴文集

北禪疏卷八

三十四

古佛蓮社疏

作佛道場以社稱者自晉惠遠始惠遠與陶潛輩游釀酒不禁故以社稱然元亮攢眉而返則僧之不可淪於俗確然矣吾邑江干市設古佛蓮社創自徽僧淵嘿自嘿已而社遂為啗旅鄙舍久之傾圯幾欲去僧而居俗僧覺之私愛焉獨余以為不然古有捨宅為寺者未聞變寺為宅者也何也舍宅為寺當獲無量福報化寺為宅不必深論果報即世俗濃卜吉亦所不取又寧止陶公攢眉而返也哉雖然僧之所以不淪于俗者以其有梵相莊嚴及六肯功課與真僧了菴文集

古佛疏卷八

三十五

大悲像疏

釋氏與吾儒無不同獨於體殼色相迥異吾儒天縱聖人耳目手足與人無殊卽開稱重瞳四目八彩四乳聖人之所以聖初不在此獨釋氏空體殼而色相不空往往有千百化身變相如大悲菩薩千手眼具足千手眼各具神通抑又何耶豈佛欲爲是以眩人或亦不必實有耶余謂不然吾儒聖人洞悉民隱拯濟民困亦極千百手眼特不如大悲之具一切色相也究其儒釋聖人之不過欲救度斯世而止雖異而實同也鳳竹菴公建大悲殿復建大悲澣身求募

丁菴文集

像疏卷八

三十六

大悲像疏 其二

世人少見多恡于耳目不經見之事卽疑而駭豈知中華爲一彈丸外有千百國始爲一部州一部州之外爲四部州一世界之外爲二十重世界其諸天身壽至有身長萬六千由旬而壽至有八萬大劫者是理之所無實世之所有不足疑也大悲菩薩具百千手眼現百千神通此亦釋教中最足駭者然自所謂長萬六千由旬者校之亦作平等觀也鳳竹菴建大悲殿立菩薩澣身鉢貲不繼募諸衆力且恐信施不及願以無量世界種種恡異告之則此大悲千手眼

丁菴文集

像疏卷八

三十七

真實不妄一手眼具一功德亦真實不妄助修此澣相及一手眼者福報亦真實不妄自不至信施不及矣節公特往募之

題荆紫峯萬仞冊

自吾儒道衰千古心性絕學竟歸釋子故祖盡宗承
一花五葉流行中土雖吾儒日與之爭卒莫得破其
壘蓋明徹了當直下承當莫提于釋教外別傳宗風
獨闡沸湯着雪澄澤全消流水行風端倪無像明鏡
鏡物立現娼妍巨槌槌鐘咸聞巨細若非梅子羹全
布毛輕便自難半偈全通一指立悟衡嶽荆紫峯自
學公駐錫大振機鋒曹洞傳燈重開慧炤今茲萬仞
續鉢繼衣道俗各具皈依人天共結歡喜如饑兒就
食食味隨充如慈母乳孩孩啼徹止但世尊在世有
丁芥文集 萬仞冊卷八 三九

千二百五十人俱即有給孤金地四十九奉法說即
有官殿隨身豈可令梵像苔莓精廬荆棘萬松雲滿
寶目止居半間高閣風吹惠達定多靈感念至人間
世一出願末劫白業重增布施心法皆同多寡果因
相等太攀之傾國喜捨無增德勝妙土之多現茶之
隨意足施不異官婢殘瀋之約無論八萬七法並有
福報梵天若能弘願三乘頓覺如來立地

募疏題浮度冊

浮度僧南行授余冊曰爲納疏所以任錫南嶽者余
曰師既行又何任度曰春則行秋則任余曰動極思
靜靜極思動動靜兩境俱不是佛度曰動不可靜靜
不可動又豈是佛亦動亦靜無有動靜乃可動靜乃
可作佛余躍然曰師得之矣當率大眾日夕捧師蓮
花座上禮拜

題妙明和尚冊

妙明和尚住錫衡嶽時往來宰官間人有訝其迹者
丁芥曰作佛只要了徹生死既已了徹在家出家
丁芥文集 浮度冊卷八 三九

山在市都無異處如以水和赤白色水性不改如以
火燎薰猶氣火無染着故西方者何本身清淨者是
地獄者何本身苦惱者是如本清淨而說西方本無
苦惱而說地獄是楞伽所謂免本無角而說無牛本
有角而說有也且也自未得度先度人者菩薩發心
自己覺而覺他者如來應世當此殺劫世運流離衆
生正諸佛菩薩發心應世之時安可面壁煨芋作自
了漢耶妙明日僧不敏敬爲諸公文字來耳噫嘻阿
難多識所障不得成佛語言文字俱屬妄根妙公豈
應作是想

募燈疏

山莽僧自食橡圖無事行乞偶得玻璃盞遂欲供佛
乞膏檀越忽忽有求余問以何爲日月光明燈僧茫
然無應噫嘻出家兒動欲募燈不曉其故遂成千古
陋習矣夫日月爲天地大光明然日不能照夜月不
能照晦佛以光明琉璃續彼日月之光故稱日月光
明燈是燃燈爲功德第一昔比丘阿梨蜜羅作燈檀
越誠心欸著王女牟尼心生敬愍即常給酥油燈炷
之具佛爲記授而比丘于來世阿僧劫得作佛名曰
定光王牟尼于來世三阿僧祇九十一劫作佛名曰
丁芥文集
募燈疏卷八
三

過去九十一劫毘婆尸佛入涅槃後身行劫賊入佛
塔中欲盜塔物見佛燈滅以箭正燈見佛威光顛然
毛豎即便捨去緣正燈福德九十一劫恒生善處出
家修道得阿羅漢天眼徹視最爲第一如此燃燈豈
細故哉以此持告檀越正不俟山僧沿門行乞也

重修福田募疏

三教各分而道不異故能並垂天壤不朽至釋氏猶與吾儒切近而高僧向上或反過於吾儒以其律嚴而習靜性心之理易入非學士家理欲交戰者比此釋氏近日道盛於吾儒者是故也吉州爲理學名區然古佛道場星布碁列福田其一也福田之左爲能仁爲降龍禪師古蹟自能仁派衍既盛遂分爲功德福田三刹後靖藩改福田爲天戒今觀其遺址去鼎新之日未遠自數奉寺僧苦於賦役先後遷徙殆盡棟宇遂傾數椽僅存孤甍於垣虎臥于室宰官居士過而心悲衲僧起叢者故青原驢公無可兩大師之高足也乃發願出山欲爲茲寺重開生面興復祖庭因孤杖隻身櫛風沐雨而居之禪之人士聞其風嘉其志思共倡所以新之者而難其疏以吉州當旱魃之餘徵輸孔亟公私交窘布施無人余謂不然上根之士不因時爲退轉凡百之人豐裕則鄙心生因抑則善心生此正世尊破慳開悟衆生之日矧釋氏與吾儒切近今理學昌明之日善心正熾當必能復古刹之舊以爲吾道助似不俟言之竟也因敢直任其疏而不辭

丁亥文集

福田募疏卷八

三

大悲禪林疏

五嶽之神爲正祀四方之登嶽者意在謁嶽神而山川不與佛刹不與然車馬之往來又必以佛刹爲鄣舍嶽神震靈佛刹亦與相爲表裏釋氏設澣度世自無不可自劫灰暴燃燐火久熾嶽神不靈其所彌鄣舍者皆頽落荆棘嶽路之大悲禪林其一也禪林創於古重修於湛大師歷四十季無新之者今葺僧具大願力欲復湛公之舊自嶽之潭息足于下揖艸莽余適有役茲土募僧以是告余嘆曰四方衲子思隱山修靜者必以嶽爲歸今隱山又復作行脚募化事何也僧曰水火風三災壞世久已卽有神人復整世界生人生物隱山衲子作自了漢不立度世願豈吾世尊設教意矧茲嶽効靈宰官長者漸日致覲祝融正吾釋道欲興之際則此大悲禪林尤不可已者也余豁然曰若是可矣倘以爲佞余佛者則有嶽神之正祀在

丁亥文集

大悲募疏卷八

三

白蓮菴募疏

吾儒之學原以盡性致命流而至于刑名再至功利最下者取科目自童季入學訓詁帖括不知道為何物不知學為何物此吾儒之流弊也佛之教明心見性流而至于喝棒流至于教相最下者禪戲募化自祝髮不知出家為何事佛為何事此釋之流弊也湘潭石潭白蓮菴衲僧者以耕桑為業雖不能上追知識亦不下同俗縉余甚嘉之所謂聖人君子不得見見有恒者為幸也今菴且圯其意悲感如來法像欲借莊嚴為法屬蒲

生死大事此不墮

李佛源笑且一

建宇造像庇風

雨豈知生死消息然余不見聖人君子將不得為有恒乎

送僧南下疏

某僧少季不落禪寂三昧儒林瓢笠塵杖摩挲街肆間或詰之曰和尚出家為麼事三叉街酒舖店恐不了出世事僧曰食衲有至性母老弟幼耳或曰莫世尊出家還向雪山否僧無以對乃憤志遍叅知識謁洞庭大別問津匡廬九子告行于了菴了菴曰嚧和尚出家為麼事至性即是佛性佛亦世間孝子悌弟之人耳何必舍母弟故鄉哉昔卓吾侍者若無舍母出家又欲去龍湖其母責之曰你說道情我說世情青邊得便是道青

耳失其為聖母沸母又

耳失其為聖母沸母又

巴心嗟查僧隱隱告以有母無時不念先生乃勸令歸奉母僧然有悟異日者汝當游遍名山叅盡大知識忽返錫故土慙慙念其母弟者當必以余言為不誑也

題蘭石詩後

僧首德行而次參學至文字其末也故西來大意盡除文字然近世參學不真又借文字爲機鋒至德行難言矣豈知拈花必在雪山之後直指必在面壁之餘吉州禪師蘭石密行最勤遍參知識布毛吹輕梅子全焚而一機不露四相都忘破衲敝單芒鞋竹杖不作買山之居不作分河之飲春梁高豎雙眉低垂亦禪亦教半水半雲有時片偈拈來絕離文字有時一宗舉似言論多自來吉州與之接待故爲乳

勿者詩等明心

破方之古不不愧焉公塵土鈍根獨與方外有契
白門津公爲甘季道侶西冷心衲爲週歲追隨今吉
之蘭公又再見焉異時裴休必向圭峯得度無疑矣

了菴文集卷之九

潭州 王 岱山長著

漢陽 李以篤雲田

宛平 李益陽子受 校

擬戰守議癸未獻寇
湖南時作

書生而輕議時事可云出位惟念率土皆臣兼以同舟共濟故不知忌諱直布腹心至于語近傷時而實謀深爲國如疾在膏肓藥須瞑眩倘仍迴護目前忌憂身後則亦何貴乎言也倘仍沿襲故事誇耀新聞則又安適于用也請以湖南今日戰守借箸焉據術

了菴文集 戰守議卷九

數家言今季利于爲客敵來師已老我師前進是我爲客必利此天時可戰也又敵來水土不宜人多死臣欲去而我民兼憤切同讐望王師若雲霓此人事可戰也有兩可戰更有三可守敵勢衰弱疑星沙有重兵不敢輕進一也山川險阻騎不得騁難于深入二也又賴諸明公韓范重名足以驚敵之膽三也有此兩可戰三可守然則遂可云戰守乎未也兵不精而暴將不良而悍如量沙作粟之計愚衆耳目一肯則可萬一有急將何以禦之乎猛虎在山勢猶莫測若或輕出則我底裏盡爲彼窺萬一有失軍威何以

復振也洞庭皆潰師所駐其意觀望今欲大舉非有重兵彼即能降心相從同爲前驅乎然則議者未及言守又輒言戰毋抑恃敵之不來與敵之必敗乎愚謂無恃敵之不來在吾有以禦之無恃敵之必敗在吾有以勝之與其募戰之虛名不若先修守之實事既修守之實事并可收戰之實功實事者練兵是也非練舊屯之兵乃召募壯士以練爲兵兵自我練則三軍之權自我操強弱虛實無不悉知戰守攻圍無不如意此其妙顯而易知然而積季籌畫終成道傍者不過爲無餉夫以百萬之餉養不節制之兵國果

了菴文集

戰守議卷九

二

無餉乎餉而不得餉之實用也今不即能銷兵省餉必設法措餉及餉措仍以養舊兵眞江海蒲漏卮宜乎國益虛兵益壞矣自今日始措餉而我練我兵我兵既強而客兵亦夾持而有用何也客兵驕悍者彼以上無天子之威下無司馬之法我莫能于彼何也今我擁士卒十倍精于彼彼且爲我怯于是加以節制用命則賞之不用命則置之軍法去一人而遠近震動莫不帖服則昔之驕兵皆馴卒悍將皆良將矣于是兵不勝用也兵足然後通盤打筭以某營攔截某一帶關隘以某營攔截某一帶關隘門戶堅固王

人乃得運籌其中發一師下某地又發一師出某地庶不至有首尾牽制之患矣然則練兵之法安在其一在擇將蘇子曰爲將之道當先治心夫將而言心似迂而實確將者兵之帥而心者又將之帥故將道有五總不外心自數季兵興來國家聞警之思如饑如渴武臣築臺之典愈重愈隆乃至兵甲滿四方蹂躪遍阡陌天下事潰壞不可枚果智不能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乎果材不能指麾三軍獨當一面乎果勇不能斬將奪旗爭先陷陣乎皆非也乃或寇至則逃寇退則出殘民驕王之技偏長乃或從我則弱從敵

了菴文集

戰守議卷九

三

反強作逆首亂之能獨勝是非無將無必死之心耳在今日者可不痛懲流弊乎有人于此曰我善爲陣我善爲戰夫君子有勇無義必亂小人有勇無義必盜未可遽用也即羣起而薦曰彼能急公彼能報國夫宵小每結勢賄權邪類多藏汙納垢未可遽用也故必須核其平日採之衆人果其忠勇素著也騎射素閑也韜鈴素貫也即不難出之行伍之下加之三軍之上如漢之用信不爲過也倘居心非僻出身巨命卽有萬人之敵萬夫之勇安保其不爲倒戈相向况沿襲虛文實爲假托徒美觀聽官爵職御倏然遷

易高牙八座無故長尊問之戰守則茫然有不負腹敗乃公事者鮮矣其一在訓卒今日兵非不多也竭民膏國血養百萬之衆者皆兵也盡盈城盈野枯百萬之骨者皆兵也乃歷季不奏一凱不獻一俘不復一城是兵多不得其訓練耳兵法曰國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又曰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生可與之死不畏危也故不教民戰是謂之棄邇來不論季之老少力之強弱披鎧卽名兵執械卽名戰非惟器械不精并器械莫知使也非惟戰陣不習并戰陣莫知名也以是而驅之戰卽不潰逃亦予

了齋文集

戰守議卷九

四

敵矣夫兵不貴多貴精貴其能訓練也故募一卒必實驗其果何膂力果何菑能無飭文繡以張軍容少壯者畱之老弱者去之無徒耗糗糧而成與敗季親有紀多寡有冊然後擇其智出十人者爲隊之長出百人千人者爲千百之長以十人付一隊長攻圍戰守之進退水火山原之向背步馬舟車之運移日夕教練武事不精器械不利罪在其長而百之統千之統百亦如一隊之法夫于是處嘗則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處變則如率然一擊首尾中俱應矣吳起布陣婦人可戰種世衡懸的僧道善射曲端縱五鵠

而五陣集王夔目一顧而大陣圍古人訓練有成法也其一在明恩威恩多則兵驕威多則兵怨驕不可有怨亦不可有驕者臨敵必潰怨者臨敵必降今將之治軍尅其月糧使之不剽掠不可得及掠剽反置不問矣時加鞭撻使之不逃亡不可得及逃亡反累無辜矣恩威故如是乎古大將之心通于士卒之心有甘苦與共者矣有親視藥餌者矣有傷一卒而吮箭撫癢者矣有死一卒而痛心泣血者矣恩何其明也古大將之令不奉天子詔則反顧不以骨肉廢軍法焉則偶語不以細故廢軍法焉則傷稼不以親身

了齋文集

戰守議卷九

五

廢軍法焉威何其明也孫子謂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又曰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此之謂也其一在養軍氣兵法曰其徐如林其疾如風不動如山動如雷霆又曰守如處女應如脫兔又曰謹養勿勞并氣積力兵至動者也而主靜靜則氣銳而勝諄則氣餒而敗故一戰勝百戰勝首一戰不可輕也邇來敵未至耀武張威疲精耗志敵既至神亡膽喪鼠竄狼奔是我氣不能奪敵反爲敵所奪也今此戰可仍若是乎今日之戰勝則存而敗則亡可以一而不可再倘非斫地呼天沉舟破釜未能必克于是饗

士秣馬不在誇張藏鋒歛銳不在言說然後攻無備
出不意恠如田單火牛之奔雄如李廣鴈門之突疑
如八公山之艸木迅如崑崙關之自天則勢成破竹
下河漢而清江淮且暮屈指矣至若戰守之具戰守
之策隨時變化未可預擬未可遽洩然而車不可不
制也有足之城不飼之馬更可以屯糧載兵火攻不
可不備也窮五火之變當百萬之師可以致遠不測
二者在破敵有異效焉猾寇兇頑而鐵騎矯捷恐非
弓矢戈盾所能盡殲也惟車一突馬不得馳炮一衝
而膽爲喪矣間不可不用也或密布腹心鈎其幽隱

了齋文集

戰守議卷九

六

虛實或因商通道造以恠秘詞謠皆可以寒敵心而
散敵黨乃今日塘報絕聞止憑道路之言爲見聞之
確以至居民無亂自礪幾番奔散安知非彼用間于
其中乎是敵用間我反未用間也夫武事備矣廟美
而用武者則文也今三軍司命幸有明公不世出之
材其餘需人正多也今日明公有爵人之權又有虛
懷吐握下賈之實而異材未盡駢集者豈山林艸澤
真無人耶抑或國家多故似君子可進可退之會彼
實實懷德抱材者恐未肯自薦于十九人之中况復
難于泛泛之衆人受此膝行腰折車前騎後之辱恐

有寧抱珠璧老死褻足不入者矣是以用人不可輕
也雖市駿骨有致千里之功恐見真龍反有尺濤之
困惟不輕用一人則用一人足貴也予奪重而涇渭
清異材何患其不聞風興起乎如監紀叅謀之屬監
者監過紀者紀功及叅主謀畧也今蒲途之人皆是
矣當局止探虛聲下士遂生倖進由是文章可倩而
代也人品可飭而掩也經濟可侈口而譚也其至恢
復之功與練兵之績守義之名皆不妨假冒爲進身
之具而假反足掩真邪反足勝正甚至巫醫屠狗無
故濫列冠裳不但不能救武臣之失且助焰增虐并

了齋文集

戰守議卷九

七

有節制之兵亦壞矣愚謂選人之法人品心術爲上
學問謀畧次之繩趨尺步之人世多笑其無救亂補
治之實不知天下之亂亂于人品心術之不正也天
下豈有人品心術之正人其心作寇乎其心從
寇乎卽有力竭勢窮亦必身殉社稷學問謀畧彈指
兩季之間滿寇之營皆是矣大祇今日之皇皇進取
者果皆從君父起見乎抑從名利起見乎夫名根不
斷利念未除况能殺身成仁捐軀報國是必一切成
敗利鈍皆不足以動其心止曰君父有難我臣子當
救也于是則忠信卽甲冑又何患兵

氣不振異功
不屈精待哉

辯詩

佳詩已細讀一過字句之累無容致詞大祇足下筆
大才厥穆然之氣一往近古極其所至當是正始之
音如太華龍湫絕非一丘一壑架閣盆景可比救公
安竟陵之弊者非足下其誰但弟更進者所謂太華
龍湫必一洞一石一波一折皆靈空幻恠杳冥恍惚
不然與頑山死水等耳又如阿房迷樓百尺無基雖
大斤濶斧終歸繩墨故千門萬戶迂折纖曲珠璣纓
絡繡幕綺牕間不容忽若架百尺之樓覆以茅茨設
以上鼓蓬戶荆樞便非其實故廣大不盡精微非真
了葵文集 辯詩卷九 八

廣大也正而論之詩之爲變與世遞下後人止有
救弊而無創見自三百篇溫厚和平其弊爲桑間濮
上靡靡之音漢魏救之以雄傑其弊爲雜嘲叱咤之
響晉救之以清潤淹雅其弊流爲六朝纖巧鎖碎之
調故唐又救之以大雅典正不善學者爲癡重平衍
是以長吉郊島諸人不食本分之艸乃跋扈爲奇詭
瘦削骨重神寒之句遂開中晚弱調宋人救之以理
則有理障元人救之以詞則爲陳言去風雅遠矣故
國初何李諸公用心振挽救以典實繼之王李七才
子輩出漸多冗塵不善學者遂有筭數點鬼學究之

謂其中原紫氣套語真有如公安竟陵所譏者故王
李之弊如廟中木偶全無生趣公安因以趣救之不
爲無見然牛鬼蛇神打油釘釵出焉竟陵又以高潔
簡貴救之不爲無見不善學者摹擬太過虛字太多
遂覺不必讀書不必養氣連章累牘黃茅白葦賣菜
傭畧識數字皆得登風雅之座而大言之嗚呼流弊
至此去風雅萬萬倍矣則今日又不得不因其弊而
救之矣雖然救弊終是攻人攻人莫若自攻有意攻
人必仍爲人所攻是舍自己衣珠貪他人臭腐故救
竟陵公安者莫如學王李學王李莫如學三唐學三

了葵文集

辯詩卷九

九

唐莫如學漢魏學漢魏莫如學三百篇學三百篇莫
如自學何也性情不朽之物隨時變通者也惟識自
己真性情所在然後歷古今之變而斟酌損益之以
自成一家言則鳬頸鶴脰莫容斷續鳥語花香莫容
造作庶幾乎與古人之意合焉區區狂瞽之見敢以
進之左右

荅友辯學

得教知足下從格物致知用功不作一毫偏見斯道幸甚但云云三教不可合道不同不相爲謀體既不同用亦各異謂弟三教體用一理之說爲非然弟非臆說也蓋直指道之太原實如是耳道也者先天人而爲名統天人而爲量並無所謂三教皆後世強立門戶而名色始分繇是分之不特三教分也卽吾儒議論不合亦有幾種如宋賢朱陸之辯是矣然究竟朱陸原無此是彼非也不過各各造就之不同耳孟子曰伯夷伊尹孔子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而得

了齋文集

辯學卷九

十

謂之道不同不相爲謀可乎昔人謂道如金子金子但有輕重不等無程色各差所以然者心同理同故也得謂三教不同可乎請卽三教之體言之老氏守雌卽曾子之守約老氏守中卽堯舜之執中執中者去人心存道心守中者止妄心留昭心至乾坤坎離之配則大易原有之理卽脫胎神化吾儒所指爲異端孰知吾儒神而明之至誠前知大而化聖而不可知亦猶是耳如佛氏止觀卽儒克復正覺卽儒未發圓覺卽儒一貫至豁然無聖一切皆空吾儒所指爲異端而孰知孔子曰吾何執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

也空空如也亦猶是耳則三教體同章明較著矣請又言其用自來病二氏者謂其無用不可強同于吾儒余謂三教同處莫于用道氏絕聖棄智剖斗折衡此卽義皇不識不知無爲之治佛氏大慈弘願普度卽古帝王視民如傷博施濟衆若以立言各殊卽謂體用實異則譬之赴都會者路徑或東或西或水或陸總至此都會耳而謂爲各有一都會可乎如扎云佛氏謂理有精于吾儒容或有之然非有加也特吾儒所有之物孔子當日但未暢言耳其不言亦有故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孔聖之徒三千而可語

了齋文集

辯學卷九

十一

者止一二回可語則又不違如愚是以夫子有非助我之歎心齊坐忘相忘無言也參可語則一貫卽唯知門人難與微言聊答以忠恕示平淡藏神奇下此賜稍敏則自稱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是最上一層之理不盡傳畱有餘不盡以待佛氏大闢之耳如剝蕉萬葉千葉不離此本如抽絲千緒萬緒不離此繭耳先賢陽明龍谿所稱已登聖人之堂者不啻取譬乎三教如三間屋儒居中而二氏左右初無異同之說耶余亦取譬則謂如一間屋吾儒住久道又把門牆修理一番佛又把門牆修理一番門牆各換一新王

人到底一箇望兄卽破成見莫把二氏看得異卽吾
儒所有之理莫把二氏看得高深卽吾儒原有之理
但今日認定吾儒做去卽參以二氏只如人家三子
長子故爲子其餘次子幼子雖面目不同總此父母
骨血若必欲吹毛索癰是爲立異卽非斯道大公且
恐擔擱自己精神工夫未必着實若只自己實落做
去何暇見人有異不異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
夫我則不暇良友規切似不妨直也

辭堵牧游督府辟書

春及田疇晨興負耨旌旆所止無路將迎辟書寵加
捧函汗顏氣虛膽薄轉喜爲憂三家村人不曉何事
相顧錯愕目岱爲狂區區之中所有欲剖非徒懷欺
負詐以待知己蓋以七不堪之身爲三不可之日明
公天人負望遐邇係心抱文山枕戈之心起睢陽貫
日之氣掄材器使用不私人如岱不材緩筋弛肉懶
慢如稽滑稽類朔一丘一壑自謂過之置之高閣誰
曰不宜收之樂籠或者不可小材薄技不救蒼生過
實虛聲終當自賊縱滄海之納原深乃淺器之盈何
載更有烏私親當白髮方寸旣亂寸籌難施倘得邀
榮方外備問山中退食公餘游衍幕府作賦詠詩以
供嚶笑則終親菽水餘暇讀書歲月磨礱羽毛豐長
報知之幸翻難計日

寄施愚山先生

歲月如逝故我猶然有負特知無由副望蹉跎棘屋
困與季增既不能強違時命又不能甘遁林泉惟有
浮沉風塵道途耳辛丑之役幾得而失心志散亂甫
就一羶遠寄重湖在水中與魚鰕爲伍與蛟龍爭
宅窮途到處知已無人古人云自顧無新識終身思
舊恩也故人文章道德日異月更遠近之間皆有濂
洛之誦昔人謂言之非難實踐爲難先生真不愧矣
近刻持覽重遊山左趵突明湖之間時時思其遺蹟
故作詩頗多一披閱知時刻未忘知已耳

丁亥文集

寄施卷九

十四

寄章師義山

岱賦質魯鈍習行怠荒苟全丘壑之中無復聞達之
想故叨依門墻而遲回進謁乃蒙勤勤物色一晤愛
焉誨焉加諸衆人之上聞見得未曾有如波羅遇佛
遂證無上道如莊惠濠上莫逆于心虞生知已一人
之歎真不妄也然岱之感師岱言之衆未必知之潭
邑之感師岱不言之衆皆言之當左師殘衆癯養湖
南潭如壘郭師以片言長驅東下自非銷兵勝箚城
市井邑當爲異物矣雖然眼丁旣拔蔓艸尤不可滋
想師定有奇策非愚生所得聞而愚生不能不爲杞
憂也巨友譚德音承仁人嘉言闡幽夜臺有知揚眉
何限岱今日始可報吾友矣

丁亥文集

寄義山卷九

十五

侯魏貞奔相公

三代以上之士惟恐人知三代以下之士惟恐人不知至晚近則求知而終無知終無知而汲汲于求知是以士不遇屢屢上書執政之門今不可復得矣故孤寒下士有終其身無一知亦自安不悔者雖然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名不稱則文采不表于世今國家雖以場屋取士遇不遇有命焉非才之所得至也苟終抱磴磴之節淹沒無聞亦君子所疾也岱湖湘不材迂疎固陋無所比數學爲詩文小言碎義不適于用每上春明其望重天下位冠百僚者徒懷景仰未敢一至其門一上其書何也身賤名微無因按劍况以龍門高峻海宇才智文采之士相接踵如岱礫碌安敢冀其採擇故遂巡迴避望開卷足懷刺搖手豈意敝帚得致閣下而愛士之誠憐才之切採其巴音律之大夏遠近流覽使得成名雖皇甫之于太冲無以加焉及親獲進履泰山河海自忘高深就色如嘯雷聆言如飲醇退而喜徐而思以士之終身求知不得而岱旦暮遇之不謂非厚幸矣後此宜時親門墻乃文戰復北樵悴無似欲布一一區區之衷不可得卒鬱鬱還里而命劣福薄所遇坎壈又性方不轉

拙而寡合既不偕俗更難宜時隱則道不足以庇身出則才無由以自達公車數躓不能通籍寒鴛偶借未獲一飽且潺陵中央與陽侯爭道與魚蝦爲羣鄭虔台州殆尤過之岱時邁志衰名根久冷猶復僕僕者尙平之債未畢陶潛之賦難成閣下能嘯之咽之使聲名異于儕偶文采表于一時不至淹沒無聞困頓有援則閣下愛士之誠憐才之切俱不虛矣

寄萬吉人督師

已卯之役師便于棘闥中拈岱卷崇曰佳士佳士
意收無失易吾師施誠齋首置嗣後到處獎借至謂
鍾譚以後一人癸未落魄南歸孤舟江上衆裏嫌身
師不鄙不材親覓孝廉船時觀者動色遂成孺子之
名岱亦何緣得師教之誨之生之成之如此深且至
也湖南自賊蹂躪日月之光化爲兵氣衣冠之士變
爲鬼磷艸莽賤士惟有斫地呼天以存一息然如螳
臂設張徒增媿笑所日夜引領者宇宙有司焉相公
在也伏讀月報吾師義聲所指岱又何緣親韓范李
丁峯文集 寄吉人卷九 十八

士講學永明之間一時賢者慕不肖者勸信知此學
在天壤如洪鍾應響大小隨叩况以師之大全者屈
指江漢之清非妄也

寄吳燕勒

今時事日非屬持國無人材者多失自用庸者大祇
力微有心者志不得展以至國家望治切見治難得
如明公才膽識其人收回氣運則既墮之甑不難復
完已壞之轍不難復轉矣永之陽某舊游地也其風
土尚樸而山川靈恠愚溪鉅鉅之間中多隱君子焉
隱而不彰明公爲山川重開生面爲風雅起弊維衰
丁峯文集 寄吉人卷九 十九

毋使嶺州專美于前也

寄胡此菴

霜前碩果天上文星湖上揮杯預識龍飛有自谿邊
垂釣會逢熊夢相符禮樂定于漢官洪範自歸周室
已是天人相與之際旋乾轉坤行看君臣一德之歡
沐日浴月某湖南櫟木潭水虛舟蟬帖不知春秋蚯
蚓祇依泉壤躬耕南畝敢曰東籬高臥北窻有懷西
向頃者牛衣負泣已自媿于妻娶焉首敲推早見呵
于廷尉念古人有急難之誼乾飯親持抑至交懷連
茹之私彈冠嘿慶袁安雖大雪而安貧韓愈或高軒
而訪賀想天上故人必念山陰舊友問玄真于煙水
了菴文集 胡此菴卷九 三十一

敢望蒲輪安杜叟于瀛西是關嚴武

上龔芝麓總憲書

古來抱寸材片技或隱或仕欲其聲名遍于寰宇文
章登于竹帛非有負天下之望位百僚之長嘯之吹
之援之援之無由致青雲而施後世是以三代而下
恐沒世渾沒者則遑遑焉求一知己知己者中心好
之不借譽于先容不終間于謗議拔之饑寒困患之
內加之儕偶衆類之上使得展其材技舒其志氣故
士終其身奉之不忘當之侍門牆也有季然自念固
陋迂濶無遠于用龍門之峻馬帳之大海內才智文
采之士不知凡幾則當者不僅不能與于十九人之
列將與跛踈之徒同其碌碌故每公車至止隨例投
謁逡巡瞻顧或望闥人而卻步卽留懷欲吐卒無以
時致左右卽欲上書一通又私念韓愈汲汲于執政
之門遂爲千秋口實是以材技未得盡展饑寒困患
皆無所托然終竊依門牆不倦者以茫茫宇宙知已
無人矧負天下之望位百僚之尊一吹一噓足以垂
聲名表文采如閣下者可且暮遇之也哉名叙一篇
贈詩三章贊一首大圭百朋奎今永錫甲辰春明又
接顏色溫詞和色頗起枯稿且哀其不遇惜其未衰
知已數言鏤心誌佩踴躍還山未敢復謁恐取厭開

者而見笑不知已之徙此中區區終未悉吐俗遇窮
數極性介拙謀既不諳于世又不利于時隱則大患
有生出則小才難達公車六躓不能通藉寒毳一借
不獲善地潺陵水鄉與魚蝦爲伍向平之債未了陶
潛之志難申良自愴耳閣下何以振之趙洞門先生
蒙古人之誼海內誦之今得歸溯湘背仁人之澤感
知之泣代爲淋漓

寄郭天門先生

束髮卽仰高深竟未一進謁瞻色笑郵書通姓字直
如嶽在望十季不能躋勝湘遠前一日不獲窮源然
所以者蓋有二故昔雪跡鴻飛栖嘗不定今則露吟
蟬隱清畏人知或聲氣所入皆屬典會所逢某未嘗
大吹蠅附蓋自念寒陋恐不足當長者一顧至以泛
泛衆人待之耳近自門下來者恒稱先生氣如雲懷
如谷才如江河接引後來吐哺三易遐邇願識揚睂
片言風雅幾衰于楚又賴先生起弊焉嗟嗟某又何
能同時歐韓而失之也敬用拙刻見投蒼蠅之音知
不足當鸞鳳嘯乃投石引玉或不吝教焉至于門牆
之內某不外身爲狂妄亦不敢爭附依傍又如禮嶽
但領其朝煙夕靄不必買山而居觀海領其巨浪汪
瀾不必乘槎而泛則望先生李膺之納北海韓愈之
過長吉相忌于季齒爵位間賤子欣喜何限

又

佳刻峩睂天半黃河天上莫比高深藐姑之儔百寶
之氣莫比幽異後學摹擬未能惟深佩歎撫江一錄
救焚拯溺之心盈于筆墨匡時靖亂之功垂之金石
又不僅佩且歎也某嘗謂文章經濟原非兩途世不

適用之文皆古人糟粕出師二表文之至也則武侯作焉審音顧曲風雅之至也則公瑾事焉合此以觀先生是矣先生抱管葛之材係蒼生之望千秋大業倚賴有在但某婆心意近局之失多由門戶始也聲氣相尚既也權位相競君子有矜尚之氣小人有傾險之謀幸而君子勝小人則有安劉誅呂之功不幸而小人勝君子則有清流投濁之禍且也逐聲附響者多華而鮮實執一守經者必重厚而少文宰輔如張說尚愛軟美故至真才見黜諂佞見容此世道之所以有今日也先生慨然出山當盡洗前陋某雖艸莽之身然優游山林亦企望昇平之切矣詩文一帙此不適用之物也惟虛懷採擇故敢進焉

丁齊文集

寄天門卷九

三十四

又

經濟一韓一范文章或洛或濂斗以南惟有先生湘之中懷深小子前擬立雪門于雪後昨欲坐春風于春王二者願乖一歉何限夫擔簦百里已非昔人命駕之勤進履愆期是豈孺子可教之意謹遣一力用將微忱呈詩一章書扇拈畫數筆成條末技無適于觀小才曾蒙其賞仲春之際和風吹袂晴色炤遊鵲韻如笙花香若霧先生策杖共問小子褰糧而至商

今畧古長吟短歌某敢櫛通家于李膺先生當發長嘯于阮籍也

又

前者負笈願乖切抱惆悵正擬春明之暇褰糧上湘始謁先生既禮衡嶽而手教遠及佳韻疊施捧讀之時喜躍出矚宇前輩接引後來有如此深至也觀中從龍季霞處更得手札及詩珠玉滿案從人難着手處長河大海蕉剝絲抽從人易運思時疎雨微雲豆人寸馬區區書生日坐故紙口燥筆枯而先生出經濟餘緒優奪文士之壘誠不可及也雖然西施之鄰無妍婦偏善效顰某將爲西施之鄰矣

丁齊文集

寄天門卷九

三十五

尹洞庭

尊詩如夏商鼎彝采翠班駁古色照人又如長蒲之
杯玉醴之泉非藐姑冰雪不能飲之又如楞嚴咒心
雖下乘聲聞不能透悟然時時捧誦便可去迷消惑
生人智勇也某下士蠅聲啾啾亂鳴先生亦復搜收
豈所謂渤澥之賤收之藥籠耶拙集五本尙有秘笈
未携至再來當盡傾囊其呈郭天門先生者天翁閱
後卽轉呈奎削并懇數言序首想不惜齒牙成其名
也

了菴文集

尹洞庭卷九

三

嚴方公

辛丑得覲門牆瞻色笑且捧大集真爲文章典型爲
後輩師法不僅與文士競長也卽欲賦詩數章呈政
緣以數牽踪跡萍梗郵書無便且分位懸絕不敢輕
上一書而雕虫小音復難入鍾呂之聽用是逡巡而
不能達意至于今日曾晤家懷人及夏振叔詢動履
歸星沙而非石季翁時時握手亦復懷想癸卯過貴
邑近郊有衲子係先生宗人相聚一宿因匆匆道途
無由致書亦曾免其叱賤名以聞如此營細于懷數
季而終未敢修啓事達左右岱之拙且疎可知矣雖
了菴文集 嚴方公卷九 三七

然日上書執政後人以爲昌黎之累其拙且疎者或
反見收於龍門之峻耳岱空疎固陋不能自出頭地
困公車者二十六季偶就一瓊今且見裁未補斯風
欲墜吾道欲窮已乏叩門乞食之達復無傳食諸侯
之時區區小技未能其將安用今幸先生大文人在
位諒必能爲詩文之士振拔不獨岱一人引領矣茲
有敝府同學楊生履吉學異才詩文甚富其尊人
楊九嶷先生以前門子起家至職方郎遇闕亂靖難
茲履吉來長安端以訪舊思謁諸先達一展其才而
吾楚山斗爲後學瞻仰者惟先生耳故敢効曹丘伏

乞垂矜錫以齒牙俾楊生名字驟大得以有成其造就之功當不獨楊生尸祝也

夏振叔

都門聚首之密莫如甲辰而同人憔悴支離亦無如甲辰匆匆別去春明門外便是沙塵陸海計偕之困人人猶戀戀如食蔗真不可解也途中遇貴邑友附一札得入覽不鄉人眼窄矣吟頤殊便是數百季未見之事學道人至此亦爲動搖何也敝帚附嚴非老處郵上寒蟬候虫各自爲吟亦見宇宙之大必不可無者供噴飯也

彭橫山

甲辰下第後以廣文缺裁卽歸故里負骯髒不合時宜之身又無代耕自給之祿窮愁無似詩書之色俱削盡矣前附書二通於趙使者不卜已仰達否茲有敝府寧鄉楊梅菴岱之老同學也負高才交天下士著述甚富其尊人楊九嶷以甲子起家至兵曹而傳司空先生與有世誼其楊職方又仁則其同宗也今悔莽竟赴長安以尋故舊而同鄉中具海內之望有推前引後之虛懷門牆爲名流所歸者舍先生其誰歸故敢効曹丘幸先生採納不待以衆人又廣賜齒牙獎借俾其譽收名張則所造于後學者不小其感激不獨岱與楊生也

東陳則梁先生

集中論經史也則舍英咀華吹毛伐髓其論釋部也則洞幽矚微雙修雙證絕非聲聞邊見下乘人所到文之典奧曲折如經如史如子如莊澹洋變幻則得之漆園釋迦老子懸廣長舌發海潮音述沉之人六種震動山鬼技窮小巫氣短海內有則梁數十季方知有个亭集數十季始見可憾也文章一道千古爲難滿目盛名之人一望茅黃葦白蜚螭守九自忌其穢俗足跡半天下心折之人不多先生其一也大祇先生讀盡世間書勘破世間理下筆衝口無非文章

了齋文集

東則梁卷九

三十一

又

有子瞻子長之氣而去其香有韓柳之奧而去其塞似太玄而不尙白似道德而不入理明卓吾老子出人頭地口快而筆率方之先生又在百尺樓頭也

佳文如越絕書如考工記如爾雅如石鼓文其難句讀處則竟是楞伽矣每讀一集長許多見解愁中爲解願其靳王末則以李林甫輩爲都官而拷訊岳武輩此段公案大奇覺世界忠孝近殺戮者上帝最恨似無因果又有因果其述友論皆我意中欲語未及語語且不能行觸目瞻省先生有道人也岱此中天

青露白而自負至性大約嵇康柳正平一流人目中不知有鍾會黃祖者終是學道不得力不及先生遠矣至其文章高古不作漢以下屈指海內無人吾鄉惟尹洞庭先生庶幾矣

蕭孟昉

浪遊無似得過名區香城螺水之間口餐秀色一丘一壑自謂過之何幸復遵名流接茵連榻觀其芝宇聆其磬咳傾蓋如舊兩莫逆如濠上如足下者足下聲氣所布締納如雲如弟者深慙迂懶乃愛客之誠遠函遙錫鼎貺疊施雖不敢自外徒增赧色耳何如

了齋文集

東則梁卷九

三十一

何如

黃赤子

寓漢上無聊便如馬周無人可識吾社翁從屠肆酒
罈中獨問子虛始知桃源洞中人非絕跡人世但無
心漢晉耳握手匆匆思北歸一訪螺泉赴鷄黍約不
意金盡速歸徒望蘇門清嘯矣一詩相懷無佳扇可
錄寄附逸子索中可取閱也逸子弟十季聲氣友今
寄跡衲子便有異人處其詳載弟贈言中吾社翁定
交後當得其詳必有獨契不在尋常交道中但恐以
行脚失之故敢爲引道幸一傾東壁秘笈厭飲之無
使有見所見之歎也秋冬之際當又有湖北游聚首
了齋文集 黃赤子卷九 三十二

不遠此番當携拙集求指南并佳言也

李雲田

漢上作客潦倒中忽得豪興如雲田真不啻任華傾
倒李白惜握手匆匆不能作十日歡耳弟南歸後已
有西河之慟復遭炊白之夢孑然一身日與老衲蒲
團坐對如稿木死灰不復知世界有消魂斷腸事回
念足下朝雲解語雪兒善歌以一大文人香山子瞻
婆娑其間此段慧福非再來不能有也八九月當有
公車之役再經漢水當復有湘妃其人解佩不

孫宇台

湖上別來李子受又晤于武昌且接見懷佳詠古道
照顏色矣虎林名賢如宇台真靜者在和靖靖節之
間弟懷未刻置也已和來詠刻集中祇慙晉以後語
對陶謝諸人有慙色耳客遊歷下晤祖望得足下動
履亦無郵可通家亦世與錦雯同學近官永嘉可一
定交子受已官粵西惜其地遠且瘠若得佳地須一
訪之此公心折者一字台耳珍留近狀何似乞致聲
拙集一冊附驪黃處可取教之

吳錦雯

天壇別時不勝戀戀長歌慷慨使人心悲不啻易水
一曲此後弟坎壈百出正無處問天足下官罷遂有
西河之慟聞之感愴天真不可問矣辛丑復至都門
晤胤倩顯亭始得近狀嗟嗟錦雯之人誰復知之才
大困奇不獨一錦雯是又宜達觀耳弟一羶潯陵非
復人理不能急錦老之急正坐此耳亦世兄官永嘉
想得握手拙刻錦老習見不敢刺目也

寄亦世兄

我三人俱不能與氣數爭落魄南返可爲短氣而二兄復有織素之巨弟又有奉倩之慟始知造物力顛倒未已向來哀樂眞爲多也弟生非其地如在鬼國且如木偶枯坐了無生趣日屈指公車移家湖北脫離苦海然如說梅子一邊生津一邊生渴恐無實際也陳逸子有南北之游慕二兄高誼二兄聲氣傾海內見逸子異人自然乳水然區區念逸子行腳恐爲人所怪故不得不引導之矣三兄田公想得康樂幸爲此聲未敢另札

丁菴文集

寄亦世卷九

三

寄宋牧仲

長安客中得觀色笑時以試事營懷不能盡領教益并一詩未呈真有李杜當前不一商風雅鄙各實深矣後久滯長安及還里又爲雜務蹉跎卽盈盈一水不能遣使通候罪狀何可言老公祖異才博學出自名家竹樓春曉遺踪後先相映山川生面應爲重開亦一時盛事恨岱以遠隔不能追隨杖履爲壬戌二客也茲有同里同學楊子梅菴者異才奇情足遍海內詩文著述甚富其尊人楊九嶷先生以甲子起家歷官兵戶二部遇闖亂立大節而今職方楊鄂州其弟也其司空傳先生亦有世誼因有都門之行道經楚黃甚慕老祖臺文章宗匠思得矜式岱敢効曹丘諒太丘之門必能收之藥籠則三都之賦一日紙貴不俟豐干饒舌矣外具拙集呈正佳篇惟無客好音再敝同門任充國廣文黃陂正在字下幸破格不以衆人待之如岱身受允國忠樸眞篤人恐不開仕途萬惟照拂護持則恩莫大矣臨楮懇切

丁菴文集

宋牧仲卷九

三十五

杜于皇

築未作客白門一時勝友雲屯爲交臂之契者唯于
皇足下意氣如霄漢肝腸若冰雪稱衡大兒之稱魏
武孤與使君之許不爲妄也僕本恨人曾多磊塊每
視東阿揮毫擊劍方寸五嶽頓爾雲煙中有乳水難
與俗人言也湖南十季兵甲玉樹芝蘭皆化爲荒煙
茂艸又不止鍛鸞焚鶴醢龍網麟弟不材爲樗不死
而風華凋落獨存枯稿如寒蟬疾虫自吟自哀于腐
木敗梗之下雖復怡樂不知天地之大爲識者嘲笑
久矣近傳足跡滯維揚以于皇之才何求不得復浮
丁亥文集 杜于皇卷九 三六

沉客子意已遠矣吳旣閒南來曾寄口語不知亦曾
齒及否

黃九煙

十季前苦浮情俗累居心甚雜雖卜宅無功而素心
晨夕未能時數徒有豪吟隔垣槌床達旦爲靜者腹
晒清嘯東籬之句至今誦之神慙也湘潭自癸未相
尋俱成異物弟五倫之內屈指無人他可知矣足下
遠翥真爲卓識近南來者詢足下動履白門吳門所
傳不一徒有懷想耳津公瓢笠蕭然駐錫輞庄十載
尙健飯唯時刻以九煙爲悵望耳

韓二青

長安逆旅落魄書空夜深秉燭得邀高軒許吟床下
恨以匆匆南旋不能竟日把臂春晴馬首望西山爽
氣猶作薤姑仙人之想也弟貪病之人復處窮鄉下
里市城久隔文旌到日樂未之聞冬日得晤盧潭水
公祖始悉琴裝鶴馭久已回翔湘湖之間思負笈一
識荊州而季雪歲寒盈盈汨水遂不能學山陰舟楫
但有報顏耳謹附空緘竟達春明之際當一航觀洞
庭春漲聽釣天吳樂也

丁亥文集

韓二青卷九

三七

諾和尚

塵緣未息解縛爲難綺語淨食豈爲究竟空逢知識
未契真機有負津梁祇增慙媿接教知大乘不遺細
人悲喜交加無可舉似弟久滯星沙旋有遠涉立雪
之願空懷分竿之緣竟少望九面雲峯倍惆悵恨他
季婚嫁初完縱不能如龐居士合宅證性定不作五
柳聞鐘攢眉耳

竺和尚

蠅弄泥丸蛾鑽故紙妄想計著解脫無由縱有向上
之機終是隔羅觀月不堪爲大知識道也大師吸盡
了菴文集 諾和尚卷九 三六

西江煨竿南霍悲憫羣愚弘施寶筏驚天獅吼有耳
咸聞深愧凡夫無由瞻仰空對七十二峯作天際真
人之想前首座來潭捧讀玄言覩廣長之舌聞旛檀
之香忽接法音兼聆梵籟五色摩尼得未曾有悲喜
交集但有皈依韓聖秋久侍門庭益知道廣居然白
社陶潛虎溪酬唱豈有心雜靈運終外羨墻不盡葵
傾聊申竹素所根塵緣糾結日月其諸必俟向平婚
嫁之終始遂裴休托鉢之願他季白首頭陀向船子
問渡未可知也

心函

湖上客一載與方芥促膝十之九炎暑禁足焚茗雪
藕拭几焚香濡墨揮灑或閑步午涼真無事不韻心
公慈後時時念我旅人方之勤公于六一參寥之于
子瞻又何多異焉記別渡頭風雨帆影參差心公解
脫人亦臨岐雪涕如此至性至情使我一步一縷縵
辛丑都門晤西泠友傳函問不可解吾思心公作佛
人必不作蜉蝣朝權抑傳者之訛也家亦世官永嘉
卽托詢道履亦兄海內名流肝腸如雪不可不一締
納也近詩一冊附教其湖上遊詩具在可緝也湖中
了菴文集 心函卷九 三九

小記若干不能卽錄寄俟之異日兩侍者無恙乎并
及

東唐釋純

是晤咄咄稱異與足下一番商確頗有領悟此道遠隔千世遙踰萬里而相師友矧同時同地如吾兩人者哉易康侯詩文如寒蟬飲露孤鶴唳煙令人不敢作塵氛想其縞潔之姿孤介之性如寒巖幽壑永雪冷泠靜者有悟俗士卻走後來能有人否到處項斯非妄也渠有稿若干卷曾囑余梓之悔昔季以浮情客氣石交中斷遂乖夙願有才如此令與艸木同腐朽友之罪也足下幸搜索寄我以便刻藏名山此念至誠斷不要譽正不必令康侯知也易無畫清真

丁亥文集

東唐釋純卷九

四十一

可念才識復銳其好異之性不合時宜多尚晉人風槩此吾儒中狂士莫以世法便呵責耳謝畱生天資近道然不究心此學便有終身遊而不知之病我輩既邀天幸帶來天資又能全身刀兵水火若乃自棄真虛負生人世一番矣此數友者護持之皆可入道足下無多讓也

又

生當末劫非了徹性命何以安身近來灰心學道浮情客氣詩文伎倆一槩洗滌昔笑稱純講學爲迂今日纔知迂不易也弟性疎而根鈍功夫有操舍體用

分靜動妄字不能卽除兄過來人何以教我近作一篇寄正幸遍傳之以廣人學道之志

復蔣天植

弟樸陋疎廢人也隱跡蓬蒿寄情虫艸於名場實地兩無所得足下謬採虛聲遠絨辱問而趙公祖詢及敝帚空谷足音躍然色喜足下虛懷趙公雅道俱已古人矣趙公弟所素慕今聲氣下交敢爲竹中之避但恐下里之音徒虛所望耳其佳稿未入目容細閱方僭引數言弁首

史拙龍

丁亥文集

東唐釋純卷九

四十二

蹉跎入山遂不及晤語云畏首畏尾身餘其幾誦之失笑然弟有蟠蟠白髮老人此身未敢許知已故烽火一傳方寸卽亂實非區區全軀保妻子者也昨堵公徵書兩至亦以此堅謝之不然材雖不逮心而頗赤寧甘老死蒿萊耶聞足下欣然捧檄中流擊楫正祖公事章師于野奇謀遠畧兼抱虛懷使人一見依得士心可知矣

答劉浣松

叩屏子夜風雪飄襟山陰清興富有過之至今猶天
半峩睂想也短章紀異區區不遑遠將瓊華復辱白
雲盈絨香齋滿把藐姑水雪之僊梅花爲神玉爲骨
也湖湘于中州爲蠻荒之服而山川洞壑靈恠獨鍾
故遑遑昔賢稅駕與開生面子厚三吾愚溪之篇次
山石魚杯湖之句後人齒頰俱芳至于中興有頌退
賦有詩豈僅風雅云乎哉上下數百季間又得明公
傳燈續響也贈章郵寄正初花鳥于林當有嶽遊便
可續談中夜矣

丁翁文集

答浣松卷九

四十二

于慧男

五千里奔走風雪塵沙真無毫髮適意惟得交慧男
便爲快心耳所苦長安懷抱甚惡居心甚雜無佳詩
佳畫以慰篤好南還匆匆不及握手望西山一帶山
色渡河而後猶作故人之思也令兄東海雖日接教
苦敝地日尋干戈無刻安閒得以握手清譙亦復在
勞瘁中然時時望慧男魚鴈不可得則惟有効區區
報故人耳其詳逸子畧聞想能便道也逸子陳社翁
故開之陳先生長公今來長安訪洞門趙先生此公
風雅異人非一味行腳頭陀比吾社翁聲氣傾遠近
不可不一定交作密友窺其所學可也公車甚近相
晤可屈指子受李杜翁未另致書幸叱聲

丁翁文集

于慧男卷九

四十三

復易無畫

逆獻寇湖南羅織一時清流弟亦在數中矢死遁跡
始保節全生回念此身真若兩世而天涯良友又當
何似思之益重神傷也吳公燕勒與弟稱聲氣交問
芝陽人士弟首舉足下渠深悔見晚足下原不藉人
重私冀得一不寂寞友稍慰窮愁不料復有舍沙先
射者嗟嗟窮達有命矧此些些遇合不足爲足下惜
也閱札有同社中傷而往來相傳爭以無畫不善藏
爲言祇不知中傷者何人何事曷不一告我也足下
才高忌者欲殺故不足惟只時數在末劫天地反覆
丁亥文集 易無畫卷九 四十五

君子道消之會嘿足以容不可一日忘耳我與足下
肝膈兄弟誼過骨肉天生才難復不自愛焚琴煮鶴
勢所必至稽中散慙柳下媿孫登之悔弟每歎其不
早望足下深思而焚味之也世事已不可問我輩西
山之日近且苦心學道一切事灰冷我輩聰明氣魄
俱無着落到頭須向此中求也

答謝叔平

盤輿相過不入乃以風雨爲言不知當日山陰道上
風雪迷江呵凍打漿是何高致應是吾家阿祖辦此
不能與烏衣巷中人語耳佳詩領入客卒業以報

又

山居岑寂有同夢夢素心之友或阡陌相隔或忙暇
相乖惟有閉戶著書無處告訴自爲潦倒正在相思
而山陰與短郵筒亦疎此歎甚于足下張志和云同
天地之內何可言別則足下之池塘春艸得句驚人
與弟之月夜朗吟挺床達旦便是玉麈對揮不必陶
丁亥文集 謝叔平卷九 四十五

公披衣言笑數晨夕也近詩一章與退之病鴟篇樂
天大嘴鳥同一可笑足下有心人故以相示

答尹浪僊自製蕭甚精
以一枝見贈

古之高隱不惟趣志不同爲業亦異如王子儉牛朱
子繼屨以及蠟屐工鍛千世下卽其業想見遺風足
下抱中郎之鑒具簫史之才製竹審音如鸞吹鳳第
恐俗耳不諧徒推床而僵臥故弟願借一枝置之座
右引爲典型非盡知音也佳贈音清製樸月落星橫
時天風自入發爲異響卽是報君也

張素存

甲辰下第後蹉跎無似遂不復敢親教時托趙允
轉致且踉蹌南還矣然高誼種種未嘗忘也舊同學
楊悔菴博學異才交游遍海內其尊公九幾先生以
甲子起家官至兵部職方遇闖亂靖節兵部職方楊
又仁其同宗也悔菴著述甚富今來長安思一展其
才得遍交先達弟敢効曹丘卒臺風雅主盟定能一
見傾倒不吝嘔咽俾其三都賦貴弟亦與有榮幸矣
令兄季翁同此趙允公尚在長安否乞致聲

顧華峯

丁亥文集

張素存卷九

四六

十月始見冬季緒紳大名已登中秘喜之不寐足下
茂季美才當以文章聲氣主持天下此其始基將來
大科名將有屬矣弟壯心頓灰蹉跎無似即詩文一
道盡一生心力切恐後來不傳今偏隅小邑詩書無
色弟則窮愁日甚而廣文一官久未即補其皇皇借
鹽欲離鄉井不受鄉里小兒之困不爲不肖有司所
侮今幸天上故人日在都門必能時時爲故人也
前已附一札趙使者通候不卜已達台覽否

劉小石

甲辰公車蹉跎百出非名恨不斷實以垂暮無成而
家園荒廢叩門乞食不能行之今日徒有仰屋且生
平素志不能一展是以怨尤未泯故爲有識者竊笑
矣在長安每累故人照拂不意此番而盟翁亦復受
無妄之患爲窮交歎憤欲絕雖屢登台署與丁景呂
徬徨總無補於患急用是耿耿五月出都此後邸報
無從覓未卜事局歸着至十月於趙友老長郎處得
見秋冬緒紳仍觀台衙不勝喜慰同學之人出頭地
施愚山及盟臺兩人耳此寒友之所以惓惓于懷者
又不僅禹貢彈冠私意也茲因同學楊悔菴今來都
門尋舊友慕盛名思一見顏色悔菴詩文甚富想能
一見傾倒不俟弟饒舌然恐長安如海投刺無門不
客不効曹丘并祈倒屣廣爲延譽使子昂不須碎胡
琴而太冲卽刻貴三都則弟與有榮幸矣

丁亥文集

劉小石卷九

四七

楊又仁

古人之尚友也或千里裹糧或萬里寄懷未有同里同時徒深懷想而不一接顏色不一通郵書如弟與季臺者緣以比季浪跡四方實無其便徒深耿耿耳弟以廣文岳州之安鄉甲辰適會缺裁還里星沙得晤悔芥叙數季弊濶且道與季臺共譜述其滇中乳水之誼出華首二楊諸詩然後得窺佳作既服且歎服者服吾楚風雅振起有人歎者歎其同里同時有錢劉李杜而不一接顏色通郵書也而悔芥且以各刻索叙因喜而一一叙之得附名不朽并得藉以報

了芥文集

楊又仁卷九

四十八

季臺矣悔芥今來長安因附拙刻呈正倘有選刻敝帚借以供採擇焉悔芥弟老友而季臺復與之同德比義真足張吾楚無疑矣臨楮不盡

答郭幼隗

白日孤虛與天同夢有觸心處即付苦吟知音既遠敗紙殘藩徒張牆壁和平之理邀神鬼而聽之昨握素書有歎盈臆即賦短歌以代促膝蔡馮兩忠傳及佳代古詩昔季曾搜奉之嗣後新刻槩未之見遂無存者遲當索之他處至性所關自不與劫灰俱壞慧業卽是定慧血性卽是佛性佛不作斷滅之空也故人勉之

復林工宰

久知有工宰近見佳詩詩奇行徑奇同時比肩不交而思尤奇同地咫尺不晤而書尤奇不已也詩數章卻寄足下好詩故以詩投之弟季來于此道與聲色名利同時灰冷世界到此佛家所謂缺陷吾儒所謂憂患夫苦海何以回頭憂患何以行素若止借五字爲寄愁埋憂之具祇恐愈寄愈來愈埋愈出終非究竟是必別有安身立命處足下好奇故又以奇進之

了芥文集

答幼隗卷九

四十九

毛馳黃

湖上與劉望之李子受同飲北窻屈指六寒暑未嘗
去余懷也別來日在車塵馬足中生趣都盡錦雯罷
官喪子尤屬愴心近亦不知何似可念也望之近遊
何地子受已官滇中終是快遼人不受蹉跎者如弟
日復一日至老無成徒增笑柄耳一種袍繫潯陵中
日與風濤作對蠻荒之服人跡罕至不獨風雅道喪
也足下聞之當爲我惘然弟集刻二種因家園綠林
之變工未得竟今附正大文人有選事幸爲採對昔
夜集一詩刻集中見弟之惓惓足下也字台珍留諸
一葦文集

毛馳黃卷九

五

贊不及遍來乞傳示家亦世官永嘉其聲氣文章傾
海內與錦雯皆同學足下可一定交昭慶心公無恙
乎其餘麗京魏美蘭生諸贊無恙乎一切曾定交者
爲我叱名并山陰伯調及之

潘鱗長

記津車星沙時屈指十餘季十餘季中星沙一片乾
淨地遂成劫灰燐火其一時相聚之友如周子伯孔
馮子根公楊子仲宣女郎淡白皆化爲異物而歸然
如魯靈光殿者惟王生耳然兵燹之餘賴唐迂老丰
蔀剝落筋骨空存如枯木假山雖終天季生趣絕少
壬辰勉就公車實爲訪友長安邸中得與此葦胡先
生道故始知社翁晚季學道此意無論登堂入室皆
爲此日急着弟十季不爲異物者賴有此耳何日始
得握手一問津途也逸子南來端爲性命大事社翁
了葦文集

潘鱗長卷九

五

作何開示無作釋儒咬觀此道原無岐處昌韓闢佛
從未知學象山陽明且駸駸乎入之諒吾鱗長當有
合處惟能令逸子無拾天童茶鉢便是社翁担當處
也不盡

復晦道生

足下茂齡秀質孔老世尊無不可學舉子業乃餘緒耳龍溪云舉子業何嘗碍學但認題直書箇中便是佳文至于遇合數也弟休矣季未三十而老態見百事蕪廢世道至此滿地陷阱一身無處可安追念舊游不啻隔世矣

又

國家多難艸莽之臣惟有學道以終餘生雖根器魯鈍而志念頗誠始悔從前好勝好異都成客氣詩文伎倆總屬長根不儘世味焚場也來教科名詩名云

了菴文集

晦道生卷九

季二

云或認定弟當日面孔到此故我已失卽過翁相聚步趨又已忘之久矣弟固陋人也季未三十有秋冬氣春初有欲物色玄真子者踰垣避之於陵灌園則宜相齊不足千秋業經世事讓公好爲之也源中自癸未來無一刻安靜永長一帶水便有霄漢之隔然夢寐猶作竹社夏菴之想遠札知故人戀戀誦之枯腸百感何時再遊一展芳潤望蒼梧暮煙不勝神黯

嚴方貽

自許先生席中親教後遂以下第蹉跎自顧索寞不敢復與名流接待而季臺鼎發亦未趨賀自念叨尊翁先生古誼厚道此中藏之其何能忘弟垂暮落魄一瓊且裁出處兩途了無所着虛名之無益人也若此季翁天上故人何以策之茲有敝親老同學楊悔菴博學高才詩文甚富其尊公九幾先生以前甲子起家官至兵部職方遇闕亂靖難而傳司空先生與有世好其職方楊又仁季翁同宗也今來長安訪舊思謁諸先達以成名今東南聲氣主盟季臺喬梓最

了菴文集

嚴方貽卷九

季二

著也弟敢爲曹丘幸慨然接引之陳微倩季臺俱望轉致一晤俾三都之賦不致久沒則弟亦有榮幸

稽淑子

客歲一札寄吳仲倫入記室否溫地雖近海自是浩渺奇觀又得大文人爲山川開生面正不厭其僻且遠也家亦世得令永嘉爲足下屬吏朝夕晤言不思無朋友無文章無經濟同德比義而相師友真不偶也獨亦兄者抱志遠大一行作吏望理者非一事求全者非一人非足下左提右攝使得展才行志不爲令困恐不能以令全也弟星宮磨礪天人交窮一瓊潺陵魚蝦同穴空長啄木之嘴初無苜蓿之盤豈真鄭虔作俑欲使好事者口實也附聞一歎拙集已刻

丁芥文集

稽淑子卷九

辛丑

詩二卷先附請益

唐魏子

時事消息難問我輩採薇之日兄借首肯齋作桃源則可若作出處商確蘇門不能致詞但有長嘯耳易無畫才太高不容于世不容何病兄以弟誼推及救助足見聲氣乳水之合此後尚須護持如弟身受此友風雅妙手只滿肚不合時宜亦是執古法太過若云品不足則兄尙作世法觀或外人有先入之口耶大祇此友稽中散李龍湖一派人原不以生死毀譽易志我輩傍觀者似又多用一番彌縫耳

又

丁芥文集

唐魏子卷九

辛丑

慧業文人造物雖極顛倒終有天龍鬼神爲之護持如足下質生不才如弟不隨劫灰者此耳來札云云恐有未盡此番之亂俱是大劫刀兵水火疾疫一時備至當是逆行菩薩割人恩愛破人慳貪雖同業別報間有重輕然骨肉之內誰復有萬全無失者兄身外物乎若并全之不祥甚矣如弟者目前眷屬似獲完張屈指五倫之內失我兩昆一叔一嫂旬日而營四墓一手而撫諸孤子侄離散親故流繫者東奔西覓拮据傷心大瘡未平災疫相繼子子一身僅免不侵異物然而刀山劍樹地獄變相餓鬼惡道可謂備

嘗之矣

又

足下行後弟便作十日感斯道無人豈徒離索近亦
有解顧匡鼎者其所稱乳水和合機鋒相對不能不
思足下也六月勿隗自罷歸傳足下僑寓星沙間甚
適好友雲屯清興泉湧作客如此殊不岑寂及接張
星手札煙雲滿把瑤艸盈束不惟向所傳不妄且悉
足下特快適已也文章之理常與興會汗降故司馬
子長泛洞庭雲夢而文益奇子美浪跡江湖而詩益
恣晉末清流避居江左蘇黃諸子不爲鄉人李龍湖
丁荅文集 唐魏子卷九 五十六

謂中土無人思得言矣一忝自古喻人未有不離井
間使文章百世者今猶思足下不大游耳漂泊之感
何自而生如愚岱者正苦笨漢一機不運舉步生塵
饑寒所驅勉就稼圃於所謂采山采隱兩無實際乃
復健羨所慙如何大祇生來命相多落憂勞生來受
用惟有堅忍如灌園躬耕捉筆灑墨便是受用然對
豁達高朗如吾足下者則弟祇成一極迂極拙之人
而已近卜荅竹塢座延津公了楞嚴楞伽二義始稍
稍尋出本來真慧始知從前所言文字慧業皆皮毛
也惜不得真慧如足下者同時證取當別有領發也

也

柳子有志風雅弟所樂聞然曷不一示篇章徒說梅
子動人津液耶弟於此道雖極苦心然季添時過聰
明日減心手日鈍故其所作情深趣少如欲問津鄙
人如問嫵媚於老去徐孺西施非不傾城然至今日
亦不免缺齒齟齬而老嫗矣至於好賢一念遇異人異
詩時置心口不可及處便似伯牙不見連成但聞海
水汨沒山林宵冥羣鳥悲鳴延頸四望而心悲終之
移情而止是弟求友益處敢曰憐才舊刻寄之新詩
頗多不暇驟錄張友到庄日已脯次日即行匆匆燭
下書數章漏已更下矣幸與柳子共觀之餘當續至
丁荅文集 唐魏子卷九 五十七

儲嵩衡

公車道上風雪塵沙幾不知斯道爲何物乃有平泉
位置草木俱香潤人聞見消人鄙瑣至今夢魂猶在
邯鄲道中也往來匆遽不遑一詩相獻徒有耿耿
社陳逸子風雅名流偶寄跡頭陀今來北上蓋爲訪
故敝鄉趙洞門先生其尊人同諧石友也便道不容
不晤社翁社翁聲氣如雲求友若渴想亦樂晤者便
附數言相引逸子塵沙奔走中又得一豁言笑矣桂
翼老社兄未及另裁同此致意

了菴文集

儲嵩衡卷九

五八

劉杜三

郵書兩番報絨香絕抑遠道浮沉抑故人棄置弟不
肯妄交人攸水不能不念僧隱自白門之別小則是
非毀譽大則生死存亡幾千折而百鍊之區區鄙人
尙不失故我頗不負爲僧隱之友矣時事至此買生
痛哭之秋陶潛醉吟之日救世事讓公好爲之東臯
半隅此腰頓折不能不容我也經歲閉戶不接賓客
領畧苟全性命四字故得一意清暇詩學畫學日異
而月殊畫尤有得心處便拈數筆呈之并佐近刻

程穆倩

了菴文集

杜三卷九

五九

癸未白門爲窮愁淹留之客悲歌潦倒中惟吾穆倩
時時慰我雖隔十季如昨日事苦弟生非其地日在
羅義鬼域想念故人真若僊佛趙友沂南還曾携維
揚諸名宿唱和詩見穆倩于皇兩公近詩始知故人
無恙劫灰燐火此道不談久矣矧湖南戰爭地乎不
能不美足下人天福慧也

復龍李霞

江左清流辰星畢集僊舟暫渡競傲角巾兵燹之餘
機緣不偶所缺者未能揮塵長夜窺公識度也近憂
患百端時值秋冬爲懷良苦樂琴書而不能消埋天
地不可解發之吟嘯楚遊殊多視足下悠優古處作
東臯歲月真有天人之隔矣

又

屢審明誨竟不能報懶似嵇康宜乎其不聞道佳詩
典質奇變遠過黃初不惟時輩卻步盛唐諸公當歛
手避之矣弟直用卅黃意三益之友多聞則未能直
丁荊文集 復季霞卷九 六十

諒庶幾近似蓋詩之道甚微毫髮天壤欲典也宜簡
不宜累質也宜樸不宜木奇也宜正不宜詭變也宜
轉不宜脫足下有長吉之慧子雲之博救公安竟陵
派弊非公不可故不覺苛責而厚望之也

又

人生手足一大關矧尊兄如凡几公者乎子瞻寄弟
詩云與君世世爲兄弟願結來生未了緣達如子瞻
至性關頭尙作此不必然之想况鴈叙 翩翩忽然
中斷者乎雖然世道至此有生之苦或有甚于死者
一切文人尤蘭香象齒真不若凡几修文天上作記
王檢撒手雲煙爲快也

復過無過

承翁達念明教諄切且破四相云云不減當頭一棒
此四相破真何有炎涼煩惱之橫至然此境須是世
尊孔老到手人方可即須菩提降伏安住猶是強制
未能澈底乾淨况我輩日在克伐怨欲中者乎作客
新豐馬周無識甚念袁中郎詩有云何如四海
袁居士偏遇人間樵悴人不覺又捧腹矣

又

三月決志力耕爲養親全身之計四月亂甫定章師
峩山招出山堵師徵書兩至殊不料羊裘之人與漁
丁荊文集 復過卷九 六十一

戶無異且堂有白髮此身未敢許人故踰垣避之未
便洗耳恐汗翁牛口耳可歎處堂之愚古今如一近
又以妻兒之故卜居城隅六月瀏陽轄周石拙公祖
竟殉疆場幸督府威信遠播殘寇盡降星沙週城皆
成營壘餉繁民困天人兩難不測之憂又在意外近
且金陵江楚俱急潭中壘卵難決不知何日翁遠隱
芝陽淡巖俞峯之間有避秦故蹟不應復夢汨羅矣

朱開子

處漢上求友如入海見寶雖琳瑯滿目然碑礪魚目
不少亦足使夜光龍珠混迹無辨非番賈細瞻寶氣
幾失真偽如吾社翁者清深靜穆入塵不滓無論一
切時艷謝絕卽讀書學道之氣一齊俱歛幾使晤者
不知開子爲何如人記夜深秉燭捉筆疾書跋終興
盡如彌明石鼎豪吟令疾喜幾咋舌驚死至今此意
未忘十詩出入懷袖三歲字不滅時時若與儲王居
不敢令人目之也弟生平偶僵不能不低頭開子矣
已將佳作十韻一一和之錄付逸子兄處可取觀也

了菴文集

朱開子卷九

六十二

逸子陳兄十季老友歷盡世變乃爲頭陀然不可以
頭陀盡之也其詳在弟贈文中今有南北之游專爲
訪友了生平忠孝大事漢上之友首屈開子開子當
辦一副詩文壯其行色無令逸子寶山空手又無令
逸子夜光之氣以行腳二字擲入碑礪魚目中可也
弟客歲失偶思今秋來漢上作茂陵之求開子間情
老到人當能爲王生作桃葉渡江楫否也匆匆不盡

寄懷人兄

天涯之內飲我食我愛我教我忘我之狂許我濶畧
兄弟骨肉無如我大兄雖相隔二季無日不念念無
刻不篤弟命不辰生非其地日在干戈是非中相對
者羅叉鬼子思一脫苦海而兒女牽纏客歲秋弟婦
疾天五倫之內蒲目無故舊骨血人生生趣至此都
盡卽欲一意解脫終成矯強耳回念漢上時肝腸面
孔若隔世矣八九月不大亂仍有公車之志來握手
漢上以悉別後苦境便圖移家湖北之局矣逸子故
開之先生長公以衲子行腳作南北游過人大有不
了菴文集

寄懷人卷九

六十三

能筆盡盡弟所贈文中想大兄晤時必索觀便得其
詳此公肝腸如雪聲氣如雲慕大兄聲名久非托鉢
求施者大兄必能一見決之也餘不盡者陳兄又當
口道之

吳既閒

長安道上騎尾誤失暨朝策蹇遂南途窮僕瘁極爲
狼狽日望家園憇足游致頓令湖南鬼國羅刹夜叉
日噉食人燐垠未消炊白復慘無有生人之趣寄愁
埋憂消磨白業遠札至故人心尙爾正擬作春及詩
奉報時有客游心緒不淨且詩句對君難出手秋冬
之際或可把臂傾倒也

李春陵

風雪中泛舟湖上思一見太翁先生典型如慧可立
深已得西來大意又如海水汨沒山林雖不見連成
了菴文集 吳既閒卷九 六十四
已移情矣別後盈盈一水空如河漢先君一銘荷茲
金石與延陵一語并垂日月矣

趙石君

旌旄過江野人方入深山若避車轍遠絨復辱感知
愈深日者曾附短箋不知洪橋書郵無浮沉否古贛
振旅湖粵勢連此明公入江第一策也當兵驕餉匱
之秋力竭智窮之日乃能羽扇綸巾逍遙指顧非甯
有甲兵散聞破膽者不能也白水眞人早勞夢卜寧
僅北門寄托哉佳詩已薦叙而藏之名山傳之其人
矣

趙友沂

共處星沙相聞未接一語及長安投拜俱相左此中
機緣何乖隔乃爾然吾社翁丰華英采思之過半不
必揮毫鏖劍始觀東阿也陳逸子南來崑訪吾社翁
并尊太翁先生渠先公開之有同譜世誼想社翁古
道定不因時遷移逸子風雅名流一旦棄去爲行腳
衲子此過人遠矣諒吾社翁相見傾倒必在世誼之
外矣便郵長言不勝饒舌

了菴文集九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王岱撰是集九卷皆雜文第八卷則全錄纂疏

殊失刪汰其文雅俗相參而好爲詬訾之詞猶明

末門戶之餘習

內省齋文集三十二卷

〔清〕湯來賀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書林五車樓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內省齋文

集三十二卷》提要

序

南豐湯佐平先生其人司馬涑水之人而
其文則歐陽子之文也予恒誦而志之矣
近彙其內省齋諸稿屬予評定予讀而歎
曰此所謂有德者之言乎孔子解文莫猶
人而躬行未有得若佐平者其殆餘於行
而溢爲文者乎始庚辰春與佐平偕捷南
徐序一

官予駸穉不能知吏事獨念溫飽弗志昔
人所訓當在今日而刖輩中弘才勁骨以
天下已任未有佐平若者因歎然定交佐
平亦不鄙孺子而教之長安數月晨夕靡
間所講求砥切者一以古名臣及當世之
大賢爲師當是時吾兩人意氣壯甚謂他
日治不東海守不清獻立朝正色不宋廣

平皆上負吾君父而下不齒於友者也其
後宦轍中外各矢此意以往予兢兢救過
而佐平爲能激昂奮發以生平所學盡見
之政事維揚數載廉惠大著督撫道隣史
公倚眷若左右手一時朝右桂礎要地鎖
鑰無不虛左推轂思得佐平重者而佐平
竟以忤時相故垣署偃蹇分司遠出然後

徐序二

勲施懋立海歷崇階天下事不可爲而佐
平之身亦終於隱嗚呼天之生才果有意
乎無意也如非有意等質齊量可矣若馬
然羣駘之不必其騏驥若木然羣櫟之不
必其豫章枏梗也如有意耶則宜與之時
以大其用若騏驥之必千里豫章枏梗之
必舟楫梁棟使生其時者羣被其澤以無

憾也然從來天下治日少亂日多賢人君
子困抑之數多而得事之日少則豈其果
無意抑雖有意而不能私厚之通與塞一
聽之於其遇耶又豈其別有以用之而所
重者不盡在於榮名顯功之際耶嗟乎佐
平以追風躡景之才不馳騁天衢而頓折
於羊腸鳥徑之間其干雲拂日者不以備

徐序三

楨榦于清廟明堂而窮稿於空山絕壑其
堅忍艱晚於斤斧之彫斲雪霜之摧悴蓋
亦有年而佐平之人亦於是老矣此吾所
以讀其書而傷其遇也然時數在天而道
在人無地不可自勉佐平以其生平所學
砥之于躬又以躬之所不盡而著之于言
使後之服其訓者引繩削墨若工之有矩

而營度不愆若醫之有方而所投沉痾之
必起斯其所濟不逾遠乎往佐平在揚留
意矜恤所平反冤獄至數百計其敷政惠
藹不下東海于公而焚告之嚴一如清獻
其抗禮大璫當上下茅靡之際而丰裁獄
立召人考選斥彼權姦之薦剡見餌而一
刺不入以是歷梧垣遽奪秉鉞嶺表鷗擊

徐序四

貪墨幾于萊公一筆而啣憲握爵擁犀渠
十萬衆若某勲某輔若抑首下氣請斯須
之間弗得也其立朝正色又何減宋廣平
當日夫人如佐平亦可以止矣所不能爲
者時而考其樹立亦可弗愧矣司馬公居
錐十五年而資治通鑑成後世賴之使其
十五年中書不過一時之治安也而是書

至今傳學士大夫之尊信誦習與紫陽綱
目並崇不朽者未始不以司馬公之故言
之輕重存乎其人蓋彰彰矣于佐平奚疑
又安知天之所以用吾佐平者不于一日
之榮名顯功而千秋之典則耶予情且拙
不能副鞭策十一而終始同志三十年如
一日知佐平深亦固有莫辭者因讀是集

徐序五

而謬爲表著如此若其爲歐陽子之文凡
諸有目能辨之矣南城眷年同學弟徐芳
仲光氏拜手題于松朋閣



序

江右故多文章節義之士自古稱之以今觀於湯佐平先生其一也先生負命世才維揚東粵稱治行第一他如抗大璫忤時貴尤昭昭在人耳目未幾桑海頓移遂絕意當世之務唯

王序一

單心撰述故其爲文淹雅典則粹然一出於正凡有裨民情吏治維風厚俗之事周詳反覆往往三致意焉亦其志操類然非苟而已也或謂先生未竟大用坎壈終身譬委梗枿於溝斷識者傷之然聞其尊甫恪素先生

年踰大耋康強矍鑠望之飄飄若神仙中人先生雖食貧茹淡方裁薜荔以當萊衣采薇蕨以代甘旨入其室子姓森羅雍雍肅肅恍然置身黃農虞夏間也噫嘻天之所以祚名德者亦云厚矣况乎異代而下讀先生書

王序二

又以見先生之爲人與其立言如鼓應桴如燈取影而未之或誣也豈與夫躬行弗逮區區工華葉之詞而無關風教者可同日語哉

南陔子王潢撰



序

古之聖賢大公無我故胸懷浩蕩舉世之平陂往復皆不足以動其衷而惟汲汲焉以公其善于天下知此義者可以讀惕菴先生之文矣先生以庚辰名家筮仕廣陵考選刑垣而忤

張序一

權姦出爲嶺表分巡旋膺殊擢而篤念倚閭遂乞休林莽其平反冤獄也卽歐陽仲實之爲民求生也其冰檠持躬也卽楊關西之四知自凜也其不畏強禦也卽周濂溪之於分寧王子野之於蔡州也其里居鄉約也卽

郭有道王彥方之善俗也跡其生平

無一不以好善爲心見一善焉行之惟恐不堅聞一善焉譽之惟恐不亟卽今著書立言隨事隨時皆誘人以歸于正其藹吉忠厚之音令人坐臥其中十日而不忍忘噫先生之意期

張序二

於救世非欲以文章鳴也豈知天下之至文卽在于斯也哉觀其所評孟子過于老泉至若廣陵敬慎錄欽恤錄東粵分巡錄則皆見諸行事可爲師法者也他如山行雜咏足以解吾鄉之惑也閨訓邇言足以端風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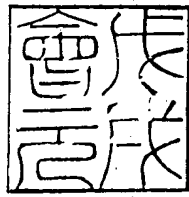
原也六言歌解足以動天性之良也刪補三字經足以正蒙養之功也凡此者皆與人爲善之苦心也公子永誠夙有文名今將次第訂梓問序於予予掩卷而三嘆曰天下文章其誰大於斯乎讀是編者秉彝之好當勃

張序三

然而興矣

康熙辛亥孟春廬陵後學張貞生幹

臣撰



序

湯佐平先生韜光晦跡抱道藏身者蓋三十餘年矣自其起家甲第司理維揚擢刑垣分巡東粵靖海寇遂進司馬赫赫有聲而其尤著者則抗大璫忤時相問人所不敢問之奸雪人

嚴序一

所不能雪之枉平人所不獲平之劇盜旣而婆娑乎柴桑栗里之間棲遲乎泌水衡門之下其高風峻節可謂難焉且夫士君子立身行已出可康濟斯民以上不負吾君而下不負所學能已見於天下矣乃卷而懷之

擇地而後蹈經經之節甘於窮老盡
氣而不悔此在今世中幾何人哉先
生良不朽矣乃先生歆然不自以爲
足益檢身制行被服若儒生發爲言
語文章皆根極性命反復致意於綱
常名教之大端推而至於經術經世

嚴序

一切有裨民生有關國計者慷慨論
列不厭其詳而益歎先生之才大而
未究其用爲可惜也歲庚申先生來
遊西湖偕長君永誠枉予於苦次且
出所著內省齋全集屬予爲之序予
小子之生也晚聞先生立朝之偉與

執節之高謂當於古人中求之而不
意親炙其耿光側聆其謦欬斯已幸
矣尚敢以蕪詞勦說玷先生哉雖然
先生之人千秋之人而先生之文千
秋之文也太史公不云乎非附青雲
之士烏能聲施後世予不敏於先生

嚴序

重有賴焉且非獨此也先生與先君
舉主文燈巖太夫子同鄉同籍又同
官執法其出處大節與生平抱負無
不同者予少時獲侍文太夫子卽熟
聞先生名師友淵源之誼尤有情動
於中而不能已者因不揣固陋而爲

之序并以志誦述之有由來云

昔

康熙庚申仲春下浣

禹航後學嚴曾渠謹誤



康熙庚申

內省齋文集總目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

一卷 論

二卷 論

三卷 議

四卷 議

五卷 辯

六卷 說

七卷 說 解

內省齋文集總目

八卷 賦

九卷 傳

十卷 傳

十一卷 傳略

十二卷 記

十三卷 記

十四卷 紀事

十五卷 序

十六卷 序

十七卷	序	
十八卷	序	
十九卷	序	
二十卷	序	
二十一卷	序	
二十二卷	序	
二十三卷	序	
二十四卷	序	
二十五卷	引	政 書後
內省齋文集總目		
二十六卷	書	
二十七卷	書	
二十八卷	箴	銘 贊
二十九卷	墓誌銘	墓表
三十卷	祭文	行狀
三十一卷	雜說前	
三十二卷	雜說後	

目錄	
一卷	
論	
隱惡揚善論	
講學論	枕宇論
銅佛論	遊民論
內省齋文集十卷目錄	

論

隱惡揚善論

南豐湯來賀念平者

聖人之心常以萬物爲一體故誘掖拳拳欲使天下咸歸於善焉斯已矣夫人無不善之性世無不可爲善之人聖人深見乎此是以廓然大公物我無間如天地之容庥類如江海之納百川化育靡窮消融靡跡斯能與人爲善而爲古今之所不可幾夫子稱舜之大智曰隱惡而揚善此千聖相傳之心法哉或曰

內省齋文集十卷 隱惡揚善論一

聖人存厚道見有惡欲其可改故不忍傳播見有善欲堅其志操故不忍掩藏或曰聖心渾然惟善不雜一惡於其間故祇見人善而忘其惡此二說者皆是也而聖人之心則不止於此也蓋見舉世之人皆可化而爲善所謂隱惡者豈特遇一二人之惡哉所以過衆人之惡於未萌也所謂揚善者豈特成一二人之善哉所以成衆人之善於將來也何也人之爲惡或出於無心或緣於偶激而事後輒追悔者固可憫矣抑或有意爲惡始焉猶畏人知而不放顯行倘發其姦狀則彼將肆行而無所忌是以一言而成斯人之惡矣後生小子不知世有惡行雖無實

內省齋文集十卷 隱惡揚善論二

不滅然惡萌於心而未敢動也一聞人有惡事遂靡然倣之徑實一聞輒轉蔓延而莫能禦是又以一言而成衆人之惡也若夫人有惡行吾惻然憫之急急焉思所以化之或潛止於未萌或默移於將露或匡救於已行總以養其羞惡之心使彼知吾意而有所憚則一二人之惡於此焉遏矣又使後生小子不見世有惡行雖有不肖之心猶未敢發正可以施吾化導而潛消於未行則衆人之惡亦於此焉遏矣人偶爲善必有翹然自喜之心吾不爲揚之則志氣消沮而不能自進於高明是以一默而阻斯人之善也後生質美有志趨向嘗苦於無所矜式而止今見有善而無人揚之其就能觀感而興起乎是以一默而阻衆人之善也若夫偶爲善而不自知吾揚之曰此爲善彼必躍然喜曰此遂可爲善乎偶一爲之遂足動世人之讚嘆乎愈鼓舞而爲善矣則善不可勝紀矣是一二人之善於此焉成矣旁觀者見善有人揚必且曰彼遂得人之愛敬若此乎必羣慕而倣焉或自愧而勉焉漸摩日久浸成風俗則千萬人之善亦於此焉成之矣夫過千萬人之惡而成其爲善非天下之大智其孰能與於斯哉此舜之隱惡揚善即所以與人爲善也夫與人爲善豈專藉乎權勢哉已德既修而以誠勸物雖耕稼陶

漁○皆○可○以○爲○善○至○登○庸○在○位○則○問○人○有○善○必○薦○而○舉○之○顯○而○用○
之○以○弘○其○善○量○於○天○下○豈○特○稱○揚○誘○掖○而○已○哉○易○曰○君○子○以○道○
惡○揚○善○順○天○休○命○孔○子○曰○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又○曰○君○子○
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皆○是○道○也○曰○樂○曰○惡○則○深○於○隱○揚○矣○然○
則○隱○惡○揚○善○固○千○聖○相○傳○之○心○法○哉○學○者○勉○法○聖○人○專○心○好○善○
而○無○所○私○耳○不○聞○人○之○非○口○不○談○人○之○過○見○一○善○事○惟○恐○其○不○
聞○於○天○下○得○一○善○人○惟○恐○其○不○用○於○朝○廷○如○是○則○存○諸○表○者○無○
非○善○念○而○宜○諸○口○者○無○非○善○言○志○日○堅○而○德○日○進○於○以○希○聖○不○
難○矣○

內省齋文集一卷 隱惡揚善論

三

謝○秋○水○曰○發○揮○隱○揚○之○旨○可○謂○曲○暢○旁○通○其○功○可○幹○旋○造○化○
豈○僅○鼓○吹○聖○學○羽○裂○經○傳○而○已○哉○
周○鹿○峰○曰○從○隱○揚○處○見○得○舉○世○皆○可○化○爲○善○此○聖○人○大○公○無○
我○與○人○爲○善○之○意○也○先○生○一○生○本○領○在○是○於○此○文○略○見○一○斑○
胡○綱○文○曰○獨○見○其○大○於○聖○人○同○天○地○處○一○眼○觀○彼○覺○他○人○極○
力○形○容○皆○屬○管○窺○蠡○測○耳○

講學論

講○學○之○功○大○矣○哉○所○以○倡○明○教○化○興○起○人○才○天○下○萬○世○之○治○安○
將○於○是○乎○在○記○曰○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又○曰○獨○學○而○無○友○則○
孤○陋○而○寡○聞○三○代○之○庠○序○學○校○皆○以○講○明○義○理○而○相○尚○以○躬○行○
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人○才○盛○而○教○化○行○教○化○行○而○風○俗○
美○此○道○得○也○故○夫○子○以○學○之○不○講○爲○憂○而○末○世○乃○以○講○學○爲○戒○
不○亦○謬○乎○或○曰○宋○有○偽○學○之○禁○何○居○曰○似○是○而○實○非○言○潔○而○行○
污○者○未○必○無○其○人○也○濂○維○關○閩○之○學○則○皆○以○躬○行○爲○本○矣○偽○焉○
然○則○何○以○有○是○名○曰○此○韓○侂○胄○之○言○也○侂○胄○知○已○之○所○爲○不○容○

內省齋文集一卷 講學論

四

子○清○議○故○疾○之○如○讐○欲○禁○錮○君○子○而○君○子○之○詞○直○不○諛○之○曰○偽○
則○不○足○以○動○人○主○而○無○以○勝○天○下○之○賢○人○故○誣○士○人○以○偽○學○猶○
目○朝○士○以○朋○黨○也○自○朋○黨○之○言○起○而○在○朝○之○君○子○爲○之○一○空○矣○
偽○學○之○言○起○而○在○野○之○君○子○亦○爲○之○一○空○矣○嗚○呼○一○世○之○人○使○不○
敢○爲○君○子○而○國○家○猶○不○至○于○敗○亡○者○未○之○有○也○嗟○乎○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韓○侂○胄○輩○以○斯○言○禍○宋○而○後○人○尚○欲○祖○述○其○言○以○錮○
君○子○而○害○萬○世○乎○或○曰○濂○維○關○閩○遂○可○爲○聖○人○乎○曰○然○然○則○敦○
子○於○宋○或○無○益○于○治○平○或○無○救○于○亂○亡○何○哉○曰○此○五○子○者○坐○而○
論○道○之○人○也○使○宋○能○用○之○爲○相○而○親○信○之○久○任○之○則○唐○虞○三○代○

之治。不難坐致。乃在朝者。或數十日而罷。或厄于下寮而不用。使不能稍展其才。而望其與道致治。豈可得乎。且程子爲主簿。而教化大行。朱子爲提舉。而政事可觀。濂溪之治。獄。伊川之進。諫。稍一用之。已有成效。而況于大用乎。或曰。南宋專講誠正。而無經濟之才。是以兵日弱。地日削。非道學之迂。無益于世歟。曰。噫。此世俗功利之見。浸淫日久。而爲是言也。治天下以得人才。正風俗爲本。賢者在位。則天下之俊傑。皆樂爲之用。而人才日盛。風俗日端。政教日隆。天下有不治乎哉。宋太祖尊賢禮士。親贊孔顏。兆三百餘年之盛。其後反其所爲。信任群小。創設偽學。胡省齋文集十卷 講義論二

五

之禁。以錮天下之賢人。斥逐貶貶。殆無虛日。夫以難得之才。不惟不能用。而且嫉忌之。禁錮之。以此爲政。雖全盛之天下。未有不敗亡者。況當內外交訌之際。而猶可救藥哉。嗚呼。率天下之人。以脩身勵行爲戒。而風俗日底于敗亂。幾何其不背而爲禽獸也。南宋必亡。豈待金人之席捲崖州之颶風。而後事不可爲哉。其偽學之禁。固已盡天下之元氣矣。予謂宋之風俗正。而人才盛者。太祖崇儒之效也。其後削弱敗亡。不可救止者。侂冑等禁學之罪也。至其末季。猶有節義炳然。流芳史冊者。諸儒講學之功也。欲救天下蒼生者。其尚以此爲鑒哉。

徐仲光曰。子嘗謂人心不正。士習日壞。皆自諱言講學始。但我輩無時無地非學。則隨時隨地。隨事隨人。莫非講學。讀鄉黨一篇。聖門道學真派。思過半矣。佐平此論。可謂有功名教之文。

倪閣公曰。講學非過也。講學而流爲門戶。此後人附會者之罪。而非始事諸人之過也。有江陵書院之毀。遂有異日瑄人生祠之建。一反一復。而時事不可爲矣。讀此文爲之慨然。

梵宇論

邇來多興創梵宇、或復古刹、而增爲壯麗爲之者、以此見其功、
竊以爲謬矣、予雖不知佛教、然觀其絕類離羣、飄然世外、而牽
牽以濟世爲心、夫豈自私自利、求田問舍之流哉、聞諸友人曰、
佛蓋空諸有、故心無罣礙、今乃多爲之像、又巍煥其居、則與人
之峻宇雕牆、堂高數仞者、何以異噫、一宮室之美、且不能空其
爲罣礙多矣、不大戾其教乎、或曰、小民無知、惟見像皈依、故必
尊崇之、斯可起人敬信耳、余曰、不然、使其果可敬乎、則雖無寺
宇、而人自信之、若謂非此不足以動人、則是土塔茅茨、不能使

內省齋文集十卷 梵宇論一

七

於變時雍而甲宮室者、不能救文命於四海也、若謂需此而後
可以動人、則是瑤臺瓊室、阿房隋苑、必能令天下歸心也、夫人
主之好興土木、猶失人心、而況遊方之外者乎、以秦隋之富、猶
取之而飲怨、況當民力既竭之時乎、或曰、彼強取於民、故爲怨、
怨今則衆皆樂助、庸何傷乎、曰不然、今之樂助多金者、其所取
諸民間、果皆出於道義乎、抑有倚勢作威、非所當取而得之者
乎、嗟、民皆以興梵宇、固超然塵外者、所不屑亦有心悲憫者、所
不忍也、至若持冊募貲、必假要津之序、而持當路之書、然後土
民勉應之、非其所樂從也、梁武帝以造寺寫經爲功德、而達磨

已有並無功德之對、今習其教者、獨未之聞乎、常思佛道崇虛
而心切救人、乃括有限之民財、擴其居而隆其像、所謂作無益
害有益也、嗚呼、此豈佛之所樂爲哉、

梅律之曰、吾儒毀佛以爭門戶、似亦不必、但以微言喚醒足
矣、惕菴素不佞佛、力闢聖道、乃有此平心之論耶、
謝秋水曰、勁利暢達、令人醉心、使皆知識讀此、尚相抵牾、則
決非悟道者矣、

內省齋文集十卷 梵宇論二

八

銅佛像論

豫章之西山新造銅佛極高而大蓋某僧所募得諸東粵二藩之所施也銅像重大道遠難致分爲數段乃底西江聞其過梅嶺時僧督之進行有司怖藩王勢捶楚力役之人因而斃命者百餘嗚呼慘矣予素不知佛法然聞其道以無生爲貴雖眞身猶以爲幻而況於像乎既空諸色相矣又何取金碧輝煌而奢侈壯麗之爲尚乎又聞佛道以戒殺爲慈今因一已之假身而累無辜之衆命佛其忍爲之乎吾知其不然矣噫彼募緣者但思尊崇像教以聳人觀聽而致其皈依豈知其流毒之慘遂至

南齊書卷十卷

銅佛像論

九

於斯哉然則當如之何曰宜毀其像而取其銅鑄錢以利百姓又彰明其理以戒將來庶幾白佛之冤而解衆人之惑噫佛其有靈乎無靈乎如或有靈其必以吾言爲是乎

謝秋水曰前段辯析合理後段處置得宜莫如山之判也非此不足以醒憤憤

陳岳樓曰鑄錢以利百姓明理以戒將來此救時本論即孟子子正人心大學問

遊民論

天下之患莫大於遊民非農非士不工不商而欲徒手以取利不得不肆其所行肆其所行而斯民之疾苦遂無可控制矣長人者其忍坐視而不救乎十年前客有語賀者曰今世有三多爾知之歟師多於弟子醫多於病人堪輿之術多於求地之家賀曰此三者世所急需予正患其少耳使其心能正而術果精則愈多而愈善又何讓焉惟世之遊食者冒其名而鮮其實雖謂之無人可也奚足以言多哉乃近有三多則甚可懼焉強盜多於嚴戶訟師多於告人市儈多於農夫得志橫行其黨日

南齊書卷十卷

遊民論

十

盛此三者皆民之大蠹也昔民多富足而江右鮮盜偶有一盜則官司必力鋤之今一郡之中殷戶無幾而寇盜充斥剽掠頻聞官司不究強盜而專困失主故民間不敢控告或有勢豪被劫者偶一鳴官則又譁強而爲竊且聽其仇攀株連蔓引延及無辜使良民立破其家而真盜反因而得計或漁獵於獄間或優游於事外捕快獄卒反爲真盜之爪牙聽其指使以詐民財如斯養盜而盜風不日熾乎往時訟師可屈指而盡也今士習日趨於下而延師者無幾托跡士類不能餬口既無力爲商賈又不屑爲農工思惟假借官威漁財甚易而又不能充胥役也

目錄

二卷

論

召伯甘棠論

延陵季子論

蕭相國論

公孫弘論

謝安石論

鄧攸論

王河汾論

郭汾陽論

唐憲宗論

王彥章論

李文靖論

文潞公論

內省齋文集二卷 目錄

內省齋文集卷之二

論

召伯甘棠論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 佐平

召南之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司馬遷曰。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後世美既去之官。輒以甘棠譽之。噫。抑思召伯之實政甘棠之所以得名乎。史載召康公治西方。大得民和。有司請召民。召公曰。不勞吾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巡行鄉邑。聽斷于隴陌阡畝之間。憇蒺甘棠之下。後人思其德。爲之歌。蔽芾甘棠。是觀之甘棠之樹。實。在。郊。外。不。在。國。中。也。召伯身居方伯。不可謂不尊矣。卽以訟召民。亦分所宜爾。其又何怨焉。乃不忍勞民。而躬歷阡畝。嗚呼。何其仁也。蓋民之疾苦。爲上者不能悉知也。小民惴惴。其敢入國門而得自達於上者。百不能一焉。惟召伯誠心惻然。務在勤民。巡行鄉邑。隨在聽斷。既使民間無勾攝之煩。且時與百姓相親。樵夫牧豎。皆得見方伯而輸其情。當是時也。在上者無不悉之。民情在下者無不達之。隱衷又安有不得其所之患哉。此其法甚美。而後世鮮能行者何也。懷宴安也。崇體統也。畏謗議也。大加于懷安。則因循怠

情而不違計及于遠方。或有欲行者。則左右之人且曰。體不當
褻。褻則損威。旁觀者又曰。勤懈相形。則同列忌之。謗議生焉。三
者固結于衷。而弗能釋。故雖有意恤民。而民不被其澤矣。召伯
盡去繁文。不爲崖岸。以公心而行實政。奚所顧畏。而設爲不
然之慮哉。嗟乎。後世頌美者。咸曰。甘棠。抑能師召伯之意。實行
於郊外乎。嘗考後漢。仇香爲蒲亭長。有民陳元者。母告其不孝。
香躬詣元家。爲陳人。倫孝行。元感悟。卒爲孝子。後唐張全義。爲
河南尹。每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其人。勞以
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老幼。賜以茶。綵衣物。若

雨窗集卷二

二

此者。殆有甘棠之遺意焉。嗚呼。漢唐末造。猶有能行之者。而况
於平世乎。後世武紛紜。勾攝勞擾。日滋。與夫訟獄之期。累日不
決。甚則蔓引株連。使百姓疲于奔命。而多愁苦。嗟嘆之聲。讀甘
棠之咏。能無愧乎。雖然。召伯之行。亦未可輕倣也。使與馬雜。還
從者塞途。則隴陌之間。蕭然煩費。又不若勿行之爲愈也。後世
若朱子提舉浙江時。每出。則乘單車。屏徒從。一身所需。皆自齎
以行。故所歷雖廣。而人不知。嗚呼。此甘棠之實意也。斯足媲美
召公也歟。

予少時於甘棠詩。草草讀過。而未達其義。邇年詳繹通鑑。乃

知甘棠在郊外。不在城中。遂爽然自失矣。予在廣陵。惟泰州
民顧孟麟。誣告大盜一案。躬履其地。得雪數人大冤。或於祭
盤時。偶一行之。然未能盡行已志。遠遯古人。每思衙郡苦在
應酬。倘能聽訟於隴畝。則所省迎送者。不已多乎。惜當日未
能皆不詳義理之過也。今咏甘棠之詩。愧悔何及。
吳仲升曰。堂下千里門庭。萬里爲民上者。果能實心愛民。體
側安足拘。安見召伯之棠。不可再見於今日耶。惕菴固能以
實心行實政者。惜其惠澤。僅及于維揚與東粵。讀之使我三
嘆。

雨窗集卷二

三

延陵季子論

大矣哉讓乎。非審于義利之辨而能為此乎。夫子稱泰伯爲至德。嘉其讓也。而世之論者。皆以吳國之亂。歸獄于季子。不已過乎。吾觀季子。蓋明于知人。而深達治亂之機者也。彼見僚與閔。虐恣睢暴戾。他日必起爭端。國之將亂。不可收藥。故潔其身而去之。不得已也。何以知其然也。季子之識。見微而知著。其使齊也。曰。國政未有所歸。難未息也。在晉。則曰。晉其萃于三家乎。嗚呼。季子能識齊晉之勢。而不能知吳國之亂乎。知吳國之必亂。而受之。是不智也。季子明足以知此。謂不能救援而身與其亂。又何益焉。則惟飄然遠遁。以自全其身而已矣。觀其語晏嬰曰。子速納邑與政。庶免于難。嬰從之。既而國高之變。嬰獨免焉。其諍叔向曰。政將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于難。噫。季子能爲友人謀。獨不思自爲計乎。是所以辭國者。仰其所以告晏嬰語叔向者。也是賢士保身之哲。不得已而爲之也。豈知其力可救悍然不顧。而特以一讓鳴高哉。世人往往以成敗論事。而不察其意之所屬。遂以讓國爲非。亦已過矣。夫讓雖不當。猶愈於爭乎。春秋之世。日事兵爭。糜爛其民。而莫之顧視。季子之泥塗軒冕。脫然塵埃外。其度量之相越。豈不遠哉。夫立嫡以長。禮之經。

南齊書卷之五

卷之五

四

南齊書卷之五

卷之五

五

也。太王欲立季歷。未可爲中正也。泰伯乃逃之荆蠻。離而父子棄而宗祧。實而華夏。以從事於斷髮文身之俗。不亦異乎。使非聖人稱其至德。則泰伯之可議。不有甚于季子者乎。假令季子之讓。得聖人以揚之。則後世亦無容置喙矣。然季子之爲人。夫子未嘗不許之也。表其墓曰。君子雖樂論平生。未指其何事。然使其讓爲非。適足以基禍。則小廉曲謹。何足以爲君子哉。嗟乎。衛品者。必得聖人而始定。彼因成敗以論人。遂詆讓國爲非義。則泰伯之讓。又烏可爲至德乎哉。

陳言夏曰。季子心事昭然如揭。可稱明照千古。

蕭相國論

子讀蕭相國世家見其以田宅自汙與爲民請苑二事而嘆當
日之君臣互相猜忌何若是之甚也豈戰國之遺風未殄故相
習而不自知乎然予謂高祖之愚未必如此特好事者創爲斯
言耳何也輔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百官所奉以爲法者也
使四方傲其所爲皆以貪暴失人心則人主孤立于上其何能
久高祖爲創業之君寧不見及此乎其言曰相國多受賈人財
物乃爲請吾苑繇是觀之安知非買田宅遂爲上之所鄙乎不
然聞貪暴而大悅見其恤民而怒之則是高祖以貪令也則是
必失民心而後可以爲忠臣也此風一起臣下皆從其所奸相
率而爲貪矣民不堪命主上何利焉且蕭何平日不能用兵高
祖知之熟矣當是時何已無兵柄矣非若淮陰黥布彭越之強
可以謀爲不軌也況帝已還朝其權可以自制非若前日在軍
相國居守足以搖動關中也帝雖多疑而此無可疑之勢亦矣
必以猜忌爲哉予故謂高祖必無是事也果有之則是上下相
欺而無誠心以相與何足以開西漢之治哉予謂禍福有命非
人之智術所能爲蕭何所以自全者在素日之恭謹而不在田
宅以自汙也假令貪賤賈賈時上怒而置諸法相國將何以自

解乎雖然民逸道上書相國謁見上顧笑而與之則又何也蓋
帝方征伐而歸慕其居守能拊循百姓而悉以家財佐軍也然
高帝之心固因此而薄之矣疑其受賈人金而下相國于廷尉
未必不繇於此也吾謂人臣事君但以至誠格之卽有猜忌之
主亦自盡其道安於命焉而已寧必過爲之防哉使蕭何有禍
出乎其命卽買田宅以自汙亦不能免惟以至誠事君專利國
家而不爲身謀則高帝之聰明自能鑑別而又奚慮焉觀蕭何
居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則何之所以自處者蓋得其
道矣史遷襲戰國之遺而臆度高祖遂輕載之筆使後世貪人
得緣此以自文飾豈不謬哉嗚呼自古貪人敗類失民心而罹
國法者不可勝紀吾故表而出之以爲後世借名自私者之戒
下景呂曰立論重在開國主臣斷無相猜而能成功之理此
前人所未發
翻空立議而有確然不易之理如此作論方可以傳

公孫弘論

予讀漢史見公孫弘位三公猶然布被汲長孺斥其爲詐而後世遂以爲口實噫過矣夫弘之可議者在乎曲學阿世豈在布被哉其以儉約風世蓋亦一端之善出自本心而遂可指以爲詐乎假令儉卽爲詐則是舜稱大禹不必言克儉于家成王告君陳不必以奢麗爲戒也且非徒此也公孫弘相業固有可嘉者如開東閣以延衆議則得以人事君之意矣如與汲黯奏事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說而聽所言則有與人爲善之風矣至如諫伐西南夷切中時弊亦相業之可觀者豈得以曲學論之乎

阿世遂泯其生平哉且弘之潛泊非特節用而已也觀其脫粟自甘而故人賓客咸仰衣食俸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則儉而能施率僅薄于自奉哉夫君子之論人也善善長而惡惡短小人有一善亦必引而進之以變其所趨而端其所向矧相業若平津遂可以學術之差悉掩其善行乎又可并其儉約舉皆目之爲詐乎如必以其所學遂盡沒其生平則後之人必將曰平津有善人以爲詐耳何益哉且將肆行而無所忌是寒人爲善之路而堅人爲惡之心也司馬遷曰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爲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驚于功利矣此言其所見者小

所遺者大也予謂弘之布被出自本心彼見當時公卿大夫爭爲奢侈僭踰無限度弘欲以身爲範故力矯世俗之所爲而行之以節儉使弘推廣此心誠其身以格其君盡去其患失之情以變當時諛諛取容之習則平津之相業豈不炳耀千秋哉惜其學術一差不能不貽譏于後世也或曰節儉小事非宰相所宜行不知天下之亂歸於貨賄凡選舉不公刑罰不當上下交征使閭里蕭然而不可救皆奢侈華麗之所致也倘爲大臣者皆能食不重味家無餘貲使羣臣化之不與百姓爭利而天下不已大治乎雖然公孫弘病在曲學而論者并沒其生平亦弘之自取焉司馬溫公布被而人以儉德稱之豈非同此一物哉或斥之爲詐或美之爲儉者何也平生學術誠與不誠之異也嗟乎士大夫立身可不慎所以自持乎

徐仲光曰砥俗維風非但爲平津辨謗而已

丁景呂曰節取其儉極怨反求諸誠極刻斯爲持平之論

謝安石論

古名臣之事有功有過有賢有否雖一人之所行前後過殊不可不精擇也不擇其善而從之則博聞多見反爲史書之所誤是以讀史者先明古事之是非而後可取爲吾身之法戒如謝安石之不聽音樂與不廢絲竹是也史載安石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後十年不聽樂及登台輔期喪不廢樂王坦之規諷而弗從衣冠攸之遂以成俗嗚呼此可以得是非之辨矣夫念弟之亡忍其嗜欲雖久而弗遺可不謂至情乎乃刪史者削其美而專紀其惡止書曰期功之喪不廢絲竹何共謬哉夫先王制禮

兩省齊文集二卷 謝安石論一

十

本乎人情人情見喪則哀哀則不忍聞樂此心人皆有之然或過焉或不及焉故制爲禮以節之期之喪雖不及乎三年然豈以塗人視之哉曷爲止于大夫也古皆世爵則貴賤之等弗可踰也然制雖止此而情則不止于此故雖貴爲天子亦必減膳而撤樂焉何以明其然也賈山曰古之賢君於其臣喪未塋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卒爲之廢樂是則天子於臣且有惻然弗忍者而况卿大夫乎况有期功之服乎假令耳聽簫韶身居宴樂人雖弗議此心能自安乎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當哀而樂非細行也乃世人偏好逸豫遂有樂道此事者彼且曰安石

兩省齊文集二卷 謝安石論二

十一

名臣而亦爲此也書之史冊俾後世不見以爲非羣起而倣之豈知安石之可重者以其功也無安石之功而僅蹈其過將使禮文日廢士習日頹其罪可勝誅哉嗚呼士大夫一言一動皆爲風俗之所關况位居權要勳望久隆爲四海人情之所向乎史稱安石少有時名人多慕之鄉人有蒲葵扇安取而捉之於是京師競市而價增十倍矣安石能爲洛下書生詠後有鼻疾爲詠音濁而名流或掩鼻以倣之風草之動其捷也如是可不慎歟或曰若子言安石遂非名臣乎曰棟梁之材寧以寸朽而棄能用謝玄等以却符堅百萬之師不動羣邑而江左以安豈非社稷之臣哉且其所可傳者不惟一事即如十年廢樂其於兄弟爲已篤矣若此至情正宜表而傳之以勸後人以維風化乃削而不錄偏取其過而彰之則刪史者之咎也雖然安石不能無過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書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假令安石不自滿假而於功成之後動必循禮以儉約爲天下先俾晉人之風俗返樸還淳則社稷可以久安其德益崇其功益廣其名益盛與皇變伊呂等烈矣豈僅江左良鄉哉吾非贊之也正惜之也非特爲安石惜且爲後世慮也噫善讀史者思盛衰倚伏之機究治亂興亡之本則昔人之功過自不相掩昔人之

賢否亦不相滑。吾取其長。師其善。鑒其弊。而矯其偏。則是前言
往行。皆吾師也。不善讀史者。見古人功烈威遠。謝以為不可及。
見其循禮或過于厚者。反哂之為迂。惟取其近俗而易行。適情
而肆欲者。相習為之。乃借古人為口實。謂可以自恕也。不知此
自欺也。實所以自陷也。即如圍棋。別墅。蓋未雨綢繆。事事皆有
其備。一旦敵騎突來。運籌已定。但恐民情震駭。不得已而為此。
以示鎮靜。以安眾人。云爾。度其心。則不啻如救焚如拯溺。雖握
勝算而憂心悄悄。奚敢作無益之事哉。後世識闇者。為史書所
誤。雖當卧薪嘗膽之時。亦逞恒舞酣歌之采。以致敗乃公事。如
內省齋文集十卷 謝安石論三

士

南宋之遊西湖。關蟋蟀者。未嘗不自以為無靜也。其視安石奚
若哉。

毛仁仲曰。表章善事。遂使安石心腸千古如見。然當清談誤
國之際。不能砥柱中流。以此責倫。當亦無言。
借謝公以勵俗。文之極有關係者。不僅為晉人之藥石。實下
古之龜鑑。
弟敦實

鄧攸論

鄧攸為吳郡守。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及稱疾去。郡有迎送錢
數百萬。攸悉屏却。不納一錢。論者謂攸之廉至矣。可以風世矣。
夫世之趨利如鶩。莫之能禁也。使為吏者皆攸之所為。則四
方萬國之治。可以立致。而無難。若此類者。朝廷宜表之以訓廉
而貪鄙之風庶其少息乎。曰。此立異以為高。拂乎人情。不可為
訓也。夫朝廷詔祿。所以養廉也。仰事俯育。皆於是焉取之。故不
重其祿。則廉士無以自養。難乎其為下矣。洪範曰。凡厥正人。既
富方穀。汝弗能使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北門之詩曰。終窶且
貧。莫知我哀。又曰。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譏。我嗚呼。此人情也。古
之聖王。知人情之不可拂也。酌其中而為之制。所以為養。亦所
以示勸也。與之者無傷于惠。受之者不傷其廉也。豈可視為非
義而與迎送之錢。並辭而弗受哉。使常祿而弗受。則是在位在
職之人。必皆至于飢寒。而後可以無議歟。竊恐秉禮守義者。皆
有北門之怨。而竊位苟祿者。反得借之為口實。又或詐辭以干
譽。而他實以取盈者。未必無其人也。使中人以下。皆嘆廉吏不
可為。而攘民自封之輩。又得簞鼓而惑之。俾相戒為廉。而其勢
且日趨于貪。謂非此一辭啓之歟。有心世道者。亦何樂而為此

十三

哉漢宣帝詔曰小吏勤事而俸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宋太祖曰俸祿鮮薄未可責以廉誠有見及于此也為人臣者竭力盡誠以克供厥職不以位卑而輕其志不以俸薄而移其操如羊陟之計日受俸不敢素餐焉斯可矣何必立異為高如鄧攸之辭俸也哉假令常祿當辭則原恩之辭孔子亟宜許之而何以戒之曰毋且進之以鄰里鄉黨蓋受祿而周急所以彰君之賜廣君之惠也為人臣之道當如此也嘗觀任延拜會稽都尉掾吏貧者輒分祿以賑之宣秉所得俸祿輒以收養親族黃香為魏郡其俸祿賞賜班給貧者至如范滂文置義田以贍宗

南齊書文集上卷 鄧攸論仁

十四

族趙閔道捐俸以嫁孤女賑饑獨程大中於親故貧者輒分俸以贍之此皆善于所予而受祿不誣者也何必以辭俸為高哉予觀鄧攸舉動多不近于人情未可取以為法也雖然士君子寧過于廉而不可過于取世亦有揮金自蒙因而濫取者又不若經經自守之為得矣攸之辭俸未可為訓而攸之卻錢則洵足以風世矣嗚呼其可不謂之廉吏歟

徐仲光曰欲吏之廉莫如厚其俸漢世多循吏而太守之祿至二千石亦其資之者厚也載米之官不可為訓佐平清苦絕倫而持論若此得大中至正之道矣

王河汾論

天生人才皆足以供一世之用特患無豪傑之士養育而成就之耳世之治也其道出乎朝廷而天下因以被其澤迨夫亂世君子不見用于朝祇行其學于草野而亂極思治之候則其功亦究歸于朝廷乃世之人能見已然而不能見將然能言名世之功烈而不能究致治之本源遂使古之賢士湮沒而不彰而正誼明道之學亦無以大著乎天下何也經濟者理學之餘緒也未有理學不明而能治天下國家者也是以古之君子先講求乎正學服習聖賢之訓優游名教之地深察政治之源流熟

南齊書文集上卷 王河汾論

十五

觀古今興衰之大要日積月累既皆得其遠大之術然後出而輔治則經綸變理取之于所學而有餘嘗攷唐之貞觀號稱至治房杜諸臣之力多焉觀其同心輔政相業輝煌後世莫不美之亦知其學有本源實在河汾之講道乎當隋末大亂天理民彝漸滅既盡幸文中子倡道河汾而房杜魏王輩皆從之游則其謀斷相資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已意格物耻君不若堯舜而以諫諍為己任皆其素所講求者也一旦遇賢君遭盛時則取其學而行之故能引拔士類輔君以行仁義致治之盛比跡成康人皆知房杜諸臣之功而豈知河汾講道固有以培其本

而濟其源也哉。或曰：隋文不足以有為，而輕身一見是不能擇君也。急於求用，惡得賢？曰：不然。彼目擊當日羣黎陷于水火，故勉焉一見，以冀道之或行耳。及所言不合，遂潔身而退。此豈急於功名者所可同日而語哉？觀楊素勸之仕，谷以不願是時素居當路，稍一委蛇，何難立取卿相？微辟屢辭，則文中子心跡固已昭然無玷矣。或曰：中說擬論語，不亦妄乎？曰：此門人尊之之過也。記其言而擬之，非其所自為也。使其自擬過高，則舉世皆議其為狂，而房、魏諸人其肯敬信而悅服乎？噫，當天下淆亂，斯通晦蒙之日，而能開揚鄒魯之學，以興起世之人才，撥亂反

兩省齋文集上卷 王河汾論二

六

正以致移俗，易則有功于世道，豈其微哉？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其河汾之謂乎。

徐仲光曰：推見本源，能令泗水龍門並生氣色，不但文之氣度具體六一已也。

陳言夏曰：文中子乃江都以後一人而已。從祀文廟有何遺議？後人以僭擬六經，妄加貶駁，珣每為之不平。吾師此論發前人之所未發，其先得我心者乎。

郭汾陽論

朱子論郭汾陽曰：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夫奢之為害夫人而知之也。矧曰窮曰極，孰不以為非，而朱子此言其易以稱焉哉？曰：豪縱不拘約束者，將之常態也，不可責以節廉。噫，此論他將非所以論汾陽也。或曰：汾陽建不世出之功，至中書二十四考，爵位之尊，祿入之厚，天下莫加焉。記曰：先王制禮，惟其稱也。晏平仲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汾陽素位而行，不足以為過，為是說者，可以為汾陽解，而非朱子立言之意也。或曰：汾陽功蓋天下，挾震主之威，恐朝廷疑忌，故借此以自汙，而釋主上

兩省齋文集上卷 郭汾陽論一

七

之疑，不知是則不能以自全。予謂不然：凡人之奢儉，各有攸好，或氣質相近，或為習俗所移，未必有深意於其間。況汾陽忠誠專心為國，而不恤其私，豈皆有固寵全軀之志哉？若謂奢乃可以免禍，則古之以奢而取罪者固已衆矣。假令朝廷見其奢麗，目為僭擬，而以冒上無等罪之，則適以取禍，又烏得以自全哉？然則朱子之筆此也，何居？曰：凡尚論者，當思聖賢立言之所屬，而後可以定古人之是非。朱子之論汾陽，非取其奢麗也。蓋曰：汾陽之忠誠，有以大服天下之心，故雖有小過而人不非之也。若窮奢極欲，即可以微汾陽，則天下不乏其人，而何以汾陽

功業不能禁見於古。今哉。竊怪世俗好奢靡者。暴殄天物而輒引斯言以爲據。曰。吾亦倣古人之所爲。嗚呼。何其謬也。夫汾陽之賢。足爲人臣師表者。非一端矣。觀其泣諭諸將。共雪國恥。且處散地而不怨。詔書一徵。卽日就道。則事君之忠可則也。忘怨而薦光弼。又以副元帥讓入。則薦賢之公可則也。楊綰爲相。而減座中聲樂以成其美。則樂善之虛心可則也。不此之則。而僅襲其奢。豈不愧哉。嘗攷汾陽父塚。爲盜所發。此非有怨。非也。意其殉葬之物。必多珠玉金帛。所以爲盜之招也。不然。汾陽之仁恕。可以感異類。其待鄉鄰。必無過舉。有何積怨。深讐累及于

內省齋文集十卷 汾陽論二

先人之宅兆哉。嗟乎。奢儉之間。固不足以衡人品。有儉而無用者。亦有奢而無害者。是以尚論古人。不宜苛求其細行。然而汾陽之侈。終不可以爲法。善學古賢者。必取其大端。而勉倣之。若夫氣質之偏。世俗所易蹈者。雖曰無傷。君子豈爲之哉。

孔登小曰。以奢倣爲汾陽病。痛能使古人心服。未段持論。既平和。結處尤詳盡。文章至此。可謂不朽之能事矣。

唐憲宗論

唐憲宗時。大臣奏和親有五利。憲宗曰。比間有士子能詩者。宰相以包子虛冷朝陽對。憲宗曰。非也。遂吟戎昱咏史詩。而笑曰。魏絳之功。何其懦也。大臣遂息和戎之議矣。夫天下之治亂。繫於人才。之通塞。唐之士子。有才名者。往往獲達帝聰。說者謂當時名流。幸而得此。使文士不壅於止。問憲宗之明也。夫貴爲天子。深居九重。乃能見士子之詩。而誌之。而誦之。其耳目不已廣乎。乎謂不然。天子之聰明。固不必用之於此也。且名士之得聞者。安知非黃緣之所。致乎。唐之所以亂亡。實基于此矣。何也。士

內省齋文集十卷 唐憲宗論一

予一詩。憲宗何從而知之。不過得諸左右耳。得諸左右。而自矜其聰察。以示大臣。使所言而不當。猶可爲也。若夫誦戎昱之詩。以息和親之議。其言可謂當矣。大臣俯首惶懼。不敢置一辭。憲宗自以爲得計。曰。吾能用人。而不知己爲人所利用矣。易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夫始凝。何必慮之。豈非其漸可虞。不得不爲豫防哉。今士人之顯晦。彼既得以密持。則卿大夫之進退。亦漸得以密操矣。始於陰執其權。既而擅行其政。遂能黜陟羣臣。以至於廢立天子。而無忌此。豈宦官之罪哉。人主使之然也。嘗思宦官朝夕左右。人主狎而暱焉。謂彼無家室。何以私爲。雖未可視

爲腹心何不可奇之耳目乎其始也必竭忠盡智日有所上聞以自著其勤慎然而所採者皆纖微得失無損益于治道人主所不必知者耳至於人才之賢否生民之利害朝政之理亂則其識卑隘實有所不能知乃人主聽而信之其初猶得自傳聞止於失悞迨其末流之弊則必招權納賄顛倒悖戾以大拂天下之心而後已何則積漸之勢然也彼爲宦官者豈不欲確訪以見長哉亦豈皆頑惡大慙喪其本心者哉其所居之地固有以限之也何也天下之君子不屑與宦官交惟恐稍或舉已玷其生平宦官雖欲親之必不可得故君子之言無繇入宦

南齊書文惠王集卷二

唐宗廟二

十

宦之耳而小人之無耻者知朝廷之寄以耳目也日夜籌畫求所以進用而不憚于自媒遇宦官之機者則飾詐以希其薦遇驕者則獻諛以結其懽遇奸利者則重賄以干其譽而其人與文遂達于帝聰矣是天于所得聞者皆希世苟合之士矣且夫宦官雖智豈能家至日見以察朝士大夫之舉動哉不過寄耳目於羣小其所用爲採訪者皆畿內之狙獮蠹國之奸民也即使宦官正直其能不爲此輩所欺乎採羣小之浮言而行之以密奏是非邪正有不紛然倒置者乎是故君子必退小人必進在朝皆小人則宦官之黨愈盛黨愈盛則權愈尊而人主孑然

孤立遂束手而聽命矣嗚呼自憲宗而後天子之廢立繇於宦官而卒至于亡國者職此故也雖能誦士子之詩亦何裨於治道哉昔者堯舜之治咨于四岳咨于十二牧是皆在廷公言也漢文帝屢求極言直諫之士故四方治忽人主罔有不知唐太宗救諫官監宰相入閣奏事故用入行政稍或有愆皆得而執奏焉當時號稱至治未聞得諸採訪也爲天子者誠能勵精圖治常召見大臣講求治道使之得盡其所言而於監司守令之入覲者百官之謁選而辭朝者時復召見而諮詢之如是則吏治民艱何所不悉又何用察察之明爲哉語曰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黈纁充耳所以塞聰也夫聰明正欲其廣而反蔽之塞之者何哉明有所不必見聰有所不必聞如士子能詩之類是也夫能詩與否固無關於治亂適足啓宵人密奏之風爾夫是非之難辨者莫如密奏臣下之得以行私者亦莫如密奏蓋公言于朝在大廷廣衆之中人主推心置腹則君子明目張膽直陳天下之利害即間有小人懷挾私心亦何敢出諸口其或妄言則羣起而糾之是非邪正昭然易辨而無所疑若密行採訪則任其偏私無可對質雖有舜禹之智烏能別其真偽哉是故一聽其言則引用姦邪中傷善類致人主孤立于上賢才屈抑

南齊書文惠王集卷二

唐宗廟三

十一

於下小人布列於朝。寇盜充斥於野。至於極亂大敗而無可救。皆私智小察爲之也。嗚呼。憲宗一已之聰明。遂使政柄下移。而身受其害。豈非前車之鑒歟。後之欲廣聰明者。其知所去取矣。

徐仲光曰。胸有千古。故能言之鑿鑿。乃爾可與歐陽明黨論並傳。

倪開公曰。確有所見。而以題爲經。以文爲緯。振筆從之。遂已識空千古。

王彥章論

論忠烈者。必觀其所事之君。而後可以稱其人。而不過。倘所事非君。則雖奮不顧身。以徇人之難。君子無取焉。吾觀五代史。有死節傳。以王彥章爲首。竊以爲過矣。夫彥章可謂猛將。不可謂忠臣。何也。其所仕者。篡逆之朱溫也。可謂傷勇。不可謂死節。何也。其所爲死者。篡逆之後。而暴亂之朝也。夫朱溫爲黃巢賊黨。天下皆知之矣。既而歸降。遂篡唐而有天下。且荒淫恣肆。倫理俱滅。穢行踰於禽獸。是天下之大盜也。苟有志節。肯立其朝。而食其祿乎。李克用始終爲唐。必欲復仇討賊。百戰而志不衰。爲

彥章者。正宜與之合謀。以誅逆惡。而謝天下。乃不知順逆不別。邪正不辨。是非。而反與晉王爲敵。卒至戰敗而死。是彥章非忠於君。乃忠於賊耳。非爲共主死。乃爲賊黨死耳。歐陽子遂以得其死。嘉之不亦過乎。吾謂朱溫篡唐。而弑昭帝。既以盜賊取天下。而又以淫虐守之。稍有人心者。皆當討逆。以伸大義。況具戰勝攻取之才。足以有爲于天下乎。即使初爲賊黨。見其篡弑而後返之。亦不得名之爲叛。不然。則潔身遠害。寧快沒而無聞可也。奈何以蓋世驍勇。不建誅逆之旗。不行反正之舉。而乃急於見長黨叛逆而助之攻。雖殺其身。而不顧誘其降。而不屑亦僅

一勇夫耳。豈得以忠義與之哉。誓曰：從逆凶。又曰：與亂同道者，罔不亡。彥章之謂也。假令彥章有志，移其敵晉王者，而敵朱溫，移其爲梁死者，而爲唐死，則忠烈之誠，豈不卓然千古哉。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蓋謂仁之所在，不得不死焉耳。若爲賊戰而爲賊死，是殺身以成不仁，何足道也。雖然，五代時張文蔚、楊涉輩，皆舉進士而甘拜舞于賊廷，況不事詩書區區一武人乎。至如蘇循、附溫以希進用，及隨友謙降晉，又稱臣舞蹈於晉王之前，其視彥章矣。若耶，然則彥章在五代之時，可深求耶。

南齊書文惠王傳

李靖

徐仲光曰：彥章忠于篡賊，不得爲死節。予嘗持此論，得佐平盡情發揮，遂成千古欽案。陳言夏曰：壽亭彪炳千古，以其能擇所事也。彥章死事僞梁，後人泥歐陽文忠不敢訾議。吾師讀史具二十分膽識，故能持論開闢若此。

李文靖論

古之賢相，必開言路以佐治平，而史所載者，或未詳其實，不可不察也。宋李文靖公，內行修謹，而識大體，不求聲譽，人莫敢干以私，可謂賢相矣。乃其自言曰：流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此少以報國耳。噫，果若斯言，則中外士庶之所陳，遂可以槩抑乎其與古之開四門達四聰者，不大相謬戾乎。曰：非也。李文靖之報罷，蓋爲務更張，喜激昂，有害于朝政者，言之也。非謂中外所奏，可以槩抑而弗行也。奚以知其然也。文靖自取四密水旱盜賊奏之曰：人主年少，當知四方艱難，夫不特

南齊書文惠王傳

李靖

奏之，而且日日奏之，則善開天下之言路者，莫如文靖矣。吾度文靖之心，必求言若渴，而後天下之疾苦得以徧聞，假使言之，善者亦一切報罷，則四方之廣相臣何繇得見，而文靖之所日奏者，豈能閉戶而悉知哉。夫民間利害，不得上聞者，不可勝數。古之聖王，慮壅閉之傷治也，使士民替無不得盡其言，猶木也，而且敢諫有鼓，誹謗有木，進善有旌，皆以防壅閉也。書曰：嘉言罔攸伏，非有以徧求之，能無伏乎。西漢之隆，士民皆得上書言天下事，有可採者，輒召問，常用其言，而顯其身，是觀之中外之所陳，亦何損于朝政哉。趙韓王置甕屏後，有新進喜事者，

投進利害之文皆置其中。滿則焚之。此亦與文靖同意。蓋言路一開。則讜言日至。而四方無識之輩。亦襍臂爭言。而不循其理。其間不可用者。蓋亦多矣。宰相當審擇而取舍焉。如所陳之言。或迂遠汎濫。無益於國家。或開利孔。或進方術。或黨邪而攻正。皆足以蕩上心。而紊國是。如此類者。置之可也。斥之可也。甚且焚其書。而懲其人。以示戒。亦可也。若夫有裨于國政。有益于民生。如借秦為喻之言。尚德緩刑之語。則惟恐其不聞。而可抑令弗進哉。宋初諸大臣。皆慮少年新進者。生事擾民。又恐人主以言舉人。而開倖進之門。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取。厥後安石變。內省齋文集上卷 李文靖公集 二六

必不出此言矣。予謂史民上書言事。宰相擇其最當者。即奏請召對。從容以盡其所欲言。而察其人之賢否。或用其言。不必官其人。惟是廣開言路。以求朝政之得失。以悉民間之疾苦。以知風俗之淳漓。而為之激揚。為之補救。則有心世道者。皆竭智以進忠言。四方萬國之情。無不得達于天子。而天下猶有弗平者哉。嗚呼。知艱難而日奏。則善開言路者。洵莫如文靖矣。徐仲光曰。抑喜事。紛更。非遏絕言路。持論極透。極確。文特疎宕盡致。倪閣公曰。深見言路之不可不開。少年生事者之不可不抑。內省齋文集上卷 李文靖公集 二七

文潞公論

古之爲相者實心求賢而不矜一己之才能故卓然著績可以垂之百世而不泯如宋文潞公是已潞公嘗曰相業炳然人主信其賢天下服其品契丹知其名而後世青史且贊揚其德嗚呼亦何脩而致此哉蓋其心擴然大公不自用而用人深得相臣之道也何也宰相之職與百司庶尹異百司庶尹任一事之責者著一事之功焉斯可矣宰相亮天工而熙庶績其事綦繁非網羅天下之賢才則不能勝其任而何以有爲于天下且使居言路者無剛毅果敢之人則已雖有過而不自知亦何以日聞善言而爲輔理承化之資哉是故善爲相者必以推賢讓能爲急務惟恐積行之君子壅于上聞求之若渴時爲引薦而人不知其所自或有攻已者必虛心以受之聞已過而改之非特不以爲怨也而實樂得之以爲助且其心在朝廷知言路通塞爲治亂之大關故臺諫劾已者卽風聞之誤亦嘉其直切而敬禮焉或人主震怒必竭誠以救之俟其齊威而薦用之以來天下之直言是故所行鮮失而衆思可以集忠益可以廣勲業可以成天下之德皆其德天下之才皆其才是以不居功不好名而舉世之功名弗能過焉嗚呼此潞公之所以爲賢相歟當是

南省齊文集上卷

文潞公論一

二十八

南省齊文集上卷

文潞公論二

二十九

時朝廷用之天下敬之而契丹使者亦聞其名而慕之噫何其重也嘗考建安林志寧出入潞公門下志寧求救潞公曰彥博此中無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宜往從之遂使人偕志寧同往噫知二程先生之賢而使人往學則潞公之學識其過人不已遠乎吾意其稱之于友當必薦之于朝特潞公持重簡默避名跡而人不知耳由是觀之則素日之推讓不亦可樂見歟其誠心引薦而人不知其所自者殆不可勝紀也至如唐子方効公過甚公不特容之而竟薦其召用非有擴然大公之心其孰能與于斯哉知有國而不知有身惟見賢才之當舉而不見人已之分故德怨俱忘誠平于衆而賢才皆樂爲之用斯天下並受容賢之福而頌其德于不衰易曰合章可貞又曰包荒得尚于中行其潞公之謂歟嗚呼此其所以爲賢相歟

徐仲光曰極大議論文勢如三峽奔流千里一瞬

目錄

三卷

議

兩雍議

觀政議

取士議一

取士議二

用人議一

用人議二

用人議三

用人議四

用人議五

內省齋文集三卷 目錄

內省齋文集卷之三

議

兩雍議 丙子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佐平

程子曰。治天下以得人才正風俗爲本。太學者。人才之所繇造。而風俗之所繇醇也。國朝舊制。舉人貢士。必入監肄業。大司成率其屬。月課而敘導之。肄業十年。然後許其入官。猶慮其弗嫻吏治也。於考職之先。又撥各衙門歷事數月。勤習政事。然後咨送銓部。量才定職。較之臨軒策士。其法更詳。詎非制之盡善者乎。乃世人視爲故事。苟且塞責。舉人入北雍者。以白鏹七金。給與長班。令之按期報名。而肄業之規。可以盡廢矣。至謁選時。又用數金而撥歷俱免。嗚呼。司成及各部。其位與權。不可謂不尊矣。乃一聽長班之指使。天下事之可嘆。有甚於此者乎。舊冬特奉有明綸。舉人必入監肄業。又許南北就近。此大廢積弊。真爲聖明之舉。可以造士而維風矣。愚生卽遵旨過行。初見雍中禮貌嚴肅。躍然懼。以爲可以進德也。乃與月課者三。所試者文焉而已。司成接見諸士。所議論者。亦文焉而已。課文兼出小題。課後數日。列榜高下。若生童就郡縣試。嗚呼。何其小也。夫八股

內省齋文集三卷 兩雍議一

之業童而習之何益於蒼生何裨於實用而煩司成之講究乎
且舉人既以七藝獲售豈不能入股而猶待雅課乎大司成之
造士如斯而已乎蓋數百年來積習相沿時難以遽變耳今
皇上特隆曠典諸士不憚跋涉遠者數千里近者亦數百里赴
茲盛舉以爲必講理學必籌經濟以備他年實用乃徒督課於
八股斯已過矣且甫踰一月輸銀數兩卽告假而歸仍習爲故
事矣不亦大負朝廷而輕當世之士哉夫治道莫先於教化倘
誠心力任未有不能力行雖當積弛未有不可行者也昔程子爲
晉城令民有事至縣必告以孝悌忠信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
兩省齊文集三卷兩雅議二

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張子爲雲巖令以敦本
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勸酬之使人
知養老事長之義朱子主同安簿兼領學事選邑秀民充弟子
員訪求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說聖賢脩己治人之道及差發
南昌軍事數詣郡學與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噫其畱心教
化何若斯之亟也他如陳襄之令仙居蔡襄之守泉州劉珙之
知潭州皆以勸學興善爲急務況司成之職專在教人向可以
自怠乎哉誠能專重德行講求義理委曲教導以化其氣質之
偏而成其爲有用之才則數十年後士風丕變而天下之賢才

不可勝用矣然而未能者何哉悠悠忽不勤而委靡不振也記曰
師嚴而後道尊又曰教人必盡其誠使司成勿顧情面非父母
果病及身負篤疾者不容告假卽給假歸者勒令速至而又殫
精立誠以勤厥職日坐公堂與諸生講學不因寒暑而間所講
經書之外必深釋性理及綱目通鑑而歸本於躬行必徵胡安
定設經義治事二齋以勵實學問課以文亦必試論策試奏疏
聽其盡力發揮而勿拘以成格則人才可得而知也又於雍中
取其卓然實行者日加獎勵而特薦於朝廷以爲諸士勸既勤
親講又令諸士各抒所見以觀其學術之淺深若能究心理學

或具經濟異才者不拘資格必獎賞而薦拔之其有不在學宮
而願來聽講者亦弗之禁如此則人才盛風俗美庶幾可不負
皇上育才之盛心而天下之平可拱而俟之矣
羅文止先生曰佐平就南雍時過予抵掌而談曰此舉大有
造於人才及歸相對悵然乃作此議言之繁繁有功名教之
文
陳大士曰論事極詳極透以此觀之他日實心任事必在佐
平

觀政議 庚辰

天下之弊莫大乎有虛名而無實事其始也僅存其名而其後則并其名而厭之此豈立法之不善哉無實心任事之人也夫朝廷於新進士必令觀政而後謁選何也以為書生初進不習吏事必觀各部院司所行之政廣其學識以備經世之需非虛名也乃今所觀者惟謁見拜聽之儀耳噫此遂足以為政乎如是遂名為政則誠可以不觀矣然而朝廷所以設此者固有其實其可不深察乎使諸大寮顧名思義設誠而致行之日召觀政者問其平日所讀何書所究心者何事今所可任者何職從

兩省齋文集

卷三

四

既久閱歷既多則歸民之規矩用人之權衡中外之利弊邊腹之情形皆其所素知也以身所既行之事與新進少年諄復而訓告之彼方求教之不已烏有不樂聞者哉奈何臨常襲故竟無一言及此也夫朝廷設此制謂殿試一策未足以定人材故必於觀政焉以造之今乃視為虛文不過聽長班之語謂從無此例不宜損威傷重未敢破格行之耳抑恐欲歸者以淹留而結怨乎或慮人譏其出位而沽名乎不知按引後進非損威也講求政事非結怨也實行觀政非出位也為國造人以備實用非沽名也大臣中誠有豪傑不因循陋習而顧名思義實行其事則必實有其功既有其功則從而倣之者必眾造成多才以備朝廷之任使其所得顧不大哉

兩省齋文集

卷三

五

羅文正先生曰曠識良謨大有裨于世道佐平素有實心提後益加敬謹而時以社稷蒼生為念真有用之才也他日立朝事業於斯下之矣

取士議 一 壬午

取士之道宜廣其途嚴其選廣其途則所收者弗隘嚴其選則所得者弗虛書曰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夫旁招者多方以求之豈止一目之羅哉漢唐宋取士其途甚寬沿至于今則隘矣惟國初猶破格用人如楊士奇以儒士為宰輔夏原吉以鄉薦為太師黃福馬昂以舉人為少保宋禮郭進皆以太學生為尚書况鍾以吏員為郡守及神廟初年猶以海瑞為總憲此數子者皆廣低各臣豈嘗拘資格哉萬曆末年臣下乃徇私意而專重制科使他途屈抑而不得進故乙榜明經因之而自棄制科莫

內省齋文集

卷一

取士議

一

六

不橫行而流弊遂不忍言

取士之隘未有甚于今日者也或

曰今亦嘗破格而未收其效何也曰以言取士適足啓躁進之

風漢文之不拜薈夫正此意也愚謂取士之典宜分為四科首

曰德行如周之鄉舉里選是也次曰吏治如漢之功曹令史循

至公卿是也三曰文章如今之兩榜四曰韜畧如今之武科是

也不特此也又必令大小臣工各舉所知以受進賢之上賞不

必盡錄于科目而天下之真才始出誠能以德行爲先用品望

素著之臣確訪真儒若董仲舒周程張朱之類其上也次則如

郭泰管寧陳寔王烈徐穉王通之輩世所推服者以爲翰林講

官俾其朝夕左右啓沃君心且以陶淑人才則氣類相感各達

其所造之英俊而賢士徧朝廷矣誠能擇士人以爲吏令其習

知錢穀深明律例究心守禦隨其資之所近而器使之必厚其

俸久必優其禮貌令其知自愛而重犯法三考有才而無過者

先以州縣佐貳巡簡小用以試其才有實政然後擢之亦使終

身一事而不移用吏所長則有益于斯民甚大不愈于書生初

任聽靈胥之指使者乎鄉會兩榜以制藐觀其心學以論覘其

史學以判稽其律例以策徵其時務其法善矣惟是表裏排偶

諸類是工者可廢也或改爲散體如出師佛骨諸表頒爲定式

而禁其諛詞可也判宜散體或引古事或取刑部獄詞設兩造

以觀其審斷而知其有吏治之才其四六腐句互相雷同者宜

禁也取寔有學識者專問二場取寔有經濟者專問五策而戒

其摹擬少年好錄空疎之陋習則士趨實學而有濟于生民矣

武科之冒濫者以賄賂薦牘爲之祟也宜首嚴其禁有犯則訊

實而重誅之其於弓馬之外別有技能或精于火器或長于劍

盾或深于占測皆裨實用並宜收而錄之不必專取騎射也誠

能洗心滌慮以拔真才則就古法而稍通之未始不可以得人

何必盡更舊制哉至如薦舉賢才宜廣其路昔年四品以上各

集 199—250

薦一人之例必不可行也。世固有胸無所見而濫舉塞責者矣。亦有夾袋多材而無路可獻者。豈得以各舉一人限之哉。惟親薦人者之品而所薦者可知矣。若果廉能夙著為舉朝所共服者。則聽其多薦而不限之以數。蓋君子留心經濟求賢若渴。惟恐人才之弗用。寧有不舉所知者哉。昔曰任賢勿貳。又曰野無遺賢。夫果能勿貳則自可以無遺也。嗟乎天下之大豈乏可用之賢才哉。為人臣者但寔心救世欲為朝廷得人。不徇情不循例而汲汲焉以求之則賢才不可勝用矣。

徐仲光曰從來有治人無治法。歷代取士之途不一而當其

南齊文集卷三

取士議一三

八

盛未嘗不得人。及其衰則往往滋弊。蓋取士不妨少寬如淘沙取金。金在沙中不能盡金而無沙也。用人則必極嚴如浙米去秕。其可炊而食者米耳。雜之以秕。整吾口矣。可無去乎。故察吏尤要焉。是在操用人之柄者矣。今佐平數議而治天下之大法始備。

魏冰叔曰中多確議。而所論四科及各舉所知尤百世不刊之法。

取士議二 壬午

朝廷取士必先乎實行。輕實行而重虛文。欲求士風之丕變。猶適南而北其轅也。數十年前取士之制。雖非鄉舉里選。猶有躬行之遺意焉。府縣正印名曰提調官。先論德行。凡儒童之劣者不得與道試。則當其始進固已嚴絕匪類矣。既入庠序。教官特訓迪之。提調官又稽其實行。而以文藝錄之。其愈自修飭者為優行。或變節妄為者為劣行。督學行賞罰。先德行而後文章。訪諸教職之開報。衆諸提調之核寔。而賞罰屆期。又詢諸閣庠之公論。既知其權。然後區別之。其行優者文雖劣而重賞。雖在降

南齊文集卷三

取士議二一

九

黜必損譽。復學以獎厲之。且宣言于衆曰。諸生宜以此為法。行劣者文雖優而必黜。雖在前列亦必褫革而重刑之。且宣言于衆曰。諸生宜以此為戒。如是則素行不端者已不得與科舉之列矣。先年之士習。跡此其端也。萬曆末年學道浮薄者始輕德行而專重文章。文章得偶者不復稽其素行。甚至崇獎曠達而謂忠信為迂儒。嗚呼一世之人心。咸以科名為能事而專工舉業。衆相競慕。佻達成風。蕩簡踰閑。恬不知耻。督學者棄本重末而教官開報於是乎不公矣。結納之庸流以賄賂而為優。唯此之報復以挂誤而開劣。司鐸者顛倒悖謬而士子於是乎鮮行矣。

今誠得大賢爲政行卿舉之公而不專用科目則唐虞三代可以循致而惜世人之弗能也如曰人心之難信古道之難復必糊名易書而後可使無弊乎則必先慎試官之選試官得人則關節弭而賄賂絕矣若待其敗露而重誅之彼僥倖于未必敗露者豈盡無其人無其徑乎是以爲治之道不在于嚴法而在得人惟輔臣與冢宰至公無私舉賢人以司教鐸選廉吏以爲試官而又提調得人教化有方稽考有素則端本澄源之道也噫重德行而輕文章寓古意于今法亦庶乎其可也

用文章

徐仲光曰激切可方孤憤暢達不減昌言此真救時藥石有

十

用人議一 甲申

治天下者莫先於用人。人君但知人以安民則可以長治久安而無患。然而不能者何也。思得人才之用而不思求用之人。也何謂用之人。人首揆是也。首揆賢則引用皆賢而銓部總憲必得其人矣。銓部總憲得其人則所用之撫按必無濫舉而監司守令寧有不得其人者哉。如是則大法小廉而天下猶不治者未之有也。竊見用宰相者莫善于廷推。莫不善于中旨。廷推出于衆人雖或未當猶有公論也。若出于中旨則皆容悅之小人矣。揣摩形似賢至混淆或巧言善辯而以爲有才或雍容緩步而以爲有度或剛愎自用而以爲無黨或偶行小信而以爲無欺甚至陰結中貴依附大臣以爲與援而人主不知往往輿論不服而輒用之故不待其敗而初拜之時天下已爲之扼腕矣。臺諫以爲有寵也不敢指斥其奸間有直言旋被降斥其氣駭愈熾天下皆知其不肯而人主猶誤以爲賢及其敗露而後悔之則已無及矣。所以然者何也。因人臣挾詐以行私致人主多疑而自用也。人主多疑而自用則以輿情爲朋黨而以中旨爲獨斷也。以輿情爲朋黨則羣言俱寘而聰察愈滋其不明以中旨爲獨斷則左右伺隙而偏聽愈至于不公如是而望輔佐

之得人。庸可冀乎。竊謂擇相臣者。必其人能格君心。能識大體。能薦賢才。能爲封駁之事。而後可。此非德望夙著。爲舉朝所敬。憚爲士論所樂推者。不可用也。非協于輿情。爲百官所公薦者。雖有異敏之才。不可用也。然尤有要焉。在平日奏對能進逆耳之言而已矣。書曰。予違汝弼。汝弼面從。又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夫弼違面從。逆心遜志。邪正之所由分也。嗚呼。知此則可以擇相而無失矣。惟得一首揆而天下治矣。

徐仲光曰。卓識要言。洞晰窳背。是古今用人得失一段大議論。通篇數段層折。愈入愈深。一起一結。言簡氣舒。大意倣

內省齋文集主卷用人議一二

十一

歐陽公大臣論而氣象筋骨亦遂得其八九

用人議二 甲中

用人之道。必擇之甚精。使各當其才。而又久於其任。專於其職。然後可以官人而冀成功。何也。人之材質多偏而少全。有文名者。未必有治行。有吏治者。未必有邊才。乃強之以其所不習。責之以其所不能。而求庶績之熙。豈可得哉。竊以爲要職不可驟。臚也。劇地不可輕任也。新進少年。必量其學術。先小試其才。而後可從容以盡其用。當謁選時。吏部諸臣。宜開誠布公。勿避嫌。疑召選人。悉至堂上。詳詢其所長。觀其談論。而共人之大略可知矣。又詰之以輶略。考之以算法。問之以律例。皆面試而詳核

內省齋文集主卷用人議二

十一

之。則其人之實才。亦有可見矣。如善談兵者。先以州縣佐試之。使其習捕緝防禦之事。三載考績。卽擢爲郡丞。郡丞奏最。乃擢爲樞屬。樞屬擢兵道。而拔其學識過人。曉暢軍機者。爲邊道邊道有功。然後擢邊撫。則駕輕就熟。而無扞格難操之患矣。邊撫擢樞貳。晉本兵。則深知險要。明於戰守。而調度有方矣。終其身習軍務。而兵機猶有不達者乎。善談錢穀者。授簡僻知縣。而後調繁。其次授司糧佐貳。以試之。考績稱最。知縣則擢戶曹佐貳。則擢縣正。或爲別駕。爲州守。而後擢戶曹戶曹歷正郎。而後擢樞道。樞道晉藩司。藩司擢戶部。以循至於大司農。終其身理錢

穀而催科猶有不當財用猶有不足者乎善談刑名者亦授州縣佐以試之考績奏最始擢爲推官推官奏最擢刑曹刑曹歷正郎始晉臬司臬司晉大理寺以循至于大司寇終其身習刑名而諫決平反猶有不明者乎若夫太守者一方之師帥也擇之可不慎歟必擢州縣之廉能久不改操者而用之又必酌邊腹量繁簡以求人地之相宜而使之久於其任歷十餘年而後縣守道以至於巡撫終其身習吏事則撫綏有法斯民必被其澤矣至若巡方之察吏安民尤所重焉豈可循例而輕用哉昔選侍御多在于推官謂其隨巡既久習知察吏之方也今宜仍

內省齋文集三卷用人議二

十四

用此法而巡方之舉効精明治行超卓者固難得之才也宜多差數任使其徧歷直省或二十年或三十年即擢爲僉憲以循至于總憲而弗移終其身于察吏則舉錯有方人心咸服而仕路清矣至於風教之任尤爲要地非以躬行取之奚可哉其有舉止端莊善言德行而稽厥風名見推鄉黨者乃授論訓稱職則久任之而後擢儀曹或僉以庶常降以編簡又選其專心風化善於誘掖者推爲督學督學之賢者推官察與司成然後晉禮部以循至於大宗伯其督學之造士有功能令風俗不變者亦宜多差數任使其遍歷天下司鐸二三十年即擢大宗伯終

其身司教鐸則移風易俗必得其道而教化洽矣夫業專則久而彌精專習則熟而生巧故南人之操舟北人之使馬雖歷艱險操縱自如豈其性獨長哉習使之然也善用者必專於其職久於其任而後可以盡其用而奏成功即或有殊異之才有不次之擢亦必以所長用之必以所習留之此唐虞用人之法也夫襲契臯虞德皆聖人乃終身止任一職邇來不問能否不度難易或以新進膺重任或以一身兼衆職豈近世人才反駕臯虞稷契而上之乎夫以素所不習之事一旦任之而不爲吏胥所用者鮮矣是猶強北人以舟楫強南人以騎射也其能不

內省齋文集三卷用人議二

十五

提與厥職竊見先年有一庸吏以縣令擢刑曹旋晉兵備又移督學其後久任藩司所至輒徇私情士庶疾之如蠱賊然而朝廷不知也撫按不察也臺諫不糾也嗚呼無論其人不良即使果有實心而以寡聞眇見之人徧歷兵農禮樂之司寧有濟乎武曰儀曹督學政邊道擺邊撫節推考侍御蓋亦常行之矣然未盡得人者何哉曰先輩名公巨卿出於科目者此道得也特未能純用此法耳其不純用此法者何也爲夫人數廣而情弗周也邇年則又徇情而循資格爲人擇地而非爲地擇人明知其不可而姑用之焉能得人而奏績哉非特此也五方之風氣

不齊則所以治之者亦異。故或初任有聲者。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竊謂曾任某省而才猷既練。聲望既隆。即增其秩勿移其任。或擢其官勿離其地。則風土素知。人情相信。因其勢而利導之。用力少而成功易。豈不休哉。昔黃福之撫安南。二十餘年。況鍾之守姑蘇。程櫛之守滇郡。皆十餘年。加銜而弗易。竟為一代名臣。此已事之可倣者也。

羅文止先生曰。崇論閎議。皆可見之施行。其救時良劑也。徐仲光曰。當才久任。用人要道。前人亦能言之。詳確透徹。無如此議。

用人議三 甲申

為治之道。必先開言路。言路之通塞。天下之理亂所繇分也。故設科道以司糾劾。當百官朝見。六科十三道。隨侍左右。有不當理者。即時執奏。其權甚重矣。夫權重則其選之也。不容不慎。而其責之也。不得不嚴。何謂選之慎。舊制選於知推者。謂其素日親民。能達民間之利。弊能識治術之先後也。選於中行者。謂其曾歷數差。能知風俗之淳漓。能悉吏治之賢否也。兼用之者。謂其各有所長。各有所見。乃無偏舉之弊也。必待四年有四月者。謂其閱歷既深。揣摩斯富。乃無風聞之誤。無掣肘之虞也。覈其

治行。又採其鄉評。必庶言同。而後用之。其制可謂善矣。邇來拘資格也。徇鄉情也。通賄賂也。重師生也。立門戶也。純用私意。而考選於是乎濫矣。考選弗公。而思變其法。乃取之於新進。取之於上書。初仕策名者。不識時務。言事上書者。多繇代筆。而遽以言路與之。豈能勝任。而無忝乎。愚謂考選不宜更制。但家宰總憲以大公無我之心。求賢若渴。勿徇私情。必徧訪輿論。以究其人之才品。非鄉評無玷。治行卓然。眾人皆曰賢者。不可用也。所謂選之宜慎者此也。何謂責之嚴。書云。臣下不匡。其刑墨。夫敢言人主之過。敢糾大臣之失者。斯為盡職。若參縣令。論文體。聊

以○惡○責○而○不○敢○言○及○于○乘○輿○議○及○于○要○津○者○皆○溺○職○也○國○家○亦○何○取○若○人○而○用○之○又○其○甚○者○私○通○貨○賄○變○亂○是○非○或○迎○主○上○之○好○惡○或○聽○大○臣○之○嗾○使○黨○同○伐○異○修○怨○復○讐○爲○人○主○者○又○多○惡○聞○其○過○自○遂○其○非○且○無○知○人○之○明○而○護○大○臣○之○短○使○言○官○獲○罪○緘○默○而○不○敢○言○天○下○事○尚○可○爲○乎○誠○欲○政○治○而○開○言○路○則○通○貽○徇○私○者○其○罪○不○容○追○矣○他○如○不○言○君○過○者○有○罰○不○糾○大○臣○者○有○罰○不○籌○急○務○者○有○罰○其○因○不○諫○而○誤○國○事○重○則○必○置○諸○法○輕○則○僅○視○其○官○倘○直○言○極○諫○者○雖○或○過○激○必○優○容○而○獎○許○之○以○作○政○官○之○氣○則○爲○科○道○者○必○高○其○節○而○方○其○行○孰○甘○自○棄○而○不○圖○所○

南省齊文集三卷

用人議三

文

以盡職哉所謂責之必嚴者此也言路得人則人主暨大臣皆得聞其過失而無壅蔽相蒙之患圖事揆策咸歸於正而治安之道必在於斯矣

徐仲光曰慎選嚴責言路得人道不外此篇中痛切時弊不減長沙之哭

用人議四 甲申

治天下者莫大乎恤民莫先乎造士恤民者莫親乎縣令造士者莫切乎教官此二職者天下之至重也不尊縣令之權不重教官之選而冀天下之治安奚可得哉夫縣令者爲朝廷牧養斯民任非輕也即優以待之寬以期之猶恐位卑而瞻徇未必能展其才也乃今之縣令自撫按司道以暨府廳無不肆其陵轢上司差役繚絡縱橫可以持縣令之長短然於公庭而無所忌故中材之士鮮明經乙榜者遑遑畏葸遠避於繩墨之外不敢稍見其所長就兢焉奉法循例祈於保職無罪而已是以縣

南省齊文集三卷

用人議四

文

今之威權遠遜于上司之差役而奸民得肆其欺侮令之不行禁之不止雖有恤民之志無所設施夫以親民切近之官而推抑至此是猶絆驥足而望其遠行也其可得乎庠序者人才之所從出也宜選德行之儒年力富強衆所推服者擢而任之優而禮之猶懼其弗能也乃今以貢舉日暮者苟且備員是興賢育才之任僅爲賙貧恤老之資何其謬也且俸薄而體卑俸薄則無以養廉體卑則無能自立即使竭誠盡力弗之信從矣司鐸無人而冀士習之端也庸可得乎天下事之營於有甚于斯乎噫人情輕舉貢而舉貢爲縣令者又不能以自重人情侮教

官而爲教。官者又不能以自振。何惑乎民風之日薄而士習之日偷也哉。愚以爲欲斯民之得所。則必先隆縣令。欲人才之衆多。風俗之淳厚。則必先重教官。隆縣令者。但觀其品行。勿論其出身。凡上司之受賂必禁。府廳之濫差必禁。奸民之越訴必禁。而待之以優禮。畀之以實權。倘撫按司道府廳陵鑾過甚者。許縣令據實具題。而申嚴其罪。法立而必行。則縣令得抒其志矣。至如朝覲之時。咸召對焉。以觀其敷奏之能。使其悉地方之利弊。薦紳士之賢才。舉同官之德政。又使其自陳催科撫字之方。教化刑賞之績。必有實行廉卓如召杜如卓魯爲舉朝所交薦者。始擢科道以旌之。或俸款者。以璽書獎之。如此鼓勵。則縣令得以展所長。而斯民猶有不得其所者哉。重教官者。必錄鄉舉里選。取孝友忠信之儒。年四十已上。爲公論所咸推者。然後用之。崇其體統。凡謁見撫按。皆長揖不拜。使人咸以師道尊之。其有屈膝者。卽以誚謏斥之。厚其俸薪。使無內顧之憂。而得專心于教導。果能勤于講學。使風俗丕變。士行事興。如胡瑗之於蘇湖者。任滿卽擢宮寮。以寵異之。其俸款者。亦以璽書褒獎之。如此則爲教職者。咸知自勵。而人才猶有弗盛。風俗猶有弗隆者哉。此二者。天下之要務也。人才盛。風俗隆。而斯民無不獲其所。

則天下可以言治矣。

徐仲光曰。探本扼要。可規佐平憂世苦心。匡時大畧。

丁景呂曰。俱是與教化育人才。確不可磨之論。如此留心經濟。惜未能見之施行也。

用人議五

趙鼎

天下之大權有二。治四海則權在首揆。治一隅則權在巡撫。巡撫者數郡安危之所繫也。監司守令之所視爲貪廉者也。其事類巡按而所任者較巡按尤難。何也。巡按之職察吏焉而已。惟是絮已無私。究心民瘼者。卽任之而有餘。若巡撫則必以練兵固圉。建威銷萌爲急務。非虛公無我。則不能集羣議。非鑑別風精。則不能拔將才。非久歷邊方。留心軍政。則無以知險隘策攻守。而神分合奇正之用。至如籌畫兵餉。消弭盜賊。其事未易悉數。使無仁厚忠誠之德。而兼明敏練達之才。欲其勝任而無蹶。

內省齋文集

卷三 用人議五

三十二

此實難矣。是以擇之不可不精。也信之不可不專。也任之不可不久。責之不可不恕。也何謂擇之精。非舉朝公議羣情咸推者。未可也。非歷任邊疆。素有成績者。亦未可輕用也。豈得以慷慨談兵。或偶然奏效者。遂謂其有才。而以封疆爲嘗試哉。何謂信之專。古者將能而君不御。善任巡撫者。既得其人。則必以一。方之權畀之。將吏聽其更置。錢糧聽其出納。兵馬聽其調度。朝廷不中制焉。則揮霍如意。守禦有方。而經濟之才展矣。今雖小事必稟命于朝廷。兢兢焉惟得罪是懼。外之需會議。而後奏內之經部覆。而後行文移往來。動稽旬月。而流寇之蔓延已不可救。

漢矣。雖以貫育之勇。束其手而授以劍。庸有濟乎。何謂任之久。神禹之治水。必待八年。假使五六年而遂貴之。未必能奏厥功。故當積弛難振。事務繁多之地。卽才敏者。亦必漸次修理。遲之既久。而後可冀其成。今乃期效於旦夕。雖令韓范處之。豈有朝耕暮獲之術哉。何謂責之恕。巡撫非易得之才。勦寇非易行之事。卽所屬地方偶有所失。亦當原其情。而宥之。惜其才。而用之。今任甫數月。而蹂躪者。又在數百里之遙。非其所屬。乃以不敢援罪之。是豈愛惜人材之道哉。雖然。猶有要焉。政府之饋儀。曷可不禁。而科道之浮言。不可輕聽也。何也。巡撫大吏。爲一方之

內省齋文集

卷三 用人議五

三十三

師表。非至廉以作。則必無以風。其屬乃近時政府。每歲數饋。每饋數十金。蓋懼其駁奏也。噫。名曰交際。實苞苴也。大吏如此。而能正己以率屬乎。源之不清。而望流之不濁。其將能乎。用兵有緩急。非可懸揣而得也。今甫蒞任。而責之勦寇。踰月未進兵。則以逗留參之矣。彼科道者。惟知迎綜覈之情。而不恤行間之苦。一去其人。則代之者至。將吏非其所素知。兵馬非其所習用。斯已難矣。乃倉卒初任。而遽欲奏功。不旋踵而敗。則譴罰又隨之。如是而冀摧陷廓清之功。豈可得哉。爲今之計。用巡撫者。較前官尤宜慎焉。思天下安危之所繫。擇之果精。則無用達其才之

誤信之果專則無旁觀掣肘之虞任之久則人與地相習而經
濟之才展矣責之寬則皆以廉耻自勵而忠貞之志獲全矣至
如政府卻交際則其源已清科道慎風聞則其罪無枉以此任
巡撫庶可收其成效哉夫天下之安危繫於巡撫巡撫正而監
司守令莫不咸歸于正矣雖然慎選巡撫貴在家宰而其權尤
在於首揆爲人君者但虛心以擇相而天下舉安矣

沈方平先生曰灼有曠識非但氣格之雄出入蘇氏父子間
而已

徐仲光曰切中當年大弊賈生痛哭同此剴切

內省齋文集三卷 用人議五三

三

目錄

四卷

議

講學議

官評議一

官評議二

風俗議一

風俗議二

風俗議三

風俗議四

風俗議五

內省齋文集四卷 目錄

議

講學議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在平

記曰。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學之講也。所以正人心。興教化。移風俗。以躋一世於蕩平也。未有不勸講學而能致士習之端。人才之盛者也。而愚謂講學之舉。莫善於司鐸。何也。責有所專。非越職也。名為教職。則所司者何事。贊官非講學之所乎。國子司成。與督學使者。以至郡邑之司訓。非講學之官乎。雖當亂世。未

內省齋文集四卷 講學議一

嘗禁人以盡職也。未嘗取人以疎曠也。奈何近世諸司。循行故事。甘為庸碌。遂不顧名而思義乎。嘗見為司成者。一無所為。惟聽命於長班。而不敢稍踰乎軌跡。或有卓然自立者。不過革陋規。申教條。尚文藝。獎名流。而司成之能事畢矣。豈嘗以修己治人之學。諄諄懇懇。以造成辟雍。而為天下之師表哉。督學使者。曲徇情面。固無足數矣。乃世所謂賢者。惟慎於閱文。公於取士。能正文體。能拔寒士而已。豈嘗以輔世長民之道。與諸士詳言以維風化。以端習尚。而為國家用人計哉。誠使祭酒司業。以繼往開來為任。以興賢育才為務。晨夕聚諸生。闡明四書五經。而

導之以躬行。廣之以經濟。講言身心者。則諭之曰。爾輩今日所

行當如此也。講言治道者。則諭之曰。爾輩將來所行當如此也。或生童未入太學者。亦許其來聽。廣為之勸。而不設町畦其間。有才德可取者。即詳察而薦揚之。當是時。感之以誠。持之以久。則不論十年。京師之士習丕變。而四海聞風。莫不同心而向道矣。提督學政者。於試畢之後。特坐明倫堂。召諸生講學。勉其實行。而謀求才德。其中有德行之儒。為眾所推服者。不拘門第。皆特薦於朝。其有才能足以分任一職者。亦收諸夾袋。以備錢穀兵農之選。或孝友忠信。而年已衰邁者。亦加意獎之。以為諸生

內省齋文集四卷 講學議二

二

式。若儒童有公舉其正直。而文苑不佳者。與以社學衣巾。俾得以小學教習。其鄉間每歷一郡。於試事後。講學四五日。倘歲月稍寬。則講十餘日。自旦至夕。勤行而不倦。俾士人知吾所重者。不僅在於文章。則咸敦操尚。而賢才於是乎出矣。至如閒暇無事。莫若府州縣司訓。宜日聚諸生於倫堂。而訓之以德行。其儒童與布衣。願來聽講者。皆勿拒。漸摩日久。見聞不雜。而士習端矣。此非職分所宜行乎。夫常人講學。聚眾而觀之。則小人疑其議已。而忌諱紛然。雖有繼往開來之志。亦限於時地。而弗能行。若夫以司鐸之人行講學之事。於教育人才之地。充盡其職。誰

得而議之。此移風易俗之要道也。天下未嘗無才。任其氣質。而不誘之以學。使中材悉墮於小人。洵可憫也。雖然。以身教者從。司鐸不能修身。素無品望。即詳切言之。而人弗之信。其又何益焉。惟政府與銓部。慎選司鐸。而責成之。既得其人。然後以講學之勤惰。與所造實行之多寡。為司鐸之殿最。信賞必罰。而天下事虛文。則天下之士風皆振。而人材盛矣。雖然。此亦有天意焉。昔羅明德入覲至都。昌言欲興理學。徐華亭特嘉與之。而竟為庸流之所沮。豈天未欲平治耶。何所行之齟齬也。今欲興道致治。必得朝士大夫。咸以實學相尚。則司鐸者。自鼓舞而樂為之。豈待旅行賞罰而後。翕然盡職哉。

內省齋文集四卷 講學議三

三

謝秋水曰。講學貴之司成。及督學司訓。深得致要。當斯世而聞斯語。真空谷足音也。但此事自有根本。必用釋舉里選。則講學為有實益。否則亦文具耳。如朝廷果以程朱學罷貢舉。議兼採羣儒。詳酌其宜而行之。俾士子翕然專趨。耳目純一。不溺志於制藝。則成均學校。黉序皆講學之所矣。敬業樂羣。藏修游息。無非講學之日矣。不但司成司訓。卽閣部臺省藩鎮方面郡縣有司。何莫非講學之人矣。先生志在三代。非俗吏所可同年而語。然須從根基整頓。方有實功。予因讀

此文而廣其意。

彭恭菴曰。此以現在之官。行現在之事。只一不負職掌。步步從實地立基。便可成就人才矣。文之慈藹扶掖。超拔俗例。尤非尋常可及。仁官利溥。不益信哉。歐陽石臣曰。人才之成就。全在學校根本之地。名言鑒鑒。當勒之堂廡。以垂教萬世。

內省齋文集四卷 講學議四

四

官評議一乙酉

官評賢否朝廷之舉錯分焉生民之休戚判焉士人之趨向繫焉其責頗不重哉夫舉一廉吏則風俗自端舉一能吏則典章悉當若夫去一庸吏則元元得以甦生而况貪酷之害其可一日稍留乎倘使賢否混淆舉劾不當廉能不獲展其長而貪庸得以尸其位則流毒於斯民甚大雖一已有清惠之政決之才亦無可解於溺職之罪也是以司官評者訪求廉能以緩百姓必汲汲焉如飢之求食如寒之求衣頃刻不能緩其去貪庸如鷹鷂之逐雀亦不能少待焉既有實心矣又空廣布耳目鄰

市省齋文集四卷

五

郡之同事者可謂鄉紳之自好教職之有才者可咨也然而未善也求其盡善莫若即咨之弱官如州縣謁見時即問所治境內何利當與何害當除節孝幾人善行幾人獄間人犯幾名積穀實存幾何催科何以寬恤訟獄何以持平倘言之有據而詳且精焉則必留心民瘼者也不則亦一時之能吏也或訥於口才者即給紙筆令其面書亦可也若夫庸吏則倉皇失措所言必不當所書必無理矣至如州縣之久任著賢聲者空折節下之凡一郡之賢否百務之興除皆可虛心以訪之當其陞任或離任之時必亟請教問所屬衙官教職中何人可用其所以

可用者何功問所部鄉紳生員之賢者何人其所以賢者何行紳矜之最不肖者何人其所以不肖者何事皆以筆記之又問

境內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好施善人可旌表者有幾衙蓋訟師之為民害空亟除者有幾又皆以筆記之或口不能詳則其間節目請其開揭可也即他邑賢否亦必有肯言者雖君子慎密口不談人之過然同事而有賢才未嘗不樂道之况留心濟世者孰不欲斯民之得所舉錯之咸宜哉我以誠求人必以誠應而謂有知而不言言而不盡者非人情也以此訪官評最為精確較諸道路之風聞衙役之採訪豈特選庭云爾哉但所採

市省齋文集四卷

六

者未可驟見諸施行或昨日既言則今日不安再訪恐彼有心而對能必其無私哉要之留意官評不可須臾稍怠勿以舉溫汎語虛此時日既得其詳又當慎密勿泄使人不識其所從來則善矣

徐仲光曰諮訪之法詳盡切要無以加此蓋效於躬行而因以公於世者非局外揣摩比也

吳周旌曰居官耳目獨任生暗偏聽生奸如此留心諮訪而又歸之慎密方能用人為耳目而不使耳目為人用先生之宦業過人有以哉

許力臣曰官評自古難確。漢。唐。保舉其法皆不能無弊。由懸一官評之法。而法即以生奸。任一官評之人。而人即以賈偽。吾師此論。辨屬官臧否。即各之屬官。而又以實心為本。以賢收為輔。既無任人之弊。亦無任法之授。持此主餘。應有簡要清通之目。

官評議二 乙酉

訪官評於左右。術至陋也。而舉世多行之者何也。以其迫索而能立應也。曩見江南北撫按。取州縣劣款。密行道府廳。而道亦旋行於下。於是府廳取諸衙役。而衙役又取諸高訪之家。遂立應焉。高訪者何。固積奸巨蠹。素流毒於斯民者也。賀少時里居。見有奸人素與訪役深交。習成慘刻。夙夜伺察。聞人小過。輒手錄而藏之。但搏影捕風。而不求其確。或因而射利。或假此報讎。常編入富翁為同黨。圖他日之賄脫也。或造成活語。如印官火耗。民間賭博之類。人人可入者。使倉卒之間。得以意為游移。此

皆豫儲以待。故衙役至門。如取諸寄。於是呈之府廳。府廳就其所開謄錄上呈。而撫按不復詳詢。即以之入告。而其人遂為欽犯矣。且當事以立應為風力。而司其責者又或爭先早具。以自若。其才能嗚呼謬矣。夫以朝廷重務。此輩持之。即令果確。固已威權下移。無裨於吏治矣。况所採之款。又皆歸俚虛浮。擠君子以非辜。陷常人於大惡。豈不悲哉。昔曾屢審欽案。見羅織富民。枉陷良善者。無所不至。究其根源。則積惡之訟師。積欺之鄉民。訪革之衙蠹。合謀而成之者也。訊其單款。十無一確。然既經具題。即為欽案。雖毅然執法。欲索具單。之衙役而懲之。但出自堂

官亦不能深究也。且瞻顧其題之撫按，不得不為回護。僅昭雪其十五，而其人之名節已玷。家產已傾矣。問官知枉濫之不易出也。於是為分派職數，苟且訊結，以僅期無累於其身。嗟乎！以朝廷黜幽之典，迺相屬而寄之權至重也。豈知冠蓋巍然者，僅為一木偶，而聽訟師之提板，其輕易一至於此哉。善為撫按者，民間訟獄必不入告。即事關至重，未經審確者，亦不輕入告。非惟省事恤民也，所以尊朝廷也。若夫貪酷庸劣，糾劾固宜。然必躊躇慎重，非得審明衙盜之職，必不開於所劾官員之疏。善為府廳者，不寄耳目於羣小，而必竭心力於款單。要在正直無私。

內省齋文集四卷 官評議二

九

而出之以寬恕，施之以和平，可以稱上臺之委任，可以勵士人之廉恥。斯可以對衾影而無慚。不然，雖一時撫按，誤贊其風力，而此衷自反，能不怍怍汗下，貽恨終身也哉。或曰：賢否固不詢衙役矣。然有其人，無其款，當撫按急索時，則指名以取之。嚴詞以戒之，不亦可乎？曰：不然。即有風力者，為此祇可去其太甚耳。彼衙役者，豈有神術，不過寄耳目於他人，即使畏法而慎行，其所採者，豈能皆實哉？或曰：不用年深，狡滑者前任，新進拙樸之人，庶幾無弊歟？曰：不可。彼拙樸無才，必潛托狡滑者代圖之。是使積蠹大奸身在事外，而實得陰操其權，則盜賊易行，何所忌。

憚又不如加意責成之為愈矣。然則司其責者，如之何？曰：評人即所以自評。勿輕其事焉而已矣。詩云：周爰咨諏，周爰咨謀。周爰咨度，夫不周則見聞不廣，既咨諏而不謀度，則為人所用而不知故，重視其事，當詳之於案牘，參之以輿情，廣之以公論，而又深心以察之。然後是非之公著，而朝廷之體尊。嗟乎！人患無誠心耳。苟能動恤民隱，而冀除其害，必時與士民相見，脫略繁文，而以至情感之，使百姓覺其可親，不覺其可畏，則無人不敢進直言。民間利弊何事不知，而况官員之賢否乎？徐仲光曰：事不留心，平日而卒然漫應，能無悞乎？願可官評。

內省齋文集四卷 官評議三

十

之責者慎之。吳周旌曰：見事極為精明，存心極為渾厚，以此司風憲之任，扶植公道，激揚士類，其所裨益豈淺鮮哉。惜也未竟厥用。許力臣曰：官評憑窩訪，辱朝廷而羞當世士，莫此為甚。宣斯篇痛切言之，至撫按以追索為執法，府廳以立應為有才。天下事半壞于上，下相蒙奉行故事，豈獨官評為然哉。

風俗議 甲申

朝廷之所以教化斯民者。何其密也。有六論以導之。有社學以育之。又有鄉飲酒禮以寵異之。御史巡行。則有節孝之舉。拔其尤者。建坊以表之。猶懼其未也。於是設旌善之亭於府州縣治。以紀善人之名。姓。使百姓昭然其見之。猶未已也。於賢士之歿也。諭令公舉。以祀鄉賢。使得垂諸百世。而不泯。所以勵風俗者。可謂至矣。嚮使爲守令者。實心力行。則民風日趨于厚。雖爲唐虞三代之俗矣。難哉。奈何視爲文具。而舉行者。鮮自萬曆之季。以脫畧爲高風。以教化爲迂談。故鄉約之講。遂寔弗行。旌善之

內省齋文集附卷 風俗議 一

亭不惟無其實。并毀其跡矣。雖生員有發社之名。而社學實爲烏有。惟是鄉飲酒禮。鄉賢祀典。猶存其虛名。而行之不善。則莫甚于斯焉。鄉飲大賓。先輩猶重其禮。旣爲鄉賓。不施朴責。而且優禮之。自末世不求善行。而聽敗類之禮生。舉富民以當之。有逐利素封。品行無聞者。當之矣。且有犯法擬配。得其重賄。而亦當之矣。又有旣爲大賓。偶因波累。受責公庭者矣。故民間見鄉飲。不以爲重。而以爲可羞。咸畏避而不願爲。且邑令與廣文。借此以行需索。名曰謝儀。習爲常例。歲有增益。且追比若催科。而民間視此爲陷阱矣。若夫鄉賢之祀。以闡幽光。雖布衣而賢可

以社豆千秋也。否則雖有權要。奚容輕入以貽祀典。羞自督學。以此市情。凡鄉紳之祖父。無一善狀。亦入鄉賢矣。已故之縉紳。因門生故吏。在要津者。爲之請托。雖斗符庸碌。亦儼然。禮祀典矣。士林咨嗟。或以與鄉賢爲耻。嗚呼。以朝廷勸善之典。闡幽之舉。一至於此。能不爲之痛心哉。今誠欲厚風俗。不必變古法也。府州縣各官。嘗講六論。而不倦。雖繁劇勿廢也。雖寒暑勿輟也。必確詢地方之善行。而取其最者。於講鄉約時。力行獎賞。大書善人之名於旌善亭。并書其實事。以示勸。府州縣之官。單騎滅從。問一親行郊外。以勸之。然猶恐弗徧也。每邑擇紳士之賢者

內省齋文集附卷 風俗議 二

士

分任其勞。而使徧及于遠鄉。則鄉約之行。乃有實際也。若夫社學之舉。尤宜急焉。擇生員之年高有德者。爲社學師。優以禮貌。則人皆樂爲矣。凡農家子弟。有一二善行。而有志向學者。鄉黨保舉。即取入社學。專論其行。勿論其文可也。若夫孝子順孫。義夫善人。當確詢其實蹟。不可以虛名借也。如能善事後母者。能讓產于兄弟者。能助宗族之婚喪者。荒年能捐貲以賑。能減價而糶者。能設義倉以濟鄰。能創義館以訓族者。能排難解紛。而卻謝金者。必實有其事。輿情共服。然後請鄉飲而降其禮。雖賤勿棄。雖遠勿遺。勿受其謝儀。勿煩其雜費。嚴釐積弊。而更張之。

使○得○之○者○甚○安○而○人○皆○羨○之○以○爲○榮○嗚○呼○以○實○行○鼓○勵○而○不○相○
習○爲○善○者○始○未○有○也○至○若○鄉○賢○之○祀○尤○名○教○之○所○關○可○不○慎○歟○
士○貧○而○有○德○者○皆○可○祀○之○不○宜○拘○以○資○格○也○能○正○已○率○物○化○行○
一○鄉○者○舉○之○可○也○何○必○專○論○宦○績○苛○求○著○述○哉○惟○是○子○孫○之○請○
乞○弗○聽○要○津○之○囑○托○弗○行○毅○然○求○公○而○不○敢○稍○淪○於○瞻○徇○非○有○
勲○于○社○稷○有○德○于○生○民○有○功○于○名○教○者○必○不○輕○舉○以○辱○鄉○賢○如○
此○則○祀○典○足○榮○而○多○士○慕○之○咸○懷○千○秋○之○志○矣○今○欲○正○風○俗○無○
俟○遠○求○但○舉○昔○祖○宗○教○民○之○制○力○行○而○不○懈○需○之○歲○月○而○不○求○
近○功○則○三○十○年○後○民○風○丕○變○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濟○世○之○賢○才○

內省齋文集四卷 風俗議二

十三

將○於○是○乎○出○何○令○之○不○行○何○禁○之○不○止○何○刑○措○之○難○幾○哉○

徐○仲○光○曰○孔○子○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佐○平○留○心○有○年○故○言○
之○詳○切○如○此○後○有○作○者○莫○與○易○也○

魏○冰○叔○曰○探○本○平○實○之○論○如○菽○粟○布○帛○可○療○饑○寒○

風俗議二

婚○姻○喪○禮○之○大○者○也○自○禮○教○不○明○而○縱○欲○晏○行○隨○俗○波○靡○遂○
有○不○忍○言○者○矣○卽○以○吾○郡○言○之○如○農○家○之○婦○夫○死○而○產○存○者○遂○
選○他○姓○嫁○夫○自○相○配○耦○名○曰○坐○堂○招○夫○而○其○家○之○產○業○皆○屬○焉○
嗟○乎○婦○人○改○嫁○已○爲○失○節○乃○招○新○夫○於○故○夫○之○家○此○與○禽○獸○何○
異○而○且○視○以○爲○當○然○乎○蓋○以○撫○孤○爲○辭○謂○孤○子○不○能○力○田○恐○失○
其○恒○產○耳○嗟○乎○是○以○田○業○爲○重○而○以○節○義○爲○輕○也○且○同○宗○伯○叔○
豈○無○可○以○撫○孤○者○而○權○在○婦○人○遂○疎○其○所○親○而○親○其○所○疎○以○故○
夫○之○父○母○爲○其○父○母○以○故○夫○之○子○爲○其○子○彼○喪○夫○者○忽○焉○而○得○

內省齋文集四卷 風俗議二

十四

夫○遂○令○喪○子○者○忽○焉○而○得○子○喪○父○者○忽○焉○而○得○父○大○可○驚○異○而○
世○戚○相○安○昔○負○者○爲○之○今○衣○食○頗○足○者○亦○傲○之○矣○昔○猶○在○郊○外○
今○延○及○城○中○矣○此○非○惡○習○之○當○易○乎○婚○姻○既○聘○而○婚○已○則○以○兄○
弟○改○聘○焉○尊○長○上○婚○爲○酒○食○以○召○鄉○鄰○名○曰○聚○書○羣○焉○稱○賀○而○
不○以○爲○非○夫○既○聘○則○已○稱○爲○嫂○矣○已○呼○爲○弟○婦○矣○其○所○聘○之○女○
亦○稱○其○人○爲○伯○叔○矣○而○改○易○婚○書○名○分○安○在○此○非○惡○習○之○當○易○
乎○初○喪○嫁○娶○以○爲○備○禮○惜○財○耳○乃○哀○子○易○服○而○行○之○衆○皆○賀○之○
且○曰○必○乘○三○日○之○內○稍○緩○則○成○服○恐○居○制○不○敢○行○噫○當○勺○水○不○
入○口○之○時○而○歡○然○合○卺○是○尚○有○人○心○乎○乃○詩○禮○之○家○亦○間○行○之○

此習之最惡者也。遊民情竅。忍以妻爲土姑。四心俱喪矣。有風化之責者。必宜嚴禁而使改焉。然昔之土姑。猶掩匿而畏人知。邇來有以彼侑觴者。男女雜坐。得意揚揚。而羞惡之心盡喪矣。漬倫滅理。莫此爲甚。而世俗安之。吾不知其何所底也。此尤習之最惡者也。家僕之妻。綱常所繫。既名主僕。亦有君臣之義焉。名曰義男。亦有父子之道焉。而乃與之同寢。淪于夫婦。則肆行無忌。一事而亂綱常。其可乎。乃相習而莫知其謬。豈非習之痼惡者乎。凡此五者。皆教化不行之所致也。今欲禁之。豈刑罰之所能爲哉。吾觀召南之行露。雖連獄連訟。亦不汝從。斯可謂革內省齋文集附卷 風俗議二二

五

心矣。若夫大車檻輿。雖畏焉而不敢。猶有異室同穴之思。亦何足以禁之哉。今世爭訟小忿勾攝紛紜。而於風俗之敝。曾無有問之者。吾不識其何心。倘得賢人在上。必思廣教化。美風俗。講明禮義。以漸變其澆風。期望爵貴。官印進諸士。而力言之。設爲鄉約。召士民而勸戒之。梓示徧傳於郊外。又擇秀民之有德者。與耆老之可語者。委之勸率。有訟於公庭者。提耳訓告。問懲一。二以儆不悛。至若薦紳生儒。各以風化爲急。務脩身勵行。以爲之倡。醇復勸化。以移其心。則不踰十載。風俗可以還醇。豈非世道之幸哉。

陳岳樓曰。人心邪正。世道之治亂。因之。千顧司世者。體先庄之隱憂。而陰月春秋。陽月孝經。庶積重無難返之勢也。

內省齋文集附卷 風俗議二三

六

風俗議三

吾鄉信鬼而好巫。其來舊矣。竄可異者。惟魔釘劫光二事。術士妖言惑眾。而小民遂爲其所愚。亦足悲矣。民間屢訟而弗勝。怨毒日深。則謀諸巫覡。取訟仇之姓名。與其所生之月日。釘入神頭。而以斧擊之。名曰魔釘。居久之。訟仇或病卒。則以爲神之所誅。而重酬巫覡矣。望神工匠。自命爲處士。遠鄉創廟。則訪某方有神。靈異最著者。處士於靜夜。統衆數百。持鎗列陣。突至其廟。斬神頭。剝神腹。而取其心。臠以歸。此所謂劫光也。迎至已鄉。即以所劫獲者。實於新塑神像之中。肅陳儀饌。拜跪而祀之。以爲

內省齋文集四卷 風俗議三

七

祈福。而處士遂獲立酬矣。此二事者。雖行之甚密。而確有所聞矣。假鬼神以惑眾。罪莫大焉。夫神之可敬者。謂其無所不知。必能察人之隱。必能辨人之冤也。今頭顱被傷。而不能察假竊姓名。而不能辨其又何靈乎。傳諸長吏。雖甚聾聵。未有見匿名而輒罪。聞反間而不疑。徒逞其私忿。忍于殺人而無忌者也。乃神爲妖術之所欺。使兇人獲重利。而專禍無辜。曾庸吏之弗若矣。如此則魔釘之謬。奚待智者而後知哉。然而訟仇或斃者何也。適下其會而非邪術之所能爲也。至如劫光祈福。尤爲可笑。彼謂神有五臟。而後靈。猶人有五臟。而後生也。今有聰慧過人者。

刺其五臟。置諸木偶中。其能復有知識乎。且既行兇橫。而望其降福。抑又愚矣。假如世有延賓者。慮其不來。卽羣聚而設之。執賓以歸。雖致恭謝。而身被慘傷者。肯如其酒食而與之交歡乎。毀頭剝腹。備諸兇惡。使神而有靈。當必降之百殃。而反安餐其廟祀乎。夫人所以信神者。謂其能禦大災。捍大患也。謂其能前知也。當衆人起念。卽宜知之。况新創廟宇。數百人同謀。其機必洩矣。乃不能先覺。而臨變又不能捍禦。徒爲宵人取利之資。無用如此。又何必祀之乎。知此。則劫光之謬。又不待辨而明矣。凡若此者。在愚民可憫。而在邪術則當誅。在淫祠則當毀。然世

內省齋文集四卷 風俗議三

太

無言及者何也。畏鬼神而不敬也。不知邪不勝正。何畏之有。唐初有西域僧能咒人。傳奕曰。請使死臣。必不能行。太宗命僧咒奕。奕無恙。而僧旋自斃。狄梁公毀江南淫祠一千七百餘所。而身名俱泰。子孫世爵。此載之正史者也。猶記壬申癸酉間。吾鄉忽興三神。名曰何葛萬仙姑。四方朝謁者。日以千計。惟家大人特此爲妖。戒人勿信。今年踰大耋。步履如飛。當其時。建寧縣亦爲之立廟。祈禱者雲集。府左君光先。爲邑令。禁之弗止。遂親往焚廟。而以神像置諸河厭。後巡按浙江仁壽特著。昨有建寧商賈至桐城。見左君墓。蓋之年。猶然豐饗。此則近事之可徵者也。

錄是觀之。則鬼神之不能修怨于正人。豈顧問哉。今談理以解
愚民之惑。執法以嚴左道之誅。此風其可變乎。竊以爲未也。夫
民間怨毒。皆始于爭利。而成于訟獄。上之人。素無德教。而且好
訟。以啓其爭。偏執以深其怨。故無所控愬。而後爲此。亦可憫也。
實心救世者。必導以潔廉。訓以仁讓。諭以和睦。則爭訟日希。相
親相遜。又何仇怨之欲報哉。元中丞嚴養浩曰。親族相訟。宜徐
而勿亟。宜寬而勿猛。徐則或悟。其非猛則益滋其惡。但下其里
中。開諭之。斯得體矣。又曰。鍛鍊成獄者。雖詳辭。而不取異辭。當
盡屏胥役。和顏易氣。開誠心以感之。如得其寃。立爲辯白。不可
內省齋文集附卷 風俗議三

九

拘於吏文。至哉斯言。果能爲此。則百姓和樂。風俗既醇。彼邪說
誣民。將不禁而自止矣。至若淫祠。宜毀。塑像宜禁。諸凡左道。宜
懲。是皆爲民父母之責也。豈得實諸弗問。而聽斯民之陷溺哉。
慈璜叔父曰。說得可怪可笑。至末以化民成俗。責之長吏。更
得其要領。

風俗議四

庚午除夕。予宿靈壁之符離集。元旦早起。一望皆白衣冠。予大
驚。疑其有喪也。然何以無戚容。且遍鄉如是乎。進一童子問之。
對曰。服青者。辱人賤行。無足齒者也。是日居停主人。以酒款諸
客。予與焉。乃問其故。則曰。吾鄉尚白。自古如斯矣。予大笑。歸以
語人。則蜀楚間。亦或有之。噫。是以內服爲吉禮也。丁亥春。予偶
過永明縣。聞哭聲喧雜。而不哀。怪而問焉。曰。此嫁女之家也。邑
俗遣女者。必遍請姻宗婦女。哭於其家。以哭多者爲貴。是以哀
號爲樂事也。甲申秋。予在金陵。見山殯者。哀諸雜劇。皆戲舞於
內省齋文集附卷 風俗議四

十

樞前。問其故。則曰。金陵富貴之家。皆是也。亦自知其無禮。然
恐入讓其簡。於勉強行之。前歲至某郡。聞其俗。贅婦夫死。三日
卽改嫁。稍遲。則衆咸非之。昨過姑蘇。聞諸友人曰。某方小戶有
喪。則姻族送至河濱。以火焚之。盛以瓦器。而奠諸河。哀子號泣
赴水。若將殉焉。宗姻咸救之。遂以酒食慰哀子。哀子之不孝者。
或酩酊而歸。嗚呼。忘哀滅理。一至於此哉。然竟成風俗矣。世風
日下。人皆知其謬。而莫能變之者。何哉。無豪傑之士。爲之力挽
也。先年吾邑嫁娶。備極奢侈。今幸稍戢矣。若夫喪致于哀。豈取
耀鄉閭哉。爲人物花草。以矜其富貴。皆陋習也。昔有葬親以紙

爲二十四孝。若迎養。然人成節之。至今猶以爲笑。又如羅列祭品。過於豐隆。其可謂致哀乎。近日程山諸君子。倡明理學。稍有復古之機。而一邑猶未徧也。予觀六十年來。冠禮久廢矣。祭禮雖略行。而多訛謬。至於婚喪。則似重而實非。奢侈僭踰。將何所底。噫。恪遵家禮。以復古道。而挽頽風。非豪傑之士。有過人之識者。其孰能之。

張旦復曰。救世苦心。無微不晰。主持風教。詎獨先生一人。所望同志亟出而挽之。則厚幸矣。

以力挽風俗。望於豪傑之士。情苦而思切。弟敦實

內省齋文集四卷 風俗議四

五

風俗議五

天下極重難返之勢。皆人爲之也。有貴人君子。毅然自任。移其習而復其性。亦何憚其難哉。丙戌冬。予避亂粵西。候入富川。有武舉朱方升者。吾豐人也。偕薦舉別駕汪完素來謁予。予因曰。衛賊克斥如此。爲之奈何。方升曰。有從兵護衛。乃可無虞。予曰。何以致之。方升曰。得汪君命。則可矣。予曰。汪君何以得從人。方升曰。富川縣有長塘澗。境險而僻。距城六十里。從人居焉。其俗悍戾。無禮義。凡妻有淫奔者。不控於官。而自殺之。惟處子不。禁。凡商旅過其地。則處子盛飾環集。以徵人。名曰客姑。以其女

內省齋文集四卷 風俗議五

五

見售爲得志。不留宿。則反羣笑之。謂其見擯也。汪完素昔過其地。遇環集者。正色拒之。爲之陳禮義甚悉。且曰。男女有別。況未字之女。豈可失身。語云。天地鬼神。昭布森列。吾何敢犯此。於是處子慚退。從人感泣。長恩皆下。居頃之。諸衛剿掠爲亂。院道與總兵。皆不能制。以汪君諭之。乃戢。今能得其用者。職此故也。予曰。有是哉。於是。以予托汪君。汪君許諾。且先馳一役。諭之。翼日。予乃行。則從人數百。執干戈以衛予。至長塘澗。則具酒食款予。且俯伏於地。皆曰。見汪君之友。敢不敬乎。護送百餘程。乃歸。是時人咸被掠。而予獨幸免。予於此見人性之皆善。風俗之可移。

矣。完素以一書生。敦陳禮義。而徇人感倍。遂終身弗忍忘。兄居上者。實心教民。而曲爲化導。烏有不從者哉。今人見不類。則僉欺之。以爲不可化。是以風俗日敝。莫之能爲。是誰之咎歟。嘗讀旗峯林公傳。公爲程耆大守。擇生儒之忠信。分布諸寨。以爲童子師。其後風俗丕變。人尸祝之。嗟乎。安得世皆旗峯。而使天下無不化之俗哉。

謝秋水曰。誠之所至。雖極焉。頑無不動者。汪君能變淫戾。亂豈無本領。得斯文表章。不但於汪君不朽。吏茲土者。益知所自處矣。

內省齋文集四卷 風俗議五二

三

張旦復曰。風俗繇于教化。先生特表此事。欲居上者盡以誠心感人也。讀內省齋集。想見先生救世苦心。

目錄

五卷

辯

薛尚謙語錄辯

鄒東廓語錄辯

歐陽南野語錄辯

王心齋語錄辯

交際辯

薦賢辯

師巫辯

訊獄辯

報讎辯

曲阜捨身辯

內省齋文集五卷 目錄

辯

薛尚謙語錄辯 丙午

觀聖學宗傳多難經叛道之言而薛尚謙尤甚其所言者皆被淫邪遁之辭不可為訓吾不能悉辯姑舉數端言之如尚謙云有意於為公皆私也然則克愛不得舜舜愛不得禹皋陶禹稷饑溺由已之思伊尹推而納溝之恥夫豈無意而行之乎若尚謙所言則堯舜禹稷伊尹之所為皆私也皆不能自見其良知

內省齋文集卷五

薛尚謙語錄辯

者也堯舜必無意於得入禹稷必無意於濟世伊尹必無意於救民而後可以為良知可以為聖人也豈理也哉尚謙又曰古之所謂義利者不可見不可聞也捧檄而喜喜可見而孝不可見也故雖張奉之賢不能不失之毛義其跡鄙也一物釋西伯物可見而忠不可見也故雖商紂之暴不能不轉移於閔天其機微也是故見其可見聞其可聞則義可襲也過何文也見所不見問所不問則莫見乎隱矣莫顯乎微矣誠之不可掩矣嗚呼尚謙為此言何其謬也夫喻義喻利有諸中必形諸外世固有外矯廉而內貪鄙者矣然而襲義於外不可久處也若夫跡

內省齋文集卷五

薛尚謙語錄辯

二

倪開公曰將理既精而發揮極暢讀至末段令人起舞

貪而心廉者未之有也且觀人之賢否亦視其所行何如耳所為既善而作之不止則可以為君子雖孔孟亦與之矣而又苛求之曰此未見道也可乎哉且夫毛義捧檄而喜偶然耳聞天獻美女戰國策士之言豈實有其事哉抑或有之亦偶然耳豈可以此繫天下之人而謂忠孝之道必出於是乎哉斯言一出吾恐天下之貪利者皆托言曰吾為仰事計不得已而取之吾跡雖鄙吾心甚廉也天下之戀富貴喪名節者皆曰吾以此為養也從親之令不敢稍違也有行賄以脫獄者皆曰吾所全者大實有機權不妨冒其跡也率天下之人為貪為詐而無所忌

鄒東廓先生語錄辨 丙午

東廓先生躬行無偽可稱君子矣然其所論有偏則不可以無辨其曰修己以安百姓即是一時即是一事此禪家頓悟之說豈聖人之學哉大學不曰修身則家齊家齊則國治國治則天下平而皆曰而后者何也蓋身心與家國其理雖同而事則有異故身修之後必能盡齊家之道而後家可齊也治國平天下則境彌廣事彌紛豈可一跳至哉舜無爲而治而必卦山游川必五載一巡狩徧歷東西南北曲盡其事非如禪家但舉念無私遂徼九州萬國也禹之治水行無所事矣而必乘四載以隨

南齊文集五卷 鄒東廓語錄辨一 三

可見聞也哉夫教人者必使人易知而可行然後天下之人皆向於學而不以爲難故鬼神至微也而中庸言其顯而著其誠此所以爲聖人之教也今論道而曰不可觀不可聞則是道爲玄虛使聰明才辯者得以索之於高遠而忠信篤實之人反將畏難而自阻矣是愈講而學愈晦矣豈聖賢立教之意哉倪開公曰見得透說得出較理之文得如此鋒利之筆斯足以起聾振聵

南齊文集五卷 鄒東廓語錄辨二 四

歐陽南野語錄辨兩午

歐陽南野云。孟子良知微諸孩提。言赤子之心也。吾人爲赤子時。意慮不作。愛敬中出。是非內明。不由學問。不涉思爲。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又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是非者也。噫。南野此言。可謂不善讀書者矣。夫孩提知愛。言其最初之良心。人入有此。而教人擴充。則在乎學問。非謂赤子之心。卽是大人而學問思辨。不過求爲赤子而已也。且赤子混沌。何知有是非。而謂不失赤子之是非。其可乎。南野又曰。良知所謂誠無爲者也。無善無惡。而知善知惡。斯言也。卽告子之性無善無不善也。又

南野齋文集五卷 歐陽語錄辨一

五

因吾人良知。非但不沾惡習。雖善亦未有著處。此亦無善無不善之說也。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性也。純粹至善。而無人欲之私。其可謂之無善乎。又曰。孺子入井之惻隱。啼蹴不食之羞惡。達於面目之泚。穀觶之牛之戚戚。明良知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最爲親切。吾身動靜語默。行止久速。視聽食息。知識思慮。莫非良知之所爲。而一毫人力無所用焉。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也。人惟不能循其良知。而作奸作惡。用智自私。是以動靜語默之間。皆失其則。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南野此言。亦似是而非。何也。入井而惻隱。啼蹴而羞惡。達於面目

之泚。見牛穀觶之戚。此不過善端之發見耳。孟子指以示人。欲人察識而用力以擴充之。非謂有此良知。遂廢學問之功也。大學曰。致知。中庸曰。致曲。孟子曰。知皆擴而充之。夫擴而充之。卽致也。山陰謂致良知。亦此意乎。中庸一書。皆言修道之教。乃南野言。天命言率性。而獨遺修道一語。豈不謬哉。其意謂不用人力。乃爲致良知耳。果若所言。則舜之大聖。不必明物察倫。顏子之大賢。不必博文約禮也。書云。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作之爲言。謂於好惡加之意也。謂過於好惡而不得其平也。南野以此爲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豈有當乎。嗟。聖人言道。在於子臣弟友

內省齋文集五卷 歐陽語錄辨二

六

造端。夫婦皆明白易知。而乃以爲不可睹。不可聞。輒以無聲無臭爲口寔。是教人以索隱矣。是所謂爲道而遠人矣。豈可以爲訓哉。

陳言夏曰。良知必充以學問。持論甚確。以斯衛道。庶不流入於禪。

王心齋語錄辨

廣陵王心齋事親竭力而盡策教饑初學即以聖人自期布衣能以世道自任汲汲於講學以造人才以傳後世可不謂君子乎然所言多偏吾不能以無辯如云心有所向即爲欲有所見即爲妄既無所見無所欲即是無極而太極此言似是而實非何也夫所謂無極者萬物未生之始也亦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也雖經綸變化皆本諸此然世不能終靜而無動人不能有性而無情若云有所向即是欲則十五志學獨非有所向乎知者樂水仁者樂山不可不謂之欲若云有所見即是妄則夫子思

內省齊文集五卷

本

見君子思見有恒又嘗夢見周公亦可謂之妄乎心齋又曰童僕之往來者中也智者見之謂之知仁者見之謂之仁有所見即是妄則不得謂之中若然則仁者知者反不如童僕乎心齋又曰若費力即非聖學纔著意即是私心又曰良知在人天然自足不待人爲凡涉人爲皆是作偽嗚呼過矣夫聖人發憤忘食又曰力行近乎仁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又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是雖生知安行何嘗不用力哉何嘗不以勉強之功教天下後世哉周公思兼三王夜以繼日何嘗不用意哉亦可謂之私心乎哉聖人曰用力而心齋曰毫不

費力聖人曰爲之不厭而心齋曰凡涉人爲皆屬於僞是欲使人無所用心也又曰有心重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於弑父與君斯言也蓋誤以富貴爲功名也夫有心重富貴者鄙夫耳事是君則爲容悅其患得患失長君逢君固將無所不至若夫有心重功名者社稷臣也如蕭曹房杜韓范司馬功在天下名垂竹帛不待言矣即如管晏欲建非常之功而恥居不肖之名豈肯爲弑父與君之事哉心齋又曰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然則百姓日用皆可謂之聖人乎將不待盡性之功不必修道之教而責任自然而已乎嗟乎心齋之

內省齊文集五卷

王心齋語錄辨二

人

志則大矣心齋之言則謬甚蓋由王龍溪輩誤講良知其流弊之失遂以禪理詮儒道授儒而入於墨豈可以立教而傳道哉陳言夏曰授聖言以折之足以豁尋迷矣方今禪教充塞惑世日添得吾師此辯大有功於名教

交際辨乙酉

昔年交際。不過贊見之儀。歲時往來之禮。函之以書。故名曰書。帕。今之餽者。動以數十計。豈書冊所能容哉。實屬也。直而美其名曰交際。噫。此衰世之陋習也。實社稷安危之所關也。甲申冬。賀造雲間。謁吾師許霞城先生。評論古今。先生曰。予在諫垣時。府州縣官。朝覲入都。皆餽儀為贊。科四道六。直用手本。而加之以印信。習以為常有。有卻之者。則眾高其行。而聲望日隆矣。或有增二金者。則以為破格。必駭異而嚴擯之。若同官有私受者。眾咸攻之。不數旬而斥矣。天啓初年。猶如是也。自甲戌丁丑間。聞

內省齋文集五卷 交際辨一

九

有二十四金。則驚為怪異矣。此先生之言也。賀當年會試。所見亦然。及庚辰而倍其數。則世變已兆於斯矣。其餽也。皆托一舉人郵致。而蒼頭立待於門內。驚顧而驚收之。遇厥術偵緝如鳥。見鷹鶚。不勝驚。當是時。餽者受者。皆蒙面忍耻。以受制於長班。班役諸人。皆得以持其短長。而士風掃地矣。今日滄桑之變。皆由於此。嗚呼。賄賂關乎社稷。能不為之痛心哉。然當日臺省之中。固有毅然却餽者。未見舉朝波靡也。偶有數人。亦足以微世變矣。或曰。當時不敢不餽。不餽。則禍必及之。竊以為不然。當路諸人。未必以此為輕重也。餽之者。不過患得心熱。而患失之

內省齋文集五卷 交際辨二

十

情太苦耳。豈知禍福有命。黜陟有數。非關餽贈之有無。奚問多寡哉。賀昔在邢江。頗留意於閭人。嘗見善於貨祿者。往往不得矣。官或反遭降黜。其所餽之金。如真諸江河。未聞其獲報也。又見恬澹寡營者。多躋顯秩。未聞以疎節見尤也。又見餽人隆重者。遇君子則驚曰。此物何處得來。此必貪吏。既卻之。又鄙薄而思斥之。則當其餽時。已伏覆出之機矣。小人見常儀。則以為滯泊。弗之顧也。惟見重金。則歡然受之。而亦以為應得也。問有擬圖報者。而其考選。則受餽之人。已不在朝矣。或丁艱去任。或先已敗官。而考選不能與其力。至於卻餽之人。反巍然當路。遂

而旁觀者且贊成之曰舉世皆然何必矯情以干譽乎於是受之而自安矣相沿成習而所愧日隆矣上以下爲府庫下以上爲溪壑而士習民風皆爲其所壞矣當是時爲上官者婚喪之禮侈靡僭踰宮室衣服飲食玩好莫不窮奢極欲盡見財之易得也而不思下所取之于民者固甚難也浚民脂以事上官常斃民多命而官不覺也民視之如虎狼恨之如寇賊朝夕詛祝怨聲載道而上不聞也猶庖人進食食者但悅其肥甘豈知悲鳴於刀下展轉於几上者固已備其慘毒哉自以爲非取諸民也可以掩人耳目也不知驅屬員爲貪酷貽害于民甚于苛罰

內省齋文集五卷

文際辯三

士

凡士民之有識者莫不追源而痛恨之故或身受其殃或子孫蒙其禍者蓋民間之積怨上通於天也凡此皆交際之說悞之也吾故特爲之辯以告世之初入仕途者

周鹿峰曰交際關乎世變非交際之害也悞認賄賂爲交際耳通幅設辯在此而行文迂徐委折是廬陵集中有數文字

薦賢辯乙酉

天下之治賢才爲之也學校者養育賢才以爲濟世安民之用者也其進顧不重哉然有其名不可不求其實書曰任官惟賢位事惟能孟子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是賢與能有辨非可樂居其名也何也有德者斯可謂之賢有才有德可謂之能假令果有技能濫膺高位而有德之人僅居庶職則失用人之道矣而況一無所能者其可輕進之乎今人於考試不分優劣不辨公私而輒美其名曰薦賢何其謬也昔唐虞三代開門達聰岳牧交薦拾俊又而登之其風固已絕矣後世如呂正獻之薦周

內省齋文集五卷

薦賢辯一

士

程張范文正之薦胡安定洵可謂賢矣左傳謂祁奚能舉善稱其仇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雖所舉稱職僅屬才能然猶有薦賢之遺意焉狄梁公所薦悉爲名臣或語之曰天下桃李在公門梁公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古之人未有不知此而可以稱薦賢者也且不必遠舉卽以吾郡言之鄧淳吾同鄉代巡東粵薦起海剛峯復任主政竟爲一代名臣鄧來沙侍御按江南首薦屬吏楊大洪其後大洪首擊魏瑞著名忠烈至於今不朽劉衷初方伯奉詔各舉所知特薦同邑黃元棠公語予曰倘非梓里不淡悉其賢而風聞未確吾曷敢輕薦乎後元棠居官不特

以清忠著。且忠孝廉節。雖有聞言。此三薦者。皆以至公無私之心。行爲國求賢之事。斯所舉得人。足以稱其名而無愧。而今所舉者。果賢耶。抑舉之者。果非爲私耶。有士於此。才同班馬。亦一技之能耳。非賢也。我無所爲而薦之。出自公心。以獎提寒士。亦可謂之薦能耳。非薦賢也。至於鄙陋荒疎。不能文藝。而以助進者。是不肖之尤也。而反謂之曰賢。其可乎。我得賄而薦之。以開倖進之門。以長奔競之風。以塞讀書之路。猶自飾其名曰薦賢。不亦愧乎。且非特不肖也。貧賤者。造戍是所薦者。實朝廷之罪人也。罪人而名之曰賢。吾不知其可也。或曰。此人所樂爲。吾

內省齋文集五卷 薦賢辨二

主

受其財。庶幾無損於德。較詞訟之囑託殊矣。斯所得之財。可以長享而無害。子曰。不然。詞訟之囑託。爲其顛倒是非。驅人以爲惡也。今薦一庸流。卽去一才士矣。使博聞多識者。屢經淪落。日就於衰。不得展其才猷。以濟斯世。又使貧士積學者。無館穀以養其父母。至於凍餒而莫之恤。進身無路。飲恨吞聲。則與偏袒詞訟者。何以異。而猶謂之不損德乎。且使爲人父兄者。知讀書之無益也。皆不擇師以訓讀。使爲人子弟者。亦藉口之有錄也。皆束書不觀。游談自放。而其所夙夜籌畫。殫心竭力者。惟豫備多金。以行賄賂。遂相率而爲貪夫。是大有傷於風化也。噫。囑託

詞訟人。知其不可。是顯惡也。薦不肖。以傷風化。使人熱受其害。而不知是爲陰惡。天道有靈。其罪不浮於佐闕哉。嘗見以賄倖進者。其家評語。輒舉爲口實。而兄弟於是乎離矣。宗族鄰里。選相欺而誚之。遂成讐敵。而鄉黨於是乎乖矣。甚則有竊鬻父田謀倖兄產。攘奪寡婦孤兒。以償重費。而生平於是乎喪矣。然則不孝不悌不慈不睦。皆緣於賄進。雖一時懽悅。而傷倫敗風教。漸靡成俗。貽禍無窮。其損德也大矣。而謂能長享而無患者。吾不信也。嗟。嗟。昔之賄進。猶良人知。今則賄賂公行。且相習而競爲之。恬然不以爲怪。皆薦賢之說誤之也。故其實與名不

內省齋文集五卷 薦賢辨三

古

可以不辨。有心救世者。其尚顧名思義。以其砥此頹瀾也哉。

張孟常曰。詳論極痛快。讀之令人悚然。

黃俞邵曰。認得賢字真切。則薦字自然認得真切。世人冒濫正爲不識賢字耳。斟酌處侃侃。如利刀斬物。毫不粘帶。想見先生壁立萬仞風槩也。

杜子皇曰。痛心疾首。開繫理亂。如此文至矣。然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尚未及千百之十一。可勝嘆哉。

師巫辯 戊子

世俗之邪說衆矣。然莫鄙於師巫。江閩之俗。有疾則禱禳。諺名作福。其說至陋。而愚民婦女。莫不深信焉。其誦演尤甚於佞佛。以爲不如是則冥譴立至。故不得已而從事。非好之。乃畏之也。有不信者。則衆咻之曰。病劇矣。無可如何。姑請從俗。於是乎聽之。噫。舉世迷惑。積習已深。使不辯其理。不觀其應。烏足以釋其所畏哉。奚謂辯其理。神之聰明。必勝於人。人固弗靈於神也。乃求人者。必飾書辭。不敢習陳言。以啓人厭。今師巫所誦科文。庸腐鄙俚。聞者欲嘔。神而有靈。肯聽其所請乎。是不可信者一凡

內省齋文集五卷 師巫辯一

十五

人見顯者。必欲容屏氣。而不敢輕言。今師巫禮神。不齋不戒。不衣不冠。而且鼓掌咄咄。踞傲褻狎。神既有知。不惡其無禮乎。能因是而降福乎。是不可信者二。凡請客。必風治具。雖有嘉穀。猶歉然弗足。今師巫所供之物。舍卒而具。不豐不潔。茶酒之類。重疊贅揚。既誇張而鮮實。已足哂矣。況凡上無其物。亦循例敷衍。而無所忌。其誰欺乎。是不可信者三。凡人宴客。無敢請至帝王者。即縉紳延撫按。款司道。敢以舍巡小官陪席乎。今師巫輒請上帝下。及經師皮師。暨乃祖乃父。大小尊卑。雜選無等。而使共同坐一堂。同食一器。是猶帝王之尊。而請與倉廩共席也。是

不可信者四。凡人居尊位者。不輕赴飲。必擇地而行。今師巫不問可否。即至湫隘汙穢之處。亦請上帝及諸大神。其褻瀆不已甚乎。是不可信者五。潮熱火疾。忌服熱劑。今師巫輒書小符。以火焚之。與病人調服。夫身熱而心煩者。服火化之劑。則增其疾也。是不可信者六。幼兒有疾。半起於驚。今師巫作福者。必吹角鳴鑼。高聲大呼。則其驚愈甚。而猶可救藥乎。是不可信者七。古所謂禱者。悔過遷善。以求神之佑已也。乃今師巫遇重病而禱者。必勾攝其祖宗。與本坊里社而責之。是背本而觸神也。夫不圖悔過。不思遷善。而反背本以深其罪。觸神以重其譴。神其佑

內省齋文集五卷 師巫辯二

十六

之乎。是不可信者八。夫人有生。必不能無死。非邪祟也。乃吾邑初喪。必用師巫。越三日設靈座。夜則聚衆燎火。咄咄而驅逐之。以爲必不可廢也。然乎見德星里之老終命者。與吾邑行儒禮者。喪事皆不用彼。而其家莫不康寧。此豈數家邪祟獨不敢入乎。抑不用者。固可以無虞乎。是不可信者九。且師巫若能救人。則必先能自救。然吾見同邑有余某者。以師巫致富。未幾而其子四人。並皆夭折矣。又見千里師巫黃賓。一家病疫。莫之能救矣。如此類者。不可勝數。假令果有法術。可以藏身。則疫鬼不得而厲之。即曰其身既病。難以自持。而父兄師友。獨不能代爲解

驗乎是不可信者十理不可信而又何畏焉乃世俗有病偏信
 此輩或強使延醫醫者奏效而反歸功於師巫當病人危急正
 賴人力扶持而舉家竭力奔走於師巫之前不遑顧及病人往
 往因茲致命則反歸咎於良醫小民之愚至此洵可笑也且夫
 祈禱者豈非欲享高年膺厚福哉然予觀其應固有大謬不然
 者如先祖培亭公純齋公妹師巫若寇讐皆享耄耋之年又如
 漂溪胡旭菴館前李陶賓石尤吳一庭黎川鄧次虛諸君子皆
 力排異端特戒祈禱而皆獲眉壽矣然猶曰此丈夫也乃婦人
 固有見及者如先富祖妣程孺人最開師巫而享年九十矣先
 內省齋文集五卷 師巫辨三 十七

祖妣李夫人先伯母王孺人皆享踰七望八之年此皆橫斥師
 巫之效也何則敬鬼神而遠之得其道故也予見一宗兄故嘗
 師巫瘋病十載竭力祈禱殆無虛日而夭折無嗣矣又見鄰某
 最信祈禱而無歲不病無日不禱然甫踰三十而卒今其子甚
 微矣此皆酷信師巫之效也何則褻瀆神明故降之以禍也繇
 此觀之橫斥者皆康強逢吉酷信者反短折式微人亦何取於
 師巫哉噫世之惑於邪說者何不辯其理觀其應以自釋其所
 畏哉

徐仲光曰惑世誣民莫若師巫雖正人君子識能辯之而力

不易挽也此論出彼輩當抱頭退匿而寐者可使醒歟佐平
 豈好辯哉

訊獄辨 甲辰

盡心錄載嘉定壬午，真西山帥潭州，旅肆程二有一子，年廿餘，屢謀弑父，其鄰控諸官，逮至，一訊遂伏。索鼠尾刀解驗，問其故，不能言，問其鄰里，咸云嘗挾利刃，其謀叵測，獄成，屢訊無異，公疑之，肢轉年餘，一夕焚香告天，地夢神謂曰：無怪其然，是二十年前事，公且起，召程二屏左右，訊之曰：二十年前事，吾已悉知，爾無隱，對曰：昔馮山一僧，宿于肆，携貲購度牒，我掠其財，殺之，屍瘞厨中，公乃使人籍其家，得錢千緡，掘僧屍，果在，遂將程二

內省齋文集五卷 訊獄辨一

九

送左院復訊其子曰：何故欲弑父？其子又默然。公曰：別尋生計，不見父，如何？其子曰：若得錢千貫，願購度牒往馮山出家，公以所籍千緡與之，程二編管建昌軍。

異哉小說之謬也，執持偏見，變亂是非，以飾其說，辭然其理甚明，不可不察也。卽以此事言之，程二之子果嘗欲弑其父乎？索刀有據，其情確矣。鄰里合詞，其證公矣。大辟可無疑矣。乃展轉疑惑，謀弑父者釋之，而殺人取貨者僅戍之，縱逆子也，信異端也，輕民命也，違國憲也，豈西山大儒之所爲哉？予既刪此條，而又爲之詳辯，以明邪說之誣民，必不可信，何也？天道靡惡，以示

懲也。赫赫明明，何施而不可？乃必假手於其子乎？卽令果有來生，則舉世之人無不可行報復，何必使之爲子，以至敗彘倫傷風化乎？果若斯言，是天以不孝令也，或謂事至于此，天亦無可如何，則是造物之權不在於天而在於人也，豈不謬哉？且輪迴果報之說，亦欲借以儆世，使人不敢爲惡耳。此逆子也，而曰無怪其然，則凡爭奪者不可謂夙負，宜償乎？淫奔者不可謂夙緣，宜合乎？禦人攫金者不可謂夙有怨仇，理宜報復乎？是使紛紛作逆，皆得有辭，世未可微而巳。誘人於大惡矣。天不若是之冥也，況陰謀剽掠，降之百殃，當不待時，乃令享用溫飽二十餘年。

內省齋文集五卷 訊獄辨二

十

而僅得此報，亦復不憐其何以示懲。天不若是之廷也，若是則不特誣人，亦且誣天矣。嗟嗟，折獄明刑，聖賢所慎，乃不問人而問神，不信事而信夢，捨目前有證之罪，而索遠年無據之踪，此茫昧無識者之所爲，而謂西山爲之乎？愚謂必無此事，但僧輩造言以見其靈異，使人盡從其學耳。凡野史小說，往往如是，故不可以不辨。

謝秋水曰：異端害道，傷教，詭僻不可窮詰，必得此平心大義，嚴辭快筆以判之，始無遺處矣。

報讎錄辯甲寅

閩有報讎錄者為林妾劉鳳而作也。福清林向吳以俠遊公卿間。嘗客都門。與伎劉鳳相歡。劉殊色。貴遊爭納焉。弗許。偶疾瀕危。向吳涕泗交頤。劉枕畔有唾壺。貯痰。戲謂向吳曰。若果真情。請為吾茹此。向吳取吸而盡。劉大感動。及病愈。遂適林十年。劉死。向吳刻玉為神主。而鐫詩其上。且夕祀之。遠遊弗寘焉。君有頃。同邑林君登第。司理梧州。梧多盜。林君一日假寐。忽見有婦人長跽。若訴冤狀。修不見。心異之。且日同寮宴會。却倅某司捕。

內省齋文集五卷 報讎錄辯一

主

有捕卒白某所獲盜。倅諭收之。暨席罷。林君遣役呼捕卒。勞之曰。爾能獲盜。深可嘉。但渠魁何在。蓋為我言之。對曰。郡有大盜。人不敢言。及詰為誰。則太守之左右陳亞三也。久蓄亡命。與人無算。方有寵於郡公。林公聞此。即日以計擒之。索其贓。玉至在焉。林君曰。此向吳物也。必客遊被害矣。亞三服罪。捕其妻妾訊之。始言某日有閩客至南亭。以琴線縊殺。真屍于某坑。司理乃遣人縊屍而出。具棺殮如禮。呼其子扶柩而歸。窮治盜黨。而盜風稍息矣。或曰。劉妓既歿。而能為夫訴冤。可稱錄異。葉

文忠公為之立傳郭公明龍又作歌以美之合為玉主
報讎錄

嗚呼。事有不容不辯者。以救世也。予於復讎一事。見吏治之良。焉。見世道之衰焉。見人心之蔽焉。何也。林君為司理。專務恤民。一聞有盜。則窮詰其窩。而必欲殲之。即日計擒。而不為姑待。何其勇也。有寵於堂官。而無投鼠忌器之疑。身未司捕務。毅然執法。無所瞻徇。可不謂循吏乎。使世皆如此。寧有不戢之盜乎。故曰。見吏治之良焉。入守一方。師帥乃寵用衙盜。致令聚黨禦人。而弗之覺。士庶不敢計。捕官不敢問。則氣燄之盛。流弊之深。至

內省齋文集五卷 報讎錄辯二

主

今猶可想見。而當時撫按盜司。曾莫之察。上下相蒙。遂至於此乎。故曰。見世道之衰焉。宿娼媚固。非美事。況飲妓唾痰。與吮癰。痔之流。何以異斯時。卽有死道矣。如斯行。選士君子所不齒。而可立傳以揚之作歌以贊之乎。倘以訴冤為奇。則自昔鬼之報讎。不可勝紀。天道彰彰。無惡不誅。無冤不報。非必妖冶而後有靈也。況司理留心民瘼。亞三惡已貫盈。卽無見訴。豈能漏網哉。尤可恨者。以玉為神主。夫至親至尊。莫如父母。然其主不過以栗木為之耳。古之孝。未聞以玉為也。奈何奉祀一妾。若此其尊崇乎。嗟嗟。以身殉妾。不仁也。茹痰汗穢。不智也。置主以玉。非

禮也。出入必攜。非義也。倘令向晨立朝。則必爲崔呈秀田爾耕之類。獻媚苟容。以敗士風。奚足比數於人世哉。凡爲士者。皆有風化之責。見茲穢行。必當深恨。而口誅筆削。以垂戒於將來。乃假借名人。爲之立傳。爲之作歌。使後人無識者。不謂其可羞。而以爲可美。獎宜淫之陋習。導後世之邪流。豈不悲哉。故曰。見人心之蔽焉。人心蔽。世道衰。雖有良吏。僅能補救其一二。馴至後世。積習日深。廉耻盡喪。此冷桑之所絲變。而媚瑋降賊者。所以比肩而接踵也。或曰。林君之收瘞。亦不可乎。曰。以同鄉之誼。憐而瘞之。厚道也。何爲而不可。或曰。葉郭皆名臣。而收彼何哉。曰。

內省齋文集五卷 報錄錄三

五

此傳與歌。必非二公所爲也。吾意當日浮薄之士。以茲爲美談。陰竊其名。而二公負未知也。聞二公立朝。侃侃其有作傳與歌。以長桑間濶上之習。我使其漫無可否。與世推移。則當日所行。必爲清流之所損。豈能卓然。令望爲一代名臣哉。予見傳序誌銘。假托名公巨卿之筆。舉世皆然。非特此一事也。故曰。此傳與歌。非二公之所爲也。

謝秋水曰。輕浮文人。妄喜傳此等事。以爲風流美談。不得此嚴性正氣之論。誰爲之砥柱哉。

曲阜捨身辨 丙午

世傳曲阜聖裔。有一孝子。癸巳年十歲。母病劇。禱於泰山。請以身代。母疾旋愈。童子謁謝泰山。山之巖。舊有捨身巖。呼從者導往。臨巖。奮身而下。見者咸驚。其母聞之。慟哭欲死。是日泰安州守。偶過山麓。見祥雲結集。若有八在其間。停車望拜。已而雲霧至地。乃一童子也。州守嘆美無已。邑令聞之。以鼓吹迎歸。郡邑咨嗟。咸稱爲孝感。吾鄉何碧塘客遊山左。聞其事甚悉。徐子仲光曰。此孝而愚者也。然其誠至矣。賀謂此說傳也。世必無其事。卽或有之。亦非孔氏家法也。必不可以爲訓。夫孝爲庸德。昔聖

內省齋文集五卷 曲阜捨身辨一

四

賢之言孝。亦已多矣。聞以守身爲大。不聞以捨身爲孝也。此怪異之行。流俗之所習。而君子之所非也。禮記言父母之喪。毀不滅性。過毀者非孝。王陽明守益州。行至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乘此險道。遂返車。由是觀之。則守身爲孝。奚待辯而始明耶。夫子地之大德曰生。使非去其子。則必不存其母。豈天道哉。況父母之憐子。往往甚於惜身。今救已身而忍捐其子。又豈人情也哉。捨身者。違天道而拂人情。豈足以爲孝哉。使果誠心以事親。則吾之身。卽父母之身也。必兢兢自保。一言一動。惟恐有失。以貽父母憂。卽有祥雲護歸。亦不敢以父母之身嘗試。而況

實無其事乎。吾邑軍峰亦有捨身巖。相傳實心願者。有雲擁護而歸。予自幼聞之矣。庚子季冬。西坪崔姓有語予者曰。吾宗一少年。齋戒沐浴。自具疏。願捨身以延親壽。隨衆往謁軍峰。登至半嶺。忽更新衣。問曰。捨身巖何在。人曰。尙遠。比至。人曰。此巖是矣。遂踴躍如飛。躡於千尋溪。父母聞之。一恸幾絕。父往收骸。但見其子摩訶乃耳。而驚焉。此西坪鄰里之所述也。予信以爲實矣。記之於衷。已十餘年矣。且嘗以此語人矣。因爲曲阜捨身辯。而引茲事以爲証。慮其未悉也。再詢子友崔樸臣。樸臣大駭曰。異哉。事之訛謬。乃至於斯乎。吾宗實無是事。既詰其詳。

內省齋文集五卷 曲阜捨身辯二

五

始知廖福才者。崔聲明家僕也。幼無父母。聲明憐之甚。及長。爲之納室。君有頃事。又無子。忽忽不樂。嘗言欲往軍峰捨身。一日隨衆往山入廟。衆皆俯伏起。乃不見其人。遍詢在山者。皆云。見有一人。獨往捨身巖矣。衆歸。至其主聲明。乃遣人收其骸。如是而已。嗚呼。福才此舉。豈非有至誠之說在其胸中。故信心而往。以期羽化飛昇乎。乃竟以茲殞命。悲夫。然姓廖而誤傳爲崔。廖無父母。而曰爲親祈壽。又曰父往收骸。何其謬也。西坪距吾里不踰一舍。予嘗往來於其間。乃訛言若是。而且誤聽以爲實。況山左數千里而遙。其言豈足信哉。

有尾

歐陽石臣曰。孝爲庸德。斯言足啓墮瞶。世俗厭平而好奇。當以此文救之。

內省齋文集五卷 曲阜捨身辯三

曲阜捨身辯三

五

目錄

六卷

說

善事上官說

矯廉說

民情說

良知說

判僧未嘗說

剖肝孝子說

王孝子字說

教訓子孫說一

教訓子孫說二

石坊說一

石坊說二

神像說

內省齋文集卷之六

察判偽檄說

內省齋文集卷之六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平

說

善事上官說

古今之安上而全下者莫善乎禮。尊卑有節等級分明其間趨承拜跪之儀文移往來之體格恭焉而弗敢違非勢也禮也至若名教綱常之所繫生民利害之所關確有見聞則斷然行之而不敢依違於兩可此豈好爲立典哉守朝廷之法而盡臣子之誼也嘗讀吾邑誌書洪武時有典史馮公諱堅者持已最廉

內省齋文集卷之六

善事上官說

一

首祛積年民害其論民榜云遏上司非禮之行舒下民不平之氣豐民戴德而歌頌之厥後以言事稱旨擢都御史隱以世俗觀之則論民一榜得罪於上不可一朝居矣而乃蒙不次之擢豈非天哉然猶曰此當罰國遇聖君所以得行其志也吾且言其近者嘉靖時吾郡程南樓先生諱柳爲松江學正巡方蒞學有一生於講末獻說者巡方悅之信賞焉南樓曰諸生且勿散予有後言及巡方歸署南樓召生至明倫堂罵曰爲士而獻說廉恥喪矣他日必爲佞臣當戒防示懲且奪巡方所賞之紙散與諸生南樓潔廉忠信歷官四十年所至皆有聲起家乙榜仕

至太常卿平生竟無所阻。宜。巡方皆賢。不以茲介意耶。抑升沉有數。固非巡方之所得為。耶。予又見崇禎時。寧都曾赤生。諱就義者。為渠水令。性澹泊。不營薦會。同邑御史某公。巡按江南。以亦生同里。故抑之。復命舉劾疏。凡科科皆薦。而獨遺赤生。舊制縣令無薦者。註下考。例當降黜。惟赤生廉惠著。名同鄉公論。仍以考選與之。然終以無王薦。故擬郡丞。及上親閱試牘。拔置詞林第一。某御史聞之。傍徨太息而已。由是觀之。巡方信不能厄人哉。嗟乎。世之善事上官者。不可勝數。然有考為尉超擢總憲者乎。有乙榜為廣文循至奉常者乎。有無正薦而與考選無

南省齊文集六卷 卷二

徐仲光曰。歷引前哲。極真極透。可令懦夫有立。

矯廉說

人之性。未有不廉者。何以知之。世之童子。莫不以食為恥。及壯而漸貪矣。至老而彌甚矣。此豈其性然哉。習俗之所移也。予見世有一廉士。則小人忌之。輕目為矯廉。而少年無識者。遂畏譏議。往往委蛇從俗。而失其本心。不知矯非惡名。則不必避也。先師論強。而亟贊曰。強說矯。蓋不矯不足以為強。強不強。必不能為矯。使舉世皆能矯廉。則民脂不賸。且矜名競節。相率成風。士習日淳。而天下大治矣。或曰。矯情以干譽。不過辭讓一端耳。烏足為君子。曰。能不為名者。上也。即使為名。不猶有良心乎。其不忍

南省齊文集六卷 矯廉說一

張幹臣曰。強哉矯。一語。發前人之所未發。以相隱羞惡是非。銷歸辭讓。猶六計弊吏。而皆冠之以廉也。卓議俱堪持世。

創解。卻是不易之論。弟故實

民情說

人情之所敬畏者。恒在乎勢。而亦有不必然者。以予所目擊。或有勢而人侮之。或無勢而人敬之。或勢重而見輕。或勢輕而見重者。此其故何哉。丁丑。別駕房君。擢吾豐篆。迨去時。士民羣皆焉。且以衰服送行。蓋祖之也。噫。斯現任之別駕。何人情侮慢。遂至於斯耶。近見邑侯張君。曲江名黼黻者。被誣覩職。人咸稱枉。踰林而後去。百姓依依弗忍。離是視革之邑令也。何以得此於民哉。又見廣陵興化。戊寅已卯間。連逐二令。皆制科也。皆任甫暮年耳。百姓慢罵而驅之去。人皆咋舌。以興化為若邑矣。其時

有江都訓導劉君士瑒者。強令攝興化篆。竭力救荒。昔年而謝事。百姓數萬人焚香泣送。櫛錢為虛。劉卻焉。遂各投一錢以鑄其像。頃刻而像成。嗟乎。猶是興化也。於制科縣令。則鼓譟而逐焉。於明經訓導。則愛戴而祀焉。何人情之變易。捷於風雨。若斯乎。又見辛巳年。蘇州大稜。饑民數千人。大譁。將掠富室。縣令勸之弗聽。軍糧刑官俱至。又弗聽。觀察與撫軍躬臨之。又弗聽。羣坐誼諱。莫之能禁。當是時。太守陳公默巷方卧病。聞饑民之譟也。而後出。饑民望見太守。皆伏地請罪。泣懇其情。即時解散。當年稱為異事。陳公名洪謐。性廉而甚寬。守蘇十載。未嘗輕笞一

民似無威可畏矣。何以尊之。若此。豈易民而治哉。謂蘇氏之刪也。曷不畏撫重。謂其暴戾難制。則偏敬畏陳公矣。合數事而觀之。人情亦大可見矣。君子之自處也。亦何慮乎勢之得失也哉。

徐仲光曰。以近事徵民情。可備官鑑。文更疎宕不羣。六一居士得意之筆。

良知說

良知之說。非昉于孟子乎。孟子謂良知者。言不學不慮。人皆有之。卽所謂性善也。以此爲端。倪而擴充之。則存乎學問。必使人盡力于躬行。乃可以復其性。而得共道。陽明先生所謂致良知者。其此意乎。今龍溪諸人。皆謂聖道盡于良知。不假思爲。是以不思不勉爲良知矣。孟子以爲善之端。而龍溪諸人遂以爲道之極。不巳過乎。推其意。蓋由厭繁而好簡。惡勞而好逸。以爲良知之說。至爲簡易。而豈知擇焉弗精。及淪於高遠乎。夫論語大學之言。莫不平易。惟中庸之理。最爲深微。然其大旨。惟教人以

平常。庸人以卑。邇而以高。遠爲戒也。其言天命者。邇道之大原也。言位育者。著道之極功也。其道不外于子臣弟友。造端夫婦。而其用力。則惟在戒慎。不睹。恐懼。于不聞。慎獨于隱微。故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夫不言不動。卽不睹不聞之時也。若云道不可睹。不可聞。則亦將曰道不可言。道不可動乎。又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所不見。卽所謂隱微也。若以隱微爲道體。則道體何必內省。道體有何疚惡乎。中庸謂道不遠人。兢兢焉惟求道于高遠。是懼故莫微于鬼神。而曰誠曰顯。則聖人之不欲索隱。固已彰明較著矣。今龍溪諸人。必欲使

人索之於無聲臭不可睹而之境不與孟子良知之肯山陰致
良知之說相刺謬乎以此講學其不流爲禪教者幾希矣
倪閣公曰良知之說孟子不過對良能而發原不曾拈此二
字爲立教之宗旨自文成舉此而龍溪諸人又昧其旨竟謂聖
道盡于良知得先生此論可以撥其波矣

判僧未當說

浙督趙公廷臣廉明著績天下所知也相傳民有貧藩債者索
之急遂鬻其妻於皮工得銀五十償之矣比至妻泣工問其故
婦以質對工惻然立還其天而不索其價夫德之常延此工依
於家一日夫外出皮工叩門罵其在外也而去翌日夫歸則妻
死於卧榻爲刃所傷夫問鄰人鄰人曰昨見皮工叩門耳於是
十家共執工詣縣縣令嚴刑逐誣服獄具府廳司道覆訊皆無
異而皮工之足已被刑折矣惟趙公曰不娶人妻仁也不索聘
金義也設心如此豈忍爲淫殺乎呼鄰里十家隔別而詢之曰

當日有何人在兩地對曰有一遊僧常坐道傍後忽去趙公曰
是矣爾輩能識其貌乎對曰能遂差役同行物色之至某寺擒
獲一訊立伏蓋僧夜入其家有婦不從殺之以滅其口也趙公
以歸諸其寺請善知識正法於是聚薪焚之厥後趙公厚賞皮
工旌其義也且諭縣令助其婦此得之傳聞者予固未知其確
倘果有此冤則皆長吏之罪也平日不嚴保甲縱遊僧出入得
以行其姦淫既失職矣審時又不察情而專恃刑鞫使非撫軍
明察則枉殺義民其慘可勝言哉然撫軍雖明而處之不當夫
世人佞佛而好僧若此類者正宜枷示通衢然後梟斬而榜其

罪以正告於天下使人知妖僧之爲害而消其倭佛永禍之邪
心乃有功於當世而無愧焉撫軍奈何僅令焚死猶可謂之正
法乎夫僧有自焚者蓋以焚死爲貴也今罪人得此卽按諸彼
法亦大相悖戾矣巡撫重權見妖僧殺人而不敢正法乃歸諸
善知識甚哉其失刑也然彼佛之俗情也抑思縱茲惡孽豈
佛道之所宜哉爲善知識者豈能見道卽當歸諸巡撫請以國
法懲之以見此妖僧非吾族類亦可以自白其心而明其教之
非邪乃竟以所貴待罪人何其謬哉嗚呼此可謂兩失矣

黃雷岸曰非得此南董之筆則皮工沉寃妖僧淫毒漸撫明

內省齋文集卷六 列傳末附說二

十

憤俱不傳於後詞之不可已也如是

極痛快議論拈出却極正大平常責巡撫固當責善知識尤
妙

剖肝孝子說

廣陵有蕭某者母病亟遂自割其肝熟而進之於母母病遂瘳
然其身竟殞郡人哀之爲之立祠焉或問於予曰捐軀以救母
知有母不知有身可不謂乎乎實惠之曰此所謂好仁不好學
也烏得以爲孝哉古之大學在上者莫如舜文在下者莫如曾
閔文王曾子處實之孝也人當閔子則際人倫之變而委曲以
全其孝者也此四人者皆未聞剖股剖肝之事也豈其親獨無
疾乎何以不能行此乎使必剖股剖肝而後可以療親疾則舜
文曾閔當不自惜其身矣又使股不能剖肝不能剖則其親必

內省齋文集卷六 列傳孝子說一

十一

不能救是舜文曾閔於此有餘憾矣皆不得爲孝子矣何以共
稱大孝而千秋萬世莫之能及也哉夫人子當盡之職不可勝
數誠能順親如舜事親如文王養志如曾子人不問於父母昆
弟之言如閔子鑒則亦可爲大孝矣況人生不能無病療病之
方未嘗不廣卽當疾劇豈遂無其藥哉古之名醫何嘗以此爲
方哉今爲人子者父母有疾朝夕侍側慎擇良醫可也親嘗湯
藥可也致禱於神而願以身代亦可也何必以肝爲藥而遂操
刃自殘哉且父母之心惟恐其子之不壽蓋劬勞備極極苦
心而後得有此身也故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樂正子存

曰不敢以父母之身行殆。是以登高臨深。孝子猶懼焉。凡所以敬身而保護之者。將無所不慎。而何忍於自戕乎。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曾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聖賢之重視其身如此。蓋體父母之情。而終身弗忍遺也。曾子之得爲大孝。其以此哉。今執塗之人。而問之曰。殺爾子以療爾病。其可乎。則必曰不可。夫爲父母者。因已之病。而忍食其子之肉。天下未嘗有也。孔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夫疾且憂之。而況於死乎。假令其母病。問其子自殘。遂傷心悲慟。以至於死。不且益其疾而速其亡乎。子畏於匡。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以此推之。則父母

南省齊文集六卷 制肝孝子說二

主

在時而人子敢於輕生。其可謂之孝乎。嗟嗟。日用當行之孝人。皆可爲。而不能自勉。乃慕此怪行而彰之。何人情之好異如斯也。或曰。古稱爲子死孝。非歟。曰。必不得已而死。蓋有之矣。天順時。吾豐有吳龍驤。名駒者。其父殺人當辟。而已代其獄。俾父得考終焉。近時祝貞元。名錫印者。羣盜執其父。將殺之。錫印以身代之。其父乃免於難。此二人者。不救其身。則必不能全其父。必不得已而爲之。斯可謂之死孝。豈割肝自斃者所得同日而語哉。或曰。一進其肝。母病斯愈。豈非至孝格天乎。曰。不然。既有誠心。則求良醫以療之。凡草木金石鳥獸蟲魚之屬。無不可以爲

藥。何必用已之肝。天道好生。必殺其子。而後可以生其母。此必無之理也。且世之病劇垂危。服藥而愈者多矣。又有堅不服藥。而病亦自愈者矣。即使不割其肝。煎母之疾。亦未必不愈。豈得以斯爲實效哉。或曰。世多泰俗。借父糲。動慮有德色。今表茲以風世。不亦善乎。曰。此一念至情。較之好貨財。私妻子者。固懸殊矣。然小民愚誠。終不可以爲訓。今特祠以表之。是使衆人皆曰。必捐軀而後可以爲孝。不將以孝爲難能。而人皆自諉耶。善乎高皇帝曰。聽其自爲。不在旌表之例。斯言也。真萬世不易之明訓哉。

南省齊文集六卷 制肝孝子說三

主

謝秋水曰。反復暢達。情至理明。所引吳龍驤祝貞元二子。乃至性真孝。天地正大清明之氣。非愚誠者可比。

王孝子字說

孝之為道大矣哉。克盡其道者固已鮮矣。況事父不敢有孝名。而汲汲焉表章之不已過乎。然而彌俗維風有不得已焉。予偶遊杏垣。適衆人咸集。問曰。此亦有孝行乎。曰。未有。曰。所謂孝者。順親心焉耳。非割股卧冰之謂也。衆曰。然則有王啓者。庶或近之乎。曰。如何。曰。啓無他孝行。但當年其母在時。性嚴急。或與鄰角。口啓即長跪婉諫。必俟母氣平乃止。母病必卧。母榻旁。頃刻弗忍離。母歿十有餘年。啓思母所嗜。見輒流涕。母嗜麵羹。啓見酒卽泣。曰。安得吾母而飲之。見鄰家釀具。卽慘然不憚。或問之。啓曰。念昔母存家貧。常乏酒耳。母嗜菽。啓見田間菽卽泣。下沾襟。若此者。亦可以為孝乎。竊恐其未也。予曰。子以是為非。孝歟。子之所禱祀而求者。正此類也。嗟乎。此以耕獲為業。豈管學問哉。乃能思親所嗜而弗忘。斯已難矣。況長跪婉諫。以感悟其親。使不得罪於鄉鄰。不幾乎喻親以道乎。因問其何字。曰。無字。予適增其名曰啓孝。而字之曰可風。何也。孩提之性。人所同有。特無以風之耳。風之動人也。異而善入。往往陰驅默率。有以移人之性情。使人鼓舞焉。而不覺。故衣履器用。一人為之。則稠人。數人尚之。則百人羣起而從之。況性所固有者而為之。獎許

南齊書文集六卷 王孝子字說一

十四

南齊書文集六卷 王孝子字說二

十五

為之播揚。有不油然而感。動者乎。予昔在江北。見割股者。一郡之中。不可勝數。詢諸輿論。則曰。近有孝子。衣巾。故人人樂為此也。夫操刀自割。實為難事。且忍痛為之。而況於庸行乎。今吾與子但敬之重之。譽之傳之。使衆人曉然。知卽此為孝。而不必他求。則開風而動性者。將亦不可勝數矣。雖悍戾弗馴。有不幡然自改也哉。噫。割肝之類。世俗咸以為孝。而與孝若啓者。反湮沒而不傳。子故表而章之。以告世之為人子者。

徐仲光曰。生事死哀。自是天性。特對平戾者言。則曰孝耳。固極之恩。何道可報。而忍以為名。孝之有。幾風之薄也。割股以覲衣。亦可笑。乃爾。惕慈表章庸孝。極有關於風俗。然兩字華褒。百倍衣巾矣。魏冰叔曰。至論可以輔翼經傳。豈可作文字觀。

教訓子孫說

世俗之能訓子孫者鮮矣。即所謂教。豈能勵躬行哉。不過誦讀焉耳。所謂誦讀者。豈能博貫古今。識大義哉。不過涉獵辭章。冀取科名焉耳。意此遂可以爲教乎。不惟不可爲教也。功刊之習。浸淫日久。則子孫之學術。從此而卑。子孫之德業。從此而墮。非氣質迥殊。翹然自立。寧有不爲所誤者哉。若夫庸碌之人。倖獲科名。則志驕氣盈。以爲讀書之能事。盡於斯矣。有耽聲色者。有廣田宅者。有比匪人。肆攘攫者。甚則暴戾恣睢。無所不爲。游流梓里。以及四海。蒼生舉平生所誦讀。適足爲濟惡之資。此豈其

南齊書文集六卷 教訓子孫說一

十六

性然哉。所以訓之者。非其道故也。吾觀漢萬石君。唐柳氏家法。可謂善矣。至若程朱二父。擲大儒以訓子。則能知其本而見其大。又豈世俗所能幾哉。邇來吾鄉有一二事。當取以爲法。廣信費驚湖先生。年十九。狀元及第。在詞林。與一同年契。弗勝。遂忿而相怨。其封翁五峰公。聞之。馳書切責。寄一竹杖。命往同年所受。朴以謝罪。驚湖竟如命。同年初不見。聞朴責聲。乃出同年涕泣鳴咽。不能已。驚湖問其故。曰。子有父在。吾自痛不及子耳。遂爲知友如初。厥後驚湖爲輔相。享年七十有五。以令名終。孰非善教之所致哉。崇仁吳曙谷先生。初入弟子員。爲邑侯所首拔。

鄉人以訟請託。饋數金。共祖暗華公。聞之。訓曰。凡屬托公事。皆鄉紳不肖者之所爲。子初爲士。宜勵志高遠。必先以此爲戒。吾與汝三金。以資楮筆。曙谷拜而受之。已升殿試第二人。官至大學士。享年七十有八。自策名至考終。不以片楮入公門。雖決事必不循例。薦剡有請求者。則曰。吾祖有訓。弗忍忘也。其祖所賜者。終弗敢用。凡朔望焚香拜祖。必置此於香几。俯伏流涕曰。此吾祖教。吾立品者。終身弗敢遺。迨易質時。呼子孫曰。吾平生凜凜惟恐負吾祖。至於今。乃可告無罪矣。宜珍所賜。以修祖塋。勿他用。壬寅冬。予過崇仁。崇仁父老爲子詳述其事。皆嘆息稱賢。

南齊書文集六卷 教訓子孫說二

十六

謂慈孝兩盡。然予不嘉曙谷而嘉其祖之善訓也。予因遊厥里。觀其不造相府。不建石坊。且無拜相豎旗之蹟。何超然遠俗若斯也。卽斯數事。可想見其學識。而知其善教之所存。嗟乎。弱冠登鼎元人。以爲榮矣。乃費翁嚴訓。三千里而遙。一聞有過。必朴責之。無少貸。至如囑托網利。世俗所歆羨者。乃吳祖惓惓相戒。何其異也。非識所輕重。奚能以茲爲訓哉。驚湖曙谷承順靡違。既久而釋思弗替。可不謂孝乎。予觀世之善教者。咸獲嘉祉。茲特其著焉者耳。卽湖東一隅。而天下之能教訓而其事弗傳者。可勝道哉。至如程朱二父。造成大儒。致躬膺從祀。俎豆千秋。則

又有人焉者矣。噫。欲子孫之興者。其亦知所取則歟。
徐仲光曰。善教善受。前賢芳規。讀之真足令人興起。後之爲
父兄子弟者。監諸。

教訓子孫說 其二

善訓者。恒過於嚴。而弗稍寬。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又曰。家人嗃嗃。悔厲吉。謂其過嚴而無傷也。以質所見。吾郡嚴
訓。莫如徐養貞先生。吾家之嚴訓。莫如先祖。然其所嚴者。皆以
身爲範。以訓德行為先。以擇師友爲急。豈專意於課文哉。養貞
先生。訓二子。五六歲時。卽期以聖賢躬。破臨汝訪求。端品者以
爲師。又日取古忠孝廉節之行。親講以訓之。及仲光擢高科。爲
廉吏冠。先生之教也。壬午。自澤州歸。偶作西山遊。先生有召。道
遠。稍滯。歸而見責。詰以父召無諾之禮。仲光悚悔。跪而受杖者
內省齋文集六卷 教訓子孫說二 十九

十戊子秋。予寓其旁舍。見仲光必告必面。恂恂若孺子慕。乃咨
嗟敬服。而知仲光之實學有所自來也。先祖純齋公。教亦類此。
嘗聞先伯與家大人少時。凡友人過訪。先祖必坐門內。詳聽其
所言。有相勉實行者。則大悅。諭令加禮敬之。其有論文者。亦取
之。或有談聲色者。公大怒。立召先伯與家大人。長跪階下。厲聲
叱曰。此匪人。奈何與之友。其人聞之。遂踉蹌而去。不敢復見矣。
賀幼時。見家大人年踰三十。雖小事。必稟命而行。不敢以寸絛
入私房。或在外召歸。稍緩。卽長跪受叱。其嚴也如是。易曰。家人
嗃嗃。未失也。其斯之謂歟。嘗攷二公訓文。皆以數千計。貴多而

不貴精可謂誤矣。然皆能成名。豈非成敗有命。實不繇人歟。抑訓之以行者。其心必靜。其文不督。而自工歟。若然。則目前所見。即可以爲法。何必遠求於所聞耶。

倪簡公曰。先輩讀書。用朱子分年法。自十歲至二十。經史之大綱已遍。此實學也。後人持簡便法。未嘗無得。然爲實周詳之意。相去遠矣。閱斯文。覺先輩遺風未墜。

內省齋文集六卷 教訓子孫說二

二十

石坊說

石坊之建。不知始於何年。吾觀宋時所立。猶有存者。則皆以木爲之。是古人未嘗有石也。形家者謂石像巍異。名爲急煞。大有損於居人。予初不甚信。及歷觀往跡。未聞有不驗者。如先年吾邑令公多拙臺諫。自縣前有石坊。而相繼左遷矣。癸酉秋。賀至高安。聞邇年邑令雖有廉能。無一顯者。予怪而問之。父老皆曰。自縣前建坊。而邑侯皆被黜矣。又見金谿有新創石坊。卽喪兩令。而其後無一善全矣。且有氣之地。其石堅潤。可觀。建坊取石。必擇其精者。是以鑿傷地脉。或近民間。風聲藉紳挾勢而行。居民不敢與抗。則所傷者。又不特數人也。噫。石坊之爲害。顧不大哉。然先輩未有議及者。何也。蓋謂恩榮不忍沒。欲其傳也。欲其久也。不思既已築名。郡邑咸知。何必建坊。而後若乎坊。歷百年。字多漫沒。安見其可傳乎。凡有火災。石坊必裂。安見其可久乎。尤可異者。石坊裂後。將墜未墜。人不敢毀。往往聽其傾壓。致殺數人。此則明見其害。不特形家之言也。既有害而無益。卿大夫亦何取於此哉。予謂士君子所以不朽。固自有在。不必勒石以紀名也。使誠德被生民。功施奕世。則播之輿頌。而弗緩垂之史冊。而弗泯。何藉於石坊。至若濂洛考亭。爲萬世師表。則令聞昭

內省齋文集六卷 石坊說一

三

然直踞功名之上矣。又若胡敬齋先生布衣從祀冠理學名臣而王心齋父子亦祀於其鄉。又豈公卿所能及哉。卽不然而若韓蘇若李杜以詩文名世。讀其所作莫不想見其爲人。亦無俟石坊也。夫公侯卿相當其盛時聲勢赫奕雖不建坊孰不知其各姓俯仰之間遂成陳迹。卽石坊尚存亦與草木同腐耳。庸夫市人曾不過而問之矣。嗟乎恩榮之勅孰與與頌久僅百年孰與史冊但使後世觀者見石坊之巨麗知其官榮之豐隆徒損令名智者不爲也。况形家以爲有害其言既驗石坊傾壓必致殺人於已無實益而於人有大害仁者豈忍爲之。雖然亦有可

內省齋文集卷六

石坊說二

三

取者聞昔旌善申明二亭以別淑慝而示彰瘡今皆無矣。有建坊於縣前使過其下者羣指而訾之。是石坊之昭著勝於申明亭其又烏可少哉。倪閣公曰只一石坊而感慨憑乎使讀者無不改心惕慮其文之有關世道者。

石坊說二

友人見予石坊說喟然歎曰此猶未盡其弊予曰如何曰予昔爲令時遇一直指爲座主題請建坊旣奉命論則座主揚揚得志挾巡方之勢而逼守令爲出資計其工費僅二千餘金然借此以廣田宅且倍取焉是彼因而射利非專爲取名也守令以茲爲苦而予猶未之聞予曰噫有是哉一坊之虐民遂至於此乎此數千金者皆取自民間是剝民脂以作無益何不仁之甚也昔人謂阿房築怨長城築愁彼建坊者得無類是乎予思逼守令廣田宅巡方所不知也使其知之必不忍爲此矣夫以

內省齋文集卷六

石坊說二

三

察吏安民爲職乃驅守令以虐民思及於此何以自安况感知遇而成其惡使之結怨於鄉鄰其可謂之報德乎果欲報德何不勤恤民隱竭力與除俾座主之鄉鄰皆咨嗟頌曰甚矣某公之賢也誠知人能得士也是則以青史爲石坊久而不墜以人情爲宇畫久而弗湮爲之座主者不亦獲榮名乎秋梁公取士或謂之曰桃李盡在公門梁公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至哉言乎夫典試與分闈爲朝廷取士以濟蒼生以裨政治也豈爲樹德而營私哉自陸氏一庄之陋說傳爲口實而世俗相沿遂懷挾比周交相責備以自計其身家而真國政民生於弗問是

爲私門樹桃李實爲民間樹荆棘也。倘使衡文者咸以爲國求賢爲心受知者必以致君澤民爲報則諸凡陋習皆賢豪之不屑爲。豈惟一石坊哉。吾故因巡方之報德而復及之。

倪開公曰前篇曲折此更痛快大聲疾呼不啻撞弘鐘擊鼙鼓也。

內省齋文集六卷 石坊說二

三

神像說

世俗奉外神于家所謂非其鬼而祭之謂也。癸鬼神而近之可不謂愚乎。至如漢前將軍正直剛方必不受人之諂。今世多懸于書院又或懸于私室敬之乎抑褻之乎且繪成立體尤覺不安。賀思人立而已坐則此心踈踏而况于神乎。或曰近日主文場故書院祀之以求嚮佑不思朝夕狎處已云褻矣。甚至呼盧浮白謔浪笑傲于其前則不敬莫大乎。是以是求佑猶適而而北其轍也。神果有靈必獲罪而無所禱世人亦讀論語而卽此一事已與聖言相反矣。平日之所誦讀果何爲乎。尤可恨者歲臺演之以侑觴午節懸之以辟邪出殯用之以開導視若花草人物以供玩好愚民猶不足責乃士大夫之家亦或習而不察有心敬神者可不深思而嚴遏乎。

黃伯衡曰非鬼之祭人情相習不解至褻狎先賢莫如壽亭侯爲甚。此說亟救時弊洵稱敬神之至。

內省齋文集六卷 神像說

三

察判偽檄說

凡發姦摘伏雖係智術亦平日究心治道練達其才而後倉卒應變可以無爲其所惑吾鄉趙某爲中州令一日宴客忽郵傳府檄至啓械云某某等四十人通海將於某日破城約爲內應仰縣卽刻密擒立斃杖下毋得稍緩以誤封疆趙見檄大驚卽輟飲密遣多役立擒四十人至則皆富翁也有撫院承差亦與名其間趙君曰此詭言耳姑禁之取太守親書比檄中點畫殊不類乃具詳呈府又循捕通察之且屆期未見海師知其爲偽檄也既釋諸人而莫測其所自趙君曰此非衙役所能緝也遣

內省齋文集六卷

察判偽檄說一

其

家僕出署偵之越數日城隍廟演戲觀者雲集忽有一人憂形於色嘆曰趙公陰黨叛民爲之脫網趙僕曰是其人矣擒之并獲其子庭訊果然逼令手書與偽檄字同則其子所書也乃擬辟解府某太守得其重令竟以辭正出之趙怏怏不平人謂趙君之能疑爲智其不疑諸命爲仁其擬懲偽檄爲義予以爲未也此有雪冤之意而無發姦摘伏之才者也夫守城重務擒姦密檄非馬上飛遞不可其敢以捕郵乎不虞其私啓洩漏乎卽此一端可知其必僞矣況太守親札比對不同何必擒衆而收繫哉使果有學識但置檄署中而不發彼必來探問先期密

約衙役之能者凡有人來問府有何文至縣卽刻密報因而擒之則不踰三日可以必獲矣何待詳府而後知之遣僕而後得之耶且姦民既獲斃之杖下可也或畏功令卽令受害之人舉擊而勿問可也奈何爲其所用竟使吞舟漏網置之莫可誰何哉

此非責備之過蓋前事若後事之師正欲人遇事而得發姦摘伏之方耳末段不責守而責令尤爲篤論

內省齋文集六卷

察判偽檄說二

其

目錄

七卷

說

廣育嬰說

菊說

移風說

步行十益說

解

越職解

內省齋文集七卷目錄

梨園說

藥說

團練保甲說

牛屠說

取傷廉解

內省齋文集卷之七

說

廣育嬰說

南豐湯來賀念

平者

天下至重者莫如民命。其無罪而可矜者莫若嬰孩。誠克惻隱之心。則凡屬民命。不忍不救。而況於初生乎。葉夢得先生云。子在許昌。歲大水。荒甚。奏發常平倉粟賑濟。活十餘萬人。特遣葉小兒。無法救之。問求子者。何不收養。口患歲豐而年長。其父母來索歸耳。予因為設法。凡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取。為子當其

內省齋文集七卷目錄

一

棄置時。情義已斷。收養之恩。更大於親生矣。遂作空券數千。印給遍傳。凡得兒者。自言所從來。明書於券。略為籍記。使以時上數收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量給貧者。為貨事定。椿券凡三千八百餘人。此亦臨民者所當知也。二兵興以來。有伏林莽者。多因兒啼。致賊聞聲。遂知其處。於是避賊者。輒棄嬰兒。有教以絲綿為一小毯。必須絲綿。置兒口中。略使滿口。而不閉其氣。少蓄甘草末。或白糖砂。糖亦可。糖滿氣。每致驚。繫時。量以水漬。使咀其味。兒口中有此甘物。自不作聲。綿軟又不傷口。口外用絲綿繫住。以防吞入。咽喉因利。刻此方。遍黏道路。已酉冬。寇警。悉

空城去而嬰兒賴此得全活者甚多。此又遇變者所當知也。實讀此而嘆葉君之爲政也。能恤幼也能公善也。以空券數千遂救三千八百命。非善推其惻隱者能如是乎。至於避亂嬰孩救以仁術而所活無涯。豈非不費之惠哉。官長有權亦何憚而不爲此。賀見遺棄嬰兒。卽治平與豐政亦常有之。蓋貧家乏食不能養子。多置路傍。或厭兒女多者。或爲長女所苦者。或有私胎畏泄者。或畏離亂累身者。皆輒棄之。而溺女一事。舉世習以爲常。竟成風俗。殘民命而傷天性。其慘甚矣。有心濟世者。忍不重爲之所乎。近聞揚州布衣蔡先生諱璉者。特發仁心。立育嬰社。

兩省齋文集七卷 育嬰說二

二

募衆同舉。其法以四人共養一嬰兒。每人月出銀壹錢伍分。遇路遺子女。收至社。所有貧婦願乳者。令其撫字。月給工貲陸錢。每逢月望。驗兒給銀。察其肥瘠。以定賞罰。既歷三年。待人頗養爲兒。斯舉也。恤幼而兼賑貧。世間功德孰有大于此哉。又聞會稽柴先生諱爲橋。號山民者。居燕京。造車數十乘。收載遺棄小兒。聚于其家。有成而延師訓之。有購爲子女者。卽與之。或饋以金錢。亦受之。而皆以爲育嬰之費。每車一乘。歲給工貲柒兩貳錢。多設塾館。延致名師。其所有成童。狀貌奇偉秀異者。甚多。若此一事。雖謂盡人之性。而贊天地之化育。何不可也。賀未見其

人而聞風敬服。卽爲之執鞭。所欣慕焉。邇來兩浙與吾鄉亦有倣而行之者。愚謂衆人出資。不必限數。或二三分。或四五分。合二十餘人。同爲一會。每月通計。亦可得陸錢矣。積少成多。節省費勉力共行。似亦無難也。况乎富貴之家。舉行尤易。移塑神建醮之費。節酒食笙歌之侈。省結納請托之金。以行實德。而全多命。不亦樂乎。又况官長有權。百姓何其喜。怒出一語而民聽之。下一令而民從之。又何難之有。倘能嚴禁溺女。而加意育嬰。多方以勸導焉。懸賞以鼓勵焉。則利濟彌宏。功德何量。將葉君之仁政。不能專美于前矣。

兩省齋文集七卷 育嬰說三

三

舉念甚廣。而措置極密。有用之學。不敢作文字讀。而文字未嘗不工。弟敦實

梨園說兩午

梨園之設。皆爲無益。而古今所爲。判若霄壤者。何也。其用心之厚薄殊也。先年樂府。如五福百順四德十義。躍躍臥冰之類。皆取古人之善行。譜爲傳奇。播諸聲容。使兒童婦女。見而樂之。皆有所向慕。而思爲善事。則是飲食歌舞。無非有益於風化。古人之用心如此。何其厚也。自元人王實甫。關漢卿。作俑爲西廂。其字句音節。足以動人。而後世淫詞。紛紛繼作。然開萬曆中年。家庭之間。猶相戒演此。惡其導淫也。且以爲鄙陋而羞見之也。近日若紅梅桃花玉簪綠袍等記。不啻百種。括其大意。則皆一女

內省齋文集七卷 梨園說一

四

遊園一生。窺見而悅之。遂約爲夫婦。其後及第而歸。卽成好合。皆杜撰名。絕無古事可考。且意俱相同。毫無可喜。徒創此以導邪。予不識其何心。嘗思人之行淫。猶畏人知者。謂此事猥鄙。不敢令人知耳。是所行雖惡。而羞惡之良心。猶未盡泯也。今乃譜爲傳奇。播諸聲容。使人昭然共見之。共聞之。則是淫奔大惡。不爲可羞可罪之穢行。反爲可歌可舞之美談矣。是勸世以行淫。莫大於此矣。又况人之爲不善者。猶懼其有惡報。謂一念之淫。神明畢見。天遂奪其科名。遂促其壽算。遂絕其後嗣。是以恐懼而不敢輕爲。今乃創爲及第成婚之說。是以至惡而反膺美

內省齋文集七卷 梨園說二

五

報不特誣人。亦且誣天。其罪可勝誅乎。聞近日優人所能演者。惟玉簪綠袍等戲。問以五福百順四德十義。則皆曰不能。繇是觀之。今世之優人。祇見有淫事。不見有善行也。人心安得而不邪。世道安得而還淳哉。或曰。此戲耳。子以爲實。不亦迂乎。予曰。不然。夫歌舞之感人心也。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嘗見幼童一覩梨園數月之後。猶微其歌。舞而不忘。至於婦女。未嘗讀書。一覩傳奇。必信爲實。見戲臺樂事。則粲然笑。見戲臺悲者。輒泫然泣。下得非有感於衷乎。能使其見淫戲。不陰動其邪心乎。嗚呼。婦女皆動邪心。而以淫奔穢行爲可歌可舞之美談。其爲禍豈不烈哉。邇來各鄉。從前質樸者。因演戲而習冶容矣。聞某村演戲。席罷之後。婦女逐優人而去矣。又見有嗜戲之家。處子懷孕。淫亂非常矣。若是。則所樂者少。而所苦者多。其何益之有哉。然鄉村信神。咸矯誣其說。謂不以戲爲禱。則居民難免疾病。商賈必值風濤。是以莫能禁之。嗟乎。福善禍淫。神之道也。演淫戲以導邪。豈正神所樂觀乎。以此奉神。則神必厭之。其肯降之以福乎。予謂演戲爲樂。亦屬常情。不能盡禁。亦不必盡禁也。惟論優伶。凡忠孝廉節。積善累仁。昔人之善行。皆許爲之。是雖費民財。無損于風俗也。惟嚴禁導淫之曲。不拂其情。而匡之使正。則吾之

理順而詞直。彼安得不從哉。倘居官者。實能以人心風化爲已。任有犯必懲。而鄉紳士庶。又從而贊之。互相爲戒。則習俗自端。淫行必少。有益于世道。豈其微哉。

倪開公曰。只一梨園。而風俗日澆。人心日壞。已如此。雖然。豈獨一梨園也哉。

菊說

吾廬有菊一本。初甚微。實不以爲意。夏月朝暮澆之。且扶之。而使直。其葉清然可觀矣。及秋。花萼燦然。而他所見者。弗能及也。偶過饒氏家。見其菊叢生。眇小而屈抑。無足觀者。賀驚曰。物之不可不培也如是夫。夫菊芬芳而潛雅。歷霜雪而後凋。豈非質之至美者哉。然必扶之。而後直。澆之。而後盛。非若松柏之性。能以自持。遂不資乎人力也。人之氣質。亦猶是乎。不澆而自盛。不扶而自直者。其鮮矣乎。吾觀舉世生質之美。而待澆與扶者。何限。乃聽其屈抑。致其眇小。而莫之顧。使嘉植悉淪于草莽。噫。其可慨也。夫其可憫也。夫。

謝秋水曰。成就人才。先生素具熱腸。因托興於菊。末段感慨。令志士泣數行下。予亦遭時不偶。同具此懷。而力小言微。不獲自展。讀此不禁撫膺。

藥說

均是藥也。有製之而性變者。如蒲黃生熟。或行或止。功效迥殊。是也。有火煨而猶寒。不能盡變其性者。大黃是也。然以酒蒸之。而遂緩矣。且性本下行。而既製則能直達於頭顱。可謂非變化之功乎。米蒸糯米。然以之為酒。則力能散布。反可以行藥。而有功。是則盡變其質矣。同一道也。烹之則泥氣。炒之則動熱。用青礬文蛤。化之以為鼓。則甚寒而去表邪。一物而功忽殊。噫。氣質之可變。固如斯乎。人之為性也。亦然。能讀書研理。而自變其舊習者。上也。得人提撕。而後能遷改者。次也。然未有終不可

內省齋文集卷七 藥說一

八

變者。段干木。晉之大狙耳。卒為魏名賢。周處因眾議而勃然知改。遂為善人。陳元奉仇香之教。竟成孝行。斯非變化之所致歟。王丹載酒肉于田間。以勞耕者。遂令惰農知悔。皆兼功而自勵。陳太丘。王彥方。皆能化益而為良。茲數子者。若名賢之療病。雖賤如洩渤毒。如巴朮。俱可化之為有用。而况於良藥乎。或曰。亦有屢教而不悛者。何也。曰。此一時之乖戾也。一事之執迷也。未可以此槩人也。製藥者。火候未足。則其質不遷。凡人氣質之有偏。猶藥之溫涼平燥。不一其類也。或剛克。或柔克。不疾不徐。俟其自化。蓋亦有火候焉。易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善俗而不以漸。庸可冀乎。教人者。惟見人皆可教。而不忍棄之。既正身以作則矣。又必多方誘掖。竭盡已心。而不敢怠忽焉。其有弗從者。則曰。必吾身之未正也。必吾言之未善也。虛心反求。俟其自化而已矣。豈可以一己之所見。樂律他人哉。豈可因一二人之難化。并棄眾人哉。豈可因一二事之非禮。遂棄其他善哉。有心世道者。隨時隨地。因人而導之。導善者。心勸誘。化小人為君子。勿引繩披根。驅眾庶為小人。誠心既至。歲月既深。則潛移默奪。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或其人不聽。而漸有竊聞而感悟者。或當時不聽。而異日思之。乃幡然自悔者。或或長厚者。習聞善

內省齋文集卷七 藥說二

九

言。未必能用。乃兇惡之儔。一旦聞所未聞。即勃然悔悟。而改行自新者。惟從容化導。而不憚其煩。斯有功于世道矣。如良醫之善製。無不可用之藥矣。

謝秋水曰。斯之謂能盡入之性。欲忿嫉太過。而反致激亂者。終是疵在己性。還當自治。○又曰。克此方可。稱誨人不倦。然非陶融自己性情。無絲毫火氣。直到胞胞浩浩。境界者。不能張且復曰。就性善著見。則天下無不可化導之人。先生洞徹訓迪機權。演茲妙緒。祝昌黎師說。東坡稼說。尤臻。

移風說庚子

風俗之淳薄皆習也非性也何以言之凡未經人爲者雖至易之事人不敢爲但有一二人偶爲之倡則必有數人倣之者其行既久則一鄉羣起而習之雖至難之事亦勉強而就爲之於是竟成風俗確不可移卽有心世道者不能驟爲之變矣姑取其最可怪者而言之如妻妾者有俯首含容者有委曲圓護者至如父罵則佛然不悅兄罵則悻然不平何不以畏妻妾者畏父兄以容妻妾者容父兄得盡子弟之職而誼孝友之名乎此不可解者一延師訓子束脩數兩覺出之甚艱一遇考試

兩省齋文集七卷 移風說一

十

則爭先行賄雖三四百金揮之若土矣夫以賄入泮亦何榮焉倘延師得人則造歲學業大有益於終身何不移一時入泮之金爲數載延師之費乎此不可解者二宗族鄰里一言不合則怒之一物相爭則訟之及訟至公庭則官長胥吏叱罵需索無所不至亦甘受而無辭寧受公庭之辱而不肯忍同鄉之氣寧用數十金於胥吏而不肯讓尺寸於鄉鄰卽使果能制勝何不思相爭之爲惡不如相讓之爲美乎此不可解者三有人竊其鷄則痛罵不堪一鷄之所值幾何而罵不絕口若失牛則寂然無語豈鷄重於牛乎至遇剪運之賊劫舟之盜垂索而歸猶且

兩省齋文集七卷 移風說二

十一

自慰曰俸得全身無一語怨言之何嚴於竊鷄之賊而寬於殺人之盜乎此不可解者四議脩橋路則曰物力維艱數年而弗就乃一聲合戲必頃刻而成曷不思橋路利行堪垂久遠而戲臺歌舞僅爲瞬息烟雲乎此不可解者五遇貴人權要爭相饋送百金十金惟恐其不受且以得受爲榮而權貴未嘗報德也六遇貧親友稱貸一金則堅拒而不與獨不思貴人視百金爲當然不見爲惠貧士得十金爲異數必且感恩而圖報所收不更多乎此不可解者六人情避富名有見人輒告貧者有人言其富則怨恨不休者至其嫁女請婿則必勉強脩儀以誇耀於鄉閭何獨不畏富名而且與世競奢以自著其多藏乎此不可解者七居喪以哀爲本今世之人亦知浮屠之無益也亦知鼓吹之非禮也而必不敢廢者蓋恐世俗之人議其儉於親也獨不思寧戚寧儉先師有訓乃不長聖人之言而偏畏世俗之議乎以親喪而鼓吹忘哀作樂得無自愧於心乎此不可解者八嗟嗟若此數事其理豈難見哉乃衆共趨之者何也積習既深而不自知其誤也吾欲世人移妻妾之情以事父兄移賄進之資以重師道移辯訟之費以讓鄉鄰移竊鷄之恨以攻大盜移合戲之資以修橋路移權貴之饋以恤貧親友移避富名之心

以嫁女請婿移飯僧作樂之用。以盡養生仰事之誠。則輕重得宜。而人情無不平矣。是所望於倡之者。

彭恭菴曰。就目前指點。痛切透快。令人自反。如聞鼓鐘。挽救甚大。有障川迴瀾之力。

朱靖菴曰。俗態弊端。描寫幾盡。大有關於世道。

甘健齋曰。曲情細事。一經指下。實實俱關。係體教風俗。以此開導世人。即是移易化裁。

團練保甲說 丙辰

吾鄉自甲寅以來。盜賊蜂起。共思團練鄉勇。以保身家。此事雖遲。而及今爲之。猶未晚也。然世俗皆言團練而未得其法。夫團練之法。東伍爲先。未能束伍而散漫。以行雖有百萬之師。不足恃也。何謂束伍。必以十人爲一隊。又必另選一有技勇者立爲隊長。凡五十人爲一大隊。外五人爲隊長以足五十五人之數。如此則兵有約束。頃刻不相離。臨陣衝鋒。必無渙散。此之謂紀律。此黃帝所爲兵法。倣河圖大衍之數。千古莫能違也。既束伍矣。又當明其進退出而揚兵。必以鼓進。作勇氣也。兵刃皆安向。

前示必進也。歸而振旅。必以金退。收殺氣也。兵刃皆安向。後示當退也。非聞鼓金不敢妄爲進退。所謂師出以律也。今世但知用鑼。則進退無以自辨。愚謂雖有技勇。必室倣古而行之。乃能有濟。至如欲察姦。先必請保甲。世倣皆言保甲難行。謂其艱於約束也。不知既立隊長。以統十人。則十家之中。卽以隊長爲甲長。不必他求矣。將有技勇者。盡收於保甲中。則保甲之法。立見其成。安有難行者哉。雖然。議兵必先籌餉。家出一兵。人自爲給。固得寓兵於農之法。但貧民之身家。豈重於富翁乎。使其枵腹荷戈。而爲富翁守禦。豈人情乎。愚謂當有事時。富翁之家。或

無兵可出。則隨其力之厚薄。量出糧餉。以給貧民之有技有勇者。非家貧乏食。雖有武藝。不必給也。非技勇過人。雖屬下貧。亦不當給。謂物力之難繼也。富者出資。以自衛。貧者任勞而得食。兩利之遺也。若夫志大識高者。深謀遠慮。已雖不富。而樂於助人家。既出兵。而心存恤衆。則大豪傑作用。又豈常情所可測哉。噫。團練一成。則所費者少。而所全者多。權衡輕重。以自保其身。家當有不約而同者矣。吾友鄧我生。深於易數。而知兵法。是以因其意而暢言之。

周鹿峰曰。井田爲兵法之祖。而此文又推原於易數。然實相兩省齋文集七卷。團練保甲說二。古。爲表裏。具見大經濟。

步行十益說

予好步行。倦息樹下。客見之曰。子勞苦若是。毋乃爲矯乎。予曰。非敢爲矯也。是大有益矣。奚苦焉。客曰。何謂益。曰。肩輿訪友。貧士豈樂與之交。今安步當車。則可以得朋。可以講學。可以修身。而淑世一益也。警報震鄰。習於步履。斯得以避亂而無憂二益也。縱觀山水。躊躇緩步。得其性情。又寧有坐談地理之蔽哉三益也。也當茲困乏。省輿資以供衣食。其益四。因步履以驗此身之強弱。則易敢以伐性之斧自戕。其益五。山水爲吾好友。需輿而往。缺輿而止。意興索然矣。今步熟。則誰能阻吾之出往。縱意所如。內省齋文集七卷。步行十益說。十五。

何行而不可。其益六。輿人索酒食。所過繚騷。步行則佃戶山鄰。皆不爲所窘。其益七。輿馬赫奕。鄉愚所畏。小人或肆行而無所懼。今自擎雨具。與樵夫牧豎同坐聚談。則鄉人皆易視之。雖有假借無所獲。施非八益乎。姻族子弟。或有富貴驕人者。見吾從大夫之後。猶且步行。則貴傲之色。亦可稍戢。非九益乎。坐輿冒風。遙遙有凝滯之病。步行則血脉周流。稍有寒疾。趨則汗。汗則愈。而無待於醫藥。非十益乎。又況同族與親友。有志自立者。或爲人借叢而莫之覺。今予親察而直告之。使其無陷於不義。其益又可勝言哉。予少壯時坐輿。見輿人汗流肩腫。輒惻然憫之。

曰彼亦人子何勞逸殊耶又惕然自懼曰子何功於世而坐若是勉思自立其易敢怠焉矧今世外廢人非食力勞身則心愈不寧即使無益當以此爲分而況有山水友朋之樂得卻病避亂之方寓去壅除害之術儉約可以風世出入得以自繇其益無方而又何所苦哉客喜而笑携手同行曰腹道坦坦幽人貞吉其是之謂歟

徐仲光曰妙論出自至誠毫無矯飾生平頗有同心讀此若代傾腸而快吐之惟有踴躍贊嘆

牛屠說

萬曆時吾邑牛屠必依一舉人以自庇故鄉鄰不敢言官府不能禁每科榜發則民間感頌咨嗟曰又中一牛屠矣或一邑皆無則交相慶曰今秋少一牛屠幸矣哉嗟乎欣聞獲偶者名曰賢書稱曰孝廉亦可謂尊達矣乃今鄰里鄉黨以辱人賤行目之不亦愧乎昔吾宗孝廉同時四人獨無此事則先祖純齋公爲之倡也猶記幼時吾兄若恥先生常以是爲訓曰吾邑爲牛屠者不過二三人而使通邑冒不美之名亦足悲矣我輩卽無用奚忍自辱如斯乎子他年獲捷當力戒之庚午吾邑歌鹿鳴

者四子於榜下卽述吾兄所訓以勉同籍且曰度此時鄉鄰怨谷必謂牛榜牛屠何若是之多也同年皆粲然而笑咸以爲戒今四十年矣噫向之爲牛屠者其子孫皆不忍言矣

倪闇公曰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一結無限悲惋卽令昌黎捉筆不過如是

徐仲光曰可作孝廉箴牛屠其小者也

越職解 壬午

或問於予曰。職有攸司。弗可紊也。予爲刑官。司刑名者也。子惟訊重獄。而臺司所下諸詞。皆輟而弗理。且數行請銷。得非曠職乎。乃旦夕皇皇。惟賑饑是務。今又等修郡城。籌更名。將籌練精兵。且獨力濬池。而又自儲火器。以爲城守計。非子之職。而強欲自任。毋乃侵官乎。語有之。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俎。而代之子。又刻示徧布。禁婦女毋謁寺廟。毋遊江湖。此皆不涉刑名。而子且以爲急務。不亦謬乎。今同事竊笑爲迂矣。直指與觀察有言。不知緩急矣。鄉大夫亦有嘆爲多事者矣。子皆莫之顧。豈所內省。齊文集七卷 越職解一

以自安歟。予曰。噫。天下所以未平者。職此故也。分職而理。判若秦越。事有所敗。則立而觀之。天下事尚可爲乎。吾聞古之君子。視天下猶一身。視國事猶家事。若羅一峰。海忠介。鄒南皋。諸公。未嘗有言責也。乃冒罪而言之。豈好爲越職哉。不得已也。凡爲人臣。必取天下之事。合而計之。但求有濟於生民。有利於國家而已。無所私其利。則其精神志氣。貫徹流通。安有內外人己之殊哉。今予佐一郡。雖無能遠及。然一郡之疾苦。皆吾切膚一郡之安危。皆吾責任。但愧力不能爲耳。其易敗分職。自該以圖一身之安乎。竊見邇年民饑。觸目惻心。有轉乎溝壑者矣。有聚而

爲盜者矣。而臺司所下諸詞。多田宅負債。屢訟而弗休者。聞其訴言灼然可見。較之賑荒果孰爲緩急乎。矧今寇逼安廬。民情震恐。而城不修。池不濬。將不知兵。兵不練習。而城樓之火器。又不能備。其何以固吾圉。而且以簿書爲急務乎。萬一寇倣城池可慮。而吾安得晏然而已乎。至若閭門之禮風化攸關。謁寺遊江所損實多。此制治清濁之源。正理刑之要務。奚可緩哉。予性至愚。然籌此熟矣。寧得罪於上官。必不敢得罪於百姓。卽受曠職之譴。侵官之誚。聽當事之糾參。與道途之嘲笑。其敢坐視民饑而不賑。聞烽燧震鄰而不圖。早備見流俗波靡而不力爲之。即省齊文集七卷 越職解二

十九

救也哉

倪開公曰。知無不言。言無不行。辭嚴義正。想見韓忠獻袍笏上殿時。

徐仲光曰。此佐平理揚治狀也。大力苦心。至今如見。其特舉廉卓。整肅於時。而頌思弗諼也。宜。官各有職。必盡越俎。而舍己耘人。則職守亂。小人亦得藉口。侵官以行其私意。非政紀所宜也。故惟才品如佐平者。始許行之。

附

漕撫史道鄰先生復命疏首薦曰。立品以千秋自命。凡懲奸察

吏獄平刑。置器修城。清田助餉。等事無不認真。而於官評優劣。尤極虛公。故品望爲一時卓冠。

取傷廉解 辛巳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此言於廉有傷。未可與食同語也。夫一介不取。斯可謂之廉。旣已傷廉。烏得不淪於貪乎。曰。非也。有可以取者在。夫可以取。則非必不可取之物矣。然而曰。傷廉何也。可以無取也。不再籌度而遂取之。則於廉必有所傷矣。斯人也。行已清濁之間。固不可稱之爲廉。亦不得目之爲貪也。若夫義不可取。而惟利是視。悍然取之。而弗顧則喪厥本心。直名之曰貪耳。豈特傷廉而已哉。卽以目前論。如司權關而利其羨。守倉庾而收其耗。以世俗言之。不亦可以取乎。然揆之

大道則實可以無取矣。於此而取焉。雖未至於貪。而於廉豈得無傷乎。至若司官評而上下其手。名曰鬻爵。可刑懲而出入其罪。輕重其詞。名曰鬻獄。是皆必不可取之利也。至如司理節儀。厚於別駕。非爲其官評乎。爲官評而受餽。實爲賄賂。而且美其名曰交際。是又巧於避跡。深於取利也。如是而不謂之貪。吾不信也。周官六計。弊羣吏而皆統之以廉。則廉者制治之本也。古人連類而舉。曰廉隅。謂其稜角剛方也。曰廉節。謂其有節而弗踰也。曰廉恥。謂其知有所恥也。非有恥不若人之心。烏能矜然不滓而毅然不渝也哉。歷觀古人廉之所得者大。而所收者遠。

如尹翁歸不受饋。而百賈畏之。張真正身潔已。而化行諸羌。此以廉服衆者也。毛玠典銓。而士皆以清白勵。楊綰爲相。而崔中丞自毀其池。觀此以廉感人者也。至如田基不飲。形人之短。鄭當時能以貴下人。朱邑寬厚不苛。胡質清畏人知。則廉而有學。又豈惟潔已而已哉。古之廉吏。不可勝數。然未有建功業。垂奕世。而不以廉爲本者也。嗟乎。食與廉有辨。而傷廉與食又有辨。取古訓而繹之。弗可淆也。書此以自警。而不敢自恕。庶幾無負讀書耳。

倪開公曰。辨晰精透。而平骨凜然。

內省齋文集卷二 取此廉解二

三

目錄

八卷

賦

循良賦

卓異賦

長松賦

苦竹賦

慈竹賦

梅賦

內省齋文集八卷 目錄

內省齋文集卷之八

賦

循良賦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佐平

數載來四方友人常以書詢吏治蓋謂老馬識路也賀
初謝不敏既而思之民之苦樂世之治亂興衰胥于是
乎出爰取陳言鑒括爲賦雖鄙陋無文乎然泄民者居
幕者於茲省覽或亦高深之一助歟

思世道之興隆兮必澄清乎吏治思人心之悅服兮當處脂而

內省齋文集八卷循良賦

不厭先潔己而無私今嚴一介于非義能造福于蒼生今即垂
休于後嗣惟夙興而夜寐今念民艱而弗翼勿多人以隨任今
實廉食之所繫躬節儉以裕民今飭關防而自茲戒暴怒以稷
躬今勿加人以意氣求己過而思改今冀無慚于夢寐能勵志
于興除今必虛懷以集羣議既詳慎而精心今尤勤敏以趨事
首務農桑今知衣食之所自闢渠築隄今圖廣興乎水利躬省
耕歛今使民知重農之意若夫地畝錢糧今察嚴密細包攬侵
欺今當釐積弊設良法以催徵今清完欠而杜詐僞審編里役
今期衆言之無異羣面質而速行今察私竇而防偏設法欽

解今惟緩急之有序求糧里之弗困今兼求解役之無累嚴
私派今勤日牧之察觀差不增耗而米不增羨今收銀必投諸
櫃運解役而察此題今俾小入不得而爲厲寓撫字于催科今
所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至如積穀實行今乃豫儲以救
荒在豐年而夙備今空廣勸平義倉遇大稔而速勸今必早爲
之申詳做昔賢之成法今庶幾乎賑救之多方欲斯民之向善
今惟六諭之爲良貴親講而弗怠今空遍歷乎諸鄉果實心于
造士今先德行於文章考試公明今令聞洋洋優禮恬潛今亦
孔之藏弗啓逢迎今慮士習之猖狂欲風俗之日醇今惟節孝

內省齋文集八卷循良賦

二

義善之表彰興社學與義館今實渡世之慈航禁淫戲與邪書
今使不爲世道之深殃嚴諭婦女今毋入寺廟與遊江能留心
於教化今斯百世以流芳若乃力行保甲今編審貴乎躬親單
騎減從今庶無擾於斯民獲益立訊今必隔別以詳詢勿恃刑
鞠今斷不枉乎平人禁捕快之私指今勿聽衙官之審申早定
確招今使無累于鄉鄰值多盜之地今勿執成見而生騷屑從
室有今令其悔罪以圖新平反舊案今慎勿因循訊盜無冤今
樹功德于無垠凡告人命今多誣誣之虛詞株連富室今衆居
此以爲奇先訊情節今必詳問而深思情節若虛今必不可以

簡尾果有歐情。今乃躬親而相之。目擊傷痕。今勿爲件作之所欺。確知誣告。今必嚴懲。平訟師招定。今勿滯滯而游移。凡招出入。今皆自主持。勿使吏胥。今悉行其私。衙役密稟。今變亂是非。慎勿輕答。今毋寄耳目于訪。凡告單狀。今莫不支離。痛懲斯弊。今庶幾計之。其施留心辨枉。今貴于善疑。惟恐有冤。今及覆沉。思聽訟。敏。今毋守候而費資。耐煩受懇。今使民惜得達。而無膠。勿聽囑託。今勿瞻徇而脂韋。勿與越訴。今勿以賄錢媚上司。勿護元告。今勿爲甘言之所紿。凡告婦女。今斷勿勾提。保全廉恥。今茲德無涯。昔名爲父母。今當重民生。力勸斯民。南齊齊文集八卷 補良賦三

讀書而觀律。今乃有資于治略。詩酒琴畫。今何遑涉。作時日悉荒。今政多醒。執輕執重。今所宜裁度。澤洽斯民。今此衷自樂。名實兼收。今將廢殊。極斂政治。今宜尚德而緩刑。責人從寬。今教人以誠。明告以罪。今使民自習。必使受者愧服。今見者知。宗族親戚。今俾解訟而息爭。雖分曲直。今扑責勿行。德教漸被。今民俗乃更。爾自省而勿欺。今益虛心而勿盈。備循良之寶政。今垂千載之賢聲。

謝秋水曰。列欵立法。實心實政。真所謂坐而言起而可見諸行事者也。爲守令者。當人人誦法之。

南齊齊文集八卷 補良賦四
彭恭菴曰。先生少壯。卽留心吏治。躬親閱歷。極其精詳。故言之鑿鑿。如數家珍。此漢宋循良之不易觀者也。亟宜刊行流布。天下司牧。當焚香禮誦。晝夜思惟。數百萬生靈。託命此中。數千年令聞。植基此中。幸勿草草看過。

卓異賦

來賀既賦循良。覺昔賢之衷曲。猶未盡焉。因思世鮮良吏。皆欲同乎流俗耳。共以時勢自諉。豈知漢魏以來。亦有德教為治者。豈必唐虞三代哉。果能卓然自立。則時勢雖艱。豈足以限豪傑哉。再賦卓異。欲人知吏治必繇於學。推而廣之。竭誠而行之。庶幾可繼前賢歟。

夏日徐徐。靜處吾廬。有客造訪。談及簿書。客曰。均之為吏耳。曷名乎卓異。來賀曰。猗歟美哉。治道精勤。不役于利。嘉績既成。協于清議。舉而旌之。以勗羣吏。然其名恭美。而其實非易。客曰。古

內省齋文集八卷

卓異賦一

五

之君子。欲錫鞶光。雖皇獎之。倖亦視之。若尋常弗矯情以干譽。何卓異之可彰。來賀曰。嗟乎。世俗情情。惟衆是從。拘文牽俗。日趨於庸。非毅然而獨立。孰能振乎頹風。惟砥行之君子。恥流俗之與同。視斯民之疾苦。允痼痼乎厥躬。是以晨昏靡懈。惟衆至公。其志堅則金石可貫。而忠純則鬼神可通。然非力矯乎汗世。何以大濟乎瘡痍。於是殫心竭智。以古為師。赫然權貴。今衆所誦者。能獨違然。寡人今衆所誦者。能獨慈苞。五德仰今衆所愛者。能獨辭艱難險阻。今衆所誦者。能獨馳行其直道。不屈不隨。特布寬仁之政。於慘刻相尚之時。是故民懷其德。而不忍

欺雖要津與豪右。必不敢干以私。彼君子兮。欲斯民之得所。惟勉焉。以自持。方惶惶而負歉。懼無救乎彫疲。以聖賢而視此實職。分之所宜。乃世人其罕觀。咸驚異以為奇。客不觀諸古史乎。始臧之長。奮孔力行。清潔單車。沉道入。唯其拙視彼彌竟。川澤者固岸然而不屑。荆州之守。胡清畏人知。車馬僕從。一無所資。其子驅車而徒。步雖饋一絹而必遺。至如河南之尹。義勸民力。田不憚跋扈。躬泣陌阡。太平之守。虞允。嬰兒是全。特稅蘆荻。以代丁錢。又如慶州屠販。一訓誠而速俊。范純。開封燈市。雖弛禁而五夜肅然。陳亮。又如岷俗畏疫。閭門咸避。以自捐。刺史設榻

內省齋文集八卷

卓異賦二

六

而躬問。遂使民觀感而相憐。辛公。又如平原獨無不與。五郡為比。史。陝鄂風殊。寬猛不侔。其理。惟驅車北行。俾民懼罪。而育其子。賈彪。此皆翹然自命。而不以時勢相委。況乎上元晉城之治。程子雲。巖同安之政。張子躬行教化。不銖銖今。洵得制治之源。豈特循良之盛。若夫一路福星。賦歛惟輕。鮮于。屬民保伍。枹鼓不鳴。事。或深自引咎。聞。而失所爭。事。或手書款密。從事悅而得其情。事。或提耳以化。訟。或執筆以求。生。或或以酒酌地。而卻金與馬。張真。或閉閣思過。而感人以誠。韓。是皆為衆人之所不為。故能獨全其美。而當時遂莫與之京

若乃墮不入境層恭猛虎渡河宋均返風滅火以六禱雨滂沱允能
孚乎異類而克召乎天和噫嘻凡若斯者民登祚席罔弗謳歌
為士林所推重垂青史而不磨吏治果能臻此非卓異而云何
雖然君子之心豈以是而自多哉施刑繁而俗敝思仁漸而義
靡克吾惻隱遑問其他既悉心于讞訊猶懼淪乎偏頗故雖寬
而不流於縱雖嚴而不至於苛吾釋其所為者祇自勵乎官箴
特重千秋之名節奚美一日之華簪識榮枯之有命何計及于
升沉惟一夫之未獲輒自咎而憂深發萃萃于職業期不愧乎
影矣舉世多此人今吾將禱祀焉而亟望其為霖

南齊文集八卷 序與賦三

謝秋水曰此深憫淪溺而欲重呼使醒手援使立也閭廣陵
之風節東粵之德威先生此文不覺自為寫真矣安得執政
堂中鏤版廣布俾九州有民社之責者人榜一通於座右斯
民庶有起色乎

彭恭菴曰循良卓異二賦如東岱西華缺一不可俱有實在
下手處不徒誇美贊嘆而已且篇法尤妙地步最高直令
長揚子虛無立脚處矣

皇獎偉績視若尋常二語識高千古中間透出卓異之旨洞
徹無遺非身體力行確有所見者安得筆歌墨舞如此弟教

苦竹賦

聞故人中高士類多衣食不足者予為之慨然乃作斯
賦以慰之

植物之英厥名為竹擢秀數莖叩金如玉劍拔十尋始於蜩腹
初以天籟之鳴聿飛聲于嶰谷既隆君子之與綠歌咏于淇澳
垂休乎墨君之堂標異乎貧簪之族中有紫者斑者因狀殊而
可錄其或幹之方者又以形奇而稱淑乃予之所深嘉則專之
乎苦竹蓋其節勁其中虛亦偕羣竹而無異惟其味之獨苦不
受制于庖廚則起焉出乎其類其方芽也雖有饕飮莫之能嘗

南齊文集八卷 苦竹賦一

八

雖有踪跡莫之敢戕其既長也不輕為人用而惟筆之成撰惟
箭之充襄度其性情殆恥隣乎閭閻而思見重于芸窗厥號中
書厥德惟剛能探奇于河洛發天地之秘藏能衛道于一時且
傳道于萬世而為有用之文章能代絲綸于黃閣弘德化于蒼
生而流愷澤之汪洋能成筆削于春秋正是非于南董而存萬
古之綱常出其餘緒又能楷隸行草而展騷人墨客之所長或
以為矢亦孔之良固諸膠漆銳弗可當俾威行于中國而名震
乎遐荒噫嘻其色不殊其貌不揚托鐔鋌處後不露鋒銳然推功
于毛穎而穎雖英銳非得茲堅束而易戚抑讓能于金鏃而鏃

雖銛利非藉茲貞餘而奚強斯則具文武之全材饒退讓之謙
 此是令德與鴻猷足以亘千載而流芳易為乎獨苦其味而不
 同膾炙與膏粱嗚呼我知之矣凡天下之奇物未嘗不倫于苦
 為君子之所珍必為庸流之所止為後世之所瞻恒為當時之
 所侮斯竹也始淪落于林泉亦不禁乎貧窶既竊珪璋之翰數
 支命于寰宇又勦孤矢之威奏殊勲于天府而傳其績者遂覺
 為可歌而可舞嗟嗟天惟畀以美材不得不堅其心志如質之
 剛潤者非煅煉磨礱無以俾其精純而為天下之重器故惟茹
 檠既深集蓼多慮斯可磨盤錯而立馴投艱難而不憚吾知斯
 南省齋文集八卷 苦竹賦二

竹有心當亦不願為甘而自安于苦以克善承乎天意美哉斯
 竹今不登于俎早全其籜人以為苦已以為樂瀟灑撲茂瓌璋
 卓犖依稀乎海中之龍與夫雲中之鶴有時風動厥聲響若鳴
 珂雖當果烈不改其柯賢人志士偶一相過徘徊吟咏其樂如
 何惟其澹泊之質久賦于天是以弘敷教鐸而拯黎庶之顛連
 廣育英才而為世道之仔肩其以不逾乎口其用不居于前正
 所以優游靜重而永其年

謝秋水曰寓託宏深裁構卓偉彼習蕭蕭細響以寫文人之
 逸興者望之而色沮矣

有尼

彭恭菴曰至苦節中尋出兩種大用此真掄才巨眼也蔡邕
 柯亭馬融笛賦夫何足云
 自甘澹泊人以為苦彼自為樂雖慰友人不覺自寫照矣文
 之工美不減廣平之賦梅丘弟敦實

內省齋文集八卷 苦竹賦三

十

慈竹賦

嘗聞所居不可無竹。傲廬之旁。植竹爲多。盤桓其際。可與晤歌。蓋竹之爲物也。兼剛柔而得體。秉正直而可欽。隱顯一致。勁骨森森。不卑乎數澤。不憚乎遙深。六節于高岡。不避乎壘壘。應候方萌而已。備其節。陵雲捧日而猶虛。其心有時爲笙簧。爲蕭管也。則聲能立會。而充諸乎八音。有時爲簡策。爲管城也。則天祿石渠之所重。如璧如琬。足以擷華挾藻。扶持世教。而大有功于詞林。挹其風韻。固儵然而自立。亦翹然而自任。非塵埃之所能染。非霜雪之所能侵。故足與蒼鱗水姿者相友。歲寒而令名特

內省齋文集八卷 慈竹賦一

士

著乎古今。吾嘗靜觀而有得焉。其披拂翺翹。如鳳羽之搖曳。其整肅雍容。如鴈行之相繼。居者可玩。行者可憩。是竹皆然。而吾所取者。則惟慈竹之最異。見其多歷年所。易不遷乎其地。豈其色之黃中。得天地之正氣。胡爲乎與衆耦俱。而其根相締。揆厥深情。悅叢生而弗忍離。是以所居雖隘。恒膠固纏綿而不屑爲。秋嗟彼玫瑰。兮。稍不分而憔悴。我君幽芬兮。待壤移而後麗。枕柳高深兮。恒孤立而無契。登若斯竹兮。結盤根以自衛。卉木之中。鮮有其儼然爲命之曰慈。而不名之爲孝悌。噫。慈之爲義大矣夫。記曰。慈以甘旨。其即親之。所以育我者。轉而奉之。于

乎。雖寸草有心。而春暉浩蕩。奚能稍盡其區區。然而繼志者。曰。慈孫反哺者。曰。慈烏。是稱名雖異。而意則靡殊。吁。嗟乎。物各有性。不能皆比。榕樹濫交。豈如棠棣。惟茶茗之不分。庶與茲而相類。昔田氏之紫荆。因人事爲榮。今嶰谷之殊姿。彌敦睦而可貴。讀西銘之胞與。今當一體而同視。乃植物之情。淡兮。流千秋之芳懿。孰爲萬物之靈。今寧不視斯而自勵。

謝秋水曰。此竹又名慈孝竹。先生發明慈字之義。又引慈孫慈烏爲証。始知慈即孝也。創獲殊快。一小題耳。自仁人寫來。便足益人至情。

內省齋文集八卷 慈竹賦二

主

描寫此君神情。慈孝之旨。動盈墨表。讀其賦者。可想見其爲人。第敦實。

長松賦

吾廬前後有松數株。閒居無事。嘗盤桓於其下。思昔年聲氣。固不乏人。今歲月已深。天下之大。所稱品望卓然。足爲師表者。僅數人而已。一輩莫航。安得不繫吾思也。爰卽長松。漫成一賦。

惟初夏之方永。撫綠樹之陰濃。環遶吾廬。惟竹與松。忽聞濤聲。若奔騰于太空。審其音韻。既非雷霆之迅。又弗類乎鼙鼓之達。客曰。茲何聲歟。湯子曰。大地噫氣。與木相遭。古名厥聲。是謂松濤。客曰。盍往觀乎。于是攜手而行。緩步而登。惟見飄飄蕩蕩。形

南省齋文集小卷

長松賦一

古

動成聲。如波濤之驟湧。如潮汐之乍盈。若使聞者皆惕。而見者咸驚。須臾風止。松枝欽戢。予亦翹然而瞻。竦然而立。客曰。茲木耳。曷爲乎敬諸。豈其有大夫之號。遂不可以恒窺歟。湯子曰。匪慕其名。惟重其實。彼貞幹之垂休。亦奚需乎顯秩。蓋松之稟質也。無紫萼之可觀。無升龍之可悅。惟當歲寒。其心如結。觀其欽飭之形。不與衆芳而相類。同茲雨潤而日暄。亦易於凌霜而傲雪。然其秉心之堅。雖厚霜與凝水。必不能稍移其勁節。諒封號于秦皇。亦長松之所不屑。當其少小。貌與羣同。必歷年滋久。然後見其肅穆而雍容。雖近人以平易。而實寓奇偉於中庸。其涼

然而不放也。翼翼兢兢。若濂洛考亭之數。教動履端。嚴而弗輕。其儼然而莫犯也。昂霄聳壑。鱗甲森焉。如王沂公之立朝。又如韓忠獻。范文正之臨邊。其蒼然而既老也。扶蘇蓂鬱。偃蓋重。又如四朝元老。天下異人之文潞公。若彼枯枝倒掛。依乎峭壁。又如子陵之釣臺。可遠觀而不可近。卽其膏澤之流。足助仙鼎。而功德日隆于斯世。又如趙清獻之救越。富鄭公之賑青。有以弘推其利濟。至若薦與女蘿。聽其攀附。而不辭。又如郭林宗之接引。必委曲多方。以爲之誨導。而扶持猗歟休哉。茲木之榮。奕奕其貞。根荄所綴。厥有茯苓。取而茹之。可以延齡。吳特一時之

南省齋文集小卷

長松賦二

古

譽允爲百世之聲。予是以心焉敬之。而有以由釋其性情。客于是大悅。予乃爲之歌曰。吁嗟松兮。百卉之首。今千齡之壽。今海不朽。今可要之以久。今松兮。松兮。其亦許吾爲友兮。

謝秋水曰。爲其大夫之實。多舉宋諸大臣爲言。作者襟懷所向。可得其一斑矣。

蔡九霞曰。得其性情神骨。而鴻聲偉調。光彩陸離。亦如松濤之入耳。松脂之照目矣。

黃從生曰。曲盡長松情狀。按其音節。實在秋聲赤壁之間。

梅賦

緊大造之至仁。敷元氣爲陽春。吾嘉乃梅獨嶺。厥真成鐵幹銀枝。而出類妙。永顏玉骨。以超塵。侶後彫之松柏。肅先應乎良辰。既離奇而立體。亦瀟灑以爲神。乃不能競麗于天桃。而耻倣冶客之呈身。身不能爭妍于穠李。而厥爲麗質之迎人。冰日浴月。蘊璞含珍。伊性惟靜。爰謝紛紜。伊味惟酸。爰履艱辛。雖其爲品物之不一。而茲則萃實之並純。幽芳軼黃花之菊。梗葉踰綠葉之筠。望之似月中之桂。殊姿邁倫。尋之如谷裏之蘭。異香可親。是以播清芬于廣嶺。則宦轍未淫。伴介節于孤山。則隱跡猶新。南齊書文集八卷梅賦
十五
彼夫一株官舍。傳何遜于揚州。豈若滁陽所植。與醒心豐樂以同留。世人多爲百咏。又何如廣平一賦之悠悠。荷嗟此梅兮。衆皆腴而特瘠。秉勁節以自持。衆嗜炎而特冷。與霜雪以相宜。衆飛揚而特斂。標素影于希微。衆味甘而曲直。與潤下以相資。惟不苟同乎群卉。故能調和。偶偶而爲千秋萬世之所推。吳其旋曰。游玉龍以舒文吐白鳳。而疏翰駕廣平。文長而上之。

目錄

九卷

傳

福州人瑞翁傳

盧雲路先生傳

董孝子孝婦傳

宏黃羅孝子傳

贈大理寺蕭公傳

蔡雲怡先生學政傳

樊孝介傳

趙太史傳

吳鹿友先生傳

蔡文恪公傳

內會書文集九卷目錄

內省齋文集卷之九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

傳

福州人瑞翁傳

林德敷先生名春澤別號旗峰福建侯官人生于成化庚子歿于萬曆癸未享年百有四歲世稱人瑞翁云其始祖文蔚公仕周世宗爲奉節令有循聲義不仕宋流寓福州悅其山水因家焉歷宋元至今代有聞人公父養德公好揚人之善周人之急母氏陳有婦德而輕財好施生公時有異兆正德庚午舉于鄉

內省齋文集九卷 福州人瑞翁傳一

甲戌成進士授戶部主事司權臨清潔已無私寬征疏滯商旅咸德之既而督京通昌平倉往例有積耗有席葵皆歸私囊公曰此民脂也吾其忍取乎於是釐積耗爲正儲出席葵爲公費不以纖微入橐朝士皆服其廉是時提督宦官橫肆公獨與之抗察其罪過特具疏糾之有頃遷員外督運河北疏濬有功嘉靖初晉郎中以盜案呈誤謫寧州同知公怡然就道初至即葺學宮新濂溪先生祠日召諸生講學于祠中移古州通判督賦寬平稍暇即從整菴羅太宰譚程朱之學遷寧慶同知攝篆高州會寇警臺議用隄兵公弗聽惟練士著討平之擢刑部郎中

內省齋文集九卷

福州人瑞翁傳二

適呂涇野先生爲宗伯公師事之日與講究得聞心性之與當是時天子勵精圖治詔邊方守令必擇賢能乃擇守程翁公加意撫綏以教化爲先務初至即改小學宮常進諸生辯析經術訓以躬行先是諸蠻獠不知禮義往往爭鬪殺人無所忌憚公擇耆老與文學之士忠信有行者分布諸寨以爲童子師於是遠方始知讀書風俗爲之一變在任三年勤勞弗懈均租稅正冠服建郡東石橋百廢具興居有頃致仕歸里閭閻養重足不履公庭公天性孝友撫諸弟備其篤摯婚娶皆取給焉購田以祀先修譜以聯族里中乏者待而舉火有喪而貧者輒助其棺殮平生薄滋味屏聲色儉于自奉而樂于濟人于宗族尤加意焉晚年好焚香讀易耳目聰明筋力矯健當百歲時臺使者題請建坊公謝以詩云擎天華表三山壯映日桑榆百歲紅紀其實也累封通奉大夫正治卿子應亮孫如楚皆登進士皆官至侍郎皆得年九十當公建坊時其子少司農亦致政歸養矣其孫亦已官憲副矣家世儉約內外無衣帛之人婦女無珠玉之飾蔬食菜羹相傳而不改其四世孫慎端莊恬澹庚辰與賀同樹授松江府推官仕至憲副潔廉而寬恕克世其家云贊曰世俗熱衷以部曹而摘州佐則蘊結不平蹙然如不終日

其肯單心實學乎。德敷先生。隆師訪道。而吏治以教化爲先。此豈以富貴爲心哉。其潔已仁民。儉約好施。皆足爲後世法。不備以期願著矣。

方爾止曰。叙次歷落。參差入古。不能增減一字。

盧雲路先生傳

盧公名達。號雲路。江西寧都人。父竹湖公。多善行。鄉鄰德之。公于萬曆癸酉。舉于鄉。丁丑成進士。授中書旋摧吏科。知無不言。如重綸音。酌序選。疏貢途。發回操馬。免三省田賦。諸疏一時傳誦焉。至如建國本。罷內操二事。九人所不敢言。癸未。兄瓊川孝廉。歿公大慟。卽乞歸養。親辛丑。推經畧。固辭已未。推尚寶卿。又辭。入啓初。奉詔起用。又固辭。乃加太常卿致仕。公登藉最久。而親計在朝。往來僅七年。其林居者五十三載。爲不忍離親也。父年八十。母年九十。有五公以孺慕終其身。得全于天也。公事親愉色婉容。或父母微愠。卽長跼恐懼。若不自容。然必待色霽而後起。平生潔已。凡朝野饋遺。悉卻之。奉使冊封二王。贈以金帛。俱弗受。里居和藹。無疾言遽色。鄉鄰雖微賤。必敬禮之。家貧甚。怡然自得。人不敢以私干。是時有一紳。自滇南歸。籍頗擾鄉閭。公婉辭規之。卒感悟。文衡至郡。有營薦者。公獨曰。忍以請託妨貧士乎。儒童郡試。終身不與聞。士論高之。公雖恬澹。而志在濟人。凡民生利弊。直陳無隱。自虔撫及郡。縣有大事。必請正。而後行。其有德于鄉閭甚大。粵寇至虔。戒其黨曰。寧都有盧聖人。勿犯其境。於是一邑獨全。公疏食布衣。終始弗渝。所居僅破風雨。

或曰。盡廣焉。公笑而不答。有勸其子購室者。公知之。乃于月明之夜。命其子從行。玩月過尚書府。問曰。此高門誰氏。對曰。董府公曰。其孫所居乎。對曰。已傳數姓矣。公徘徊嘆曰。尚書府竟屬他人乎。編歷諸宦門。亦如之。咸咨嗟弗已。語其子曰。宦家一再傳。皆屬他姓矣。何以購室爲。子自是不復言。崇禎乙亥。公年九十一。舉邑皆設醮爲公祈長生。雖某備機牧。亦與焉。丁丑。公卒。士民咸悲悼。會葬數千人。

贊曰。設醮祈壽。非理也。然既臻上壽。猶祝長年。何鄉鄰之戴德如斯乎。粵寇掠虔。惟戒勿入其境。使薦紳皆若而人。益不悉化。

兩省齋文集九卷 盧雲路傳二

五

爲民乎。噫。此與鈞陽馬公並傳千古矣。

謝秋水曰。予曾遊寧都。時盧公久故矣。邑中士庶無不頌盧公善行者。先生採聞入傳。字字皆實。表章以風後世。自不容緩。

歐陽石臣曰。爲善足以動鄉人。不過一時事耳。而先生表揚之。且傳後世。人何不樂爲善乎。誘掖獎勵。具見一斑。

董孝子孝婦傳

孝子董弘。學撫州樂安人。少司成莊公之孫也。年十二。母胡氏歿。弘學夙夜慟號。父諭之弗止。強令就塾。師諭之。又弗止。對曰。兒無母。何以讀書爲。乃約三日一省。柩忽夜半迅雷裂風遙聞。哭泣聲。嗚咽斷續。與風雨聲相雜。鄰人驚以爲魅。師曰。必兒赴柩所也。燭之。果然。見者皆泣。下年十八。娶羅氏。同心竭力。以事繼母。張歿。又娶何。何歿。又娶張。生一子。名典。時乏乳。孝婦請自乳之。越三載。張母子俱卒。其父欲廣嗣。又娶李。娶郭。皆相繼歿。最後乃娶楊。楊病疫。無敢近者。孝子與婦日侍湯藥。乃得瘳。

兩省齋文集九卷 董孝子孝婦傳

六

鄰有悍婦。薰其德而改行焉。辛未。游飢。孝子鬻艾。妾以供甘旨。羅尼之弗聽。及父歿。哀毀踰常。壬申。粵寇掠流溪。燬衆廬。至弘學家。見壁間孝箴與格言。歎曰。此孝子家。戒勿火。弘學偕其妻事六繼母。咸無違。鄉鄰稱孝焉。甲申。北變。弘學獨慟號如喪考妣。人又稱爲義士。子國昌。亦有父風云。

謝秋水曰。叙孤兒省柩一段。真足以動鬼神。

機神峻厲。大類歐公。勁簡處。又約從公穀得來。 曹麗天

宜黃羅孝子傳

羅潮者撫州宜黃縣孝子也。生而母歿。至五歲。請諸父曰。吾母何在。父曰。因產爾而歿。潮悲泣。嗚咽不已。父曰。勿憂。但能立身。則母為不死矣。入小學。穎異異常。比十歲。時將思母。不能見。輒往墓哭之。又禱于祖祠。願得夢中一見母。年十五。入弟子員。歸拜父後。痛母不見。泣而廢食。是夜夢見其母。首如飛蓬。面垢未澀。執潮手。淚下。不能言。潮既覺。哭之慟。翼日以告其父。自是屏酒茹素。構廬墓側。前書于其間。期年。又夢其母容莊而衣蕭然。色喜。抱潮置諸懷。曰。陰司以爾孝行。宥吾罪矣。如是者。

潮省齋文集九卷 宜黃羅孝子傳一

七

三年夜常夢見皆無異。乃自持楮筆。肖像而圖之。呈于父。父曰。異哉。儼似爾母。茲誰所繪乎。潮告以夢。父泣下。乃請舅氏觀。舅氏驚曰。此吾妙像也。纖微不爽。何從而致哉。潮語之故。舅曰。孝哉。非至誠所感。孰能如是。潮懇母像于庭。飲食必祭。出入必告。於是鄉鄰競傳其孝。潮事父敬謹。先意順承。旦夕焚香告天。以祈父壽。特修羅氏大宗祠。以聯宗族。學師舉孝行。學使者大悅。開于臺使者。題請表揚。制曰。可。乃建坊以旌之。潮性儉約。而好周急。嘗賑米施棺。為人排難解紛。不遺餘力。尤喜誘人為善。懇切肫摯。風俗為之頓變。中年喪妻。遂不復娶。焉歲暮。有竊盜。匪

與中潮覺。備酒食以待之。從容語曰。與中客請出。盜戰慄俯伏。視之。則同宗姪也。潮憫其貧。飲之酒。而贈以金。曰。以此治生。如不足。吾當再與。惟亟改。否則必舉于官。盜感泣悔。遂為買致。富焉。年八十有六。一日忽召子孫曰。吾某日將行矣。命具饌。招宗姻故舊。陳天道感應。談笑而別。復召子孫數十人。立于堂前。訓以修身齊家之道。遂整冠帶。乘輿往謁宗祠。又肅香几。北面稽首。以謝君恩。乃端居危坐而逝。子三。次振。舉人為司務。孫曾數十人。皆列庠序。

贊曰。思其母而形諸夢。繪圖畢。省誠能通鬼神信哉。假令鞠育。潮省齋文集九卷 宜黃羅孝子傳二

八

三年。幼勞備至。其永慕將奚若耶。萬曆時。猶能舉茲實德。以為世勸與。季世之優行殊矣。

黃雷岸曰。夢母而繪像。比造木像事尤奇。文筆尤傾動感激。謝秋水曰。鬼神無形。聲至誠可以造出。如羅孝子事。雖奇實至理也。今人已不誠。而欲藉僧道巫覡以達幽冥。亦大謬矣。先生好闢幽光。正以發中庸之道。豈誌怪搜神等書所可並耶。

贈大理寺寺丞忠烈蕭公傳

有明忠烈雲蕭公。遭逆閹之亂。殉難于鍾祥者也。公簡默無諛言。微時與友分金。輒讓而渾其迹。家無擔石。然儀容矜慎。見者不知其寡人也。又困童子試。丙寅太守洗觀之。先生首拔而亟稱之。已已見知於督學蔡雲怡先生。庚午舉鄉魁。公篤於友誼。有求必應。常爲友人致書邑令。或有相欺者。公掩其過。終不言。人有求又輒應之。故一時交情無出其右者。公性好潔。凡衣服器皿。必從華麗。不屑爲貧窶態。丁丑成進士。出黃石齋先生門。先生宴諸門人。見公終席無怠容。執其手曰。江右多節義子。內省齋文集九卷。大理寺蕭公傳一。

殆其人公退而喜曰。吾欲倣先生之廉。因號象石。是年歸里。蓋砥躬自好。嘗語賀曰。表正風俗。責在薦紳。吾屬服於守身。亦當慎於擇交。其共勉之。戊寅。吾邑封山寇亂。公夙夜登城。爲士民倡。是秋謁選。得鍾祥令。下車首革羨餘。丞尉以例餽進。公咤曰。何處得來我輩。以廉率屬。可以此困之乎。力御之。其他俱應支。給上下陋規。悉行禁絕。任四年如一日。廉名大著。公聽訟以寬。往往勸諭而釋之。間有薄罰。卽貯以備賑。無所私。某生造僞印。訊實止罪首惡。而貸其餘。俗有娶同姓者。公曰。此風化之原。不可紊也。力禁焉。是時逃丁千餘。民苦之。公悉爲訊免。民困以蘇。

內省齋文集九卷

大理寺蕭公傳一

十

有某尙書僕。橫行鄉黨。公嚴懲之。弗稍貸。邑多火災。公諭民貯水備械。以豫防之。有倚陵守大璫。抗令者。公執而笞之。辛巳大饑。道殣相望。公貸於家鄉以賑。又汰冗役者半。招集流離。使歸南畝。而以所裁冗役之資。給民爲牛種。遂得資生。已卯秋。菽大稔。公購馬料數千。如民價。比春菽價忽騰。有吏請曰。豆價所餘。例宜克公費。公怒其獻諛也。撻之。卽呼舊鬻豆者來。領新價。民大悅。自是樂輸恐後。而馬皆宿飽矣。壬午。總兵溫如珍。帥大師至郢。諭守令皆行屬禮。公獨不可。溫帥聞其廉。惠亦屈服焉。鍾祥爲陵寢重地。糧不踰萬。師旅繹絡。十萬之衆。時復驟至。公先請鄰郡協濟。豫備糗糧。以俟。一聞師至。疾驅山城。經理安駐。而民不知有繹騷矣。公於催科先期。請易知單。徧給各圖。使民謹遵其數。自輸于官。里長驗封登號。給票而已。相沿羨耗。纖微必革。故不用鞭朴。民自樂輸者。感其廉也。公治行卓然。以己卯分闈。取文過奇。奪俸一年。公怡然不以得失介意。惟專心撫字。歷年寇警。震鄰竭力城守。拮据匪懈。壬午冬。左兵奔潰。闖賊入楚。郢患之。公早備糗糧。以忠義鼓士民。越數日。賊犯郢。督撫無一至者。公獨擐甲登陴。百姓人人奮勇。無不一以當十。公躬率郢民同鄉溫二帥之兵。直衝賊陣。斬級百餘。賊敗走。有頃賊謀。

東渡號百萬公泣請拒河而督撫弗應再請援師而督撫又弗應公知事勢瀕危乃拜辭先人不復入署矣次日賊逼外城鎮兵據城者皆秦人兄弟甥舅歎然道故表裏擊應而外城破公猶以忠義誓衆與郅溫二帥之師自辰至酉大戰達旦又戰斬賊無算公恩被砲傷仍裝瘡而守當是時公志彌堅氣彌烈鍾祥士庶感公之忠勇也人懷必死之心義不返顧而撫兵已先潰矣城上西兵亦復與賊對語散然道故表裏擊應而內城又破矣時癸未元月公仰天泣曰事至此奈何遂奮身衝出走謁祖陵而賊已先犯諸陵寢矣公見執大罵賊帥令左右射之公

丙省齋文集九卷 贈大理寺廉公傳三 十一

祖胸受箭賊未敢犯於是賊帥搜公署見無長物歎曰使爲官者皆潔廉如公吾屬何至此乃置吉祥寺僧舍公竟不飲食賊帥延圭曰先生令名當卽爲卿相母自苦公曰我誓死報君汝輩如魚游鼎鑊何不自悔而勸人降賊耶賊帥又曰若執迷不悟將孥戮公顏色不變曰以身殉城奚顧妻孥自是默然無語惟索筆大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之句及浩氣還太虛數語於寺壁云書罷北面叩首者三又書一紙寄兄弟云我生不辰兮守巖疆而失之臣力已竭兮欲他往而奚之稱貸竟負兮愧平生之不欺吁嗟債主兮矢來生其償之賊將環

守甚密公不得死然勺水不入口者已五日忽見小僧持刺具過公奪刀自刎頸血射寺壁時癸未正月五日也公既死鍾祥數萬戶皆飲泣不敢出聲賊衆亦嘆息稱賢有泣下者逆闖乃遣人祭之殮以錦繡遂殯于蓮花菴未幾賊去其門人嘆曰吾師義不受汗肯用賊衣殮乎恣以常服易之於是門人私謚爲忠烈鍾祥士庶皆具祭莫哀號不輟聲事聞全楚皆悲愴于是天子嘉其節贈大理寺丞廕一子又命于謚踰年國變而謚不可考矣公諱漢字雲濤江西南豐人父純所公邑庠生母趙孺人公爲人端謹沉潛隱微必敬積起春官試輒同旅館公獨坐

丙省齋文集九卷 贈大理寺廉公傳四 十二

六室寂然無咿唔聲賀於窓隙窺之見公衣冠危坐如對神明久而弗倦常與賀交相砥礪以問舍求田爲戒故公爲令四載家仍壁立其素志然也壬寅予至劍邑渡溪遇一老者問予何方人予曰南豐遂欬歔泣下予怪而問之曰鍾祥公延予在幕後倉皇而散至今服公廉潔凡生辰忌日必具薄奠而拜之問其姓字曰左敬所予曰城破時子何以得免曰在幕四載止得館穀廿四金又銅爐一具耳及城破予能推命遂爲術士以免于難語畢復泣下爲予誦其政蹟恭詳予乃泫然泣而備錄焉贊曰人生大節豈偶然哉猶憶甲戌元夕寓長安友人皆醉

以歌詩行酒。公獨歌文山過睢陽。廟詞歌至罵賊睢陽句。輒大聲以手擊案呼酒。自觴酒。酣又歌曰。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予聞是歌已下。其志趨矣。非確見定力持之。有素烏能從容就義若斯乎。

南齊文集卷九 贈大里寺蕭公傳五 士

蔡雲怡先生學政傳

吾師蔡雲怡先生。身殉危疆。大節凜然。天下所咸知也。其司理浙杭也。以廉明著。其督學江右也。人不敢干以私。其守巡燕越。總憲山左也。正已率屬。而上下皆服其廉威。家無田宅。餽粥弗充。此亦天下所咸知也。惟是究心理學。而衡文時。以此造士。則惟注右知之。或辰值恩選。先生蒞吾江右。奉上命掄才。合十三郡七十五邑之士。以揭重。應為第一。陳際泰次之。黃雲師文德翼。余正垣楊文彩趙爾圻諸名士。皆與焉。或問之曰。大士名冠天下。揭何以勝之。先生曰。揭生深經學。知必篤躬行。其文語多摯性。他日社稷臣也。當時以忠孝命題。論題觀其所學。而一論尤為所賞。至于今天下咸服其知人也。自萬曆中年。衡文者專尚辭藝。而置躬行弗問。先生獨不然。凡見諸士。必易曰。士必先行為後。文倘不能修身。即才踰班馬。豈吾所願見哉。嘗舉姚江傳習錄以授諸士。童子試畢。論讀拔本寒源。論再試時。令諸士誦之又從而訓釋之。於是皆聳然而聽。歎曰。此數十年來所創見也。猶記壬申秋。賀送先生于章門。先生訓賀曰。教化不行。故民多訟獄。居官者誠律已公廉。而導民以德。教何患訟獄不衰息乎。惟責諸已。不當求諸民。大哉斯言。賀敬書而誌之。嗟乎。

士者民之表也。學政風化之原也。假令天下司鐸者皆如先生。能敦尚實行。以爲國毓材。使士有若敝窮理之功。以求濟世安民之略。則民氣和樂。衆志成城。何至流氛滋蔓。使賢如先生者。不獲大行其志。而僅著節于危疆。已哉。此實所流涕痛恨而縉思乎先生也。先生諱懋德。號雲怡。初姓陳。後追復本姓。諡忠襄。蘄州崑山人。

徐仲光曰。先生撫晉建三立書院。出入前導。書求通民情。願聞已過二語。務廣教化。而正己率屬。一如姚江當日芳馨出門下。又作屬吏五月。受知最深。知先生亦最悉。蓋先生所得

於周程之學。融通透徹。迥異世儒。而張皇肩荷。實能以身任之。其清操大節。他人不易得者。皆先生之緒餘。而不足深異也。嘗思有紀述而未能。惕菴此傳。可云獨窺本領。而發先生之微。一切唐言。皆可廢矣。燈下率志數語。以質後之知先生者。

趙太史傳

趙公我白。諱師聖。幼博學。善屬文。登萬曆戊戌榜。選詞林。分體得此一聞者三所拔。多名流。辛丑得熊掌科。化以廉節著。丁未得楊總人不足千古憲。隨首効魏璠爲臺廟忠烈之冠。丙辰。公爲首房。榜將發。羣坐至公堂。析卷時。有同邑入穀者。主司以素行詢公。公曰。某武斷鄉曲。某佞佛而無才。皆黜之。于是下第者。誣爲媚嫉。怨謫滋繁。公聞之。嘆曰。人臣爲國求才。當行直道。豈容徇庇不言哉。戊午。典北畿試。得顧宗伯錫嘯。文名夙著。其餘皆有宦績。公爲講官。敷陳得大體。望冠一時。庚申。光廟卽位。問趙先生何不枚卜。時

內省齋文集九卷 趙太史傳

公以母憂歸里。而光廟旋升遐矣。公立朝正色。所交多君子。里居則敬老尊賢。子予祖純齋公。與旭菴胡先生。特加隆禮。待士以謙。相遇卽下車。故鄉黨悅之。先是郡邑苦民解。嘗繫械破家。公筮仕。卽力請于臺司。易官解。民困乃甦。至今梓里猶食其德焉。辛酉卒。年五十六。舉朝惜之。贈宗伯。祀鄉賢。陳大士曰。卽于怨謫處。表出公忠。千古巨識。不特行文簡勁。廿健齋曰。識拔忠節。文名能令身後生色。求才直道一語。便見其本領不庸處。文章闡幽。正在于此。

樊孝介先生傳略

孝介樊公。爲崑山令。以潔廉著。蘇人號曰樊碧波。喻其清也。去後。立祠祀之。凡病瘡者。將發。避入其祠。瘡遂瘳。世稱奇事。有以是語賀者。賀躍然曰。有是哉。廉吏之德。成可以驅二豎。哉。嘗見昔人補社詩。謂可奪瘡何尤。歟。足異者。書曰。德威惟畏。語云。廉生成信。哉。見且畏之。而況於人乎。己酉夏五。予訪陳生言。夏于婁東。問蘇多廉吏。誰爲最。對曰。無踰孝介樊公。予曰。避瘡於其祠。有諸。對曰。有之。然則其祠猶存乎。曰。今祀典猶盛。崑山人水旱疾疫。必禱於公。禱則應。歲時內省齋文集九卷。樊孝介先生傳一。七。必祭凡祭水一杯。蔬一盂。無發楮錢者。問其故。則曰。聞公當年見饋若兔焉。今羣體公意。不敢以俗情汙之。或曰。盍祀以酒食。則又曰。知旨酒嘉餽。公必不屑。賀笑曰。崑山士庶皆爲樊公知。已有如斯也。夫是秋。賀至廣陵。饋酒食者盈門。辭之弗獲。卻之復至。賀泚然思曰。視樊公之蔬水。能無自愧歟。我思古人其弗可及也矣。樊公諱玉衡。湖廣黃州人。平生至孝。故歿後。學者私謚爲孝介云。

謝秋水曰。全于問答處。生出一段神彩。覺樊公潔廉。不獨爲吏治楷模。并可爲百神表率矣。

有尾

周伯衡曰。酒食一段。生波自嘲。想見兩賢之所以自處。無限低徊。又將廣陵一段。映帶尤佳。○在任苟無懸魚之節。則二十年之後。更過其地。誰復禮之者。然則辭之弗獲。卻之復至。何遠不如昔人乎。弟敦實。

內省齋文集九卷。樊孝介先生傳二

六

吳鹿友先生傳

公留意人才且饒方略備督師之命卽在撫晉之時則有兵可用得以殲賊渠魁矣追憶當年乃遍詢輿論而作斯傳非其子孫所請也

吳公名姓字鹿友揚州興化人歷知邵武晉江濞縣皆以廉明著擢御史秉道嫉邪疏陳邊備空虛兼請罷內樞又糾工部不宜開例鬻官忤魏璫致奪俸者再又嚴懲閣瑄璫益怒公乃請告終養踰年魏璫退恨前疏草其職戊辰璫敗復召爲御史巡按河南問民疾苦糾貪吏懲蠹胥平南陽鄧州諸賊釐永城諸

內省齋文集九卷 吳鹿友先生傳一

五

邑溢徵復命會訊毛御史獄以不敢失入忤旨按溫公意遂差賑延綏因秦地寇亂以斯爲階也公卽單車就道拮据賑活三十餘萬人上大悅是時秦中撫道招渠魁肆淫掠如故民怨之公至卽令軍弁執賑撫僥民牌單騎親往諭之賊退卽上疏請省督從乃命巡陝西直奏督師撫賊之悞公躬歷行間擒賊首神一魁獻俘而復中部縣城先是秦兵之餉恣行擾掠且多冒濫公請留遼餉而創設小票稽覈許明以釐肩支之弊又知秦寇多屬舊兵遣所掠老幼及牛驢縱官兵俘殺報功公乃親驗首級又令悉置通衢俾衆共觀有殺良冒功者必殺無有

內省齋文集九卷 吳鹿友先生傳二

二

於是秦將始知有紀律矣當慶陽告急時公卽親行而請兵于制府得勇將曹文照至公張宴城樓揚言曰遠行疲矣必休兵月餘然後可出越數日密諭文照曰當潛師夜襲以攻賊不備從之遂大捷賊聞風輟遁公在秦二載西安漢中皆獲寧宇公之巡豫秦也省府傳賊竊從詳於察吏嚴於釐姦急於救荒平賊事竣察贖銀數萬檄州縣易粟貯倉以備荒政且爲異日軍儲出境卻謝薦例金於是廉聲特著有頃擢僉都御史巡撫山西當是時流寇數十萬希藏皆空公至正已率屬開誠布公選良將授方略先勦而後撫或借撫而行勦審要害行間謀設伏以待出奇制勝有功則賞不踰時有罪則罰不少貸將士傾心於是屢戰皆捷而巨寇顧道神等皆以次就擒矣祇獲首惡而貸其餘撫軍三載山右悉平晉秩將行有贖銀數萬仍封貯以備兵荒一如巡方時之不取也召入兵部旋拜東閣大學士海內正人皆翹首曰賢臣柄用世道其將興乎在位八閱月以寬仁輔主德申救言官請釐衛役又陳邊騎出差之害止東宮外移之舉上雖採聽而異已者之怨忌萌矣癸未三月命督師如楚是時楚督標兵皆爲左良玉奪盡僅存與從公以勦賊重任不可徒手而行請得精兵三萬上命部議謂以唐通兵七千馬

科兵二千京管一千應之。是時兵難驟集。上曰。俟兵集乃行。會秦督孫部院傳庭奏稱。不出一月。賊可掃蕩。上以疏示閣臣。嘉其奮勇。五月初旬。姓具揭集兵。而次輔井研。揭謂邊地乏兵。請留唐通所部。已得旨矣。馬科兵亦不能調。乃議集京營。將於望日啓行。止忽手諭。責姓延緩。命孫傳庭督師討賊。閣臣不必行。姓惶懼。再疏請罪。乃令致仕。既歸。遣縱騎逮之。適病。詰問。命即日遄行至京。遣戍。雖被逮。而得生還。蓋知其素行也。公忠誠質樸。好物色。人材見一善。必欲揚之。猶記辛巳之春。賀偶遇于高郵。因問曰。公所至得民心。何道以臻此。公曰。予一無所能。惟親

內省齋文集卷九 吳鹿友先生傳三

三

佐之。又有異能之權術。趙民懷劉光祚。薛敏中之勇往。皆良將也。所以平巨寇者。皆諸將功。予何能之有焉。賀退而嘆曰。不自用而用人。且功成而不居。可以為賢相矣。後果入政府。而不獲乘釣。竟以罪廢。天下望公復用。則陵谷已遷。及南渡再起。而公不復出矣。閉門掃跡。居林泉者廿七年。贊曰。巡方職察吏。而能以救荒平寇著其功。奉命賑饑。而又以勦寇為已任。可不謂忠乎。其知人善任。與夫勦寇之方。略備歷艱貞。則與宋之李忠定。何以異焉。嚮使當日與史袁諸公。並撫危疆。假以便宜。而令其久任。則邊帥用命。秦晉之地。雖至今存可也。追恨嚮昔。能不為之痛心哉。

內省齋文集卷九 吳鹿友先生傳四

三

謝秋水曰。繪出以人事。君休休有容氣象。令人思慕於無窮。用意有關繫。立言有體裁。得選固潔密之法。彭公菴曰。扼定知人善任。發揮揚達。風神遒勁。不讓歐公。陸懸圃曰。吾已入閣者三。皆有賢聲。而吳公當亂世。備歷艱苦。比太平之相更難。此傳字字真確。而筆力簡勁。且有波瀾。是兩漢得意之文。

蔡文恪公傳

蔡公諱國用字正甫別號靜源宋元定先生之裔也其先自建陽徙臨川至正間再徙金谿父后岡公積善好施家雖約見人急難必竭力拯之初艱嗣年近四旬始生公公性簡默寡言笑弱冠入庠以授經爲業晨起即衣冠莊敬竟日無倦容識者已目其爲大器萬曆己酉舉于鄉庚戌成進士授中書舍人督餉如遼所至周覽要害歸語執政曰邊防久弛不早爲綢繆後將不測未幾有變人咸服其經濟拜山西道御史請假終養孝事二親華內外艱相繼服闋補福建道御史天啟時魏瑞擅政公內省齋文集九卷蔡文恪公傳二十二

毅然特立不少阿抗疏條陳十事而保聖躬振主權言尤激切魏瑞銜之出令巡視宣大尋矯旨責其前疏龐雜著冠帶開往故事未有以題差奪官者自魏瑞始也而公之品益著矣戊辰先帝卽位亟魏瑞詔起廢召公爲浙江道御史提督江北學政專心造士人不敢以私干報竣日諸士環馬首請祠公正色拒之例有舉劾公不避親仇黜陟皆當且極所屬嚴拒謝薦囑儀違則入告海內皆服其廉擢大理寺丞癸酉陞少卿謝決公明平反陳文宗秦輔治等獄全活十九人甲戌陞太僕正卿申釐問政力懲那移諸弊晉工部右侍郎值御駕閱城公夙夜拮据

甫五日事畢集駕至色喜命表其勞戊寅御平臺召大小臣工次第入對見其動容有度應對無差屬意焉及枚卜特晉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疏辭論曰卿宏才勁節亟資贊理卽入直以副矜望如是者三乃再拜受命時廷臣持議不合互相攻擊因疑爲植黨一經指摘輒置重與公得大臣體不阿不激遇事從容啟沃卒得轉環如華廷杖禁登聞出冤獄公翊贊之力多焉已卯進太子太保贈曾祖祖父如其官庚辰副禮閣典試門人謁見者必訓以公廉仁恕勤恤億兆以報國恩不談及考選諸事是年六月建疾而終語惟國事竟無私獨帝聞變痛悼輟朝

內省齋文集九卷蔡文恪公傳二十三

二十四

三日贈贈祭葬有加謚文恪

吳其旋曰叙次簡潔如龍門史傳

目錄

十卷

傳

甯石崖傳

蔡遇甫明經傳

許玉節傳

廖叔訓生傳

張典史傳

姚壺山別駕傳

許仲容封翁傳

張惟銳先生傳

神醫袁愷恭傳

程鳳羽明府傳

內省齋文集十卷 目錄

內省齋文集卷之十

傳

甯石崖傳

乙卯秋予因避亂寓綏邑之安吉堡。聖鹿山峻削而端嚴，徘徊于其下，遙見一廬，人頗衆而皓首者居半，中有一人坐廳，手持書卷，注目凝神，不爲動。予就而觀之，則綱鑑也。問其姓字，曰甯時章。問其年，則已七十矣。問其業，曰：世以耕爲務，予曰：子農家者流，何以讀書爲？曰：吾

內省齋文集十卷 甯石崖傳一

守祖父之訓，以茲爲常。予曰：汝祖爲士乎？曰：亦農耳。因指百歲扁以示予，敘其祖好學，老而弗倦，予嗟嘆久之。既而詳訪其鄉隣，得其實行一二，若斯人者，可不爲之傳乎？乃作斯傳，以爲後世養生之法。

甯仲錦，建寧縣人，別號石崖。性孝友，寬厚，好讀書，知義理。語言誠恪，喜勸人爲善，或以非禮相加，必不較。平生不談人短，人有過，則必爲掩之。且委曲開導，以需其自改。鄰村鐵鑪坪，有姓盧者，行竊于靖安堡，被竊家物，色得其人，約石崖兄弟爲之取贖。當是時，石崖兄弟五人，素以忠信著，故鄉鄰任之。石崖語兄曰：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佐平

發其賊使無收悔地是成其惡也蓋為之隱令得自新乎語盜曰能收悔則為爾隱盜泣拜曰願受教石崖處子眾曰過索其賊竟烏有可指為盜乎眾信之乃得免遂收行為良民其化人皆服此歲大被鄰山姓何者一家五人饑甚不能出戶石崖聞之即餽粟以賑乃獲全其好施濟人皆服此萬曆庚寅翁百歲知縣宋九宜以扁旌之又迎至署中以上賓禮之石崖年已大齊猶讀書不輟嘗訓子孫曰吾雖不能文然日玩四書如與聖賢相對此心肅然年雖老其易敢自怠及百有二歲知縣華君式廬見其雙眸炯炯步履飄然嘆曰茲誠陸地仙矣問養生何術曰無他節嗜慾而已先是坐家者流謂其年止四旬一日避疾演危其棺發矣既而忽甦人咸異之曰此積善累仁之所致歟享年百有三歲子三長廣洪事親竭力比進飲食必躬親年五十餘猶為父浣衣裳滌溺器鄉鄰稱孝焉亦享年九十三孫希思忠信儉勤好周人急亦年七十八今子姓繁衍能以耕讀世其家

贊曰石崖之上壽也宜哉今世士人或束書不觀而泥布衣乎況于既老乎石崖好讀四書至期頤弗倦此其過人遠矣化盜為良聞饑輒賑非有學而能為是歟嗚呼知此可以得長生之道矣

道矣
毛仁仲曰序事詳略得宜波瀾曲折逼真龍門
姚上儀曰特歸重于讀書是點睛手得此表章石崖不朽矣

姚壺山別駕傳

吾邑姚南軒先生承父之志讓產於其弟自長坡徙居侯甫人稱孝友開宗其孫壺山諱理性高潔儀容修偉以歲薦入成均謁選初授縣簿及謝部時家宰見而奇之改別駕任長沙長沙王獻帝親弟也帝篤于兄弟故凡有命給有司皆遵行恐後弗敢違也成化十年王奏請鷄鵝食田得旨會議或有司輸粟或落田自徵孰便壺山獨曰不若徵折轉輸以免屬民遂議畝折四分撫按如議奏請制曰可不悅問誰為此議召讓之壺山乃上書吉藩懇明義利以固邦本其書曰傳曰天子不問

內省齋文集十卷姚壺山別駕傳一

四

有無諸侯不言多寡何則義重于利故也殷下博極群書豈未讀春秋乎天王求金求車則書宣公稅畝則書殷下以天子愛弟爲內外藩屏宜昭義問于天下而可以小利自免哉且鷄鵝一事以田則害以銀則利何也田有水旱而乏收民有流亡而悉負食暴者憑勢多取百姓愛困而不美之名歸之于上矣若解銀則數有定額而水旱弗能災也歲有常入而遭負莫之損也雖每畝四分而官不至于擾民美名厚實兼而有之矣何以田爲昔長沙大旱殷下憂形于色躬親禱雨愛民之至也豈今爲小物遂忘民乎夫長沙殷下封壤也斯民殷下赤子也殷下

不聽左右而專意恤民則封壤厚赤子安邦共永孚于休矣王得書大悅厚爲之禮而獎之長沙重犯越獄者十三人二守盧令官軍登屋將未脫械者咸射殺之壺山曰何忍盡殺但令軍登屋大呼凡疑獄未成不同反者皆臥地其新脫桎梏者形色自殊可令軍射之盧從其言在獄數十人皆得免壺山時攝捕務卽差邏卒授方畧謂寺觀城濠及深山岩穴茂林枯木悉宜徧索之又曰彼乍離犴狴必驚顛錯愕衣服多汗體髮多穢身多蠅集犬見多吠之且彼連宵造謀今得出柙能無酣寢乎以此察之必難逃矣擒獲者賞邏卒如其言越二日十三囚悉獲

內省齋文集十卷姚壺山別駕傳二

五

爲吉藩廐馬數百牧軍縱食禾麥官弗敢問時仲夏郊外民號泣懇于二守盧盧以屬壺山壺山曰易取辭難遂呼衆至署大罵叱出密呼一二老成者諭曰今事且已若馬再來縱其飽食而殺之吾自有以處此牧軍愈恣蹂躪於是百姓聽馬飽餐殺馬數十樹旗幟大書激變王命招撫令長史承奉會有司勘問壺山同太守啓曰百姓受害久不敢言爲殷下庇牧軍耳豈意激變至此今請王令旨倘割馬腹無禾則誤在百姓當令償馬若禾苗滿腹則縱馬害民咎在牧軍亦當追償禾價王曰然卽請令旨壺山手自捧出用高牌大書奉王面諭令旨卽移文長

史約日同往至馬所懸令旨令縣官揚聲宣諭俾判馬驗之是時禾在馬腹日久脹裂而出狼籍滿日公即收牧軍十餘人拷掠追償牧軍人人震恐縣是百姓無馬害矣江夏木商俞聰見湘潭趙水牙有美女詐稱喪妻欲委禽焉趙將許之女母與兄堅持不可無何趙死聰稱婿來弔母兄大怒斥之聰委棄而去屬其黨某同其妻以人命訟于府太守劉君庭鞠之聰賄鄉人力証究其屍初曰藏某山不得則又曰棄某潭不得則又曰瘞某洲太守益怒刑其母與兄皆斃獄惟女與次兄二嫂存焉太守屬壺山覆訊壺山見各犯憔悴有之由獄命醫治之呼諫袁內省齋文集十卷壺山別駕傳二

六

倫諭日告婦必有同行者爾其察獲當爾以倫關同事一男子與告婦俱若夫妻焉以白壺山命擒至且擒居停主人隔別訊之問何親日于姑也問其寢處居停日初至異宿今同臥榻矣壺山日爾奸夫也謀死命聰而反誣陷平民耶其人懼即日初疑謀死故告今聞命聰實在湘陰壺山日聰則免爾死遂收告婦于獄而遣役數人督其入至湘陰中途遇聰坐石橋乃擒之壺山訊實以報太守愧悔泣下當是時壺山猶乏嗣趙女晨夕焚香為公祈子是冬果生一子即豫菴也能延宗祠創義舍以賢著聞人稱雪柱之韻有劉指揮者家產數萬有子四齡

帶金釧鄰人潛誘而去取其物而斃之指揮年七十止一子後得屍在怨家溝渠間劉遂執之控府其妻妾以口嚙仇人哭聲震天太守不能辨屬別駕代訊壺山閱卷沉思訝日豈有怨家殺人子不違棄其屍而反露跡于屋後乎令里胥迅集近鄰諸小兒閉公署中令胥役噉以菓食與嬉狎而詢之諸兒皆日不知忽有小兒日數日前劉公子過我家我母牽上樓見其啼哭即下樓送歸矣胥役以告公日是矣即躬率兵快徧索其家於樓間得兒素所服衣血跡淋漓金釧故在鄰夫婦伏辜而怨家獲免焉有富人陳某者以事行賄壺山壺山却之竟置諸法又內省齋文集十卷壺山別駕傳四

七

首揆李某公之子以事囑托壺山弗聽其不道執法皆此顏壺山官別駕九載不營陞不托薦弘治庚戌年五十三即告老而歸

丁景呂日壺山吏才人品卓然如此而湮沒不傳久矣得如椽之筆表微闡幽抑何厚幸至此哉嗟乎人特無功業耳苟其有之何患不聲施後世乎

蔡遇甫先生傳

蔡遇甫，諱國士，別號長源，金谿人。大學士文恪公之弟也。父后岡公，徙居臨川之楓林里。方貧時，積善施仁，鄉鄰感德之。會隔岸大疫，數十家無人司啓閉，公持藥親往救之，皆得愈。有鄰人適宦債者，索之急，公憐而代償焉。其好施皆如此。厥後以子貴，累封侍御，贈大學士。子五，長文恪，即吾師靜源先生。諱國用者，也。其四爲遇甫，遇甫體弱，好讀書，寒暑不倦，封翁病，遇甫痛哭禱神，祈以身代，其母吳太夫人年高失明，凡寒暄餽飲，遇甫順適其意，無怠容。文恪公以中翰居憂，哀毀踰節，倦於應酬，凡喪

兩省齊文集十卷 蔡遇甫傳一

八

祭之，兄悉屬遇甫。已而卜宅兆，皆竭力爲之，而瘞自此始矣。戊辰，以恩選入南雍，再試乃歸。怡情書史，不事生產，鄉有訟者，輒勸諭之，必釋而後已。嘗曰：受管公門必辱父母，其鄉至今稱醇俗焉。已而文恪公督學南畿，家務悉遇甫兼攝，而嚴釐關節，遇甫與有力焉。有徽人持金求薦者，嚴却之曰：吾兄矢志清白，子或貪利欺心，其可告天乎？遇甫好周人急，丙子丁丑大祲，素封皆閉糴，遇甫聞之，卽出一絁云：求穀者自一錢至一兩，止過多者弗與。曰：求升合者，相需之急也。負重利者，販商之所爲也。予必躬親之，可以省耗，可以速發。豈容僕從作奸以困饑民乎？

貧不能糴者，亦量濟之。清明拜祖塋，通水漲途溺者，亟呼輿人救之，遂投所肩輿以代筏。其人米得生，家有池魚杉山，親見竊盜，從者欲執之，遇甫曰：不可。此非鄰里，卽屬下貧，奈何重物而輕人乎？竟縱之。戊寅夏，文恪公年六十，遇甫往稱觴，適枚上文恪公，以少司空拜命，出入戴星，邸中事又咸屬焉。文恪公天性孝友，親愛諸弟，而於遇甫彌篤。凡事悉任之，無所疑。遇甫殫心經理，惟恐失墜。時警報洊至，亟簡將才，遇甫曰：新簡未必得人，莫若擇畿省近地，能全城池者，往文恪公從之。楊武陵督師議增練餉，江右派三十萬，文恪公曰：吾鄉民力竭矣，司農議猶未

兩省齊文集十卷 蔡遇甫傳二

九

上，予當力止焉。遇甫卽贊成之。戚友章姓，因親莫逆，故上震怒，下詔獄嚴訊。文恪公力爲解，發事曰：歸家，其友齎金以謝，遇甫力却焉。強之再四，遂厲聲曰：忍玷吾兄清節，後嗣其不昌矣。陳大士典試黔關，有欲索贓者，文恪公諒之，遇甫遂力爲全之。是時冢宰與文恪公善，勸遇甫勉就一職，遇甫笑而謝之曰：吾不忍離兄側，其恬澹有如此者。文恪公素日恭敬，雖私居必拱手，雖盛暑必衣冠。遇甫居京邸，文恪公出入亦必衣冠，迎送深夜，無倦容。是時天子綜核繁嚴，凡在政府者，疑謗環伺，鮮克自全。文恪公凡有機務，皆與遇甫籌度，遇甫防微屏跡，在京邸三載。

人不知有介弟居邸中也。文恪公居政府。以正直服人。以清慎得君。無纖芥之禍。者。遇甫與有力焉。文恪公可謂知人能善任矣。遇甫秉性廉儉。平生服補綴之衣。一青袍三十年。不忍易。出入一老僕。好藏書。手錄班馬及函史。易黃時。取親友借券。悉焚之。惟勉子修德。勿忘后岡文恪二公風訓焉。

倪閣公曰。既落起伏。純以史漢之法行之。其寫遇甫至誠恬澹處。栩栩欲動。真寫生手也。

許仲容封翁傳

仲容姓許。諱明賢。歙縣人。性孝。嘗繼父志。舉數代喪葬獨任之。不以爲勞。視兄弟事如已事。無兄弟子如已子。平生不信鬼巫。而所至輒與神明應。幼隨父完我先生。讀書白嶽。有老僧熟視曰。若非許君子。曰。然。曰。昨夢仙子御一人來。曰。許君至。今若貌儼然。是以知君姓也。留白嶽數年。博涉羣書。初學帖括。久之。謂無益身心。悉棄去。趣裝來廣陵。宿旅舍。夢神人擁幡幢至。曰。爾亟去。既覺。復寢。夢如前。乃驚起趨出。而旅舍焚矣。仲容持身以誠。嘗敬客端坐。與人處不苟言笑。然遇三尺童子。必揖讓相接。

如禮。閭里有忿爭者。惟恐仲容知之。得一言輒釋。羣稱長者。年八十。未嘗一至公庭。郡邑大夫知其賢。舉鄉飲大賓。固請乃應。甲申。避亂渡江。二子攻舉。業仲容曰。無益。乃命輯歷代史論。及名臣事畧。其特識多類此。與鄭端人居室。相敬若賓。性廉。不妄取一介。然好施。與嘗焚數千金券。歲饑。設糜粥餉諸疾。有皆瘳。必爲掩之。嘗訓其子曰。行事而飾名。狙獮之行也。輕佻蕩佚。非所以型俗也。以三槐銘其杖。曰。吾懼有愧于心。愧于天。愧于人。也。丙午。幼子舉于鄉。愈潛然。惟以修德訓。初仲容不信祈禱。中歲苦耳鳴。因禱神而愈。乃稍信。然以誠敬持身。終不欲爲鬼神。

幻說已酉夏年八十有五。寢疾無私語。但曰。汪親之嗣。宜爲之。買妾。遂端坐而歿。咸稱異事焉。有丈夫子三。曰承宗。承宣。承家。宗儉勤樂善。宜家試輒冠多士。文名夙著。家既登賢書。凡事非稟命于兄。弗敢行。和藹嚴肅。有唐柳氏風。

贊曰。世人或言無鬼神。或謂祀以邀福。乃仲容不信鬼。坐而偏獲神祐。何哉。相傳易質時。異香盈寢。童僕見有神來迎。遂端坐而逝。雖其言涉幻。而誠不可掩。豈非鬼神之道歟。

謝秋水曰。行合神明。則神自祐。不在禱祀。此立傳本旨。

周伯衡曰。有德之言。無枝辭。但舉一二事。而其人平生。如

內省齋文集十卷 許仲容傳二

三

見

彭恭菴曰。以篤行爲主。卻借神明設色。此繪事烘染法也。文益絢爛。

羅珂雪曰。許翁生平學術本末洞見。一贊發大議論。一篇機軸。是古文神境。

許玉節傳

許玉節。名君擢。都昌人。少時隨父一元翁之任。途遇善相者。望曰。此必顯嗣。且歎於壽。玉節曰。吾存心積德。盡其在我而已。若夫壽與子。皆天命也。吾何憂焉。遂與妻王孺人勵志行善。事二人孝。委曲以得歡心。及父母歿。哭幾喪明。凡歲除。則廬墓哀思。終其身弗改焉。家素封。力行節儉。嘗曰。與其厚自奉。何如廣濟人之爲樂乎。又曰。以田貽子孫。未必能久。不如醫先疇。以供施濟之用。故遇歲荒。則賑米。且設糜。遇水漲。則施渡。遇病人。則施藥。餌。遇喪葬貧乏。則施棺。見路橋傾圮者。必修焉。其家戒殺。

內省齋文集十卷 許玉節傳一

三

最嚴。每見生物。輒贖而放之。凡可以濟人利物者。皆竭力爲之。日不服給。崇禎庚寅。有攻金者曹輔。偕其徒三人。失兵餉百兩。促解惶急。計無復之。將自經。或告之曰。盍求救於許君乎。遂往見玉節。玉節與之金。曹輔曰。是夜當解。非成錠不可。玉節卽貸於宦家。得二巨錠以代償。三人得不死。癸巳。縣庫失銀。巡捕鞠司藏者李本。嚴刑幾斃。玉節聞之。卽馳入城。嚮產得九十金。以贖之。司藏者乃免。其濟人皆如此。辛丑。左蠡大風。覆舟數百。玉節惻然。遂親往。瘞衆屍而還。其掩骼埋胔。又有如此者。歲乙巳。四月某日。忽諭其子曰。吾翼日將行。屆期。談笑而卒。享年七十。

有三生七子得原生六而歲薦者二。延龍司鑄樂安與予交善。詳述其所行。予故樂得而傳之。

贊曰。年踰七十。亦足以稱壽矣。初艱嗣。而後七子且有文名。膺鶚薦。可不謂盛歟。何相者之言不驗也。自非積善累仁。實有轉移造化者。烏能得此哉。

王于一曰。欽感應之理。確乎有據。足以興起善心。維持末俗。

張維銳先生傳

先生名治功。字維銳。南豐人。刑部公鳳圖之次子也。公以萬曆庚戌進士。筮仕紹興。推官。是時官湖東者多浙人。下車卽問公子。公子屏跡山居。終不一見。勵志好學。嘗跋屐山川。至世賢鄉之四都。視溪谷瀾漫。羣峯巨石。中有蟠龍山者。高削倍常。攀躋無路。乃鑿石開磴。以鉤援而上焉。見其山徑峻阻。躍然喜曰。斯可以開戶而遠塵矣。於是芟其荆棘。浚其池沼。厚其垣墻。手植嘉木。誦讀于其間。夙夜弗懈。蟠龍距城三十里。布袍草屐。安步以當車。泊如也。甲申。聞變。悲憤留連。曰。是猶可以仕乎。自是棄

舉子業。遂携家悉登蟠龍。隱逸以終。足跡不入城市。所服惟道士衣冠。不與人世通。往來鄉隣。以其素行。亦無譏焉。乙酉。閭閻過豐邑。大肆殘虐。先生一門獨無恙。親友相從者。咸獲庇焉。先生性孝友。其母余夫人。孀居三十餘年。承順靡違。母歿。慟哭倍常。勺水不入口。而拮据殮葬。皆獨力稱貸以爲之。接人以謙。而待之以誠。平居無疾言傲色。至理之所在。則毅然爭執而不可撓。見人有勢。則避而遠之。遇人有患難。則奮不顧身以援之。當萬曆壬子乙卯間。刑部公宦浙。先生與兄杜門家修。不與聞外事。值郡邑科試。循例薦生童。先生力請于兄。獨薦貧士。一無所

取而內親弗私焉。丁亥歲，授斗穀千錢，殷戶皆閉糶，道相望。先生特與其舅余君光輝各以穀數百石貸與鄉隣，而竭其息。故鄉隣德之，同心以固。則焉先生平生儉約而友人貧者必量力周之，且無德色。故祖父兩世宦遊，田產無增益，士論多之。享年七十有二，其兄名治經，同隱蟠龍，雖循資歲貢不赴廷試，不見有司，亦稱賢公子云。

黃維緝曰：公子之賢如此，世不多觀，文無一字溢美。

廖叔調生傳

家若士先生云：漢未有生而傳者，唐有焉。昌黎承福傳、柳州宗駝傳，其最著者也。因其義大而張之，以爲世教，非表其人也。賀平生樂道人之善，以爲隱德之人不求人知，吾述而誌焉。俾人有所觀感，則屬世摩鈍之權，將於是乎在。雖欲自己于言，其可得乎？賀遊綏安，聞廖翁叔調之賢，鄉黨隣里靡有間言。然未知其實也。及與其子觀光觀成語，乃得其大畧，而樂爲紀之。叔調之父映吾翁，得年七十有八，縣令左君光先舉鄉飲酒禮，造廬致請，翁往謝，不識公署，四顧徬徨。觀者粲然皆笑，然愈服其爲。

人其母官氏得年八十八，有淑德。其前母李生一子，曰國政，官待之如所出，人不知其爲繼母也。叔調居親喪，寢苦枕塊，三載戚然，足不履內室。人以爲純孝。云：國政艱嗣，叔調已生，觀成矣。政欲以爲繼，叔調不可，曰：兄年甫四十，遂自諉，吾忍從之乎？於是往西江爲買一妾，曰王。踰年生一子，及政卒，叔調備極撫育。先其于聘婚，有疾則哀籲天地。越七日，兄子死，叔調慟之甚。五日乃能飲食。先是戊子秋，城陷，叔調藏鏹若干，傳聞國政被掠，索卽傾所蓄二百金以脫兄難。叔調因被執，刑辱無算，而家自此貧矣。然終其身無怨言。從子章甫被誣，當事欲殺之，丁誦出。

曰有百金保無虞稍緩必戮矣于是請叔調求救叔調揮淚曰此吾族一支不救則絕其祀矣予有腴田數畝附于郭有售者予無吝焉遂罄得銀八十授之章甫乃獲免叔調之處心孝友類如此有一舊傭曰楊時原被賊所執爲肩輜重入城炊于丁又新家丁嗾防守殺之或以告叔調叔調法然流涕問其賸幾何曰三十六金叔調無所措即以樓舍一隅向人求貸得金如其數與之時原遂獲無恙已而復授之室今且有子矣而叔調之棲舍竟屬他人矣壬辰同家人林射之郊外俄有賊數千至叔調避入泰寧兄羣婦迷途故留後時羣婦得所指乃免無

內省齋文集十卷 廖叔調生傳二

六

何賊至執叔調繫之家人得耗謂叔調不返啓掠其書契貨物越六日漏下二鼓叔調方假寐忽覺手足頓寬如有爲之解者遂得潛出既行百餘里夜度橫山如有人前導者因直底家僕見其歸懼甚而叔調終不問所匿也有周望者映吾翁所任人掠叔調金八十出公既老乃歸惶惶慮取償叔調嘆曰吾忍忘故舊乎乃招至別室者十年及卒爲棺殮而瘞之甲午叔調置一婢婢絮泣詢之爲江右人父兄皆庠序爲兵所掠轉鬻至此叔調惻然立召媒妁爲擇所歸而不受其值且薄贈焉今有子三人將叔調名氏祀于其家歲時禱頌不絕叔調一日過鄉庄

有竊其青錢三百者庄人執之以告叔調伴不知其人愧持錢歸償叔調曰我錢固在未嘗失也仍授其人既去叔調曰此窮民也聞其母七旬無以爲養不得已而取此其情苦矣吾以此濟之庶苟活旬餘乎否則母子俱斃其又何忍焉叔調之處心忠厚又類如此噫賀之文不如韓柳而叔調之行善不欲人知乃吾欲傳之者豈爲叔調哉以此風世也亦猶傳承福索駝之意也夫

張孟常曰詳述假屑事皆歷落有古趣且段落起伏首尾呼應正可入韓柳集中

內省齋文集十卷 廖叔調生傳三

七

謝秋水曰幽潛之德不容不聞然先生全是勵世摩鈍之意真洪鈞大造之爲心也

神醫袁體菴傳

袁體菴名班揚州高郵人性直切志在救人。不問藥值其方多出於古而變通以善其用。故所至輒獲奇功。而人不知其所以。有兩廣邵院至淮。腹大如鼓。眾醫辭焉。是時淮撫朱公其年友也。為之召體菴。既至。診其脈曰。此為食物所傷耳。問所嗜何物。其僕曰。嗜黃雀。曰。得之矣。立煮生薑數兩服之。曰。此古方也。夜必下。且日即痊矣。果若所言。又有老婦病亟。其姪聞體菴至。踴而迎之。體菴問病者。聲曰。此無大恙。與一劑而瘳。迺熟視其姪。頓感曰。年幾何。曰。廿四。因切其脈。嘆曰。三日後復相見。則幸內省齋文集十卷 神醫袁體菴傳一

予

矣。是時其姪固無病也。眾駭之。越三日。果卒。人問其故。曰。此風有內傷。因予至而喜。喜過而傷發。故無能為也。有久瘧者。屢易醫。弗效。體菴至。取鼓之大者三。於室中擊之。立汗而愈。曰。以驚發汗。何以藥為。浙東有一紳過秦淮。母病瘧。諸醫投以溫劑。病增劇。及體菴至。則曰。此驚風。非瘧也。用天麻抱龍丸。霍然。病已壬午夏。予妻病甚。眾醫曰。勞瘵不可為矣。最後延體菴至。乃批而稱賀曰。此有胎為男。已數月矣。用益母八珍丸而愈。是時體菴年七十餘。淮南悉號神醫。予問曰。子果有神術乎。對曰。無有。但得諸古方耳。予不敢計利。懼昏吾志也。嘗終夜不寐。以思醫。

道至今猶未能予曰。斯可以為慎矣。得方于古人而變通以用之。皆其誠一之所致。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詩美仲山甫曰。古訓是式。鳴呼。豈特醫道也哉。

謝秋水曰。醫以救人為志。則其心必虛。慎不敢以技能自矜。體菴具此。故知其醫必神。此傳寫生處全在此。醫案之奇特。取証耳。

周伯衡曰。歷敘諸效。神醫二字。已不待言矣。至致神之繇。但曰得諸古。不計利。思不寐。猶未能先生定一字曰。慎。醫未有不慎而能精者。此可為諸庸醫良藥。匪直傳袁也。至文字一。

內省齋文集十卷 神醫袁體菴傳二

主

意專法得史記法

彭恭菴曰。按驗大似史記秦越人傳。其起拔入微處。竟是理學名言。

徐仲光曰。先言其存心立行。規千古而不執。已見中敘其隨處奏效。一峯纔沒一波又起。恍如體菴左酬右應。呼之欲出。傳神阿堵。一至此乎。

張典史傳

張名顯，本姓陸，浙江紹興人。己酉庚戌間，爲南豐典史。際已恤民，且執法不畏強禦。人皆敬之。時邑長倦于視事，凡訟勾至，輒收繫。于是淹禁者多。張若請，總不能得。困圉之食，輒捐米賑之。又憫其寒，而施草薦及出禁，有饋謝者，咸却焉。或饋米果，家舊壁鷺而受果，且計所值以償之。曰：「農家終歲勤勞，僅得茲米，吾忍輕受之乎？」先是，府廳差役索賂未獲，輒稟寄監。邑令長咸聽之。至尉，則惟命是從。獨張君不可，曰：「未經庭質，何以禁爲？」差役語塞，其人亦如期赴質。有一屠子，習其父，張君聞之，立擒責。內省齋文集十卷 張典史傳 三

治冷蒞校，以出且呼衆人訓以親恩，勉以孝行。屠子竟改而爲孝。當是時，西鄙多逋負，邑侯患之。乃屬尉往徵，張君單騎至鄉，以婉言勸諭之，屏絕耗羨，且自携資斧，毫不擾民。于是百姓歡所積年逋負，皆樂諭恐後。蒞鄉時，或有爭田地者，親往驗之，辨其是非，教令相讓。有輸紙價者，毅然卻曰：「吾豈爲利來乎？」鄉民無以報德，以紅布爲旗，送其歸署而已。張君夙有內傷疾，赴任卽嘔血。然病劇時，聞有市淫書者，猶強起視事，立杖其人而取其板焚之。蓋志在化俗如此。未幾卒，貧甚，無以爲殮。遠鄉聞者，莫不流涕。邑庠曾子曰：「善譚子悽嘉其廉而義，贈之乃得歸其。」

喪

羅珂雪曰：述其治行，有古名臣風。天下何多奇士哉！聞張君歿，先生素不識，面敝往拜之，號泣而返。人亦何爲而不學廉吏也。

黃泰友曰：彰小吏之聲于不朽，足徵君子表微之學。

內省齋文集十卷 張典史傳 二

三

程鳳羽明府傳

程翁鳳羽諱兆祥字履吉其先世徽人由衡徙金陵履吉好交遊門多長者車轍重義輕財見人急難必周之見仕宦則諷以恤民與江右但陶村交善陶村爲開化令履吉告以民風勸其撫字而緩催科語不及私旆勅卷守南康馳役迎履吉至則劬瘁病劇逮歿爲之置畫家粉且代理積牘非便民者悉焚之屬邑無不感動周朴存督鳳陽倉履吉備言糧里之苦獲免浮費其成人之美皆如此子與同年張大石皆履吉深交及予任廣陵大石任毘陵履吉皆不一往雖時過尺牘必不以私干予因

內省齋文集十卷 程鳳羽傳一

三

是益重之壬午二磯余公爲總制欲薦爲都關弗受玄嶽鄭公燕及姜公聞其行皆曰古之豪俠也後判亳州多異政民有兄訟其弟者執父遺命欲斃之履吉導以德教遂感悟乃爲兄弟如初劉總鎮良佐擁兵至亳履吉稱貸積貯不耗民間聚米總制張公入亳徵民夫履吉出賞僱役民皆安堵制臺嘉其才薦擢新蔡令踰月卽病告歸居家和藹雖三尺童子履吉亦敬禮之生平與人無爭而遇事不平則毅然持公論故鄉鄰有事得其一言而解或有爲不義者戒弗令履吉知其好交樂善有想扶風豪士而不以意氣加人則又非俠客者流履吉三子皆好

義有父風

許師六曰單從交遊好善處說敘得有體有則文極簡要而陶村勸菴諸君多至十人姓氏紛見錯出提挈在手一絲不棼非深于班馬未易解此王崑繩曰借賓相形章法從左氏來而簡淨處則兼蘭臺之長矣

內省齋文集十卷 程鳳羽傳二

三

十一卷

傳略

家乘傳略

恥菴叔祖傳

從伯允厚翁傳

從兄若恥翁傳

業師崔貞伯先生傳

祝孝子傳

王見竹先生傳

胡旭菴先生傳

陳雲衢先生傳

郝沃陽先生傳

趙二溪孝廉傳

會宗伯孝廉傳

內省齋文集十一卷 目錄

映蟾黃翁傳

順宇黃翁傳

譚良卿文學傳

江雲野傳

江繼雲傳

吳仲升處士傳

劉子淳處士傳

俞子常處士傳

內省齋文集卷之十一

南豐湯來賀念庵先生

傳

家乘傳略

六世祖尚義翁諱順懌字民悅年十五失怙事母克孝弟幼翁撫之教有備至翁律已甚嚴而待人以恕急施子助昏喪宗族咸賴之景泰中太守江君修復太平橋翁捐貲助焉甲戌大浸翁嘆曰鄰里皆饑吾忍獨飽乎即出粟賑之時司李曾君往羅干刑舉者民從事人皆畏避翁毅然同往以勤勞見重乙亥奉

詔賑饑翁又出粟千石郡二守辛君磨大書尚義堂率縣令詣門旌之其後遂成私謚而以尚義翁稱焉成化庚寅又饑詔民間賑貸以次授官翁又大賑且納粟辭官邑侯楊君恭嘆曰此真能樂施者也歲請鄉飲皆托疾以辭邑侯江君津下車詢善人眾咸以其兄弟對江君聽訟教民輒舉其兄弟為勸居有頃邑侯李君昱募創通濟橋翁又欣然任事橋獲速成翁為之倡也翁與弟民父翁友于至篤而相成以道樂施不倦實有同心焉庚子母陳孺人壽終哀毀踰節遂得疾弗瘳越明年辛丑卒享年六十有八

五世祖月軒翁諱桂字顯芳民悅翁長子也聰敏好學通經史
事親先意承順孝友著聞及居喪盡禮既葬手植雙柏於墓旁
朝夕瞻依流涕一時名士爲之感賦咏焉翁善青易術不憚
跋涉葬母上官孺人於其山其穴怪甚翁獨取焉臨葬掘之皆
石也將改卜忽見一老父鬚眉皓白衣冠甚偉誘翁至葬所傾
謂翁曰穴在此語畢忽不見鋤之得土遂葬焉世傳爲神葬蓋
至孝所感也翁不好二氏凡殯葬不用浮屠建祠堂奉祖福悉
倣文公家禮致懋敬焉家豐而儉嗟好施歲荒大捐銀米所活
萬人會天旱井枯鄰有爭汲者即造義井五區以濟鄉鄰翁題
南省齋文集十一卷家傳卷二

石仙觀云我願胡麻千萬斛問閭散與度荒年蓋其志也翁雖
布衣而利人濟世倦倦不息若此翁惡師巫邪說少時見南城
都軍村忽與某神特著靈異遠近炷香者日數百人翁過祠大
書壁間以警之變幻尋止疾劇家人請禳翁瞋目叱之其勇於
闢邪又如此翁平生敬謹無疾言遽色雖僕從接以溫語爲人
排難解紛一以平恕人咸服之縣令雷君順陳君完嘉其正直
邑之利弊多就咨訪焉及歿陳君完致政家居聞之流涕曰今
之澹臺也翁不好聲色不嗜麴醪惟喜古文辭暇則嘯琴賦詩
所著有寓閒稿中年耽山水卜大同坑構別業名曰息窩種松

竹爲遊息之所遂遺命葬此翁五子多孫皆以文行者

高祖培亭翁諱作字志仁月軒翁第四子也翁自持以禮好讀
書訓子孫理學不專事舉子業見案頭莊子翁大怒曰此壞人
心術之文也晉人尙老莊因以曠達亂天下吾輩誦法孔孟可
讀此乎治家倣柳氏法子孫出入必告必而每清晨必衣冠序
揖訓以修身既耄失明子孫來揖必自呼其名其嚴肅如此翁
待鄉鄰厚見貧無告者解推濟之有貸而難償者輒焚券弛息
西門距城數武有樟木二株名陰陽樹陰陽樹者宋朱器之先
生遺跡也時青苗法酷鄉民熊德饒華負逋惶急縊於樹朱公

南省齋文集十一卷家傳卷三

三

見之惻然盤館數贈之遂得不死後五子諸孫相繼科名極一
時之盛翁取此地構書院以訓子孫顏曰培亭讀書其間因號
焉翁恬淡自守不爲利誘不爲勢誑銘其器曰剛以禮義自屈
儒以廉耻自持若彼同流合汙平生志節不移張兩山方伯重
翁氣節特敬禮焉邑令曾禮翁廬學憲蔡可泉先生問翁賢旌
之翁好詩著培亭詩集享年八十有二翁於諸孫中獨愛純齋
公孩童時即厚期之後果若所言

曾大父清溪翁諱煒培亭翁幼子博通經史習齡試輒前茅及
壯與同郡何平山先生以道義相切磋爲文古宕力去俳偶唐

荆川先生見其文大奇之嘉靖辛亥以歲薦入南雍每課必首多士名冠一時卒年四十四江右咸惜之翁訓子專以德行當曰士人經世以躬行為本倘有文無行不若農商矣郡邑間執經問字爲翁所造者甚衆純齋公令德蓋有所自云

大父諱那翰字良甫別號純齋清溪翁長子也少失恃事祖培亭翁以孝聞祖母病衣不解帶者三年撫二孤侄備極苦心及長以餘產讓之有張義者值宦僕竄金再索于張公憐而代償之乃得不死未幾登嘉靖辛酉榜屏跡公庭徐上舍坡被計人命縣罰贖緩分餽計偕者公獨不受又徐某宰牛縣罰金爲公

南齊齋文集十一卷

四

車費公還其金而救之勸以改行其人感泣而去卒爲良民居久之直指趙公士登聞其賢贈以重金公卻焉平生不投刺郡邑惟請察盤林公禦寇及調浙兵止增稅公與有力焉將謁選見守令事上屈抑志不得行曰吾豈能隨俗俯仰自負所學乎遂終身不仕耄年司理朱君之臣將請直指薦于朝公托廢疾以辭

神光二廟升遐率子孫衰經哭于家平生祀事必隆而恪遵家禮必不奉外神性儉約布衣蔬食而歲時必分金以濟友入好讀近思錄性理大全及陶詩雖耄期手不釋卷惟惡莊列雜

書所輯有朱子語錄薛文清讀書錄嘗訓子孫曰一家富貴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愆昔人此詩真格言也宜書諸紳公享年八十有九歿時宗族里鄰多號泣者同邑趙宮詹我白聞訃垂涕曰吾鄉去一師表矣其後學憲侯廣成先生採輿論祀鄉賢吳仲升曰蓄之愈厚則其流愈長而一脉相傳不失其正尤爲世家所罕觀

徐仲光曰湯氏先德尚多子胥有小序紀述讀茲數傳益爲興起河崑江岷源遠流長其佑啓我恪素先生暨佐平仁者有後豈不信歟

南齊齋文集十一卷

五

耻庵叔祖傳

月軒翁次子之孫曰耻庵者諱瑱性孝友幼時母病躬自炊藥火焚其手忍痛不令母知又嘗事王母寒暑不離左右嘗集諸孫嬉笑於前以得歡心故宗族稱之有異母兄某性頗急公事之謹析著時駛田美宅悉讓與兄及兄歿兄子貧乏不能自存又時時周急鄉黨以是嘉其為人初在諸生中有文名邑令嘗器重之恬澹自持不屑問外事或值橫逆以理遣而情恕之故平生與人無訟晚年精醫常施藥以濟隣人性寡交惟善吾祖純齋公兄弟自相師友學使者聞其行優以扁旌之長子餘處

函省齋文集十一卷

六

有善行孫洪先以鄉荐為相鄉令廉能著聲

羅珂雪曰模而核恰是家傳一則

歐陽石臣曰小傳中堅勁簡峭當與班史並傳

從伯允厚翁傳

允厚翁諱時稷月軒翁第三世孫也事親有愉色撫諸弟如一體敬事伯叔叔逸舉翁齡才立翁倡義輸餽三十餘年器用衣服不移時而具揭傳兩婦孀居翁歲有給贈曾以十二金托翁貿易歲獲三倍翁悉與之弗稍私以故二婦得全節以終天年鄉佃貸弗能償者翁輒焚券其輕利重義皆此類鄧起南中翰其姻也方赫奕時諸戚借餘輝翁獨澹然無求中翰彌敬禮之翁鎮靜寡言笑子姓暨鄰里雖悍戾者聞聲欬聲咸戢弗敢肆翁少妻乃棄儒服買有頃度足供甘旨即社門以娛親課子

函省齋文集十一卷

之

為務子五各授田數畝親友為之請益翁笑曰田連阡陌非善貽謀也年七十詔旌善人輿論推焉今子姓振振人以為積善餘慶云

徐仲光曰食古之氣不為支言無論文之可傳者

從兄若耻翁傳略

栢鄉令若耻諱洪先者。康吏也。萬曆癸卯舉于鄉。好持公論。縣胥咸畏之。篤宗誼。見病者躬進藥餌。以之戊辰謁選。得栢鄉不携家室。祇二蒼頭隨任。性康而悲。嘗與要津抗。以雪魏邦武諸人冤。栢鄉近畿。多中貴人族戚。持法不徇。中貴人爲之欲手一時。察無留獄。獄無冤民。有滿奏績。爲畿輔最。會權貴過栢鄉。者待之甚簡。遂諷人劾之。士民叩闕者數千。皆願以身代。及歸。栢民多遠送者。環泣不忍去。爲縣令四載。家徒壁立。若耻少時善事父母。歿後遇時物必涕泣。而薦之終身。以爲常。辛未入覲。內省齋文集十一卷。從兄若耻翁傳。八

奉木主于長安旅舍。饗殮必祭。出入必告。焉其事。叔敬謹宦成。後年五十餘矣。叔或怒。必怡色長聽。聽命。鄰里皆嘆息稱賢弟。病瘋爲之禱。神求醫十餘年。如一日。甲申聞比鄰變。遂悲傷成疾。踰年弗瘳。識者憐之。

倪閣公曰。康而惠。作一篇之骨。然以若耻先生之才。而未竟其用。序事之外。正有無限悲愴。

業師崔貞伯先生傳畧

吾師貞伯先生。與賀同邑。先生孝友廉儉。精岐黃術。嘗以活人無不驗。平生不窺觀。跬步必謹。深于春秋。爲文蒼勁。試輒冠軍。郡邑從學者衆。先生設教寬。而得外。誘則嚴。門人有宦遊者。最以治行語不及私。歲薦爲弋陽訓導。首正風俗。士愛戴之。甲申里居。聞比鄰變。哀泣不已。有頃。遭疾。誓不服藥。竟痛憤而卒。時年六十有四。先生性嚴毅。耻干謁。足不履公庭。遊其門者數十。年後。咸思慕敬服之。先生姓崔氏。諱德懋。改諱德新。所著有四書指要。書參補。易臆說。春秋三傳纂註。方輿備考。離騷節解。傷寒纂要。

內省齋文集十一卷。業師崔貞伯先生傳畧。九

倪閣公曰。只此數行。而貞伯先生之立躬行己。已足千秋。陳天章曰。各傳俱高古簡勁。落落非松亭亭似栢。

祝孝子傳

南豐祝孝子名錫印，字貞元，幼從譚良卿學，爲文澹雅，而篤於行誼。辛巳，太守龐公首拔之。乙酉秋，潰兵掠南豐，是時貞元祖母年九十餘矣，家窶甚，無與貞元倉惶偕其父出城抱祖母而行，踰數里，力疲，弗能前，時惶急，父揮貞元去，曰：「勿并命於茲！」貞元弗忍，離泣，日願以身代有頃，潰兵至，執其父將殺之，貞元以身蔽父，哀號請代，於是兵釋其父，執貞元以歸，索金無以應，遂遇害。而祖母暨父竟免於難，聞者皆嘆息泣下，曰：「孝哉貞元！」大爲吾邑光，其與象石蕭公並垂百世矣。

南豐齊文集十一卷 祝孝子傳

王元倬曰：真孝烈士也，文亦太史公論斷。

徐仲光曰：此幽光也不可不闡，而以象石蕭公同結，尤覺生色，忠孝固宜並傳。

王見竹先生傳

見竹王先生，諱璽，少有雅量，嘉靖乙丑成進士，選庶常，移兵垣，出使朝鮮，朝鮮驢以奇珍咸仰焉，有烟兼同籍，將脅鈴曹公以其人多慾也，力阻之，遷太平守，有廉聲，巡方按郡，公進以蔬食，巡方悅，以此益重公，時有庠生石自高者，浴于水，有二龍遶其身，觀者如林，呼萬歲，事聞下訊，羣議以叛逆論，公從吳執齋計，但引傳捏妖書律戮渠魁，餘實不問，於是朝野善名遂擢粵東學憲，敷教以寬，諸生年老者尤加意恤之，念其父久淹庠序，故也，人稱爲錫類云，及晉楚泉適張江陵秉鈞，是時鄉試，皆外廉

南豐齊文集十一卷 王見竹先生傳

十一

爲政，會監臨舉卒，以公代厥事，同考官執卷白曰：「此江陵公子也。」公曰：「果然乎？」對曰：「然，遂特筆黜之。」江陵聞此事也，斥同官而待公加敬焉，居無何，患目致仕，平生屏跡公庭，惟調浙兵修邑誌，不遺餘力，初公出使時，曾賜一品服，及董期爲壽，或請服焉，公不可，曰：「奉命時服此，權宜耳。」今里居敢襲名器乎？享年八十有二，祀鄉賢。

吳仲升曰：數事皆卓焉不朽，南豐之多賢如此，其得之相覩而善乎？

胡旭菴先生傳畧

旭菴先生姓胡諱源字子淵南豐潔溪人性端潔言笑不苟萬曆壬午舉于鄉選政和令廉惡著聲值礦使至懼其厲民也力爭之弗聽遂告疾歸杜門掃軌惟建宗祠修譜作惇宗十訓一時風俗賴以醇厚享年九十有二以貧窶終其身有子四各執一藝皆年八十而忠信勤儉衣食稍豐人稱爲廉吏之報徐仲光曰只爭礦使棄官一事便可傳正不必多文極簡潔而先正風規儼然讀之使人起敬

陳雲衢先生傳畧

賀幼時先祖嘗訓曰吾邑多廉吏然雲衢陳君爲最陳諱欽福萬曆壬午舉于鄉初授漳州別駕著廉名移粵東市舶司有饋外國珍寶者悉堅卻焉若居官當以茲爲法賀心誌之及後分巡嶺表舶司呈西洋誌載陳君於名宦賀見而思之曰信矣哉忠信可行於蠻貊令名不朽可不謂榮乎旣而族子開泰攝舶司篆以公事至香山隄見一廟巍然西洋呂宋暹羅諸國商人皆焚香禱祀問何神則雲衢陳君也賀聞而嘆曰有是哉蠻貊且世祀之廉吏之獲報不已隆乎卽中書二十四考豈榮於斯耶

徐仲光曰寫得極鄭重又極超忽大爲廉吏生色

鄒沃陽先生傳

鄒先生諱學海字漢冲別號沃陽南豐人博學善屬文萬曆時太守鄒公鳴雷加意作人月行會課皆首拔之自是諸試輒冠多士而先生若無若虛不自知其爲名宿也郡邑長吏重其文行嘗招之而不得見自少至老不入公門家徒四壁怡然曠然亦不自知其貧窶也與先君爲道義之交數十載未聞其叱咤之聲未見其忿嫉之容言笑必謹燕居如對大賓是時吾邑漸以曠達相高先生守其道而不變雖雅容閒雅飲人以和入咸敬之凡宴會遇先生而坐輒肅然平生教授生徒必盡其誠工

內省齋文集十一卷

鄒沃陽先生傳

古

者可謂篤行君子矣

王于一日登潛德之幽光簡嚴如左氏

趙二溟孝廉傳

趙二溟諱希程字仲道少穎慧著文名天啓丁卯登孔大德榜益折節下帷肆力稽古平居簡默敬慎無佻達之辰好揚善不談人過其有不率一以善氣柔之故競者馴肆者戢仲道性潔廉耻以私干郡邑邑令長咸敬焉而仲道默然自下外若無異於人人以是益心服仲道嘗是時郡邑多假命以爲奇貨仲道心嫉之或有分饋謝金者必卻之然婉辭托故亦終不以語人其不彰人短皆眠此噫若仲道者可謂不愧科名矣

倪開公曰簡淡高嚴不諛李元賓墓誌

南省齋文集十一卷

趙二溟孝廉傳

十五

曾宗伯孝廉傳

曾宗伯名源，南豐人。崇禎癸酉舉於鄉。甲戌庚辰，皆幾得而失。人惜其才，及壬辰入北都，胡選授四川重慶府推官。未之任，遂殺於燕。宗伯平生切直，好規友人過，嘗面折無所諱。然見端人，加意敬禮。遇見一善行，則必亟稱之。胸次磊落，不修怨於人。又常周人急，至今數十載，人猶有思之者。宗伯有辯才，能任事。往往談言微中，足以解紛戾。庚寅，封山妖教為亂，將逼邑城。賴宗伯夙伐其謀，且竭力城守，歷數月，登陴巡警，風雨弗避。於是郡邑獲全。已丑庚寅間，邑長吏或容私，同輩偶有居間者，宗伯疾之。語人曰：「曩或胥役致賄，猶畏士人譏其後。今以薦紳代蠹胥，其又何憚焉！」士風愈下，吏治彌汙，如斯穢行，罪踰剽掠矣。宗伯雖尚曠達，耽聲色而不屑為賄賂，郵其氣誼有足多者。

林茂之曰：「行文簡勁，而其人面目如生。真龍門扶風之筆。甘健齋曰：「文只四小段，亦甚波折，掄揚處深有尺寸。末段拈不肖為賂郵，尤可為近日士大夫坊表。」

封禹成曰：「一字不假借，筆有冰霜。」

映塘黃翁傳

黃翁名汝桂，號映塘。五歲喪母，事後母敬謹。父有訓，皆承順靡違。及父歿，撫幼弟，竭情見者，不知其異母也。平生不談人過，遇事必存厚道。見田家窘迫，必以錢穀貸之。清明一給，日令其得祀先人也。清節一給，日資其薪糶也。歲終一給，日令其父母妻孥得以歡聚也。貧不克償者，遂弗取。或焚券以慰之，擇師訓子。凡宗族姻友，欲就學者，輒欣然與之，不問償值。其好義如此，享年八十有一。初饒於產，晚歲家忽澹泊，亦處之晏如。有子四人，各以才能著。

南豐齊文集十一卷 映塘黃翁傳

七

歐陽石臣曰：「淡淡數筆，頓開生面，是一幅輞川圖畫。」

順字黃翁傳

黃翁諱國泰別號順字善事親長祖母高年口侍湯藥弗怠父年八十有七翁居喪哀毀孺慕弗衰性好施宗姻喪不能舉者力爲周之又留心醫學遠遊四方每施藥活人雖嚴寒暑親往視病嘗廢寢食又諮訪高叟必求其愈而後即安見兵災暴骸咸爲瘞之晚歲優游自得兄弟友恭其兄年九十有四弟年八十飲食必偕鄉隣稱盛事焉順字平生不與人爭訟足不至公門而義方訓子縣旌善人年八十有五無病而卒其子亦踰八十一門皆壽考云

內省齋文集十一卷 順字黃翁傳

許師六曰事從世壽處點綴生情遂饒逸致

譚良卿文學傳

譚良卿諱應明家貧好學學使者屢拔前茅舌耕以養母訓人必盡其誠故從遊日衆有延致遠館者來修雖厚必堅辭謂母也年五十猶若孺慕然鄉鄰以茲服其行厥後潰兵之難邑有祝錫捐軀代父者則其門人也嗚呼其亦淵源有自歟吳仲升曰寥寥數筆其人遂傳

邵先士曰良卿久歿而無後今先生特爲表章亦可謂之闡幽

內省齋文集十二卷 譚良卿傳

十九

江雲野傳

江雲野諱某性廉而孝其弟負豪門債雲野罄貲代償無德色初貧時族弟有斃于非命者怨家密賄之雲野勃然曰兄弟之仇恨力不能報忍縱之乎竟叱却其後家稍裕施藥安福寺活人千餘遂爲江氏世醫之祖

吳仲升曰峭削不羣

江繼雲傳

江繼雲諱宋精醫學敬慎慈惻初未得志泊如也久之名大著繼雲益加慎重不敢自謂已能凡藥不問價一以利濟爲心或以偽鑑購藥翁不發視旁觀有白之者翁惻然曰危懇求醫豈忍計利耶江聞間皆德之有貧民負鑑與穀者累數百金悉焚其券年九十有四曰吾某日將行屆期端坐而卒予善其子君與亦名醫恬雅靜重有父風

吳仲升曰技也而道有焉

吳仲升明府傳

仲升吳子。雲林高士也。居親喪。勺水不入口者五日。所選著。皆以正文體。爲尚。名震天下。同郡陳大士。又千子諸子。咸推服焉。令仙遊。甫踰月。善政不一。知時不可爲。仰解組入山。與諸士從容講學。無倦容。寓仙遊八載。凡三遷。俱無恙。無何。離其地。而山寒焚矣。城邑屠矣。以兵寇聞。仲升名當所居。時極相戒。不忍犯。故也。性仁慈。在流寓。猶脫入于危。舉人陳彤。生員黃紀等。二十二人。皆以片言。免於戮。毫無所私。居家貧甚。讀書教子。晏如也。嗟乎。世稱孝廉。多名實相。吳若仲升者。洵無愧矣哉。

南齊書文集十一卷 吳仲升傳

徐仲光曰。要言不繁。而仲升之高品。已盡見於斯矣。

劉子淳傳略

劉良。字子淳。南城人。博學通五經。尋屬文。甲申。開國。受勸。哭累日。遂棄青衿。而隱焉。砥礪躬行。居父母家。哀毀踰節。三年。不入房內。修譜牒。宗下遺餘。力鄉黨。稱其孝悌。與徐仲光。太史交善。太史極稱其賢。又與程山。諸子往來。論道。開吳。端崇正學。友人或有好佛者。貽書規戒。反覆數千言。娓娓不倦。士類推真儒焉。年五十而卒。人咸恫之。

言雖簡要而已盡其生平 在長人

南齊書文集十一卷 劉子淳傳略

俞子常傳略

俞一經。字子常。南城人。平生言笑不苟。動履必端。萬曆戊午。貢甫先生取冠多士。閉戶舌耕。足不履公庭。數十年如一日。甲申。應歲薦。痛烈皇慘變。遂棄焉。踰年。以憂思而歿。有二子。皆能文。嘗戒之曰。能以布衣終汝身。則孝矣。其子從之。士論咸高其行。

徐仲光曰。人情棄履猶難。別棄貢乎。然以子常素行揆之。則亦非所難也。得茲傳實獲我心。

目錄

十二卷

記

賢溪重修先師廟記

新城重修文廟記

侯甫修祠清忠碑記

八閩會館記

八閩義塚記

體仁堂記

伏龍肇造記

鄉鄰避兵記

再觀鄉鄰避兵記

南豐孝廬不火記

重建金樓寺記

太興萬壽宮碑記

內省齋文集十二卷 目錄

內省齋文集卷之十二

記

賢溪重修至聖先師廟記

南豐湯來質念平著 原字佐平

百神之祀里巷郊野咸有之雜還紛紜紊祀典矣惟吾夫子文
廟都城郡邑皆特祀而尊崇為士民無敢私祀懼褻瀆也以至
聖先師為天下之大公非百神所得而比也然則賢溪僻壤何
以獨祀先師蓋其源有所自云宋中散大夫諱溥者隨南渡而
封於衡衡之有聖裔也自中散大始也元初有六世孫諱米
衡者辭封而讓於曲阜其淵然不滓以嗣休東魯矣厥後追封
博士而子姓繁衍目衡而徙臨汝又自臨汝而徙于黎川之賢
溪故賢溪孔氏亦祀先師為始祖焉晉稽古禮有大宗小宗之
別漢唐以來惟公卿大夫有宗廟而士庶則有祠堂皆得各祀
其始祖以萃渙也始祖者何始其地之祖也以宗法言之中
散大夫衡所當祀也錄衡始遷臨汝者臨汝所當祀也錄臨汝
始徙賢溪者賢溪所當祀也今述祖先師則變宗法而通之矣
然帝王之家必以宗子主祭明有尊也君道也固不得而紊也
若聖人師道雖窮鄉僻壤有知誠敬而祀之聖人未必不享而

況其子姓于則賢溪之祀至聖亦安見其不可耶自異端蜂起
正學榛蕪人皆祀佛以求福而西江皆佛則莫甚于黎川不有
聖道其何以救之今賢溪孔氏溯厥源本而重新平廟貌其亦
願學聖人之思乎有豪傑之士則將化日舉為岱岳化賢溪為
杏壇化黎水為洙泗庶彰赫之中正學非與翁然不覺其在
茲斯舉其在於斯歟賀觀聖賢之裔往往易子為人人之見之
者莫不加敬焉然或有踰越必舉起而指摘之曰其先世何
人而子孫所為一至于斯乎嗚呼是可惕然漢省矣賢溪人文
蔚起為黎川望族倘晨宵對越聚宗間之少後誦讀于祠中朔
南省齊文集十三卷 重修至聖廟記 二

新城重修文廟記

文廟之建所以興士行正人心一道德同風俗也是故師道立
而善人多儒道尊而正學明善人多而天下非底于治
平者未之有也然則事之當急孰有先于此哉昔晏殊知應天
當五代干戈之後始建學以為諸州倡且延范仲淹以教生徒
而人才於是乎盛矣胡宿知湖州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
湖學始此皆知所先務昔人之可傳者也然以太守之權而為
此似亦無難若夫鼎語榮阿身無權藉以士人而力任之以一
家而特為之父志于前子承于後非豪傑之士有心世道者豈
能見及于斯哉新城文廟久圯大家宰涂公國鼎志欲修之而
時方繕城既而軍旅倥傯未遑也爰命子姓曰根本之地其可
弗飭他日當亟圖之越十餘年其少子斯皇與其孫大諒大詠
大訓思厥遺命弗忍忘也遂起而修之葺梁棟更戶牖增瓦桷
益丹雘自門而殿堂而廡咸新焉方諸舊制彌加壯麗經始于
己亥之春而竣于其秋大諒夙夜鳩工其勞尤特善邑之士子
皆嘆息稱賢而屬賀誌其事賀惟古者上庠下序皆以養老也
曹子入學坐三老執爵而祝饌之所以明有孝也古帝王建學
之意首重乎此是以為士者必以孝親敬長為本以正身率物

爲期以濟世安民爲務故能一出而有爲于當世此教道實行
 而人才之所繇盛天下之所繇平哉後世無養老之政無牧宰
 之道而辟雍泮水僅視爲梯榮之選見科名增于往昔則羣稱
 盛事而不問其躬行故士于平日鮮居敬窮理之功無匡主庇
 民之學且舉有用之精神與無涯之歲月悉注之于雕蟲末技
 而不覺其非何惑乎士風日下而民俗日趨于暴戾哉矧今異
 端彌熾邪說愈繁淫祠遍天下而文廟圯頽曾有趨而問之者
 乎乃冢宰惓惓于此其心已異于衆人矣然使其子姓不能
 追述厥先而以時勢自諉則冢宰之志亦僅托諸空言耳乃斯
 兩省齊文集十二卷 新誠重修文廟記二 四

皇叔侄圖所當急獨力以成之其視晏胡二公之興學不益難
 乎昔見冢宰立朝忠厚和平與人無忤今大諒兄弟事無微鉅
 必稟命于叔而後行斯皇以中翰隱居而大諒大誅大討皆當
 歲薦或辭讓弗就或出處相成而終始不渝其節今文廟一事
 又能繼志則已端百行之源而得古人建學之遺意矣豈特捐
 金弗吝云爾哉使郡邑之人咸觀茲而繹其義則凡百淫祠皆
 不言而自廢矣惟盡反乎積習而勵志于進修則士行可以興
 人心可以正道德可以一風俗可以同矣於治平也何有
 蔡九霞曰議論崇宏歸本于孝友尤見本源文之明暢大似

陽明先生

兩省齊文集十二卷

新誠重修文廟記三

五

侯南修祠清醮碑記

姚翁南軒侯甫之始祖也。初居長溪。其父象先翁。有千金見長
子與次子。過于干拙也。嘗嘆曰。產業無幾。吾老矣。二子將何以
治生。南軒知父欲厚與之也。即欲以應得之產。悉讓于兩兄。處
其兄弗安而卻之也。遂託名卜居。謂欲開基于侯甫。俾其可受
也。乃遷居而悉讓焉。餘約力田。以成厥家。生二子。傳六世。至壺
山別駕。以能吏著聲。治獄多所平反。楚人德之。其子豫菴文學
敦行孝友。捐已田百畝。教千石。以創宗祠而立義舍。且設祀典。
明禮教。洵一特之豪傑也。其曾孫元卿。登萬曆己酉賢書。為吾
內省齋文集十二卷。侯南修祠清醮碑記一六

鄉名士自壺山而後。子姓刻膠庠者。不可勝數。遂為吾豐旺族。
此皆南軒讓德之所隆也。萬曆之末。人物庶繁。有踰祭田。侵租
稅者。於是祀事廢。祠宇頽矣。物盛而衰。理勢然也。予友阿慈。愴
然而悲。毅然而任。乃同二三自好者。議修祠而清醮。欲春秋舉
祭。期望講鄉約。以維風化而興德行。又欲舉從前之墓祭者。悉
購田以廣之。其志大而情淡。可謂不忘木矣。然事猶未就。其子
行先欲繼其志。舉阿慈所教興廢之錄。與予讀之。予曰。此孝思
也。義舉也。弗可緩也。予見世俗兄弟。惟利是爭。絲毫。不相讓。然
未及再傳。而產屬他人矣。所爭之物。豈能長享而無恙乎。南軒

奉父產以讓于兄。傳世一十有五。歷年數百。而孝友之情。仁讓
之蹟。至于今。如在。令人過其里。思其德。猶躍然也。見其為人。假
令當日分受父產。不啻三百金。雖義所應得。安知數傳之後。不
化為烏有哉。豈能以耕讀傳家。仕宦著名。衣冠濟楚。若斯之盛。
哉。然則相爭之無益。何如相讓之為美哉。姚氏子孫。果能念厥
祖。而推行讓德。以著為家。教訓無愧祖先。而風俗日淳。侯甫之
與。必再親于今日矣。予嘗講約于鄉。輒舉南軒讓產。以為鄉鄰
勸。今行先欲興祀事。勒石垂遠。而請予記之。予既嘉其孝思。又
樂表其讓德之光也。於是為之記。

內省齋文集十二卷 侯南修祠清醮碑記二七

黃雷岸曰。肝江每多篤行士。吾兄以史筆載入郡志。呂南公
而後不孤也。
許仲將曰。推見幽隱。曲傳當日。篤誠與泛稱先德者不同。後
乃見子孫食報之遠。語語淺華。可勒為箴世訓。
歐陽石臣曰。從孝思看出。覺一片至性。流于筆墨間。姚氏得
此。稱不朽矣。

八閩會館記

天下之義重而情淡者莫若八閩。福興泉漳其俗彌厚。凡宦遊其地稍有仁政。歷數十年而弗忘。至于師友之際。桑梓之間。益有至情而不忍薄。此豈山川之靈異。有所特鍾歟。抑孝悌西山君謨諸君子德教之所孚。積久而成習歟。不然何風之厚也。子謂人情篤于桑梓。寔皆本于孝思。何也。生於斯長於斯。祖父周旋於斯。凡相對之人。非吾父族。即吾母族也。非高曾祖母之宗。即諸姑姻姪之屬也。念厥繇來。皆同一本。其忍薄待而輕棄乎。故凡武斷鄉曲者。其人必非孝悌。以此觀人。淑慝立分。然或積

內省齋文集十二卷 八閩會館記一

八

習所移。遂以薄待爲當然而莫之察。此予所以獨嘉閩人而欣慕弗已也。西昌吳城鎮仕商縉絡。爲吳楚舟行所必循之路。往金陵者必易巨舟。斯可過彭蠡而渡大江。及其歸也。又必易小艇。斯可歷章門而入盱水。然市鎮人稠。恒乏旅館。燮公詹君流寓此間。洞悉旅人之苦也。爲之四顧。爲之躊躇。乃與其鄉羅仲春劉日炫廖開新唐知吉李時科江永儒諸人。夙夜圖之。謂必創一會館。以處八閩之過此者。俾得停驂數宿。從容審擇。而後無匆率誤行之患。無江湖意外之虞。其爲益也大矣。斯舉也。募貲于閩客。而計偕諸君子。遂樂勸焉。購基于戊午之冬。鳩工于

已未之春。乃遂不日成之。何閩人之好義如斯乎。燮公昔在仕途。歷官太守。有賢聲。嗣後艱苦備嘗。寒公其操。揆厥素行。必能孝友。而錫類于其鄉矣。羅劉廖唐李江諸君亦克同心。吾菑信閩風之厚。今古不殊。而嘆孝亭西山君謨諸賢之流澤。淡且久也。予生平見人義舉。必敬服之。故樂觀其事而爲之記。周鹿峯曰。從閩人好義處。歸重孝思。可以愧天下之薄于鄉情者。忠厚愷惻之意。隱隱在筆墨間。

內省齋文集十二卷 八閩會館記二

九

八閩義塚記

屠君燮公與羅仲春劉日炫取開新磨知吉李時科江永儒諸人募創八閩會館矣又見吳城鎮停柩之多暴骸之慘惻然不忍寔也於是乎有義塚之舉即設于會館之旁以瘞開旅之或無所歸者嗚呼垂念桑梓一至于斯可不謂錫類乎已未春予過吳城因與燮公談及久停客嗟靡已迺述其義塚而屬予記之予思並生天地之間而為萬物之靈與已同類者非斯人乎漢繹西銘之義其忍寔而弗顧乎予少時每至初夏必遊近館各山訪清明之祭或有暴露者必為掩之及司理廣陵見爪儀

內省齋文集十二卷

八閩義塚記一

十

旅柩即撒其地瘞之然未暇躬親旋即愧悔其簡畧矣後分巡東粵代葬四百廿餘棺購山卜日分墳豎碑詳載旅安山記中及予還里時道間所見如承衛之白骨有散暴水濱者萍鄉之骸幸有交橫廬內者屈指不啻百餘但經目視皆募工掘葬于躬操畚鍤為之瘞瘞而堅築焉是豈以茲為德哉哀我同類觸目恻心實有不忍不然者今見饒九南三郡停柩尤多暴露尤慘予心戚戚欲代為瘞之而力不能為惟惆悵太息以不當久停之道廣行勸戒而已然未必其能聽也何意八閩此舉實獲我心嗟乎安得人人為此使天下無暴露之慘乎予聞昔賢有

三義焉一曰義舍二曰義節三曰義塚是皆有益于世不可不勉行者也語云與其作無益以徵冥福何如為有益以濟生人

夫生人之困苦不忍坐視而況朽骨無言不尤可矜憫乎每見世俗迎神賽廟者輒費重金至如富貴之家一有喪事即假僧建醮而羅剎祭品奢靡僭踰賒貸為無益何不以其物力為掩骼埋胔之用乎夫掩骼埋胔與設僧像祭相較孰實孰虛孰輕孰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然習成風俗隨波逐流而不敢稍異于庸眾不亦愚乎至于父母之喪為形家所惑往往久停不葬歲月既淡物力彌窘遂零落而不能葬以致遺骸暴露固為蠅蚋

內省齋文集十二卷

八閩義塚記二

十一

所厭或為犬豕所傷行路之人莫不太息悲惻而嗚呼其始本焉嗚呼祇欲暫停以需吉壤豈意因循懈弛遂至久而遺棄哉此猶委諸溝壑與禽獸何異就非人子亦何忍心至是哉予又因八閩之義塚而不能不怡然也

周鹿峯曰仁人之言其利溥矣矧先生又見之躬行真古之遺愛也

體仁堂記

貽謀而傳百世。表宅而著千秋。豈非人情所深願哉。然非令德垂休仁聲久洽者。不足以幾此也。黎川立宇。熊翁世賢而兼市。業見貧者輒與。良劑而不計其直。歲施散九久而弗忘。縣令楊君諱榮者。表其宅曰體仁堂。蓋旌淑行以厲民風。陶盛舉也。立宇享年八十。既壽而康矣。又遺命子孫施藥。勿計利勿憚勞。勿責報。又成曰。藥安詳察。恐以屬物誤人。又曰。香連九最善。疾室廣製。以救貧人。勿以價騰而惜之。今其子鵬舉。不忍忘茲訓也。特請為記。俾後人知宅表所自來。時時繹思。庶幾推廣仁心。自兩省齋文集十二卷 體仁堂記一 十二

不容已乎。賀于茲而嘆熊君之善謀也。其施德也。能綽遠也。世人貽後。惟思田宅。豈知以仁為訓。即或訓仁。亦僅勝諸口說耳。豈能誠心濟世。久而不息乎。然未嘗積善。則子姓未必克承。其又何益焉。惟訓之以仁。則元氣所充。生機弗息。如綿綿瓜瓞。其盛曷能禦哉。賀于茲而嘆楊君之為吏也。其旌淑也。能垂久也。嘗見世人表宅多錄請寄。或有心旌善而謗詆弗確。濫及匪人。或因此而縱役擾民。反滋厭薄矣。豈若楊君之宅表四十餘年之後。猶令人重視若斯乎。斯非重宅表也。以末宅之官足重也。噫。為吏者守已鮮廉。養民乏惠。雖勸諭諄復。弗之能從也。況一

而思循吏之彰善。不可以不傳。迺為斯記。以貽之。周鹿峯曰。藉循吏表宅。以端風化之原。而為之表者。亦因以傳。乃古文運筆之妙。若專在體仁二字。反覆說去。便無波瀾矣。

陸應圖曰。仁義之言。萌如也。

兩省齋文集十二卷 體仁堂記二

五

伏龍肇造記

伏龍居士世家肝南之老山。以舊居之隘也。圖徙焉。卜諸郡城。喟然而返。爰取太行山麓創是居。爰其龜兆其險壬申鳩工甲戌遂成。其勢端以肅其象潔以堅其規模宏以遠可垂千百世。有于公高門晉國植槐之意焉。無觀臺榭昭其儉也。居數載而安焉。升伯仲光學成名著已卯秋仲光冠易經於是郡之人咸羨慕之。有告賀者曰。此山川之秀也。公善形家言。卜宅開山竭其神智以爲此也。賀曰。未也。又有告賀者曰。此庭訓所致也。公立課至嚴。其爲學專也。其成功速也。賀曰。善哉。古之爲教蓋如是也。夫賀欲造其廬。聆其訓而未遑也。及庚辰春賀與仲光同

內省齋文集十二卷 伏龍肇造記一

古

是也。夫賀欲造其廬。聆其訓而未遑也。及庚辰春賀與仲光同。新獲謁先生於旅舍。先生論以恤民惠訓不倦。賀心誌而師之。是時長安士大夫相贈以貨賄。相娛以歌舞。相成以宦術。求其憂社稷計蒼生者鮮矣。仲光甫弱冠以古道自期。視彼干名徇利者。若將浼焉。觀其所行。其志愈深矣。嘗有以自下者。賀曰。善哉。古之爲學蓋如是也。夫秋過里門欲觀之。求其所爲庭訓者。而又未遑也。茲奉粵東之命。過郡城。乃登先生之堂。縱觀焉。問所以築室。先生曰。吾非隘舊居也。見朝夕所遊不出里巷。所言不越農商。無以相觀而善。非所以居吾子也。往郡備觀兒士

風。仇達驕淫矜誇。因變然嘆曰。嗟乎。此言龍事。雖世所以居吾子乎。夫士先行而後文。與其爲通也。無寧爲窮。於是取此而居之。且擇師而導之。閉戶而繩之。俾其見正事。聞正言。燕朋燕僻不得而干焉。斯已矣。其他非所知也。賀曰。信哉。先生之善教也。古者處士必於燕閒。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不使見異而遷。則非僻之心無自而生矣。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學不勞而能。今先生之爲訓。得是道也哉。夫山川之秀。繫之乎人。得賢人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浚而深。考亭居閩。襲得朱子而始傳。是山也。介在二姑之側。得先生而始著。先生持躬立訓。足爲山

內省齋文集十二卷 伏龍肇造記一

主

川重而豈假秀於地靈哉。於是命賀作記。賀謹誌其本末。勸諸貞珉。俾後世知先生之所以賢於人者。固自有在。而非止乎門閭之高下也。先生諱德耀。字養貞。別號伏龍居士云。

吳仲升曰。具大識力。文乃與之稱。山川固以人重。重山川之人。又以文重矣。

崔樸臣曰。立教貽謀。記中一一寫出。讀斯文。想見乎其入。

鄉鄰避兵記 戊子

徐子升伯仲光居大麓山之陽戊子冬賀寓其旁舍見二子屏居讀禮臘月既望有衆飲其門始十餘人既乃百人遂千人惶懼而奔咸至其家予適病卧出戶窺之見杖以行者負以擔者保抱者攜持者間有輿擗者有挈篋提筇者有牽牛者有繫雞豚者或艱步而泣或回顧而相招或手持其髮或遺其一履或喘息未寧欲言而不能語賀驚而問之衆皆曰兵將至矣予鄰人也來避于此予訝曰異哉斯何險可恃距茲數里而避焉不亦悞乎且縉紳所居兵之招也而且以此爲武陵乎適惶急未

兩省齋文集十二卷 鄉鄰避兵記一

大

容其故有頃見生而燎衣羣而暖粥或乍至而炊黍重糲遞自若如在家焉視粒與芻取之不禁如已固有焉於是婦女盈室老幼盈庭環數十里之居民蓋咸在焉而不知其幾千人也避者漸繁所居漸隘不能容膝擁立如林夜將半復有款門者呼聲不已其僕請辭之二子曰是患難也辭將焉往於是仲光躬至門外延入各授之餐是時大雨雪寒甚二子達旦不寐奔走雪中至日肝猶未遑自食爲之區畫畢當而後即安翼日兵退聞遠境未避者凡厥婦子咸爲所掠且迫以輪餉炮烙橫施惟在此者咸無恙於是有娼而自幸者有感而出涕者將歸勞

之曰兵猶近也查緩乎越三日兵遠乃歸子揖而問之曰世之避紳者如避寇焉紆道而行不敢過其門是何子之異也衆皆曰吾鄉賴有此紳數載兵過茲者往來如織皆相戒勿入今年屢避而獲免矣遂揖子而退既而思之曰尚矣哉此非朝夕之所能致也夫夙行未孚即招鄉鄰而庇之豈可得哉昔趙懿寇河南行剽至鈞州以馬忠肅家在焉遂弗攻州人賴以免近者梅川盧雲路先生有德於鄉粵寇至虔相戒勿入其境今兵甚于寇而不過徐門其情豈異乎噫世之仕者操民以自封平居則衆人之厄而利之使鄉鄰畏避如寇讐一遇有事則波及推

兩省齋文集十二卷 鄉鄰避兵記二

北

悔悟矣

吳仲升日志之所存隨處而見爲縉紳時玩此記亦足當晨鐘暮鼓矣

胡明叔曰悲天憫人之意鬱積于胸借避兵一事發之描畫光景逼真逼肖可與昌黎韓幹畫馬記並稱快筆老手

再觀鄉鄰避兵記 戊子

兵之掠民莫甚於今日。維以士著識地形而爲之導。故其術益工。網益密。雖窮崖與谷弗之有遺焉。素農器銷以爲戈矛。藏錢鏹於池。亦羅而取之。甚且掠人征賄。反刃而擊之。加以燔炙。力不能贖者。十整其九。生人之慘至斯而極矣。賀觀錢民以逞莫之能。救愧恨交心。雖假吟咏以遣之。無能釋也。臘月丙辰歲將除。又有避兵者。載號載奔。扶老攜幼。望徐門而趨焉。升伯仲光爲之安其居。贈其食。如初至焉。其羣聚相忘。用物無禁。追事平而返。亦如之。賀憂心且傷。忽觀盛事。遂躍然而興。不知身在流內。省齋文集十二卷。再觀鄉鄰避兵記一上人。

離也。夫君子之爲善。懼其怠也。懼其盈也。怠則偶一爲之。而厭心生。盈則自以爲至。而無復勉焉。雖有善端。弗之能擴矣。今升伯仲光勞其身。以恤鄰。大庇數千人。而欣然不自足。斯所稱吉人爲善。皆哉。勤而弗德。樂施而弗倦。其所至。實有量哉。且二子之欲然不足者。非止此也。憂夫天下之苦兵者。無所歸也。雖然。此非潛居之所得爲也。天下之大。權有二外之責。在將而內之。責在相。將得其人。則貴謀而善用。寡若此不教之民。將焉用之。是故師有節制。而民賴以安。相得其人。則開誠布公。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凡厥否政。力洗而更張之。俾人有所冀。且有所恃。則

將之賢者。皆抒誠而樂爲之用。而素日跋扈之奸。亦皆服其心。而革其面。有所畏懼。而不敢侈然以爲非。何兵之足患哉。升伯慈惠之師也。仲光今之敬輿也。令得大行其道。出水火而登之衽席。其視四方萬國。猶之一鄰也。今樂飢餒。而共德。僅施乎維桑。豈天生是人之意哉。賀既以所見者爲鄉鄰幸。而又以所期者爲天下思。於是乎誌之。

吳仲升曰。光明俊偉。疏暢澹宕。不雕琢而自工。王文成而外罕見其儔。

內省齋文集十二卷 再觀鄉鄰避兵記二 十九

南豐孝廬不火記

甲寅以來江右大亂人不得已遷居山砦又多火災蓋以茅覆屋其地隘其居密其勢峻其風烈火熾則莫能禦人咸苦之獨聞蓮花砦有一廬不火者則黃孝子所居也孝子母羅氏年九十病孝子奉母避亂居此山巔結茅為廬處眾廬之中乙卯冬母卒忽一宵火起烈焰彌天孝子向天號泣拜禱撫棺大慟須臾火滅眾廬皆毀廬獨存惟孝子所居無恙子聞而異之詳詢其故有名聯甲者其從弟也語予曰火前一夕其家夢一緋衣人坐榻地紅光適有一龍環繞其廬以水沃之及後火發四面皆

南豐文集十二卷 南豐孝廬不火記一 手

孝廬相去咫尺而火特不燃者賴有此也予聞而嘆曰至孝之格天如是乎予觀黃子性篤實事厥考簡翁能養其志家甚貧義不苟取自戡戍以來師事謝秋水先生講濂洛之學得聞心性之要簡翁年踰八十久病孝子躬自撫摩數載弗倦父歿惻哭哀感路人三年不入房帷有鄉隣割其以小過致母微怒輒自悔曰勿令黃孝子知令我愧死無地又邑俗喪禮欸賓必以酒肉聞孝子家甲客皆以蔬食欸之於是澆風稍變乙卯秋其妻李氏因邑侯督勸入城會其母病篤諸紳與子弟來賁力請于邑侯不可來賁曰黃母病已垂危止一兒婦容其出侍姑

疾不亦可教孝乎邑侯曰未可開端來賁曰姑年九旬惟此一期必無比例之人乃許之越一日城陷遂大肆淫掠通邑塗炭而孝子家特免蓋有天意存焉其長子國望在城被執鄉鄰曰此孝子之嗣忍不救乎立斂金贖之孝子名熙字維緝南豐人登戊戌進士其曾祖環山別駕居父母愛皆盡情秉禮廬墓三年世稱其以孝傳家云

胡綱文曰黃孝子所行庸行也。想其胸中必未嘗計及于格天計及于感人更何常計及于妻子而妮妮傳之知醒世鑒心不啻晨鐘適鐘矣入之孝友獨行等傳中當分范蔚宗陳

南豐文集十二卷 南豐孝廬不火記二 世

承祚一席周鹿峯曰讀中大段仁人君子之心且善為說辭故能出孝婦于督勸之中何物邑侯乃為此違天之事耶

重建金樓峯寶輪寺記

甲寅春初寶輪寺知子禪師命其徒宏上來謁予記予于寺觀諸文平生未作然聞知子之爲人也待物以誠而好誘人于善自陵谷變遷特有功于世道凡拯人之危周人之急解人之訟息人之爭遲遲不遺餘力是以遐邇德之予昔年訪友曾過其地聽與人之頌而渡敬之今茲所屬其可不爲之記乎按峯曰金樓在肝郡之東距城七十里崇岡疊嶺蒼翠迴環峯之下古有蘭若曰寶輪者始於唐改於宋而興復於近代其或爲寺爲觀遷變有時而殘碑漫漶弗之能考矣萬曆間有無明禪師者

內省齋文集十二卷 重建寶輪寺記一

三

命其徒元賓居焉元賓克承師訓踐履篤實爲元公先生所器重以寶輪古刹志圖興復而猶未逮也知子卽元賓弟子名道達苦行數十年弗遺師志遂圖創建謀諸僧衆皆協力同心指據匪懈而荆榛廢址遂煥然一新矣未幾煨於兵燹而知子弗已也又偕諸弟子結茅於其下勤勞自勵而同鄉之人嘉其素行皆踴躍捐貲故未幾三載而寺宇復成其建後殿也則自癸巳始也於是左右皆爲客廳其建大雄也則自乙未始也惟梁棟戶牖以木爲之而椽題等具咸易之以磚冀垂久也飾以丹雘儼然如木觀者不知其非木也大殿之前爲三門左齋室右

所思矣

內省齋文集十二卷 重建寶輪寺記二

三

禪堂齋室之前爲庖又前爲庫禪堂之前爲韋駄殿又前爲羣居於旁爲護廬爲碾房爲浴室爲春爲磨爲畜牧之區而規模於是乎大備西北有靜室可以潛修且隣田園池沼以資他日飯僧之費經籍供器舉禪林所必需者纖悉靡遺恢恢乎其大觀也已嗟乎天下事亦爲之而已矣然而非智不創非勇不行非誠則智勇不生茲寺之創而改也廢而興也興而煨煨而復創也與桑田滄海何以異昔之荒烟蔓草一旦而棟宇巍然輪奐斐然豈非人力之所致哉然不有知子之誠與弟子諸人之協力其能經營迅速若是其可觀哉予於寶輪之創而慨然有所思矣

張孟常曰序次歷落通古似蘇明允圓覺院記

文允言曰古大家作方外文字正如此嚴正簡潔確有體裁

泰興縣萬壽宮記

吾鄉之人散處於天下者未易屈指。即泰興一邑亦百有餘家。咸思所以聚族也。於是乎有公館之舉。哀哀三百有奇與張錫公張鴻文購地四畝於東關。其廳事既房為數十。瓦材鳩工。始于乙巳之冬。成于丙午之春。棟梁榱桷角煥然可觀。祀許真君者。謂吾鄉之神也。後奉觀音大士而大門之內亦奉漢前將軍者。從俗也。餘室數椽以二僧主之。冀垂久也。雖曰公館。竟顏為萬壽宮矣。歲已未。予將有蘭陵之遊。道泰興。故人慇懃投轄。得縱目山川之勝。而報謁同鄉多至萬壽宮。徘徊良久。思吾鄉十

內省齋文集十二卷 萬壽宮記一

五

三郡。享其併轡之福。今又以萬壽宮之名分劑于四方。其祀典日繁。豈非真君之仁孝聲靈赫濯而福善禍淫實有提於彰彰者哉。夷考真君事親至孝。而施藥救人。鄉黨交游咸服其德義。偶購鐵燈檠。見有漆剝處。視之乃金也。訪其主還之。為旌陽令。誠胥吏除煩苛。凡聽訟必教以忠孝仁德。又擇秀民有德者。耆老可語者。委之勸率。故爭競之風日息。又活流民數萬計。既而隱居訪道。則擇日登壇。闡明孝道。遂得金丹之訣。捍大患。禦大災。所救不可勝紀。皆其孝思之所致也。賀思真君得道。惟以濟人度世為心。與禹舜之饒溺由已。孔孟之周流列國。跡雖殊而

心則一。世之人莫不敬畏乎仙佛。豈知仙佛之所繇成亦不越孝親與濟人乎。彼見利忘義。一膜之外皆為秦越。甚至同室操戈。而遺一本之義者。雖晨宵禮拜以求神之福。佑吾知其必不能得也。吾鄉素稱淳樸。自甲寅以來。兵燹頻仍。民之流離播遷。荼苦非一。惟倚萬壽宮者。獨享安寧。可不謂幸歟。賀願諸君子以實心事親。而推其義於朋友。必以道義相成。遇財則相讓。遇患難則相周。或有過悞。則委曲相規。或逢橫逆。則以三自反。相易為師者。必以實行訓弟子。而成濟世之英才。異日居官者。必以教化治人心。而救斯民於水火。庶不失講明孝道之旨。而梓

內省齋文集十二卷 萬壽宮記二

五

里敦睦德及比鄰。則為真君之所感佑。豈顧問哉。予以斯語。眾皆躍然。遂書之以為記。

許力臣曰。獨從真君仁孝發。種覺仙佛徑路。不出吾儒範圍。可以維風俗。正人心。不特又氣蒼厚。足以起衰而已。

目錄

十三卷

記

廣陵賑粥記

鳳陽清獄記

旅安山碑記

廣陵賑麥記

粵東鄉約記

黃山孝牛記

內省齋文集十三卷 目錄

內省齋文集卷之十三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 佐平

記

廣陵庚辰賑粥記

廣陵累歲水災。加以飛蝗。饑饉薦臻。流殍載道。庚辰孟冬。賀初踐理刑任。觸目恫心。思刑罰雖重。而簿書期會。豈今日急務哉。於是輟聽訟。務救荒。初捐五十金。頃刻而盡。固心悲焉。而力弗能濟也。會鹽院張觀海先生。有米五千石。糴自荆楚者。欲得任事之吏。謀諸運副黃公。黃以賀對。召與語。大悅。當是時。鹽臺

內省齋文集十三卷 廣陵賑粥記 一

去任。卽捐賑米昇賀一聽賀之所爲。賀乃設粥善慶庵。先於庵門外。立冊紀名。計土著饑民五千三百有奇。鳳淮滁和來就食者。又千餘人。諭令魚貫而入。以辰刻爲期。以鳴鐘爲節。鐘一聲。始入門。再則羣坐三則與粥。一器四如之。五又如之。人授三器而止。其不能盡食者。許貯囊携歸。饑民分爲數處。咸與之坐。貸庵中。草薦以藉之。慮其冷也。貧民坐墻堦。丐者坐門外。其丐而瘡痍者。又坐大門外。俾其可相安也。婦女諭令隔坐。昭其別也。選胥役十數人。分任厥勞。賀初於深夜。躬視其粥。較量水米之多寡。而調之。每一釜。必親嘗少許。越數日。乃委丞簿輪值代勞。

又問一親行以察其所賑之虛實。當是時疫氣蒸人，賀懼饑民之傳染也，捐貲六十兩，購小房數椽於東南關內，名曰病房。遇饑民病者，以輿掎入，延醫療之，別給以粥，而令胥役視其湯藥，衛其起居，予稍暇，或躬問焉。辛巳孟夏望日，饑民請曰：「麥既成矣，日遲而暖，可以出而謀生矣。」于是乃止，遂以餘米易價六百兩，麥于山左以備米歲之荒。先是鹽臺備示賑粥，鄰境饑民雲集，會獻賊近皖，紳衿告急曰：「郡治五方雜處，今又招致遠人，恐奸宄潛伏，爲之奈何？」賀曰：「招之使來，驅之使去，其苦不彌甚乎？」於是詳諸院道，罰本廳鹽役贖銀九百兩，易錢與米，量道途內省齊文集十三卷 廣陵縣志記二

二

遠近給貲以濟之。稍近者給米，遠者給錢。甚遠者給銀，絲是屬淮滁和饑者咸踴躍，惟呼越二日盡去，可以釋羣疑而固吾圉矣。然此特郡城耳，其他州邑慮不能偏及，賀初任時，卽梓文一集題曰救荒良策，備言荒政。因述昔人賑饑閉糶之事，詳列禍福感應之機，以昭勸戒而動輿情。有來謁者，人授一冊，凡國學生執贄者盡卻其禮儀而諭之曰：「交際實無益，何如隨力救饑？俾鄉黨鄰里銘德於弗衰，且天道不爽，子孫咸食報于無涯乎？」若饑民受惠，予不啻躬承，曷敢忘報？於是賑饑相尚，或米或粥，或紀事告子，或陰施而不言，蓋廣陵多賢紳善士，自相倡導，

亦不待勸勉而皆能也。當是時賀見此難者衆，復弛私鹽禁，之禁濬郡城久閉之濬，見合屬同事者必以專心賑救勉之。途次過賑粥施米者，必詢其姓名，俾車勞來之几可救荒拮据弗敢懈，而十屬饑民庶其鮮溝壑之憂乎？然耳目所未及，心力所未至者亦云多矣。輿言及此，又惘乎有餘悲矣。竊祿廣陵，今將三載，念鹽臺張公之惠與運副黃公之言弗忍忘也。乃追而記之。張公諱緒倫，山東青州人，黃公諱元功，北直邢臺人。其時奔走從事，則有吏書黃得爵文崇道，勝必高舉，春芳郝廉爵之僑司其籍，甲首華奇吳美斌文劉兆黃恩吳芬戴奇欣牙童升高內省齊文集十三卷 廣陵縣志記三

三

元唐陞之屬任其勞，一時共事之勤亦有可紀者。於是乎並書廣陵有雷公塘，所灌民田無限，此水利之當興者。而予初任憤憤不能見及也。倘平日究心水利而抵任，又詳釋誌書則雷塘之脩自不容緩，能將此三千金之米募饑民之壯者，雷塘而與水利則一事而兩得矣。且不使少壯之民習于遊食而惰其四肢，不亦善乎？其老稚與病者另行賑粥可也。或工費浩繁，再請張鹽臺捐助及各衙門協力，本營不可奈乎？日學淺識卑，不能見及于此，愧矣。壬午太守馬公遂大濬雷塘，則不言賑濟而賑濟存乎其間矣。予此事不及太守遠矣。

白記

羅文止先生曰法精以審辭達而堅讀此如目擊賑饑斯爲經世大業矣。

孔登小曰敘事周詳得體而一片苦心溢於楮墨之外安得如佐平輩數十人徧濟天下使斯民無凍餒之憂乎徐仲光曰此經濟大業不可作文章讀而文自能描畫如意所謂了然於心了然於口。

廣陵辛巳賑麥記

天下事有其心而無其遇特勞一已而無可任之人則雖志切救民豈能獨力而成哉賈少時究心荒政嘗言設粥不如給米然初遵院示未敢輕移也辛巳初夏賀計鹽臺賑粥之餘久而滯腐也必宜推陳易新而後可儲之爲有用於是將餘米易價六百兩時際麥秋初欲購諸境內恐胥役假茲漁利也於是諭往山東糴之會東省有年得麥一千六百石賀親閱其數而貯之又醫生某某假借招提罰麥二百石又倒本廳蠶箔三百石咸詳諸院道貯於倉備再賑焉是歲冬民仍艱食賀思設粥救荒猶非善策也有難巡擁擠之慮焉有老羸艱步之憫焉有煮時侵米之防焉有何候奔走履時失業之苦焉有晨起枵腹胃寒致疾之虞焉又有招集遠人姦宄潛伏之懼焉不如與之以麥運至其坊俾得就近取之官雖勞而民則逸不亦善乎然而分任厥事實難其人度足以勝任者其唯劉廣文李二尹乎劉廣文者遠人也名士璵曾署興化篆加意賑荒昭陽之士庶咸戴德焉李二尹名彬以滇南明經授斯職甫新任有聽役傲慢遂怒而鞭之質以是知其爲人也適以給麥屬之二子欣然力任躬歷城內以暨郊關統括甚饒者二千三百四十七人計口

一日給麥一升先已錄其戶口登其姓名按其居址劉李二子分督廳役華奇車運米於其坊如期按籍人給五升足其五日之食也給畢又往一坊越五日又給二子竭廩道途周流靡間不多給者慮小民浪費而復饑也賀或出其不意親往察之防侵冒也自辛巳仲冬至壬午孟春麥盡而後止此一舉也推鹽臺餘惠斯民稍獲充饑而不勞其力不廢其時不虞其侵冒較之設粥誠爲簡便然非劉李二子心喪事不憚其勞則空懷此志烏能徧給而靡遺哉賀於是蓋知二子之賢爲弗可及也矣事竣書之誌遇也

兩省齊文集十三卷 廣慶縣志卷二

六

羅文止先生曰敘事中兼議論古名軼倫至其苦心賑救舉世所希揚民之戴德歌功有以也

孔登小日經濟卓然而讓善於人中間作二小傳奇甚此百世必傳之文

陳公奏日均一施濟也前篇自任小心此篇委任得人推此而行所濟寧有限乎

徐仲光曰精心良法皆自仁民一念迸逼以出而普爲實惠所謂視民事若家事佐平真其人與當時聲望卓然而領思至今如昨豈偶然與

印官得罰贖錢所以積穀備荒也舊制每日應積若干巡方按郡必委官察盤正爲賑濟而設非空行也幼時見察盤猶有聞過者然縣胥于民間暫借入倉及察盤一去而倉已悉虛矣至如江北指倉庫爲輕監因而濫禁是以恤民之具變爲害民之區何其忍也予初至如阜見無積穀遂嚴責吏書至泰州各邑皆然遂以無可奈何置之今思必欲盡職則於初到任時宜集各屬於府堂詳論積穀備荒之道勸以修倉勿爲監禁凡任內積穀必宜如數限三月爲期親行察驗有能實積者必特薦之其空報塞責者必特揭以懲之又胥手

兩省齊文集十三卷 廣慶縣志卷三

七

書諄切以勸勉之夫積穀與察盤皆分內事原非苛責安有不聽者乎使積貯有素自可救荒何必另議罰贖爲臨乾掘井之計乎予當日未能行此因在都門時候聽人言不敢過察遂致因循溺職祇留今日愧悔耳

極其詳密可爲後世法至於得人而任天下事皆如是豈特救荒

第教實

鳳陽清獄記

壬午冬直指王公燮檄往中都察盤賀至謁祖陵徘徊仰瞻喟然曰此吾太祖之岐豐也當年肇造區夏極風沐雨日昃不遑以奠斯民于衽席後之臣子其敢不縉思而敬慎乎嘗讀寶訓想見其為治咸以尚德緩刑振紀肅綱為急務當巡方陛辭則諭之曰刑當其罪猶有可矜暨及無辜豈能復悔至矣哉非有道仁聖之主孰能如是迄今思之猶若躬聆提命焉又嘗諭侍臣謹內外嚴黨比勅諸司勿與內官監往來荷欺履霜堅冰之戒防于未然計深慮遠豈非萬世之準繩哉凡為臣子皆宜遵

人

內省齋文集十三卷鳳陽清獄記一
守矧賀有職司曷敢不加恭焉于是乎清監禁見縣所繫者一百一十三人予惻然乃索案牘于縣胥察之則皆虛監追贖也訊其端末聚其是非則又皆微事也有禁年餘者有禁數月者有禁旬日者一案之間或重杖數人或罰穀數十食不能輸者輒收禁嗚呼枉矣時縣令葉某以遷客補任畏弗敢違賀讓之葉曰太監性頗乖稍一縱釋謫責隨焉得不勉從乎賀曰人懼大端畏朝廷也今明主在上凡勅內臣皆有官員賢否不得過而問焉之詔子未之聞乎職司民牧有父母之稱乃委曲賄徇知畏內璫獨不畏朝廷乎且祖訓慎刑炳若日星為臣子者其

忍遺忘之乎于是取其失入者悉判數語以辨其冤而獨其體間有當罰者亦以淹禁量省之立釋五十三人即令吏書錄辨冤獄詞以與其人俾得執之以為據再清府禁亦如之立釋二十六人事竣列其姓名馳書虛監具告以實虛得書默然越二日乃語葉今日辨枉其職也我實無暇而爾不請詳各將誰諉翌日賀至留守司亦多虛監批詞取牘詳察得冤民四十有二賀亦立釋之而與以獄詞因前書未復遂不載聞于虛矣是役也率巡方之命守司刑之責念茲收繫皆朝廷赤子也矧在中都密邇祖陵儼然如太祖式臨彌深敬畏其敢稍一瞻徇以負

九

內省齋文集十三卷鳳陽清獄記二
申嚴內外之旨尚德緩刑之訓哉當是時大璫皆責屬禮惟賀遵祖訓竟不一見即有事致書止用官銜舉利害禍福咸實焉而弗顧以職之當然者責諸已而以事之難測者聽諸天乃虛竟相安未聞怨望也嗟乎是非之公人皆有之又奚以贖顧為哉

徐仲光曰惟公服人惟廉生威當日服官嚴正之氣稟稟如見然非佐平識力安能辨此
張孟常曰拈出祖陵寶訓反復開論為人為文皆具大力量空其對書默然不敢怨望也

粵東鄉約記

鄉約之舉其助於周官乎。化民成俗之道。河莫善於斯矣。惟昔太祖特隆厥事。六諭廣頒。蓋體周官之意。而以風教爲急務哉。夫周官屬民讀法。必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必糾其過惡而懲之。皆導民爲善。而使之遠於刑獄也。然非需之歲月。豈易實行哉。賀幼聞邑侯。寧願寅先生。講六諭於吾鄉。郊關之內。設耆老四人。平明嚮勝。以木鐸徇於路。應宜六諭。寒暑弗間。蓋先輩之留心風化如斯也。泰佐廣陵。思則傲之。值寇梗道。途南北往來。皆取道於邦關。竟無暇晷。遂未能行。愧矣。頃者奉嶺表分巡之

兩省齋文集十三卷

十一

命。至任則盈海皆盜。不以教化移易之。弗能止也。雖時常倖倖。易敢自懈。爰做昔賢勸懲之義。躬親力行。擇公所之宏者。自東而之南。而西而北。以次及之。又自近而之遠。周流罔間。通諭士庶。聽其自來。而屬員俱勿與事。恐妨其政務也。時當盛夏。惟禁喧譁。舉凡張蓋。搖鈴。科頭。袒裼。與夫齊衰衣白者。皆弗禁。欲人之來聽也。豫訪民間之孝子善人。記其名。屆期延至。令長揖。勿拜。講畢。使耆老。應言曰。請孝子受旌。載。應曰。茲有孝行者。若輩宜以之爲法。界以幣帛。與之同坐。其善人之好施者。亦如之。耆老又應言曰。不孝者受責。責畢。又曰。茲不孝著聞者。若輩宜以

之爲戒。於是令荷校而出。其作非爲者。亦如之。乃以鼓吹送孝子善人。俾乘輿以歸。而嚴飭諸役。俾勿擾。先是擇禮生之音亮。而字確者。得二人。又選童子之能歌者。亦二人。歌。翟君六言詩。構雨蓬。設高臺。令禮生與歌童登臺。先以正音講之。者再使遠遊商旅。獲聽焉。復以方言講之。者再以便土著之愚民。其歌詩者。亦如之事。竣。各畀之賞。而優禮焉。當是時。羣情踴躍。聽者不啻萬人。講時。咸肅然無聲。迨事畢。悽聲載道。於是藩臬二司。皆曰。如斯盛舉。易不與我輩同之。賀初欲行此。猶慮見哂於人也。既而羣然向往。上下同心。錄是觀之人情。咸樂於從善。而同事

兩省齋文集十三卷

十一

之不患。無入也不昭。然可見哉。方擬廣行。而予尋晉秩矣。將辭粵而去。乃弗竟行。今追而記之。遂成陳迹矣。所欲需之歲月者。無能爲也矣。賀思講六諭于平世。非難事也。使當年邑令。皆如寧願寅先生。則全盛之天下。奚至於斯。嗚呼。斯何人之所致哉。謝秋水曰。實行鄉約。海濱制治之源。非俗吏所能及。吳仲升曰。疏暢樸茂。古色淵然。徐仲光曰。移風易俗。必以教化爲本。教民之術雖多。必以鄉約爲要。佐平留心若此。知本也哉。其簡且精詳。有教民之責者。皆可做而行也。

旅安山碑記 舊勒石廣東

予至粵甫浹旬訪利弊于輿人有獻城守策者謂粵俗有喪不葬停柩于北城外歷年已久漸積如山今且有五千矣萬一寇警繫此以攻不必勾梯也且其棺逼城若寇至焚燬則穢氣薰蒸城上兵民莫能立矣宜亟令撤去予聞而駭之於是給牌勸諭謂葬親為孝停柩為不孝約卜吉自葬限一二月之間有不從者懲以法遂取保約限狀令藩幕蕭子往察之報云有棺四百二十皆無主或為商遠者或里人乏嗣者問之居停云數年以來無拜祭子惻然憫之曰吾儒欲萬物得所忍下枯骸而冀

兩省齋文集十三卷 旅安山碑記一

十二

之乎旁有進策者謂宜火化而盛以瓦罐葬于漏澤園不猶愈于棄擲乎予曰不然天下之人皆吾同類也雖朽骨無知豈忍焚焉或曰總為一二墳則價廉而工省予曰否墳大則勢廣年久則木銷土將下陷而骨仍暴露荷且為之何如勿葬當各為一塋相隔四五尺乃可久而不崩遂捐俸五十兩買山二所于北門之外距城五里而遙以守備林元凱掌之予夜臥深思懼其形勢不利也爰履厥山徘徊四顧取其聚氣無風者指畫葬之懼其年月有妨也為之諏吉日審方向又延日者詳酌以定之懼其葬之簡畧弗能持久也於是擇一賢者董其事思惟蕭

幕足以任之是時子孫領管俸兼取各贖錢得六十兩未足也復銷孟餽以益之猶未足也蕭子自捐俸薪十兩又請諸藩長吳寅齋先生助銀二十子語蕭子曰築之欲其堅也藏之欲其深也則可以永存而不壞每棺用石灰三斛布其下以辟虫蟻如棺巨不足者增其數且問厥棺原有姓號必各勒一石以表其墓庶幾久而不湮凡捐築工價悉若民間其勿減於是蕭子親往葬之皆如法視予所誣吉日葬五十餘棺工人得重直爭相効力築之甚堅藏之甚深甫踰月而四百二十棺盡瘞焉居無何民間有子姓者亦感發而自葬錄是數千停柩咸歸于

兩省齋文集十三卷 旅安山碑記一

十三

土而粵東積習或為之稍變乎山名改曰旅安慰旅人也且取萬物咸安之義其山廣日長可葬千餘塚後之旅而無歸者咸得于此葬焉是舉也予雖有其意非蕭子弗克成蕭子賢而隱下位不營署篆予雅敬之其潔已仁民視百姓疾苦不啻切膚托以掩骼而露宿月餘區畫畢當亦其惻隱之一端也嗟乎使天下為吏者實心行政皆如蕭子亦何憂事之難成民之難化也哉蕭子名維城字能大江都人吳仲升曰是舉也三善備焉慎城守也澤枯骨也厚風俗也至其措置周詳知人善任蓋通於天下之理矣文之堅古又

足以永其事

徐仲光曰。極苦之心。最善之政。雖朽骨如此。況生民乎。讀此記。焚香百拜。謹揭以爲仁人而在上位者之式。魏冰叔曰。經畫周詳。末段歸功于人。尤見盛德。祁奕儼曰。讀此等文。使人躁容急氣。一時都盡。蓋仁禮之至。流而爲言。不屑以文字取勝。而文自澹雅融和。足永千秋。

兩省齋文集十三卷

十四

黃山孝牛記

宜邑黃山寺一牛。病不能食。瘠而待盡。有一犢見牛母病。亦不食。及牛母歿。瘞于黃山之麓。既封塚。犢於牛塚下一慟而絕。浮屠氏哀之。爲立義牛塚云。予友劉孔仁。貽書屬記。予聞而嘆曰。孝哉斯牛。其母病而能不食。母歿而哀慟以歿。雖人之孝行。曷以加焉。請易其名曰孝牛。夫牛之爲物。至愚也。乃能行孝。若斯異哉。斯牛不愈于人乎。夫天之賦性。畀人以全。而畀物以偏。然鳥之反哺也。鴈之有序也。鴛鴦雌雄之有別也。蜂蟻之有君臣也。皆其至性。而人或不能及焉。然未聞牛之盡孝。若斯其至也。

兩省齋文集十三卷

十五

豈黃山十力與劉子孔仁之所感歟。孔仁敦行。該勵名節。蓋崇仁之俊乂也。嘗與十力講孝道于黃山。若斯牛者。其亦有所聞歟。昔唐天寶末。長興沈氏一母。鴛病亟。其雛遂悲鳴不食。及鴛母死。雛啄敗薦覆之。又銜草列前。如祭狀。卽仰天長號而卒。沈氏憐而瘞之。至今有孝鴛塚。與斯牛正類。其亦有感于人歟。未可知也。嗟乎。禽獸異類。猶知有母若斯乎。世有戀戀一官。其身不在行間。而忍心奪情。侈然無憂色者。何異類之弗若也。豈至情偶鍾于物。而反戾于人乎。抑趨勢競利之習。薰灼沒。未嘗有提撕而覺悟乎。向使上之人。崇禮教。厚風俗。俾咸知綱常之

爲重而不失其秉彝何至讓能於禽獸乎噫天下無不齊之性
無不可化之人觀斯牛而益信有世道之責有可不勉哉可不
勉哉

孝牛奇跡也篇中感慨處極有波瀾歸到有世道之責者大
有關係弟敦實

內省齋文集十三卷 黃山孝牛記二

六

目錄

十四卷

紀事

沈翼薇先生紀事

平岩紀事

余兆開生祀紀

購山紀

潘邑侯保民紀事

漕糧改折紀事

僱募民舟紀

廣陵靖盜紀

粵東招降紀事

馴鼠紀

內省齋文集十四卷 目錄

紀事

沈翼徽先生紀事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侍御沈翼徽先生蜀之巫山令也登萬曆乙卯賢書滿選得茲邑是時獻賊出入楚蜀所過郡邑多失陷而巫山爲全蜀門戶獨能自全者以先生廉惠得民故衆志成城寇過而弗攻寇攻而弗潰也時有勑銀被掠者衆議重徵先生曰盍奏免衆難之先生曰民貧已甚曷忍焉奏請蠲其半從之民困稍甦巫山境

內省齋文集十四卷 沈翼徽紀事一

衝疲先生留心撫字調停緩急膺薦者屢矣撫按以城守題留故已經奏最而七年不調會蜀藩被陷督師問部楊嗣昌劾蜀撫疏中有全蜀撫軍反不及巫山一令之句是疏也蓋怒撫軍而借此相形非薦先生也烈皇帝見疏乃命銓部察巫山令姓名具奏知久經兩臺薦剡召至京問滅寇方略對曰寇雖可禦難遽殲殲上憮然以久任多功擢爲侍御史當是時陳某爲大司馬先生劾職方某誤國應罪因面奏梟臣庸懦宜擇一賢者以代之遂薦道鄰史公先是史公爲皖撫時獻賊盤踞英霍史公以江北兵單檄調川兵以固陵寢先生謂蜀疆危急恐奸民

乘間爲亂力持不可史公遂劾巫山令抗諫上謂見起封疆置不問及爲御史議秉樞而所薦之賢者卽劾已之人也其公忠爲國益如此先生在臺糾東撫糾南撫皆得俞允奉命巡漕悉釐諸弊政而積貯以裕且獨不取訪不批詞一時屬吏皆憚其風采咸思自勵焉居有頃南渡左帥政恩船艙蔽江而下先生單騎往以大義曉之及留都奔潰當事欲薦用之先生以母老力辭遂終養竟隱居今年七十有九夫爲令七載且官侍御任巡漕蕭然貧窘至老無一椽之居非繁廉而能若是乎先生名向江寧人巡漕時賀曾爲屬吏故爲之紀事以俟百年後入傳

內省齋文集十四卷 沈翼徽紀事二

二

周伯衡曰奏免及薦史公才兩事耳而生平如見文之信而可傳者

許力臣曰叙沈先生奏劾諸事入他人手數十言不可了數語括盡而文勢直趨道鄰史公似此手筆班班不及也

許師六曰序事之文妙在忽斷忽續若合若離而中間神脈一線太史公手筆所以獨傳千古也

干岩紀

湖東與虔閣接壤。而廣昌最當其衝。風鶴震鄰。則廣昌先受兵。昌故邊邑。其間獷悍之民。易以乘間而為亂。有陳五總者。名百花。驍勇絕倫。故眾賊推為渠帥。號稱五總。云五總既叛。遂據羊石。羊石上有五峯。崢嶸而崔嵬。距廣昌縣治十有餘里。相連一岩。名滴水。滴水前後二關。懸崖峭壁。人不得並行。旁有二路。曰窮關。曰巖關。皆峻險異常。羊石寬而有泉源。成池井。較滴水尤險絕。後有一逕。曰布帛關。二岩之間。石闢一竇。曰千擔。其

內省齋文集十四卷

平聲紀一

守初百花既降。以屯聚為名。盤踞岩麓。四出剽掠。有曾彩徹者。計圖殲賊。賊覺而殺之。遂叛。縣令沈君撫之未幾。又掠新安村。復叛。又撫之。壬辰。有賊周二曾。携眾登岩。迺據險。復叛。又議以若與居而撫之。於是百花作廢倉。運穀鹽。百姓人人震恐。知養虎之貽患也。然百花號令頗嚴。有禁淫汙。凡法所不行者。彼皆為宣力。故縣令任之以彈壓諸賊。焉有頃。百花通徐貴妻。賊黨數其罪。執而殺之。於是推曾文標。請來儀等為首。廣昌吉祥舖劉氏尚爭鬪。已亥春。有劉善劉祖者。與徐貴爭水而獲勝。賊銜之。然畏蕭田鎮兵。未敢動也。七月。乘撫軍撤鎮。遂肆焚淫。而吉

內省齋文集十四卷

平聲紀一

祥舖劉氏受禍最慘。當是時。寇氛孔熾。建撫賴汀邵諸屬邑。皆患之。九月。攻廣昌城。侯千總宋守備。與人和會鄉兵。奮勇與賊大戰。賊敗走。遂據岩。而守巡撫張公。適檄巡道楊公。擊之。滴水多潛從者。懼而請降。楊公以齋長至表。亟赴都門。而不討賊也。及將行。遂并撫羊石。而解其圍。自是眾賊益驕。黃昂傳邦泰二賊。肆衣怒馬。橫行于邑城。分守道胡公。攝巡東蒙。提兵擊賊。檄宜黃令塞險。以遏奔衝。宜黃令劉某。携兵至南源村。遂殺平民百餘。以洩私忿。并殺禦寇之義俠管冲。和於是人心瓦解。賊勢彌張。大肆焚淫。羊石雖受撫。而陰與眾盜通。負隅如故。庚子初

堅盾置巨砲。夙夜匪懈。鄉民感公義。廣昌人和等會。南豐忠義等會。皆協力以助官兵。秋七月。分布各營。援木葺崖而上。殺賊十六名。會棉斷乃止。公曰。賊據險而守。強攻則難。計襲之則易。乃堅壁不動。八月。有黨千餘。分道外掠。公曰。此牽制吾師耳。潛師擊之。擒獲無數。而羊石之外。援絕矣。孟冬。攻砦又大捷。除夕。元宵。慮賊伺隙。乃下令戒勿飲。公與三營鎮將且達固防。辛丑初春。忽聞砦右繩布數十丈。知有賊下奔者。索之。果然。執賊黃明字。乃得潛約外應之謀。仲春九日。賊果宵奔下砦。將欲衝營。諜知其來。戒堅壁整棚以待之。殺賊數百。遂乘勝攻砦。賊堅守。愈嚴。播石如雨。乃鳴金。諭增脩重營。以防水漲。是時賊被圍已久。乃以蕭來信等三賊。投見請降。許之。諭令悉歸軍器。空砦而來。久之不至。忽傳有賊數百。乘陰雨襲營。擊散之。五月朔。令壯士宋來春等五人。援梯先登。繫繩于松。賊斷繩不能上。祇殺賊十名。棄屍砦下。呼鄉兵察之。則渠魁蕭來儀已斃于其間矣。會大雨。營房水深丈餘。橋梁盡沒。木城柵盡毀。迫稍窘。公通諭衆曰。當此水漲。賊必疎防。宜乘其懈怠擊之。各營弁鼓舞爭先。歷險攀崖。先攻滴水砦。大破之。遂攻羊石。殺賊六百餘名。生擒三十名。而積年巨寇。殄殲無遺矣。公慮有脅從。乃械所擒諸賊入

南嶺齋文集十四卷

平谷紀三

五

城召士庶詳訊。而後戮之。無一冤者。事外不波及一民。民間婦女被掠者。悉召其親還之。士庶歡聲載道。咸曰。諸將用命。皆我公誠信之所感也。先是。近平西者。室廬灰燼。田悉荆榛矣。今年安堵。士樂弦歌。而民得盡力于南畝。亦思高公之運籌有法。露宿暮年。艱苦備嘗。之所致哉。語曰。得一良守。如得勝兵。十萬此之謂也。公實心平寇。五邑皆德之。友人語予曰。平寇大功。不可不紀。乃詳詢廣昌士庶。得其實而紀之。高公名天爵。遼東人。倪閣公曰。攻砦最難。他人久則必倦。不又將議撫乎。高君大有識力。而文能一一描寫。使讀者知平寇之功。如在目前。高

南嶺齋文集十四卷

平谷紀四

六併七

余兆開廣文生祀紀

南城余兆開名彥章爲金谿訓導甲辰以汰員去士民數百人送之郊外焚香載道當是時邑令陸君聞之大驚且嘆曰首宿齋中何修而得此去後士民思其德祀之以配陸象山先生予聞其事而不知所繇也昨過金谿晤友人問之曰司訓與民無涉何以得此諸友曰先生見士必訓以躬行士喪而有費者必卻之民間利病則力陳于郡邑多姦言以冀其從先生無所利且不居其功故民咸德焉賀嘆曰君子哉兆開爲人所不能爲雖古之循吏曷以加焉羣情思慕配享先儒其爲榮也大矣卽

內省齋文集十四卷 廣文生祀紀

八

卿相之尊豈能得此于人乎嗟乎投閒置散亦著其功而名後世彼謂時勢有殊古道難行于今者奚足信哉

謝秋水曰廣文中有不較費不伺隙侵剝者卽稱高雅矣乃

訓士躬行且陳利病而嘉惠地方豈非鸞鳳見于學校耶宜

先生表章之也未幅風度居然司馬

歐陽石臣曰官無大小能維持風教留心民瘼便足千古得

此文俾寒賸稍有生色益當自勵矣

購山紀

廣昌黃元嘗太守予久與訂交見其溫恭靜重知其爲君子也及元嘗爲潮州二守旣之官而予正在粵憶昔嘗謁劉中初先生論及元嘗曰此吾所薦士也脈考石函公爲太守數年其家求益一椽未增半畝而元嘗敬慎自持趨庭必謹可謂今之胡威矣予思各舉所知朝廷鉅典非確見其生平敢輕薦乎一日賀躬過潮陽詢輿論則潮州士庶皆頌二守廉平予乃服中初先生之得人也使薦辟皆能如此則廉吏徧天下何患斯民失所哉已而元嘗擢太守知事不可爲遂辭職山居杜門不出有

內省齋文集十四卷 購山紀

九

伐其祖塋木者人曰盍鳴官元嘗曰鄰里乏薪忍禁其勿取乎乃捐十金與之俾別購山以爲樵蘇之所於是竊木者感而自愧相戒勿犯其塋予益服中初先生之得人也元嘗善行不勝書姑紀此一事以爲縉紳居鄉之式

謝秋水曰紀一事而其人大槩俱見石函中初俱相因而見

簡潔雖是小紀體裁文章却大○以威禁山可得之於一時

而不可得之於久遠捐金買山與之公樵以免祖山之盜樵

俾土人世世相傳指其山曰此黃氏之義山也黃氏曷爲立

此義山爲代其山之樵也雖童子不忍登其壠矣嚴切禁碑

無踰於此。黃公不但仁者。又智者也。余向聞此事於平西。欲爲之紀。今先生紀之。先獲我心矣。

捐金購山。不愧古人篇中。并其前人與當日舉主之賢。俱於尺幅中見之。非長于議論。而精于敘事者。不能及此。第敘實

潘邑侯保民紀事

甲寅八月。都昌城陷。知縣潘君奔府城。民懼其路梗也。每鋪數百人。持械護衛至郡。及大兵復城。諸將曰。民皆從逆。必屠之。潘泣曰。民遭脅從。不得已也。必欲殺民。寧殺職。哀籲者三。諸將見其情摯也。舍之。所全十餘萬人。諸將曰。姑免屠城。惟城外濱河者。必盡殺。即整槩而行。潘聞之。立刻馳役鳴鑼。亟呼早避。于是士民俱遁。兵至。見無一人。將舉炬焚廬。潘又泣求得免。又全數百家。當是時。大兵駐城。潘率民供芻粟不絕。又稱貸數百金。市酒肉犒軍。供具悉隆。諸將大悅。曰。都昌官民若此。豈從逆乎。于

是一邑獨全。丙辰。父年九十有四。歿于家。六月訃至。即閉門謝事。士民慟哭攀輿。必不可。上官皆諭之曰。卽當晉秩。勿違行。潘泣曰。未視殯舍。方抱終天之痛。忍復居官乎。鼓棹過行。士民皆焚香哭送。潘君名如安。岳州臨湘人。以長沙訓導。陞任都昌。素有才略。得民心。保全十餘萬命。此今時所創見者。不可不傳。吾伯與潘君素不相識。紀其事者。欲後人取以爲法耳。 任長人

漕糧改折紀事

戊寅已卯間高郵湖水氾濫與化地最下故水患最深邇年加以旱蝗黎民阻饑當是時漕務屬司理賀屢爲請蠲不可再爲請緩征又不可壬午漕運自興化抵淮需六金而致一石且河水盡涸必不能行歲月未可計也總漕史道鄰先生問曰淮揚俱改折於東省易麥可乎對曰欲爲朝廷惜此才遺有何不可史公曰然將下改折之令觀察黃公力爭之曰功令嚴矣曷敢輕犯且有從旁竊笑者次日史公又問曰羣言不可如之何賀對曰旱蝗水涸而索之以所必無強之以所難行民不堪命矣

南省齊文集十四卷

漕糧改折紀事一

十二

且實致誤漕其於國家何益卽捐軀以救百姓職所不辭史公曰善姑救其最荒者興化泰州特令改折吾爲爾任其咎於是諭民凡糧一石折銀一兩五錢限以旬日抵淮民大悅如期輸至史公悅遂遣官賞往東省購麥當是時山左麥大稔每石不踰三錢史公卽具疏題請將麥三石當米一石充解所折之銀折而爲三以其九易麥其一爲運費而其五充兵餉皆史公裁定當是時阻之者其衆幸史公力爲主持而弗聽竟以是具題天子可其奏是舉也民間省四倍之輸而朝廷獲三倍之入免於輓轡之慘而無濡滯之憂兼裕兵餉上下咸安亦權宜之善

策矣。議者猶皆爲紛更。豈有他哉。謹守繩墨而懼罹罪咎也。然賴史公大力足以主持漕務。且時勢應爾。司農諸君子共恤民艱。而曲爲之計。故能相與以有成。歟。噫。當時內外之間。其在上有。人猶如此也。夫。

徐仲光曰。上下同心利民。洵一時快事。史公經濟之才。過人遠矣。

倪開公曰。真實經濟。非史公不能主持於上。非先生不能力行於下。始知良法美意。未有不上下相濟而能有成者也。

附

南省齊文集十四卷

漕糧改折紀事二

十三

漕撫史道鄰先生薦疏曰。志欲廉頑立懦。才堪遺大投艱。完漕而軫膏血之乾。陋規盡革。履河而督希鍾之役。美利皆存。功在全漕。宜膺殊擢。

僱募民舟紀

過年漕務咸責司理予自受事來卽值奇荒夙夜惴惴懼無以急公也尤懼無以恤民於是監兌例儀悉嚴卻之耗羨踰額者力裁之壬午泰州乏運艘內河俱涸巨舟不能行總漕檄募民舟予思委諸州邑則胥役橫肆徒假此以爲厲階其何能濟乃乘小舫屏輿從止攜一二役忽至真州江口見民舟無數遂躬履而過視之遇檣楫弗堅者舟人老稚者悉縱釋焉擇其器新而人壯者得四十艘舟人皆泣辭曰力不能勝任予弗聽各與以五金躬督至泰州將米簞揚至潔給與運弁運弁者指揮劉

兩省齋文集十四卷僱募民舟紀

十四

國威也頗有才能予語之曰今歲米善而舟堅可以過行矣子勉之舟人皆吾江右其善待之國威曰諾遂兼程抵京司農大悅超擢國威以示勸往歲雜糧批又沿途濡滯故舟人得竊取而運弁至京遲遲多繫械是役也米既堅好完後餘米充溢國威不取盡以與舟人舟人皆大喜過望鼓櫓南還謂予子慰勞之且請於總漕咸給漕運有功永免供役之牌以恤舟子予思需僱募者未能豫圖之過也倉率權宜烏可爲例於是計來年運艘豫請於府早給全費太守從之遂盡行造修至癸未監兌則運舟咸具不必取諸僱募矣吾鄉舟子有願再供役者予笑

曰昔辭而今願何情理頓殊乎此端一開異日必爲舟人累今運艘已備奚敢復勞是年漕運又先各省賀且磨紀錄矣予觀夫僱募一事怨聲溢江河蓋差役持牌則舟人賂脫有去十餘金者有用數金者得賄斯釋而以敝舟充數故舟漏米泥至京則運弁非重費不能獲收此漕運之所以用也嗟乎造修運艘未始無經費倘所領皆得其實則舟堅而自足何以僱募爲卽或旱乾涉淺不得已而募其分載但使所釋者無纖毫之費所用者獲堅固之舟則軍民兩利何至蔓引株連以運艘爲陷阱耶

兩省齋文集十四卷僱募民舟紀

十五

徐仲光曰天下無難處之事利病微細在廣訪詳察而親行之若委之胥役雖利政亦病况漕舟僱募實足病民者乎卽此一事佐平恤民之仁應變之略皆足爲後人師法倪閣公曰民船轉運此便宜之一端但委之胥役當米未登舟而舟人之所費已不貲矣誰能實心親歷秋毫無弊如此乎天下豈有不可行之事奈一事而自利者居其半中飽者居其半上下之掣肘者又居其半是以灰任事之心而愈重民生之困也

廣陵靖盜紀

辛巳春江都大盜初萌聚黨數百行剽于泰州泰興接壤之區民患之盜首吳贊與驍勇絕倫因其父與伯訐訟訊者屢懲其父積鬱弗解贊與銜恨遂支解其伯官司索之急乃奔亡偕其兄吳祥與同黨數十人橫行劫掠饑民多從之甫踰月遂糾至數百白晝行剽有一新婚者奪其婦不從怒而刺其腹於是徧行捕緝三州邑所獲疑似者悉繫獄不啻百餘人備兵使者存拙王公問計於泰州陳守陳對曰宜撫按題請以大兵擊之然後可又問于子對曰此捕役之任耳但當以計擒之若火之始

內省齋文集十四卷

廣陵靖盜紀

十六

子為質賊素信其言但使彼通密札恐以兵威誘令潛逃而伏壯士於要途則就擒必矣壯士須五十人懸重賞鼓之以耕樵之服雜村落中審挾短兵伏道旁林箐又必求識面者為向導斯可獲也兵貴神速勿稍緩繫巷如計召倪青眼諭之青眼唯唯但云壯士勿多多則恐泄祇欲擒盜首則用三十人足矣於是繫巷陰質其子而密簡兵快最勇者得三十人即日倪青眼以書通賊曰大兵三萬將至亟走乃免賊信之遂疾趨江南途次伏發而贊與就擒矣同時泰州之民擒獲凌萬里宜陵百姓又獲朱光宇皆賊君俘也解至子訊贊與則殺伯剗婦諸事

內省齋文集十四卷

廣陵靖盜紀

十七

直吐無辭既訊確斃之杖下隨出示徧諭除盜首三人外餘黨悉有歸農有苛索者必罪之仍撤江都泰興泰州凡以此事繫獄者不問真偽樂行釋出諭令悔罪圖新於是羣盜解散吳祥與雖遁無能為矣事竣具報兵備王公公曰不踰一旬而平巨寇子之功大矣賀對曰此非職所能歐陽公之策也今以廉惠得人心故壯士與居民莫不盡其力實非職所能也當是時巡按脩其張公見事明敏知人善任而王公以寬厚佐之開誠布公故人皆樂為之用嗟嗟天下事不患下之無人而患上之不能川豈惟靖盜一端哉

歐陽繫巷名
江都知縣

羅文止先生曰。鐵渠有脅處。置得宜而歸功上下。皆是實理。實情。杜子美謂得結草十數公。參錯天下為那。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于於佐平亦云。

徐仲光曰。不煩寸刃。鐵止用一捕快。而巨寇賊于股掌。殺三人而一郡以靖。功在地方不小。使流寇初起之日。有如佐平者。為之芟萌剪孽。何致滋蔓猖獗。有甲申三月之禍哉。讀此記為之太息。

學東招降紀事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夫人之恒性。豈有不善者哉。其所為不善者。習也。非性也。即頑惡大慝之人。習染雖深。而天性之良。未有不與人同者。吾於盜賊徵之矣。昨歲初夏。予由至粵東。所屬文武。皆曰。近年以來。盜盈山海。而海賊之強。莫如羅亞福。所部數萬人。精悍無敵。運舫如飛。官兵屢為所挫。莫可如何。予心誌之矣。及聞會城多冤獄。乃請之制臺。檄予昭雪。予取各獄詞。徧閱而親訊之。忽見一老人。頭禿貌悴。詢之。則為羅德。即亞福之父也。予曰。罪人不孥。况其父乎。蓋釋之。守令皆爭執曰。寇父脫網。其子不愈肆乎。予曰。彼亦人子。豈獨無良心。倘殺其父。以堅其惡。何如越法縱釋。以開其悔悟之為愈乎。乃諭保出民間。皆不願保。予曰。本道親保之。遂釋出。諸弁怨曰。吾輩力而拘之。奈何輕釋。越三日。亞福率眾來降。曰。感釋父之恩。不敢復為非矣。予曰。爾亦知有父乎。父母生養。備極劬勞。而忍犯法以累之乎。亞福涕泣不已。叩首者百。予曰。爾亦有人心。當不復為盜。惟是粵東陋習。凡招撫者。上下衙門。必用萬金。而後可。今予精懲賄賂。敢用纖微者。殺無赦。又凡賊歸降。立授冠帶。是實盜也。今予最恨劫盜。初降。僅免其死。能擒盜著功。則賞以兵役。再則陞

爲什總三則擢爲哨官所賞高下以擒賊之多寡爲差然必不
先賞以長盜風亞福唯唯而去未幾卽擒盜以解訊實以兵役
賞之改名羅文受文受充兵而不食餉鐫字于舟櫓曰誓報洪
恩遂率衆巡海悉力以擒諸盜所過之地秋毫無擾士民皆稱
善制臺聞之大悅擢爲守備未幾子離與任文受送于河濱依
依不忍別泣曰釋父之恩終身不敢忘然愧無能報先是勁寇
黎忠國等其衆萬餘既就子撫及伺子去後復擾海濱文受延
之飲深夜酒酣設伏以圖之盡殲渠魁而海氛稍靖矣文受曰
吾有此舉差足報釋父之恩矣嗟夫文受一巨盜也其惡已極
而省齊文集十四卷 刑獄紀事二

其習已深乃釋其父而知感遂矢報而不忍忘所謂惻隱之心
人皆有之豈不確然可信哉

徐仲光曰從來盜賊惟有勦撫兩端佐平竟以理論之以天
性動之遂使積年異類翻然感化而海氛亦一時以靖所謂
不勞餘力而措舉東於衽席矣其用寬用嚴俱非恒情可測
一舉而知仁勇備焉

馴鼠紀

乙卯秋予寓綏邑宅多碩鼠夜則整齋衣被無一獲全者衆患
之是時兒童病疥鼠則登臥榻嚼瘡痕兒童不敢寐一宿而驚
起者無數家人輩忿甚既設阱以斃之又貸僮之善捕者徧伏
室中子觀百日間所斃之鼠六十有餘矣而患未息也惟有一
室子居之初至予戲曰不用勦而用撫或者其可乎凡暮以飯
一孟置于櫃下戒之曰勿損吾書則恒授汝餐及旦視之則飯
已食盡矣每夕皆然踰月鼠則于晝日中羣遊几下弗懼也惟
夜不登几室中書籍衣物咸無恙一日案頭忽有鼠跡從者曰
南甯齊文集十四卷 馴鼠紀一

主

此小鼠也予曰小鼠何知乃大者不爲吾過之亦其罪也倘不
改吾將斬以餐自是書几之上竟無鼠跡矣雖置食物于几間
經宿無損歷冬而春惟予一室之衣物獨全予嘆曰異哉茲鼠
其亦可撫而馴乎物之當賤惡者莫如鼠今得餐而無嚙終始
弗渝其亦有良心歟且夫設阱置捕可謂勞矣然患終不息則
勞而罔功矣乃授餐戒諭而害自除又何逸也子瞻曰惜鼠常
留飯憐蟻不點燈雖曰不忍殆亦制物之道歟予少時長于擊
鼠十發九中閒居三十餘載思舊過而內自訟知嫉惡太嚴非
仁也凡見可賤惡者必生哀矜而不生忿嫉必欲化導而不欲

殄殲今觀此鼠而益信民之可化矣。予深自刻責而悔無及矣。吳中山曰韓昌黎能馴鱷而公能馴鼠大小雖殊其感格異類則一也。未幅推言竟同慈氏說法其在吾儒可謂肫肫其仁矣。

目錄

十五卷

序

仕途鑒懲錄序

當官功過格序

詳刑要覽序

呂公實政錄序

盡心錄序

援溺勸戒編序

本政輯畧序

訓蒙規矩序

榮養元音序

勉古錄序

重梓感應篇序

六言解序

內省齋文集十五卷 目錄

六言歌序

內省齋文集卷之十五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序

仕途監懲錄序

仕途監懲錄。殷棠川先生所輯也。李文定公廣其意而增之。二公同典禮闈。凡門人謁見者。輒持是編以訓之。故一時門下士。多以廉惠著。聲其孫小有。又增爲評贊。大約以禍福爲說。以登動天下人之心。使之趨於善而弗敢違。嗟乎。君子之爲學。亦務躬行焉已矣。豈肯以禍福爲心哉。以禍福爲心。則有意爲善與。內省齋文集十五卷。仕途監懲錄序。

有懼而不敢爲惡。豈君子居易俟命之學哉。然而先師贊易有餘慶餘殃之說。大禹陳謨有惠迪從逆之言。伊尹告君有降祥降殃之訓。周公誨王亦有自求多福之詩。然則禍福感應。豈聖人所不道哉。夫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無所爲而爲善。無所畏而不爲惡。此中人以上之所能。而可樂望之天下乎。世之最多者。中人也。使其於古昔之感應昭然。信其弗與視一善。欣然慕之。慕之弗已。又相率而效之。視一不善。凜然畏之。畏之弗已。又相戒而改之。則移風易俗。胥於是乎在。雖以禍福爲說。何傷乎。向讀廣仁品。稍覺其繁。今取仕途一集。與子弟敦實再。

訂。另梓而行之。以告天下之爲仕者。亦體棠川先生暨文定祖孫公善之遺意也。嗟乎。文定子孫。不特以科名顯。而皆以廉能著。豈非庭訓之所習。與積善餘慶之所致哉。予因之有所感焉。夫人之相觀而善也。情也。嘗見門人受知遇者。往往於師之所行。是則是。倣一聞訓戒。必躍焉而興。舉焉而懼。較他人之所漸摩。其功必倍焉者。何也。情之所鍾。心之所慕。故言出而自孚也。況身居權要。其言愈足以見重乎。使天下爲主司者。廣斯意而行之。相對門下士。不崇體統。不敘私情。不談官術。而皆留意于蒼生。竭誠于勸勉。則廉能遍天下。雖唐虞三代之治。不難矣。寧

內省齋文集十五卷

仕途監懲錄序二

徐仲光曰。援引經傳以明感應之理。極中正。又極透徹。其氣度清遠。對之使人鄙消躁釋。倪閣公曰。邀福之說。儒者不言。然以之訓世中人。又何不可。末段復從師弟上生情。與前李文定事相映。行文變幻。莫可端倪。

當官功過格序

一 起 雖然文字家所成

生民之休戚繫於守令之賢否。守令者。為國家鞠育斯民。俾無饑寒訟獄之苦。其責不綦重哉。程子書視民如傷。于座右。蓋其慎也。乃有視一官為傳舍。視民之疾苦。泛泛然若浮萍之相遭。而莫之恤。為民父母之道。顧如是乎。予往在都中。得當官功過格讀之。蓋巡方之考察。銓司之黜陟。不嚴於斯矣。為吏治若斯。斯亦足矣。予初見而喜。既而疑。久而知其鼓勵衆人之意微也。何也。初入仕途。如江海望洋。茫無畔岸。雖心理本同。而先後緩急之序。重輕大小之關。以應度之。而求其當。鮮不失矣。得是集

內省齋文集十五卷 當官功過格序一

三

而觀之。如射之有鵠。如農之有畔。如匠之有規矩準繩。雖拙者可勉而幾。不亦善乎。此予所以初而喜也。然君子之學。惟寡過焉而已。記曰。不自尚其功。董子曰。明其道。不計其功。薛文清曰。居官恒如不能盡其職。則過人遠矣。茲屑屑焉。自以為功。其無乃非靖共之實。而懷計功謀利之心乎。此予所以既而疑也。雖然。以此自考耳。書曰。敷同日奏罔功。又曰。功崇惟志。易嘗不言功。且人之為善也。莫不有翹翹焉。自喜之心。使知為功而踴躍以赴之。鼓舞焉而弗倦。其為益也大矣。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夫勇于遷善。則過日寡。勇于改過。則善日滋。

功之為言。善耳。庸何傷此。以知其鼓勵之意微也。試若是而弗敢自怠。弗敢自寬。何弊之弗除。何民之弗恤。何催科刑罰之足患哉。雖然。居恒有實學。則當官自有實政。非待臨事而慎之也。即臨事而慎之。瘡痍載道。其所以痼瘕乃身者。正無盡也。方皇皇補過之。不暇其易。敢自以為功。此則內省之學。飢渴山已之懷。予又以望同志之進乎此也。

吳仲升曰。設三層以盡理。至末更進一步。非篤志力行者。不能言之。確然如此。

徐仲光曰。暢發欲言。真足垂世立教。文氣亦在南豐廬陵間。

內省齋文集十五卷 當官功過格序一

四

○當官不慎。舉足皆過。縱能慎之。寡過已幸。安敢言功。文最斟酌得體。

丁景呂曰。根據經術之文。大有裨于吏治。

詳刑要覽序

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夫民易爲稱之也蓋導以德教則訟獄衰息民氣和樂故相與咏歌如此也先祖純齋公以孝廉隱居六十載賀幼侍公側公嘗訓曰予非不欲仕所不忍者輟朴耳爾輩異日居官必以誠心行恕道視堂下之痛楚如身受之庶或無枉書曰懷保小民又曰如保赤子爲民父母之道當如是也今觀詳刑要覽何其與先祖之言合也哀矜惻怛而曲盡其情其言之也質其慮之也周其施之也恕以此居官乃可以爲民父母而無愧世傳是書爲范文正公所作有德者必有言

內省齋文集十五卷 詳刑要覽序一

五

豈不信哉嗟乎世之用刑者意在懲奸其始出於不得已而其後也遂相習於不自知夫至於不自知而殘民以逞其可勝道哉嗟乎誰無惻隱乃刻覈成風恬不自省得是書而釋之庶其有警乎賀昔司理廣陵奉此以周旋無敢失墜偶懲一二巨盜用法過嚴家大人切責曰遂忘而祖之訓乎寧寬勿嚴亟宜改悔賀絲是愈加敬慎然後覺是書之善允足爲當官之韋茲也於是重梓以告同志使舉世吏治咸以希文爲法不亦善乎或有詰予者曰刑罰宜施于小人且法輕則易犯末世之人烏可以三代之治治之予曰否非德之威雖猛而人不犯是故殘忍

刻薄用法而未服其心雖刀鋸斧鉞猶將不避而況木索箠哉夫刑罰既積則上下相逼訟獄日繁此良民之所苦而奸民之所樂也自古以刑威民而能使民無犯者未之前聞嘗觀漢循吏傳河南守吳公治行爲天下第一與蜀郡文翁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朱仲卿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而化洽桐鄉黃次公力行教化務在成就安全而潁川大治召翁卿視民如子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而民稱爲召父此皆潔已敬民不用刑罰而所居民富所去見思非其明效大驗耶武又曰催科莫緩如之何曰不聞兒寬之課最乎當時以慘

內省齋文集十五卷 詳刑要覽序二

六

刻相尚而寬獨勸農桑緩刑罰務在得民心推情與下吏民大信愛之厥後擔負輸租課更以最嗟乎直道不民良心具在安有緩刑尚德而民不樂輸者哉絲是觀之天下無不可行之化古今無不可爲之時善治民者先治心苟能躬行教化以保赤子之誠竭力撫綏則雖不廢刑罰而禁網疎闊持之以寬仁待之以積久則民歌樂只將有必不忍欺者雖至于刑措何難哉徐仲光曰此書訓慈樂暴例簡言詳予向居官亦嘗奉爲龜蔡得佐平此序宦海慈航行將過津溥渡厥力大矣文亦粹雅不羣

重梓呂公實政錄序

已酉初夏偶過姑蘇訪子友蔡子允賁論當世人品亟稱李公
貫溪因介而就正焉與談吏治賀因舉治譜之佳李先生曰呂
公實政錄深切著明較治譜尤詳賀請得而觀之呂公河南人
萬曆初以邑令擢銓曹廉名丕著乃力求外補志澤民也歷山
左臬司以至撫軍山右咸有仁聲其書一曰明職二曰民務三
曰鄉甲約四曰風憲約五曰獄政門人趙君文炳梓而傳之類
曰呂公實政錄予讀其書而嘆曰至矣哉曲體平人情深察乎
事變廣稽乎物理其慮周而至其法詳而當其爲說也入理而

內省齋文集十五卷 呂公實政錄序一 七

近情是皆發自苦心而折衷于大道後人讀之未有不咨嗟感
歎稱爲仁人之言者也惟公心在斯民常恐不得其所故言之
諄切而不厭其詳豈非深知治體有益治道之書哉或曰其言
太繁知鄉約保甲誣盜慎刑之類固盡善矣他如養濟醫學墳
務也州縣長吏其暇及此乎賀曰簡僻之境綽有餘閒若值衝
繁擇屬員可任者推誠託之亦克有濟惟是立政有本必也得
失毀譽不以動其心也貨賄田宅不以昏其志也聲色麤蕩不
以耗其神也詩字琴棋不以荒其務也一夫不獲引爲已幸慄
慄焉惟瘵曠是懼日積月累則三載之間必有卓然可觀者烏

在其難行乎雖然地有殊焉俗有岐焉時與勢有異焉豈可以
槩言哉然先其急後其緩因時勢而利導之去其太甚而以漸
致焉則可以永行而無他患是以初蒞任時即宜下令俾士庶
咸陳利弊取公論而權衡之庶言同矣非有私矣猶懼其未也
必集諸紳耆老廣詢而詳酌之擇其至當者加意速行其與利
也必慎其除害也必嚴篤于教化而寬于刑罰行以虛心而不
執成見則凡所舉行民必樂從矣有不被其澤者哉賀不揣固
陋僭爲刪繁附以末議以作初仕之津梁凡百君子讀是編者
勿廢昔賢之苦心教養斯民勤勞勿怠雖視一日亦若千秋則

內省齋文集十五卷 呂公實政錄序二 八

心之精神變化無窮安知此錄之中不猶有未盡者乎引而伸
之神而明之俾唐虞三代之治化復見于將來雖謂是書也以
開萬世之太平可也

徐仲光曰歷敘呂公實錄足裨政治復詳悉已意身體力行
之法無不實實可行方是重梓是書本意中多至言莫草草
作文序觀

謝秋水曰呂公是書猶日月之行天江河之行地先生此序
猶披拂雲霧而不使之晦疏決泥沙而不使之壅俱世界倚
賴之文章也

盡心錄序

經濟之實必本乎理學。理學明而濟世安民之道裕乎其間矣。予讀盡心錄而思其學有本源非偶然所致也。劍邑李石龍者。襄敏公之子而見羅先生之兄也。見羅先生以講學者則家庭素所聞見固已異於凡人矣。石龍巡楚而爲是書以訓其屬。將古人之嘉言善行合而錄之。題曰盡心。蓋取一成不變君子盡心之義而暢言之。夫獄者生民之大命。凡蒞官訊獄誰忍不盡其心哉。然所謂盡心者必盡之於平日而非臨事之所能幾也。陸象山云。宇宙事皆吾分內事。范文正公做秀才時即以天下

內省齋文集十五卷

九

爲已任然則古之君子豈必待當官而後學治民哉。竊怪世之學者或工小題或習四六甚且蕩志於博奕奇興於琴書竭少年有用之精神耗之於無益而吏治民生寔而不講。一旦蒞事則憤然茫然惟內委于幕賓外聽于胥役故吏治日偷民寃日甚以致流寇乘之而爲亂言及於此可爲痛心使平居誦讀時能取民生而夙計之討吏治而深圖之見前輩之廉能著績守禦有功者必虛心以請問之遇同里及同籍之有才者必反覆而詳論之留心日久則渤海朝歌之政豈異人任而況于訟獄乎。噫訟獄既平民困既甦則姦宄必格盜萌必剪封疆必固又

寧有蹂躪衝突之虞哉。予故曰盡之於平日而非臨事之所能幾也。或曰假舟楫者不勞而渡江河平居卽不習俟蒞官時選幕賓而用之何難乎。曰嗚呼世俗之自誤者蓋以此也。夫訟獄之情僞變幻百端故聽辭聽色猶懼有弗詳者况幕賓深居署內未親其貌未聞其聲而能悉輕重之情乎。據紙上之鋪揚以遙揣其是非雖有智者莫之能悉也是故以詞取勝使訟師得以持權變亂是非而風俗遂因而大敗噫士人居官猶舟人之操舵也平居不習而忽膺民社或任繁劇是猶山居之民日不親江河一旦操巨舟之舵而涉洞庭彭蠡之波雖招舟子以爲助其將能乎。予故曰盡之於平日而非臨事之所能幾也。予剛訂是錄而增以論評願舉世之士人皆沉潛于理學以濟經濟之源爲上者皆以正己率屬爲心而蒞事者皆以獄無寃民爲志斯民之疾苦庶其有瘳乎。雖然錄多論刑名亦吏治之一端耳若夫推廣而增益之則俟博問多見之君子而豈予淺陋之所能及哉。

王左車曰留心民瘼之言竭誠出之苦衷如兄不特文氣之宕逸也。

援溺勸戒編序

天地何心乎以生物爲心也。以生物爲心故曰元者善之長也。苟能思天地之大德則草木無知猶方長不折鳥獸蟲魚與人異類猶不忍殺胎夭而況於人乎況於所生乎乃溺女一事舉世相習而不覺其非抑獨何哉。賀嘗密詢而數計之可爲寒心雖欲自己於言而有所不能矣。頃過某方見其風俗樸茂人多情誼實非不仁之里也。然察其一家兄弟四人於巷月中共溺三次矣。又聞其望昔年有生子六生女四而祇存四子餘皆溺去矣。又有一老婦曾產十三胎祇育其三而溺其十是合一

南齊書卷十五 援溺勸戒編序 十一

村計之歲溺數千矣。則合一邑計之歲溺數千矣。合一大郡計之歲不啻萬餘矣。言及於此令人痛心下淚而且恬不知怪耶。易解之象曰君子以赦過宥罪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詳繹聖言則有過有罪者猶赦宥之法當死而情可緩者亦不忍遽誅焉。矧初生女子何罪何過而必不容赦宥乎。必不可稍緩於須臾乎。嗚呼爲父母者一何殘忍至此哉。斯水火旱蝗之所繇致而干戈疾疫之所繇興哉。或有議之者則曰吾鄉之素習皆如是也。吾踵而行之未敢立異也。嗟乎惻隱之心人孰無之奈何徃於積習而不能振拔抑有世道之責者視若泛常弗

之禁諭俾愚民習以成俗且以是爲當然豈知其濫殺無辜大千天怒也哉。昔先祖先父力行勸戒而近鄰與僕婢竟無此習矣。昨偶至黎邑小村遇老農徐茂松者有四子頗知禮義予曰爾亦有女歟曰曾有四女一以驚風歿一踰六歲而自溺於池予深痛悼弗能視也。今僅存二女皆已適人矣。曰爾鄉無溺女歟曰前輩有人垂戒云人命至重人債難償故吾僅誌之賀雙然喜曰良言之足以感人也如是夫審如是何忍不勸人爲善何忍見人迷溺而不爲救援乎。乃取古循良之偉績與休咎之明徵增刪點次反覆詳論以告世人名曰援溺勸戒編欲廣而

南齊書卷十五 援溺勸戒編序 十二

布之俾郊外愚民互相傳播皆知此習之爲非而羣焉改悔不亦善乎。首言吏治者何也。謂移風易俗貴在乎長吏也。爲民上者果能如賈偉節張然明諸君留心禁諭不憚頻數因時隨地或猛或寬以行懜懜之深仁以保無辜之赤子則所全者大矣。又有仁人君子能效廣陵會稽蔡榮二先生義舉倡率鄉鄰廣結育嬰之會多方撫字庶幾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而不戾天地好生之心哉。 抑我生曰得此一序自堪千古不必言果報也。 呂錫馨曰凡人殺機一動禍患踵生況骨肉天性乎先生以

好生之心行救世之實宜其言之痛學也
吳中山曰溺女惡俗律無專懲非略之也古無此事也得公
此文可補其缺

本政輯畧序

程夫子曰一命之士苟有心於濟物於物必有所濟至哉言乎
夫邦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人皆知之而莫能恤之者何也無
立一節之舉
實心任事之人也嘗讀幽風七月之章與周頌臣工載芟良耜
諸什留連咏嘆無非南本之言蓋周公之重農若斯其亟也漢
之召杜張堪唐之宋慶禮郭汾陽張全義何承矩宋之蔡襄孟
珙張瑄皆以墾田爲急務誠可謂知本矣知其本而竭力以圖
役民衣食既充則人皆自好而重犯法所以弭亂之源也是以
唐爲治者視民事若家事夙夜籌其豐歉必先濬溝洫興水利
南道書文彙十五卷 本政輯畧序

省刑息訟薄賦輕徭使民得盡力於南畝則素日民食既無憂
其弗贍矣猶恐或有災沴也於是有豫防之計倉曰預脩贈餼
曰積穀非虛名也爲之制節虞溢罰也夏則出陳以利農冬則
易新以裕賑上之巡方而有察盤以稽其虛實此與古常平之
制何異焉乃數十年來倉庾悉廢有餉爲茂草者且有改爲國
園者矣賸餼入橐而虛上其數積漸既久遂以廢弛爲當然以
舉行爲立異以徇庇爲寬仁以詳稽爲刻薄上下相蒙鮮克有
實此先年遇荒所以莫之能救而姦民乘此而煽亂士大夫與
素封之家累世經營節蓄之所致千倉萬箱祗爲大盜積耳原

其初皆無實心任事之人。以至於此。使能於豐時豫計之。則可以久安。而無患矣。至倉皇無策。使皆為佩帶牛之事。哉。今穀值最賤。實百年所未見。然物盛而衰。理之常也。豫脩不虞古之制也。周旌吳子惕然念之。而有本政輯畧之書。其言詳而弗蔓。節而弗遺。欲人之急行也。謂過時則無及。欲世之皆行也。謂一隅則已盛。故梓是而徧告之。凡屬萬紳。皆有其責。當官則以積穀做常平之法。居家則以義助行社舍之計。安民與自安之道。皆在於此。噫。處得為之地。而當茲易舉之時。其可不交相勸勉。實心任事。以求所為豫脩者哉。世多賢人。君子知必究心民瘼。

南齊書卷十五

本政輯畧序二

詳繹是書。汲汲焉講求而力任之。庶幾有濟。間周旌志於道德。篤於躬行。鄉邦咸重其品。今偶觀所著。皆留心風化。不為枝葉之言。誠有得於程朱之學也夫。

許師六日重農救荒意。原始要終。言之鑿鑿。而歸重實心任事。尤為見本之論。至文氣麗厚。直通漢人。

訓蒙管見序

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曷言乎聖功。蓋謂舉世之人。皆可以希聖也。謂養蒙之重。不可以輕視也。然自世俗觀之。則聖人者。如麟鳳之不可世出。如岱衡之不多觀。雖唐虞三代。不超數人而已。若彼童蒙。不識不知。豈遂能從所養哉。即養之以正。而氣質各殊。豈遂可以希聖哉。然則曷言乎聖功。蓋民之秉彝。實與聖人無異。童蒙者。習未深。而性未遠。苟能導之以正。訓之以行。需之以久。則降衷恆性。取諸其固有。而還之。曷難乎。易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夫泉之出也。其始涓涓。其流不已。遂成江河。積漸之致然也。故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訓蒙者。能以四書五經之義。勉弟子以躬行。俾其終日之間。聞正言。見正行。習而安焉。則始於勉強。終於自然。盡人皆可以為賢。皆可以為聖。聖功之在蒙養。其弗信矣乎。是故擇師者必慎。而為師者尤不可以自輕。記曰。師嚴而道尊。夫所謂嚴者。豈復楚收威之謂哉。以敬臨之。以誠動之而已矣。夫臨之以敬。動之以誠。而人不感服者。未之有也。況乎習未深。而性未遠。其變化豈不易哉。今世塾師所督者。記誦。所繕者。辭章。所談者。功利。所遵者。俗禮。皆以科第為能事。而置德行於弗講。苟訓詁是勤。而披吟不輟。則以

南齊書卷十五

訓蒙管見序一

夫

爲盡職焉耳。不得則根絕以威之。甚或恣行暴戾而不顧其失。此聲榮之道。所以戒其爲寇也。夫教人者。必使其氣質變化而後可。幾於有成。今世塾師。果能自變其氣質乎。未能自變其氣質。而欲變人之氣質。其可得乎。是以爲師者。知德行之爲貴也。必先正其身。以端教育之本。隱微必敬也。動履必端也。過誤必改也。衣冠必肅也。言笑必謹也。以躬行爲弟子先。勿計功而自懈。勿從俗而苟安。如是則身正矣。可以不言而喻。不怒而威矣。而且靜專以課其業。勤敏以鼓其志。謙虛以著其範。博雅以廣其聞。倦倦懇懇。必欲其成。賢聖而後已。則門人小子。漸摩於仁。

南齊文集十五卷 訓蒙管見序二

七

義將日進乎高明。而不良知。譬如有本之泉。放乎四海。沛然莫之能禦矣。質欲舉世之人。皆爲賢士。而立志必希乎聖人。於是。不揣庸拙。濫著俚言。名曰訓蒙管見。賀願爲父兄者。以異科名之。急莫子第。爲聖賢更祈天下之塾師。志遠大而敦氣節。耻爲世俗之庸流。庶令被其訓者。轉相授受。以擴教思於無涯。則風移俗易。將於是乎在。而塾師造士之功。豈其微哉。

黃雷岸曰。竟是一篇聖功指南。使童蒙義正盡得力。則他年作塾師。不待變化氣質矣。此有關世教之文。

呂錫馨曰。指示諄切。足發前人之蒙。

蒙養元音序

詩文不關乎風教。雖聯辭若波濤。採藻如花。夢奚益哉。賀謂凡立言者。不問其爲大小。但能羽翼經傳。干城名教。則雖小而不可捐。千家詩。不知編自何人。惟開卷數百。能尊洛閩。識大道。質重而習之。至今猶不忍廢。然合歷朝之久。祇收數十章。不亦隘乎。且十餘章之外。又皆畱連光景。而無裨於世道。抑何濫也。賀見循誦傳習。幾徧天下。揆厥所繇。則因其淺近而易讀。故衆咸誦之。然誦之者。衆則風俗人心。自有以潛移而不覺。所傳愈廣。所關愈大。可無釐正而刪補哉。或曰。詩不可以言理。言理則傷。

南齊文集十五卷 新訂千家詩序一

尤

乎氣格。舊本令人厭者。固於理也。予復以理繩之。安得有佳什。歟。予曰。否。否。天下無理外之情。亦無拂情之理。我棠棣皆情之聲焉者也。而談理之精。後世誰能及之。且三百篇。孰非言情者哉。然即鳥獸草木。是常日用飲食之間。已具治亂興衰之理。及其歌詠所至。足以動天地。感鬼神。曷嘗有傷於氣格哉。且詩莫盛於唐。而少陵特冠乎當代。何哉。其理有獨至也。不然。唐人藻麗彬紛。與音閎議。足以揚徽烈。而耀當世者。奚不勝收。而何以三百年間。必共推一少陵。以爲詩道之極。則哉。雖然。情有正。亦有邪。理本正也。而言之者。亦不能無偏。言之稍偏。則誦習者。

將積漸而入於邪。可不慎歟。吾夫子以一言蔽三百曰。思無邪。蓋謂事易見而心難測。人能運思幽獨。兢兢戒懼。而所行猶不正者。未之有也。雖幼學未能及此。而入德之門。則非此不為功。況詩之感人。異而易入。而習此者。皆屬童蒙。童蒙氣質未定。導之以正。則終身之趨向實基于此矣。豈特一時吟咏哉。惟繹無邪之旨。則不敢取一偏之言。去其偏者。而咸歸於正。庶幾不誤。後人歟。質不揣愚陋。廼取千家詩。僭為刪補。仍昔便蒙之意。舍古風而錄近體。取其易誦也。舍幽深而登顯淺。取其易達也。凡念世疾俗。謔浪笑傲之詞。與尚裝為塾師者。於翦讀之暇。南齊文集十五卷 新訂千家詩序 二

俾門人小子。時一咏歌。以興起其善心。以鼓舞其朝氣。以變化其夙習。日積月累。必有陰移而點染者。則是編也。於世道人心。其亦有小補歟。然其間或闕略。或迂緩。或矯枉過正。釐而續之。則俟後之君子。謝秋水曰。為童蒙地。法莫善於此。時一咏歌。豈但童蒙。即成材老叟。皆可當一部雅樂。其益人性情大矣。彭恭菴曰。蘓氏以風喻樂最善。以其入微而不覺也。陽明先生嘗欲作傳奇。以移情正俗。良有苦心。而先生刪補詩教。以養蒙先入為主。得性情之正。真有功世道之言。

迪吉錄序

天下有同然之性。非觸焉則弗現。故教人為善者。不必強之。以所難。而惟動其樂趣之意。使人鼓舞於不自知。則善之所感。固有未可言喻者哉。昔顏光衷先生著迪吉錄。以善世。微之以事焉。別之以類焉。閑意涉指。皆本乎天道。而曲盡乎人情。深入而淺出之。使讀之者。躍然悚然。而不能自已。洵有裨於經濟。有益於人心。有功於天下後世也。予服膺久矣。然所引太平廣記諸書。多屬神怪。不無過理失事之弊。嘗欲刪訂。以成全璧。而力未能也。予弟敦實。與予朝夕尚論。偶及斯編。遂同訂而授梓。以公

於世教。實曰一正一反。其義皆同。全專取其美。而遺其惡。不亦善乎。予曰。洵善哉。迪吉之名。斯稱其實也哉。夫人之情。安於所樂。而悅於所利。故逆而遏之。則難為功。順而導之。則易為力。今專舉為善之慶。使人知獲其利而從其樂。則惟忻慕。將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或曰。有勸而無懲。可乎。予曰。勸懲無異理也。凡人日見正事。日聞正言。而心無所難。則所行必日趨于正。是以古之為教者。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俾其專于為善。不觀異物而遷。故能習與智長。而化與心成。夫豈倖致之哉。吾嘗徵之于人矣。凡相對之間。樂道人善者。必君子何也。其心所記者。皆善

人善行也。好談人過惡者。必小人何也。以其所記者。皆不善之事也。夫多記惡行于胸中。則凡事自怨曰。我猶未至於此也。或行一小善。則謂謝焉。自矜以爲人莫已若也。或於小惡而爲之。始猶自愧。而其後援人過以文飾。而遂因之以自安。日積月累。雖欲不至于小人。不可得也。世專於揚善。則目所觀者。無非善事。心所記者。無非善行。是懿德之好洋溢于中。而見之施行。有不日進于高明哉。子弟之剛之其。卽此義也。夫然善行之間。亦有可商者。予兄弟殫竭心力。嚴爲出入。舉凡神怪可疑。傳聞弗確。與夫矯枉過正。恐其流弊。不可爲訓者。咸刪之。其間但語偶

兩省齋文集十五卷 禮告錄序一

三

易一二欲令觀者弗厭也。多存正史。而小說則間錄之。取其信而有徵也。如是而題吉之名。斯稱其實也。哉。讀是編者。如親見昔賢之行。事如目親善人之獲報。其爲樂也大矣。噫。發其固有之良。而鼓之以最樂之情。斯足以善世而有餘光矣。先生之苦心。不於斯而瀾著乎。雖然。正史之可垂訓者。固已多矣。而是編或闕予。又將集而補之。

倪閣公曰。中一段揣度人情處。如照妖之鏡。

繆克承曰。惡惡揚善。極大議論。從未有暢發如斯者。讀之使人起舞。

重梓感應篇序

或問感應之說有之乎。曰。有之。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易曰。親履考祥。其旋元吉。詩曰。懷悌君子。求福不回。聖賢之言。類此者甚多。揆其指歸。不已同符而令徹乎。或曰。擇氏言因果。而儒者往往議之。何哉。曰。吾儒之學。不謀利。不計功。但因天之所界。而克盡其所當爲。則不言感應。而感應之理。固已包舉無遺矣。雖然。感應之說。確乎有據。如左史所載。鬼神諸事。亦大彰明較著矣。夫天有顯道。厥類惟彰。福善禍淫。豈必一一而紀之。事而報之哉。萬物之道。各以類相從也。善與福類。惡與禍類。猶水

兩省齋文集十五卷 禮告錄序一

三

流濕。火就燥。自然之理也。以善獲福。以惡取禍。者猶陽燄之取火。方諸之取水也。磁石可以召鐵。酌泉可以祈雨。皆是道也。以禍福爲勸戒。使人見之有所慕而勇于爲善。有所懼而弗敢爲惡。不亦有功于斯世哉。或曰。孔顏之厄。盜跖之壽。所謂天道者何。居曰。春秋書其事。而不言其應。蓋謂此也。然孔顏爲萬世師。俎豆煌煌。而子姓昌大。至於今不衰。卽以俗情論之。福莫大焉。而跖則名之曰盜。其壽不踰七十。既歷千載。而人猶憾之。其何福之有。且夫感應之停理之變者。偶然也。子瞻所云未定之天。是也。取偶然一二事。遂謂天道不足畏。以拒諫而飾非。嗚呼。此

人之所以自悞也。若夫君子立心。夙夜祇懼。嘗若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而弗敢自肆。是以無不可爲之善。必無可爲之惡。而趨吉避凶。卽已存乎其間矣。今使人人矢志力行。善事如于公盛。吉王賀晉國之類。亦何傷于有意哉。易之爲書。教人寡過。而究其大畧。則凡有意于爲善。卽所以趨吉。不敢于爲惡。卽所以避凶。豈必諱言禍福哉。言此道者。莫如太上感應篇。李公昌齡之註。鄭公德源之贊。智愚皆可以共喻。噫。盡之矣。近日紛紛重梓。咸欲廣其傳。然增入故事。有與題無涉者。有誕幻不經者。是以刪繁就簡。取其信而有徵。淺而易見焉。斯足矣。觀是編者。相與

內省齋文集十五卷 梓感應篇序二

二十四

勉爲善行。以介眉壽。而膺多祜。其繇此也夫。

徐仲光曰。聖賢立教。不諱禍福。而殃慶迥逆。其言感應者。至矣。後儒反指爲釋。而諱言及之。何耶。太上此書。有功于世甚大。得佐乎此論。而其理益明。所造亦不小矣。

六言解序

天下之治亂。繇於風俗之淳漓。而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嚮道。則存乎教化。而非刑政之所能爲。是以善爲治者。先教化。教化既行。而風俗不躋於蕩平者。未之有也。周禮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正月之吉。屬其民而讀法。歲時祀州社。亦如之。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春秋祭祭。亦如之。蓋周公之教民如此。其詳也。教民如此。其詳。使之目擊而心諭。優游不迫。漸漬日深。故其民樂爲善。而耻不義。至秦以後。專用法吏以督民。使其民嗜利無耻。而風俗日趨於敗壞。

內省齋文集十五卷 六言解序

五

於是訟獄繁滋。而奸不可止。則皆教化不行之故也。洪武初年。太祖高皇帝諭侍臣曰。教化行。則閭閻可使爲君子。教化廢。則中材或墮於小人。大哉王言。洵萬世治道之準哉。詔頒六諭。曉示天下。行之以朔望。振之以木鐸。申之以耆老。董之以守令。卽周官讀法之遺意焉。夫以學政造士。而又以鄉約教民。嗚呼。備矣。當其時。士皆以廉耻自勵。以節義自守。至洪武末年。民風丕變。道不拾遺。豈非教化既行之效哉。今卽以聖諭六言觀之。而知當日之所以化民者。何其摯也。來賀昔在都門。得此於李小有明府。讀之而喜。遂珍而藏之。今親東粵。剝掠頻聞。訟獄繁興。

持詞求恕者。肩相摩於閭。刑之不改。宥之不悅。而爲治者。益以苟且。而不暇及於教化。又奚怪風俗之日漓。盜賊之不能止哉。來賀夙夜思之。欲民之改過遷善。不在刑罰。而在教化。於是。以鄉約爲要務。一月之間。講鄉約者。六寧輟他務。必不可廢。此於是。重梓是編。使郊外庶民。皆得而見之。周禮屬民讀法之遺。庶在斯乎。且六言之指。非特爲小民訓也。立身行道。以爲顯揚陳善。貴難以爲恭敬。正直是與。以爲和衷。式穀垂休。以爲教誨。靖共爾位。而無卽匪。藝皆是道也。語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使蒞官。不視民如子。實心以迪彝教。而僅以空言訓之。欲民之興行。奚可得乎。卽實心勸民。而不能潔已無私躬行。以爲之倡。欲民之從所令。亦必不可得也。來賀自愧愚蒙。不足以維風範。俗然職泰監司。與有教化之責。其曷敢不勉焉。尚冀同事諸君子咸滌乃心。勵乃志。思所以化民而端其本。則是六言所訓。將與虞廷十六字。並爲傳心之要可矣。諸君子勗哉。

吳仲升曰。推周官讀法之遺意。以教化爲風俗淳漓。天下治亂所從出。固見其大。末論更究六論微旨。則鄉約與學政通。而要歸於端本。公之爲學爲政。全於此矣。

徐仲光曰。詰姦弭盜。莫如保甲。訓俗導民。莫如鄉約。二術舉。

內省齋文集十五卷

六言解序三

字

內省齋文集十五卷

六言解序三

毛

而姦宄靖。風俗淳。訟獄息矣。惕菴見之。極真行之極。篤故言之極。暢如此。

六言歌序

已卯冬來賀於都門。偶得聖諭六言歌讀之。是歌也。楚置君九思所作。而淮南李小有刪定者也。夫六言確而盡簡。而易明。雖欲贊一辭。不可得矣。以歌爲然。而歌者直已。而陳德也。記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而歌亦樂之遺也。人固有法言未服者。或異語而動焉。有科條未能禁者。偶然吟咏。而忽有所感焉。則以六言播諸聲歌。形諸咏歎。又烏容自已哉。是歌也。本乎人情。而動之以至性。使讀之者。或油焉自得。或勃焉而興。或爽焉自失。有欲歌欲舞。欲泣欲訴。不自知其然而然者。殆卽古人詩樂之遺。

內省齋文集十五卷 六言歌序一

天

意乎其言質而不文。何也。爲凡民設也。爲凡民設而必詳夫利害。何也。有所慕而爲之。有所畏而不爲。凡民之情也。卽易所云積善餘慶。書所謂惠迪降祥之說也。是則樵夫牧豎。可以共知。雖談禍福而不流於誕。則舉法言所未服。科條所不能禁者。庶幾讀是歌而有感乎。小有李君。敦善行而不怠。名久著於天下矣。翟君守連州。能以此教民。殆亦非俗吏乎。夫導民之路。在順其情。而因性以歸之。非有孝友嫺睦之風。必不能行。此開族黨之法。非有涵泳薰陶之益。必不能著。化民成俗之功。是以欲嚴保甲。先講鄉約。而六言之理。當使旁通而暢發之。來賀深悅此。

歌音曾梓于廣陵。而郡值衝繁。鄉約未講。嘗以此自愧。茲承之嶺表。思以教化先政。刑因取六言歌舊本。刪訂。僭續數十首。以補其所未備。與養蒙圖說。並梓以訓童蒙。倘塾師留意於風化。日講明而不倦。使斯民童而習焉。積久而擴充焉。以正其情。以復其性。庶幾風移俗易。咸遵六論。以成孝友嫺睦之風哉。千戈而橐弓矢。與禮樂而致太平於斯民。有厚望焉。

吳仲升曰。因情以復性。樂之本也。卽治之本也。微而通矣。徐仲光曰。氣清神逸。澹蕩容與。真有涇江靜練之樂。

內省齋文集十五卷 六言歌序二

天

目錄

十六卷

序

同仁會序

陳氏與復祭田序

杏垣王氏與復祭田序

南城陳方新創石橋序

綏安茶口建橋序

龍池橋募緣序

廣植橋木序

響水潭上修橋序

募修昭漢橋路序

義風錄序

德星里福神廟會序

南省齋文集十六卷

內省齋文集卷之十六

南豐湯來賀念平者

原字佐平

序

同仁會序

崇仁繆誠菴先生樂善君子也。昔壬午秋以碧齡爲副卷。於先人有厲行之義。故賀齒雖衰而父執之禮弗敢替焉。先生夙具經濟才。釋褐以來。留心桑梓。吾鄉推其品行。不僅以文章名世矣。已酉春先生與賀述廣陵蔡善人事。舉節稱美。必欲倣而行之。復集同志者。結爲同仁會。凡會積金若干。擇一二誠信有才。內省齋文集十六卷 同仁會序一

者。司其出納。積之既久。其數浸多。遇鄉鄰患難。卽以此濟之。小則施茶。施藥。施棺。大則建義倉。與義館。與義塚之類。皆於此焉取之。蓋日久。則所積彌增。而勸事者衆。則其爲力也。可以不難。而速成。賀聞而嘆曰。仁人之用心。何其摯哉。年來兵燹頻仍。遂爾有待。戊午秋。邂逅章門。先生曰。昔同仁一事。今欲復行。而豫章諸君子。皆有同心。于其爲我序之。雖匆率闕資。然倡斯一舉。以爲將來勸。不亦可乎。賀復欣然曰。先生之爲善。能與人同。其久而弗怠。若斯乎。易曰。體仁足以長人。又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此卽同仁之義也。蓋人之居心。不以萬物爲一體。則不

足以爲仁。不能通天下之志。則不足以感人。同仁之義大矣哉。具此實心。推廣而力行之。其惠澤所及。又曷有涯涘哉。或謂亂離之後。哀鴻甫集。物力維艱。烏能及此乎。賀曰。今日之施濟。視昔尤不可緩。觸目顛連。皆吾同體。乃聽其饑寒。任其疾苦。而莫之救。此心能自安乎。倘以物力爲辭。則塑像建祠。迎賽祈禱。未嘗無浪費也。婚喪宴飲。衣飾室廬。未嘗無浮侈也。何不節省繁縟。移其貲以濟人。化無益爲有用。不愈于奢僭乎。自昔施濟之事。特患無誠心耳。有其心者。貴乎能倡。尤貴乎能勉。而後謂之誠。能倡者。毅然自任。不憚煩不吝費。不期報不以浮言易其志。

內省齋文集十六卷

同仁會序二

二

不以畏難阻其功能。勉者雖難而愈勵。雖久而弗渝。心所可圖者。必盡貲所可捐者。必發力所可及者。必行動于始而不怠于終。信于前而不疑于後。如是則氣數可回而蕩平可立致矣。賀知樂善君子從而和之者衆矣。

羅珂雪曰。先生每于此等題目。輒娓娓言之。雖千萬言不倦。他人以空言爲風影之談。先生身體力行。卽他人所爲。亦爲敷施措置。不覺其言之準也。

其矚目顛連。皆吾同體一段忠厚惻怛。溢于墨表。至云能倡能勉。而後謂之誠。尤爲精當不易之論。弟效賀。

陳氏興復祭田序

天下之所稱巨族。子孫昌熾者。考其家世。必有功于斯民。或有隱德而人不知者。乃足以垂諸久遠而弗替。未有持躬或玷。傳世無本。而能永昌厥後者也。吾邑陳立綱先生。著績樞曹。有功德于天下。其孫蘭亭先生。克續厥志。當雨澤霜降。備物告虔。享祀豐潔。非他姓所能幾。週年困于賦役。而祭田鬻矣。予友璜以圖所以興復。而民瞻遂樂董其事。先補衮翁。次立綱翁。二祭舉矣。既而德榮仲九二翁之祭。咸思復焉。哀金以薦。未已也。又集二十五人。義舉積貯。於是歷代之享祀妥備。以次而興。夫塋之

內省齋文集十六卷

陳氏復祭田序一

三

祭也。所以保遺體也。子姓於前人。雖手澤所存。必永念而珍藏之。矧遺體所在。其曷忍忘焉。然非深惟水木。畢心而亟行之。則坐視頽廢。咸以爲適然耳。或相對歎歎。亦委之莫可如何耳。安能使六百年茲茲。煥然備舉。著存勿替也哉。嗟乎。天下事廢之易而舉之難。非舉之難也。無人以爲之倡也。莫爲之倡。則雖有天性。無所感而弗能興。然非誠心以爲之感。則雖欲爲倡。衆將貳而弗之從。今復祭田于斯時。不基難乎。反本修古。不忘其初。非立綱蘭亭二先生之後。能若是乎。予與陳氏諸子。爲道義交。故樂觀盛事而爲之弁其端。書云。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踪茲舉

平是杏垣樂從者衆。而九牧請序于子。子既重此舉。又樂維緝之能化俗也。于是平書。

徐仲尤曰。維挽薄俗持之最堅。故言之極透而不可易。

南城陳方新創石橋序

善莫大乎濟人。濟人之公心。人孰無之。而能濟者鮮。此其故何哉。莫爲之倡。雖有志而中阻也。倘倡之者一二人。則和之者必至于千百人。夫一二人之力。所濟幾何。惟合衆人之善。以成其爲善。善斯大矣。善之大者。雖創始無難也。雖一隅非小也。惟隨目之所親。心之所願。力之所能及者。竭蹶圖之。以求其有濟于人焉。斯已矣。肝水之東。有陳方者。右鄰閩境。左達信州。往來亦甚衆矣。舊有木橋。波濤輒傾。其鄉之善士。無然曰。此非所以垂久也。且春夏撤橋。其何以濟。非創石梁。豈能垂諸久遠哉。於是度其形勢。計其廣長。伐石而鳩工焉。將建。請序於賀。賀曰。美哉。其亟成之。吾聞君子之爲善也。力所能爲者。必行事。所可濟者。必全。不以爲難。而自阻也。不以爲小而輕視也。今陳方創石以抵木。捨易而執難。夫豈好勞惡逸哉。欲其堅也。欲其久也。俾後之過斯地者。無臨流病涉之嗟。卽風雨驟至。安步無虞。此衷不亦慷慨乎。雖在一隅。而行旅繹絡。所濟不亦弘乎。噫。能施者。不問巨細。不分人我。不計物力之盈虛。惟合力爲之。以期於必濟。則百金奚侈。一錢奚隘。惟發乎其誠焉耳。是橋也。既有其倡。吾知同心者衆。必有踴躍而樂施者矣。將見久遠之垂。不日成之矣。

可以慰諸善士之心矣。

謝秋水曰題雖小橋道理甚大。非見徹性地者不能發此議論。勸善之篇斯爲最警。

綏安茶口建橋序

橋梁利濟在上者之責也。三代盛時。揚功甫畢。則徒枉輿梁以次而興。至冬則咸備。蓋上之人視民事猶家事。亟圖所以濟之。弗忍緩也。後世此風罕觀。然修理橋梁。猶載之於律。則其責不有所司歟。邇來民間利病。置之罔聞。蓋精神竭于催科。物力疲于交際。遂無遑及此矣。嗚呼。不有善人。其何能濟。綏安富田堡有名茶口者。平西梅川數邑之通衢也。鹽米貿遷。胥於是乎出。曩有石橋爲洪流所圯。有心爲善者。憫人之病涉也。捐所有以創之。石基建矣。而工猶未成。不得不求諸衆。于是乎諸序美哉。

斯舉洵爲善之一端哉。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人咸誦之。而好施者獨鮮。凡宴飲服飾。器用室廬。備其奢麗。而弗惜。至于助橋或輒有難色。不思身外之浮物。其可視爲長久耶。盍觀變亂以來。兵寇所過。剽掠無遺。且遭炮烙之刑。繫械之慘。其苦不忍言矣。向所號素封者。今半爲棄人矣。舉畢生之所積。一旦蕩然。因財以累其身。而及其家良足悲也。假令先年能捐此以濟人。則所積之善行。不至今猶存乎。予見世人皆覓桃源。不知武陵卽在方寸。果有誠心施濟者。遇險而吉。千戈不能爲之害。瘟疫不能爲之祟。水火不能爲之災。豈非冥冥之中有守護而罔禁。

者乎。又見世俗祈禱。或修寺廟。或塑神像。皆無益也。即使神而有靈。不修德而為祈禱。神必吐之矣。何如相助濟人為目前可見之實功乎。吾知有識之士。一聞修橋。必有勉力相成。樂施而不倦者矣。

彭恭菴曰。委折開導。有啓發操縱之妙。如開晨鐘。令人深省。江磊齋曰。妙論開發。可作渡世津梁。

淋漓痛快。引人為善處。俱絲苦心。發為妙論。武陵方寸一語。尤從來所未聞。弟敦實。

陸懸圃曰。中段痛快淋漓。願翁一思之。

內省齋文集十六卷 恭口橋序二

十

龍池橋募緣序

賀嘗過龍池溪。見其乏橋。行者艱于厲揭。心惻之。春初往謁婦翁翁。翁語賀曰。吾久欲為此。嘗與鄰山黃孟升言之。孟升亦樂趨事。又有舟子過信吾者。願將每日渡錢。除日給外。有餘者悉貯于櫃。以襄橋費。吾慮其難久也。必購田以備歲修。且造筏以防水潦。庶幾可永其事乎。是役也。工用頗繁。必求諸募眾。而後可。子其為序之。賀忻然曰。橋之利往。孰有急于龍池者哉。平西入郡之所經。往來繹絡。朝暮弗休。其猶可緩乎哉。人之言曰。利己者。私利人者。公又曰。出自誠心。則一粒一文。皆為功德。斯言也。謂君子大公無我之心。苟可以濟人者。不顧凡情。不避艱險。不計利害。但心所可及者。必盡焉。身所可能者。必勉焉。貨所可捐者。必不吝焉。況橋梁之設。不惟利人。兼以利己。有不踴躍相成者哉。今婦翁與其鄰。共為之倡。吾知斯橋之建。固將不日成之矣。橋旁古庵。有僧字問石者。以登記屬之。取其近也。雖收一文。亦必紀其姓字。昭善念也。橋宜寬廣。利于行也。必用巨木。冀其堅也。購田備修。籌其久也。兼置竹筏。防溪漲也。其圖之也急。其慮之也周。傳諸奕世。其在斯乎。

黃雷岸曰。無意為文。而文愈有濟於世。亦所稱言不虛發者。

經營甚佳。可見慮事之周密。弟敦實。

內省齋文集十六卷 龍池橋募緣序

主

廣植橋木序

賀姓好修橋。少時有所聞見。必量力助之。謂其可以濟人也。邇來山居日久。目擊民艱。而益嘆橋梁之爲急也。或曰。小溪易涉。可有可無。奚急也。賀曰。不然。之橋之所。遠商孤客。日暮迷途。因而被掠者。往往有之。至如歲或小荒。貧民病涉。其數足痛楚者。坐困連旬。不能奔走于衣食。老稚器器待哺。而無以應。然則小溪橋梁。係民間之利害。顧不重哉。雖然。閭閻賸矣。物力艱矣。惟吾里陳氏。結會修橋。以永其事。外是難多觀矣。今百里之內。缺橋者多。觸目恫心。計將突出。予夙夜思之。惟有植木一法。吾鄉

內省齋文集十六卷 廣植橋木序一

主

土宜。最利于杉。近境官山。多有可植者。然無人以司之。弗能久也。必不得已。莫若屬之于浮圖。蓋橋梁一事。古者官主之。今也僧主之矣。僧何以主之。募于衆也。今不煩破履以募。緣惟藉其視聽。以司木不益易乎。予與鄉鄰約。或借寺菴隙址。或取近寺官山。多植杉木。專爲造橋而設。則二十年後。枝幹挺然。不需募衆。而在在可以成橋。又奚有病涉之苦哉。初植數年。必資修剔。予願獨肩其費。而歲時同守。則惟浮圖是託。蓋聞浮圖之說。以利濟爲其道也。故釋子募橋有持鉢者。有立闕者。有屈膝街衢者。不憚勤苦。或馳千百里。以成厥功。况在祇林之側。不勞餘力。

可以護維有不畱心領盼者豈人情哉嗟乎以天地自然之利
廣濟多方非難事也亦非一時權宜也倘有同心實可以久行
而無弊或曰官山爲衆樸採之區今以植木不幾于厲民乎曰
杉木之性根皆欹戢枝不受延一畝之地可種數千株雖屬官
山費不盈掌何妨于樵採焉且橋梁用成樵夫牧豎亦將利往
誰不鼓舞相成歟今妙圓大通二寺願以寺山植木以備他日
橋梁之用意良嘉矣聞通崇寧二卷暨武陵峯則植諸左右願
爲護守皆有同心焉當爲請諸郡縣給示以護之然足舉也專
爲建橋而植異日杉木蔚葱橋備有餘或鄰境需橋助之可也
內省齋文集十六卷 獨植橋水序二 古

若移諸他用則必不可蓋木之生也培植難而剪伐易倘取之
不禁則異日橋梁所需必至于匱竭而欲垂諸久遠豈可得哉
今各給二簿皆請縣印一藏黨里一藏菴寺必載植木幾何植
成者幾何某年某月日取用幾株爲某所橋梁必詳悉書之以
備稽察期實行也期可濟也期可久也數十年之後遍處成橋
傳之愈久所濟愈宏正予之所禱祀而求焉矣

黃雷岸曰綜理微密溥哉仁言

響水潭上脩橋序

響水潭之上昔有橋今毀焉小溪迅流衆涉維艱咸思復舊圯
而問序於予夫設橋利濟人有同心曷待予言然予亦有說焉
貨必私於已則一粒不能捐世多有之矣乃亦有汲汲好施揮
重金而弗惜者於是塗之人莫不咨嗟感慕共羨其爲賢夫此
咨嗟感慕共羨其爲賢者乘驛之良也此千萬人之所同具也
既爲同具則宜普天之下無不好施之人而觸吾目者無非濟
人之事然而世不多觀何哉物有以蔽之也其所以蔽之者何
也溺於私而弗能察也夫弗察則善心雖萌莫之能達矣且有
內省齋文集十六卷 響水潭上脩橋序 十五

積習既深良心盡喪見人爲善陰懷而力阻之其夙夜圖維所
積之金不旋踵爲他人所有豈不愚哉誠能察識而日孳孳焉
遇善則必行行善則必果隨其目之所觀力之所能及而施
之則何事不可以利人何地何時不可行吾善則所濟之廣寧
獨一橋而已哉

徐仲光曰道學語隨事發揮婉婉可聽

倪開公曰簡短之文一氣百折不傍古人不引書史而情理
洋溢使人意消

募脩紹溪橋路序

予過紹溪見舊橋堅緻而水衝路圯別成一溪雖有石橋無所用之矣乃問里人曰此非近集要津乎營前也鶴湖也朱陳與過坊也往來入市不能舍此而別行也如之何不脩里人曰其路濱田衆謗于田戶而水畔荒洲實之無用故互相謗也以至於斯予曰噫天下事敗于自私而成于惻隱者皆如是也夫夫私心一起雖兄弟同氣亦別籍離居以膜外視之而弗顧況區區一橋乎苟視衆人之利害猶之乎一身雖目所未經亦憂懷而弗寢矧斯橋觸目其何忍坐視焉且陳氏先代造此石橋所

內省齋文集十六卷 脩紹溪橋路序一

十六

且勸且戒不落募緣俗套 弟敦實

義風錄序

天地之大德曰生其生物之心賦畀焉而爲仁故君子之爲學也親親爲大而推其心以及民又推其心以及物是以憲章不除也春柳不折也黏禽有禁而放魚有紀也皆廣吾求仁之志而體天地好生之心也雖昆蟲草木不忍稍戕而況有功于世者乎黎川西城集界于江閩五方雜處俗好屠牛梅溪一隅獨嚴爲之禁有墮傷而疾斃者瘞之貧窶者給半價以贖之有背約者罰之甚者鳴諸官其已行者書諸冊行之數十年竟成美俗猶慮其弛也重脩厥約爰壽之梓君子曰是舉也敦善備焉

內省齋文集十六卷 義風錄序一

十七

風錄予讀而思之民之秉彝誰無惻隱一陷溺于嗜欲則奪其性而忘其故始或踟躕未忍也究且奏刀擅技如刈草菅恬然不以爲怪至于犯羣怒杆文網而弗顧是豈其本心哉見利忘義積漸之勢然也使人于平居無事時深明義利之辨互相勸戒薰陶漸漬俾嗜嗜殺者亦油然而勃然念食之所自來而慮農之所繇苦必有惻惻動心食不下咽者矣其忍操刃而勿恤乎其忍以太牢爲褻味忘厥功而利其值乎吾觀舉世好利而梅溪一隅何以獨能尚義不惟生之且委曲以全之其衛之也

審其持之也堅其施之也恕其行之也久嗚呼何其盛也揆厥所繇則吳元模遜庸一焉兄弟以敦行誼冒險摘伏竭力以爲之倡而其遠諸子又申嚴不息則其後將化爲仁里而莫之覺繇斯以觀天下古今其有不可善之人哉其有不可移之俗哉其有至誠感孚力行倡率而不翕然共趨者哉察是心而贊之則其於親也必無不竭之誠於民也必無不恤之隱義風一暢將繇近以暨遠繇微以推大生意洋溢和氣徧洽于兩間豈止善一方救一物哉予又以望天下之有志於仁者

徐仲光曰自流溯源卽小推大文有法度有蘊含有氣象有

內省齋文集十六卷

六

關繫不朱大家風軌

倪閣公曰起伏跌宕卓然大雅柳州之汗漫雄煌昌黎之日光玉藻先生可謂兼之矣

德星里福神廟會序

客冬誠兒以脩橋事竣不敢私厥餘遂脩福神祠而襄事者競勸煥然一新於是與諸友約爲一會以備將來予曰噫此可以觀誠矣何也正直無私之謂神聰明不測之謂神豈惟廟中凡辛酉間雷動風散雨潤日暄皆神也皆誠之所布也故曰誠能通鬼神亦一氣之相感焉爾友而求諸隱微天地鬼神昭布森列其曷敢自怠以速戾于厥躬噫知此則無時弗畏奚必入廟而後思敬哉夫入廟思敬者恒情也若自凜于幽獨則非君子之學弗爲功雖然推其入廟之心則人皆可以爲君子苟能卽斯自勉而又時相勸迪則一念之非卽退之一事之失卽改之善行之克弗敢緩善心之積弗敢渝以是爲齋戒庶其可乎先儒有言曰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能如是則不求福而福自至詩云神之聽之式穀以汝我知其不誣矣若夫不務民義而思媚神以求福神其與之乎

徐仲光曰小文大議清瑩徹底

倪閣公曰大儒明理之文遇題卽發正非脩辭家所能望其項背

目錄

十七卷

序

朱氏譜序

楊氏重修譜序

杏垣王氏重修譜序

盱南丁氏譜序

新豐吳氏譜序

西平崔氏譜序

西豐高氏譜序

上池吳氏譜序

石磬姚氏譜序

潘氏族譜序

盱南余氏分產錄序

黃埠吉兄弟析產序

內省齋文集十七卷目錄

內省齋文集卷之十七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序

朱氏族譜序

賀年十四。從先君誦讀於西郊。有喬樟合抱。垂蔭弗凋。先君指以示賀曰。識此樹乎。此宋朱器之先生遺蹟也。先生歲暮館歸。見逋稅者弗克償。將捐軀於此樹。先生盤飧金贈之。遂甦其二命。後人封植之。名曰陰陽樹。宋末樹朽而後人復植。誌弗滅也。吾祖培亭翁構別業於其下。子孫朝夕仰瞻。共效前賢之所為也。賀恭聆斯誨。慨然思慕其事。先君又曰。器之先生處心積慮。切于牧人。隨其所見。必思濟之。非待此一事也。賀竦然誌諸心。嘗徘徊樹下。想見其為人。蓋已有年矣。今其裔修譜。而屬序於予。予考其世系。器之先生之父。諱穀。大父諱瑩。皆有令德。其始祖諱臚者。句容人也。自唐末宦於南城。遂遷於南豐。吾邑之有朱也。自臚公始也。器之先生有五子。且多孫。皆為名宦。而在提刑者數人。又皆用法平恕。不愧家風。故豐人稱之。統曰朱提刑云。今後嗣蕃衍。散居不一。其處吾邑也。在城中。則有居義井頭者。有居禱廟前者。在郊外。則有居楊梅。居水口。居招源山者。

有居盧坑及山下者。有居圳前者。其遷南城。則有居會潭盧方者。其析處廣昌也。則有居北都窠頭者。又有遷建寧縣之白眉者。有居百丈嶺後黎源者。此皆其苗裔也。非此則冒承也。或慕先賢而樂爲之後。或覲親奉祀以佩衣冠。是以重修厥譜而釐正之。猗歟大矣哉。積善之垂休也。樹木猶思之。况其人乎。七百年來見其子姓。莫不咨嗟敬禮焉。而况當日乎。然世慕其名而不思其實。思其實則先生之所以異于人者。豈有他哉。亦重義而輕利焉耳。夫以窮年句讀之所獲。僅足爲數口之需。乃盡捐以救人。則凡可以周急者。豈復有所吝哉。假令非義非道而奪彼與此豈其所忍爲哉。嗟乎。均是利也。捐以濟人。則善莫大焉。損人利己。則惡莫大焉。又有消患于未萌。而陰受其惠者。有生內省齋文集十七卷 朱氏族譜序二 二

出。其理昭然。究何益于已哉。使聞先生之風。當亦爽然自失矣。先祖純齋公。少時捐金以甦張毳之命。與其事相類。後登賢書六十載。所濟無限。先君性好解網。平生所救。垂危者約四十人。皆無所爲而爲之。猶有先正之遺風焉。賀至愚極陋。然與遊家訓。昔在仕途。見人患難。猶勉強以求其必濟。今則舉目瘡痍。痛心疾首。而莫之救。以視前賢之所爲。其能不自愧歟。嗚呼。巨樟雖朽。而舊址猶存。豈惟先生苗裔得以觀感而興哉。凡我豐人。互相釋思。而勸焉勉焉。易網羅。攘奪之私智。以弘利人濟世之公心。俾訟獄衰息。民氣和樂。則吾豐之幸。而先生德教之所敷。亦書齋文集十七卷 朱氏族譜序三 三

黃雷岸曰。借喬木以譜故家。俛仰感慨。波瀾獨老。彭恭菴曰。意格極正。極奇。真畫龍點睛手也。謝秋水曰。獨拈陰陽樹一事。反復贊詞。兼以訓世。則其子姓空繁不待言矣。此立意題前之法。

楊氏重修族譜序

河南楊氏始千宋文擴公自周處叔後封爲楊侯子孫因以爲姓世居弘農代有聞人至文擴公以平淮西功擢大司成徙于盱葬于豐至今塚猶在焉茲楊氏修譜而請序于予予視楊氏子姓繁衍而風俗特醇所居近市而恂恂自好無暴戾驕吝之徒其修譜以聯族所自文擴公而不攀附遠支以矜耀于衆人是誠有古道焉是則可嘉也矣予乃批楊氏而問曰吾聞楊之姓最盛于關西皆知清白之後也其在吾鄉輔成君德相業炳然則有若文貞剛廉忠節游歷中外所至有聲則有若文正

南齊文集十七卷楊氏修族譜序一

四

此固得時而駕非可倖而幾也若夫孝友嫺睦爲善于鄉則隨境可行豈需時位今問于之宗人猶有若北平之葦水濟衆累年不怠者乎猶有若建寧之拯溺惟亟救人而貨物一無所取者乎猶有若華陰之庇雀委曲以全庶物者乎斯數事也其蹟若微而行之弗怠咸獲厚報此其故何哉施之以恕而平之以誠也嗟乎人患不爲耳苟慈祥惻怛出自誠心以義爲重而不私其利于已遇有拂逆又能反躬自責恬然順受而不欲怨于人積久而行乎則匹夫可以化鄉鄰而況力有能爲亦何施而不可哉雖然欲濟人者先修身世咸知修譜矣抑知有急于此

者其可弗修乎譜之不可不修也懼遺厥本也身之不可不修也懼系所生也錄斯意而自勵焉則不登高不履危不敢慢一人不敢輕一物孰非自修之要道哉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請以斯言爲楊氏子姓勗徐仲光曰畧舉譜中大意而反復諄切無非型方訓俗之言體裁最勝波瀾亦老必傳之文

北平一段出入意表至末歸重修身尤見其大

南齊文集十七卷楊氏修族譜序二

五

杏垣王氏重修族譜序

吾邑杏垣。結廬于高峰。諸山林立金章。聳其前。何竺實屏。列其後。所居惟王氏一姓。是應是契。風氣樸畧。隱然有武陵源之意。焉子嘗徘徊其間。若不忍去。云。今王氏修譜。而九牧諸序于子。子觀其譜。始于王子喬。自周迄今。數千餘年。而歷世源流。猶有可考者。然兵燹之後。播遷不一。亦傳流失次矣。今就諸聚之。則宋有十萬翁者。叅政懿敏公之孫也。十萬翁自撫州青泥。徙居于確石。復徙于黎川之鶴湖。七傳至定華翁。而始徙于杏垣。以世次觀之。則與鶴湖王氏同出三槐之後矣。然而不必論也。世

兩省齋文集十七卷 王氏族譜序一

大

則相習而爲孝。有一廉者。則相習而爲廉。有一樂善好施者。則相習而爲好施。此豈權所集。勢所驅。哉。其薰陶浸漬。有以動其性。而不自知也。今王氏子姓。交相砥礪。轉相勸導。以成美俗。則家聲振而後嗣昌。寧特風氣樸畧。不被兵革而已哉。將見仁讓之興。亦如手植三槐。可以待莠而取之矣。

徐仲光曰。舉風俗醇厚。立論文。便有關繫。亦樓閣空中。化無爲有一法。

兩省齋文集十七卷 王氏族譜序二

七

野南丁氏族譜序

古有大宗小宗以聯同姓則情誼浹洽自不相睽後世宗法廢而族譜興所以誌敦睦也將欲廣其愛敬無忘厥本之意乎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順也立敬自長始教民睦也蘇明允曰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油然而生矣嘗見子姓繁衍而析居遠境遂不相識此與行道之人何以異然思及祖先則皆其遺體而與我同氣者也夫以路人視之弗愛弗敬可也知爲同氣而忍弗愛知爲遺體而敢弗敬則非人情也薛文清曰讀西銘不敢慢一人輕一物而況祖宗之遺體其可輕慢而異視哉乃世俗內省齋文集十七卷野南丁氏族譜序一八

惟好利而尚氣其族衆而強則依勢以與鄉鄰抗族有顯者則揚揚自炫以誇耀於閭里至族有貧賤則欺之或有拂其意者遂忘其同姓而思所以制之甚且見同宗之得如已有失見同宗之失如已有得又甚則同懷兄弟視若寇讎反有不及路人者是何忘所自出而失其本心至此哉使其以修譜之心類而推之能不幡然愧悔而思所以愛敬也哉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夫同姓之親自古重之矣若之何其可疎也今南城丁氏修譜而請序於予予丁氏吾郡巨族也文簡公致身青雲而有室績者則其始祖也自昔至今多文人秀士而鮮躍冶之人斯

舉也吾知其能敦睦也○不忘本也○將欲廣其愛敬也○惟存修譜之心而不忍失見其宗族如見祖先焉○利則相讓○乏則相調○而相勸過則相規○患難則相救○嫌怨則相忘○滌世俗之澆風○爲仁讓之美俗○則太和元氣聚於一家○其祖必陰相之○將見貽以多福而族之繁盛名之顯著當較昔彌隆焉○此予之所樂聞而願見者也○

其言藹然其詞煥然○試一披讀○令人愛敬之心油然而生○弟教實

新豐吳氏族譜序

吾鄉子姓之繁莫踰吳族。吳族者，延陵宣公之後也。相傳宣公避孟和封爵，遂繇西蜀徙居南豐。盱江之有吳姓，自宣公始也。宣公有長子諱經者，居撫州之石井，其後自石井遷於宜邑之崇陰，傳十七世而有諱千十者，又遷盱南之新豐焉。今新豐修譜而請序於予，予乃揖吳氏子姓而誥之曰：子知家之所以興世之所以永乎？夫人品之高下，家世之興衰，在乎義利之間而已。人能好義而不好利，則其家必盛，其盛必久。何也？其所見者大，則所慮者遠；所慮者遠，則不屑目前之富貴，而其所培植皆

內省齋文集十七卷 新豐吳氏族譜序一

十

足以傳奕世而致興隆，即以宜公觀之，封爵之榮，非人之所欲乎？乃棄若敝屣，自甘肥遯，意其爲人必恬澹寡慾，輕外而重內者，不然何以能蠲脫若斯乎？假令宜公當日樂受孟氏之封爵，則爭奪之患後將及焉，卽曰才力有餘，足以自固，亦不過數傳而已耳。豈能致子孫千億如今日之繁衍也哉！人但見世澤之長，而不思其所以致此者，繇於辭爵，誠知其所自，則宜公之德，正其所以善取乎？噫！世俗惟知自利，錙銖必較，未嘗圖及於遠大，是故能取而不能棄，其視宜公，洵不啻逕庭矣。今子修譜以聯宗，其將有遠大之思歟？惟是互相勸勉，見利思義，必悖信

以睦族，必積善以貽謀，計後世之興隆而不慕目前之富貴，則將來千億其再視於新豐歟。

陳伯璣曰：筆力矯勁，子厚謂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吾于此文亦云。

內省齋文集十七卷 新豐吳氏族譜序二

十一

西平崔氏族譜序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其初一人之身。其後析而爲千百人之身。本之不能不析爲支也。勢也。古聖王固其勢而爲宗法以統之。所以廣孝思也。宗法廢而譜學興。譜學之作也。所以無忘厥先也。繼之以情而弗渙。敘之以禮而弗怵。而不賈之思。於是乎衆著焉。此宗譜之修。猶有古人之遺意焉。奚可緩歟。江右之有崔也。自唐節度使安潛公始也。數傳而徙肝南。又數傳而居邑之西平。西平之有崔也。自邦基翁始也。厥後恩選助教諸君。與吾師貞伯先生。皆以明經顯而授像膠庠。行優學博者。代不乏人。兩省齋文集十七卷。西平崔氏譜序一。十二。

崔遂爲吾豐之望族。賀年十三。受業于吾師之門。見吾師克遵庭訓。動履必端。取與嚴于一介。其誨人也。先品行而後辭章。選選嚴擇外誘。而寬于課文。其司鐸也。陽亦如之。長公樸臣。博貫經史。夙有文名。庚午之秋。既入穀而復還。吾師澹然不以得失介意。及賀司揚理。僉粵泉。世輒以名位相期。而吾師則惟揚賀以忠孝。勵賀以廉節。而不屑稍干以私。嗟乎。崔氏得吾師已足。以光前緒。而爲後世之楷模。矧其先積累發祥。又有未易名言者哉。崔之族。賀所與交者。如樸臣之端潔。斯有之。恬澹。固爲與情所推服。他如逢載之剛毅。純初之忠信。映寰之前義。而好賢。

皆吾師所陶鑄。而巨姓所希觀者。其他少俊。未易悉數。嗟乎。族之大小。豈以門第論哉。以青紫大其族。如春華燦爛。轉瞬彫零。甚且有身爲卿相。而蕩其志。辱其先。以貽羞後世者。豈若吾師之正直。忠厚。愈久而不可設也哉。又豈若斯有模臣諸子之業。位猶可以無忝所生哉。今崔氏修譜。而屬序于賀。賀誼不敢辭。然因之有所進焉。今日之修譜。凡孝思也。倘推此意而廣之。則一舉動必念昔先人而弗忍忘。其曷敢不聽。請進崔子姓而言。曰。繼自今。其咸攸薛包之讓產。浦江鄭氏之合爨哉。其窘乏則相賙。患難則相卹。必視同宗爲一體哉。又進而言曰。其蹈仁乘禮而行。誼相成。過失相規。學業相勸。以共勉爲君子哉。誠如是。則足以光前人利後嗣。而于尊祖敬宗之意。庶幾無負也哉。徐仲光曰。藹吉之音。和雅之度。末段規勸。尤見愛人以德。

兩省齋文集十七卷。西平崔氏譜序二。十三。

西魁高氏族譜序

天下之道莫大乎尊尊而親親。族之有譜也。通厥攸始。所以明有尊也。聯厥支庶。所以明有親也。壽之剗剗。所以垂諸久遠也。夫尊尊親親。而欲垂諸久遠。皆不忍忘先之志爲之也。然而世之修譜者。豈咸有是心哉。吾見有攀援附會。以自侈其門第。而誇耀於里閭者。甚且有挾爲聲勢。假爲羽翼。以武斷於鄉曲者。嗟嗟。以昔人尊親之盛舉。反視爲樹黨之私圖。其辱先莫大焉。惜也不如其弗修也。夫君子貴乎自立。果能崇正學。扶天常。修人紀。則陋巷簞瓢足傳千古。否則累葉珥貂。亦與草木同腐耳。

內省齋文集十七卷 高氏譜序 十四

豈足爲榮哉。然世俗溺于功利。建建蹈此弊。而弗之覺。非有志之士。烏能岸然而弗屑乎。吾友高默齋。不忘先訓。特修宗譜。迺自真定之傑翁。以昭其本。所載者。惟始遷漢卿之子姓。而弗及遠支。別之曰西魁高氏。雖同姓而繁盛者。弗強合焉。然于世華之義。非立衰之壁遺金。必特表焉。以揚令德。以光前緒。且以爲後世法。是譜也。簡而得體。嚴而不遺。信而有徵。其尊尊親親之志。固已隆矣。薛文清曰。擬特自持者。必君子攀援附會者。必小人。若默齋者。其可謂君子歟。

徐仲光曰。大議論行。以簡潔卓然。可久之文。

上池吳氏族譜序

昔人讀史記曰。世家首吳。列傳守伯夷。貴讓也。夫讓豈易言哉。必其人大公無我。明于義理之辨。然後可以及此也。記曰。觴酒豆肉。讓而受惡。衽席之上。讓而就下。又曰。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卑已而尊人。小心而畏義。嗚呼。讓之道。其盡于斯矣。昔舜在河濱。見漁者。爭取深潭厚澤。而老弱則漁于急流。困於淺灘。舜惻然哀之。往而漁焉。見爭者。皆匿其過。而不談。見有讓者。則掄揚而取法之。期年。皆以厚澤深潭相讓矣。其耕稼與陶皆然。此能以善化人者也。然猶曰。大聖人之事。非常人所能及。歟。至若薛包之于兄弟。可謂善讓矣。又如趙彥霄之產。可讓于其兄也。徐積之財。張文定之字。可讓于其叔也。申積中之恩。廕可讓于二弟。徐禧之恩。命可讓于兄子也。至如蘇子瞻之宅。且可讓于其鄰矣。古今能讓之人。難以悉數。而最著者。又莫如吳氏。吳之先世。稱爲至德。其後季子以國讓。又表爲君子之墓。則聖人之貴讓。不大彰明較著耶。延陵之後。有宣公者。辭王爵於西蜀。而避處吾鄉。始有季子之遺風乎。使其得遇至聖。豈無君子之稱。可以並傳于奕世耶。今上池吳氏。延陵後裔也。考之舊譜。宣公二十一世孫曰均寶者。始徙于田西之

內省齋文集十七卷 吳氏譜序 十五

上池子孫繁衍。雖其俗好剛。猶能尚義。其讀書自立。而可與爲
善者。子佩其最也。至慷慨有才。如樂生者。殆亦其地之良歟。上
池脩譜。而屬予爲序。予見田西之俗。近有可嘉。故舉古聖賢與
其先世之能讓者。以勸之。
牯一讓字。逐步說入。其於睦族之道。思過半矣。
弟敦實

石際姚氏宗譜序

族之大小。視乎其人。豈在名位之高下哉。予邑石際僻處遠村。
隱然一武陵源。辛卯秋。予遊至其地。見一老人。鬚首修長。携竹
器。濯蔬于池畔。予見而異之。問其姓。則姚。問其字。則貞吾也。予
乃至其家。得悉其生平。曾爲楚地巡簡。談及往事。輒歎歎。泣下
且曰。吾自甲申來。屏跡城市。八年於茲矣。予驚歎曰。異哉貞吾。
使其擢巍科。躋顯秩。被歷世之恩。其爲感慨留連。又將奚若也。
且聞其侄名師曾者。昔爲衡州司獄。會上官論寔。一雙弁於獄。
德省知其枉也。力持不可。遂棄官而歸。予又嘆曰。有是哉司獄。
兩省齋文集十七卷 姚氏族譜序
十七
執法之堅乎。假令爲國大臣。當危疑之際。必將正色而立。于朝
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寧肯附權貴。以取容耶。若斯者。厄于下位。
惜哉。資格之限人。一至此哉。竊見深山中。多樸野而無文。然遠
遯。摯性弗漓。城市之雕琢。莫之能及也。豈非習使然哉。今姚氏
修譜以聯族。有信字者。與予相識。乃請予爲序。予嘉姚氏之有
人而樂展其幽光。以爲後人式。若夫遷居之始。末世次之先後。
則譜載俱詳。奚俟予之贅說乎。
發潛德之幽光。小中見大。最有關係文字。而飄然不羣。真逸
品也。
弟敦實

潘氏族譜序

歲已未予遊泰興晤潘子國勳蓋萬壽吉人也國勳既延予相
厥先壠復請序宗譜焉予問曰子之譜將易式歟國勳曰醇於
歐蘇之間予曰是孝思也是可嘉矣且子之所以學歐蘇者寧
止於一譜乎歐公之父天姓仁孝歲時祀先人輒涕泣曰祭之
豐不如養之薄也為泗州司理嘗秉燭治爰書屢發長嘆妻問
之曰此成獄也吾求其生而不可得爾歐公遵承父訓歷官數
十載治蹟巍然即其守維揚也與民休息至今載諸郡乘蘇公
尚氣節敦宗族其子東坡知杭賑饑而活萬人築堤浚沼善政
內省齋文集十七卷 潘氏族譜序 一 文

班班嗚呼世咸頌歐蘇之文而邇其譜式豈常究其平生乎夫
有仲實老泉之訓而後有永叔子瞻之賢抑惟有永叔子瞻而
仲實老泉之學因之而益著子今者將膺民社之責其訊刑也
效仲實之哀矜也其臨民也儆永叔之簡靜也其自持也儆老
泉之挺特也其興除利害也儆子瞻之經術也吾知子之學歐
蘇者當不止於一譜也粵稽宋時登甲第者八人皆子之族而
他姓無與焉是泰興文運實君家啟之夫得之有命者猶可以
為倡則天下何事不可開風氣之先乎况子之先世有以文章
著者有以勲業者有以爵位者又有以圖儀著者而若翁

修德於家爾光大之今緒昭然以視崛起者不尤易於繼述哉
今修譜之舉助於若翁而成於子又欲創宗祠以妥先靈而孝
思也推而致之宗祠之中所當設者有義舍義橋義館義田焉
義塚焉四者皆急務也子之族多彥傑而好善請以子言質之
果能行此則潘氏之興將踰於前代矣萬壽吉人必皆為國之
楨矣

張兼菴曰即其酌於歐蘇一句立論斷續離合無限波瀾脫
盡套語此為譜序中之別調

盱南余氏分產錄序

嘗讀薛汝南讓產立言渾厚并其讓之跡俾兄弟受之而可安洵千古之大順人倫之師表也哉夫辭讓之心人皆有之而世不數見者何哉蓋謂昔賢盛事非今世所能行耳及聞予邑侯甫有姚南軒者迎父之意悉以產讓弟大得懼心既而其弟稍蕩又復周給之此與汝南之孝讓其意豈異歟厥後嶺山先生以循良著元卿復為名魁今子孫數百人方與未艾嚮使南軒必欲均分亦其所應得也但傷厥考心而求子孫之盛庸可冀乎則天之報施善人殆有不爽者乎然猶曰此僅得之所聞

內省齋文集十七卷 余氏分產錄序

辛

也賀幼時見先祖年踰八旬適讓分產家大人與長先伯以產相讓和氣藹然人不知其為異母也又見張維銳先生事親至孝母歿有餘橐悉以奉兄固讓而成厥志此予得之所見者也噫以予家暨所聞所見如此况天下之大耳目所弗及固有不可勝紀者哉世嘗謂昔賢孝讓非世俗所能行吾不信也予姻余以方德著盱南與厥弟異母先年以方領父貲二千及歸悉以本息與弟而已無分焉豈亦聞侯甫之事有所慕而為之歟何其異地而同心也夫人情莫不欲利析產莫不欲均藉令以方僅分其半或受其三分之一其誰日不宜矧跋涉數千里外備

管險阻而后致之夫豈易獲也哉然而承順親心不忍稍違則

以方之事父可謂竭其力矣今以方分產與子而屬予為序予聞之子婦無私貨蓋人子之身雖一髮一膚皆不得而私諸已而況於浮物乎故子壯而出分非古也昔人以為泰俗而鄙之然而不得不分者勢也其視別籍與財盛然不安而依依于膝下者則人子之心也有入子之心則其跡雖分而其心亦可無愧語日和氣致祥記曰父子篤兄弟睦家之肥也姚南軒不受父產而為侯甫開基之祖令名不朽焉以方傾囊與弟而教載遠遊亦足以養廉而不乏然則致富有命寧計小產之厚

內省齋文集十七卷 余氏分產錄序

壬

薄哉今吹伯至仲將師往哲以流芳奕世歟其欲象賢濟美以為梓里之光歟噫此百行之大原亦貽謀之令旨也然予更有說焉是物也觸鋒鎗冒霜露涉波濤而得之今以優游坐食而傳之其間義利之輕重推讓之難易不有較然迥異者乎吾知吹伯至仲必能先意承順以聚和氣于家庭以食美報于子孫以垂令名于遐邇所得不既多于昔范宣子讓而其下皆讓何則以仁義為之倡也才俊如吹伯今能力為之倡則汝南侯甫之風其將再見于尚禮乎

徐仲光曰不能不令者勢而不忍分者心先慈常言伯叔父

輩析箸之日。獨先君涕泣不食。竟日。後先祖妣喪祭大事。隻手獨任。彌月山中。躬負土石。先叔客外不返。子女婚嫁。日夕。喪殮。數十年。資贍無缺。亦分而不分之至性也。此文言外。無限苦心。隱躍懇至。彝倫攸賴。亟宜表之以厚風俗。正人心。梅律之日。孝子之心。仁人之言。閱之惻然心動。

兩省齊文集十七卷 余氏分題第三

五

黃尊吉兄弟析產序

家之興也。有善創者。必有善守者。而後可傳諸久遠。而有餘世。或言創業者。勞心竭力。以爲子姓。胥久長守之者。不過循舊蹟。而享其成。易難乎。然子謂創固難矣。守亦非易。吾觀善守者。必忠信以待已。端嚴以正家。和厚以睦族。儉勤以足用。兢兢焉置其身於規矩準繩之中。無敢稍自暇逸。然後可因時積聚。而能永保於無疆。詩云。我日斯邁。而月斯征。蓋相勗以勤也。又曰。溫溫恭人。如集於木。蓋相期以慎也。非勤且慎。豈能無忝所生哉。陶士行曰。大禹聖人。猶惜寸陰。吾人當惜分陰。常運覺以習勤。

兩省齊文集十七卷 黃尊吉兄弟析產序一

五

勞。噫。此昔賢建功名之本。即今人守家之要道也。吾舅氏黃東壁先生。以勤儉貽謀。而中表尊吉昆弟。夙遵庭訓。服賈四方。洗腆致養。既能協力與創矣。自勇其進。六十觴。即不忍遠遊。而相率以供子職。愉愉一堂。可謂和矣。今遵遺命析產。而屬賀爲序。賀思仁讓之家。子孫必盛。昔江浦鄭氏。同爨者十世。食指千餘。太祖嘉其義。一日召其宗長。問其所以聯族之道。客嗟獎賞。因擢鄭湜爲參政。其後有述其家世孝友以聞者。又下詔褒異之。猗歟休哉。此非積和之所致哉。今世不得不分。而存不忍遽分之意。怡怡相讓。雖隨俗而行。其又何咎。然而創守之大道。烏可。

不詳求哉。先儒有言曰：「積善之人，非特宗族親戚愛之，鄉黨鄰里敬之，即鬼神亦陰相之。」是以不資尺土而勃然以興，蓋佑之者天，豈人力之所能為哉？即以人力論，必先讀書以明理義，然後各任其才，安其業，樂其事，自力田節用而外，或為遠買為居，積為重，直必皆夙夜勤勞，勉思為善，歲月既久，衣食自豐，其獲之也難，故其傳之也可久。他若恃其智術，服官而陵民，脂里居而攘人利，驟致贏餘而不顧其安，豈子孫長久之計哉？舅氏半生端謹，與人相讓而無爭，質蒙德教至深也。及賀泰仕籍，特以恬澹相成，而不肯干以和，以忠信兼濟之操，自少至老，終始弗內省齋文集十七卷。黃尊吉兄弟折肱序二首。

渝故今舅氏既往，而宗姓里戚頌其德於不衰，予說守吉昆弟皆有用才也。其必繹詩八月邁月征之詞，俊士行分陰必惜之勤，體先儒積善感孚之旨，敬自恃相習仁讓，以砥頹風，以承先志，以為子孫儀表，則千億發祥，始基於此。今日之善守者，其即他年之善創也歟。

黃甫學曰：於折肱中，寓不忍折之意，或明勸或隱諷，可謂無微不入。

規諷之意，渾含不露，一段相愛深心，纏綿不已。所謂文以情勝，不厭其詳。弟敦實。

目錄

十八卷

序

欽恤錄自序

敬慎錄自序

東粵分巡錄自序

勸積義穀序

勸設義倉序

廣勸勿食牛肉序

內省齋文集十八卷 目錄

序

欽恤錄序

欽恤錄者來賀奉旨清獄之辭詞也。皇上勸恤民隱。夙夜單心。慮斯民之有枉。刑罰之不平也。於是乎有清獄之命。凡職仕不明。情可矜疑。及年老為疾者。既蒙頒赦。有令又特渙明。給哀。若庶獄而欲濟之以寬。即好生之帝德。不越于斯矣。來賀每月必清府禁。而凡有所行。道經各縣。邑往往忽至。監舍力行。審釋亦

內省齋文集十八卷 欽恤序一

稍懲淹禁之積弊矣。然大辟重情。非奉批覆確。未能盡訊。況部覆成案。孰有過而問之者。茲奉明旨。乃躬歷各監。舍取當日控訴初詞。既詳閱之。然後呼集証犯。及覆詢之。問出其不意。嗟呼。鄰里隔別。而詳訊之。俾無不罄之。隱情無不達之。公論然後知。歷年成案。紛紜繆戾。無所不有。也有奸宄指盜誣賊。而成獄者。有初空無名。而覆訊忽增。以復私怨者。有無職仗無告失。而營兵捕快。緝報以邀功者。有確知其枉。而固於成案。既出而復入者。有豪惡奪良民妻。而反隔民為盜。賄竊地鄰公呈。以至誤信成辟者。有因官銀被掠。嚴比捕快。妄擒以塞責者。但閱案錄招

內省齋文集十八卷 欽恤序二

冊。即咎錄聽之。亦以為死有餘辜。豈知當日煅煉周內。其冤有不可言者哉。賀乃求詳于初詞。徧詢于証犯。一如初訊。弗敢憚煩。于是冤情盡出。而後知此舉之不容緩也。且自愧自悔。覺前日未能及此。倘非皇上明見萬里。蕩滌煩苛。則數十案之冤情。其孰出之身。為刑吏而獄有冤民。誰之罪也。豈得以舊案為辭。哉。事竣梓之名曰欽恤錄。誌君恩也。明已罪也。且昭初訊之弗謹也。嗟乎。水滌煩仍。早蝗登見。夫必不由于斯。或曰。初訊亦君子豈失入。至是。況屢經覆訊。寧無確據乎。曰。不然。君子可欺以其方。初訊者。執平日惡盜之心。視失至勸號之慘。循例嚴鞫。畏刑誣服者。多矣。覆訊者。見其情重大。而未敢輕開。或誘之前人。而不加詳察。豈能無枉哉。昔東海孝婦。含冤被戮。彼太守者。亦以為大不孝。而亟殺之。使非三平不雨。安見其失入乎。然則占之。不蔽要囚。貴于服念者。良有以也。嗟乎。民知有辟。亂獄滋豐。一入犴狴。其不橘化為枳者。鮮矣。況淹禁日久。彼非木石。安能變遷。久待肆赦之期乎。與其雪於後。何如慎厥初記。曰。刑者成也。一成而不變。故君子盡心焉。此言初訊之宜慎也。願凡訊獄者。各單誠心。無輕出入。而又導以德教。使民氣和樂。而犯法者寡。庶幾廣皇上好生之德。以無負弼教之心。而馴至于刑措不

亦善乎。

羅文止先生曰情測而舉意周而明讀之忠愛之心油然而生。

徐仲光曰當與尚德緩刑書並傳千古昔人以世作刑官晉人謂其寬民也讀此序又似理枉雪冤非作刑官不可如昔東游于公張釋之徐有功暨吾佐平雖世為刑官可也予且舉以為祝○文情亦澹折高古必傳之業。

崔樸臣曰無限哀矜勿喜之意行乎其間豈特以廉明著

內省齋文集十八卷 欽定序三

三

敬慎錄序

語曰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民之哀樂政之理亂將於是乎繫若之何其弗慎也昔歐陽永叔語張芸叟曰吾昔官葬陵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枉直垂錯違法徇情滅情害義無所不有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予丁丑閱此因惕然曰此吾輩將來之責也於是究心刑律蓋二載餘矣庚辰謁選承乏廣陵孟冬抵任見飛蝗蔽天道殫相望夙夜憂心圖所以救之而無其術因念南阜先生云化有事為無事化大事為小事必也加意敬慎使肺腑石無冤訟獄衰息庶有裨於萬一乎於是

內省齋文集十八卷 敬慎錄序

四

以勸賑救荒為務凡小事叠控者輒寔焉遇姻族訐訟則委曲開導必使之息爭而後已且察批詞事久者樂請註銷而江臺層公忻諾允行其他間有齟齬而去其太甚斯民亦稍無訟獄之擾矣所訊皆重辟半屬成案然所貴於覆訊者慮其枉也忍委之初訊而不一服念乎予惟謝請托戒瞻徇慎之又慎既恐失入以寬良民又恐失出以縱奸民蓋奸民一縱則良民受害皆縱之者罪也於是竭力專心每訊一獄輒開別詳詢盡其所欲吐然後及復辯論而見成案之冤者十之二三矣取積案內初控再控之詞一詳勘之而成案之冤者十之四五矣或出其

不意呼族鄰互訊之。或躬履其地。召鄉人衆質之。而成案之冤者。且十之六七。嗟乎。赤子何辜。而忍令若是。是將循例以豁之乎。而未也。舊例依大減等。見有冤。則重辟僅改。或改配。配然後改杖。杖然後保釋。未聞有大辟杖釋者也。然而淹禁數載。卒斃其命。猶之乎未減也。夫既爲朝廷執法之官。見有確然當出之罪。可隨時俯仰。而不爲之速遣。哉。於是直行已志。將重辟釋出。不敢拘成格矣。然當時欽案覆奏。與辟案達部者。咸得依允。而初訊之官。亦莫然自生。而不以爲怨。至如斯地。按臨繹絡。莫苦於訪。予既不輕揭。而他所揭報。又多爲解網。蓋以爲無罪枉。內省齋文集十八卷。散錄解序二。五。

賊亦上臺之所不屑。故千餘金之擬。爲減。而鹽臺楊公特加獎勵矣。漕撫史公特荷知遇矣。且各臺復命。俱列首薦矣。今始離茲任。幸復無罪。凡獄詞煩繁。不能概梓。梓其雪冤者。以告世。非敢自以爲能也。思天下之大。含冤之衆。曷可勝數。欲後之訊獄者。咸知成案之多。誣也。知大辟之可出也。知年深積牘。初控之各詞。不容不察也。知鄰甲衆人。或存公論。不可不咨詢也。又知初訊之官。與批允之上臺。不必瞻徇。而訪犯之賊。亦可悉獨也。孰謂三代直道。不可盡行於今日哉。嗟嗟廣陵。素稱沃土。予但覺瘡痍滿目。未之能恤。瘡痍實多耳。予爲獄詞。必體永叔

仰天誓心之意。設誠致行。訊之未明。又復訊之。寧受遲鈍之誚。或竭三晝夜。而後能定之。於斯時也。舉夫朝廷之威嚴。上臺之喜愠。同事之德怨。官途之升沉。皆所不知。惟崇然敬百姓守三尺不敢輕視民命。以自失吾本心耳。嗟嗟庸碌莫如賀。而直行已志。且能取信於上臺。况才力百倍於賀者。苟推敬慎之心。以行之。又何施而不可哉。

羅文止先生曰。凡古作不宜太詳。而此序欲其透發。則又不得不詳。然有疎宕渾淪之氣。行乎其間。識高筆老。其得力于古文深矣。

內省齋文集十八卷。散錄解序三。六。

吳仲升曰。積其誠以生明。立其誠以修辭。性情學術於此見端。非徒以文章飾吏治也。

徐仲光曰。愷摯精詳。曲盡敬慎刑獄之道。使當官人盡如此。民生何慮弗安。往跡塵矣。顧芳躅具在。有心民瘼者。勉之。斯亦匠石準繩也。

惟恐失入之意。溢於言表。設誠力行。不顧升沉。故施之有次第。直已而人。不以爲疑。此等文字。代不數篇。弟敦實附。

總漕兼巡撫江北部院史道鄰先生考語曰。考得本官品既真。

清才復極敏辯官折獄一本公明剔蠹釐奸獨肩勞怨催兌則
首副淮限挑河則急濟危漕製器脩城清田助餉念念以地方
事爲家事而虛懷精進志在千秋不僅一時循卓也稱職淮給
繇仰候會題行繳又癸未大計史道鄰先生薦語曰立志以聖
賢爲法見善必舉見惡必除謝苞直却情面清積案抑豪強折
獄必平完漕獨早種種異政大得民心應薦清華妙選

東粵分巡錄自序

昔賀在廣陵碌碌無能乃癸未計典特舉廉卓斯所謂過情之
聲聞乎既而陪推銓部則史公道鄰意也濫與考選取入刑垣
則劉公念臺徐公虞求與格菴章先生聖任奇先生諸賢之所
舉也會忤首揆改儀曹當是時予念幅頓日蹙幾不欲自有其
生而兄官職乎不意劉雲密中丞求與同事遂有領表分巡之
薦賀思東粵沃壤非所願爲且部俸未深耻爲速化已繕疏將
辭矣適吾鄉銓部再缺又復陪推梓里交薦而首揆力阻之且
出繁言賀乃喟然嘆曰孔亟且殆何以官爲然國步多艱未忍
內省齋文集十八卷 嚴協錦序四

辭職耳苟志在急公單心民瘼何官不可報國何必以銓諫爲
哉況東粵爲白沙甘泉諸君子講學之鄉實平生所向往者是
以勉之粵任至粵則山海皆盜訟獄繁興賀夙夜祇懼謂此非
刑罰之所能禦也於是銷訟詞蠲通贖却饋遺革書吏之擬批
禁府廳之守提猶懼其未也於是講鄉約舉孝節清積獄抑勢
豪汰冗兵減稅課禁避卒惟力可自爲者必殫竭愚誠以任之
辰出亥入脫畧體統朝夕與百姓相親使其情有可達胥役不
得而蔽焉凡府縣詳文暨士民告詞皆立刻批判防吏書沉閣
之弊也解至人犯立爲覈審結告狀詞立訊批發慮民間伺候

之○苦○也○置○粉○牌○數○十○凡○批○語○詳○文○悉○令○於○階○下○錄○出○立○刻○懸○示○
省○百○姓○抄○謄○之○費○也○凡○盜○情○立○訊○詳○確○無○疑○者○盜○首○則○逮○斃○之○
而○脅○從○者○立○寬○警○署○者○立○釋○懲○淹○禁○蔓○連○之○慘○也○當○是○時○吏○書○
無○事○止○派○二○人○于○階○下○一○登○號○簿○一○書○粉○牌○雖○欲○肆○其○伎○倆○無○
所○獲○施○矣○至○如○事○有○未○便○者○在○上○臺○則○直○陳○之○在○同○事○則○忠○告○
之○通○十○郡○爲○一○體○未○敢○以○越○組○爲○辭○也○凡○此○皆○勉○師○而○章○而○不○
敢○以○愚○蒙○自○委○也○所○幸○共○事○多○賢○皆○同○心○協○力○一○時○上○下○相○孚○
得○以○稍○行○已○志○矣○嗟○乎○東○粵○所○苦○者○莫○如○勒○贖○邇○來○盜○劫○川○谷○
剽○掠○肆○行○揚○揚○得○志○而○不○以○爲○非○此○豈○其○性○然○哉○實○獄○者○致○之○
內○省○齋○文○集○十○八○卷○東○粵○分○建○錄○自○序○二○九

以○擊○盜○聞○風○亦○知○所○畏○憚○矣○巨○寇○羅○文○受○黎○忠○國○等○數○萬○亦○獲○
踵○歸○降○矣○是○賴○同○事○諸○君○子○之○力○次○第○廓○清○庶○幾○少○幸○無○罪○乎○
然○質○自○庸○劣○愧○斯○民○之○疾○苦○百○孔○千○瘡○無○能○補○救○者○多○矣○况○旃○
花○妖○社○猶○未○能○察○小○槐○博○羅○猶○未○能○靖○又○况○白○沙○先○生○之○學○未○
能○闢○發○實○療○厥○官○寧○不○自○愧○乃○今○忽○膺○殊○擢○益○深○履○饒○之○憂○卽○
將○具○疏○辭○職○因○取○爰○書○昇○諸○剗○扇○質○諸○粵○人○以○觀○所○行○之○是○非○
而○爲○省○躬○自○訟○之○地○云○爾○
徐○仲○光○曰○一○篇○良○監○司○規○則○但○能○小○心○力○行○立○德○立○功○兩○不○
朽○在○是○矣○

內○省○齋○文○集○十○八○卷○東○粵○分○建○錄○自○序○三○十

勸積義穀序

書曰有備無患。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昔丁亥苦饑。有求半菽之飽而不可得者。然族鄰姻友尚有餘貲。猶可稱貸也。今歲吾鄉數月鮮雨。高田未獲半收。然幸穀價最廉。百年罕覩。竊恐物盛而衰。理數之常。今日價極廉。安知異日不極貴乎。況吾鄉賤乏。日甚昔稱殷戶。今悉爲窶人矣。倘遇荒年。則借貸無門。而坐以待困。其將若之何。惟吾元晦夫子社舍一法。最爲盡善。宜師其意而力行之。然時調舉。祇似爲難事。姑積義穀以防儉歲。可乎。造一木概。置于宗祠。或本坊神廟。每月朔望。有謁祠廟。兩省齋文集十八卷。勸積義穀序一。十二。

者各持義穀少許。或一角。或半升。或一升。至小斗而止。勿得踰焉。不願助者。聽隨其意。而因其力。不相強也。數少而不欲過多。者何也。相形則難備。力輕則可久也。共推一端。謹者以司登記。雖一角半升。必紀其名。以彰好義。共推一稍。有恒產而素行忠信者。司其出入。每朔望迄晚。即將貯諸櫃者。登諸倉。次年春夏。則推陳出新。因數多寡。貸與農人。而息取加二焉。小荒則以貸諸貧。而減其息。必公議而酌行之。若大荒。則盡捐以賑困窮。必計衆而均分之。先其老弱之無告者。是舉也。專以備荒而利農。他雖公事急需。不得輕移。以俾耗散。有恃強而索者。衆共持之。

不聽。則控諸官。庶幾可久行。而不虞夫爲數甚少。則人皆樂助。月積之歲。歲行之斯。可無大饑之患矣。諺所謂衆擎易舉。積少成多者。此也。此亦思患豫防之一道也。噫。省目前宴飲之費。即可延異日數人之命。減一月鷄鶩之粟。亦可道他年同類之生。獨何懼而不爲哉。吾鄉素稱和睦。思爲豫備。其將踴躍爭先。合力同心。互相勸勉。以成茲義舉乎。

徐仲光曰。備荒莫如積穀。然行以官法。反足滋擾。惟鄉都族壘。協力同心。自爲籌畫。則擾害無虞。而利濟公溥。如佐乎此法。各鄉實行之。豈非地方無窮之利。願與有心者廣推而力倡之。

倪開公曰。救荒莫如積穀。以官行之。則擾民。以私行之。則易舉。然予在江右。見南昌有因積穀數百。屢值豐年。主者悉持而去。以致結訟不休。則良法之行。其重尤在得人。也。先生此文。條分縷悉。曲盡無遺。知其留心民瘼久矣。瑣細不遺。遂伴經營。如讀子國救災記。弟敦實。

勸設義倉序

昔者夫子特舉社倉。西山先生設爲義廩。皆以萬物一體之心。居安而慮患。先事而防也。丙子吾鄉歲歉。吾家與姻友皆施米。家大人曰。小惠弗徧。何如風設義倉之爲愈也。賀心誌斯。訓久矣。邇來數遇水旱。舊歲稍愈。亦非大有年也。然而穀值愈廉者。何哉。人憊丁亥之饑。耕者竭力而戶多陳積也。且家窘戶乏。購物無貲。而皆以穀爲市也。戶多陳積。故糶薪可易斗米。小民不見有饑。似可苟安於目前矣。然以穀市物。則所貯日少。非如丁亥已前之廣積也。家窘戶乏。則無可稱貸。非如丁亥之荒。猶有族黨親鄰。可以相救援也。假令一旦有荒。則載道饑民。望屋而食。雖或自擁倉箱。豈得而獨享哉。今春吾邑大姓倉庾悉空矣。春夏之交。穀值雖廉。而時聞饑殍。幸秋霖優渥。差可補救。而食猶未足也。茲遵家大人夙訓。徧懇有仁心者。互相鼓勵。各設義倉。以防饑饉。在城居者。或設倉於祠堂。以酬宗族。或設倉於近境。以濟鄰人。在鄉居者。或各堡創設之。或一都合力爲之。每歲秋成。各出穀輸倉。或拾餘石。或數石。或數斗。隨其心量。其力委曲。勸勉而不強人。以所難。雖所積無多。而荒年得此。猶愈於未設也。每歲初夏。必出陳易新。則無積久成塵之患矣。釋本

丙省齋文集十八卷

勸設義倉序

七

地與宗族之誠。俗者司其散斂。每歲輸流。則可無侵用之弊矣。小荒則減價。以利農大荒則商於衆。而酌給之。先給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之窘乏者。次則老羸之無告者。次則良農之缺食者。惟不孝不友。敗常亂俗。事確名著。及遊食不事生業之人。咸勿給焉。此倉一舉。可以免溝壑。可以杜爭奪。可以睦鄉鄰。可以維風化。利莫大焉。繇此推之。則凡慶壽者。求嗣者。禱病者。何不出穀以酬所願。則轉無益爲有用。化虛文爲實利。不亦善乎。王文成曰。爲善之人。非特宗族親戚悅之。鄉黨鄰里敬之。雖鬼神亦陰相之。夫所謂爲善。孰有大於賑人之饑。救人之命哉。今慶壽者若能以濟人爲稱觴之祝。則自求多福。知必壽考。且寧也。求嗣者若能以救荒爲續後之謀。則天監在下。知必子孫千億也。禱病者若能以賑人之急。爲悔過遷善之圖。則神聽和平。知必勿藥有喜也。移請客數宵之費。師巫一夕之貲。於以救數命。不充然有餘哉。昔楊旬每遇荒年。輒貴糶賸糴。以賑貧民。後其子楊椿遂魁天下。陳天福平糶濟人。而子孫咸登顯要。遂爲湘湖世家。昔人有云。子舊館於當湖陸氏。見其堂中一軸文。乃先世兩代出粟賑饑。而人贈之者。文中歷敘古先濟饑之人。子孫皆膺高位。謂陸氏他日必有顯者。今自東濱公而下三代皆爲九

丙省齋文集十八卷

勸設義倉序

西

卿其言若左券矣。來賀讀家譜，先祖民悅公、月軒公、父子賑饑，不遺餘力，而讓能今子孫數世，亦著文名矣。夫楊陳諸君子，豈有心於求福哉？然不求福而福自至，亦足徵爲善之顯報矣。吾鄉親友嘗思六月大旱情形，則不忍不爲之豫備。況師考亭西山咸以萬物一體爲心，則不因無報而不爲惻然，亦豈因有報而始爲躍然也哉？

一每歲將秋成，卽委曲相勸，稍有衣食者，各出穀輸倉，隨心量力，不得相強，以致嫌隙。

一本村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聞見其確者，若屬家貧，每歲

內省齋文集十人卷 勸教義倉序三

十五

四月將穀送與其人，每家各幾石。秋成免還，若小荒各奉穀若干，大荒各奉穀若干，就所積之多少，爲所饋之厚薄，急宜行此，以見勸俗維風至意。

一地方或有不孝不悌者，名者及犯倫傷化，逐出祠外者，及遊手好閒不事生理者，縱貧亦不得給借，縱荒亦不得賑濟，必須嚴拒，以端風化，以警遊惰。

一穀久必乾，且有鼠耗，每拾石必算折數肆斗，以免賠累。

一凡生日或子爲父母慶壽，或孫爲祖父母慶壽，其尊人好靜，不喜飲酒請客，則爲子孫者，隨力隨意入穀義倉，以祈

神祝壽。此實福也。親朋送禮，而主人不肯受者，亦不妨隨分入穀，代爲祈福。古人有放鵲縱魚以祝永年者，況活人之命乎？竊見鄉間糴穀以買禮儀，何不卽以穀送較微儀，侈費省錢，省力所益更多。

一凡求嗣許愿者，卽於福神前拜謁，倘得生子，卽入穀若干於義倉，畱爲賑濟，以謝神佑。及生子後，卽以湯餅之費糴穀入倉，或請客情不可缺，卽減其酒肉之半，以助義倉。於神前焚一疏文，以酬願信可也。卽親朋以穀當賀儀，亦有裨於實用。

內省齋文集十人卷 勸教義倉序四

十六

一凡有病祈禱者，卽於神前發願，拜許病痊之後，入穀若干於義倉，畱爲賑濟，以謝神佑。及病愈身安，卽於神前焚疏入穀，以酬願信，只隨心量力，不拘多少。此實實功德較之建醮演戲功德，不啻十倍。

一義倉每年拈闔輪管，算清量過，上手傳下手接管，必須素行忠信，又稍有身家之人，方許承管。若家力甚貧，縱有忠信者，恐其急時那散，不得徇情與之輪管，庶無侵用而事可久行。

徐仲光曰：一篇濟窮弭亂，維風厚俗，大關繫文字，應懸之國

門壽之史冊。以澤天下。活萬世文之規模。先輩雍容大家。又不暇論。

廣勸勿食牛肉序

天下之至苦者莫如牛牛之所食。不過水草。未嘗有損于人。也。乃三時勞苦。弗思矜恤。一旦忘其功而食其肉。人之負義。一至於此哉。觀其或入屠門。清焉涕淚。懸諸市肆。筋骸戰慄。稍有人心者。念黍稷所從來。能不惻然動念乎。況宰牛原無重利。惟私受盜賊。稍有所得。蓋盜來之牛。立刻宰殺。則可以滅其蹤。而牛主不能識。昔見農家守夜。冒風露。致傷寒者。衆矣。又有失去耕牛。而賣兒鬻女。以賠償者。其苦不勝言矣。食肉下箸時。亦曾念及於斯乎。嗟乎。牛有功而無罪。人所咸知也。屠牛不禁。則必聚

內省齋文集十八卷

勸戒義卷第五

七

盜而傷農。亦人所咸知也。然而不能禁者。何哉。飲食之人。利其價輕。而安於積習也。且謬以爲有補。而不知其有毒也。予見誤食病牛。立致殞身者。不可勝紀。蓋氣羶而色紫。牛肉之常也。其病傷難辨。不若猪肉之有病。可以審其氣。辨其色也。又見以牛肉餵瘡者。皆致瘡滿。而成痼疾。蓋其性凝滯。尅化最難。病人胃薄。而脾虛。勢必爲梗於胸腹也。是以近日名醫。遲遲以茲爲戒。豈無所見而然哉。且觀感應地吉及牛戒諸書。而知天道之不遠也。有三世不食牛肉。而一家免疫者。有數人共戒食牛。而一

方免疫者。夫惟戒殺之家。靈神守護。邪祟自不能入。理有固然。

非飾說也。予不必遠引。卽先祖不食牛肉。享年八十有九。兼以康強。而子孫又多高年。豈非好生戒殺之明驗哉。家大人少時。應鄉試。寓葦門。夜夢三千九人。皆服青衣。拱手相向。號呼救命。翌日有市田雞者。計其數則三十有九也。於是惕然感悟。遂戒殺甚嚴。而於勸勿食牛尤淳淳焉。誠念耕稼之需。又非尋常戒殺之比也。予見邇年各方多有奇病。皆惶懼無計。或斷屠數日。或請僧念佛。或茹素禱神。雖有悔過遷善之心。而不得其道。曷有應乎。卽使佛而有靈。亦必視其人之善行而降之福。豈請托僧人。急時誦讀之所能致哉。至若斷屠茹素。頗爲近理。然與其兩省齊文集十八卷。廣勸勿食牛肉序一。九。禁屠於數日。何如戒殺於終身。與其茹素於一時。何如闔家自普永戒食牛之爲愈乎。世之饕餮者。謂其價輕較之猪肉。可以省費耳。不思有病則延醫禱神。所費不滋多乎。且古者王政重養老。未七十者不得食肉。盤間卽闔肉。又何恨焉。竊見屠牛者衆。皆緣食肉者多。乃今世之人。或觸目宰牛。亦嘆慘傷。亦愛聚盜。然而不能戒食。予不識其何心。豈謂一身一家所食無幾。或不妨於從俗乎。昨有一友云。先時未戒牛肉。凡遇集期。必購三四勒。通計一家所用。終歲幾四百勒。緣是觀之。則一鄉一里。用肉蓋靡涯矣。屠者易行而多利。則其敢於竊盜。而輕於抗法。不

亦宜乎是故好食牛肉。卽以助屠而啓盜罪。莫大焉。倘使人人戒食。則牛肉腐敗而無可市。彼雖嗜殺。所獲幾何。能不廢然改業乎。今遵家大人屢諭。廣勸鄉鄰。共戒牛肉。因做聞子將設簿一冊。願從者登名。至冬臘吉日。用昭告于城隍社。令其悔過也。誠矣。其禦災也必矣。夫趨吉避凶。人之恒情。費財祈禱。猶不惜焉。況今不用一錢。而可以免疫。可以延年。又可以弭盜而安農。亦何憚而不爲此。李緝叔先生宴會約云。其間有一必當禁者。曰牛。耕農之需。太牢之味。斷不敢登於俎。而名言也。幸有心者。廣勸而共行之。

兩省齊文集十八卷。廣勸勿食牛肉序二。十。徐仲光曰。戒牛是善行第一事。而嚴禁屠宰功德尤大。又當官善政第一義。佐平正說。旁說無限苦心。想其濡墨揮灑時。筆端應有白毫光現。

魏冰叔曰。天理人情之至。可使中下人共喻。

李懸圃曰。談理而近情。古人以不忍之心。仁及庶類。先生得之矣。

倪閣公曰。此爲廣勸平人而設。故言取明晰。復雜引徵驗。以明之。知先生之苦心訓世也。

評點孟子序

南豐先生文集序

文廟約觀序

中庸衍義序

人堂易義序

家禮酌定序

先孝彙編序

孔八桂醫書序

倅宗十訓序

隨筆錄序

元氣彙箋序

內省齋文集十九卷 目錄

評點孟子序

欲治天下必存道統欲存道統必正人心欲正人心必息邪說
起得邪說則大本已固矣
 欲息邪說必端文體何也文所以載道也道之至者豈有意於
 爲文哉然無意於爲文而誠之至者發之於其言文自生焉古
 者文與道合六經四書如日月雲霞江淮河漢歷萬古而常新
 此無他其誠至也易所謂脩辭立其誠也既立其誠則脩辭未
 嘗不可寧必以文爲戒哉自戰國而後文與道岐若班馬韓蘇
 其文優矣而理或未當濂雒關閩其理至矣而辭則弗脩如性
 理諸書非潛心力學者讀之而輒倦何則其文不足以動人也
 使其理既至又得班馬之敘事韓蘇之議論以行之豈非人情
 之至願哉然而未見者何也意有所注而才弗能兼也不弗能
 兼而世之趨功利者選選重文而輕行於是莊列之曠誕商韓
 之慘刻皆取而頌頡頏之而邪說遂盈于天下有識者憂之謂學
 術不可不端則必取程朱以爲鵠而又無以大服乎庸衆人之
 心嗟乎欲使舉世皆不爲文而盡趨於質其勢必有所不能則

邪說何從而息人心何從而正乎賀見世之日趨于文也莫若
卽以又正之正之者何取文之暢達足以明道者以爲規矩焉
斯已矣若然則莫先于孟文孟文固韓蘇之祖而亦程朱理學
之宗也兼其長而無其弊所謂無意于爲文而文自生焉者豈
非天下之至文乎舉天下之至文以爲法然後可以大服乎人
心而又何遺議乎噫與斯世共維斯道以正人心而息邪說其
或繇此也夫

陳大士曰一氣卷舒而滂蕩曲折以盡其致卓然大家之文
羅文止先生曰不屑一切而以疎宕出之談理如斯乃不迂

內省齋文集十九卷

二

腐

倪闇公曰踈踈落落自止自行而斷續離合卽寓于往返曲
折之中非大家莫辦

南豐先生文集序

世之有賢人也必鍾山岳扶輿之氣厚集於其躬是以其言與
行皆足以特名教振綱常而令聞廣興遂與山川之名勝並垂
於不朽斯郡邑千載之光豈特爲桑梓一時之榮哉吾鄉爲縣
治者七十有奇而廬陵南豐獨得與昌黎眉山並者于古今者
何哉以歐陽文忠曾文定二公爲之也會公吏治冠當時而特
以文名著世號南豐先生而卽名其文爲南豐集噫嘻吾邑自
有先生而金峰之峻遂若增而高肝水之潔遂若清而深何益
琴臺之秀遂若加隆而益麗豈非山川之厚幸哉然賀所嘉者
內省齋文集十九卷

南豐文集序一

三

不特在其文惟先生急於救人以天下萬世爲其心凡有益斯
民者紀之惟恐不明言之惟恐不盡如記越州救苗也序鑑湖
圖與記長渠也類皆懷摯周詳無纖微之弗備俾後人得奉爲
臧憲克能深明理學如室黃鶴州學記粹然一軌於正雖眉山
父子之奇傑能不讓學於先生哉是以考亭夫子特取其文謂
其有功於正學也賀嘗稽諸史傳見先生歷典大州皆號稱難
治乃能行以大力出以小心而風清其本源若卻園疏之價也
弛無名之稅也捐鄉戶之輸也卽門生故吏以幣交者一無所
受也非天下之至廉其孰能之他如緩急有期不遺人至縣而

民不病於追呼。獨行保伍。凡居人行旅。出入皆有記籍。而民不憂乎冠盜。萬人供具。先期而辦。故兵過市里。而民不知國法。初變施行有序。而民不擾。前期諭屬。得粟以賑災。而民不飢。大獄百餘。不爲磨。御即日縱釋。而民不冤。由是觀之。先生之行。豈不勝于文章哉。予嘗上下古今。見文章與行誼相爲表裏。非卓然有品者。不能泰循良之實。非精于吏治者。不能擅經濟之文。雖勉強爲之。而終覺其不類。且世道衰微。異端並起。而文人所著。遂多雜亂。而無章。孰有純乎正學。而優乎經濟。若先生之可傳也哉。開先生至性孝友。父歿之後。事繼母益恭。而撫四弟。育

內省齋文集十九卷 南豐文集序二

四

九妹。學業婚嫁。咸資其力。觀其救世苦心。溢於言表。使人讀其文。如親觀其人。而謂行誼不及乎政事。政事不及乎文章。豈確論哉。噫。呂正獻公能薦周程。可謂知人矣。而獨於曾公品題未嘗其。或偶有所見。歟。抑豈爲先入之言。所誤歟。先君子嘗曰。子固文章。僅足踵韓柳歐蘇之後。而深明理學。則已開濂洛關閩之先。斯言也。庶可爲定評歟。元豐彙編久行於世。自遵嚴王公首推重之。而其名益著。荆川先生暨鹿門伯敬諸公。皆取列于大家。今其裔重梓。而屬賀評訂之。賀服先生之政治。足爲後世師。於是舊爲刪繁。而更定其次。舊刻以詩爲卷首。而經世大文

反附之於末。不亦過乎。賀謂先生當日。原以制誥得召。今安肯制誥。而大政與奏議卽次之。從其重也。其他有裨於世道者。莫如諸記。故移置於前。而序次之。而碑銘雜著。又次之。若詩則附於後焉。

謝秋水曰。自呂公二語出。後世幾將會公行誼政事林。擬茲特表其政事行誼。不惟有功於曾公。且所以裨呂公也。文氣醇深和厚。儼然南豐手筆。

彭恭菴曰。凡文必求有用。是先生獨得處。此雖爲曾公寫照。亦自言其胸臆耳。

內省齋文集十九卷 南豐文集序三

五

文定所以並列于大家者。具見此篇。呂評實非定論。吾兄著作。多得於躬行。及生平所設施。與曾公救世熱腸。前後合轍。故能闡發殆盡。曾公有知當爲色喜。弟敦實。

文廟約觀序

治天下之道莫先於人才莫大於風俗庠序者人才之所繇出也風俗之所繇端也夫擢用賢俊以轉移風化惟君相司其權而培養厥初則莫善於廣文是廣文之值雖卑而其職所關則與君相並其重儼為師者果能以誠敬持躬以實行進士以士習之淳漓為已責專心毓才而不恤其私俾士皆相懋以德而不相角以文則移風易俗之道就有大於此哉南康許戴文風擅文名聲歲薦而振鐸樂安遵厥考玉節翁遺命作文廟約觀攷核精詳既正其訛謬又補其闕略使人慕聖賢之貴而踴躍南首齊文集十九卷文廟約觀序一

六

為之斯其志固已遠矣予聞玉節翁樂善好施鄉稱祭酒其子之象賢而無忝也宜哉然予觀世俗之人雖有治命其能遵者鮮矣雍友獨倦倦而弗忍遺使為子者皆能若此則天常人紀之重不已端其本乎是編也述祀典之源流詳兩廡之黜陟繪樂舞之儀章正前人之缺漏克盡厥職惟恐有失似令居官者咸若茲之無曠而天下安有弗平哉予嘗言師道本尊而人自卑之善為師者雖訓蒙士於家塾當以大司成自處舉風俗人才為已任汲汲焉圖所以造之行之既久其效自見而况躬膺司鐸者哉若雍友者庶足為人師歟異日禮躋顯要以育天下

之人才以正萬邦之風俗其始基於此歟

謝秋水曰訓蒙家塾當以大司成自處極妙議論於此可見聖賢心術又見聖賢器量

甘健齋曰學師之職與君相並重為塾師當以大司成自命非真見教化本源者不能為此語

羅珂雪曰千古名言自國學以至黨塾皆宜書此不徒博士故也

南首齊文集十九卷文廟約觀序二

七

中庸行義序

世有研心古學而不能爲善者乎。有不務躬修而能研心古學者乎。吾師崔貞伯先生。端品實學。體諸躬行。而不事乎口耳。樸臣能繼其志。專心好古。至於老而不衰。可謂象賢矣。質幼在師門。與同視席者四年。樸臣爲童子。不好嬉遊。與衆情異。是以心特敬之。且早讀五經。兼長於史學。每出一義。先君必亟稱曰。此黃蔡陽董思白一流人也。質視樸臣。猶培塿之與岱嶽。莫能幾矣。迨庚午秋闈。樸臣以尚書入彀。既投前茅矣。而竟爲副卷。予僅爲詩房之殿。乃象罔得之。當其時。質慨嘆踟躕。不以已之倖。

南省齋文集十九卷 中庸行義序一

八

獲爲歎。而以樸臣之未遇爲恨。蓋心服其文。而有劉蕡下第之嗟也。乃樸臣毫不介意。惟尊尊於古文已卯。與先君同見知於侯廣成先生。先生亦擬其必售。而竟未售也。會陵谷變遷。樸臣志欲高蹈。而同人尼之。於是應歲而不應科。嘗語質曰。予卽附明經。誓不赴試。此其志已度越倫等矣。序常族薦。忽有廢貢之令。而持衡者情偶變遷。又日殊而月異矣。及已酉復貢。樸臣未與。遂俾應薦之宿儒。竟成其隱逸矣。同郡士人咸咨嗟太息。而樸臣亦不以茲介意也。其衷浩浩然落落然。視歲薦如敝屣。嘗自吾得不入都門。幸矣。使非深於學問。其能見及於此哉。嗟乎。

世鮮學識。成以富貴爲功名。不知古所謂功名者。非科名之謂也。蓋竭其忠誠。悉其智慮。以建功業於當時。而垂聲名於奕世。

如房杜之在朝。韓范之在邊。鄧馮郭李之在師中。乃足稱焉。而僅以科第當之。不亦謬乎。况樹功於末造。其難且百倍焉。詩云。維曰予仕。孔亟且殆。藉令庚午以來。樸臣卽冠南宮。處翰苑。或居言路。或擁兵權。而媚嫉者盈廷。未必得行其志也。志不得行。卽紆青拖紫。其又何益焉。如賀少時。亦矢志立功。而無心於富貴。然遭時艱難。平生所志。未能行其十一。如綆短而汲深也。如左書而右息也。負過情之聲聞。彌滋愧也。豈若樸臣之誦讀山。

南省齋文集十九卷 中庸行義序二

九

間悠然尚友。足以無悔於此衷哉。是樸臣之未遇。實勝於予之倖獲也。今樸臣好學不息。嘗讀性理諸書。日與古聖賢相對。故能確有所見。不以得失動其心。視世人之所學。不大相逕庭耶。近著中庸衍義。皆祖述前賢。而參之以已意。其言多中於理。予讀之而喜曰。樸臣之志。終始弗渝矣。吾師令緒。得樸臣而益彰矣。洵可謂象賢矣。

鐘。羅河雪曰。功名非科名之謂。今榜上諸君讀之。可當暮鼓晨鐘。

人堂易義序

大哉易之爲道也。彌綸天地。貫徹古今。豈可一端盡哉。有以數言者。易未嘗非數。而數烏足以盡之。有以理言者。易固不外乎理。而執一二端之理。又烏足以言易哉。夫卜筮數也。而理存乎其中矣。身心理也。而數亦存乎其中矣。盈天地間。無一境而非易。亦無一時一事而非易。自日用飲食。動靜語默。以至莅官從政。居常處變。皆有易道存焉。及其至也。參天地。贊化育。惟斯易簡之道。有以範圍焉。而不過。然人還還不能知者。何也。求易於外。而不求易於心也。夫易豈遠求哉。其理皆備乎性。其幾則存兩省齋文集十九卷 人堂易義序一 十

潔菴劉子。特立獨行。有乾初九。盤上九之義焉。其心存乎救世。不能自已於言。故舉昔人所未備者。語焉而必詳。其於變動周流之道。咸得之於靜悟。研究既深。是以貫穿融洽。能使六十四卦。合而爲一。又能使庖羲一畫。薄爲三百八十四爻。推而至於酬酢萬變。極於元會運世之廣。無所不通。而易之道。斯備所謂一貫皆備之理。其在於斯乎。讀斯集者。以戒懼慎獨之功。體易知簡能之道。反求諸心。而易斯近焉。誠如是也。則潔菴於易。可以盡言。亦可以無言矣。

黃雷岸曰。求易於心。則著書立言。皆可以不。此真探本之論。兩省齋文集十九卷 人堂易義序二 十一

余小令曰。人身在易中。猶易在身中。彼太極一圖。原是吾儒所自畫者。誦斯文。又恍然有得矣。黃從生曰。不必卜筮。正理數合一之學。

家禮酌宜序

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又曰。君子以非禮弗履。禮之爲用大矣哉。蓋樂曠達。畏矩繩。世俗之恒情也。縱其所往。而不爲之坊。則暴慢率略。驕淫矜誇。靡所不至。其不流爲悖亂者幾希矣。惟禮行而氣質以變。風俗以淳。四體以之舒。九族以之悖。萬邦以之協。和共用。顧不大哉。然三代而上。以禮爲治。天下之大端。三代而下。以禮爲治。天下之一事。正學弗講。而人心日競於功利。日趨於脫略。禮教之不明也久矣。禮教不明。而欲風俗之厚。豈可得哉。朱夫子家禮。簡約而精。敷使高者

由省齋文集十九卷家禮酌宜序一

十二

不得踰平者。有所持循而可及。先輩爲之註釋。而其道已備。然世之遵行者。實鮮其人。冠禮久廢。邇來幼稚皆冠。而禮益廢矣。富貴之家。嫁娶奢侈。有僭擬王侯者。而食士自耻。其固陋亦勉強稱貸。以飾虛儀。於是互相責望。怒而爲諍語。激而爲反目。窮而爲溺女。視婚姻若寇讐。殘骨肉如草芥。皆奢之爲害也。至若喪葬踰禮者。旛旌人物。備極奢華。甚至招優伶。作雜劇。志哀爲樂。喪其本心。而自陷於不孝。何其謬也。舉世習行。莫知其誤。非以禮教爲之坊。又何所底止乎。予友甘健齋。參諸衆論。因特撰蓋題曰家禮酌宜。志期於變俗。而心切於公善。蓋亦朱子遺教

也。健齋以經濟才。而能敏華就實。與約齋爲十年友。一旦知事之。而拳拳於禮教。非有過人之識。而能若是乎。雖然。家禮一書。非君子弗行。記曰。忠信禮之本也。無本不立。先儒謂三百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夫君子之治躬也。必先於莊敬。故曰。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讀是編者。能本之以誠持之以敬。而行之。以弗怠。則禮之進歸焉矣。

吳周旌曰。立言必綜其要。論事必探其原。此真經世文章也。伊川易傳序後見此文而已。

蔡九霞曰。禮爲生人大綱。家禮一書。尤爲大夫士庶日用當

由省齋文集十九卷家禮酌宜序一

十三

然之品節。自奢侈成風。僭越亡等。禁之不得。惟以此書正之。庶幾使由不使知之妙用。篇中暢寫流弊。見此書之宜遵行。推到誠敬。見此書之有原本。有關風俗之文。

先孝彙編序

樂安童旋吉先生。幼失所恃。撫棺哀慟。夙夜不輟。鄰人亦爲之流涕。厥後事繼母者六。孝行著。名。隣有悍婦。感規而易轍焉。王申。粵寇入境。大肆焚掠。惟相戒勿殺其廬。甲申。聞烈皇帝賓天。旋吉哀號累日。一時名公巨卿。逸民義士。莫不表章而歌咏之。今其子彙以成編。而請序於予。予讀而嘆曰。美哉。人性之皆善。古今無殊理也。夫事親能竭其力者。世鮮。然一聞孝子。則皆。美之。稱揚之。不介而自孚。不謀而自合。至於悍婦可化。流氓可感。豈非親親之道。人性所同。然哉。但既爲。相性。而至情獨

歸于孩提。何也。蓋孩提不知有他務。其心專。其意一。故其情特

古

華而稍長。則不能矣。是以一事一念之孝。人皆有之。而不可名之爲孝者。豈有他哉。以平生之精神。未能專注乎此也。古之大孝。惟知有父母。故竭終身之力。悉用之於事親。斯能獨擅其名。而衆人莫之及焉。雖然。處常易。處變難。繼母非屬于毛。非離于裏。則情意豈能不疎。吾思旋吉先生。處心積慮。惟知有其父。而不忍違。遂忘其爲繼母。必事之以禮。必感之以誠。必曲爲承順。而不敢稍失其歡心。不然。六母之性情。豈皆溫惠。何以歷數十年。始終如一。內外無間言哉。雖然。爲子難矣。而爲婦者尤難。茲

不出戶庭。朝夕弗離。稍有不至。則嫌隙易生。故人之述。戾子繼

母者。多歸于室人。乃羅孺人善事六姑。致能慈惠如一。嗟乎。先

生不幸。而遭六母。難乎其爲孝矣。又何幸而得賢婦。遂成其爲

大孝。若斯哉。假令貧窶不安。室人交謫。卽有滿慕之誠。豈得盡

行其志。而生事死。葬皆能不悖於禮也哉。若羅孺人者。雖欲不

謂之孝。不可得也。今其子多才而隱於醫。且其親已往。亟求所

以彰之。亦可以爲孝矣。然先生行實。旣載郡邑之誌。又著于感

應之書。其名已自不泯。今日者。欲立身行道。以光先人之緒。豈

俟他求哉。卽岐黃一道。殫心博訪。以究其精微。而躋江鄉于仁

壽。則所稱錫類之仁。固莫大於斯矣。詩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子將爲董氏期之矣。

黃雷岸曰。內助亦由至孝所感。確論名言。此等題一入高手。

卽和盤托出。不假雕鏤。而美善自備。

張旦復曰。從良知良。能闡出至性。故能委曲抒寫。淋漓滿志。

令讀者感發興起。

孔八桂醫書序

醫之爲道大矣哉。體天地好生之心。以順陰陽之理。盡人物之性。贊化育之功。斯豈小道乎哉。范希文謂不爲名宰相。卽爲名醫。爲其所濟者宏也。是以業斯術者。隱微必敬也。利溥必誠也。研究必精也。非博貫古今者。不能明其用。非至性躬行者。不能達其微也。求此道於今世。蓋難言矣。予嘗嘆業醫者。學無源本。而涉獵方書。僅爲衣食計耳。僅爲衣食計。而與醫道之精。豈可得乎。吾友孔八桂。則異于是。其習斯術也。因其父遺疾。爲時醫所誤。遂夙夜殫心。精研此道。以保其母于壽康。既而甲申聞變。

內省齋文集十九卷 孔八桂醫書序

十六

抑鬱幽憂。遂棄舉子業。而以壺隱終厥身。且志非求利。故不汲汲於所行。惟閉戶著書。以訓天下。而傳後世。此豈爲名也哉。蓋欲世之爲子者。皆不以庸醫誤厥親。且欲世之爲醫者。皆不以輕行誤人之親。而八桂之心。於是乎始慊矣。而岐黃之道。於是乎始精矣。不得已而立言。其爲志也大矣。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八桂有焉。後之讀是書者。能以八桂之心。爲心。則於醫學亦已得其大端矣。若夫運用之精。變通之巧。則存乎其人。又豈是書之所能盡歟。

胡明叔曰。筆力古勁。八桂錫類之孝。得此傳之。遂堪不朽。

悼宗十訓序

賀讀悼宗十訓。而見旭菴先生之孝思也。是訓也。先生爲宗人作也。爲宗人而作。遂可爲孝思乎。蓋聞潔溪當日。食指日繁。服賈者衆。其居恒議論。惟重居積。計奇贏焉耳。先生惕然慮之。以爲人情日趨奢麗。非以教化隄防之不止也。於是力行勸戒。一時潔溪薰其德而善。良風俗遂丕變矣。夫矯衰世之陋。習成仁厚之休風。訓同宗之子姓。昭先人之令緒。可不謂孝乎。自先生歿而教化無聞。於是相語以利。相尚以力。相矜以智術。而敦睦之風微矣。雖有忠信廉潔之士。亦閉戶焉。而莫之救。過其地者。

內省齋文集十九卷 悼宗十訓序

十七

咸追惟感慨。謂先生當日。實能以身教。故鄉黨宗族皆愛敬而樂從之。而今不復見矣。賀幼聞先生爲孝廉時。與吾祖純齋公屏跡公庭。一介不取。郡邑稱真孝廉。必首二公。先祖隱居不仕。先生爲政。和令未幾。卽告歸。咸以理義持躬。以仁讓教家。以廉節勵俗。蓋嘉隆與萬曆初年。吾邑之風尚皆如此也。賀嘗思慕其人。欲識其子孫。已亥秋。特偕李子仲開。訪求其故里。見先生所居。僅蔽風雨。已想見其高風矣。而父老又述其遺事。謂先生年踰九十。猶日誦經史。寒暑不輟。雖舟車片帑。亦必誦讀。古訓是式。其與先祖並推於鄉黨也宜哉。賀於是肅拜其祠。請觀宗。

諸得斯訓而讀之其理確而通其意和而厚其情深而華其事平而易其爲言也簡要而周詳斯足爲經傳之羽翼名教之干城也矣古所稱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先生之謂矣賀生也晚未及親侍函丈今讀斯訓愾然如聞其聲肅然如覩其容悠然如立雪於其門愛壽之梨以公諸世庶幾廣先生之孝思於不匱歟

徐仲光曰和雅舒徐而開闔有法故波瀾獨老旭菴先生雖賢得斯文而傳益永矣

文情和暢易於感發志意其頓盼頓挫極似子固諸篇

內省齋文集十九卷

懷宗十訓卷二

文

隨筆錄序

吾友張武仲乃孟常司空之弟也孟常與予同見知于沈觀之先生遂與訂交當是時武仲年方舞象共入雲章閣社每出一莛語必驚人先君子閱其文必擊節嘆賞曰此吾郡頽瀆也將與父兄齊名已卯果爲監經升冕乙酉甫除司理而滄桑變矣武仲遂無心于仕進勉就司鐸僻在庾闕蓋有昔人吏隱之意焉既而賦歸去來棲遲衡泌或寓意于篇章或托情于麴蘖或寄跡于琴棋蕭然環堵屏跡公庭不以貧窶移其志予嘗與之議論見其質樸淳固與初相識時性情無以異予雅重之未幾

內省齋文集十九卷

文

而武仲倏長逝矣悲哉予以採山之役偶至郡城與孟常談談古今輒愬乎欬歎不能自已今幸有子旦復博學能文立心正大而饒于經濟實爲他日棟梁之需予見旦復既喜吾郡之有人又慶良朋之有後也一日持是編隨筆錄請予序之子觀其說繹其情蓋非欲以文者也惟觀江河日下而思所以挽之乃稽諸正史而旁搜逸事比而載焉或問序其言或斷以已意或相類而別其高卑或相反而徵其感應不問大小不拘倫次故名之曰隨筆錄其中義例不一要以足爲勸懲而止披卷一覽則有令人解頤者有令人奮臂者有令人髮指而毗裂者有足

以警寤而俗心冰冷者有足致懼。而欲爲起舞者。隱微矣。其可以小說目之哉。予嘗論古文曰。其爲泛語也。無益于人。雖長篇可廢。其爲仁言也。有裨于世。雖小說當傳。蘭斯錄者。可以知武仲之爲人矣。假令武仲少時。卽得行所志。安知不建勳猷。垂節義與古名臣爭烈哉。惜其未展所長。而齎志以歿。良可慨也。雖然。有子克家。而俾其言于不朽。則其人亦因是以傳。昔顏淵史論。發前人之所未發。議論悉衷于理。故至今傳之。今武仲茲錄亦多創解。雖體段各殊。而均足以醒世。不可與相濟之論並傳奕世也哉。

內省齋文集十九卷 蘭斯錄序二

丰

黃從生曰。一唱三嘆。筆有餘姿。

元氣靈箋序

先儒曰。文者。載道之器也。非有闢於世道。有益於人心者。君子弗爲焉。自六朝以來。能文之士。往往以風雲月露。競靡而矜奇。求其究心於風教者。不亦鮮乎。張子旦復。爲名家子。博聞多識。揮翰若飛。以彼其才。何施而不可。乃欲維持世教。援引古事。者爲勸戒。名曰元氣靈箋。噫。觀其命名。豈雕蟲小技之爲見哉。予嘗讀易。見乾道莫先于元。元者。善之長也。天地生生之心。人得之而爲仁。惟聖人全體是仁。故能與物同體。視斯民之疾苦。痼瘵乃身。不忍不爲之補救。於是竭誠以籌畫。單力以推行。必使之安全。而其心始可以無憾。故曰體仁足以長人。易言乎仁也。卽人之元氣。周流於一身。貫徹於天地萬物者也。程子曰。切脉可以觀仁。又曰。醫家以手足痿痺爲不仁。可謂善於形容矣。夫切脉觀仁者。何也。謂其元氣流通也。痿痺爲不仁。何也。謂其元氣不周流也。天地交而爲泰。不交而遂爲否。水火之在上下。分爲既濟未濟。皆是道也。惟程朱之學。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能發義文之蘊。開沫泗之傳。以扶萬世之元氣。於不衰。今日復茲編。其有昔賢之遺意哉。分類而集之。別其淑慝。彰其休咎。理無微而不燭。然辭務簡明。不爲艱與。仰讀者一見而還善改過之。

內省齋文集十九卷 元氣靈箋序一

主

心油然而生。所謂修辭立誠。言無枝葉。且復其得之矣。夫且復
 年少。不馳騁于摘華拔藻之場。而研求乎曠世磨鈍之實。他日
 主持風教。以弘抒其所學。即可以斯卜之歟。
 黃雷岸曰。名聖如泉。不擇地而湧。
 余小令曰。一篇最大議論。借題發揮。足垂不朽。

目錄

二十卷

序

鄭愈副漢語林序

平碧紀序

鄧左之先生文集序

劉宗銘文集序

涂空振文集序

鄭次公全集序

耐畊堂文集序

文允言集序

許師六文集序

陸渠黃稽古錄序

陸懸圃文集序

王氏三恭人錄序

內省齋文集二十卷 目錄

姚象乾相書序

程世求詩序

序

鄭憲副漢語林序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予昔在仕途與鄭實水憲副同見知於峽江師當是時實水聲望卓然予固推其品矣越二十餘年庚戌歲見過長公于湖上長公授以古質疑一帙予讀之益嘆實水之留心世道也詞雖簡要而昔人之寓言與好事者之創說皆能辨別之舉凡風聞之謬可疑之事悉洞晰而無遺陶靖節所云疑義相與晰其即

內省齋文集二十卷漢語林序一

斯意也歟邇者湖山中翰以皇華蒞南浦又持所著漢語林屬予序之予思評史之難也甚于解經六經出于聖賢雖或後儒附會而其理不甚相懸古今以來猶聚訟而弗決况作史者紛紜難選其不可信者多矣非見聞淹博無以稽其本末非識力超邁無以辨其是非且非學問純粹無以得其公平何也古人之事有本傳不載而見于他傳者或正史有遺而見於野史者不詳稽其本末何以定其品乎是非本有至當或似是而實非或似非而實是苟無過人之識豈能察其微乎天下事言之易而行之難論古人者不可以過刻當設身以處古人之地揆其

時勢度其情理而折衷于大道庶幾得之。所由貴于學問也。實水于古人之淑慝其覈之也詳其責之也恕其評之也公使人一披覽而若見其為人。蓋以正大之情而兼博雅之才上觀千古究其治亂興公之故在乎人品邪正之分而得保泰定傾之道遂令學者鑒往可以知來守身持世胥于是乎出夫豈僅華標實徒以炫博而矜奇哉。嗚呼備矣。予益思峽江公之知人也公平生汲引倦倦聞一善人惟恐其不用于朝而亟為薦之當時所舉如徐葉林曹諸君皆一時名賢人所不能知而公特知之者也。又非特實水一人也。假令峽江師早獲柄用則開誠布

內省齋文集二十卷漢語林序一

二

公集思廣益將拔茅連茹中外皆得其人矣。奚至有甲申三月之變哉。追惟往昔又令人有餘恫矣。實水杜門著書終始不渝無愧于峽江公。予故因讀是編而并及之。羅珂雪曰。議論既大感慨復深。與作者眼光相為映發。此文出峽江公偉節並傳矣。

平砦紀序

古今稱循良者。首渤海。渤海以平賊者。易刀鋸爲牛犢。其道川
寬。蓋謂饑饉之民。集而爲盜。寬之則易散。急之則愈合。其勢然
也。若夫屢撫輒叛之寇。爲患既深。則因時度勢。其法不可以不
嚴。然使無救民之實心。無勸亂之宏才。而欲俾累年巨盜。殄
而靡遺。庸可得乎。是以善爲治者。於昔之循良。不必膠其跡。而
可以並其功。如三韓高公之平砦是也。吾鄉廣昌。僻在山嶺界
於撫虔汀邵。盜賊出沒。連連依山負固。而爲令者。又皆得以越
境爲辭。實而弗問。於是盜風日熾。有羊石滴水二砦。連綿並峙。

兩省齊文集二十卷 平砦紀序

三

峭壁崇巖。中盤絕徑。賊遂踞爲淵藪。沈君任昌十載。欲與民休
息。故僅以撫羈縻之。彼且詐降以蓄其銳。得往來邑中以潛伺
發隙。而伸其所欲。爲既撫而叛矣。叛而復撫。撫而又叛。叛而又
撫。以致日增月盛。殺人如刈草菅。而焚淫剽掠其慘不忍言矣。
公甫蒞吾軒。毅然自任。而撫軍遂以茲屬公。惟公不憚勤勞。祁
寒暑雨。躬歷行間。親冒矢石。而弗之懼。嘗是時。將吏士卒。親二
砦之崔嵬也。知賊勢之猖獗也。咸驚怖而欲撫焉。公獨不可。乃
俟思極慮。籌畫機宜。鼓勵將士。相時而動。深溝固壘。以待之分
兵。迭進以圍之。或奮勇而先登。或乘間而突擊。攀木緣磴。魚貫

而上。攻圍不倦。踰期月而砦平。噫。賊巨寇于崇山。莫斯民於砦。

席非有心救民。而才足以勘亂者。其能奏功若是哉。先是平四
一邑。盜賊公行。吾邑震鄰一宿。而驚起者十餘數。辛丑而後。迺
獲寧居。士農商賈咸就其業。伊誰之所致歟。使爲太守者。皆能
素裕。賴鈐勇于靖亂如此矣。至寇盜縱橫。有攻城屠邑之慘哉。
且非特此也。師行日久。而號令肅然。市肆晏然。秋毫無所擾。至
若生擒諸賊。猶懼其脅從也。必集薦紳士庶。反覆詳詢。確乎有
據。而後置諸法。渠魁既殲。絕無株蔓。是以平西土匪。皆像以祀。
而歌咏其績于不衰。非偶然也。嗟乎。大盜者小盜之所積也。其

兩省齊文集二十卷 平砦紀序

四

初皆屬風竊。風竊不懲。必爲劫掠。劫掠不已。則嘯聚而爲土寇。
蔓延而爲流氛。積漸之勢然也。卽如羊石滴水二砦。優而養之。
以歷十餘年。譬諸焚火。燬一指可滅。而聽其自然。以至燎原。
而莫之救。嚮非智勇兼優。竭力運籌。必期於廓清而後已。則江
閩所屬之糜爛。又何所底止哉。賀曾述而誌焉。本盡也。今印茲
何公爲紀其詳。而屬賀序之。賀願觀茲紀者。思平寇若斯之難。
也。則必制之于始。毋畏盜毋養姦。敦德教以變其俗。謹遊惰以
塞其源。設防禦以遏其萌。慎刑罰以懲其暴。使巨盜不揚揚得
志。而民知有法。亦不至于羨慕而相從。庶幾間閭安堵。無愁苦

怨恨之聲乎。北古之循良所以驅民而為善也。今高公久于吾郡。彰彰政績。人能道之。而平若之舉。其洵為有功哉。噫。昔人以緩得之。而今以急收之。然襲則寬而有制。公則嚴而不殘。跡雖異而功實同。蓋其心切救民。而才又足以濟之。故能俾三軍用命。厥有成績若斯。則謂羊石一事。雖與渤海之名並垂千古可也。

謝秋水曰。此郡守第一政績。當為表揚。且伏有機權幹畧。不

是稱頌套文。

張孟常曰。一氣呵成。而起伏照應。波瀾曲折。此淋漓滿志之

文。

毛仁仲曰。成奇功者。必有卓識。淮陰沉舟。岷山墮涸。未始非同心也。得此鴻文。聲垂百禩矣。

序次詳畧得宜。前後頓盼有姿。思平寇之難。而制之于始。一段極大議論。為後人盡除盜之策。暢所欲言。讀者若披鄭圖。見其苦心。倘僅以為紀功。失作者意矣。弟敦實。

兩省齋文集二十卷 中葉紀序二 五

鄧左之先生文集序

賢士之出處。關乎世運之盛衰。其壽夭也。亦然。西昌鄧左之先生。文名夙著。有文潔公之遺風。質少時。即附聲氣之末。迨壬午秋。聞與先人同門。遂有父執之誼。而交情彌篤。賀見先生澹泊寧靜。古道照人。然體弱而貌弗揚。心竊慮之矣。乃未幾而先生長逝矣。每一追惟。愴然今昔者久之。茲讀遺文。如斯先生。又增蓼莪之痛。令人淚下而無已也。先生著述。為同人所膾炙。今兵燹之後。所存者僅十之一耳。然觀其所作。皆志存乎經濟。而心惻乎斯民。如清賦役也。實戶口也。議選舉也。論吏治也。以至催徵聽斷。保甲存恤。彈盜赦宥。諸篇皆經世實學。非風雲月露之章也。而觀其文氣。亦翹然自異于人也。文有高者曰。樸曰。拙曰。淡曰。疎。此皆庸流之所棄也。大家為文。豈不能華與巧。密與濃哉。然文品之高下。即辨於此。故寧樸而弗華。寧拙而弗巧。寧疎而弗密。寧淡而弗濃。然後其文可傳。而非世俗所能及。先生之為文。得斯道矣。其樸也。愈厚。其拙也。愈老。其淡也。愈深。其疎也。愈宕。玩其氣味。迥越凡流。洵不愧風名哉。獨惜先生志存經濟。而遇合已遲。又不克永其年。而齋志以沒。豈非吾鄉衰運有以致之耶。借使先生得時而駕以弘敷其所學。則必有濟于蒼

六

生。詎非一代名臣耶。此賀嶺先生之文。而不能不爲世道悲也。先生之子均禹。拾其遺稿。珍若珎璧。而欲序以傳之。可謂不忘先志矣。其敬慎守身。以光前人之令緒。賀卽於斯卜之矣。羅珂雪曰。論文爲百代至言。無有出其範圍者。人以先生爲高樸之文。榮以先生爲至深至婉之文。讀此序得之矣。黃俞邵曰。從世道立論。便將左之先生文品。不擡自高。此爭上截法也。文筆亦極淡朴。正不必與穠麗爭長。

劉宗銘文集序

劉宗銘先生。南州世胄。少時穎敏好學。博極羣書。自甲申以來。遂棄子衿而甘泉石。斯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歟。今年踰大耋。而手不停披。口不輟吟。友人持所著家禮示予。曰。其著述實繁。如名臣錄之類。皆有功于世教。予盍爲之序乎。予曰。嗟乎。世人誦讀。不過獵取青紫。非是則束書不觀。求耄而弗倦者。不亦鮮乎。若宗銘者。斯可謂讀書矣。夫讀書尚友。豈特爲搢觚哉。特爲搢觚地。則小覲乎書矣。經世鴻文。豈特爲科名哉。特爲科名計。則輕覲乎文矣。古之君子。知其爲重大也。故惟日孳孳。無

敢稍暇者。非好勞而惡逸也。誠有得于中。雖欲自己而有所不能也。昔伏生年踰九十。而能傳經于萬世。沈士麟八十以後。藏書既煖。猶于燈下細書。得千餘卷。季英行年九十有八。猶註六經。世咸稱爲異事。而予以爲非異也。蓋經書語錄。皆可爲衛生養老之資。較諸參苓其功且百倍焉。今先生所著述者。雖未獲覽。竟而窺其大意。則可以想見其爲人。蓋志專乎自脩。而心期乎尚友。故晨夕讀誦。日與聖賢相對。則心自肅然。而無不敬度其所行。必莊敬日彊之士。而挾其著述。必有羽翼經傳者。其將與伏生諸君子並傳不朽也歟。予故遠慕其人而樂爲之序。

文允言曰經書語錄皆可爲衛生養老之資。說出奇糊。此中實有至理。不讀書者不解也。古人云讀書如服藥。藥多方自。行可與先生此語參看。

涂宜振文集序

文章經世大業。不朽盛事。非清心寡欲者不能爲。卽勉強爲之。而亦不能工。彼豈不欲工哉。其志早而氣靡也。何以知其然也。蓋志存乎富貴。而利祿足以誘之。其始繫總于微名。浸淫既久。則必爲聲色之所淆。必爲貨賄之所溺。衆欲雜焉以攻之。而求文之淵然深識。超然遠覽。豈可得哉。鄧潛谷微君。以乙榜應得官。而棄若敝屣。其志不在乎一時。而又有浩然之氣。充乎其中。遂以堅其志于不拔。其識光明洞達。卓乎塵埃之外。故其爲文。也通經博古。貫穿百家。如數億萬之錢。貫之以繩。而不可紊也。

而不屑。故能以文學著。至今讀經繹兩史。而誦潛谷之名不衰。宜振之爲學。其有潛谷之志哉。生長富貴。而夙有文名。以世其家。斯已難矣。頃當歲薦。而力辭弗就。復沉酣于史學。使非志在千古。而氣足以達之。烏能脫然若此乎。推此志也。殆將媲美潛谷。以爲黎邑光。豈近世之烏衣子弟所能及哉。宜其學術經濟。具見于斯文。而不可掩也。予家與涂氏三世年譜。嘗見家宰公。和平知其必有後也。今觀宜振而益信。宜振勉之哉。世之有才。者未必有其志。與氣宜振兼而有之。其將以詞賦之工。而專之。

乎理學以正人心以維風化則所謂經世大業不朽盛事舍宜振其孰與歸宜振勉之哉

吳仲升曰文者載道之器非清心寡欲者不能爲至哉言乎稱譽中不廢規益尤見古人之誼徐仲光曰立意高持論確文最古官不羣

鄭次公全集序

昔予偶閱試牘見鄭次公小品卓然不羣已心誌之矣及丁酉次公與予兄子君進並舉于鄉後次公以詞林選儀部司樞江陵矢心氷栢淹歷中外所至有賢聲且篤于友道超越等倫予益慕其人而未能一覲也居無幾何次公遂爲古人予爲之愴然戊午秋偶來南浦得遇公子介繁持厥考詩文請予爲序曰先人手澤所存不忍遺也予讀未終篇輒掩卷而三嘆曰嗟乎文者載道之器杜少陵亦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如次公者其洵有志于立言乎予觀世之人溺于功利隨俗俯仰當其未遇也專心制義而不暇爲其他一入仕途則惟以得失爲心以彌縫爲務求其彈心稽古與優游風雅之林十不得一焉今讀次公序傳諸作添麗續紛自成一家言其詩不下千百諸體皆備而中有慨至之語如長沙之痛哭又如監門之繪圖何其悲天憫人而不容自已乎今者舉目瘡痍痛心疾首使次公在位必能偕諸君子竭力興除而豎桑梓于祗席奈何年踰四十遂從朝露不獲展其所長此予讀其遺書而泫然爲世道悲也雖然次公志在立言言傳而次公傳矣且次公有子而次公爲不亾矣予聞介繁年十八時銀難扶視咸折衷于禮而多金之

述。區畫井然。遺大投巖。雖老成遂以爲弗及。即今者表章手澤。汲汲皇皇。殆亦孝思之一端歟。夫孝子之顯親也。惟以實學爲務。故或仕或隱。皆可以光昭前人之令緒。俾被其澤者愛敬之。聞其名者思慕之。咸曰此某氏之子也。此之謂敬身。夫惟敬身而後可以顯其親。于無數今介繁出而蒞官矣。舉凡先訓。皆所不忍忘。其必翼翼兢兢。以守身爲繼述。以錫類爲顯揚。則次公未竟之徽猷。從此竟之。若然而次公之所以可傳者。豈特詩與文哉。遂書以弁其端。

歐陽石臣曰。揚人之善。如不及。讀斯文。如見斯人。其勉勵後

內省齋文集二十卷 鄭次公全集序二 五

學處居然先輩典刑

耐耕堂文集序

戊寅。予因曾子宗伯得交羽王。羅子立談之頃。歎若平生。及羽王謁選。借黃子元裳訪予。族次予得與暢談。輒至移日。常是時。元裳羽王道義相孚。皆以急公爲務。以恤民爲心。以愚得患失爲恥。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無何復晤羽王于延津。觀其丰采。聽其議論。慷慨激切而不私其身。惟以社稷蒼生爲慮。予心嘉之。時雖未竟其用。而已得其爲人矣。予自丙戌杜門。與汝南之土室無異。即所居同郡如隔千里。戊戌暮春。始以堪輿之役。一至平西。則羽王元裳俱已長逝矣。求若金陵之議論。不可復得矣。予感愴悽然。惟與元裳之子。爾岳昆弟周旋浹旬。至訪羽王家室。則又避寇氣。流離于他邑矣。惟子弟敦實。亟稱珂雪之詩文。高潔不羣。癸卯冬。又讀長公珂月所選論策。精確奇偉。卓冠當時。予心嚮往之。然未得一覲也。客夏始晤珂雪于郡城。與之論文語直而當。且以若翁舊好執禮特恭。予見珂雪如見吾羽王焉。感慨係之。猶幸故人有子而植文名。則大慰予衷矣。今珂雪傲居吾邑。將與數晨夕。上下古今。稔予見聞所未逮乎。一日出所爲文。屬予評次。予受而讀之。觀其寫景摹事。流連唱嘆。一往情深。其間有似歐者。似柳者。有似龍門贊與范史論者。又有

內省齋文集二十卷 耐耕堂文集序一 四

似晉魏六朝之遺者。噫。昔人謂文章宜出一體。今珂雪之文。工于蒸繪。而發自性情。亦烏可以一格圖哉。予反覆焉。而嘆爲吾鄉之翹楚也。然予所望于珂雪。豈惟是哉。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記曰。相觀而善之謂摩。古今有志者。皆不可以不擇交。擇交而得。則學日進。而大有功。珂雪少所與遊。多名流邇來十餘載。與易堂諸子。相應答如影響。近又卜鄰于尊洛之堂。其殆將以名教自任歟。若然。則珂雪之所造。不僅詩與文也。羽王洵有子哉。益慰吾衷也矣。

謝秋水曰。前幅從世交說來。低個離合。嗚咽纏綿。每請陪客。內省齋文集十卷。附耕堂文集序二。

又有烟波滅沒之致。可謂得太史公之神。中幅品文。後幅進勉。格老法圓。不愧大家。

文允言集序

昔庚午歲。予與文燈岩銓部。同雋秋闈。明年送督學蔡雲伯先生。攜手章門。偶聞一不平事。燈岩卽勃然而起。欲抒公論以援之。予見其交情氣誼。已知爲豪傑矣。甲戌公車。再晤于都門。燈岩抵掌而談。欲以斯世爲己任。讀其文。則古勁蒼淵。不以圖中之得失爲意。予心愈敬服之。厥後燈岩官樞密。予官廣陵。雖時通芳訊。而各有職司。無能一覲。然果銳精明之氣。時懸心目。三十年間。迢迢千里。欲再覲而無從矣。丁巳春。聞燈岩已捐館舍。予悲愴不已。思昔日高談雄辯。如在目前。今秋偶遊南湖。邂逅

內省齋文集十卷。文允言集序一。

主

允言。慇懃父執。實有古賢士風。望而知其爲大器也。旣而遊廬峰。過柴桑。允言晨夕聚談。盡出其文以索序。予觀其文。不名一格。有風華掩映者。有奇怪驚人者。又有高削邁羣者。雖潘江陸海。未足以喻其博洽也。非沉酣經史。而曠覽諸子百家者。豈能深造若斯乎。噫。讀允言之文。可以知允言之人矣。猶記丙戌丁亥間。吾鄉臺使吳公。與燈岩同榜。夙昔交善。吳公甫下車。卽欲薦用。而燈岩力辭。嘗自嘆曰。爲文山之後居淵明之鄉。忍負前人而殊梓里乎。予遂聞斯語。爲之擊節。蓋燈岩之爲人。一如其文。寧爲狂者而不屑。爲鄉愿雖瑕瑜不掩。而剛大之氣。槩自

非時流之所可幾。今允言述追厥志。事事以先人爲念。見父之友如見父焉。俾予亦徘徊眷戀。對允言如對吾燈。若也則將來允言之所以名世者。豈僅文章而已乎。不僅以文章名世。而其文乃可傳矣。

黃俞邵曰。從兩世交情叙入。便非應酬文字。頗賢漢廷大有深情。

許師六文集序

兄弟之以文名著者。代不乏人。然而工於時藝。未必長於古文。或好古之士。又以八股爲不急。往往略焉。此才質之所以不齊也。夫時藝之與古文。豈有二哉。僅以爲時藝而輕視之。曲從風尚。俯仰繇人。則雖慕思。終合祇可獵取科名。而欲其傳於後世。奚可得也。若斯者。無實學。前輩如震川鹿門荆川諸先生。皆有特識。不專以科名爲務。居恒誦讀。繹程朱之理。而沉酣於史漢。八大家得其精蘊。凡遇一題。心手交應。是以見之者。卽時藝而可想見其爲古文。至今百有餘年。觀其古文諸集。又未嘗不思。

其爲人。嗚呼。合時藝古文而兼擅其長者。代不數人。而況其出於兄弟者哉。江都許子。曰力臣。曰師六。皆工時藝。予深悅其試牘。而臺司會課觀風。皆屬予評。次予輒以之冠軍。是時廣陵英俊。俊濟濟多人。而以貧窶少年。駕諸名宿之上。予不以爲疑者。蓋嘉其能以古文爲時文也。自是而天下知有二許矣。噫。今之人。一或知名。則揚揚詡詡。片詞之發。人競誦焉。有不頌而規者。則艱然怒矣。二許虛懷集益。廿年來奮志下帷。不啻當日而一堂之上。互相師友。是以其學日進於高明。今其時藝固已可傳矣。而所爲古文亦已成書矣。師六先出而問世。且曰。先生其爲。

我序之予惟文章至理如日月之經天如江河之行地如山岳之時立於兩間實有可不朽者存乎其中故歷秦漢以來或昌明而博大或離奇而奔放或淡宕而舒徐苟能自成一家則可以垂之百世而不泯昌黎曰憂憂乎陳言之務去不去陳言烏足以爲文乎子瞻子蘇兄弟也其學本同而所以爲文則各不相襲使其襲焉亦何足以傳世哉選觀試牘力臣師六各成其爲大家不屑猶人亦不自相襲今驗之古文亦然師六之文以言其氣格則蒼勁也以言其神情則生動也以言其波瀾則老成也以言其聲調則雅潔而鏗鏘也至於斷續離合之間別有內省齋文集二十卷許師六文集序二 九

風韻而其敘事之工直追蹤於司馬子長斯洵所謂實學者耶傳諸後世必無疑矣另補一說見文人以師爲重然師六之可傳者豈特文章而已兄弟三恪遵仲容先生家訓視躬敬慎家務悉綜於長兄其長兄念修視力臣師六猶之乎子也力臣師六之事長兄猶之乎父也此其孝友又代不數人所謂有德者必有言其不信歟甲申之夏予與二許言別已酉始再聚於邗江予既嗟歲月之蹉跎又羨二許之學積而名成可與歸茅唐諸公並垂不朽區區科名之遇合奚足重哉照此傳則出而多矣隨二十年前予因時稅而想見其爲古文千百年後讀茲編者又必因其文而益見其爲人矣

陳言夏曰是總敘二許之文却是專敘師六之文或合或離錯綜變化極文家照應之妙憶瑚謁吾師於邗署吾師極言二許高才瑚已心誌之今讀茲序而知古文造詣又至於此則當年藻鑑洵非偶然矣未段歸重孝友足徵世德文又以人重矣

陸渠黃稽古錄序 名士 陽州興化縣人

蘇子瞻曰博觀而約取。即孟子博學詳說之義也。未有不博而能約者也。世俗畏煩而好簡。惟求類語纂要之書。獵取其詞。以資翰墨。遂自矜博洽。名約取。誰能殫心經術。尚友古人。而論其世哉。昭陽陸渠黃先生。陸子應圖之父也。少工舉子業。而擁書萬卷。周覽無遺。尤究心經術。嘗取六經廿一史諸子之文。與四書相表裏者。彙而錄之。歷數載而始成。名曰稽古錄。其子人瑞暨懸圖。藏之於家。將梓行。屬予序。昔有問予。子曰。魏公未嘗以臆許人。遍問醫書。獨無補臆之藥。何也。予曰。有之。其方甚廣。內省齋文集二十卷。稽古錄序。主

惜入鮮能用耳。夫臆生於識。識生於學。四書五經與歷代正史。皆能益人神智。俾浩然之氣。充塞兩間。而匹夫不可奪之志。勝於三軍。豈非補臆之良劑哉。聞渠黃輯茲錄時。三載不下樓。與廣川之足不窺園。何以異其志銳。其心專如此。安其學識日深。而垂休於二子者。未有艾也。人瑞規言矩行。守身如處子。而懸圖博貫古今。為世高士。人第知其好學躬行。為間氣所鍾。抑知其得自趣庭。早已習成。若天性乎。噫。有稽古錄而後。可以言博。有稽古錄而後。可以言約。彼世之自名約取。與自矜博洽者。不亦可憐然悟哉。

許力臣曰。從博約立解。學有本源。中間讀書補臆。尤為創論。宋太祖平淮。攜書數千卷。將帥當披堅執銳。乃極書以往。可知補臆之說。為不可易。王汲公曰。語多閒闊。實與六經相表裏。

內省齋文集二十卷 稽古錄序

三

陸懸圖文集序

懸圖之彈力古文也蓋有年矣歲已未予將特訪於昭陽而以山水之役遇諸海陵憶昔辛巳懸圖年甫十三予嘉其試牘置前茅知其他日必將以古文名世也今三十九年而懸圖竟以古文名矣懸圖滿胸拘執弟子禮不稍踰夫才如懸圖乃能遊世無悶譬猶未字之女固守艱貞較皓首從一者其難洵百倍哉則予當以懸圖為師而致以師道自居乎師也者師其德也師其業也無德業之可稱而妄自居人前愧也舉世相習重交緣一日之知遇輒奉為師而居之固不疑矣予嘗自揣不過內省齋文集二十卷陸懸圖集序一

以於陵仲子之操為簿書吏浪得虛名而眇聞寡見即尋常科第之師猶有所歉况如吾懸圖者其敢自為弟子乎懸圖自高其志落落寡合同邑李映碧先生與為忘年友愛而敬焉映碧為士紳師表其生平澹泊無所嗜惟積書數萬卷晨夕討論而尤精於史學懸圖以是得縱讀古今之書以成其名噫斯誠氣類相孚得於觀摩之益者歟夫士以器識為先而文藝次之懸圖之人固不必以詞章見而即所著以觀亦源於至性深明乎天之經地之義人之秉彝而欲維萬世之綱常非泛作也其文不著一格而於敘事尤工讀之者忽而撫膺忽而起舞忽而批

裂與髮豎若與陶彭澤金仁山諸君子晤對欬歔而經濟之大亦於其文見之造詣如斯即欲不名於世其可得歟然則予於文章一道亦當輒而師懸圖矣而敢以師道自居乎請質之映碧先生

許師六曰惟先生乃足重懸圖之文惟懸圖乃不愧先生之序前後借師道設波亦可與師說參看昌黎自居於師先生不自居於師固各因其人而為之說也

王汲公曰運筆如環意到筆隨忽合忽開乍斷乍續真有圓不加規方不加矩之妙

內省齋文集二十卷陸懸圖集序二

語

王氏三恭人錄序

賀讀三恭人錄而嘆王君克承之能正家也予慕克承已三十年誠見會奉教於寶應又與其子汲公崑繩交最善是以克承之品知之頗悉而內行之修早已約略聞之今夏遊邢江遇汲公讀三恭人錄咨嗟良久蓋當承平之日無非無儀在中饋貞亦非難耳惟板蕩之秋患難流離備嘗險阻乃能各盡其道俾賢人君子無內顧之憂而得全其志節保其子孫以垂令名於久遠則世所希有而足為後世之儀型此同人詩傳之所稱作也元配徐事姑孝明於大義其時國事掄攘克承公爾忘私

內省齋文集二十卷

三恭人錄序一

三恭人

而恭人以澹泊勤勞佐之乃生子數歲而恭人逝矣繼室魏敦行秉禮值闈逆之變攜幼女諸人並投於井雖烈士何以加焉三娶蕭鳳嫺姆訓識詩書撫前子猶已生且不以祿養為榮而訓之以道義乃亦不永其年此汲公兄弟所以哀慕弗忘也哉嗟乎人生仇儻莫不以偕老為期克承歷娶者三其於夫婦一倫亦云缺矣然節烈彰聞閭閻接踵入世之不可必得者而竟得之是又不幸中之幸也易言家人利女貞而上九則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自古未有不能躬修而可以正家者也克承至性過人其所以刑於內子者必盡其道故能內外咸正而相

與有成也嗚呼三恭人有克承而益傳矣克承以三恭人而愈著矣况復有經濟長才如吾汲公崑繩者哉

許師六曰開手文勢如建瓴敘三恭人極簡勁有法得左氏之神末歸到修身正家尤見學問源本
陸懸圖曰法度森嚴中饒有恣態兼歐曾之勝

內省齋文集二十卷

三恭人錄序二

美

姚象乾相書序

昔人有心相三十六善其理確而有徵以之觀人百不失一矣。用風鑑之術耶。然古有相貌者其驗如影響。又有揣骨者談言微中其術益奇則是相法之書又烏可廢乎。金陵姚象乾盲者也。以揣骨著。予昔曾試之微之於事後覺其不爽予愈思風鑑一道足以知人奚可不講究乎。象乾自幼長齋今年踰八十精神矍鑠如少壯斯已奇矣。又將師傳相術與其所揣摩而驗得之靜悟者著為一書以嘉惠後人何其立意之公平若此也。嗟乎天下有盲者而能著書乎。象乾既盲矣未讀書而能著書不亦異乎。然古有讀書貴顯而後人譏其不識字者其心盲也。今象乾能著相書殆所謂盲於目不盲於心者歟。予觀其說有與古書相合者亦有得之悟後而自為發揮者雖文理未見馴雅而其公善之美意有足多矣。嘗見世人稍有所得即秘而不傳惟恐人得之以行世乃象乾推己所知即欲人之共知似舉媚嫉之私心盡洗而空之歟。其多壽與多男固其心有以致之歟。噫象乾以骨相知人予且以心相知象乾矣然則風鑑之書亦可以不作矣。

許師六曰從盲能著書看眼情緒留連。幻波無限說到洗盡

私心尤出人意表。作方伎小序亦能獨見其大。真是作家。

程世求陳駒詩序

人生之修短。豈在年齒哉。顏子至今。廟祀則其壽千秋矣。蓋無善狀可稱。雖遐齡。謂之天可也。如其孝行可傳。雖少殤。亦壽。程生世求。爲鳳羽之孫。爲六息之第四子。十歲時。卽竭力以順其親。不幸廿有三歲而卒。六息哀之。集所遺詩數首。而壽之梓。名曰陳駒言易逝也。噫。人生百年。無殊旦暮。以世求之品。而不獲永年。似覺天道之無知矣。然能孝於其親。則令名將垂不朽。豈以百年之壽。天爲其修短耶。或曰。鳳羽生平豪俠。凡周急濟難。皆極力爲之。乃其孫亦不永年。何也。不知鳳羽有十餘孫。六息有子六人。雖世求不壽。庸何傷。且以先師至聖。而伯魚先喪。則一時之修短。豈足驗天心之厚薄耶。予昔與鳳羽交善。及予在廣陵。距白門咫尺。而鳳羽不以私干予。以是益信鳳羽之賢已。西子至白門。則鳳羽已長逝矣。予不勝悲慟。然年踰大耋。而子孫繁衍。孰謂天道無知耶。噫。世求不壽。而有詩可傳。後之讀其詩。如視其人。則世求爲不死矣。予性好表章孝行。而不輕以其名予人。今世求實有其行。安知千百世後。不與古人並存耶。許力臣曰。讀鳳羽傳。可知翁之好交樂善。讀陳駒詩序。可知世求之至孝性成。程氏有此二文。可垂家乘。

目錄

二十一卷

序

宮紫陽先生詩藝序

燕臺制藝序

萬又月窗稿序

董成一詩藝序

啓蒙草序

劉荃宗遺卷序

山水綠草序

續越遊草序

集古四言序

吳搏九封翁詩序

劉子翼詩序

犀照和尚詩序

內省齋文集二十一卷 目錄

頤菴詩序

許仲將明府詩序

黃伯衡詩序

葉步山房吟序

王汾仲詩序

序

宮紫陽先生詩藝序

五經之不可解者莫如詩。詩人立言或遠或近或寓意或借端
竟不知其何所指。乃後世強爲解說互相異同而究于詩人之
意豈有當乎。故曰詩之道不可以言語求而得。然既懸爲功令
則亦以言語求之而已矣。作詩藝者必高潔而有蘊藉乃得風
雅之遺意焉。雖然善學詩者豈特以詩藝見哉。必得溫柔敦厚
內省齋文集卷之二十一 卷官先生詩藝序 一

之旨以之持躬而涉世則自處超然與世藹然不見人之拂我
其胸中靜泰無往而不自得。然後知聖人所以教躬行者莫善
乎詩。豈特文焉而已哉。宮紫陽先生世德而著文名丙子丁丑
間曾讀其詩藝悅之即嘆曰此不留行之技也。既而與家大人
並列於未詩壇于是先生以賀爲知言也。今先生重梓詩藝而
命賀爲序賀知時藝一道不足以盡先生先生所以砥躬礪行
以爲風俗儀表當必有大過乎人者是則先生之品不待文而
而著先生之文又豈待序而傳乎。

黃雷岸曰尺幅中亦索源竟委子固先生之後勁。

燕臺制藝序

世傳歐陽永叔見人輒談吏治而不及文章謂公不矜其所長
夫文章之道發乎性情而繇於學問宜其與政事相通也。而未
叔乃曰文章止以潤身政事乃可及物是分而二之矣。此其故
何哉蓋取士以文則人皆殫力於詞章而不究心民瘼不豫諱
乎治道嗟乎素未講求而一旦膺其任欲其不習而自能也斯
已難矣。觀永叔贈張洞古風而知其愛民之深也救民之切也
是以諄諄吏治而不暇及其他豈特不矜所長哉予昔在仕途
見優於詞章者往往闕于治行而士人皆爲之嘆息於不已且

內省齋文集卷之二十一 卷燕臺制藝序 二

謂文章不足以知人此亦非定論也。若予友匡麓則固有兼長
焉。匡麓之名早著于吾鄉。凡學使者與撫軍郡邑皆首拔之。吾
鄉之士皆稱其制義疏宕有奇氣其爲於交道有古豪傑風予
亦於試牘之流傳者得其大槩而想慕其爲人。頃以山水之役
偶過樵川樵士相見者咸誦其才能且謂樵才好士之誠無有
過焉者是文章與政事可以合而不分矣。又何不可以及物歟
而天下之言文者又安在不只以知人歟。今觀其燕臺制藝有
典重而紆徐者有俊逸而清新者有浩渺而奔放者有停蓄而
淵深者不可以一覽而竟若取匡廬之廣大彭蠡之滄澄悉收

爲筆墨之雄奇變化而不可測。斯踞薄陽之勝而爲吾江右之大觀也哉。今同志者爭梓之以行世而索弁言於子。子以爲文。豈足以盡匡麓而予之言又豈足以盡匡麓之文乎。匡麓循聲卓望達于江閩。固將以事業顯而不必以文章著。然文章與事業正不妨于並傳也。歐陽永叔與曾子固既以文章名世而又有翹然可觀之實政。傳諸數百年而文名乃因之而益重。匡麓愷悌君子也。將見寬仁之政。徧洽于民心。黎黎百姓咸興樂只之歌。則天下之言制藝者必將曰文章之可以及物也如此。論文之足以知人也如此。是政與文合而爲一可與永叔子固

內省齋文集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制藝序二 三

並垂奕世而爲吾江右之光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徐仲光曰立意重政于文便高一步文特清折可玩。

葛又月愈稿序

士欲有爲於天下必先自立其志。志在溫飽而能澤被生民。建功名于不朽者未之有也。宋王孝先正色立朝而爲社稷臣。范希文以先憂後樂爲心。竟能出入將相而置天下於磐石之安。豈其才獨優哉。皆志之所爲也。葛子又月夙著文名。試輒冠軍。每與之談論。見其好善之誠。與憂民之意。溢于言表。蓋知綱常名教之爲重。而以求田問舍爲可鄙。其志固已遠矣。甫登賢書。遂能淡明義利。而恥言溫飽。則將來之所造。寧有量乎。夫人生仕宦不踰三五十年。非行道立身。豈能傳于後世。古來卿相不

內省齋文集卷二十一 葛又月愈稿序一 四

爲不多矣。卽以時號者名者。不乏其人。然數世而後影滅聲消。而世所稱頌仰止者。不過數人而已。士人所恃以不朽者。豈在子科名乎。又月世德相承。其高祖爲中州左藩。曾王父爲滇南觀察。皆著名宦鄉賢。其王父司空。又與賀爲同年。累葉薦紳。令名弗替。其源流固已濫矣。又月嘗爲子言。方伯公離任時。有美金萬餘。悉封識不取其廉也如是。則其子姓之多賢。不亦宜乎。夫以清白遺子孫。而奕世載德。無忝前人。亦足徵廉吏之可爲矣。彼以聚斂爲能事。而僅赫奕于一時者。其能與公比盛耶。又月爲文。倚馬立就。皆清新俊逸。不屑艱澁。而得心應手。自有蕭

洒出塵之致其所作寔繁以公車行迫祇梓數十莧而屬予爲序子久疎此道曷敢妄評惟喜其有志知其必建功名且慶廉吏之昌後足爲斯世勸故樂道其事而書之

之法

董成一詩藝序

人品之高下不在乎科名也文章之得失不關乎遇合也有志之士必先自立其品而後出其餘緒以爲文至於遇合則惟聽之於天安之於命焉而不自計其功況才猷疎遠有可期於他日者豈以目前之一遇爲重哉已酉仲秋予客金陵邂逅董子成一卽以詩藝示予臨場近作幾百餘首非精心銳志奚能致多如是耶予觀其所作皆澹宕空靈無一質筆俾詩人若遠若近之意悠然遊現於筆端予曰技至此乎可以必售矣乃不售人皆爲成一惜予曰士君子於科名得之愈緩則其學愈深而有裨於世道者亦愈大如松栢之茂倚日參天之幹非久經歲月備歷風霜烏能遠勝於凡卉哉然則其得榮而不易者正其可歷久而弗渝者乎今成一志不在溫飽而究心治道矣則其歸也必廣求濟世安民之略以爲拜獻之資他日見知於世而不負乎科名將於是焉卜之嗟乎不計其功而能自立其品豈以目前之一遇爲重哉

羅叔子曰高文老筆何啻置身百尺樓頭

許師六曰古人小序多從遇合感嘆此則寓感嘆於激厲之中乃知物之爲類類笑者未嘗不可變化風雨也讀之躍然

啓蒙草序

予少讀小題見東鄉魏合虛之文瀟灑穎異嘗想慕其人今觀啓蒙諸草何其似合虛也非用深心取適於妙其能靈俊若斯乎吾思古人爲文以神情意趣爲主故心手相得恣態橫生長篇短幅無施而不可否則敷衍補綴猶土木爲偶耳烏足以言文哉吾友黃映之忠信長者有無懷葛天之風惟不以俗塵染其心故其年雖衰而文之韶秀與新發于硯者無異嗟夫以映之之文不獲一遇似重有可惜者然合虛策名於神廟當盛世而遇明君上之不遑闡明理學羽翼經傳以興禮樂而致太平

兩省齋文集二十一卷 啓蒙草序

七

矣之不得掌絲綸之重登著作之堂昭祖宗之功德熙令緒于無窮而僅以雕蟲小技與後生小子角力而競名不亦自負明時也哉是浮沉於仕籍洵不若坐臯比樂弦誦之爲愈也況邇來六十年間孔棘且殆又有求爲合虛而不可得者則映之之不過殆亦得全乎天乎嗟乎士之抱才淪落如映之者又豈可勝數與

徐仲光曰能暢其所欲言

陳言夏曰瀟灑全似歐陽子

劉荃宗遺卷序

從來未有梓殊卷者殊卷之梓自萬曆己酉始也尤未有梓遺卷者遺卷之梓自艾千子始也千子於榜後輒削數執以示天下且自評其所以得此其所以爲千子也予偶過章門邂逅劉顧世人而岸然自得此其所以爲千子也予偶過章門邂逅劉子荃宗欲梓其試牘而衆梓遺卷屬予爲序其亦有千子之風歟予愚蒙無似憶昔庚午倖獲自知學淺不敢梓殊卷而友人強之乃勉焉從俗及庚辰禮闈亦如之雖梓行數載然深自愧悔矣今離股業已四十年於時莛之高奇茫然無識曷敢輕

兩省齋文集二十一卷 劉荃宗遺卷序

八

于論文乎讀劉子之文如怪石巉岩懸於深淵又如枯松倒掛倚于絕壁令人見之而惕然以驚洵自中所罕觀者即高明未必能測況予之淺陋乎昔人論文以布帛菽粟爲可久蘇子瞻云漸老漸熟乃造平澹非平澹也乃絢爛之極耳劉子以世家名賢之子來日方長其所造寧有量歟

胡綱文曰抑揚頓挫可謂曲而有直體矣雜之歐蘇諸題跋中當是絕妙小品

山水緣草序

朋友一道其貫於五倫乎夫交自外至比之父子兄弟不為不疎而四倫闕此則不能以盡善何也所以講習而輔仁也記曰相觀而善之謂摩但視其所友而其人之品行可知矣吾師陳乾庵先生昔任筠陽縣已無私士民咸愛戴之因抗要津以全民塚故奏最而左遷及司權邦江薄稅通商舟無凝滯乃飄然解組竟以泉石自安至今四十餘年筠陽父老道及仁政猶有歔歔泣下者非德澤入人之深而能若是乎賀以山水之役偶過邦關念為吾師舊遊之地忽遇同年林子平山而淵源之感

內省齋文集二十卷

山水緣草序

九

有凡

許師六曰叙林君文却從乾庵先生說入餘師及友又餘友及師反觀應照有情有法至朋友貫乎五倫尤有功名教之論因友而念師文情懇摯發出友道為觀摩之益確論不刊教實

內省齋文集二十卷

山水緣草序

十

續越遊草序

續越遊草者子友張孟常司權武林之所著也父執張道益先生昔令台州孟嘗往省焉因有越遊草之作今二十餘年矣以司權至而有應酬諸詩遂名之曰續越遊草示不怠舊也在昔雲章諸子皆有文名而孟常尤著吾師文止先生與大士千子咸稱其文爲江鄉領袖蓋不誣也當其少壯時著述之富有百倍于茲者然皆爲兵燹之所盡今再遊西湖蕭然垂髮猶有先正之遺風焉吾嘗思之而嗟造物之不齊且嘆人情之多異也何也富于田宅者趨避貧于學問求言語之足傳不可得也孟常世爲守令皆無儲蓄而躬自宦遊游歷中外者幾三十年乃家無立錫而稱貸以爲衣食且無一椽之居而假館棲宿焉昔人謂家徒四壁今孟常久宦并四壁而無之則方今田宅之貧有踰孟常者乎然其銳志宏才多識前言往行淹貫六經諸史每一談及如數家珍則今人學問之富又有踰孟常者乎吾故嗟造物之不齊者此也雖然世之營田築室者汲汲皇皇既克然有餘而恒自患其不足甚者憂形于色而弗能解何則不自知其爲富也今孟常貧窶過人而恬然不以介意自忘其爲貧矣乃潛神麗思以研極于古文夙夜弗倦其學問之富亦不自

丙寅齋文集二十一卷

續越遊草序一

主

知吾故喚人情之多異者此也噫造物之不齊錄于人人情之多異錄于習習與性成其斯之謂乎賀與孟常居同郡少同學今又同病相憐然賀所歎者兼貧于學問視孟常之博雅不啻逕庭豈造物偏靳于予哉賀平生之情飭所致也今孟常以詩示賀而俾爲序賀不能言詩但知孟常之素行而見其學問之博實優于人其性情之正不侔于俗故舉造物人情之不一者以語之孟常其以斯語爲然乎

陳伯幾曰起落開闔賓主相形處神似昌黎

陳言夏曰文兼韓柳之腴而豪俊疎宕之氣又足以副其中

丙寅齋文集二十一卷

續越遊草序二

主

之所欲言

繆克成曰以造物人情作二大柱又以貧於田宅富于學問作四小柱周陣如五花八門奇矯不測此變化于唐宋八大家中而得其神情者也

集古四言序

天下之廣億兆之衆皆情之所結而成在昔忠臣孝子義夫節婦所以度越凡流者豈有他哉亦情之特摯焉耳蓋人生五倫不患其過情怕患其不及情故兄弟多疎而朋友尤甚俯仰之間遂成向背良可慨也惟夫婦或過于情而未得其正猶之乎不及情耳善言情者莫若三百篇蓋六經皆言理而詩則專之乎情情動于中不能自已而託諸聲韻以傳之俾人于咏嘆悠揚之際有以潛移默悟而不知是以人無智愚讀藝我歌棠棣詠窈窕則孝悌之心油然而生雖莊語格言其于以感人未必

內省齋文集二十一卷 集古四言序一 三

若斯之速也杜少陵詩所以冠唐一代而羣讓厥能者其情至也然情之所至理亦至焉宋人傲之而弗幾其萬一者何哉專于言理而不及乎情故無足以感人也工部張孟常篤情倫理感愴悲號偶作四言古風皆集毛詩成句鎔鑄風雅如出一手入評其奇而賀以爲非奇也自寫其情之所至而昔人之性情皆與之合則昔人之音節自與之符故能以四始六義供其揮灑而組織之工雖專門名家有不迫應孟常與于交四十餘年如一日陵谷已遷麗澤無改是亦朋友之情也夫

陳伯璣曰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此語自佳然不若茲篇婉

而盡可謂善於言情者矣

內省齋文集二十一卷 集古四言序二

四

吳搏九封翁詩序

予昔任廣陵與毘陵吳生有一日之知。今三十餘年矣。吳生過訪寒廬。持所考搏九封翁詩集。拜求并言。予曰。噫。推是心也。亦可見其孝思歟。視遺言如拱璧。殆欲傳諸不朽。可無一言以贈之歟。孝經曰。終于立身。蓋君子之事親也。莫先乎養志。出則侍世安民。處則居賢善俗。要之敬其身而已矣。敬其身。斯不怠先人之遺訓。而可以無愧于所生。此之謂顯親。豈區區一第遂足以揚名哉。庚寅辛卯間。吳生爲金川令。聞搏九侯迎弗至。不欲以家累相隨。且嘗作書以勉之。當是時。吳生奉命惟謹。故值亂。內省齋文集二十卷。吳搏九詩序一。五

過。而不敢以勝心加人。雖暴橫相臨。亦惟自反。嗚呼。能知此道。斯可以立身矣。得立身之道。俾人皆曰。幸哉有是子。則所以揚厥令名者。莫大乎是。吳生昔在金川。既遵庭訓。今將以敬慎立身者。爲顯親之實際。則吳生之孝思。豈特表彰遺言而已耶。薛文清公思親詩曰。懲忿放慾。當日訓。守身期。佩昔人。茲特以斯言爲吳生贈。

毛仁仲曰。以立身揚名爲大指。又只言其不欲家累。不喜祿養。則其人之品行。詩之品格。自可使人咀嚼妙于立言。

黃雷岸曰。湛然經術之旨。其有藹如。

內省齋文集二十卷。吳搏九詩序二。

夫

劉子翼詩序

詩豈易言哉。善作詩者。蘊藉宏深。以虛運實。如鏡花水月。在有意無意之間。王敬美曰。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可以力學。得不可以造次求。故唐以詩取士。而代不數人。人不數篇。則其難可知。而況于今日乎。然今日之詩。號稱最盛者。何也。志士高人。類多出遊于外。周流名山大川。與天下之賢豪長者。交以廣其學。識。故發而爲詩。雖閉迴光景。而意興所至。輒成佳制。選選踴躍。滿志而寫人情之所難言。或曰。交遊饋贈。取給于一時。奚能工。又奚必工乎。予曰。不然。夫朋友一倫。亦甚重矣。唐詩云。欲交天下士。未面已虛襟。又曰。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古人以朋友爲性命。則交遊贈答。曷敢視以爲輕乎。孟子謂恭敬者。幣之未將。夫未將而存恭敬。斯可友天下之善士。而久要于不忘。則饋贈以詩。亦猶幣帛之陳。不敢輕易。而必致其誠敬焉耳。夫以忠信之心。定交。則交必可以久。以忠信之心。作詩。則詩必可傳。此豈剽竊阿諛。牽合鉅釘之所能哉。偶遊廬山。值毘陵劉子翼班荆而談。歡若平生。遂以詩索序。予見子翼之詩。雖皆近體。而多秀句。殆有盛唐之遺意。而年少虛心。其進猶未已也。乃不揣固陋。而爲之序。

內省齋文集十一卷 劉子翼詩序一

七

歐陽石臣曰。詩以言志。能從誠敬出之。方見風雅之遺。當起陶謝諸公。與之深譚此道。

胡綱文曰。卽投贈近體論詩。而拈出忠信垂教。亦因題立義也。然無方之議。亦於此可見一斑。

黃俞邵曰。本是應酬詩。却說得如許鄭重。便增却許多身分。地步極高。

內省齋文集十一卷 劉子翼詩序二

六

犀照和尚詩序

犀照禪師。爲諸生時。有文名。痛甲申之變。遂棄舉子業。而隱于
禪。子雅慕其人。未能親止。偶遊廬山。觀瀑布。溯瀨溪。考亭之勝
跡。而詢義門之遺址。與夫靖節之故居。盤桓月餘。寓古承天寺。
欲訪犀照。而犀照已爲逝波矣。予拊膺長嘆。恨然不已。會其徒
瀨菴與語。相得。遂持犀照詩文請序。適子將發棹。未能詳閱。祇
讀弱頭數韻。生氣凜然。徘徊吟咏。遂覺有神交矣。噫。犀照以冰
玉爲心。始終弗易。能避繁華之境。而托疾以辭。此豈世俗之高
僧所能望其肩背哉。子雖不覲其面。而已得見其心矣。既見其

內省齋文集二十卷 犀照和尚詩序 九

心。則千古亦若同堂。何必把臂暢談。而後爲聲氣哉。獨惜犀照
雖屬方外。而依然儒行。使天假以年。則所造何限。乃溘然朝露。
子能無今昔之感耶。瀨菴居其舊寓。若不忍離。雖境遇淺。而
適然安之。且珍其遺藁。而必欲彰之。可謂不忌本矣。嗟乎。治桑
既收。轉瞬遂若路人。安得世皆瀨菴。俾父兄師友之倫。猶存于
此日哉。

危二爲曰。述儒入禪。而依然儒行。此中自有妙理。先生親見
本原。遂令方外神交。宛然如昨。

瀨菴詩序

詩至今日而盛極矣。然子以爲非盛也。乃衰之機也。何也。詩以
道性情。故能觸境感心。自寫湮鬱。而寄人之所難言。今特以之
代筐篚。爲贈答。互相標榜。滿楮說詞。且步韻相沿。而性情不可
復問矣。以是而言詩。其可乎。雖然。亦有異乎儔侶者。未可以此
槩人也。予偶遊匡廬。過柴桑。邂逅瀨菴。得其詩讀之。有雅淡似
陶者。有沈雄似杜者。類多悲憫之意。而無誇詡之辭。且釋子偈
語。一洗而空之。噫。異矣。鍾伯敬曰。凡應制詩。不帶廊廟氣。隱逸
詩。不帶山林氣。乃非俗筆。今瀨菴之詩。或咏物玲瓏。或寫景澹

內省齋文集二十卷 瀨菴詩序 一 十

逸。皆自抒其性情。而不爲禪林之習氣所囿。殆所謂異乎儔侶
者歟。子生平不好浮圓。未嘗與禪林語。而獨于瀨菴有契焉者。
何也。瀨菴之善。蓋不專在乎詩也。聞有一武人。醉臥濕地。瀨菴
呼之使醒。弗聽。既而曰。吾懼爾受濕。非他意也。猶不聽。未幾其
人患瘋。求救于瀨菴。瀨菴衣之食之。而勸以行善。于是其人頓
悟。而以好生爲心。迴殊乎介冑矣。予嘗謂人生斯世。不問出世
入世。皆以濟人爲當務。而門戶亦可以不分。若瀨菴者。其洵能
濟人者歟。廣而致之。則所濟無涯。又當于語言文字之外。見吾
瀨菴矣。

歐陽石臣曰文章自有本領。如斯文歸結濟人一念。便不墮野狐禪。

黃伯衡詩序

善詩者。句中有繪圖焉。善繪者。圖中有風韻焉。蓋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俾人一覽而躍然勃然。有不吝不動者。則神情之所致也。元道州春陵行。覺愁苦低離之像。溢於楮間。固足以感人矣。鄭介夫之流民圖。吾未知其何似。然能動入主之容。嗟而聽兆民之困苦。則興變風變雅之所言。何以異。是則詩與繪事。不可合而為一乎。然理雖同。而事則異。求其兼擅所長者。不亦難乎。黃子伯衡。賦性穎異。而不憚勤勞。既長于繪事矣。又工于詩。其詩涉繪事者。則尤工焉。每一題至。則揮毫落楮。旁若無人。其格高而韻勝。氣足而意全者。皆題繪也。豈非精神之所特注。遂有迴踰倚侶者乎。噫。大江以西。旗旄有翻矣。道儻相望矣。若華。嘆鮮飽。長楚樂無知矣。伯衡觀茲。亦將賦春陵之行歟。亦將繪流離之狀歟。士君子究心民瘼。豈以出處為異。同歟。胡網文曰。以無所關係者言之。則詩誠詞人小技。而繪滿尤藝事之工耳。獨能高目時艱。遂可上繼三百篇。而比美於師規工諫矣。大儒之言。有闢世道如此。周鹿峰曰。雖詩序也。乃於詩中有繪。寫出有關民瘼一段至情。行文復古致磊落。

葉步山房吟序

葉步山房吟。韵遠許君所作也。韵遠爲浙東名士。聲氣最廣。王季重劉念慈倪鴻寶諸先生。咸器重之。其後以數言僅賁于蓮。爲昆陵別駕。服官多惠政。不踰年而遯。滄桑遂肥遯矣。及其子琴公爲銓部。韵遠迢迢雲水。若不以之繫懷。予以是爲其品也。頃浪跡金陵。過其地而不見其人。感愴多矣。琴公持此編請序。予益知韵遠之人。爲弗可及也矣。亦在富貴中。而無一言及富貴。是詩也。本山居所作也。而又無山林之氣。予初讀之。但覺磊落幽異。悉去陳言。卓犖而不可幾。迨尋繹再四。始見其思深。其

內省齋文集二十一卷 葉步山房吟序一 五

志苦。特音節和平。蘊含而不露耳。噫。韵遠之遺諸。何遂至是哉。在昔王劉倪諸君子。斯夕所講求者。惟以忠孝爲本。故及門之士。觀摩浸漬。終身佩其教。于無斁。韵遠遊于念臺公之門。及其老也。猶好交天下士。而天下之名流。亦樂與之接。是以學博而才日宏。出其餘緒。以爲詩。衆人莫能幾焉。然則聲氣之裨益。固非誣也。詩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生可漫求哉。必其人輕財重義。雖游歷清要。而能卑以自牧。視朋友如傾。竭庶不爲有道之所鄙。若彼風夜持籌。而閉戶株守。視朋友一倫。如浮萍之相值。視時昔故人。漠然寔而弗顧者。其志氣日起于汗下。雖

食息天壤。未足比于人。暇也。以視韵遠。懸若霄壤。豈特逕庭耶。嗚呼。韵遠情華而諒深。安其詩之溫柔敦厚。怨而不至于怒。憂而不至于傷也。漸雖多才。得不推爲翹楚耶。惟是才如韵遠。而不獲校文天祿。應制于承明。而僅以琳琅之什。寄慨於華陽小。覲。同。吾。不。能。不。滋。惜。矣。

陸懸圃曰。低徊讚嘆。大約在效聲氣。所謂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也。閉戶守財者。寧無汗愧。

內省齋文集二十一卷 葉步山房吟序二 五

王汾仲詩序

予○以○山○水○之○遊○至○白○門○與○王○子○汾○仲○暢○談○因○出○其○詩○以○屬○予○序○
之○予○昔○于○荆○楚○中○極○推○汾○仲○謂○其○可○以○傳○世○不○特○名○于○時○也○今○
三○十○年○而○詩○之○造○詣○又○至○此○乎○慷○慨○沉○雄○而○古○風○之○吟○練○渾○平○
晉○魏○予○何○能○贊○一○辭○惟○思○汾○仲○新○安○人○也○而○籍○本○芝○郡○又○僑○寓○
于○金○陵○乃○新○安○之○人○咸○曰○此○吾○鄉○汾○仲○也○芝○郡○之○人○又○曰○此○吾○
鄉○汾○仲○也○金○陵○之○人○則○又○曰○此○吾○白○門○高○士○也○予○幾○無○以○辨○惟○
粲○然○笑○曰○有○爭○爲○同○里○者○其○人○之○品○行○可○觀○矣○噫○均○是○人○也○乃○
有○損○爲○他○鄉○而○必○不○受○者○又○有○爭○爲○同○里○而○令○人○不○能○辯○者○何○
內○省○齋○文○集○十○一○卷○王○汾○仲○詩○序○一○ 无

而○有○風○雅○益○足○以○傳○若○汾○仲○之○氣○義○即○不○以○才○技○鳴○後○世○亦○爭○
傳○之○而○况○風○雅○之○宗○又○有○追○踪○晉○魏○者○乎○是○則○人○不○必○以○詩○重○
而○詩○愈○以○人○重○矣○

程○尾○槎○曰○語○語○是○叙○詩○又○是○傳○人○其○行○文○古○澹○如○讀○南○華○秋○
水○篇○令○人○灑○然○如○讀○諫○院○題○名○記○令○人○凜○然○

內○省○齋○文○集○十○一○卷○王○汾○仲○詩○序○二○ 无

序

贈徐叔亨序

送劉滄又廣文序

送金石香明府序

送督學邵公序

送熊逸菴序

送林鈞年序

送周伯衡觀察序

送駱成恭明府序

送許直臣序

送方素伯序

送顧瑟如序

內省齋文集二十二卷目錄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佐平

序

贈徐叔亨序

東林之名自顧涇陽先生始也。涇陽與諸君子講學於東林書院。厥後請建儲爭三案。矢心為國。不縱詭隨。而東林之名遂著於天下。當魏璫煽虐。世之患得患失者。靡然從之。士風日下。而滄桑之變已。釀於茲矣。於是。有志之士。益知東林之為賢。戊辰而後。門戶截然。雖迭為興廢。而忠誠廉潔。正直不阿。與究心民

內省齋文集二十二卷 贈徐叔亨序一

其後亦不無矣

強之而使合。亦不能間之而使離。此其故何哉。氣類之相親。莫之為而為也。故雖外吏無權。與諸生未仕者。莫不有涇渭之分焉。緩安徐叔亨。博聞君子也。嘗語予曰。吾初入膠庠。即有志於天下。見附璫諸人。為士類所不齒。遂之吳越。遊高忠憲門。肄業東林書院。是時馬文忠公。猶在諸生中。與吾交善。嘗以救蒼生安社稷相期。乃予屢試淪落。竟無益於天下。迨甲申間變。即棄舉子業。閉戶習古文辭。或寓意花鳥。至今三十年。而吾亦已老矣。噫。信斯言也。叔亨其有志於天下哉。假使叔亨少年。即得時

而駕大杼其風志則其所建樹豈可尋常量歟雖然馬文忠公與諸君子竭力匡時竟以從容就義著而於進賢退不肯以救蒼生而安社稷者其志卒未能行也即使叔亨得遇於時竭力經營不過爲諸公之所爲而已烏能盡展其經濟哉又使策名委贄未處其地而未值其時若賀之進退維谷前踴後跋而抱疾無涯則求爲花鳥文章之樂其可得乎則當年之不遇未必非叔亨之福也賀筮仕邦江冠帶繚紆見昔日媚璫者輒疾之如仇而遇倪文正馬文忠諸公若有神契焉諸君子亦過爲稱許而世遂目爲東林嗚呼庸拙外吏安敢濫附於清流况經

內省齋文集卷二十一 贈徐叔亨序二

內省齋文集卷二十一 贈徐叔亨序二

二

鄙性豈屑爲攀援附會之舉哉猶記士大夫過邦江談流品者賀嘗語之曰爲東林所擁戴者皆君子而擁戴東林者其間不能無小人或曰何以別其微賀曰無他義與利之分而已矣古今無嗜利之君子必無不嗜利之小人當時以爲確論然氣類相孚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如璫誤正熾乃從學於東林叔亨之趨向不已度越凡流歟賀於出處皆迷不惟愧馬文忠公且遜叔亨遠矣庚戌夏五始見叔亨之文而知其有志于天下其有得於高忠憲馬文忠之造就信不誣耶嗟乎使東林諸君子秉權政府以弘敷其所學則將衆正盈朝生民被澤大帥得人封

驅承○因○奚○至○幅○幘○日○蹙○遂○有○陵○谷○變○遷○之○患○哉○俯○仰○追○惟○不○能○不○爲○深○慟○矣○
張○幹○臣○曰○情○詞○婉○折○一○唱○三○嘆○有○遺○音○如○歐○公○之○序○梅○聖○俞○蘓○舜○欽○也○
文○允○言○曰○明○目○張○膽○而○正○告○之○是○三○百○年○來○一○篇○大○文○章○中○有○云○爲○東○林○所○擁○戴○者○皆○君○子○而○擁○戴○東○林○者○其○間○不○能○無○小○人○尤○萬○古○不○刊○之○論○

內省齋文集卷二十一 贈徐叔亨序三

贈徐叔亨序三

三

送周伯衡觀察北歸序

賀少時聞一廉吏爲士庶所歌頌者輒美之慕之必詢其所行而心誌之欲奉以爲楷模意之所鍾無間遠邇也雖然未能數數觀也優于才者或闕于守潔于操者或窘于賦著績于一方者遷乎其地而聲望遂衰矣求廉能之實際蓋其難哉乃伯衡周公正直忠厚之品甲於天下以詞林清習出爲觀察載移嶺北功德著於虔虔之士民頌之曰自公之來吏畏民懷樂只君子來何暮哉未幾移洪都洪都之民又從而歌曰緝盜安良無愆之剛悠悠德教惠我無疆旣而攝儲計釐積弊一時鹽米之內省齋文集二十二卷送周觀察序一四

地皆化爲水漿矣吾鄉士大夫咸頌之曰處脂不膩清畏人知廉頑立懦允矣吾師賀間士民歌頌而爲之忻躍爲之舉手加額曰有是哉以平生所羨慕而未能數觀者今乃覩之且得蒞吾鄉耶雖杜門甘載未能謀而然心竊向往之矣居無何使君以糧累議遷吾鄉士庶莫不咨嗟泣下如脫慈母之懷悵惘而無所適咸相謂曰奪我神君何斯民之苦也雖茶觀軒冕優游泉石其如吾民何也賀乃喟然曰嗟乎以平生所羨慕者僅乃見之而今忽移而去哉所以爲桑梓惜者其能不十倍于恒情哉昔唐韋公文明爲吾鄉觀察使恩覃八州士民歌頌之厥後

宣宗命勒其功德於石又因百姓思慕乃官其子孫以爲天下循良勸今使君之仁澤實並於韋公矣吾鄉士民之愛戴不後于唐時矣則他年之勒石以紀功而錄後以垂勸者豈有今昔之殊哉抑賀思使君之賢出處皆有所爲今且爲六月之息必將親賢揚善主持風化以子惠西江之道訓鄉閭而培後進俾凡治身治世者咸以使君爲法然後出而爲霖廣諸萬邦而無間傳諸百世而弗緩豈特循卓之聲洋溢巨壑彭蠡之間云爾哉賀又將傾耳德音奉以爲楷模矣

徐仲光曰音節和雅情致纏綿惟斯文足以重觀察惟伯衡

內省齋文集二十二卷送周觀察序二五

送劉洽又先生歸安福序

古今之急流勇退不以利祿營心者豈易觀哉。蓋有以官爲家。竟不欲歸者矣。有爲一官所累欲歸而不得者矣。又其甚者有老耄倚閭亦寔之弗顧矣。雖瘠土岩邑猶冒險爲之。而況名邑乎。況於沃壤乎。乃洽又劉先生則異乎是。先生司鐸吾豐。既稱得士。頃擢三原。三原之離賈。遂於章門。願猷資斧。謂陝右天下之沃壤也。三原關中之名邑也。由此擢高位者不可勝數。若肯一勉行。則名實兼收。所得曷有量乎。而先生辭之愈力。惟以安。層前人爲急務。聞者皆歎息。稱賢謂先生此舉洵不爲利誘也。

內省齋文集卷二十二

送劉洽又先生歸安福序

六

不忘孝思也。宜爲家大人之所敬也。伯父鞠懷翁與先生同譜。家大人篤于念兄。故今見伯父之友如見伯父焉。所以敬先生者不敢稍等于平交。且葵未釋褐。卽樂儀衡門。與先生今日之勇退殆有同心。是以相得者日以深。而相敬者日益摯。今先生還里。其能不介然于懷歟。他日先生優游三逕。回憶嘉禾。知必有眷懷靡已者。倘獲邀福於先生家。大人期頤之歲。先生責然來思。俾金潭琴石間復覩長者車轍。其樂當何如耶。

徐仲光曰。抒寫盡致。起結渾宕。綜折善學。廬陵之文。

淋漓有致。善于立言。讀至末段。令人擊節。第救實。

送駱成菴明府歸越序

成菴駱明府將歸越。友人貽書於賀。欲賀爲序。以道其行。賀嘗讀至樂堂詩。又觀其臨池。而想見其爲人。必超然遠覽。倒像非常之士。然山川稍阻。未能相識。惟聞諸友人曰。成菴之爲今也。恒以百姓之憂爲憂。殫心夙夜。思所以恤之。且舉天下之衆士。皆思有以庇之。及其去官也。曠然怡然。若閒居無事焉。日惟賦詩飲酒。而不以得失榮辱動其心。嗟乎。此豈衆人之所能及哉。陽明先生曰。人居恒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折。平時忿怒者。至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至此能不憂惶。則學問之功。

內省齋文集卷二十二

送駱成菴明府歸越序

七

見矣。若成菴者。其足以語此歟。夫天下之無往而不樂者。豈其心獨無所憂哉。蓋其所憂者。不在乎一身。則其所樂者。亦不因乎境遇。彼常人仕宦。惟知自利。而不顧其他。及稍遭拂逆。則戚戚若無所之。終日營擾於胸。而不能自解。凡世之拘文牽俗。而不敢爲希濶之行。不能爲濟人利物之功者。皆緣此也。若成菴之自得。洵非衆人所能及矣。成菴在任時。天下想望其風采。持詩文相質者。趾相錯也。惟賀家慕其人。未能一通尺素。徂秋始邂逅章門。倏爾言別。今成菴來遊。吁。賀欲與之陟二姑觀瀑。布謁明德夫子祠。以適古人之遺風。迺賀未至郡。而成菴遂逝。

行矣。噫。天下之多賢。無踰兩浙。成菴既歸。集名俊於湖濱。亦將
闢先儒之學。以垂今範。於茲乎名教之中。其爲樂也大矣。
呂錫聲曰。成菴與德三十年性命友。其詩文雄秀。自喜人亦
磊落不羣。一經品題。愈覺超然遠矣。
吳中山曰。文氣簡潔古雅。似昌黎送友人諸序。
極易窘澁處。偏說得妙。緒紛來引用。講學語却不迂腐。頓挫
吞吐。俱得韓歐之神。弟敦實

送金石菴明府序

文章與吏治實相表裏。蓋治道皆備於經史。是以善爲文者博
聞廣見。以資其學識。而豫其經濟。未有不精於吏治者也。昌黎
之守潮。延趙德爲潮人師。於是士習民風。爲之一變。東坡之治
越也。築堤捍患。賑殺恤民。至於今不朽。歐陽文忠暇時。觀架閣
陳年公案。遂仰天誓心。其後遇事不苟。所至輒有成績。竟爲一
代名臣。會文定著作。本乎六經。極其醇雅。而以所學者發爲經
濟。故其歷典大州。能使盜息民安。治行爲古今之最。此四公者
皆善於爲文。而精於吏治者也。今石菴先生。其有昌黎諸公之

意哉。先生爲燕南世胄。夙著文名。賀忠其治行之高。必不猶乎
衆人也。故吾輩初得先生。賀甚爲豐人幸也。或謂先生曠代逸
才。宜校文天祿。以展其坐論之藪。猷乃屈諸藪爾彫疲之邑。豈
所宜歟。賀曰。不然。士君子志在澤民。奚以爵位爲輕重哉。夫治
一邑者。一邑之疾苦。賴以救焉。一邑之冤抑。賴以伸焉。一邑之
風俗。賴以正焉。與民相見。至近也。朝發令而夕蒙其澤。至速也。
不必托之於人也。不僅著之於言也。中牟桐鄉之政。慶流子孫。
名垂千萬祀。亦何歉於天祿石渠哉。聞先生在吾豐。理訟常至
深夜。歷甲子者九。而出讞詞者六。賀度其志。殆欲興除利害而

憤重舒徐不肯爲輕發。泉方翹跂新猷也。何意蒞事未幾。遽
 擢外艱。雖有長才。無所獲施。其殆聖人之不幸耶。先生昔歌鹿
 鳴。與先君子俱際壬午。然先生蒞任時。惠問至三。賀僦居遠鄉。
 竟未能一觀。及先生讀禮閒居。然後與家弟來賁。持文請正焉。
 賀見先生閱文精確。非深於古學者莫之能及也。且留心吏治。
 言及濟世安民之略。輒凝神注思。而弗倦。賀益知先生之用心。
 而嘆吾輩之不幸也。尤可重者。居豐二載。獨能與程山諸君子。
 往來議論。則志趣尤不凡矣。豈務刀筆筐篋。不識大體者所能。
 同其好尚耶。假令先生久於其任。習於風土人情。則所以大展
 內省齋文集二十二卷 送金明府序二 十

其才而造福於吾豐者。其又可計哉。惜乎其未久也。今先生
 赴長安銓補。行有日矣。知必夙興夜寐。弘敷所學。以歐公之敬
 慎。而濟以曾公之敏練。俾家無留獄。無冤民。以致吏畏民懷。
 之實。將天下信文人之於吏治。固有兼長而無間於今昔。豈非
 盛事也哉。
 彭恭菴曰。大爲民牧。吐氣將文章吏治。說得忻合無間。若數
 家珍。若觀掌果。皆自言其所得。
 張孟常曰。文有首尾。有關鎖。抑揚頓挫。言外寓規。諷尤佳。
 呂錫馨曰。文人作吏。遑遑矜風雅。而薄循良。得此篇。始知文

章政事。原自脗合。文尤純正。可垂千古。
 文章政事。合者多。而離者亦不少。篇中頌不怠規。最爲可玩。
 邑令與民相見。至近被澤。至速。果爲能吏。不欺天祿。石渠
 段尤佳。弟數賞

內省齋文集二十二卷 送金明府序三 十一

送許直臣序

賀弱冠後始見功過格。即悅之。觀其紀功也。足以鼓人爲善之志。而堅其所必爲。其紀過也。足以過人爲惡之萌。而使其不敢爲。欲治心者。斯亦規矩準繩歟。志欲行此而憚其繁。是以蹉跎至老。竟未能也。雖時時自過。亦未敢自寬於隱微。然信心而行。豈若日書嚴課。猶規矩之可循。準繩之可按乎。頃過黎川。晤許子直臣。自道其行此格已二十年矣。又曰。壬子以來。議結育嬰會。因亂未采。噫。直臣文行素優。乃能行此。可謂能治心者歟。且結會有嬰。其志益大。予所欲行而未暇者。見人能行有不欣然。

內省齋文集二十二卷

送許直臣序

圭

鼓舞願與訂交者乎。予既喜相逢。而又恨相見之晚也。然因之有所感焉。吾鄉自甲寅以來。干戈疾疫相尋。未已有百家僅存。數丁者有一方。靡孑遺者。仲秋至郡。見近郊四十餘里。皆白茅黃草。竟無人跡矣。況吾邑城中。皆被焚毀。室廬俱罄。所見者惟瓦礫荆棘而已。雖遠鄉猶有居民。而飢寒癘疫。或去其二三。或祇存其半。昔之廣廈。今亦繩樞矣。昔之素封。今亦乞丐矣。當茲大亂之後。稍獲寧宇。正宜反躬自責。添慮洗心。改過遷善。以回天意。而弭後災。乃邇來澆俗日甚。而月增。見宗族鄰里互相戕賊。父子兄弟。戚若寇讎。又見避亂者。甫出桃源。即害屠停矣。居

停者一經寄貯。莫不竊攘矣。較乙酉戊子間。人情之厚薄。風俗之醇醜。大相懸矣。究其源。惟貪婪妒嫉。而不顧五倫。故雖視至親。不啻路人。是冠賊潛於肝臟。而虎狼接踵也。嗚呼。不有君子。何以砥其流。夫君子之救世也。以清心寡欲爲本。以改過遷善爲務。以大公無我爲心。故化民成俗。始於近而徐及于遠。風聲所播。漸其德而善良者固未可以方隅限也。直臣勉哉。推功過格之意。廣聯益友。恒相講習。凡可以教人而化俗者。合力爲之。晨夕靡懈。寧特育嬰一事。不可以中止耶。勉哉直臣。吾將翹跂俟之矣。

內省齋文集二十二卷

送許直臣序

圭

黃俞邵曰。借功過格。寫出一時薄薄之風。可慨可涕。末幅以勉勵爲誘掖。古道照顏色矣。

送督學邵公序

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謂敷教之實心。與凡濟世安民之道。非可以一端盡也。君子之特異於人者。其以此哉。雖然。爲之於易爲之日。則中材勉強而有餘。爲之於難爲之時。則賢哲馳驅而不足。吾江右自甲寅以來。寇賊紛紜。民生日蹙。士皆流離失所。咸思廢業。至茲誦之。辭數百里罕聞。此時而欲爲造士。雖有智者。不能不撫膺而却步也。乃戒三邵公。則特有異焉。惟公之學。以濟人利物爲心。以博聞多見爲務。以起衰救弊爲期。且欲令諸士皆勵其廉隅。全其氣概。以大有爲於天下。而

南齊文集卷二十二

送督學邵公序一

南

不僅以科名著也。卽以文論。邇來求於繩墨。不敢少踰尺寸。雖有奇才。無所獲施。自公分較禮闈。風氣一開。而天下斯有古學者。公之力居多。公至江鄉。正值艱難之際。問道單騎。備嘗險阻。而公深心造士。且加意於恤民。重德行。崇理學。省騶從。屏繁儀。而命題之正大。閱卷之精詳。掄才之公恕。實數十年來所罕觀。是以有實學。有文名者。咸入彀中。且儒童數隘。則再試而拔其尤。餘皆曲成而弗忍實。其憐才之苦心。又非語言之所能罄。是以榜名一發。輿聲載道。謂寒士皆得以吐氣。雖功令所盡。未免遺珠。而士皆悅服。咸以義命自安。而無所怨。至若待士以克仁。

南齊文集卷二十二

送督學邵公序二

五

持已以謙恭。不循往例。而醇謹而命。盡誠以教諸士。皆爲世俗之所不能爲。噫。此非時勢最難而能卓然自命者哉。假令得爲於易爲之日。則弘敷五典。優游漸漬。必實有德有造。士習端而民風厚。奚特如斯而已耶。易所云教思無窮者。此之謂也。非特此也。乙卯之夏。公初至江右。見婦女被掠。惻然矜憫。輒稱貸於家。捐貲以贖之。士民之戴德者。不可勝紀。至於代蒙糧儲。見催科之不容緩。而矜里役之凋疲也。倒金悉卻。弊竇頓釐。故江右十三郡。咸頌處脂不膩。而銘其德於弗衰。嘗見在仕途者。責任攸專。亦多疎曠。卽優於才能。克供厥職。而所司之外。視若秦越矣。或代攝樞務。則僅督征輸。與其於已無累。斯已矣。豈能以文衡而拯民難。寬民力也哉。非有萬物一體之仁。孰能如是。易所云容保無疆者。此之謂也。賀平生疎拙。酬應頗拙。而特於公向慕者。蓋聞公之所爲。迥過尋常。實爲天下蒼生慶。而非獨爲江鄉喜也。繼自今。公將以仁德爲霖雨於萬邦。而垂模範於百世。賀卽於斯卜之矣。所願江鄉士子。皆體公之心。效公之行。以廣公之廉惠。俾世道人心。返樸還醇。而萬物各得其所。庶幾不負公教而躋一世於仁壽哉。

胡仲文曰。尋嘗酬應之文。易失于泛。此獨能語語真實。令讀

者知非虛譽。即使君得此。可以不朽矣。

歐陽石臣曰。邵公以實心行實政。文獨曲折盡致。今讀其神情欲飛。

黃俞邵曰。以教思保民立二論起。後而段段照應。絲毫。不走格律森嚴。有法度文字。

內省齋文集二十二卷 送督學邵公序三 去

送方素伯亭

密之方公與賀同諧都門。既懼洽矣。乙酉復暢談于東粵。丙戌在粵。約爲偕隱。賀三疏固辭。得謝中樞矣。密之則堅辭按席。又與同心。而兩人之交情。于是益深矣。然賀因侍二人。閉戶山中。十餘載未通一札。時念吾密之。而莫能相晤。聞密之久爲繡素。改字無可。今戊戌之春。始卓錫于匡廬。公子素伯聞其入西江也。過吾廬而問焉。千里尋親。不憚跋涉。至性胞懷。有朱壽昌之風。觀其志在千秋。固已度越倫等矣。將歸。請益于予。予思古之爲學也。求諸已。務其遠者大者。而不敢汎用其聰明。本之內省齋文集二十二卷 送方素伯序一 去

以躬行馴之以自然。待之以積久。其情深其識遠。其量宏。是以仕則力行所學。以施澤于天下。隱則修其身。以明先王之道。而覺天下後世之民。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蓄積。然也。予見夫聰明之士。世寄所需。然天下不乏其人。而遑遑未能竟其用。豈才有不足哉。其聰明失于汎用。徇物者多。而自爲者少也。素伯之王父仁植先生。深于易學。治歷中外。皆有賢聲。而抗瑞特立。爲游內聲氣之宗。密之負當世文名。而少壯之年。遂能蟬蛻塵埃。學有本源。風端庭訓。宜其子姓之多賢也。聞田伯淵伯皆饒經濟。而小川悠遠。莫之能觀。今觀素伯穎敏。灼于史學。

識天地民物之理達古今治亂之源而且養其全以注之于心性則其學日造于精微所以道濟天下而光昭于世德者其于素伯見之矣歸晤田伯淵伯爲道思存

徐仲光曰予與楊恭密之相得最深當日楊菴辭本兵密之辭揆庸相約偕隱實獲我心今密之超然世外素伯千里尋親而楊菴以言贈之人品學術具見于斯矣
王安節曰送素伯而一家之品行具見筆力矯然

送熊逸菴之吳越序

堪輿一道自古有之劉之陽嶽也周公之營洛也衛文之作楚丘也皆卜善地而居焉矧安厥先遺體忍弗慎乎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孟子曰仁人孝子之掩其親亦必有道噫盡之矣欲習斯道必有民吾同胞之意然後可以得其要而無偏何世之業斯術者曠然鮮識也觀其所行附祖焉而已矣依人焉而已矣夫附祖可也而通且陵焉則不孝依人可也而踞且奪焉則不仁不孝不仁不孝其害可勝言歟予友逸菴熊子則異於是逸菴家本劔邑遷於雲林其視人祖考猶已之祖考也覩

送林鈞年序

天下有素未相識偶一遇遂以下其生平者蓋其人之大端已可窺見也。必事而求之哉。林子鈞年與予有誼誼而相隔千餘里未嘗一面亦未通一札客冬林子過江右適顧敝廬而賀以他往又不相值今春至經安而林子來顧見其高談偉論若泉湧不覺馳視世俗區區無足以動其意者其雄才博學可以一覽而知賀望然異之既而召飲於其家見其堂中奉漢雲長公象朝夕禮之賀於此一事而卜其人之不偶也夫君子畏天命雖時室不欺嘗若有在上者臨焉賀焉故夙夜兢兢而不敢忽趙閱道日之所為夜必焚香告天自謂其不敢告者必不敢忘也。今林子夙夜瞻仰久而弗懈苟嘗充之其即此心也。嗟乎雲長公剛大之氣浩然常存於宇宙故能使千載後莫不慕焉。心無回過行無阻越者其敢與之相對哉非特此也。賀詢厥家庭談及二尊人林子輒歎歎感慨不能自已又問諸從者知林子二尊人像懸於書室晨夕焚香瞻依拜禮雖出過旅次亦如之夫。林子年五十矣二尊人亦介眉壽獲考終矣。乃拳拳永慕而弗忘。繇是觀之可不謂孝思乎。賀謂偶觀一二再遂以下其生平者豈不信哉。雖然利子念六遠親賀且

內省齋文集卷二十二 送林鈞年序一

重

以守身之道進。鳩相戒曰。溫溫恭人。如康子。如。臨於谷。慎持厥躬。不。不。之實際乎。記曰。孝子不登高。不臨深。道而不徑。舟。不游。不敢以父母之身行殆。古之言孝者。必致謹於守。是道也。賀雖未常奉教。而附其兄年譜。則有鴈行之義。舉凡。戒者。以爲林子。助林子。其許我乎。

謝。進一簪。通家。仁人之言。

就所知處。人。其約約自牖之義乎。末段進以守身。却就同。諸。文。所。長於諷者也。第。賀。

內省齋文集卷二十二 送林鈞年序二

重

二十三卷

序

黃正兩孝八十序

何碧塘七十序

崔樸下序

謝秋水先生六十序

高敏生六十序

知予上人六十序

徐太史五十序

冒辟疆五十序

魏冰叔五十序

余小令五十序

此覺菴柳伯壽序

主卷目錄

內省齋文集卷之二十三卷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序

同年黃正兩孝八十序

惟天下之靜者為仁。全其志。既能全其志。然後可以永其年。而昌其後。夫靜豈易幾哉。生。臥觀深識。淡然榮辱毀譽之間。悠然富貴功名之外。欲求其所謂靜。不可得也。同年黃子正兩。庚午。僅一與計偕。即優游恬澹。冥理亂於不聞。當是時。天下盛安。士皆急於得名。正兩年方強仕。以其潛心碩抱。取盛名如反掌。乃何以急流勇退。視科名如敝屣。以人情之所重者而特輕之。以人情之所急者而特緩之。是誰使之然哉。蓋必有明哲燭於幾先。而後能不屑乎此也。易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惟正兩能之。予觀世之所謂隱者。非能隱也。計畫無復之耳。蓋初心惟不能靜。故飾書徵技而必欲試之。且流俗之毀譽與庸夫孺子之所謂榮辱者。皆得而動之。於是役役于功。貴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失。迨至陵谷變遷。而後為棲遲衡門之計。斯已晚矣。豈能如正兩之見幾明決。超然免於評論也哉。此賀恒自愧。悔而不能下深服乎。

正兩也。賀又聞達生之道以靜爲要。是以冒焉而守之以愚。實焉而藏之以虛。精明果銳焉而行之。以容與舒徐。古之長生久視者。皆由於此。而所以貽謀燕翼者。亦實基於此。今吾郡同譜。惟正兩隱居。具早而午。又最高。且子姓繁衍。而訓之以好德。成之以能文。則留有餘不盡之福。以昇之將來之積厚流光。固未可量也。猶憶庚午同譜百有二人。至今四十餘年。惟吉州鄒子端侯。歐陽子方然。相約偕隱。其志卓然。千秋而不爲俗人之所奪。今其年將九十。猶好學不倦。惟以道義訓其子孫。前手書致賀。賀望之如雲中之鶴。不可攀躋。今正兩甫八旬。所以全其志。

兩省齋文集二十三卷 黃正兩八十序 二

永其年而昌其後者。其不已同符乎。其將與端侯方然再歷四十餘年。皓首相對。親見子姓之爲霖。俾天下後世稱爲異事。則其貽午榜之光也。豈不大哉。

確是同年高隱壽序。不落頌禱套語。後段得鄉與歐陽二公爲証。方不寂寞。發意之文。愈澹愈見其高。弟啟賢

何碧塘七十序

古來拾遺金而不取者。天必佑之。既增其壽算。又福其子孫。夫此一事之善耳。往往獲報於天。確乎其不爽者。何也。人情趨利如水之就下。日夜無休息。是故以勢爲威。以術爲機。惟知有己而不顧人之利害。士大夫且然。況服賈四方者乎。所謂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自少至長。所習聞習見者。惟有此耳。一旦遇遺金於道路。取之不禁受之。無爭非立心正大。暗室不欺者。烏能見金而思義哉。此人情之所難。而爲天心之所特眷也。肝南何碧塘。氣質醇厚。然諾不輕。久爲鄉黨所推服。先年

兩省齋文集二十三卷 何碧塘七十序 三

客遊閩地。偶於橋畔。見遺金五十拾而守之。候其人未至。乃歸旅次。見有與居停忿爭者。詢其事。得其實。遂還之。而居停之疑釋矣。卽此一事。不可以卜其生平。拙菴徐太史。亟稱其賢。子已心誌之矣。又聞諸友人曰。碧塘好施不吝。且爲人解紛而卻謝金。人皆曰。碧塘之善。捨如斯乎。子則曰。此正碧塘之善取也。陸平泉先生云。世有自然之利。而人不言及何也。多積陰德。諸福自至。是利取之於天。稼穡維寶。如崇如壙。是利取之於地。善教子孫。後嗣昌熾。是利取之於人。斯三者正大光明。而可以傳之於久遠。至哉斯言。繇斯以觀。則碧塘之樂於遺金。其卽長於

取利者乎。歲庚戌爲翁七旬。徐子叔采欲予爲序。以誌之子見翁壽而康。令子翼序。而孫濟濟英俊。又皆承順。靡違。則翁之食報於將來。其未有艾也。歟。請以斯言爲他日之券。拈一事說入。一篇勸世文字。○善取善捨二語。最奇最確。將平泉先生一段。着實激揚。能令見者生歡喜心。弟敦實

崔樸臣七十序

萬曆己未。賀始遊師門。與樸臣同學。是時樸臣年甫十四。賀年亦十三。今歷五十七年。而賀於樸臣。彌覺其可親而可敬。何也。人情變態。轉瞬而殊。乃樸臣之交。久而彌摯。賀昔在仕途。值廣陵東粵。皆世所稱沃壤。樸臣不輕致一札。不屑以一私干予。及辛卯之冬。賀敝衣草屨。造謁樸臣。樸臣相惟如舊。且待予加厚焉。此豈翟公之客。所可同日而語也哉。猶記樸臣舞象之年。卽翹然自立。博聞多識。而不爲遊戲。是以先君子特器重之。令五十餘載。而秉持道義。不苟取。不妄言。不遺庭訓。不欺暗室。依然

若童子時。夫能自少至老。守其道而弗移。可不謂君子乎。且人以科名爲重。而樸臣不美。人以未得爲憂。而樸臣不以爲意。其曠懷達觀。與俗迥殊。豈不可親而可敬乎。今樸臣七十。賀思古之膺上壽者。皆澹泊寧靜。不以富貴動其心。不以得失撓其慮。斯神完而體固。可以踰耄耋。至期頤而弗衰。其府歷坎珂。如金之鍛煉而彌光也。如玉之磨礪而愈潤也。如松筠之受霜雪而柯葉益堅也。樸臣之學。其有得於斯哉。賀今年六十有九。雖遠邇乎樸臣。而居相並也。志相同也。年相若也。且祝聽亦相類也。迴憶昔時。研席之親。皆屬童年。能豫度白頭相對。論文談心。交

茲彌親有如今日乎。蓋未可知也。倘自今再歷五十七載。則樸臣爲召公與之年矣。遠度其時。必且雲仍濟濟。樸臣願而領之。其悠然自得。忻然懷舊。又將奚若耶。但不揣其時。質猶能執筆爲文。以紀盛事。而敘交情乎。古今多異事。其亦未可知也。歟。王汾仲曰。敘事言情。不假潤飾。而風骨凜然。後則月笛雲璈。悠然天外矣。

謝秋水先生六十序

語有之。志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至哉斯言。非衡品之定評乎。賀觀富貴之人。舉目皆是矣。功名之士。世亦有之。而不多觀也。若夫道德之儒。則數百年而一見。而世弗能知也。卽或知之。而不以其名與之。蓋其重哉。自姚江倡道於東南。海內人士。皆翕然嚮風。雖議論未免流于偏。然四郊多壘。其時雖有變。而天下不搖。則講明正學。人知大義。而不失其本心也。且其所造就者。悉屬英才。或隱或見。咸有功於世道。延及百年。瑤焰熾騰。冠賊交亂。而東林諸君子。猶能進直言。敷廉政。著循聲。秉高節。至於今。賴之。則講學之功。所致。顧不大哉。吾鄉風稱文獻。然有志於道德者。鮮矣。其在吾郡。惟近溪羅子在吾邑。惟大鑑李子。不過數人而已。蓋世俗恒情。憚繩束。而樂放曠。習染既深。無能振拔。一聞講學。不以為迂。則以爲狂矣。是則當今之世。有能倡明理學者。豈非景星卿雲之見。足爲天下之瑞耶。世皆以期願爲人瑞。賀則謂必守先待後。以淑人心。而持世道。斯足以當之約。齊謝先生。博學多識。少時卽慕姚江。自甲申以來。遂寘舉子業。究心濂洛。潛居講肄者三十年。其著述品題。皆有裨于斯世。吾郡人才。多出其門。受其

所陶淑者蓋亦多矣。賀思少壯時雖輕言貴而確有志於功名。假令有如今日。先生倡道於吾鄉。賀獲親聆提命。則進修有自。奚至碌碌若斯哉。惟先生之志不特浮雲富貴。即建功立名皆視之爲餘緒。而不足以動其心。易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確乎其不可拔。其先生之謂歟。乙卯秋。爲先生六旬。是時江右亂離。予亦播遷鄰壤。今吾鄉寧矣。同人謂先生之壽將與日俱長。而所以致遐者。寧必以屆期爲度。賀乃拜手祝曰。令子雄才。名。弘。文。孫。博。學。名。修。振。其。將。養。志。家。賢。而。共。敦。乎。濂。洛。又。祝。曰。宏。以。贊。壽。作。祝。詞。以。贈。之。以。謝。其。山。之。大。奇。一。體。萬。物。先。生。素。心。何。以。致。茲。俾。無。宵。虐。而。胥。侵。又。祝。曰。仁。者。

南齊文集二十三卷 謝秋水六十序二 八

之壽寰宇樂胥。惟春風之長煦。俾腐惡化。楊而鼠悉爲鵲。於是同人躍然稱慶。而四方之名彥。遂各爲詩以頌之。賀且拜手祝言曰。先生其易壽。既懋厥修。宜廣厥傳。返士風於淳樸。爲世道之仔肩。俾咸躋仁壽。而太和元氣洽宇宙。而盎然則非特期頤而可以壽諸億萬年。此之謂人瑞。先生其易壽焉。

黃雷岸曰。無一筆粘壽。而筆筆祝壽。是一冰壺而表裏皆徹者也。

許仲將曰。以理學爲祝壽。無世俗語。即從祝壽講理學。無頭巾氣。如此手筆。庶可重約齋先生。

有尾

王崑繩曰。斷續出於意表。關合歸乎自然。溫文醇雅之中。兵見離奇變化。

南齊文集二十三卷 謝秋水六十序三 九

高敏生六十序

丁巳上巳之辰。高子敏生六旬初度。子於夏月還里。題登堂而祝焉。子見程山先生。暨諸學者。咸有一序。或爲詩以咏之。敏生與子交。幾二十載。今所居彌近。又曷可以無言。夫觀人者。但觀其所友。而其人。之生平。可樂見矣。子初邂逅敏生於鄧子我生之館。坐談信宿。見其容端莊而語誠樸。已知其爲正人。越數載。又於黃子維緝家。盤桓數日。覺其相親。而益見敏生之爲人也。我生以濟世爲心。重義而輕利。蓋年好學。手不釋卷。非君子長者。而能與之交善乎。維緝順親養志。潔己無私。又留心于正學。而自齊文集二十三卷。高敏生六十序。十。

非合志同方。其能久要而彌篤乎。是則敏生之品。不待表彰而自見矣。觀其所守弗渝。而訓子孫以實行。異乎世俗矣。子講六論于鄉。不與他人。而獨與敏生者。蓋以此也。子因此得交道焉。讀易同人。言于野。則亨。門則無咎。于郊亦無悔。而獨于宗曰。客者何也。謂君子之交。不貴乎其隘也。隨時之義。易贊其大矣。乃於陽則爲隨。於陰則爲係。何也。謂其猶有所係。涉乎私也。私則隘矣。不能通天下之志矣。雖然。交道亦難言哉。志在同人。而有伏莽乘墮之隔。卽九五中正。猶必大師既克。而後相遇焉。然則欲求友者。非秉大公無我之心。盡去城府。而撤籬籬。烏能廣

其麗澤之益哉。敏生來日方長。其與諸學者。弘求友道。自茲以歷耄耋。以屆期頤。以友天下之善士。其益靡涯。寧特善友一鄉而已哉。子嘉敏生端肅矍鑠。無殊邂逅相遇之時也。於是乎書黃雷岸曰。易以火同天。及其虛而明也。作壽序。乃進以求友。要是勉其所未足。有味哉斯言。

黃維緝曰。借同人之義。進以大公無我。溫厚和平之意。滿于言表。

知子上人六十序

予觀山水之偉麗而磅礴者必有異人焉居其間而後其地境亦因之而重世傳西華南衡多高人有數百歲者然得之所聞未嘗親觀其易致信以爲實乎吾郡有金樓峰名山也在南新二邑之界聳秀峻峭翹焉罕麗予偶遊其下顧而樂之徘徊不忍去因獲知予一晤而後知山水與異人實有天合而非人之所能爲也知予竭力躬耕備嘗勞苦而時以其粟濟稠人且不屑募緣恒舉以爲戒又能好儒敬士而周人於急拯人於難汲及皇皇惟恐其弗追洵釋予中之豪傑哉予素不知釋教鮮晤

南齊文集卷二十三

七

其入乃一觀知予遂愧若平生豈自有所以乎然者而不在形跡之異同歟抑若山水之緣有天合焉而賀亦不能自解歟知予與賀並生丁未之秋然賀僅食粟而虛延歲月知予則勸入爲善積功累德與日俱進賀髮髮久衰頽然如耆矣知予貌若少壯步履如飛非有得於身心而能若是乎夫壽筭之增也係乎天欲廣濟斯人必將以上壽畀知予則衡華高人之說昔僅傳聞今其親觀之歟吾將信以爲實矣若然則金樓一峰其與西南諸岳並峙千齡也哉

徐仲光曰惜墨如金其開閣轉變俱合法度固能以少勝多

徐拙菴太史五十序

科名豈足以爲重哉得不愧科名之人而科名於是乎重矣期願豈足以爲榮哉得無泰期願之士而期願於是乎榮矣賀聞人頗多見有懸魚鴈節而四應鮮才者有波濤雄辯而臨事輒窘者有勾鉅術工而忽心民瘼者求其體然不滓毅然有爲足爲舟楫鹽梅之需惟吾拙菴爲最耳拙菴當韶齡冠江鄉人咸以爲榮拙菴乃不自喜而志切救民直以天下爲己任與世俗之談宦術者迥異賀心甚奇之謂他日之足爲科名重者非他人必拙菴也既而守葭澤者數月廉卓之聲遂大著於天下本

南齊文集卷二十三

七

其無怨之剛而行之以恕是以世所不能堪者拙菴特取之世所不敢言者拙菴特言之一時強宗悍藩咸服厥廉威而弗敢肆邇來採菊東籬又造福于維桑其松筠之節菴桂之性允足爲同籍光而科名得之而增重倚歟偉歟今拙菴甫明願之半世之正人莫不以岡陵致祝况深交若賀所以爲蒼生慶者又百倍于恒情矣其烏可默焉乎夫人生仕宦自策名至公卿不過數十年惟立身行道垂德業於千秋著功名于萬世然後可以稱丈夫而無忝如吾拙菴者文章經濟志節品望久聞于四海矣久孚于吾鄉矣今且優游樂澗來日甫長必將振興端尊

聖學訓實。儉。砥。頽。波。俾。風。移。俗。易。而。爲。百。世。之。所。師。他。年。仁。善。
滋。至。足。以。爲。期。願。重。者。非。拙。菴。其。誰。能。之。質。前。所。謂。科。名。之。重。
既。已。有。徵。矣。今。所。謂。重。期。願。者。其。必。可。取。券。于。將。來。也。哉。
邵。先。士。曰。起。處。立。議。作。柱。以。後。分。應。兩。段。末。用。四。語。結。盡。通。
篇。段。落。整。而。不。板。高。潔。無。一。俗。調。洵。爲。古。文。名。手。

冒辟疆五十序

予昔在廣陵與諸生講德論文。茂美之才不勝收。而辟疆其一。
也是時辟疆春秋甫盛。以濟人利物爲心。予亦以大用期之。會。
幾何時。而淪桑改矣。辟疆亦遂五十矣。昔人謂五十爲始衰。然。
君子之爲世重也。固不以年力爲盛衰。且吾儒之學。自強不息。
豈可以衰自待哉。衛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作抑戒。以自箴。而。
况五十乎。辟疆負經濟才。而僅授司理。鬱鬱於繁劇。世咸嗟其。
未遇。而予以爲不然。夫性分之所有。不以大行窮居爲加損。予。
昔已知之。及經宦途。歷事變閱。世彌深。而愈信斯言之不爽也。
內省齋文集二十三卷 冒辟疆五十序一 十五

東漢嚴子陵郭林宗管幼安徐孺子諸賢。皆以布衣傳千古。豈。
嘗以名位之得失爲輕重哉。夫惟內得於己。而無藉於物。雖卿。
相之位。有所不屑。是以能全其德。而蟬蛻風塵。使名與之隆赫。
然光顯於萬世。而不泯。詎以廣陵觀之名公巨卿。代不乏人。而。
衡品者。必推董廣川先生其正。誼明道之言。確然爲曠代師表。
至今千有餘歲。猶令人景仰思慕。而頌其德。予不哀彼卿相。而。
名湮沒者。不可勝數。求如廣川先生之令聞。豈可得乎。然則人。
品之輕重。固在此不在彼。辟疆樂善好施。不特以文章自見。予。
既深知之矣。尊公尚少先生守正不阿。所至有賢聲。其集感應。

篇註實有善俗維風之意。觀辟疆張范皆得之於足篇。可謂善承親志矣。然而辟疆所學。又當有進乎是者。倘敦尚儉素。以順俗維風爲意。以躬行實踐爲本。由高明以底于沉潛。如登岱岳者。必陟其巔。如溯黃河者。必探其源。以此事親。以此脩己。以此訓子。若孫。則傳千古而高山于卿相之上者。予將於辟疆見之矣。則廣川先生不得專美於前矣。

徐仲光曰。文氣曲折奔放。一往莫禦。而源委井然。如黃河之出崑赴海。爲理道之言。而不墮迂腐。此其所以可傳也。

魏休叔五十序

天之於人也。不能家訓而戶飭也。必賢一二人。以誨衆人之愚。非以賢私此人也。惟邠然大公。弘其與人爲善之心。以訓迪斯世。然後克承天意。而不負乎所生。是以天心特眷。與之以高名。又畀之以厚福。又隆之以上壽。皆爲斯民計也。上觀千古。莫不皆然。近世期頤而子孫昌熾者。雲間陸文定公。與三山人瑞翁爲最。陸公既百齡。而康強若少壯。與之談理。管竟日而不倦。人瑞翁建坊時。猶能作詩。以報臺使者。倚歌偉歟。何其得天之厚歟。賀以爲雖天之所賦。亦人之所爲也。陸公五旬之後。始冠禮。

聞既入詞林。而自守恬澹。登第五十餘年。而在朝不踰數載。其居家也。屏跡公庭。而和光接士。凡執經問道。與士大夫之禮其廬者。不擇少長賢愚。皆意滿而去。公之舉子也。亦年踰五十。及公薨期。則其子少司寇。以告養而歸矣。公爲大宗伯。胥秩官保。膺存問者至再。享年百有八歲。洵盛事也。人瑞翁少時。從整庵羅太宰。得聞心性之學。及守程番。即改卜學宮。日進諸生。辯析經術。又擇耆老與文學之士。分佈諸寨。以爲童子師。諸賢始知向學。及百歲。則其子少司農。亦久告養而歸矣。其孫少司空。亦已爲觀察矣。倚歟二公。既享期頤。復昌厥後。人莫不歆羨之。抑

思其克承天意。所以致此之驟乎。賀謂二公之遐齡。皆得之於所學。夫惟有踐修之實。以保其中和之性。又推其自修者。以成物。是以得全其天。而爲舉世之所不能及。今觀子冰叔之學。實類乎二公哉。其昆弟同心。良朋共志。以倡道於易堂也。卽林公之身任斯道。隨在講求也。歟。其坐臯比而有德有造。所樂育者無涯。且善氣迎人。俾衆可親。卽陸公之獎提接引。不設町畦也。歟。其高風勁節。優游於翠微之上。勺庭之中。卽平泉公之久留。梁淵人瑞翁之早歲懸車。不以簪紱爲心。歟。學既同其大。則壽必同其永。而子姓之振振。亦必同其盛。他年之羨冰叔。亦若當爾。省齋文集二十三卷 魏永叔五十序二 文

以林陸二公爲賓。兩兩比合。有不卽不離之致。陸公舉子在五旬後。映帶尤佳。投贈之文。難得因人克肖。脫去陳言如此。乃稱奇作。
廷長人

余小令五十序

庚午秋。賀與余岸少孝廉。同見知於鄭太白。許霞城二師。二師亟稱其文。於是天下士人。莫不知有岸少矣。當是時。岸少聲氣最廣。而同譜中。與予相契尤深。予觀其文。高古峭拔。實爲古人之所不敢爲。嘗自愧不能幾及。意其得時而濟。必能迴踰倫等。而爲曠代之名臣。已而事出意外。同人莫不撫膺。予嘗爲之解曰。此留餘不盡。以貽後人笑。知非岸少之福乎。是時小令甫六齡。越數年。學爲舉子業。予馳驅王事。不獲一觀。而同籍過邦。闕者爲子道。小令才。則予心已向往之。甲申後。小令遂矢志高

南省齋文集二十三卷 余小令五十序一 文

尚不屑逐隊而趨。以其憤世疾俗之意。託之歌詠。慷慨沉雄。卽少陵曲江諸什。曷以加焉。予嘗讀其詩。而擊節嘉美。推爲必傳之業。蓋不誣也。夫詩所以道性情也。古忠臣孝子。無以展其抑鬱。往往發之于詩。遂俾千百年後。讀其詩。如見其人焉。三十年來。以爲應酬之具。而風雅一道。於是乎浸衰。惟小令登臨贈答。每多忠孝之思。假令其爲聲律。未盡底于精純。吾猶將因人以增之。重。況其所爲詩。又皆盡善也。歟。噫嘻。小令之許傳矣。予觀世俗之情。恒急于富貴。苟可以求之。則竭其智力。而無所憚。乃小令卓然達觀。視軒冕若泥塗。盤桓漢閣中。獨寐寤歌。如野鶴

原缺

二十四卷

序

家允厚伯母百歲序

家允厚伯母九十序

鄧母八十序

鄧母七十序

倪母七十序

柳太夫人七十序

內省齋文集二十四卷目錄

萬母六十序

徐母四十序

黃太夫人九十序

黃太夫人八十序

黃母八十序

林母七十序

曾太夫人七十序

何母七十序

羅母六十序

內省齋文集卷之二十四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佐平

序

家允厚伯母百歲壽序

歲在闕逢攝提格爲吾允厚伯母期頤之旦慈璜叔父率宗人士稱觴而命賀爲序蓋謂吾伯善行與伯母芳規知之最悉無踰於賀者賀敬承茲命烏敢以不文辭於是載拜願言曰猗歟休哉此吾伯父正家之所致也家正則福遠可以垂奕世而不衰家正則名揚可以著千秋而不朽嘗讀易家人初二無攸遂

內省齋文集二十四卷家伯母百歲序一

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斯所謂利女貞也非有正位乎外者豈能刑于家人使之巽順而貞吉哉惟吾伯父惇行誼戒嬉遊其持躬也敬其治家也嚴其待人也信易曰言有物而行有恒又曰有孚威如其伯父之謂歟賀幼時嘗至伯家見其內外肅然不聞婦女聲伯母端莊巽順自少至老克勤女工內言不出於閤正所謂柔順而貞者也吾伯事叔如父倡義輪養者四十餘年而弗懈伯母實贊成之卽此一事賀知其福之必遐而年之必永矣今壽屆百齡古今希觀而子姓繁衍且有敦善行明理學著文名者豈非令德之所隆和氣之所感哉

嘗思上壽雖昇于天而立命實歸乎已。百歲日期願謂人皆欲壽。莫不期至於斯也。願之爲言。養也。從來享上壽者。必能澹泊以養其心。莊敬以養其身。忠信以養其德。退讓以養其氣。恬愉以養其情。節儉以養其福。然後血氣和平。而爲天之所獨厚。非偶然也。賀願伯母之子孫。咸以上壽自期。則思守身爲大。凡所以自修者。必日加勉勵。兢兢翼翼。而弗敢自怠。弗敢自輕。則伯母之懿範彌彰。而伯父之貽謀愈遠。豈惟吾宗子弟見此而興善行。咸欲正身以正厥家。將使天下後世聞之者。皆曰翁之以善垂休也。如斯母之以德膺壽也。如斯其子孫之能壽其親也。內省齋文集二十四卷 家範母百歲序二 二

如斯則貽母儀於百世。而揚令聞於千秋者。將於是乎在。豈世俗之稱觴介壽。錫屨建坊者所能幾其盛美哉。

黃泰友曰爲尊者作文體應如是。至其發揮揚抑俱得褒美鼓勵之方。

推正家則本于男子。祝長齡則規及後人。立論最爲有體。弟敦實

黃太夫人九十序

乙卯夏五。黃子維緝之母羅太夫人九旬上壽。郡邑僚兆莫不惟呼。主一山人湯來賀拜手。慶言曰。大矣哉。維緝之能壽其親也。人之膺上壽者。世咸謂其錫於天。而賀以爲壽於人。何也。人子能順其親。俾其親歡然而無抑鬱。則心志舒暢。血氣和平。自可以介祺壽于弗衰。今維緝先意承顏。靡有弗順。以得大夫人歡心。事親若維緝者。吾洵無間然矣。賀聞世俗之論。咸以科名爲顯親。賀獨謂不然。使得科名。而乘時武斷。以受鄉隣之詛呪。而并及其親。則親且爲所累矣。卽不然。而僅取科名。碌碌無所表見。其又何顯焉。今維緝潔廉自好。屏跡公庭。而且殫心濂洛。思建千秋之偉業。是以吾鄉之人。不問知與不知。皆稱其爲有德。而推本其所自。以著令名于來茲。則維緝之顯親。豈在科名哉。又見世俗爲父母者。皆以祿養爲榮。昔人以捧檄爲喜。亦恒情也。然使仕宦赫然。而取非所有。以養其親。卽日隆五鼎。其親之有識者。且艱然不懌矣。乃維緝一介必嚴。非仁者之粟。不以爲養。告養十餘年。晨夕相依。愉色婉容。跬步必敬。飲饌必躬親。而太夫人樂成其志。不以祿養爲榮。非超然富貴之外者。能如是乎。假令太夫人稍欲華麗。而命之以仕。則維緝志雖恬澹。亦

內省齋文集二十四卷 黃母九十序一 三

重違親命而勉從之矣。豈得優游樂洞。盡世所不能盡之情哉。然則善訓其子與善事其親者。固有以相成而無憾也。賀曾寓黎陽。與羅姓諸友善。諸友嘗語賀曰。太夫人幼時。即盡子道而勤女紅。且好讀書。知大義。宜其生茲賢哲。而不以科名為顯。不以祿養為榮也歟。今同鄉士庶。聞太夫人上壽。皆踴躍忻忭。以致無疆之祝。是合千萬人之歡心。以壽太夫人。其所以顯榮者。不已大乎。同學諸子皆曰。子之言是也。賀于是奉觴而祝曰。吾郡之人。子其皆以維祺為師哉。太夫人之壽。將必歷期頤而上焉。以昭母儀之錫哉。又進而祝曰。萬邦之賢母。皆若太夫人之

內省齋文集二十四卷 黃母九十序二

四

上壽哉。天下之人。子皆微維祺之養志哉。如是。則躋一世于仁壽。致四海之平康。而太夫人之遐齡。其又可量乎哉。

黃雷岸曰。科名祿養。世俗之孝。二意掀翻到底。足令觀者動色。

黃仙郎曰。脫盡時套。專以清潔孤行。所謂海外三山可望而不可即。

壽允厚伯母九十序

賀童時就家塾。與伯父允厚翁居相鄰也。時相親也。吾伯潔已無私。而飲人以和。望隆于鄉黨。值姻婭有顯者。不屑附焉。其抗志高矣。其持已固矣。當是時。聞伯母賢淑。實有以佐之。內言不出。聞範森然。相厥義方。以訓諸子。鄰之父老咸稱其淑德。無間言。賀私心喜曰。異日膺多祐。享遐齡者。必吾伯母也。四十年來。子姓繁衍。甲於一時。有以服賈致養者。有以文藻著者。有以經濟著者。且有千秋自命。而以理學著者。怡怡一堂。各竭其力。以為游龍之奉。倚歟盛歟。今甲辰長至後。伯母九旬。邑人士將

內省齋文集二十四卷 黃母九十序

五

率觴以進。曰。黃髮兒齒。世所希有。積慶累仁。用躋悠久。爰晉茲醵。以介眉壽。賀於是躍然興曰。昔所期膺多祐。享遐齡者。誠不真也歟。迺偕昆弟。集子姓。稱觴拜祝曰。須臾十載。遂臻期頤。願隆厥養。其在於斯。時載祝曰。日就月將。厥德乃臧。欲為顯親。必咸師尊。維之堂。又祝曰。允矣懿德。實為母儀。吾宗內則其盡以是為師。異日袞章煌然。邑乘炳然。將鍾慶於一門。為霖于四海。垂範于千秋者。皆吾伯母之福。皆吾伯母之德也。昔所期膺多祐。享遐齡者。其未有艾也歟。

倪園公曰。滿酒處。正不可及。

黃母羅太夫人八十序

于○古○之○能○壽○其○母○者○莫○如○孟○子○何○以○壽○其○母○也○孟○母○之○擇○
鄰○也○遷○乎○學○宮○觀○乎○禮○教○冀○其○為○聖○人○也○孟○子○遂○願○學○焉○履○仁○
蹈○義○繼○往○開○來○而○孟○母○之○名○乃○壽○諸○千○萬○年○而○弗○替○猗○歟○休○哉○
維○緝○黃○子○篤○志○養○親○芥○視○青○紫○且○能○從○程○山○先○生○講○正○學○闢○異○
端○其○自○治○也○密○其○尚○義○也○勇○其○衛○道○也○嚴○人○皆○曰○今○之○孟○子○也○
其○事○親○也○一○舉○足○弗○忍○遺○焉○一○飲○食○弗○忍○離○焉○雖○年○踰○四○十○依○
然○孺○子○慕○也○乙○巳○夏○太○夫○人○八○旬○丙○午○乃○稱○觴○可○謂○得○其○宜○矣○
乙○巳○夏○外○報○聞○太○夫○人○能○識○詩○書○明○禮○義○柔○嘉○令○德○宗○族○稱○之○
丙○省○齋○文○集○二○十○四○卷○黃○母○八○十○序○一○大○
無○間○言○且○世○俗○高○齡○必○習○浮○屠○教○而○太○夫○人○卓○然○不○染○豈○非○出○
于○其○類○可○以○齊○輝○孟○母○者○哉○雖○然○黃○子○氣○質○醇○樸○自○幼○與○羣○兒○
異○未○聞○有○三○遷○之○教○也○且○尊○公○先○生○亦○臻○有○壽○無○俟○太○夫○人○擇○
鄰○也○况○孟○子○周○遊○列○國○之○齊○之○滕○之○梁○之○宋○席○不○暇○暖○方○興○陟○
屺○之○歌○豈○得○如○黃○子○之○躬○進○飲○饌○跬○步○弗○離○也○歟○其○遇○不○同○而○
擬○之○以○孟○子○得○無○不○以○其○倫○乎○夫○願○學○聖○人○者○不○必○同○其○跡○惟○
得○其○志○之○所○致○焉○斯○可○矣○今○黃○子○淡○泊○寧○靜○力○砥○顏○淵○有○德○于○
鄉○閭○有○功○于○宗○族○矣○吾○郡○士○民○咸○歌○咏○頌○禱○而○喜○太○夫○人○之○期○
願○矣○矧○能○以○斯○道○為○已○任○而○養○其○塞○天○地○配○道○義○之○氣○以○顯○揚○

于○不○朽○俾○千○秋○萬○世○邇○厥○源○本○者○必○稱○之○曰○黃○母○則○黃○子○之○所○
以○壽○其○親○者○豈○特○期○願○也○哉○

梅○律○之○曰○其○人○可○師○其○風○可○範○非○佐○乎○之○筆○何○以○傳○之○
徐○仲○光○曰○借○孟○母○入○手○即○從○此○發○議○論○生○波○瀾○其○人○既○高○而○
言○亦○無○忤○所○謂○文○生○于○情○者○惟○壽○維○緝○之○母○足○以○當○之○中○一○
段○錯○綜○變○化○昌○黎○得○意○之○筆○

鄧孺人八十序

戊午之秋，鄧母毛太君八旬，同社諸子稱觴，而屬賀爲序。賀于太君，有猶子之誼，雖不能文，曷敢辭？於是頓首祝言曰：觀壽母之苦節，與令子之承歡，鄧氏其將興乎？夫人子之養親也，莫難於事嫠母，而孀居之教子也，莫難於訓幼孤。母子執紼相依，以爲命。此洵人情之所苦，而世之所嗟嘆以爲莫可如何者也。然而盛衰倚伏之間，亦循環之運耳。雪霜而後，必有陽春。惟修德以待之而已矣。昔左之先生，世家名士，修身勵行，爲天下所推重。蓋有年矣。壬午與先君子同門，旋賦玉樓，當是時，令子均禹甫三齡，太君遽失所天，乃甘負竄，矢艱貞，至今三十六載，可謂人間之苦矣。然觀均禹志氣卓然，議論偉然，雖家徒四壁，而有衡門棲遲，必水樂饑之況，雖孑然特立，而有夙興夜寐，無忝所生之意，非承晝荻和丸之家訓，而能若是乎？噫，人思志不立耳，苟能立志，則必先意承順，委曲以體親心，敬慎自持，而不忍稍同乎流俗，積之既久，則修德可以動天，而子姓之繁衍，門閭之光大，其又曷可量乎？賀思生自名門，而嬾于世胄者，夙享富貴之榮，物盛而衰，理勢然也。以盈虛之數揆之，則此後驟衰而盛，亦理所宜然，勢所必至也。自今伊始，踰耄耋，歷期頤，瓜瓞綿綿，

內省齋文集二十四卷 鄧母八十序一

八

而西山南浦之間，復稱盛事，則左之先生之名，愈足千秋矣。請以斯言爲稱觴之獻。

黃雷岸曰：物極必返，故盛滿難居。公殆以道眼觀矣。羅珂雪曰：盈虛消息之理，實實如是。於凄風苦雨中，說得如許氣象，分外精采。左之先生歿三十六年，猶得高文以壽其內子，此亦文人之美報也。

內省齋文集二十四卷 鄧母八十序二

九

黃母李孺人八十壽詩序

古未聞壽序也。亦未聞有壽詩三百篇。所謂如南山之壽。與凡萬壽無疆者。皆于頌禱而偶及之。非以慶生辰也。即李杜集中。所祝遐齡亦少。槩見百餘年來。始有慶壽之章。其亦禮以義起乎。肝南黃子伯衡。儁于才藝。與子家有親道焉。又嘗與兒輩同學。其母李孺人。備婦德。端母儀。贊久已聞之。今秋八旬。四方同人咸踴躍歡呼。作為詩歌以道其福。德賀讀之。而慶伯衡之為子也。能聚順也。夫人子之承歡。有以鐘鼎養者。絲綸赫奕。屏帳輝煌。世俗稱為盛事。不知學廣而問多。聲氣遍達。雖菽水為內省者。文集二十四卷。黃母八十序。十一

養而得遠。適名人之筆。描諸詠歌。壽諸樂。以傳令聞于無涯。則翰墨之垂榮。踰黼黻。而又何羨乎。且伯衡竭力以養。所謂樂其耳目。安其寢處者。咸盡厥道。而靡違。將見孫曾蟄蟄。環繞庭闈。心彌樂而壽彌永。再歷二十春。伯衡之所交愈廣。四方之賢士大夫爭致殷詞。其時詩卷之繁。必可以充棟矣。吾即于斯卜之矣。

錢湘靈曰。字字壽詩序。非壽序。八大家惟子固文當得一淳字。此神似子固矣。

王安節曰。樹義宏深。伯衡之母子俱傳矣。

鄧母七十序

黎邑鄧潛谷先生之族子弟曰元白者。篤行君子也。與徵君後先輝映。予嘗聞其賢。以為是徵君之所淑也。及予交王子淑衡。始知其尊公先生與太母之賢。然後知元白之品行有所自來。非特淵源於潛谷也。尊公先生為善於家。不求人知。平生所行不可以一善名也。太母懿德柔順。凡所以敬事舅姑。无攸遂在中饋者。咸盡厥道。而無忝。亦不可以一善名也。吾於是益知元白之賢。其弗可及也矣。子與氏稱君子有三樂。元白其備之矣。夫父母之壽存乎天。俯仰無愧存乎已。而英才之得與否存乎

內省者。文集二十四卷。鄧母七十序。十一

人存乎已者。可以力致之。存乎天與人者。雖欲自致。無所用其力焉。今元白學廣而才宏。足以為濟川之巨楫。救旱之甘霖。乃泌衡以自樂。潛深伏隈。不與世相聞。養其剛大之氣。而不役于物。則所以求諸已者。可謂得矣。而天與人亦交應而弗違。尊公先生與太母咸壽而康。有老耄期頤之望。是得全于天也。元白人望所歸。黎川後俊多出其門。居賢善俗。有郭林宗陳太丘之風。是得全于人也。元白砥節礪行。不汲汲于世俗之所爭。既以無忝所生。顯其家訓。著其世德。而又合諸士之拜祝。以悅其尊人。則是君子之三樂。皆所以樂其親也。顧不大哉。而二尊人之

壽其又可量乎哉。今吾郡人士皆慕潛谷之為人。吾以為不必遠慕也。師元白焉足矣。以元白之守身者。其親則潛德。即為令名。以元白之所以樂親者。壽其親則啜菽飲水。五鼎是則是。是微求諸已。而天人應焉。則以二尊人之壽。壽吾同郡其為樂也益大矣。客春尊公先生懸弧。是月太母初度。同邑諸君子謀所以稱觴者。以示予。予曰。是洵能樂親也。是誠可賀也。請頌君子三樂為二尊人壽。

徐仲光曰。敘次高雅絕俗。發揮天人一段尤耐暢盡致。

林母蘇夫人七十序

林之宗盛于八閩。甲于天下。非特賢才眾也。蓋亦多內德焉。賀於東里先生見之。先生於三山為隱君子。於賀為父執。聞其賢聲久矣。長公自長安後。再親于廣陵。庚戌夏。偶過閩疆。又得與次公論交。見其豪氣邁倫。而嘆先生之有子也。其德厚也。其福隆也。洵弗可及也。次公詔賀曰。先君平生好學。而治家極嚴。先慈懿德。令儀見稱于鄉黨。自先慈既往。續娶蘇夫人。夫人事先君。極其敬謹。先君嚴而夫人濟之以寬。待下慈恕。而視于輩不啻親生。予有子三。早失恃。賴夫人鞠育。予遠遊數載。外則有吾

兄先意承順。俾先君樂其志以終。愛內則有夫人柔順而貞。撫育子孫。勸勞備至。故先君年踰大耋。而家政肅然。罔有違戾。夫人之德著焉。今予弟二人。頗能自立。足以繼先君之志。而昭其令緒。今秋。夫人五旬。子與吾兄同譜。其可無一言乎。賀於是益嘆東里先生之賢也。夫德不厚者。不能膺厥福。學不淡者。不能修厥德。易曰。家人利女貞。又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使無道以正其身。則好惡必偏。而於前後嫡庶之間。必多許語。求內外之和洽。斯已難矣。今夫人待前子如已子。治家既肅。而藹然相孚。豈特其性良哉。實先生之令德。有以垂範然也。聞先生耄年。

手不釋卷。蓋其得之學問者淺。故于日用起居。動靜語默。皆足以起一家之敬。而致內外之和。多祐之集。夫豈倖致也哉。猶憶先生八十時。次公跋跡問關。萬里歸養。人復體先生之意。而致隆于後母。斯所稱和氣致祥者歟。然則夫人一家之福。其未有艾也歟。

歸本刑于。既得要領。老而好學一段。尤為探源之論。姪于正

倪母朱太君七十序

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夫父之為嚴君也。固也。母以慈稱。而亦曰嚴君。何也。蓋為人母者。違遲過於慈。而流於縱。當稍長時。聽其所為。而莫之禁。或有過。則不令父知。而多方以爲之掩飾。此古今世俗之常態。成立者。鮮其母使之然也。是以善訓子者。未有不嚴而成者也。然未有不識詩書。不明大義。而能以嚴訓子者也。朱陳母馮夫人。教子不以寵利。其幼子堯客。守河南時。與過客較射。母聞。即舉父訓以責之。且以杖擊之。其嚴如此。是以唐夫與希元。皆爲一代名臣。張母許夫人。守節訓子。德遠甫冠。即以祖父之業期之。條戒數十端。以授之。厥後爲名宰。相母之教也。此二母者。皆能訓子而成其名。則以嚴君目之。固不誣也。金陵倪開公。以文名于世。其所選著。天下莫不推重。厥考元嗣翁。爲文僖公之曾孫。爲文毅公之孫。鄉黨鄰里。稱其克續先緒。而朱太君之德。實克相之。聞翁年踰五十。始舉開公昆弟。是以訓子稍寬。而太君特濟之以嚴。日有課。月有程。讀書則勉以躬行。交友則諭以擇賢。其與陳張二母之訓。固有異世同符者哉。又聞太君自少至老。儉勤莊敬。門內肅然。至于待親。疲輩恩育備至。此皆閭閻之足仰者。然其德之大。莫先于教子。

惟教子以嚴。而閻公善承其訓。跬步不放。遂斯能求益友。親正人。而所學日進。于高明。令閻日隆于天下。雖養晦。而絲綸世掌。即可于斯卜之矣。今太君初度。同人致祝。而賀亦隨其後。憶昔鄆邑常甫張公。善事其親。舉足發言。必覩親容。色爲進退。後以太宰歸養。而其母百有餘齡。蓋有子承順。則其心和樂。其氣舒暢。是以其居益安。而其年益永。張公之品行。不特翟輪爲貴也。今閻公聚順。正媲美于張公。則將來以太宰而奉百齡。必與張公母子並垂于臚傳。後世知家人敬君之義。有物有恒。內外皆然。其可不致謹哉。

兩省齋文集二十四卷

卷二十四

七

謝秋水曰。商商皇皇。直誠詩手筆。惟閻公足以當之。

會母溫太夫人七十序

鳳凰之鳴也。大音鼓。小音金。人知其爲瑞也。而不知其非丹穴不能生。神駒之行也。一日千里。人知其異于凡馬也。而不知其非渥窪不能產。今人之異乎衆者。亦猶鳥之有鳳。馬之有神駒也。豈偶然而致哉。寧都曾子庭聞。青藜爲司馬。二廉公之子。少工舉子業。名聞天下。邇來又以詩文著。甲於吾鄉。或出或處。皆有憂民濟世之心。是以天下誦其詩。讀其文。咸稱司馬公有子。誠有如金鼓之鳴。一日千里之行。昔平憶昔司馬公在朝。慷慨敢言。值四郊多壘之時。賦皇華者殷矣。經營四方。不遑將母。太

兩省齋文集二十四卷

卷二十四

七

夫人奉姑惟謹。俾無內顧之憂。於是得君以行其志。遇亂而全其名。游歷艱險。而未渝其節。至今追司馬公者。未嘗不羨太夫人遇合之隆也。蓋人生境遇。亦甚難矣。諸伉儷者。未必繁子姓。今太夫人以司馬公爲之夫。又有庭聞青藜以爲之子。其所以得全于天者。何其盛也。賀與司馬公同譜。季女適其幼子。傳紹每一歸寧。輒頌太夫人慈惠。而誌其德于不謬。然則子姓之多。賢。亦若鳳凰神駒之有所自歟。庭聞豪氣邁倫。足跡遍天下。青藜抱宏才而甘淪落。主持風雅。邇來亦遠遊燕趙。蓋二子志在四方。必欲友天下之賢士。極宇宙之壯觀。而出其餘緒。以發爲

詩文。洵樂事也。今太夫人七旬。二子不遠數千里。歸而稱觴。太夫人之喜。知必十倍恒情矣。昔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君家宗聖公。嘗新于野。客至其家。母以手搯臂。宗聖心動。卽馳歸。其精神之感。一至于斯。此宗聖之事。親所以特傳萬世哉。庭幃之樂。吾將永羨于二子矣。

危二爲曰。譬喻處。得昌黎之神。

壽文中規頌并至。斯龍門得意之筆。姪子正

兩省齋文集二十四卷 增母七十序二

太

柳太夫人七十序

善事親者。莫大乎養志。察親志之所在。而竭力以承之。使其親惟忻悅。無所不順。而後可以顯其氣。而永其年。然則以一己爲養。豈若合一家以養之爲樂哉。又豈若合千萬人。惟心以養其親之爲大哉。辛亥春。柳太夫人七旬。而茂士亦當初度。友人屬賀。爲序。賀居嘉禾。距江州。幾九百里。太夫人懿德固有所未詳乎。然觀茂士之才。而太夫人治家之善。慈訓之隆。自有可過度。而知者。何以明其然也。茂士蓄齡。屢試輒冠。多士遂以時蔬著厥名。讀其文者。莫不敬而慕之。其有得于養親之訓者歟。茂士勤于厥職。夙夜匪懈。而不自以爲勞。其有得于斷織之教者歟。茂士親賢好客。嘗勉強稱貸。以爲交際。而自奉儉約。觀其畧內蕭然。家人輩食常不飽。其必有卻辭以訓廉。級荷以示儉。焉髮以留賓者歟。茂士興文造士。而以鄉約教民。自言其聽斷之間。亦饒訓誡。其亦有召母對榻。觀子食食之事歟。是未可知也。乃何以交情特摯。而政聲亦隆也。聞諸江州友人曰。太夫人柔順而貞。言笑不苟。閭閻肅然。而待下以寬。易所云正位乎內。詩所謂無非無儀。維酒食是議者。太夫人實克備焉。賀乃欣然曰。偉哉茂士之才。洵非偶然也歟。賀親世人得志。則視宗族姻戚。

左

若路人未有委曲周旋。如吾茂士者是能得一家之惟以爲養。斯已難矣。而又佐郡于上游。果能視民如子。則其著循良之績者。皆其體慈母之心者也。夫體慈母之心。以爲一郡之大父。使人人戴德相與稱頌而咏歌焉。是合四邑之歡心。以養太夫人。其爲養也大矣。若然。則茂士之躬修。可謂養志矣。而太夫人之慈教。其將大著于天下哉。賀且拜手。屬言曰。請以千萬人之祝。爲太夫人壽。

稱人之善。本諸父母。所謂善則歸親者也。文氣暢達。無一字落祝壽套語。弟敦實

何母七十序

賀偶遊羊城。得交何子不偕。見其所與遊者。祇一二道憲之友。篤志躬行。於心性之外。無一雜言。聆其緒論。使人名利之心。潛焉若遺。既而詢之同人。則有語賀者曰。非特不偕然也。其尊公世之隱君子也。學廣而不偏。事父母。克盡厥道。一縷不入私室。其兄左玉。視躬以敬。怡怡一堂。爲鄉隣所推重。揆厥所繇。則李太君閭範夙端。慈訓彌詳。賀於是知不偕之賢。固有所自來。豈偶然哉。明春太君初度。咸以詩祝。而屬賀一言爲序。夫樂道人善。賀素性也。況不偕兄弟。爲同人所重。其敢以不敏。自遜乎。雖然。所致祝者。與世俗殊。世俗所謂壽。不過蓬蒿期頤耳。又皆以重福而坐。列鼎而食。爲顯其親而揚其名。是馮足爲太君道哉。夫壽莫大乎仁。其心性之所得。直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然後能宰萬物而主經綸。此古昔聖賢所以守其身。卽所以事其親也。爲人子者。苟能篤志于學。以其學移風易俗。興禮樂而致太平。則可以壽斯民。以其學守先待後。息邪說而正人心。則可以壽斯道。是仁者之壽。其親垂諸萬世而弗朽。豈特期頤云爾哉。今不偕以練達之才。稍一委蛇。足膺世寄而有餘。乃偕厥仲。晤言樂澗。不以富貴利達動其心。且穉子嬰招而弗應。不爲異端之

所奪非有確乎不拔之操。而能若是乎。昔尹彥明應舉。以不忍
答策而退。歸見其母。其母曰。吾但知爾以善養。不聞以祿養。程
子聞之曰。賢哉母也。今不偕兄弟。固已樂饑必衡矣。其將益懋
厥修。而愛日之誠。必自求其滿焉。凡所以致養者。罔弗竭力焉。
且與一二同志。力展涖洛關閩之學。以勵躬修。則羊城人士。必
將曰。不偕兄弟。洵能壽其親哉。天下之爲子者。其咸以是爲養
志哉。又將曰。李太君洵能訓其子哉。天下之訓子者。其咸以是
爲母儀哉。於是著之典冊。傳之奕世。播之歌咏。其顯親也大矣。
其揚名也遠矣。而太君之壽。其未可量也矣。

內省齋文集二十四卷 何母七十序二

五

徐仲光曰。起處筆力絕老。末段弘規碩論。足以稱之一洗祝
頌塵套。

萬母六十序

世有居廟廊而爲市道交者。亦有居閭閻而爲高士心者。豈其
情性之有異歟。抑其家庭之風訓。有以致之歟。萬子文漣。爲世
家子。讀書而通義理。雖處市鎮而無市心。其年甫壯。交游蕃廣。
氣詒如雲。凡與之相接者。無不服其忠信。而稱其可以久要。母
氏楊孺人。毓自名門。夙嫻姆訓。是以克相夫子。而柏舟矢節。盡
獲垂訓。咸盡其道。而無虧。子與其舅氏。永年論學談心。而益知
其德之有所自也。且文漣爲人不特以豪俠著。觀其仲弟景都。
季弟淵如。皆怡怡若一體。然斯已難矣。至若其從兄弟。皆和睦。

內省齋文集二十四卷 萬母六十序一

五

而無間言。有江州義門之風。雖身居廟廊者。豈能肅雍如是乎。
吾視茲而卜萬氏之將興也。和氣致祥。古今一理。文漣以仁讓
爲一家先。則世世子孫。且將奉爲模楷。其典易有艾墩。予親茲
而慶孺人之厚祿。必將與歲俱隆也。文漣昆弟。能有深愛有愉
色。倡率家人。以聚順。俾孺人惟樂。祇覺歲月之舒長。則心安而
壽益。永理固有必然矣。昔唐桂垂三世同樂。宣宗嘉之曰。一門
和順。可爲士族師法。其後六子多孫。咸登顯要。文漣其近之歟。
邇來豐城有杜母者。其年百有二歲。時予往觀之。則其耳目甚
履。猶如少壯。坐定。有一老人自外至。母指以示予曰。此吾長子。

也。年方八十有二頃之。又一老人至。指曰。此吾幼子也。年僅六十。有八頃。又一子歸。指曰。此吾次子。今年僅七十九。其孫曾數十人。一堂濟濟。不能悉數也。予笑曰。今日至此。如見義皇以上人。其處山林。不榮于廊廟。予杜母有來見者。以絲綫十縷贈之。予亦拜受。其饋退而詢其里鄰。曰。何脩而得此。皆曰。其家世敦睦。而好生戒殺。內外同心。况此母柔順。平生無諍語。今膺上壽。非幸也。宜也。以此撥之。他日文隨之母。必當如是矣。遂提會城郡邑。暨市鎮諸人。紛紜致祝。絲綫之貽。其又可勝數耶。

王礎生曰。洗盡壽文套語。而寫勸勉于稱頌。已為奇矣。後半引近人為証尤奇。

內省齋文集二十四卷

萬曆六十年

孟西

羅母葉太君六十序

年來閭閻中往往獲長齡者。豈坤厚之所稟。特有偏勝耶。予恒因其壽。次其生平。類皆溫恭淑慎。所以佐良人。訓子孫者。惟以善行相成。至老無稍懈。于是令名日起。而人世難期之福。遂恒聚於一堂。未有碌碌無所表見。而能壽且康者也。遠不具論。即如甲寅冬。家九厚伯母。稱百歲。觴子姓六十人。皆其所出。邑侯士大夫。登堂致殷。伯母間一荅拜。身輕如少壯。見者咸驚異之。曰。何修而得此。予曰。予伯母篤於宗親。嘗養一高年之叔祖。歷四十年。如一日。又憐三妯娌。委曲賜之。全其節。而不居其名。即內省齋文集二十四卷。羅母六十序。一。斯二事。已有期頤之基矣。踰數月。而黃子維縉之母。九十。維縉吾郡之賢紳也。其母氏羅。則吾郡之賢婦也。雖為天下巨宗。在吉州。有一峯念菴。二鼎元。皆以理學著。在吾肝。則有圭峰近溪。二公為名臣。為大儒。而徽欽之羅。實本於江右。不特代有聞人。即其門內之肅。恒有足多者焉。今觀葉太君其一也。太君夙嫻姆訓。克殫婦職。羅氏諸君子。為予言之矣。今觀徵言所載。如奉繼姑之孝。事良人之恭。待婦姑之和。育從子之慈。班班可紀。至如所費。則有古默議之風。課子。則師背損智之論。遷居避亂。則有明燭幾先之哲。是豈尋常巾幗所可方其萬一哉。以視予伯

母暨黃母羅太君。洵異地而同揆矣。他年之期願。必再觀於太君矣。其子有章。懷祖臨思。各抱雄才。而廣孚其聲氣。海陵邗水。間與之交者。咸重之。今且彌隆厥養。有以大振其家聲。而太君之壽。其寧有涯涘乎。予嘗有義倉序云。慶壽者。能以濟人爲稱。賜之祝。則自求多福。知必壽考。且寧也。邇年江北。雨暘弗若。矣。瘡痍載道矣。來年春夏之荒。未可量矣。夫饑饉數也。補天地之憾者。人也。人豈能家施而戶給哉。惟隨其力之所及而已。有能籌諸同志。汲汲焉。豫圖以求其必濟而救之於未形。則所全者大矣。今有章兄弟。雖僑寓他鄉。而積德累功。以爲太君祈上壽。必能以斯爲倡。則令名日起。將人世難期之福。必聚於一家。吉州肝江之德業。亦再觀於新安矣。區區百歲云乎哉。

許師六曰。不作頌禱之詞。敘行事。則斷制有法。建論議。則確切不浮。以賜祝之資。爲濟人之事。卽是莫大經濟。此乃爲有用文章。

內省齋文集二十四卷 徐母四十序 二

徐母四十序

戊子之秋。子寓年友拙菴家。厥弟叔采方五齡。旣克岐嶷。已卜其爲大器矣。今遂成人。而有進乎高明之志。其母矢節栢舟。叔承承惟伊始。卽見許於拙菴。良可慶矣。今春其母四旬。姻友約賀。以言爲祝。賀思婦人之矢志也。難而以部齡。屬厥操也。則彌難。况母之望于恒。切于父。而娶婦鞠育。則又倍苦于恒。情故冀其子之成立也。亦倍急于恒。情何也。其生平所倚賴。夙夜所注念者。惟是一子耳。爲之子者。非時念厥艱而曲迎其意以求無忤于所生。烏能順承而愉快乎。叔采之母。甫廿二失所天。卽矢志冰霜。今十有八年矣。無負初志。則其母自爲壽者。固已無憾。歟。若進德修業。叔采所以壽其親者。豈有他哉。唯師吾拙菴焉而已矣。賀昔在都門。見拙菴。誠靜重志在蒼生。而不在溫飽。蓋數百人中。所僅見者。當其時。拙菴甫踰弱冠。遂卓然自命。不與世俗爲群。是以守澹澤者數月。人不敢干以私。而天下想望其風采。何則。其素所樹立然也。今叔采甫踰弱冠。正拙菴弁見江右之年也。苟師拙菴而力行之。則異日鄉黨親戚。天下後世。皆推其所生而美之。則叔采所以壽其親者。豈有旣哉。夫科名之取也。事業之隆也。得之有命也。以叔采之宏才。惟靜以俟之。

內省齋文集二十四卷 徐母四十序 一 二七

耳若夫身心之學。操之于已。而無待于時。其事在勉強而已矣。叔采入則事兄。其敦行勿怠。以遵我拙菴之訓。而勿負鄉黨之所稱。則予所深願而致祝者也。

倪閣公曰。前半由母發議。後半即從拙菴生出。無限波瀾。而箴規勸勉之意。寓於其中。真有深思有法度。妙議風生。一篇勉勵文字。今受之者。亦有地步。善于立言。真造凌雲臺手段也。○末段尤覺精采。愈讀愈快。弟政實

內省齋文集二十四卷 餘母四序二

主人

目錄

二十五卷

引

浪枕偶紀引

刪正三字經引

澹泊紀聞引

史祐孫策書引

公約廛牛引

政

自訂三字經政

姜太孺人七十詩政

書後

內省齋文集三十五卷 目錄

書飲中八仙歌後

再書飲中八仙歌後

書東方朔贊後

書酒德頌後

書生民詩後

書歐陽公上范司諫書後

書唐早朝應制詩後

書羅珂雪相說後

書劉世範先生壽言後

書倫郡伯勛撫紀略後

書何烈婦傳後

南豐湯來賀念平者原字佐平

引

浪帆偶紀引

詩有別才。代不數人。自昔以為難矣。乃近日詩人盈天下。咸以李杜自命。而燕許王孟。且將不屑焉。噫。是可稱詩道之盛乎。記曰。學然後知不足。夫知不足而愈勵其學。乃可以日進于無疆。陳新會曰。泰山高矣。而其上猶有天。滄海深矣。而其下猶有地。義理無窮。不可稍有得焉而自足。至哉言乎。不可以為今之作。

內省齋文集二十五卷 浪帆偶紀引

詩有吉歟。吾友林平山好學能詩。周遊天下。凡有所見。則必于詩焉發之。偶詣荆關。即有詩數十篇。賀得而讀之。望洋驚嘆。不能及其一二。乃平山自視。欣然欲人指陳其所失。此即不讓士語何等高妙壤。不擇細流之一端乎。夫平山。年獲捷。而能不自滿。假其志固已遠矣。至若詩幾盛唐。則舉世當有識者。又奚俟予言乎。許師六曰。蕭蕭數筆。可為近日詩家藥石。

刪正三字經引

夫士先平志。志道德者。不以功名累其心。矧富貴乎。古之君子。惟重內而輕外。故能功在社稷。澤布生民。績著太常。而聲施後世。是之謂功名。而世以科第富之。誤矣。蓋自為童子而教。已不端矣。三字經。發端數語。可觀。至後則歸於功利。使人習其說而繹其義。則僅知科名之為重焉耳。僅知科名之為重。則所以自視也。輕求其振拔於流俗。鮮矣。況能有為於天下乎。嗟乎。世變風移。江河日下。可與為善。僅冀幼童。而反以鄙夫之術。誨之。豈不謬哉。予因取而正焉。刪其太甚。俾塾師稍知道德之為尊。而不屑以區區富貴為訓。則蒙之養端焉矣。

內省齋文集二十五卷 三字經引

吳仲升曰。山之高者必削。文亦如之。此引談理確當。而文氣高古。竟類先秦。陳少游曰。置身千仞之上。俯視一切。卓焉大家之文。

澹泊紀聞引

澹泊紀聞鄭水濂先生所著也。咸舉近事者何謂其有微也。有微也斯信之矣。易信也斯行之矣。水濂曰。誰謂古道之弗可行。于今歟。惜也。其未之前聞也。吾述而誌焉。雖曰近事。亦猶行古之道。歟。水濂少豪宕。及爲太守歸。遂屏跡公門。岸然與世俗異。其澹泊之志。殆已見諸行事哉。予友徐拙菴嘉其晚節。手揚斯編。以示予。予僭爲點次。增諸評論。以廣其意。壽諸梨棗。以永其傳。俾世知叔季猶有行茲者。則庶幾古道之可復。歟。其不謂澹泊之弗可行于後世也。吾知後之君子必有以取乎此也。

內省齋文集二十五卷

澹泊紀聞引

三

徐仲光曰。潔洞宕折短篇。不病其促。反覺有餘。

尺幅中有抑處。有揚處。有嚴處。有厚處。有屬望處。總是閒。則喜喜。則必欲其傳也。於筆意歷落。開可想見其性情。

弟袁

史祐孫彙書引

賀性奸。堪輿浪遊劍邑。史君祐孫。集書法之工者。彙爲一卷。而以弁言屬予。予思字學末技。君子所輕。祐孫髫齡銳志。易不深道德。廣經濟。以天下爲己任。奚庸此小技爲哉。雖然。此亦好善之一端也。夫君子與人爲善。學之大者也。凡窮理盡性。戡成輔相之道。胥于是乎出。然非先有好善之誠。必不能擴其與人之量。字雖小道。歟。亦必內正乎己心。外脩乎古法。而後可以臻厥善。而後可以著厥名。柳誠愚。謂心正則筆正。蘇子瞻言。字必論其人之平生。可謂得其要矣。雖然。此不足爲祐孫道也。祐孫誠

內省齋文集二十五卷

史祐孫彙書引

四

好善乎。推是心以自治。則見一善必從而效之。聞一善必從而行之。惟恐其或失而汲汲焉以求之。推此心以持世。則廣詢于平日。精察于用時。片善弗忍遺而求之。若渴。一長弗忍棄而用之。咸當竭一己之精誠。以羅天下之才。智合天下之才。智以熙天下之庶績。則好善之誠之所致。其又可量也哉。夫如是。則賞心樂志。非特點畫之精工也。非特行草之奇奧也。非特鐫帖之永傳也。昔人因舞劍而悟書法。今予以書法而思治道。

因字學而惕發與人爲善之道。用意深波濶濶。如此作文。真不朽盛事矣。

陳言夏

公約養牛引

宰牛宜禁。所以恤勝也。所以弭盜也。所以全物命養天和也。吾鄉保甲既行。私宰已戢。良農稍獲寧宇矣。斃牛必禁。出於輿論。實頗難之。謂去其太甚。不亦可乎。眾曰不然。東邊集界連三邑。久爲私宰淵藪。不如是以杜其端。奚可禁乎。於是羣議已成。行之一載矣。維緝黃子商之於賀。欲其可久也。欲其相安也。爰訪輿情。有給以賙貧之舉。其責則歸於甲長。其資則出於義助。其規制則倣於梅溪。誠如是也。富宰之流風庶其可止。歟行之久遠。其將化爲仁里也歟。

內省齋文集二十五卷

養牛引

五

徐仲光曰。極美之舉。而輿情共協。尤難。予鄉養牛二三十年矣。而義助未行。得此當奉爲成式。

跋

自訂三字經跋

孟母教子。莫善於擇鄰。偶然斷機。不可爲訓。故改之。燕山好施。而禮賢。自不可沒。然以爲顯揚。則未也。增程朱父老。見燕山之富貴。未足爲重也。增李陳者。謂富貴如燕山。世所嘗有也。老莊荀揚。非聖之書。豈可讀乎。蔡文姬雖有才名。大節無足數矣。蘇季子熱衷。至于刺股。繩以不敢毀傷之義。罪莫大焉。故並削之。舉神童作正字。不可強致。故稍改之。趙中令金體淦。盟可謂能讀論語乎。易以朱陸王薛。庶有當焉。梁太素傳聞弗確。假使若所傳。則富貴之人耳。且以科第爲終身之能事。不亦謬乎。故以衛武易焉。

內省齋文集二十五卷

自訂三字經跋

六

黃維緝曰。峭削遒勁。逼真古文。

評駁增刪。總以嘉惠後學。雖落落數言。允堪不朽。弟載敬。

姜太孺人七十詩跋

姜逸菴先生篤行君子也。鄉黨風雅其品望憶昔年先生以遠遊道升關因得一觀焉。未幾賀備員東粵又接令儀于三水見議論剛果蓋欲以千秋自命者。及賀多病請告歸里依栖子舍而先生之大義微猷逸乎未之聞也。昨偶過石城友人爲賀言曰先生松筠勁節百折不回因太夫人倚問嚙指心動。適日樂儀泌衡竭力以養依依若孺子慕蓋亦有年矣。今秋太夫人七旬凡茲戚友咸稱鴈致祝于其可然然乎賀曰美哉先生之爲養也賀才雖鄙陋其曷可以無言友人又曰太夫人婦德母儀

內省齋文集二十五卷 姜太孺人詩跋一 七

甲于鄉閭封翁端品厚德以義方垂訓太夫人實克承之是以先生一言一動必遵庭訓而無違非太夫人不能有先生非先生豈能顯太夫人賀曰美哉太夫人之爲訓也賀仰止芳規又曷可以無言於是乃感言曰古者賢母之訓于也不期子以卿相而期子以聖賢君子之事親也亦不必以卿相養而能以聖賢養是以隨分竭力及時乘歡而無待于外翟較不爲榮列鼎不爲貴而啜菽飲水不爲歉是以人之爲壽也不同而人子之壽其親也亦不同何也衆人之壽期頤焉耳矣聖賢之壽必以千萬世而聖賢之壽其親也亦必以千萬世卽如陶士行之母

世所共稱而以孟母程母較之則慈訓之所成與顯揚之所致大小自殊豈可同日語哉先儒有言志功名者富貴不足累其心志道德者功名不足累其心先生昔所建樹蓋幾于陶公矣今且靜觀萬物晤語樂阿悠然聚順于菽水雖日進五鼎之養其曷以加焉賀知先生必能以養志之誠大居敬以窮理而守身淑世將進功名于道德而太夫人之壽于千萬世者其在于斯歟

倪閣公曰前半用友人之言作波中乃發卿相聖賢二義精微簡潔儒者之言

內省齋文集二十五卷 姜太孺人詩跋二 八

書後

書飲中八仙歌後

古之爲詩也多隱諷而鮮直言然亦有揄揚之語甚于晉罵者如老杜此詩是也曰假花落日口流涎曰飲如長鯨曰市上酒家眠曰脫帽露頂王公前此豈舉其笑哉醉時醜態備寫無遺與小雅之屢舞飲側弁之俄何以異使有礪廉耻者聞此一歌當必赧然汗下爽然自失能不痛懲而思改乎雖然舉世之人莫以爲羞者何哉仙之一言誤之也不知所謂仙者識之之詞耳蓋曰異哉踰閑若此殆非人世所宜有也猶潘起所謂

內省齋文集二十五卷書飲中八仙歌後九

何代無賢實反言以譏之也假令此可爲仙則彼亦可以爲賢歟老杜以仙目之寓抑于揚微詞也吾願讀此詩者與賓之初筵及相鼠有皮之刺參觀焉可也慎毋以爲仙而倣之

羅珂雪曰創議從來所未有是少陵千古知己凡作詩說詩者俱不可無此特識

第敦實

再書飲中八仙歌後

嘗讀是歌而見唐之必亂不待漁陽鼙鼓也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斯八人者既仕於朝皆有表正風俗之權者也奈何荒惑沉湎無所顧忌若斯乎卿大夫若斯而國家不底於敗亡者未之有也雖使府兵無改祿山不叛大河以北皆堅城而唐之社稷亦烏能久安哉是歌也善於形容見樽俎之間無非亂像感傷悲愴不待秋興諸篇矣世稱子美爲詩史信矣哉

彭恭菴曰正襟危言鍼砭到骨令八仙流汗走僵矣

梅律之曰熟識治亂興亡之道精於讀史善於說詩一篇大

內省齋文集二十五卷再書飲中八仙歌十

議論可與酒誥抑戒並傳

黃忝友曰卽一飲而覩社稷之興亡非先生安有此鉅識

書東方朔贊後

六朝之文所以不可觀者。吳乎理也。卽如東方朔像贊。王逸少書之。子瞻亦引之。而世遂高其文。謬矣。吾觀曼倩之爲人。慷慨敢言。實欲匡君以救時。惜其病在滑稽。墜於習氣。而開後世諛。恨之風。爾孫今思之。正諫其本心也。非借以明節也。諛諂其積習也。非假以取容也。擯抗其氣質也。非敢以傲世也。然亦幸逢武帝爲重士。好文之主。故曼倩猶得以自全。不然。遇人君情忌。則諛諂實類乎不敬。正所以買禍。烏能取容哉。或曰。委曲以行。諷諫。所謂遇主於巷。納約自牖者。非乎。曰。人臣諫諍。亦視其君。內省齊文集二十五卷。書東方朔贊後一。十二。

何如耳。以汲黯之慤。而武帝容之。且以社稷臣稱之。則是遭遇明君。直言極諫。何爲而不可。又安用委蛇哉。況人臣有意取容。則其心不誠。其心不誠。則其氣必餒。其氣既餒。則其言必不達。而其君必不聽。自古容悅之臣。所以自誤而誤國者。皆繇此也。而且以此爲美談乎。至謂凌轢卿相。嘲吟豪傑。戲萬乘若僚友。視同列若草芥。則尤悖矣。夫君臣主敬。故曰事君如事天。敬戲若僚友乎。君子無敢慢視若草芥。君且不可行於臣。而臣可施於同列乎。果若所言。則是無心匡濟。惟知傲慢恣睢。而又設詐以干譽。飾情以固寵。皆無忌憚者之所爲。而謂曼倩爲之乎。使

後生小子。以傲睨爲高。曠相習譁浪。以結怨於人。而流毒於世。必此言也。夫吾故取右軍之書。而深惡夏侯湛之文。陳伯璣曰。此可謂開發幽光矣。且能使曼倩心折。正論侃侃。不獨論文確切而已。

內省齊文集二十五卷 書東方朔贊後二 十一

書酒德頌後

酒之爲害也大矣。周武王酒誥反覆訓誡謂人之失德。商之敗亡皆歸於沉湎。故舉飲者殺教而不改者亦殺。夫聖人以好生爲心。豈忍輕罪用極刑哉。蓋習既深。非嚴刑以禁之。不能止也。此聖人不得已之苦心也。然舉飲者所害止一方耳。不及天下後世也。惟文人之筆。以是爲非。以失爲得。其誘人也易。其爲患也深。使非明著其罪。則世俗皆被其所愚。如劉伶之酒德頌。是也。彼自贊其高曠。而後生好飲者遂借以爲口實。輕則燕喪威儀。重則致疾殞身。又或多言買禍。忿爭羅讎。以至于殺人而

內省齋文集二十五卷 書酒德頌後

主

後已。其害可勝言哉。乃趙子昂既書其頌。又闢其像。近世選古文者。亦間取之。而塾師遂以之訓人。使後生小子口誦心惟。皆以酣飲爲美事。嗚呼。謬矣。夫小民之醉也。醒則或悔。一見端人正士。猶有慚色。若無以自容者。乃伶惟酒是務。敗常亂俗。反以大人君子自贊。則益惡之心。至此而盡矣。詩曰。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洵劉伶之謂哉。或曰。彼知世不可爲。而寄情于一醉。是有托而寓言者。豈真嗜麴糵乎。噫。此爲文人飾過耳。吾之所深恨者。正在其文使其文而不工也。吾何貴焉。惟變亂是非。使天下後世之無識者。皆被其所愚。而相率以從之。是大亂之道也。

內省齋文集二十五卷 書酒德頌後

古

詩曰。彼醉不臧。不醉反耻。沉湎之不可也。夫人而知之也。乃有爲之文飾者。則人得藉口。不以爲耻。而反以爲榮。不以爲失。而反以爲得。不以爲惡。而反以爲可喜。昏惑敗亂。無所不至。非特害一人。且害千萬人。非特害一時。且害千萬世。使伶遇周武。當在不赦之條。而後人猶指彼爲賢。豈非爲其所愚哉。假令其頌無害。則是酒誥爲迂談。而武王爲刻覈。也不信。武王而信劉伶。甚矣世俗之迷也。呂心吾先生爲山左臬司。閱審錄冊。見人命數百。皆因酒而起。故力戒而痛懲之。近日予見郡邑一二訟事。始于酣飲。遂至殺人之命。且訟連禍結。因破數十人之家。奔

逃廢業。田卒汙萊。然後知酒之爲禍烈也。故特著劉伶之罪。以爲天下後世戒。

陳公奏曰。敲駁引據。無不確切。語云。仕宦而拯下民之將溺者。述而申先哲所未言。斯有功于世道。惟先生實能行之。

書生民詩後

是詩也好異者爲之也。非周公所作也。先生如達，擬之不太卑乎。不圻不副，則鄙陋獨其矣。夫後稷之母，必備婦德而端胎教。何者不可稱揚而乃及於此，不已衰乎。若其之臨巷，實之半林，又寘之寒水，則殘忍爛甚。亦子何辜而展轉以求其必死。何高辛氏之不慈，至於此極乎。異爾則世修愚民之溺子女，又何足異哉。若謂無人道而生子，則尤謬矣。怪誕不經，豈可爲訓。且使後世淫奔者得藉以爲口實，不六傷風教乎。周公大聖人也，必不謬怪。況尊祖配天而言及於此，豈達孝之所爲哉。吾意作

內省齋文集二十五卷

書生民詩後

五

此詩者務爲新奇詭異之言，以誇張於後世，遂謂聖人初生，即大異於常人，以見稷之神聖，足以配天而無秦也。不思聖人者，耳目口鼻未嘗與人異也。惟戒懼慎獨，以至盡性至命，拔成輔相之功，則非人所能及也。不必求異于始生也。若曰必始生而即異，則人皆自該是塞人，以希聖之路也。故曰此好異者爲之，非周公所爲也。

謝秋水曰：說來實作怪異，人以聖經賢傳不復置疑，遂令千

古憾矣。非膽識俱到，不能發此論。

此創論實正論也，非以叛經正以衛經耳。弟敬賞。

書歐陽公上范司諫書後

其勢曲折而多姿，然中有過理者。如曰宰相九卿失職者，受責于有司，其法行乎一時，惟諫官失職，則取譴于君子，垂之百世而不泯。然則宰相九卿遂可以失職乎。其有所失，遂不貽譴後世乎。何以三言宰相伴食中書，至今昭然史冊乎。此賓主相形而抑揚太過者也。又曰：城爲諫議七年，始廷論陸贄及四裴延齡作相，纔兩事耳。當德宗時，天下多故，豈無急丁二事耶。噫，責其他事不言，宜也。然謂天下事尤有急于此者，豈定論哉。陸宣公王佐之才，用一宜公天下，雖亂何患其不平。若延齡險詐欺

內省齋文集二十五卷

書范司諫書後

夫

誣任之爲相，則一時羣小連類而升于朝，此賢姦進退爲治亂興亡之大關。當時之事，就有急于此者，而乃以之爲塞責，不亦過乎。噫，宋大家文，歐陽最爲和易，不免過理如此。然則立言一事，其可輕易乎哉。

毛仁仲曰：開天下所不開之口，刮古今所未明之睛，非識到

膽雄誰敢到此。

以文忠最得意之作，數百年最膾炙之文，指出瑕癥，使我心

日俱開。天下治亂，關乎梓相，後段尤確如此。看書方異矮人

觀場，非一味彈射古文者，可以藉口。弟敬賞。

書唐早朝應制詩後

觀唐人應制而三百篇之義其弗可及也矣。卷阿遊宴而誘之以爾性繼之以用賢且曰媚於庶人則已獨見其大矣。天保視君而曰俾爾戢戢曰是用孝賢又曰羣黎百姓徧為爾德何其愛君之深而期君之遠且大乎。唐早朝應制後世推為極盛者其所為揚勳不過崇高富貴耳。夫崇高富貴人主之所固有矣待人臣侈言哉侈言崇高富貴適足啓人主之驕心矣。取焉卒青蓮詩曰君王多樂事還與萬方同。張曲江詩曰遺賢一一皆羈致猶欲高深訪隱淪若此者庶幾卷阿天保之遺乎。

兩省齋文集二十五卷 書唐早朝應制詩後

王汾仲曰文無繁詞而于古人立言之意得失剴然。

書羅珂雪相說後

珂雪謂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人事之補救有其權信哉斯言也。賀庚寅寓黎川羅太希家。饒別時太希猶未有子其年五十有三矣。賀熟視其貌太希曰子知風鑑歟。予曰然曰吾後嗣已矣。予曰子之相有一反焉。一當有五男一當無後。曰如何。曰子相心非相貌也。世人厭多女嫉之若仇。今子有六女而珍視若此不當有五男乎。子好款客一載間殺牲無數有于天和其當有後乎。太希竦然曰吾自此力戒矣。於是戒殺甚嚴且逢人即以斯言為勸因而戒殺者十餘家。辛卯太希生一子延予飲既而兩省齋文集二十五卷 書羅珂雪相說後

生二生三又生四則予皆不知也。丙午秋偶過其地太希抱幼子出拜曰此予第五子也。昨已週歲今先生假臨得非索相錢乎。於是觸尋曰子之相神矣。然何以必其為五。予曰舉成數也。極言其多耳。假令僅于四或喻于五遂謂吾言不驗乎。於是大笑而別。讀珂雪此論實獲我心。仰先士曰借相貌一說與人為善而文法離奇尤令人讀者入勝。羅叔子曰序次生動讀之解頤。世之工麻木術者直皮相耳豈能如此奇中。

書劉世範先生八十壽言後

予讀壽言而嘆世範先生之有子也。令子潔菴之忠孝爲弗可及也。潔菴于癸未不赴禮闈。甲申間變欲殉。以二尊人在。乃祝髮隱居三十年。當其間變也。朝夕涕泣。改字曰勵子。丁未夏。尊公八十。潔菴曰。勵之爲言。不可以稱觴也。又改字。願人益曰。願。尊人壽而康也。且願舉世若生皆臻于仁壽也。予觀潔菴博貫古今。以彼其才。取南宮若反掌。而岸然不屑。夫豈無志于天下哉。蓋痛當日朝廷有君無臣。知天下事必不可爲。故僅潔身而退耳。嗟乎。隱于癸未之前。且以城市爲深山。隨寓而安。不失其內省齋文集二十五卷。劉世範一 九

身而能事其親者。潔菴之謂歟。夫潔菴猶未策名。卽以祿養。何傷乎。然以聖賢待其親。而不忍以俗情事之。此潔菴之所以爲賢也。卽命冠冕禮闈。秩躋官保。以絲綸奉其親。僅爲世俗所美耳。豈若逕世無間。尊其親爲義士之父。之爲榮哉。或謂世範先生旋逝。未暇所願。潔菴之勵。今猶未已。願人壽不過百齡。而志士之精神千秋不泯。以潔菴之高尚。異日溯源者。必推本于世範先生。則其爲壽將百世無涯矣。彼泥塗甲子。能較其脩促耶。然則慟與願亦無妨並存矣。聞先生有二幼子。潔菴撫育教誨。過于同懷。噫。念鞠子哀。而友厥弟。求忠臣于孝子之門。信哉。

錢湘靈曰。表潔菴并表其父。此文家用意之妙。朴質簡古。可追漢人。

王安節曰。潔其身。卽所以榮其親。世範先生與潔菴之品俱見于斯矣。

讀倫宜明郡伯勦撫修江紀畧書後

邇年吾鄉糜爛。惟南康一郡得倫宜明郡伯先勦後撫。而境內
救寧予初得于傳聞。今讀修江紀畧。而知郡伯當日歷暑興。日
鋒鏑殫厥苦心。如此其至也。使甲寅乙卯之際。吾鄉太守類皆
如斯。則潢池立靖。寧至蹂躪而莫救哉。且南康逼近匡廬。世多
佞佛。而郡伯不修寺宇。祇以整飭文廟為務。又如鹿洞書院。雖
奉臺司所檄。在他人當平世。猶或視為故事。遷延廢弛。而况干
戈擾攘之餘年。惟郡伯經營創造。不日成之。而纖細靡遺。至今
棟宇巍然。過其地者。誰不曰倫公之有功于文教也。噫。後之讀
內省齋文集二十五卷。修江紀畧後。
修江紀畧與白鹿洞記者。可以為法矣。
王崑繩曰。前言勦撫。後言文教。深得文家奇正之妙。尺幅中。
覺出沒變幻無限烟波。

書何烈婦傳後

四十年來。節烈之氣。往往鍾于中。輟其間。傳與不傳。未嘗不數
乎數也。幸而有子若孫。光昭今緒。則其人弗朽矣。又或有文人
以為之。夫則其事亦傳。嗚呼。窮陬僻壤。中湮沒而無聞者。可勝
嘆哉。何子允思之。婦劉氏。年甫十八。即能慷慨赴死。何子哭之
哀。屬同人誄而傳之。記而序之。一時能言之士。莫不忻然命筆。
斯可徵節義之感。人而秉葵之好。不以世代而渝也。何子三十
年。不咏好逑。洵無愧于烈婦乎。雖然。宗祧為重。使烈婦而有子。
也。允思為義夫。以終其身。誰曰不宜。今烈婦未嘗有子。則先人
內省齋文集二十五卷。書何烈婦傳後。
之脉。安可不圖。似續耶。烈婦明于大義。豈不以後嗣為念。若能
子姓。繩繩勿替。厥祀則烈婦之心。將舍咲于地下矣。
許師六日作此題者。皆贊義夫耳。此特以宗祧正說。乃知不
為義夫。正所以安烈婦也。創論無人見及。

書

東朱增城廣文

東陳大士同年

上李懋明先生

復同鄉年友

東鄭珉珩同年

與盧內監

上李拙予先生

與瓊州李司理

與雷州蕭司理

復潮州游司理

東朱淡子巡方

東王公憲明府

內省齋文集二十六卷 目錄

東程玉璧明府

東張幹臣司成

東冒辟疆司理

東張試仲學博

荅高敏生

東黃德珍

書

東朱增城廣文 丙子

崇正學者必關與端。遇亂萌者先嚴匪類。然雖有其心而無其權。不能為也。即有其權矣。而才與力不足以任之。則亦何能有濟哉。今先生以天潢之派。具精明果銳之氣。而振鐸于敝鄉。則異端不可以不關。匪類不可以不嚴。所謂有其權而又有其才與力者。非先生今日之事乎。聞水南有兩僧。脩髯異貌。耳佩大環。自稱從西竺來。環聚而觀者。日以千計。販夫愚婦。且俯伏拜禮。人情之好異如此。良可慨也。恐妖人假此召衆。以為亂階。特懸發一硃牌。勒限出境。并率學中諸友。鳴鼓共逐之。俾士子皆能惡異端而排之。而小民不為其所惑。豈非今日要務哉。天下事制之于始。則易為力。稍遲則愚民被惑。彼雖去而毒已留。難以救藥矣。防之宜豫。驅之宜速。先生其圖之。

羅文止先生曰。崇正學。遏亂萌。實今日要務。佐平時刻以濟世。文民為念。丙寅初與相見。即抵掌而談。捕盜之略。此書關繫甚大。他年經濟於斯。豫卜之矣。

流寇之起撲滅無難而漫不留心優游養亂以致誤國殃民是誰之罪歟思及往事不能不痛心切齒

自記

東陳大士同年

昨余季澄年兄於貴寓見幼公郎所云大人以三十年名士必當建三十年事功而後可無負于生平無忝于物望賀聞之擊節嘆曰非先生安能有此子有此子而先生之賢名不愈著乎觀前史所載任天下之大事成天下之大功者未有不養其身使之精明強固而能有爲于天下者也今之士紳一過策名即以漁色爲急務不惟取伐性之斧以自戕且使鄉隣倣之有傷風化况今天下非無事之時夙夜匪懈猶恐補救之無能何暇及此以此爲事而不求有濟于蒼生有裨于社稷則與當年誦

讀之初心不大相刺謬乎王沂公當盛世而志不在溫飽非特澹嗜欲薄滋味也蓋經綸時務實無遺爲口體計况溫飽之外則求所以自娛豈大丈夫哉先生曠代奇才於時統一道允有開關之功舉凡修身淑世必能特立獨行爲衆人之所不敢爲四方翹首非特文章一事而已賀區區此心頗與幼公郎同惟冀乘時策勵以著勲猷存江鄉理學之遺風俾後進奉爲師表則天下之幸而亦吾譜之光也

陳言夏曰侃侃直言洵救時之藥石然世俗此病已入膏肓吾師此函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

上大司馬李懋明先生書

問下昔在中樞。脩胃餉以肅軍政。釐積弊以固都城。古所謂統六師。平邦國者。當知此也。衆方翹跂端勢。而事出意外。豈天未欲平治天下乎。令人慨然。古之聖賢。以天下爲己任。雖處江湖之遠。未嘗一日忘其君。閣下當代偉人。洞觀時局。所以輔國救民者。當必有道。質幸附粉榆。竊嘗奉以爲師表。而一介書生。無由晉謁。通籍之後。卽承乏廣陵。正值早蝗。流殍載道。雖竭力賑救。而枯槁之所濟幾何。負疚皇皇。夙夜不寐。恨不得奮飛左右。受教請益。以免殍殍之羞。雖然。此特一郡耳。天下之大。愁苦萬

內省齋文集二十六卷

上大同馬書一

四

端。今內外交訌。寇賊紛紜。皇上勵精圖治。而朝中士大夫不思何以備荒。何以足餉。何以選將。何以消萌。而惟立門戶。殖貨利。嗜聲名。談及軍國重務。則委之無可奈何。娼婦然若處室之燕。質不知其何所底也。竊謂欲殄流氛。必先擇人而用之。今世非不用人也。而用之未得其道。蓋人之性。有所能。有所不能。善用之。則牛溲馬渤。皆可以爲藥。而救人不善用之。則參朮。隨着療傷。樂而必斃。豈參朮。隨着之不善哉。用之弗得其宜耳。天下之大。非無才也。朝廷求才。非不急也。然言及用人。必分資格。不裁才。猷不詢功績。但遇甲科。則委曲以全之。遇科貢。則索瘢以糾

之。使實有經濟者。不得稍展其所長。此吏治之所以日墮。而民生之所以日促也。有文名者。卽期之以吏治。已不能矣。况稍著循聲者。卽用之于邊陲。兵法非其所習。而誤推以當一面。其能不愆事乎。及其既敗而悔之。亦已晚矣。甚至排異已。修宿怨。而以危疆爲隔阂。或交相推諉。或互相攻擊。快一己之私情。而不顧國家之利害。此督撫之所以失人。而邊疆之所以失守也。爲今之計。非盡洗私心。力除舊習。而求寇賊之平。天下之治。奚可得耶。閣下人望所歸。若淋瀝。切敷陳于當事者。或可挽回于萬一乎。賀簿書外吏。茫昧無知。其曷敢妄談。特以古之賢人。當

內省齋文集二十六卷

上大同馬書一

五

共爲秀才時。卽留心治道。况忝附科名。而又目擊時艱。痛心疾首。恭遇桑梓典型。安敢不以所懷直陳于函丈。雖臆見有偏。激切太過。亦必爲長者所諒矣。拙性經歷。長安貴要。從無干謁。卽同籍同鄉。在都門者。亦不敢通一字。蓋攀援附會。固平生所耻爲。而契濶寒溫。在今亦無暇及矣。若夫進趨。而傲工。替長篇累牘。一無忌諱。竊恐廊廟諸公。哀如克耳。或更從而哂之曰。少年新進。何乃管窺至是耶。惟閣下惓惓接引。而激明君子。小人。之辨。是以敢馳一介。以代躬趨。冀閣下鑒其誠。而誨之。原其苦衷。而宥之。閣下爲千秋之品。質亦志不欲爲俗史。衣帶非遙。從

此肅院北而神性于中安堂矣公有講學之所侯廣成先生羅曰中安堂

羅文止先生曰少年新進而以社稷爲憂司理一郡而以天下蒼生爲念吾輩中能有人空李公之一見而嘉許也行文疏宕直從韓蘇得來

兩省齋文集二十六卷 上大司馬書三

六

復同鄉年友

台旌遠顧僕性迂拙不能爲地主款如之何但廣陵一郡大非昔比人見爲繁華僕祇覺其凋敝耳僕自受事來見飛蝗掩日餓莩載塗憂心如焚莫之能救躬歷郡城內外點出饑民五千三百五十有奇此未出關廂也而郊外及州縣之凍餒者又不知其幾千萬也且所見饑民無衣無褐僅以蒲席掩羞者不啻數百而鵝衣百結不能蔽體者又不可勝數也僕視茲慘情潛馬淚下食不安寢不寐勸賑而外惟有息訟安民屏謝過客使富戶稍存餘地得以通融周濟保茲子遺猶可以告無罪于我兩省齋文集二十六卷 復同鄉年友 七

君父而不爲公論之所鄙豈忍奪百姓之脂膏爲過客之購饑以延虛譽而爲一官計哉且升沉有數禍福有命亦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僕自幼矢志不爲身謀而以患得患失爲耻矧今閱世既深覺仕途滋味不過如斯毫無繫戀故以賄賂還之百姓而不敢維一私意于其間且以子奪聽之君父而以是非聽之公論以升沉禍福聽之造物夙夜冰兢惟以弗能盡職爲懼至若道途之毀譽要津之報復皆有所不遑恤嗟乎身處至衝之地而爲道路迎送之官雖欲不如此安分庸可得乎倘足下能念茲饑饉而恕勞吏之苦衷則幸踰望外矣

羅文止先生曰水陸之衝最苦于過客。佐平清節邁倫當其弱冠時子已知之。壬午冬佐平論關吏候子與趙二漢魏。公子與二漢約過邦關必不投刺。即波擺過行。公亦然我輩相成之道當如此也。徐仲光曰見得真守得定。古來名臣品業卓然得力不過如此。

東儀真令鄭浪坪

予司理時太監王坤來揚專理鹽法行軍門事

中貴至揚聞其出示自稱本軍門必將如昔年故事強郡邑行屬禮僕誓不肯從鄙性經視一官如敝屣豈能隨俗俯仰以自賈生平哉嗟乎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僕今與諸君約諸君但以僕爲口實則彼將怨僕必不與諸君爲難矣願爲同事諸君獨肩此怨煩徧致焉。

羅文止先生曰確知義命毫無患失意故能如此非素有學識鮮不化爲繞指矣。

徐仲光曰此膝倘屈辱於折督郵之腰此項獨強難於解彭澤之組元亮而後齒頰再芬。

與盧內監書

奉委察盤。未敢趨謁。實遵太祖交結近侍之嚴禁也。且汲汲理
免。猶無暇。是以拜客一事。不得不姑置之耳。嘗思皇上哀矜
庶獄。恩至渥也。巡方旃戡恤冤。而又時頒赦宥。惟恐一民之或
枉。亦綦恤之至慮之周矣。乃爲有司者不能奉行。致使冤民盈
獄。閱卷深思。往往令人悶涕。雖欲不釋之。而有所不忍。若茲按
臺面諭。加意雪冤。毋得瞻徇實體。皇上好生之德。而不敢以此
舉爲空行也。昨鳳陽葉令淹禁貧民。皆因微罪失入。追贖贖
而輒以臺下爲辭。實思臺下之賢。必能恤民隱。以廣君德。况奉
兩省齋文集二十卷。與盧內監。十
命監軍。未聞治民。民間訟獄實郡邑有司之責也。豈得而推諉
哉。又况臺下師行。倥偬無遑。及此而縣令不爲申請。可謂克供
厥職。而忠于朝廷乎。賀仰體台意。已爲効勞。察其最冤者。備蠲
其贖。而其他濫禁之貧民。皆立行釋出矣。謹將所釋監犯。開名
奉覽。初欲錄謝詞。請政而勿率。未遑。惟臺下亮之。
羅文止先生曰。提出祖訓。與欽恤至情。宜使人心折而無怨。
徐仲光曰。以好生之心。行剛毅之氣。情詞惻怛。足以動人。

再上李拙子先生

昨晤李中老。謂首揆薦三司理。賀果與焉。初謂受薦非人。如入
鮑魚之肆。今再四思之。鮑魚之氣。止于數日。若受薦而得美官。
則千秋萬世。稱爲某黨。雖竭西江之水。不足以滌茲穢濁。尚何
齒于士林哉。賀平生最耻干謁。廣陵備員數載。從無片紙入都
門。即同鄉前輩。遇拜關者。止以治道相商。必不敢以虛植相托。
此無他。實見升沉有命。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古來伏草附木。以
求速化者。究竟何益。祇自喪其品行耳。况當此之時。正險阻艱
難。即使備位掖垣。天下事千涉百孔。從何處說起。豈若一丘一
壑。猶可以藏拙。而告無罪于祖宗也哉。擬即棄此鷄肋。張帆迅
邁。不復再覲。知已矣。
徐仲光曰。浮慕而相引爲重。亦出公道。但君子立身。各有本
末。自不宜德其援已。而致失足私門耳。此書。骨凜然。想見
正笏垂紳氣象。
魏冰叔曰。二書勁氣逼人。如雪中松柏。蒼鏡可畏。

與瓊州李司理

先生以英才理偏僻之郡。撫綏釐剔。知必遊刃有餘矣。然千慮一得。敢以持獻。而冀採納可乎。賀昔備員廣陵。庸拙無比。惟是清監一事。自幼留心。見查盤入境。縣正及各衙官將監追自理。紙牘及勢豪所囑監犯。悉潛匿于他所。候查盤一過。仍將各犯收禁。僅循故事。而未見雪冤。亦何貴此一行乎。賀初任。牌往泗州。忽至如臯清獄。釋冤民六十有奇。重懲胥吏。而各屬相戒。不復有淹禁矣。猶懼其未也。時思職掌所關。當以此為要務。故於府監每月一清。即堂官與同僚所禁者。亦立出之。常諭司獄。洒內省齋文集二十六卷。與李司理書一。十一

掃撫恤。有病。即刻報知。至如察各州縣。或不發牌。或之南而忽北。往往出其不意。單騎迅行。忽至州縣監倉。即取齊各卷。逐一詳訊。輕者立釋。仍判數語。以白其冤。且給以執照。重者喚原告証人。并呼里鄰族黨。為之詳審。為之結案。雖未奉批詞者。亦以清獄為題。徑詳道院。而冤情悉白。因聞頓覺一空矣。即鳳陽各鄰屬。偶經其地。亦忽入監倉。借卷詳察。有可釋者。徑釋之。或上臺所發禁者。亦具稟請釋。而所遣無罪。遂不可勝紀矣。是役也。非特雪冤民也。且以觀吏治焉。見監倉落落數人。而洒掃潔淨。無被刑慘傷之狀。則慈祥可知也。見案卷中所罰甚輕。所斷甚

明。而問其端木。應對詳悉。則廉明可知也。見卷中自理詞訟。糾既多。而又濫禁。以追紙牘。則貪墨可知也。見在監人犯多被搜夾。重傷。而錫面鳩形者。眾則酷虐可知也。問其監內人犯。幾何所監。何事茫然。不能對左顧右盼。而執卷之吏。書從旁代白。則聾瞶可知也。以此察賢否。較若列眉洞若觀火。又奚俟于採訪哉。賀初念止於雪冤。而不意所得官評。一至於此也。蓋州縣自理之詞。未經告發。則案卷無從入目。今見監內有一犯人。必當有一案卷。彼雖欲藏匿。而不可得。但詳觀而細訊之。則察吏之法。無踰于此矣。賀嘗思操官評者。寄耳目於衙役。必不可也。內省齋文集二十六卷。與李司理書一。十三

蓋朝廷舉錯之權。寄于巡方。而巡方耳目之司。在于我輩。乃使胥役得以操之。不亦輕朝廷而羞當世之士耶。且彼又寄耳目於他人。而我輩用之。是使羅織之奸人。得以持賢否而定黜陟。變亂是非。長奸助惡。莫大于斯矣。法禁窩訪。而又使人為之。則是教猱升木。又何辭于彼輩乎。是以衙役之密訪。不如士大夫之公論。為可憑。而鄉紳之耳聞。又不如案牘之觀察者。為可據。然則時嘗清獄。以恤冤民。以察吏治。豈非司理之要務哉。然必單騎減從。卸佩秉公。於州縣無絲毫之擾。庶可直行已志。而無疑。惟高明留意焉。內省齋文集二十六卷。與李司理書一。十四

吳仲升曰。實爲其中之所得。極透極切。他人不能代言。
徐仲光曰。名言快論。可補治譜所未及。
魏冰叔曰。是大經濟大陰德事。當梓之以教天下後世。
區畫精微。以見諸施行者。逐一寫出。能令讀者神情鼓舞。斯
不朽名篇。非僅文氣渾樸。並歐蘇而追西漢已也。弟敦實

內省齋文集二十六卷 與李司理書三 十四

與雷州蕭司理

聞理雷善政。大進於散鄉。喜慰何極。臺下氣質樸誠。原與衆異。
閱歷既深。則英華自出。宜雷民之受福也。嘗見物之不動者。蠶
必生焉。水之蠶其來無種。不特汚濁然也。但停注則積久而生。
蠶蠶既生而欲去之。則爲力甚難。故流水不腐。以其動也。爲官
者守已清慎。又必濟之以勤。每日有事務在刻期。必竣有未竣
者。翌辰必補行之。事無巨細。必躬必親。勿使吏胥輩得從容以
恣其私。則彼將奔走宣力之弗暇。而又何蠶焉。質至愚極陋。然
不忍斯民之受枉。故事皆親訊。不均分巡舊格。豈好勞而市德
哉。不得已也。幸與高賢共事。必以道義相成。凡百利弊。可以救
民者。尚祈指教。以豁愚蒙。則幸甚幸甚。至若禮儀一事。原屬陋
規。吾輩立身。彌世宜加意禁革之。故凡公務事。郵簡多係禮儀。
賀一槩壁謝。悉未啓緘。聞孫九芝先生爲司道時。見公務事郵
簡。卽不開封。止以批廻。用關防發還而已。其法簡易。不煩裁答。
賀有見賢思齊之意。遂倣而行之。此後倘有賜教。但書爲地方
利弊事。或附詞訟申文。使賀知不係禮儀。庶可開緘。以受教益。
云爾。

倪閣公曰。引喻透闢。而奇矯。柳州遜其精嚴。

復潮州游司理

聞足下新政卓然。執法無徇。大得民心。誼屬粉榆。可勝喜慰。承
詢官評。實無所知。然老馬識路。千慮一得。其可不為知己告乎。
人之功名。與已無異也。數十年寒士之苦。僅得一官。而吾輩以
風聞去之。則是三寸之管。慘于戈矛矣。然而流毒于斯民。有悞
于一方者。又不敢不言也。惟是力矢公心。可贊鬼神。一家一路
衡量而出之。又加以敬慎。俾眾情咸服。而反諸此心。能無遺憾
焉。斯可矣。賀昔見同官某。才甚敏。撫按取款。皆能立應之。專用
衙役採訪。即將所呈之單。一字不移。往往過于嚴刻。雖撫按嘉
內省齋文集二十六卷 復潮州司理一 末

其才捷。而官民之受枉者多矣。又見同官何芝函。凡具揭。必將
衙役所呈者。刪削至輕。如開贖一百。則刪其八十。賀于芝函特
取此一事。常以為法。賀獨不用衙役者。懲積習也。知小人密訪
之言。不足信也。凡採官評。得之監倉案牘者。十之五六。而屬員
與紳士之公論。咸博採焉。將事實詳載于筆。熟記于衷。遇上臺
檄至。則取之自心。而有餘矣。侯屆期。迫索哉。雖然。賀不敢深求
也。去其流毒于斯民。有誤于一方者。斯可已矣。若必致之提問。
以著其惡聲。則必不忍為也。雖其人不足深惜。然彼亦曾為士
矣。且既居位。臨民矣。可使與吏胥聚族。同對質于公庭哉。故賀

于開揭時。往往盡去其賊。以免提問。有貪殘者。止言其酷。有重
賄者。止言不謹。言老疾。豈惟存厚道哉。亦于不得不請劾之間。
稍存大體。以勵縉紳之廉耻。云爾。鄙見如此。未知有當否。惟尚
明裁察。

歐陽石臣曰。官評以勵廉耻。不過為刻毒仁人長者之言。皆
從滿腔生機流出。

內省齋文集二十六卷

復潮州司理二

七

東朱澹子侍御

足下按閩。知必激揚有法。吏畏而民懷矣。江閩咫尺。竟未一候。者爲足下崇憲體也。茲有三事特懇。惟簡意採行。一曰溺女。八閩此習。倍於他方。唯千金之家。必不育女。慘莫甚焉。倘諭守令。力行勸化。不俟則嚴懲弗貸。其俗必變。一邑之間。歲救數千命。計八閩終歲。可援數十萬命。所全顧不大歟。一曰宰牛。私宰之風。天下有之。而亦莫甚於閩。自散鄉販至者。咸供斧刃。釋絡道途。見者皆爲寒心。倘得嚴爲之禁。則盜源涸。良農安矣。豈惟蕃育物命哉。一曰暴骸。逕聞閩省路旁。有白骸暴露者。深爲可憫。

東朱澹子侍御

十八

倘頒示郡邑。咸置義塚。亦古掩骼埋胔之遺意也。竊意巡方權重。與利除害。何事不可行。然事之大者。度高明必有妙用。不佞何敢輕言。惟此三事。則似小而易忽。故特及之。懇加意力行。使八閩被澤。則不佞感服矣。晉躬拜隆施哉。

徐仲光曰。江閩接壤。惟指陳利弊。而不干以私。誰能如此。佐平古道婆心。於此具見。

王左車曰。言誠特矣。然止溺女。當嚴婚嫁過省之戒。禁私宰。當懲屠販相通之惡。掩暴骸。更當禁謀地侵墳之慘。庶幾有裨于風俗乎。

東王公獻明府

聞復任滋陽。直道在人。於茲可見。但宜急流勇退。早賦歸來。勿候陞擢。以滯高懷。蓋古今無不散之筵席。無不下之戲臺。卽驟躋銓諫。何榮之有。古來賢士。如南州徐孺子。餘干胡敬齊。皆以布衣傳千古。真能自立者。豈以官職之高下爲人品之重輕哉。僕昔在廣陵。聞新安有一縣丞。姓何。諱起鳳者。賑荒潔已。大得民心。而以侵職好名被劾。癸未大計。冢宰鄭玄嶽先生。特舉何丞廉卓。天下榮之。然僕以爲。既有仁聞。則庚桑之社尸。祝無疆。何必以銓宰之寵異爲貴乎。

東王公獻明府

十九

蔡左妻曰。早賦歸來。誰肯直說。先生洵愛人以德矣。

東程玉璧

丈茹藥飲冰。遂爲嶺表循良之最。可謂不負所學矣。但從來廉吏。往往過於執法。必宜濟之以寬。知我丈素有學識。自能從容以和緩刑。而尚德也。德教既孚。則民氣和樂。將見粵人之愛戴與日俱深。功名垂諸久遠。不佞與有榮施矣。

王元倬曰。先生雖耿介絕俗。而仁明愷悌。治行循良。宜其勸勉乃爾。

東張幹臣司成

向讀佳墨。有特立獨行之氣。已知爲天下異人矣。今聞敝府生童感仁人之言。特勸當事以寬政。且不屑以俗事相求。潏然不滓。卽此一事。已足千秋矣。嘗思人生仕宦。自策名至公卿。最久者不過五六十年。亦轉瞬間耳。惟立身行道。乘權藉以濟斯民。垂之百世。而不泯。斯不負所學。而可以無忝乎科名如執事將爲霖于四海。而先造福于江鄉。洵所謂其人矣。今惠顧肝城。凡有利弊當興除。可以救民者。懇賜鼎呂。與當事力言之。貴同年黃維緝雖訥于言語。而篤于躬行。可與共商此事也。維緝養親純孝。而安貧樂道。不以一私干郡邑。薰其德而善良者。不可勝紀。敝鄉比之爲祥麟威鳳。此固同鄉之幸。而亦貴榜之光也。執事與談利鑿。亦可以得其大畧矣。

蔡左婁曰。先生以仁民爲心。故發爲書詞。往往周詳懇切。文情交情。於斯獨至。

東張武仲

聞昭陽李小有子孫既庶而流離困苦天下莫不憐之貴鄉諸君子亦有爲之手援者平丈宜竭力爲倡訪求其子能讀書者延師訓之不能者各授以一藝俾其得免於饑寒則丈之陰德又十倍於賑饑矣然必托貴郡之好施者共爲之倡庶幾有濟若使善人君子而子孫失所則爲善者怠矣

徐仲光曰小有廣仁昂一書勸誠來世其功甚大子孫雖貧而庶安知其不大也佐平留心及此想見古人交道

東張武仲

仁兄宦遊既久而樸心未泯且不屑求田問舍俟時俗之所爲條然物表良可敬也然古之君子有商人之行者必有過人之勤苦而後可以任事而冀其成當其間居無事舉經濟而豫籌之既有成算及其出而任職皆取諸腹笥而有餘然於當行之事又必備極苦心較之恒情其作用又有深焉者庶幾民被其澤而可以無負乎初心非若近時習俗素不講求而一旦任事祇乞靈於幕賓授權于胥役也仁兄指日有民社之責正宜朝夕竭蹶圖所以興利除害愛養百姓者必熟讀治譜一書以爲

規矩準繩又必精通算法講求律例更取綱目通鑑中切于吏治而今可施行者手錄而記誦之則將來臨事游刃有餘而不爲幕賓吏胥之所苦此卽夙夜殫心猶恐有所不及乃昨見涉趣於琴棋亦何暇工至此乎僕見長於吏治者凡詩文琴書一槩屏絕而專究心於民務如錢糧何以徵收而官民悉便刑名何以矜恤而出入允宜蠹胥何以釐剔盜賊何以消弭水利何以興荒田何以悉積穀何以豫士習何以端事皆籌畫周諮然如農夫之望歲汲汲然如商賈之求財精神力量全用之於救百姓而不以一事分其心斯可以步龔黃希卓魯而爲世俗之

所不能爲。僕嘗笑人稱俗吏。不知善爲吏者。正不可以不俗。吏苟不俗。則民受其殃。如錢穀刑名。瑣碎難遷。豈不甚俗。然必竭力求心。以求之事。躬親而不敢假手於他人。乃可以迅行而無弊。若夫詩文琴棋。似乎雅趣。而實有妨于正務。司民社者。斷斷不宜爲此。竊見近時。亦或間有廉吏。而民不被其惠者。病在慕高雅而不能俗耳。事不躬親。勢不容不委之胥役。遂至有滿堂官之誚。其釀禍流毒。較之求田問舍者。殆有甚焉。究竟卑陋之極。烏得爲高雅哉。諺云。合做之工夫。不可放過。有用之光陰。不可錯過。此今日對症之藥也。惟深思而豫籌之。

內省齋文集二十六卷

辛四

徐仲光曰。爲仕路中大雅一洗。病加針砭。而借題發之。大有關繫。

答高敏生

盛宗譜序。如論爲之。然鄙陋無文甚矣。譜內有可商者。如祖先稱諱。而子孫反稱字。不亦過乎。遺其號字者。無可奈何。乃稱諱某公。今有字可書者。而亦書其諱。奚可乎。他如女適某人。詳矣。其外甥之名。可削也。娶某地某姓。適某地某人。宜書矣。其重疊小地名。皆可不載也。男子書生日。所以辨伯叔。著兄弟也。歿則壽年而不書月日。可也。婦人生歿年月。不必書。惟始祖及忠孝廉節賢淑貞烈。出乎其類者。間書一二。以示表異可也。至如詩賦雖工。亦小技耳。必不宜入宗譜。總之譜宜極簡。簡則易于携。即後世有兵燹。所有必多所最重者。惟族所宜詳。令子孫可。以上墳墓善行。宜書。令後世可以爲師。法幽光宜闡。令貞烈得以傳百世。其餘繁瑣。一槩可刪。惟高明詳審。和奕儀曰。段落錯綜。有興致。有波瀾。其於昌黎。可稱神似。

內省齋文集二十六卷

二五

東黃德珍

令姻羅太希、豪俠士也、與賀稱莫逆、忽焉長逝、殊為可傷、其子
新居父憂、必無娶妻之理、徐拙老所持甚正、無庸再請矣、乃令
姻必欲速娶、以為可以省費、不思居喪嫁娶、律有嚴條、而近日
惡俗、又謂成服之後、即當守制、未成服時、不妨行此、此尤喪心
滅理之言、較三年服內嫁娶、尤為謬戾、夫人子初喪、其親哀痛
迫切、幾不欲自有其生、而忍為合卺之樂乎、古者曾子銜哀、勺
水不入口者七日、此大孝之所為、固乎至性、固不敢降之常人、
若夫初喪、三日不食、三月毀粥、後乃蔬食、此常禮之宜遵者也、
內省齋文集二十卷 東黃德珍 二十六

何世俗無知、反以為成服之後、遂不敢婚娶、必乘初喪而行之、
是有虛禮而無實情、真大惡不孝之陋習、所當痛懲而互戒者、
豈可隨俗波靡、而不一為救正哉、又豈可視故人之子為腹外、
而忍令其不孝哉、賀雖不肯不敢成人之惡、煩足下轉達焉、
涂宜振曰、初喪急娶、習以成俗、即稽紳先生、莫或非之、亟宜
鐫此廣傳、庶可救正、

目錄

二十七卷

書

寄陳官夏孝廉

東趙名卿太守

東同鄉友人

復友人

答季大來孝廉

與兄子君進

答陳侍恩

東友人

東王友

復胡又徵

又復胡又徵

東李映碧同卿

內省齋文集二十七卷 目錄

復魏冰叔

寄梁景行

東徐渭生

寄某同年

與黃友

東涂空振中翰

與羅恭先

與某弟

答采臣弟

賀吳盈萬

與古田曾某

東劉玉少進士

寄張少參

東胡澄波

與張旦復

內省齋文集卷之二十七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佐平

書

寄陳言夏

不佞平生重德行而輕文章。故聞中閨卷。不拘八股格套。而以有經濟抒性情者為貴。讀佳卷。至無欺無黨二比。擊節稱賞。謂此必積行之君子也。今聞其獨行已志。力矯世趨。可謂不負所學矣。猶憶宗學臺招丈一言。而竟飄然不屑。且同門有一二過廣陵者。卑辭請托。不佞或嚴拒。或婉辭。亦留連而不去。惟丈道兩省齋文集二十七卷。寄陳言夏。

一

義凜然邦關信宿。垂察而歸。如斯昂骨。豈待今日始見哉。相隔二千里。不能聚談。惟深意在耳。更祈加意躬修。虛心精進。必期至于聖人而後已。勿謂深以為高。勿執偏以自貴。能為今世大儒。以傳千古。則不佞所深願也。

方爾止曰。諄諄以聖賢道義相勉。庶無忝于人師。

東趙名卿太守

側耳絃歌。淡為并州手額也。賀因兀坐山間。見聞殊隘。偶為白下之遊。不謂竟達台聽。馳倅遽召。初擬告辭。而遽使恨切。將命再三。不敢不一見。稱謝久。勝子舍。意在過歸。不啻以日為年矣。台旌往蘇。未能拜別。携得清風兩袖。歸與父老言之。亦足慰建民之思慕也。高寶興水荒。室廬漂沒。小民惟懷泊舟次。流離道左。凍餒之狀。令人慘目。傷心。猶記庚辰辛巳間。每訊盜案。悉屬饑民。與其所安。振者雖開。裕數人而既斃者。累累不能起。九原而生之矣。賀深隨筆下。寢食弗寧。使當日有先期賑濟之人。早為之救。何至陷饑寒之赤子。悉為犴狴之冤民哉。今廣陵水患。甚于昔年矣。幸有循良在上。視民如傷。知必有道以處此。竊思平山堂舊有五賢祠。俎豆先儒。以興起後學。是有裨于名教。而雷公塘畜水灌田。可以備旱。是又有益于民生者。此昔之名宦。所以汲汲圖之也。今皆傾圮。亟宜修葺。而遇老祖臺。今德為一方師帥。則必修五賢之祠。必復雷塘之陂。以垂不朽。倘專募饑民之壯者。資其力役。以救其生。必歡趨之。是一舉而數善備焉。矣。老祖臺素得人心。今特加意勸賑。則紳士商民。誰不鼓舞而競勸乎。如不足。即另行設法。以地方之財。為賑饑之用。亦士庶

所樂聞也。況貴鄉僑寓者甚多而厚力好施者不少。若旌往
拜。則人皆樂從。活數萬饑民。使不為盜。又使平民免于板累功
德之及人。顧不大哉。且境內無盜。可省官民無限之累。其為利
益。又不可勝言矣。昔韓魏公為廣陵太守。留意賑饑。而父子皆
為賢宰。執名垂至今。老祖堂當不讓美于前賢矣。

胡綱文曰。潁川渤海。不過紀治效于居官。去思桐鄉。亦止留
頌聲于遷後。皆自一身所任。能盡心民事而已。從未有去官
數十年。猶惓惓昔年所臨之赤子。為之區畫周詳。聲淚俱下
如此者。仁人之心。何異覆瓿。當日寧帷駐節。甘棠流詠于無

甯省齋文集二十七卷 東趙太守二

三

東岡郡友人

令母舅曾道足下孝行。賀雖未能一覩。而心竊向往之。後聞有
古今孝行之刻。賀驚喜倍常。即時拜訪以求教言。且恨相見之
晚。及細讀之。則可議者實多。如載貴縣現在三人。而足下與焉。
竊以為不可。且註釋割股。尤為謬矣。夫尊刻所選甚隘。以天下
之大。數千年之久。不論數千人。而貴縣遂得其三。何天下古今
不及貴縣一時也。其不可者一。孝為庸行。原不必奇。如王祥感
化後母。可稱至孝。然以冰則多事矣。况埋兒殺忍。豈得為孝乎。
割股愚情。原非聖賢之道。乃足下成取之。已為過矣。又註云。人

肉可瘡癩狂。尤可駭異。每見食人肉者。必遭奇疾。而橫斃焉。未

四

聞其可用也。然昔人或割股者。為大旱禁厭。其親病時思肉。
不得已而假此以為供饋耳。非謂人肉可以療病也。竊恐斯言。
一出則開人肉之端。而啓教人之漸。後世帝王必有求此以療
病者。大千天道。豈孝子所忍言乎。其不可者二。昔孟子以斯道
自任。然亦願學孔子。而未敢自以為聖。後世猶有議其氣象者。
謂其自任太高也。夫事親竭力。實所難能。反求諸身。其義乃見。
故曰。事父不敢有孝名。今足下儼然自列于孝行。其不可者三。
賀思足下為于渭陽。實可為君子矣。令母舅稱孝。知必無虛語。

矣。然在後人論定而推尊之則可在。足下編梓孝行而附名於其後。則不可。想足下深思孝道。將察顏狂邪說。亟行刪去。至如貴縣三人酌量去取。寧刻勿濫。又如古人奇行。若臥冰埋兒諸事。不可爲訓者。悉宜刪之。庶不流弊于天下。而可垂法于來茲。賀思孝行爲不可闕之書。足下爲可與言之人。故辭切如此。蔡左斐曰。轉折開示。情至義盡。有關世道之文。

復友人書

風俗之敝久矣。人命誣告。是以人肉爲市也。爲之排解者。又分受謝金。是利人之多訟也。吾鄉此習最陋。僕少時已力矯之。今衰齡閉戶。其忍變節漁利。以自負初心哉。况僕所持者。公論也。倘竊公論。以遂私情。是得罪名教。又甚于他人矣。前奉教時。僕已力辭。奈何復有此饋。豈足下亦不知拙性耶。原緘附壁。惟亮之。

倪閣公曰。持身立心處。有百折不回之樂。此風不獨江右。我輩宜大書此文于座右。

答季大來孝廉

賢在仙鄉。苦才短而境衡。覺民間疾苦。未能拯救者多。而日事簿書刑獄。志所欲行。僅獲十之二三耳。尤可自愧者。拜並廣川先生祠。而不思講學以淑人心。知其未而不惟其本。真所謂俗吏矣。方深悔作。乃辱垂念不貲。此自高賢厚道。而豈庸劣所敢承哉。心齋王氏後裔。何如其講學遺踪。猶有能繼起而行者乎。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舍文。其孰與歸台體已安乎。念之。

蔡左夷曰。慰問處俱有關繫。此爲古道相與。若世人則落月

南窗書文集卷十七 答季孝廉

七

崖梁江雲滑樹滿紙虛詞耳。

與兄子君進

賢侄仁心爲質。知必德與歲隆。翹跂何似。嘗思守令最爲親民。一舉手間恩澤。可以及人較之京秩。則空言與實事。所得孰多。但宜誠心濟世。以斯民疾苦爲念。如父母之於赤子。體恤備至。呼吸相通。則民必被其澤矣。襲黃召杜。人皆可爲。正不當以時勢爲推諉也。歷觀循吏。子孫皆獲厚報。蓋其志在千秋。不在一日。故所行之事。必不屑與衆相同也。世間最難信任者。莫如衙役。偶一顧盼。即肆其招搖。而無所忌。語云。偏聽生奸。獨任成亂。雖在高明。不可不深察也。遊客固不宜徇。亦當待以禮貌。勿令怨恨而歸。若夫貧士遠來。稍一引手。以救其飢寒。亦盛德事。但宜斟酌而行。不可徇情枉法耳。凡居官末路。尤宜砥礪。頃見某公自覲還。頓屏左右。減訟詞。百姓遂歌舞之。亦足徵公道之在人。而末路之宜謹矣。蒞任既久。必彌加敬慎。以光前緒。而庇後人。勉之。

繆克承曰。人之不能爲襲黃召杜者。政以時勢爲推諉耳。得此論。何啻靜夜聞鐘。

答陳詩思

承諭書卜扁不敢固辭以方尊命先附舍親馳上矣。君平以卜度世與人父言慈與人子言孝與人兄弟言友恭彼求卜者正圖趨避而能借禍福以爲勸戒則其言易入息爭化訟機權甚大是亦轉移風俗之一端也隱居佳事惜丈力行之。

丁景呂曰小尺牘却是真道理大文章。

東友人

攢造一事關民間利害非小必以青年之公道行今日之新冊再得當事面籌探諸輿論而聽人情願則小村下戶可以並受其福矣。懇足下時時與諸友言之陰爲懇勸力不必自巳出功不必自巳成但得稍慰民困卽慰吾輩此心矣。

蔡左婁曰總以恤民爲心片言中無限波瀾無限曲折。

東王友景行

前某友爭訟。足下冒暑遠行。不憚跋涉。以息其爭。僕至今佩服。使人入如此。則地方無事。又安有不釋之怨哉。凡處鄉鄰。以至公無私之心。行排難解紛之事。未嘗不可。若爲利起見。則難以服人。又不如閉戶之爲愈矣。賀所以服足下之公也。近日穀價甚廉。正宜加意節省。以備荒年。頃聞某鄉合戲連宵。共費十三金。以時價計之。可得穀一百五十石。使移此費以制義舍。舉行三載。則有四百五十積。至十年。充乎有餘裕矣。省無益之戲。以爲賑濟之需。不亦善乎。一鄉爲倡。必有起而倣之者。李吳諸丈。南省齊文集二十七卷 東王友 十一

多好義。懇以此意語之。倘有同心。僕常往拜相成也。

王元倬曰。孔子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信。能行此。可以風勵末俗。利濟生民。恍然置身三代矣。

復胡又微

凡度世化人。必需從容委曲。俟其自化。如火之薰。附如水之漸漬。有潛入而不覺者。斯爲妙境。未可驟期之。歲月也。至如化惡歸善。如去小兒之齒。必徐爲搖動。而後可。若強拔去之。則見必痛苦。叫號而奔竄。不寧齒反未必能去矣。是以宜勸化不宜攻。擊。此今日行保甲要道也。貴里有足下諸君子。講明大道十年之後。必有可觀。但一門自謙足矣。何屑衰朽之庸人。爲之倡導乎。

王元倬曰。皆經濟有學術之言。

南省齊文集二十七卷 復胡又微 十二

又復胡又微

盛宗事。聞公論已明。其間不類者。能收而化之。使爲段干木周處否乎。見人作惡。生哀矜而不生忿。矜化小人爲君子。乃爲實學。不特是非秉公而已。

東李映碧先生

前附二函于令弟所其已達台覽乎茲有啓者貴郡水荒流離
滿目憶先生于此必痛心疾首思所以救之歟記庚辰辛巳時
賀在貴鄉訊高郵湖盜每案數十人止存三四詳其端末則皆
饑民之無告者其間又有展轉振累及良民者雖釋遣數人
已無救于既斃之赤子矣賀常對卷泣下輒恨當日守令不能
留心荒政以致陷民于罪若斯其慘也今貴鄉剝掠已有端倪
倘不及時勸賑則將來爲盜勢必繩以重典而其所振誣者又
不勝言矣念及于此忍不爲之速數哉惟先生盛德隆望一言
兩省齊文集二十七卷 東李映碧先生 吉

誠重于九鼎倘旌勉至郡城曲爲勸諭當有翁然聽從者雖
曰高尚不出杜門已久然爲恤桑梓之儀拯萬民之命似不妨
于稍屈惟先生圖之
羅珂雪曰此非筆墨皆一片太和元氣惡風慶雲不特人多
喜色卽鳥鵲盡有好音讀公諸尺牘上者以道德享之其次
亦須以功業當之播諸文區百世爲量

復魏冰叔

遠辱良書心銘雅注但似爲僕延譽竊以爲過矣僕平生爲虛
名所累每聞過情之譽輒深自愧耻二十年來頗知向學思好
名與好利雖清濁不同而皆有損于身心其爲務外一也我輩
爲學一以躬行爲本必時時自見已過而改之卽朋友相成亦
以規切過失爲急務此先生素日之直諒所以爲僕敬服也向
于令弟行簡讀大作識見高瞻才度英遠非世俗所幾但恐虛
心再酌寧守先儒之規矩準繩勿放言高論以啓弊竇凡一已
所見而衆人以爲未確者勿言可也卽一時衆皆稱許而以聖
兩省齊文集二十七卷 復魏冰叔友人 吉

賢之道揆之或恐流弊于後世者亦勿言可也至如博觀諸史
尤宜潛心經學鄙見如斯惟高明採納焉
陳伯璣曰白圭之箴并好名之心亦息矣
方爾止曰劉東山云正已不但戒利亦當戒名可與此書並
傳

寄梁景行

魏舍親屬傳令先君之變。令人潸然。憶昔長安同譜。數侍教言。今先君于不佞最厚。天各一方。無能再覲。而遺焉永別。以茲感愴。不能不涕泗交流也。然先君已矣。不能復生矣。惟足下竭誠盡哀。以稍報罔極于萬一。當立身敬慎。處世謙和。時思庭訓。而跬步不忍忘勿交匪人。必親君子一言一動。皆以汲公喬梓為師。則可以保身家。而光前人之令緒。長逝者不至思恨于無窮。則不佞所深願也。

王汾仲曰。敘離憂于生死之際。寓勸勉于哀慟之中。詞不繁

內省齋文集二十七卷

寄梁景行

而情無盡

東徐渭生

聞尊家稍寧。知令先君有靈。自足以消戾氣而庇家門。在足下則宜加意委曲。以全和好。古今之善處家庭者。正于極難之際。化暴戾為慈祥。斯徵實學。考亭之近思錄。宜深釋而自求也。令弟讀書何所。令先君擬墓何地。此皆不佞之責。俟面酌而行之。

又

足下初欲辭繼。但因遺命而勉從眾議。此不佞所深知也。今爭端已見。不得不聽足下之辭。以成高志。而全令名。否則訟連禍結。為累不小。豈所以愛足下而為令叔存大體哉。伯夷叔齊一

內省齋文集二十七卷

東徐渭生

遵父命。一重天倫。而聖人皆以為賢。假令叔齊得國。實從遺命。人就而讓之。然繁華驛驛。不過與草木同腐。豈能使令聞廣。譽垂于天下萬世哉。夷齊本不為名。但接之于義。自求此心之安而已。夫以千乘之富。猶棄若敝屣。而况區區田宅乎。以足下大才。雖富踰萬金。亦當不屑。今令叔所遺無幾。而親友諸君。必執遺命以相強。是不以聖賢望足下。而以庸眾期之。何其視足下之輕。而待之薄也。大義所關。不容勉強。雖眾以為是。于心終覺不安。宜斷以已意。勿徇輿情。庶幾于道無愧。

王元偉曰。引夷齊最切。而期以聖賢。於猶子之誼。為已篤矣。

寄某同年

徘徊得奉手教。知舞斑盛事。喜慰何極。數千里而遙。未能俯候。惟深意往。承諭愠于羣小。時固宜爾。訟卦六爻。惟戒厥終。以杞包瓜。而資爲動。忍非君子其孰能之。昔人云。世俗忌與人爭利。吾輩忌與人爭義。真至言也。伏祈致意令弟。必審時度勢。忍氣耐煩。感人以誠。而又以柔道讓之。倘萬難消釋。則以安人爲歡。寬之斯可以安閒。毋訟矣。

陳冕次曰。真得訟要訣。處世良辭。

內省齋文集二十七卷 寄某同年

與黃維綱

七

聞貴里保甲。獨爲有緒。知諸君子德教。足以服人。其間謹愼。寬和主勸化。而不主攻擊。別有一段機權。乃可與人爲善。必非一縣法禁所能行也。得和平妙用。委曲調劑。庶幾可久耳。

陳伯璣曰。主勸化而不主攻擊。先生之居鄉。所以有令名也。士大夫當以爲法。

東涂室振

貴縣往閩大路。流民繹絡。每日餓殍數十。殞屍道傍。此皆濱海良民。無罪轉徙。非若尋常乞丐。遊食而饕餮者比也。僕憂心如搗。力不能救。惟有泣下而已。高明當必有以處此。倘設法以賑將來。併收其遺骸。以慰旅魂于千里。則所濟豈微哉。

黎左嚴曰。動之以仁心。又教之以良法。真與人爲善者。

內省齋文集二十七卷 東涂室振

與羅恭先

太

聞足下往縣讀書。竊以爲不可。年幼家薄。一入城中。祇增往來。其又何益焉。今不佞邀足下。與小兒同學。不需供饋。亦不必館金。但得靜坐一二年。以收放心。而保家業。則不負令先君風誼矣。令先君子不佞。十餘年如一日。今見足下。煢煢在疚。不忍以異姓視之。特此惓惓。惟足下裁答。

胡彥遠曰。可知先生交誼。

與某弟

昨事已詳知矣。匿名函帖。昔人一見即焚。不究其所從來。何也。稍一窮究。則蔓引無辜。而沸騰不止。違謫者反自以爲得計。曰。吾一紙匿名。遂令人驚懼若斯乎。是獨其惡。始也。惟寘之不較。則彼知流謫爲無益。而魍魎之技窮矣。昔有含血噴天。舉火焚空之喻。洵名言也。惟吾弟以大度容之。

胡彥遠曰。寘之不較。令魍魎之技自窮。真得止謫妙法。

內省齋文集二十七卷 與某弟 答某臣弟

尤

答某臣弟

事親之道。出必告。反必面。禮也。愚兄一入子舍。則敬遵父命。不敢輕會一客。是以解紛諸事。終未能任。雖屬衰年。跬步必謹。非若另居時。可以徑行已志也。曾王二姓。親戚相訟。勸釋以全和氣。是吾弟惻隱至情。本當撥冗。而有所不能。惟吾弟亮之。

陳伯璣曰。衰年而跬步必謹。可以知先生之事親矣。太翁庭訓。亦可以類推。

賀吳盈萬

相距咫尺。未能時親芝宇。每念令先君人品文章。輒深今昔之感。聞足下象賢繼志。冠冕上庠。當事洵知人哉。鹿鳴之歌。期于旦晚。行將世掌絲綸。以展令先君未竟之緒。昔范文正公做秀才時。即以天下爲己任。古之賢者。往往志大而心小。大惟志大。則必不以科名爲能事。惟心小。則必不以目前之遇合爲可喜。而可矜。斯能度越凡流。而不愧乎知己也。足下勉旃。僕將翹首爲吾郡慶。且先爲雲章幸矣。

蔡九霞曰。似玉茗堂尺牘。

內省齋文集二十七卷 賀吳盈萬 與古田曾某

辛

與古田曾某

聞足下又與人訟果否。易曰。訟不可成。又曰。訟不可長。世人好訟。而卜勝負。不思訟卦六爻。皆教人勿訟。訟則終凶。何須問卜。若肯相讓相和。或小有言。而輒自悔。不卜而知其吉矣。足下好談卜筮。其必熟籌于此乎。兩達合詞告息。可免勞苦。又無好訟之惡名。此良言也。惟聽之。

陳少游曰。易道精微。先生如此拈示。覺人人可讀矣。

東劉玉少明府

聞高捷喜慰倍常。即欲爲一書以賀。而道遠未能。惟有爲蒼生手額耳。治諸一書。談理精當。而又協乎人情。宜古宜今。洵大有裨于世道。今足下候選。當讀治諸于靜室中。朝夕記誦。而講求其義。必安身體。而力行之。如諸生時讀四書五經。不可一刻放下。又宜究心律例。得其大要。而記之。則足下將來治行。必爲天下第一矣。幸勿以飲酒拜客。虛度此光陰也。每見世人平日不究心一磨民社。茫然無識。內則乞靈于幕客。外則受欺于胥役。甚爲苦事。豈如將治諸熟讀。取之自心。而有餘行之政事。而可內省齋文集二十七卷 東劉玉少明府 三

樂乎不佞少時頗留心于吏治。在仙鄉時。冠蓋星繁。而庸碌無能。故于治諸之道。僅行其十之五。至今愧悔無及也。足下高才。當必十倍于不佞。幸勉力圖之。

羅珂雪曰。談理精當。足爲吏治楷模。

寄懷寧張少參

二十六年始得重晤。發棹時。竟未一別。何能不悵然也。僕駐白門。聞尊家富名。有美譽者。有咨嗟者。雖人言未必皆確。而天意卽在人情。竊爲尊家危之。夫積而必散者。天之道也。見賑饑者而敬服之人之情也。今江北水荒。流民載道。正高明散財自保之時也。足下宜乘此際。捐數千金之穀。親往江北設法散賑。則可以益生平之各名。可以消人心之嫉妒。可以感天地之和氣。捐其一二。卽能保其千百。所得不既多乎。嗟乎。人生壽算。朝暮莫必。竊見十餘年前。薦紳巨富者。今皆蕩然。或爲外侮所侵。或南省齋文集二十七卷 寄張少參 三

爲奇家所誘。其竭力持籌。皆爲他人積聚耳。使其早能善散。則人必感之。天必祐之。奚至蕭然敗蕩。貽笑于鄉鄰也。設況足下春秋已高。兼多貴恙。何不及身爲善。以令德遺子孫之爲念乎。令郎年少。不難捐已所有。足下亦可主持。未有力行善事。而子孫不從者。必不宜以析產爲辭。自誤保家垂後之良策也。苦心陳言。惟足下裁察。

王元倬曰。勸人破怪。說得如許動聽。足令頑石點頭。

胡彥遠曰。此理人人皆知。但不能暢達如此。如此而猶不悟者。非人類也。

東胡澄波

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足下聰慧過人而春秋鼎盛發成以需大用正多識以畜德之時也僕年來無事每焚香讀易見大畜之卦六爻皆吉以其健而能止也初利已而不犯二脫輟而無尤三與上合志可以進矣而猶戒以艱貞易以日閑與衛而後可以利往聖人立教惟恐人之躁進如此此非吾儒進退之則乎否之儉德避難履之幽人貞吉需之不犯難行皆是道也蓋惟避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斯可稱潛德耳學易而反諸躬則知消長有數進退有道不必著神銅錢而休咎

丙省齊文集二十七卷 東胡澄波

書

明裁督

王汾仲曰夫子亦云學易可以無過通篇以畜德立論則易在吾心可不必于卜筮矣先生歷憂危患難而未嘗失其正者用此道也夫

與張旦復

中秋一別倏忽徂冬正擬作字以抒契濶而瑤箋遠及喜慰何極陳公祖潔已愛民今又招名彥入幕相與有成洵一郡之福也如嚴保甲以杜盜風講鄉約以化澆俗禁假命以全民生懲訟師以省誣告禁守催之橫肆以恤善良嚴賭博私宰之禁以靖盜源此數事者度必已行更宜加意整飭庶令地方受實惠也又如嚴禁溺女廣勸育嬰以保初孩禁刻淫書以端風化禁市偽藥以全民命禁用藥毒港以存水族禁春月鳥銃以活飛鳴瘞各邑遺骸以澤枯骨禁烟花爆竹以惜硝磺而免火災勸

丙省齊文集二十七卷 與張旦復

書

設義倉以備荒年勸設義館以訓貧蒙確訪孝子順孫節婦義民以興善行此數事者當事或未遑及此足下安時時懇思以求其實行如此則當事之仁聲今聞垂于千百載豈特六邑街恩十三郡歌頌云爾哉撫州地脉最旺人丁似十倍于吾郡能禁溺女則六邑之間一年之內可全數萬生靈功德何量然告示行縣張掛數日遠鄉僻壤烏得見之惟李毅可公祖分巡湖東時申嚴保甲刻一小字告示如指頭大仍用印信又刻一判日以硃印之每縣散數千紙庶遠方百姓人人見之倣此而行斯有實際惟高明留意焉

王汾仲曰。版當今吏治。詳悉言之。欲其實意舉行。且引眼前李公爲據。而救弊補偏之意。溢于言外。

內省齋文集二十七卷 與張旦復三

垂

目錄

二十八卷

箴

慎獨箴

謹言箴

良醫箴

堪輿箴

銘

陋室銘

內省齋銘

端硯銘

硯銘

贊

內省齋文集二十八卷 目錄

文昌像贊

伏龍居士像贊

陳廷鎮處士贊

陳元聲處士贊

王仲鳴像贊

艾穎生像贊

龔柴文像贊

熊約生問卿像贊

文燈岩銓部像贊

廖聯輝佳城贊

覺菴周翁像贊

盧艾山像贊

黃仙裳繪陳潛仙像贊

箴

慎獨箴

勉修身先慎獨。惟此關分人畜。居暗室兮不可覩。一舉念兮貴嚴肅。期尚友兮多誦讀。志道德兮毋干祿。一時得失兮豈若千秋之榮辱。俯仰無忤兮。雖衙門而自淑。欲尋真樂兮。毋自欺而徇欲。噫嘻吁。過初萌兮。改空速。習既端兮。性乃復。敬之哉。惟慎獨。

內省齋文集二十八卷 慎獨箴

謝秋水曰。醇儒之言。學者時時佩誦。自能增坦蕩之懷。貞吉之福。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佐平

謹言箴

慎爾出話。厥惟誠確。言之弗慎。恒罔自覺。習而成性。斯為巨惡。或致欺人。或爽己約。人咸疾之。視猶鯨鯢。或自矜詡。或輕然諾。喪厥威儀。卒成浮薄。靜言追悔。洵堪愧怍。尤可鄙者。莫如戲謔。允傷風化。孰云非虐。哀彼庸人。自矜脫略。積習既深。無可救藥。正人聽之。杳嗟駭愕。名教之中。自有可樂。與共放曠。寧循謹恪。

謝秋水曰。詳明懇切。人人當佩誦。

內省齋文集二十八卷 謹言箴

二

良醫箴

自昔濟人之廣。惟賢相與明醫。希文此言。蓋謂人命攸司。任大責重。而天人皆不可欺。行之而善。則澤及子孫。名垂百世。而不特取重於當時。一或有誤。則怨聲傳播。且累及於來茲。蓋實有千平天道。奚特外懼乎人。非是故與宰相之尊位同。危機嗟彼世醫。輕視此道。僅爲餬口之資。偶獲一效。遂矜神奇。幸虛名之驟振。輒自是而不殆。將未久而敗露。即追悔而已。遲惟彼良醫。正直無私。先清心而寡慾。必晰理於精微。故能不執成見。而因人因地。往往變通。以適宜其心。專乎濟世。遇貧病而必救之。內省齊文集二十八卷良醫箴

且虛懷以求進。嘗既慎而彌思。雖學問高明。閱歷深久而猶慮其或達。是以其術益精。而莫測其所涯。百爾君子。仁術可爲所當戒者。勿被聲色之所昏。勿爲貨賄之所迷。多讀書而弗倦。取古昔以爲師。名已揚而不驕。方屢效而兢業。自持庶幾乎功同。賢相利澤弘施。天下之德。其孰能大於斯。

謝秋水曰。吾願習醫者。將此箴時時掛在眼上。憶在心頭。以此爲起死回生良劑。將自己一身沉痾痼疾。攻治淨盡。然後起人之疾。無不霍然應手矣。

堪輿箴

嗟堪輿之理微。何斯術之盈世。揆世俗之浮情。輒欲人以富貴。謂獲效于崇朝。創愚夫之所冀。逞雄辯若波濤。衆皆非而獨是。幸山水之默然。斯莫辨其真僞。不深繹乎陰陽。惟附祖爲長計。圖購山而分價。指休靈爲生氣。雖衆庶之無知。豈幽冥而弗畏。思片語其非輕。固一家之所繫。彼祈我以安。親忍專之而爲利。使所行其弗當。心奚容以不視。既業茲而濟人。必心存乎信義。視人格如己。愷雖聰明。而勿恃學。猶淺而緩行。勿以人爲嘗試。術既精而彌慎。勿以茲爲游戲。遇侵祖而奪人。當正言而勿替。內省齊文集二十八卷堪輿箴

矧山川其有靈。洵造物之所祕。惟竭誠以助順。斯無悖乎天意。周伯衡曰。一簣形象至輪。皆從仁孝性中流出。張孟常曰。楊菴精于此道。乃不談地理。而談天理。真仁人之言。

吳瑞虞曰。至理名言。字無虛設。可作堪輿實訓。廖獻之曰。發揮天理。曲盡人情。術家奉此明訓。禍世何量。

銘

陋室銘

予里陳冠伯所居隘甚自名陋室予曰子亦知有廣居乎人皆有焉而弗能居但竭力經營役其固有則斯室不陋矣冠伯曰敢請爲銘昔紳勿替於是爲之銘曰

人於斯世莫匪蓬盧茲室雖陋敢處自如嗟彼廣廈一身奚需雕甍繡閣祇苦拮据古來亭榭廢爲丘墟僅容旋馬自覺有餘行觸門楣令聞攸垂矧知安宅奚屑區區請遠師乎昔賢日錄繹乎經書靜觀萬物窗草不除吟風弄月浩浩愉愉既已棲衡

內省齋文集二十八卷 陋室銘 五

而樂泌奚賦上林與子虛惟尋孔顏樂處庶幾乎天下之廣居徐仲光曰讀罷使人有春風沂水之適

胡綱文曰浩然充塞條然自遠劉夢得作脩炙幾千年矣覺此後來居上

內省齋銘

人有天性名曰秉彝所習非禮真性遂漓人禽之異辨厥幾希君子務學慎諸隱微雖處暗室如在九達森嚴指視奚容自欺嗟予小子與道多違外雖敬慎心或內馳撫膺自愧難掩獨知過情聲譽君子恥之先師所戒居之不疑其行既久小人之歸我之恒省猶懼厥遲我之不省雖悔何追以是名齋庶鑒于斯

徐仲光曰平實透切直提聖學根宗

內省齋文集二十八卷 內省齋銘

六

端視銘為姪蓮題

昔予母東矢不持一視今踰三十秋每人何重念饋石者多厥惠云何像予經經今兼勵予以琢磨諒予夙志今斯所饋其靡他佳哉茲視予所珍欲垂久遠需其人惟子善書協吾志以茲相貽傳百世

羅珂雪曰堅以栗其質蒼然

兩省齋文集二十八卷 見第

視銘為友人題 繪有龍魚

七

川岳儲精非琢磨而曷成溫潤而栗寧特資乎管城魚龍以毓今變化維靈弘敷霖雨今溥濟蒼生
孔正叔曰經銷可誦

贊

文昌像贊

閩友吳雲若以文昌像求贊兼請楷書因作此贊而書之

惟天聰明赫赫厥靈善惡之鑒深察于未形淑慝之辨默聽于無聲舉世相傳謂奎壁之騰輝能主宰乎幽冥則凡廟廊之遇合豈一時倖致夫顯榮恒視其祖父之所積與其人之生平果欲興文而勵行亟宜主敬以存誠

謝秋水曰歸重心德善行乃得神道庇佑呵護之本意彼徒

兩省齋文集二十八卷 文昌像贊

八

事諸類者可以廢然返矣

數語耳可該太上感應之旨 弟張寶

伏龍居士像贊

伏龍居士。圻南隱君子也。事親孝。撫孤侄而長育之。盡其道。潔已好施。訓子以聖賢。其所遊徧天下。任其剛性。不畏強禦。人咸服之。且勇而多藝。嘗禦寇于家。逆鄰于旅。練保甲于鄉。衆恃以無恐。其才足以大用。而高尚其志。豈無所得而然哉。夫性剛者。來怨才大者。致忌居士。兼此而衆安之者。何哉。服其公與誠也。語曰。惟公者能以剛服人。其于居士見之歟。

贊曰。其待人也誠。其自治也剛。中涵雨露。外肅冰霜。惟孝思之廣錫斯身立。而名揚。

內省齋文集二十八卷 伏龍居士像贊 九

吳仲升曰。高創簡勁。而有曲折之致。非名手不能。王元倬曰。此亦獨行君子。世所希觀。讀此如見其為人。

陳廷鎮處士贊

如嬰在懷。如玉在璞。澹爾無營。悠然自樂。陵谷雖遷。葵心灼灼。疾風勁草。居焉卓犖。

徐仲光曰。極真極有。廷鎮先生。呼之欲出矣。

內省齋文集二十八卷 陳廷鎮處士贊 十

陳元聲處士贊

其靜重也。若迂其肫摯也。若愚。綱常大義。久而弗渝。非素行之久乎。奚能取信于鄉間。獨寂不愧衿。獨行不愧影。其元聲之謂歟。

徐仲光曰。元聲品行端方。爲鄉鄰所敬信。義夫四十年。亦其一事耳。此贊得其大意。洵闡幽之筆。

王仲鳴像贊

聞君風骨孝友和平。視茲遺像。儼兮若生。子姓拜瞻。翼翼兢兢。致慙則著。視于無形。惟述追乎厥德。斯丕振乎家聲。謝秋水曰。爲人子孫。通祖父像。贊當以此種爲式。

內省齋文集二十八卷

王仲鳴像贊

士

艾頴生像贊

其貌穆然。其衷肅然。不爲身謀。而惟訓俗之拳拳。始終弗渝。自若其天。瞻此遺容。宜思所以象賢。

孔正叔曰。贊像亦放套耳。一經先生品題。便覺其人足重。末句凜然。艾氏子。庶宜世守之。

龔崇文像贊

崇文居金陵。聲氣廣洽。筆墨精奇。閱其宗親中。有賢者。皆曾作字畫。界之以周其急。然則苟有仁心。何在非救濟乎。一日。攜像示予。因作此以嘆美之。

高標奕奕。雅度祁祁。雖多才藝。弗立町畦。惟肯東坡微稅。憫民力之凋疲。聞有扇而未售。因卽取而繪之。一時爭購。其濟靡涯。崇文行誼。正與同揆。以翰墨爲慈航。斯百世其可垂。文允言曰。引東坡一段。設想最奇。像贊之能異于人如此。

內省齋文集二十八卷

龔崇文像贊

士

文用昭銓部像贊

文山之裔。卓然剛毅。師友淵源。咸有所自。瞻厥遺容。永懷風昔。之聲氣。知子姓之振振。必傳家以孝悌。其惟敬慎持躬。而弘推其利濟。

喬孚五曰先生叙文允言集。遯綿周摯。此雖以數語括之。而意味油然無盡。

兩省齋文集二十八卷 文用昭像贊

圭

熊約生同卿像贊
接連盧阜如勿軒之表。于建陽講經鹿洞。若天備之著於豫章。溯披垣之正直。美陳章其煌煌。續溪士庶。猶咏甘棠。伊人雖往。俾子景行。惟哲嗣之輩出。克敦庭訓。而不徒標繼述于文場。知休徵其海至。昭勁節以流芳。

喬孚五曰引熊氏二君子。真屬天然巧合。

廖翁指點佳城像贊

予與綏安王旭日交善。嘗言其舅廖翁聯輝。精堪輿術。子雅慕之。然予至綏邑。則聯輝已逝矣。予以未得一觀為憾。而旭日同予遊山至潭坑。曰此吾舅所指也。曾以此山繪一圖。冀傳不朽。予察其山川。果佳城也。丙辰夏。旭日持是圖求贊。予是為之贊曰。

荷嗟聯輝。悠悠我思。遺容儼雅。雙眸若瑯呼之。欲出繪事。洵奇渭陽之誼。佳城是貽。惟我旭日。研心于斯。故舅氏之攸指。遂忱允而弗疑。平生樂善。公其酬在于茲。今。

兩省齋文集二十八卷 廖翁指點佳城像贊

南

謝秋水曰行敘事于贊之中。說盡虛舉實經。

覺菴周翁像贊

惟翁行誼周急樂施平生厚德。御黨攸推。撫猶子若所生。惇仁讓于孝慈。高年無疾。豫道行斯。緊長逝如羽化。豈世俗之能幾。仰義方之庭訓。瞻遺像而可思。令于鴻文。即瓦特冠斯時。將爲朝陽之鳳。以應梧桐之華。像中繪梧樹數大株張旦復曰。先生從白下來。每道鹿峯文章氣誼。此又推原庭訓。可謂知言。

內省齋文集二十八卷

覺菴周公像贊

五

盧艾山像贊

惟琴幽靜。可訓和樂。惟雀清癯。可風澹泊。惟松與梅。亭亭落落。伊勁節以凌霜。故昂霄而聳壑。憶翁生平。其瀟灑而磊落。以茲給客。寧無所託。奕世者存。即可於斯而勉學。許師六曰。就所畫而言。虛靈有旨趣。

黃仙裳繪陳澹仙遺像贊

維我澹仙。大節凜然。雖游宦夫患難。而終始其弗遷。猶憶同事。相得藹焉。匡予之所不及。而三載其周旋。嚴氣正性。疾惡尤專。讀識詞之文藻。如左國與孟堅。慨滄桑如夢幻。假三十有七年。嘉哉黃子古道。纏綿不以炎涼而稍易。不以存亡而遐捐。思君之不復親。而繪像以長懸。洵千秋之誼。傳予亦撫今追昔而悲。勵以流連。澹仙摩挲紙上。宛音容之在前。假令君之桃李。盡如黃子。則蒸嘗百世。而又何憂乎弗傳。

王崑繩曰。悲涼澹仙。如洞庭六波而木葉下。

內省齋文集二十八卷

陳澹仙像贊

十六

二十九卷

墓誌銘

吳仲升處士墓誌銘

徐養貞先生墓誌銘

銘雲熊公墓誌銘

吳周旌明府墓誌銘

叔貢正兩墓誌銘

楊伯子墓誌銘

述侄墓誌銘

冷母鄧氏夫人墓誌銘

妻母王孺人墓誌銘

墓表

內省齋文集二十九卷 目錄

趙矯園墓表

謝處厚先生墓表

崔貞伯先生墓表

甘應侯墓表

陳紫階墓表

熊母黃孺人墓表

父母姜孺人墓表

內省齋文集卷之二十九

墓誌銘

吳仲升明府墓誌銘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序

君諱堂字仲升別號通鳴其先世宣公自蜀徙臨川之石井傳至十九世曾溪翁始偕子前山徙千金谿之大唐焉諱山先生諱挺以鄉舉爲令汀壑擢戶部主事君之高祖也曾祖祿源翁祖少源翁父心泉翁母巫氏孺人心泉翁四子而君居次君年甫壯所有文名崇禎丙子舉丁鄉不以片楮入公門丁丑心泉翁歿君一勵幾絕巫孺人繼逝君慟甚勺水不入口者五日宗姻皆勸乃少進一粥三載疏食飲水足不一履內室身不一與外事惟坐臥輒旁朝夕讀禮癸未北歸卽以天下事爲憂倂談及輒淚下至甲申聞變君勗哭不已丙戌謁選得福建之仙遊縣初至例有公廨銀爲新仕有君却之封置庫中君延訪利弊竭力興除有擁衆千餘至縣門則饑民之倡亂者君于勢豪家擒一爲首者責治餘悉宥之衆皆感泣謝去未幾仙遊西界劫盜蜂起議勦焉賊黨聞風卽生擒賊首以獻詢之則前日所釋之饑民也君取庫貯所却之例金賞之薦紳有言賊首家不貧

宜據謀逆律籍其產。君曰：此愚民無知，若以大逆沒產，則株連者衆，吾不忍也。于是止斬渠魁十一人，而賊黨數千悉解散。是時君病，並宿禱雨，然決意辭職，乃具文以病請，得解任。而師及境矣。君望空哭拜，將自縊以家人救止。士民必欲留君，君曰：「此速吾死耳。」衆知志不可奪，乃止。寓南鄉慈孝里，依義士鄭君贊之，新令孫某強君交，君不可，胥吏逼往，都不得已，論兩人翼之入伴病仆地。當事曰：「既老且病，可亟歸。」君還寓，惟閉戶讀書與士子講學而已。戊子春，遷寓邑東之天陽山，而慈孝里遂被兵蹂躪矣。天陽山地界兩邑，居高而險，于是強有力者據

內省齋文集二十九卷 吳仲升誌銘二

二

以爲燕，當是時，閩海沸騰，以要職召君。君堅辭，如是者屢矣。君知事不可爲，終不往。秋七月，勁旅雲集，皆望風奔遁。越三日，府發兵先天陽寨，師穴山下，星月皎然，登嶺忽陰，糧四塞，其將領下馬拜祝曰：「天不欲吾烈此山乎？」當卽班師。遂皎然如故，乃詫異而還。已丑春，忽有急扣門者，旌旗滿目，衆大驚，有主兵者先入，則舊部民也。見君卽率衆拜曰：「督府令會兵洗寨，吾恐府兵先至，故急來相護耳。」既而衆兵咸集，君徐爲士民解免，于是同寨居民皆獲無恙。是秋，有貧民陳文侯，倡助穀，歲歛五十石，以餽君子，是得免于饑。辛卯秋，興化守朱君國藩以同鄉請見，安

車迎入署內。凡大事必得教而後行，會有以謀逆誣故家子李生及天陽寨兩民者，君力白其寃，乃得釋。居二月，還山。時山海多竊發，開君在天陽相戒勿犯。朱君勸居邑以避嫌，壬辰春，乃徙入城。君去而天陽居民遂遭焚殺矣。君寓城當事以刑弊者皆不應，惟事情至重人所不敢言者，必極力言之。救舉人陳彤于府，追生員黃紀于縣，皆大辟獲免。又陣獲一僧，時朱公攝道篆，約之林連仙遊富生及故家子弟一十七人，君憫其冤，卽馳札救之。朱君知其無私也，深釋焉。其人來謝，君曰：「太守自知爾枉，我何與焉？」君居邑兩載，人不敢干以私，有學博鄭君煥，新令

內省齋文集二十九卷 吳仲升誌銘三

三

陳君有虞皆敬君，欲執弟子禮。陳楊二鎮將皆致幣于君，君爲舊居停鄭君贊減免餉銀，楊欣然從之。君念家有長兄，欲亟歸而陳鎮力贊成之，且給信牌令箭，仲冬朔起行。合邑餞送者百餘人，士民皆涕泣，不能仰視。君離邑甫二月而仙遊遂有屠賊之慘矣。旣歸，四壁蕭然，君不以介意。館于疎山以餬口，時屯道翟公鳳翥造邑請見，郡邑諸長吏皆致候。君屏跡城市，從不與謀面。至則惟以書謝而已。君享年七十有六，元配楊孺人，有子三鍾球、鍾璞、鍾瑜，孫四人，先是楊孺人墓于車田祖塚之右，今合墓茲山，遵治命也。其子以誌銘屬賀，乃泣而銘之。銘曰：

入載居仙大節凜然。慈孝天陽與邑三遷君一去後遂不復全。君在流離救拯惓惓敬君者人佑君者天下君世澤億萬斯年。方爾止曰仲升名燥詞場子曾讀其偶評及八科房選手服不羣。今先生彰其品行始知其人不僅以文傳矣。高士零落。瞻懷聲氣爲之慨然。

徐養貞先生墓誌銘

封奉政大夫吏部文選司郎中徐公諱德耀字養貞建昌南城人也。其先系出漢孺子傳十四世而臨汝公適以唐乾符間節度使始自信州家南城。越二十三世而至雪窓翁其曾祖也。祖龍峰翁父東崗公世有令德。母吳孺人公生而穎異及長好學。念東崗公久倦遊乃起而代之。孝養日隆。後東崗公病公焚香祝天請以身代甲申間比郡變公慟哭累日不輟遂披緇不入城市其忠孝至性如此。公治家嚴擇師課子必時詣山齋密省其勤息霜晨雨夕無間讀經史公皆坐督之故長子升伯垂碧。內省齋文集二十九卷徐先生誌錄一五

有文名已卯仲子仲光掄江右第二人報至公不爲動曰棘闈何事求賢何意可無念哉辭僕從謝請托約姻友惟嚴及仲光成進士公在長安賀嘗侍坐竟日公訓以卹民惟先潔已取世之富貴利達者以爲戒若嚴師焉及爲澤州守公居署內儉約如常仲光事事稟命諸所典章公悉規畫之澤民愛戴治行爲天下第一仲光爲銓司賀謁公旅邸見公乏器具饋以布公卻焉曰兒曹忝此則寸絲不可入門未幾特擢典銓公聞命卽杜門謝客有樞屬被議大臣薦爲監司者需部覆遣人詣公所持五千金爲壽公罵曰忍喪我平生乎斥之仲光釐銓弊拒勲輔

請人不敢干以私。雖被黜者無怨。故上嘉其廉。賜御書慰勞。非公孰克成之。公弟育貞翁。客遊不返。一子二女。皆公撫育而嫁。娶之戊子。賀恒侍公側。公談及吳猶人。暨育貞翁。未嘗不泣下。公好施。遇荒輒賑。貸或蠲租。息贖鬻子。惠旅人。澤暨枯骸。皆設誠致行。惟廣惠倉有俟于繼述焉。公剛直明敏。鄉有過。惟恐公聞。有闕者。取一言以折之。公抑強植弱。無所私。於是近境數載。訟獄衰息。公於旅次。迎籌脫險。生擒巨盜于鄉。屢捍客兵。咸罔敢入境。公具將相才。而未竟其用。豈非有待于後世歟。公之生歿。皆為戊子歲。娶全氏。誥贈太宜人。生子二。長曰英。國子監。內省齋文集二十九卷。徐先生誌第二。六

戊子春。賀寓石門。因孔登小孝處。得交熊子仲明。見其端方磊落。因詢登小。而知紹雲之賢。甲子鄉黨。既而仲明遠遊。工青島術。名著江南。歸而卜宅兆。得某山。首坤趾。艮下。某年某月某日之吉。而葬焉。屬誌銘于賀。具狀以示。賀曰。奚庸狀。若翁之行。昔登小。悉言之。未忘也。翁執父之喪。哀毀骨立。事母葉。稽人曲盡孝道。從兄子彥輝。五歲喪父。家殷。有有覬覦之者。翁力持不怠。為之均產。冠婚。竭盡教養。俾彥輝得自立焉。祠祭廢弛。翁恨。開導。且躬領祠費。生殖致豐。迺創義田。崇祀事。勸子弟誦讀。自內省齋文集二十九卷。熊翁誌第一。七

千秋萬世。永綏于藏。

吳仲升曰。敘事簡嚴。有班孟堅之風。

孟歸而訓子乎。爰聘孔台垣先生。課仲明兄弟。台垣先生者。登友而。其子四子。而結其父。與。今。年。因。而。信。小之父也。與翁為道義交。親于膠漆。丁卯。登小為江右第一人。而仲明兄弟。數奇不遇。堯友因多病習醫。遂精其術。仲明自甲

申變後棄舉子業而習堪輿以濟世。故登小彌敬服之。戊子春。賀御金王之招。變姓名隱于石臺梧梓間。惟仲明登小知之。每風晨月夕。相與對譚。即歎感。悅。賀益歎翁之賢而有子也。翁歿于丁丑臘月。方營窆。而有妖寇之亂。殯諸淺土。至于今而後卜葬焉。翁子二長。彥登。字堯友。次彥英。即仲明。孫三士。彥彥。登出。士奎。士斗。彥英出。曾孫三士。彥出。翁生于萬曆甲戌。諱夢周。號繼雲。娶黃氏。諸承自贅翁由豐城之璫山遷于雲林。傳五世而生廷璫翁。廷璫翁生雲鼎翁。雲鼎翁諱擢。素有讓德。而保全祖塚。則與鄉氏力爭焉。志于仁者必有後。豈不信歟。賀與仲明善。故爲之銘。銘曰。

內省齋文集二十九卷 熊翁誌銘二

八

德足以孚乎族。行足以表乎鄉。令子卜宅。亦孔之臧。銘諸不朽。以俟奕世之顯揚。

黃伯衡曰。以議論行叙事。而雄渾古宕。足起八代之衰。

吳周旌明府墓誌銘

君諱樹聲。字周旌。號毅齋。先世由徽州祁門縣徙居金陵。至君而四代矣。君幼聰慧。讀書過目成誦。家貧甚。怡然不以爲意。風雨一編。咿唔達旦。泊如也。所生之母。與繼母皆孀。君善成厥志。教授生徒。以館俸資養。年十九。補弟子員。於書無所不讀。學使者屢試高等。餞于庠。棘闈三刪。及丁酉之舉。于鄉也。忽聞事大獄興。凡入毅者。悉召至廟堂。覆核而親試之。命題俱非所習。人人震恐。君從容應制。如風摧然。已而流言未息。因有三試之命。君探奇晰奧。詞藻最工。其瀛臺一賦。輦下爭誦。之得拔置第。

內省齋文集二十九卷 吳周旌誌銘一

九

三人越七年。甲辰。釋褐歸。仍設帳于家。澹泊寧靜。不殊寒士。儼已酉秋。晤家旌三旌。三極道君賢。自以爲不可及。予始與君訂交。見君行已端方。能究心濂洛之旨。予益加敬焉。歲癸丑。君授略陽令。數月而干戈起。軍士繹絡。咸取道于略陽。君以一書生。曉夜支吾。遂勞瘁而亡。時甲寅某月某日也。秦中詎吾鄉最遠。予未之知。今年己未。遊白門。公子狀君之行。謁銘于予。予爲泣數行下。思君之品。可以爲世羽儀。而困于岩疆。實志以沒。豈天所以生斯人之意乎。然君之居鄉。既有令名。服官數月。秦人思慕弗已。是則出與處而無愧矣。君可以不朽矣。君之高祖諱明。

德歲貢生曾祖諱自新以進士歷官浙東巡撫中州晉南少司
寇清惠有聲不避權貴司寇公三子一諱汝琦一諱汝璋皆君
之祖也父諱儀漢繼父諱儀沉皆諸生湖君之先世多有隱德
源遠流長于茲益信矣君享年四十有六娶鄧氏生子曰惟碩
孫二人今君之子將扶輿而瘞于某山予是以爲之銘銘曰
萬里孤城馳驅靡策首丘不歸幽明頓隔何處招魂瞻懷瞻昔
銘以述之千秋弗敬

王礎生曰爲盡周旋平生筆力高古位不滿德四字尤有餘
內省齋文集二十九卷 吳開旌誌第二

孝廉黃正兩墓誌銘

孝廉黃翁正兩諱立方字幼興世居廣昌曾祖西池翁祖復恭
翁屬學贈徵仕郎父召齊公以子貴贈中憲大夫嫡母劉太恭
人生母何孺人正兩年十八督學蔡公增譽有拔之益勵厥志
從家若士先生遊閱其文學舉飾稱嘆已已見知于蔡雲怡先
生庚午秋爲給事傳君幼心所得士甲戌長安曰吾其歸隱矣
賀曰何早也曰吾母止生予一子孺居四十餘年今赴春闈際
膝下吾不忍也語畢泣下遂載星而歸及甲申間變即銜悲矢
志而絕意仕進矣同鄉欲薦于朝正兩皆辭閉戶二十年辛亥

內省齋文集二十九卷 黃正兩墓誌銘第一 士

季冬以無病而卒享年八十矣正兩三歲而孤劉太恭人撫若
所生何孺人年甫廿二卽柏舟自矢凡家務必請太恭人與兄
石函先生正兩少長就塾石函督課日嚴教誨而成就之故正
兩與賀相對未嘗不頌而感焉嗟乎世俗異母往往視若路人
甚至等干讎故無他忘其本也不函念鞠子哀而視幼弟如子
亦疎矣必成其德業而後已正兩能明天顯事兄如父年踰五十事必
稟命而行不敢稍違其意嗚呼若二君者友于兄弟斯誠孝于
其親矣予見石函先生歷仕有年所至皆有聲正兩嘗曰吾兄
雖爲太守擢離憲田宅未稍增吾實以爲師不敢負其所訓焉

呼一門之內能以道義相成又豈世俗之兄弟所能幾其萬一哉予聞何孺人艱貞苦節不出戶庭五十餘年如一日正兩晨昏定省孝養無違乙酉何孺人沒哀毀倍常水漿不入口至行三年喪必三十六月而後止日追念母恩覺三年猶未足耳至如經理祭田修祖家不憚勤勞有從姊適易者養生送死皆正兩資之饒羅二友貧不能葬正兩以金贈之此則推孝友之情以及宗族鄉黨者也初庚午獲雉傳君在浮梁稱沃壤人爭趨之正兩獨不往曰吾受師恩敢以俗情相累乎郡伯又青李公司理黃君石菴咸欲招致之皆辭焉其潔廉又如此嗚呼世稱

內省齋文集卷二十九 讀正兩墓誌第二 七

孝廉亦名焉而已若吾正兩豈非能盡其實也哉正兩娶李氏戴氏子二曰中樞中樞皆邑庠生孫七人廣慶廬庸解廉廈會孫三人曰耆士周士甫士女三人今卜某月某日葬焉正兩與予同籍四十二年知正兩者莫如賀故為之銘曰

鳳翔千仞譜籍之光節婦貞士母子流芳在昔友恭今既怡怡于一堂永推斯意兮庶幾乎長發其祥

謝秋水曰議論爽敘事而行大似歐陽子不特表章正兩且為石函先生作一全傳

曲盡人情令孝友之心悠然動大有關於風教 任長人

楊伯子墓誌銘

君姓楊諱毓芳字叔正陝西涇陽縣人曾祖 祖 父

有政聲君幼穎異屬文年十六補弟子員試輒冠軍及壯留心世道於桑梓尤加意焉闖賊李自成蹂兩河君家涇陽之雲鎮鎮村落繁庶比於郡縣賊殲精銳環攻君糾鄉之勇士感以忠義教以坐作進退之法陷賊無算賊力屈遂解圍雲鎮十萬戶賴以生全涇俗喪葬侈儀文不備者不敢將事君之先世積十四棺皆塗殯太翁軼掌宦途時以為病君奮然畫計附於棺者必誠必敬會塋數百人咸服君之孝思甲申後家計兩省齊文集卷二十九 楊伯子墓誌第一 三

日暮太翁憂劇而病君婉請曰今雖貧見躬自操作安知故業不再復乎乃歷江湖險阻僑寓揚州三十年跋履無間而仰事俯育皆有所資矣君於兄弟行最長巨細事咸以身先至夜分靡倦交相友愛終其身如一日內政雍肅室中數十人無有以辭語聞者治家節儉惟享祀必豐歷傳家像至自秦中即日戒筵豆致明題時節所薦悉恪恭無懈君性簡淡諸子請以狐裘禦寒者御弗衣曰吾父平生止一羊裘耳吾忍服狐裘哉君有所為夜必自思凡可以濟人者莫不為之一日散步郊外見故人子蕭然子立即厚贈焉買秦州翁氏一女有年矣積弱鮮

食君知其念母也折券還之蓋心存厚道往往如是子所悉者
僅一二事而已歲戊午中秋後二日以疾終於正寢易簀時惟
訓子以德行享年七十娶李氏孺人繼娶申氏孺人有子五長
曰必選揚州府庠生娶李繼鄭又繼盧繼王繼方凡五娶次曰
中選揚州府庠生娶劉次二曰英選娶王次三曰俊選次四曰
推選俱業儒孫四人汝襲汝龍雲龍必選出汝舟中選出孫女
一人必選出君歿之明年子遊廣陵得交君之仲弟蘭佩鵲鵲
恂恂望而知為儒者獨以不及見君為恨蘭佩為子述君之德
而君之令子卜以冬仲之某日盛君於某山又屬子以銘銘曰
內省齋文集卷二十九卷 揚州府志卷二 古

三秦世胄 卜築維揚 溫恭孝友 夙擅青緗 令名孔著
惟德允臧 琴書有托 奕葉禎祥

張兼菴曰非附青雲之士烏能聲施後世篇中敘伯子生平
覺譽之惟恐不盡

述姪墓誌銘

湯述字子鏡於先大父純齋公為曾孫於先君長潛山人格素
公為孫於吾弟敦實為第四子吾家自萬三翁世居南豐之西
里傳十二世而為先君先君存日嘉述之博學多才而優於行
也於幼孫中注念獨深嘗以大用期之乃年僅十七遂遭疾而
終嗚呼是可悲也矣今卜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子泣而志
之曰述生而穎異言笑不苟善事父母父母偶病夙夜皇皇寢
食俱廢先君卒述哭之慟至芥小祥其病已垂危猶伏枕嗚咽
嘗自訂所為時莠多所汰偶舉一題敦實曰存此何為對曰王

內省齋文集卷二十九卷 述姪墓誌銘 十五

父于尾聲曾易數語手澤所存奚忍寘焉疾革父母顧之泣述
曰命也吾儒之學天壽不二若父母過傷益深兒痛將逝口占
一絕云貧病年來白髮新那堪此日倍傷神夜臺一別無消息
父母憐兒兒痛親誦其詩者多為之泣下又嘗以諸兒姊為念
條陳區畫曲盡其衷故予宗暨姻婭莫不嘆其篤於義倫嘗讀
李顏湖本草擬按人身分類自頭至足繫方於其下彙輯以便
觀覽述雖髫年而志之所在未嘗不切于濟人也辛卯除夕某
姻逸一婢匿于鄰訪而得之索重贖焉將質有司述謝請于父
曰河干相值乍見而有惻心亦可嘉也既而索賄世俗嘗悲餉

以此伏辜救人者不將自沮歟。富室多嚴以此微之亦其福也。其明于大義卽一事而有然者。述五歲補小書卽求其義。從予族弟弼士學。弼士端方勤勵。遊約齋先生門。述因得聆其教。而先生遂器重焉。其歿也先生亦甚悲之。爲立傳。憐其品也。述通五經尤長於論史。能知治亂興亡之故。與人品邪正才德高下之殊。嘗曰世近則事理相通。故漢人奏議多借喻于秦。好觀紀事本末。暨吾學編讀逸國紀。嘆曰賢哉方正學。然于靖難之先措置未善。得無遺憾乎。至奪門事。慨然曰忠矣哉。于肅愍也。使於易儲時早夾去就矣。至羅斯難也。讀三案曰諸君子矢心

內省齋文集二十九卷

述莊誌第二

六

爲國然不能無過語云。形成于疑。氣生于激。其斯之謂乎。讀王文成集。喟然曰。洵王佐才。惜也未盡其用。聞熊芝岡事。嘆曰才大而量小。其底于敗也。宜哉。論甲申之變。歎歎感慨。謂棄寧遠太遲。不召諸軍入衛而遽議南遷。非計也。又嘗曰萬曆以來宗祚繁。故國日貧。邊才屈。故兵日弱。朋黨分。故政日亂。其論史精詳。雖老成名家有弗迫。此予所以感愴而悲傷也。述年十一成文。先君每命一題。頃刻立就。所著時莠數百。皆可觀。然予不專取其文。而特嘉其行。猶記予爲先君行狀。述請曰某事。倫于幻盍刪之一日。論書法。予舉趙子昂。述曰趙文敏何如。顏魯公予

大奇之。嘗侍予移晷。從容談文。而不及他事。今已矣。不復見斯人矣。嗟乎。予弟敦實。博覽醫書。精於其道。乃述病時適當先君。瘵疾敦實。夙夜侍湯藥。既無暇及之矣。後及先君大事。敦實哀毀踰常。又不遑問及。而委之于羣醫。豈非命也哉。述雖未娶。然衆高其德。憐其才。不忍以殤子待之。噫。是可銘也已。銘曰。既百行之弗違。知生寄而死歸。貞珉鐫勒以彰之。千秋不泯其在斯。

王汾仲曰。只在存心處事。讀書明決處。觸緒紛出。不及哀慟而哀慟愈深。所謂文之愴神淒魄者。

內省齋文集二十九卷

述莊誌第三

七

徐母鄧氏夫人墓誌銘

大家宰徐公侯如之夫人曰鄧氏。鄧爲黎川望族。其父諱某。號靜菴。黎川人。告賀曰。夫人幼而能孝。舉止端莊。言笑不苟。惟絰織是務。靜菴奇之。爲擇佳婿。遂嬪于徐。江太夫人以賢德著。夫入克嗣徽音。事姑以孝聞。自少至老。弗怠。家宰公少時。家徒四壁立。夫人自甘寒素。而滌髓不闕于二人。及家宰公既貴。稱節皇華。游歷京秋。而夫人侍養子舍。不一之邸。是以鞞掌王事。陟岵岵而無憂者。惟夫人是賴。封公暨太夫人。壽考且寧。惟然獲遂其志。而牽裾無悲者。惟夫人是依。家宰公貴顯。諸婦如雲。而

內省齋文集二十九卷

徐夫人墓誌銘一

六

門內。藹然無諍語。非夫人之雅量。其孰能之。至于仲氏。庶出視之。如所生。教養備至。撫育三孫。慈而不暱。所以廣其學而成其品者。夫人之訓多焉。夫人性慈好施。汲汲然恐後。饑者食。寒者衣。病者藥。是以里中貧乏。咸戴其德。于不哀。僕婢有竊金者。事覺惶懼。夫人竟宥之。其寬仁有如此者。至於貴而能勤。老而弗倦。夙語疊膺。不殊寒素。訓子孫以惜福爲先。恒舉微時貧苦以相勗。或宗姻宴集。衆矜新粧。夫人澹素自若。衆就寃大驚。久之或有媿且慕者。夫人於徐氏婦德母儀。可謂成備矣。其爲母也。有二男。兩女。長斯邵。官生。以孝文著。次斯皇。邑廩生。授中書。

有才行。而好學能文。著名郡邑。女二。皆有歸。孫男三人。曰大諱。曰大詠。皆廩生。曰大訥。應貢方辭。孫女四。皆適巨族。曾孫尚律。尚岵。尚崧。皆幼。曾孫女三。其一亦適人矣。餘尚幼。詳載家宰公誌中。夫人享年七十有八。於今戊子六月初十日。終於正寢。以其冬脩家宰公合墓于邑之十五都黃沙渡。賀嘗過黎川。黎川人爲道。夫人儉德。愈于家宰公。其事始最久而孝行不衰。及詢之宗族。果然。嗚呼。夫人之德。不勝書。書其鄉鄰之所誦服者。昭婦順也。書其子若孫之賢。以著其惠訓之不倦。昭母儀也。夫人之福。其未可量也。哉。銘曰。

內省齋文集二十九卷

徐夫人墓誌銘二

七

厥德孔臧。厥孝九彰。厥心彌苦。厥後彌昌。黃沙幽壤。歸其藏。銘以垂世。弗可忘。

方爾止曰。文有斷制。序次老而不繁。

重脩謝處厚先生墓表

謝處厚先生諱驥宋詩人也尚氣節士大夫咸敬禮之其子之純事後母孝為邑儒者孫師聖登開慶進士為寧都簿禦寇者功乃還承權令皆有聲先生葬邑南塔下四百餘年其孫拜掃如故茲重脩厥墓屬賀為文以表之賀思人本乎祖先人遺體所存雖歷千年而追懷源本其曷忍忘然觀今世之人自祖父而上拜掃不怠者鮮矣况歷年已久乎且傳八九世而墓存者又鮮矣况能重脩而隆厥事乎今謝氏此舉亦可謂追遠矣推是志也則謹慎以守身和厚以睦族勉思孝養懼辱懼殆以內省齋文集二十九卷謝處厚先生墓表 三

蓋生事死葬之禮者其曷可緩乎哉且思天地為大父母斯人皆吾一體則凡適墓不登壟掩骼埋胔可以弘吾錫類之仁者又烏容自已哉予讀先生詩曰甘霖隨手遍江南斯其志不小宜為張公孝祥所知也吾願謝氏諸孫皆以族之儒者為法勉強為善以繼詩中之志而光前人之令緒則謝氏之典其未可量也歟賀喜追遠之孝足以維風于是乎表之

蔣震公曰只言世風之薄而謝氏之美自見且因以廣勵足徵萬物一體之心

墓表

趙君矯園墓表

嗚呼此矯園趙君之墓也君諱爾圻字千里世居廬陵十歲能詩十三補弟子員是時鄒忠介公南臯講學于其鄉君偕李公懋明曾公二雲同遊忠介門日聞正學其志趨固已異矣與弟也叔並著文名馬公君嘗曾序其制菰以行君痛宋史蕪雜故所評廿一史于宋加詳詩文頗富有刺魏璫樂府諸篇楊公機部亟稱之烈皇帝登極掄才受知蔡雲怡先生於是賢聲日著君留心世務所交悉名流而于嘉善錢相國相得益深癸未懋

內省齋文集二十九卷趙矯園墓表一

三

明李公赴名辟君恭謀當是時大將左良玉跋扈李公入其軍感以忠義良王斂手歸命帷幄與有力焉入都廷試上親擢前茅得台州司理聞流寇渡河徘徊不忍行及逆聞犯畿君與李公議曰盍請東宮監國駐于陪京南渡猶可為乎李公既具疏矣卒惶急議格不行君泣曰事至此不可為矣迨李公自經君視殮甫畢聞帝殉社稷慟哭幾絕為詩數十首悲憤留連扶病出都門奉李公遺命集師討賊期與楊公機部劉公晉卿諸君子大會于金陵乃哀毀所傷遂歿德州旅次同李公視歸而塋君于茲土嗚呼君雖未大用不獲展其所長然所交皆有道志

欲千秋斯稱不負師友者乎君之子為雲從何公祿軒瞿公所薦士多材藝而隱于醫賀雖未得見君而間君之賢故特表其墓以著南臯講學之功云

羅珂雪曰蕭蕭數筆而其人生平本末始終大節令千載下如聞其聲更不屑屑作感傷悲悼語而點睛處令人貌不悴而神傷

王孺人墓誌銘

妻母王孺人新城社崗女也。生萬曆癸卯。適婦翁余慶雲先生。世居縣前。孺人事姑孝。持身端治。家儉。訓子女嚴。不苟言笑。足不踰戶。雖子婿簾內。各稱未嘗覩其面。而長女工寒暑弗怠。而酒漿餽饌之屬。靡不精潔。易所謂無攸遂。在中饋貞吉。孺人其盡之歟。有子二。長與娶黃。次升。娶曾。繼朱。女二。長適朱。賀。封宜人。次適吳。弒。孫三。嗣某。俱異出。嗚呼。孺人歿時。僅四十有四。賀方執掌。未遑執紼。宜人亦流寓。端州。嘗以未得永訣為痛。今十有九年矣。念我宜人貞淑。追懷。姆訓。而不覺涕淚之難禁也。初。南省齋文集二十九卷。王孺人墓誌銘。三。葬譚家堡。今改葬某山。銘曰。備婦德。安幽宅。奕世子孫。勿忘內則。

嫂宜人立身端正事吾

母始終誠孝至今思其行事令人敬服非得于家教者不能故知此誌無溢美焉弟敦實

萊師崔貞伯先生墓表

質平生所受知者類多君子如吾師沈觀之陳乾菴二先生之
潔已愛民許霞城先生之正色立朝蔡靜源南中幹二先生之
敬慎得君史道鄰先生之忠貞貫日皆可為奕代儀型豈特一
時而止哉乃童年受教而稱知己者實惟吾師貞伯先生先生
之設帳於吾家也賀年十三資殊純前塾師以棄才目之先生
一見即語人曰吾門八十人湯生其首推矣聞者粲然庚午春
謁先生於別館持文就正先生獎賞者三語賀曰此其特矣是
秋賀舉于鄉庚辰南宮倖獲衆始以先生為知人先生設教與
內省齋文集二十九卷 崔先生墓表一

三

世俗殊專德行而不及文章在館課文賀恒曳白先生一笑而
已竟無過督焉惟外語必悍及門之士坐不容稍偏立不容稍
頗賀奉教惟謹至今夢侍其側止久力疲猶不敢少傾則正人
之精神能悍人于六十載之後洵所謂德威惟畏哉猶記同邑
姚某介弟也值先生偶歸偕衆生奕奕懼曰先生或返乎姚某
叫號不顧且有推席之談不意先生忽返聞其語大怒朴責數
十即日辭館其兄名孝廉長惡請罪先生毅然不可留是時去
生貧甚姚某俸殊厚先生竟不屑焉辛酉學使者拔姚第一或
舉手為先生慶先生曰非吾徒也其嚴于衡品如此先生行

端方黜然若盛暑必衣冠而不袒裼或笑為迂先生不為所動
終其身弗變先生少穎異熟于春秋四傳資治通鑑皆手錄精
工諷誦不輟其文宗王唐歸胡不越時然應試屢售萬曆己酉
壬子皆一歲而首拔者四甲戌以歲薦授弋陽訓導其造士也
亦以德行為先會同官有索費儀者先生耻與為伍遂棄官而
歸甲申開北變憂憤成疾乙酉秋染病先生醫學素精救人輒
效至是必不服藥曰吾不能自縊于明倫堂猶欲苟全性命耶
享年六十有四先生姓崔諱德懋避督學崇公名改諱德新世
為邑之西坪人代以長者重于鄉母氏暨元配咸有婦行生子
內省齋文集二十九卷 崔先生墓表二

五

三長曰敦仁庚午副榜有文名次曰體仁曰安仁皆諸生也先
生久停未葬今安仁卜于丁巳之夏購是山而封焉賀哭與于
墓因思古人有官感恩則有之矣知已則未也若先生識賀於
十三齡可不謂知已乎獨惜先生學廣行優假令早年得志必
將正色而立朝必將潔已而愛民必將敬慎而獲君必將忠貞
貫日與先陳許蔡南史諸先生媲美乃垂暮之秋一官落俾
正直剛廉之品僅見于一邑一鄉豈天生材之意哉雖然諸先
生時際艱難而執筆焦思且有捐其軀者亦未能盡行其志則
坐臯比而考終桑梓稱為君子奕代奉為範型其勞逸不六殊

甘應侯墓表

元從一事據地法○而此一事○元人亦備○陽之○

丁丑夏予聞封山有茹素者眾數千人自號密教亟語當事

曰此輩聚眾必爲亂宜豫圖之眾西爲迂獨甘子應侯語人曰

此曲突徙薪非過計也居無何妖教將萌予問計于曾子宗伯

宗伯曰吾邑有經濟才惟甘應侯予乃同第載歌稟命家大人

家大人論曰亟與之謀于是特訪應侯應侯曰勿張皇以冒激

變之名但密偵而謹備耳每深夜談論授予以計且曰吾不欲

以此自見其秘之因與宗伯陳之林令公而不言所自也有頃

封山大亂妖寇四起白水先生又授諸將地圖方畧攻勦有序

封山大亂妖寇四起白水先生又授諸將地圖方畧攻勦有序

封山大亂妖寇四起白水先生又授諸將地圖方畧攻勦有序

封山大亂妖寇四起白水先生又授諸將地圖方畧攻勦有序

封山大亂妖寇四起白水先生又授諸將地圖方畧攻勦有序

封山大亂妖寇四起白水先生又授諸將地圖方畧攻勦有序

封山大亂妖寇四起白水先生又授諸將地圖方畧攻勦有序

封山大亂妖寇四起白水先生又授諸將地圖方畧攻勦有序

封山大亂妖寇四起白水先生又授諸將地圖方畧攻勦有序

封山大亂妖寇四起白水先生又授諸將地圖方畧攻勦有序

封山大亂妖寇四起白水先生又授諸將地圖方畧攻勦有序

封山大亂妖寇四起白水先生又授諸將地圖方畧攻勦有序

封山大亂妖寇四起白水先生又授諸將地圖方畧攻勦有序

封山大亂妖寇四起白水先生又授諸將地圖方畧攻勦有序

封山大亂妖寇四起白水先生又授諸將地圖方畧攻勦有序

封山大亂妖寇四起白水先生又授諸將地圖方畧攻勦有序

封山大亂妖寇四起白水先生又授諸將地圖方畧攻勦有序

封山大亂妖寇四起白水先生又授諸將地圖方畧攻勦有序

封山大亂妖寇四起白水先生又授諸將地圖方畧攻勦有序

封山大亂妖寇四起白水先生又授諸將地圖方畧攻勦有序

封山大亂妖寇四起白水先生又授諸將地圖方畧攻勦有序

封山大亂妖寇四起白水先生又授諸將地圖方畧攻勦有序

封山大亂妖寇四起白水先生又授諸將地圖方畧攻勦有序

封山大亂妖寇四起白水先生又授諸將地圖方畧攻勦有序

封山大亂妖寇四起白水先生又授諸將地圖方畧攻勦有序

封山大亂妖寇四起白水先生又授諸將地圖方畧攻勦有序

封山大亂妖寇四起白水先生又授諸將地圖方畧攻勦有序

封山大亂妖寇四起白水先生又授諸將地圖方畧攻勦有序

二十七

南齊書卷之十九

二十八

是以賊滅而城全應侯父子實與有力焉而衆莫之知也應侯

諱士應始祖令安翁家世丁溪爲豐名族傳至學古翁爲太和

丞者其高祖也邑庠易軒翁者其曾祖也鄉賓對峯翁則其祖

也厥考白水先生爲邑庠生以豪俠著母李孺人有淑德應侯

年十五喪母哀痛備至不飲酒食肉者三年事後母委曲順承

顏色必謹且彌縫其闕而歸德于後母以安厥考心者二十餘

年白水翁病癰五閱月應侯侍病勞苦久而不懈白水翁亟稱

其孝且載之宗譜云應侯幼穎敏弱冠補弟子員性嗜學留心

經濟凡豐邑賦稅先後增減圭粟纖微能悉道之不爽故邑侯

屢以登侵冒毀馬政見屬恬澹不伐是以梓里食德而人不知

也一子曰京卓然自立歲丁亥謝秋水李仲闇二先生講學程

山應侯命子從學凡朔望會講必攜子以從迨棄子矜而隱父

執勸令就試應侯曰讀書所以明道也奚必仕進爲哉其聽之

及易贊時惟勉子以學嗚呼應侯有文藻而不獲用于世此吾

邑所咸知也至若隨處利民發蹤禦寇則功在梓里而衆不知

也况不求富貴而命子以學則有志于名教又豈衆人所能知

哉夫世所不知而聽其湮沒則予所不忍也故特表而著之

魏冰叔曰叙次最有法度甘君隱德全賴此文發之而通篇

陳紫階墓表

嗚呼。是惟陳子紫階之墓。紫階姓陳。名上台。世爲吾豐之望。星里人。於立綱先生爲十世孫。於蘭亭翁爲九世孫。而廷鎮翁諱大鼎者。則其父也。憶予與君定交。在戊子秋。時君年甫廿八。而意氣如雲。有所托。風晨雨夕。無敢闕勞。予已嘉其誼矣。未幾卜築彭溪。遂結比鄰。相得之深。數十年無間。然平居無事。君亦不甚過予。迨乙卯之亂。君獨竭力周旋。晝夜爲予籌畫。當是時也。四方逃竄。南城諸友。並墮入君家。食指以數百計。君貧甚。皇皇計所以哺之。拮据勞瘁中。未嘗一刻忘予。泥雨更殘。嘗跣足三

南浦齋文集二十九卷

陳紫階墓表

五

過子既罕。家行矣。萍踪莫定。君竊慮之。維時途次戒嚴。予所隱居。在江閘之界。崇山峻嶺。不殊天塹。而君芒鞋跋涉。冒暑招尋。至則感慨歎歎。信宿留連。而不忍別。其後予數遷。君又數過訪。嗚呼。君之交情。何其獨摯哉。今兵戈漸息。方欲與君相聚。故園而君於昨臘之六日。已長逝矣。君年僅五十。有六。又無傳。予思報君之德。而無由也。姑表其墓。以垂奕葉云。

張旦復曰。患難周旋。乃眞朋友。舉此一節。而生平可以類推矣。彼平日殷勤。遇患難而逡巡畏縮者。肝膽安在。乎。予嘗過居彭水。亦荷紫階假館授餐之誼。讀此法然。

熊母黃孺人墓表

熊母黃孺人。金谿熊紹雲妻也。熊氏自贊翁從豐城徙居石門。傳七世。而爲雲翁。雲翁之第三子。爲紹雲翁。娶孺人。孺人性端莊。不輕言笑。幼卽嫻于姆訓。通女論語。以至孝經小學四書。皆能成誦。而達其義。十九適熊。敬事舅姑。鄉鄰以孝謹稱。父母歿。持齋十年。不以旣嫁遺親也。撫諸姪如己子。而於幼孤尤加篤護焉。待妯娌以和。御僕婢以恩。訓子女以嚴。勤婦工。寒暑弗輟。紹雲翁好客。而中饋躬操。無少怠。紹雲翁好施。與常弛債。被券賑荒。掩骸。或路橋有圯者。修葺之。孺人皆力贊成。中年家

南浦齋文集二十九卷

黃孺人墓表

三

漸裕。自奉儉約。而不驕。及後稍衰。怡然不以介意。亦不屑求人。也。孺人享年七十有八。生子二人。曰彥登。曰彥英。孫三。曾孫三。孺人之子。究心青島術。遂得吉壤而窆焉。嗚呼。有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若孺人者。當必有後。猶記戊子春。時賀膳家寓石臺。先妻余氏。得奉孺人教。常避兵梧梓。輒與同行。聞熊氏宗族。稱其嫡德。母儀無間言。今其子皆賢。可謂能養其志矣。後之人有顯貴者。當思積善之垂。益加培植。則孺人德之所被。豈特其一家云爾哉。

許師亦曰。俱於處處墓。寫作婦人墓表。宜如此。

史母姜孺人墓表

鄱陽烈婦史母姜孺人以戊子吾鄉之變投井而死者也。孺人爲大司成晉齋姜公之孫。贈郎存壁先生之女。歸史君乘古凡杵日汲甕靡不躬親。史氏家世清白。至微且寒。孺人甘之無愠。色。史君歲窮于外。孺人百計拮据。奉姑無懈。教誨四子。不爲姑息。春秋祭祀。暨姻婭吉凶。酬應井然。故史君三十餘年。無內顧之憂者。孺人力也。及史君捧檄。以廉潔相成。嘗手績麻纈。遺諸子婦。是時朝事日壞。政勸撫諸子南旋。孺人曰。吾夫軼宰而吾亦歸。何以慰大母哉。且吾夫忠於君。吾敢不忠於夫乎。無何。史君報還歸里。而天步驟矣。金聲桓之變。諸子請孺人行。孺人曰。無庸設不幸。吾前有井。後有池耳。及兵至。孺人果赴井死。越三日。出屍井中。倉皇瘞諸上。迨冬。收視。則顏色如生。其生歿年月及子若孫名。俱詳誌銘中。嗚呼。從容就義。自古爲難。而況于巾幗哉。當饒郡被屠。婦人死者以百數。凡皆倉卒致命。惟孺人從容脫簪珥。置井旁。攝衣入井。其夙明大義然也。抑史君刑家之化爲不可及也歟。孺人有丈夫子四。皆卓犖能振家聲。源遠流長。于茲益信。他日採風者。其尚以子言爲厲哉。

張兼庵曰。巾幗勝鬚眉矣。夙明大義。四字永霜。

目錄

三十卷

祭文

祭許仲容太翁文

祭孔登小處士文

祭黃簡翁先生文

祭李仲閭處士文

祭王淑衡文學文

祭鄭寶水憲副文

祭王左車處士文

祭夏乾明醫士文

祭羅以聲醫士文

祭涂母鄧孺人文

祭黃幼輿同年文

祭張母黃孺人文

內省齋文集三十卷目錄

祭三弟載敬文

行狀

吳鹿友先生行狀

祖母李太夫人行狀

母黃太夫人行狀

祭文

祭許仲容太翁文

嗚呼太翁。生而為賢。歿而為靈。其立身正直。無愧衾影者。實足為斯世之典型。空享耄年。以俟恩榮。胡為天遽奪之。而壽止于八十五齡。雖踰耄不為不永。而鄰里鄉黨。莫不為之涕零。即四方慕義者。皆不能為太上之忘情。聞太翁易簀。正襟危坐。而頭不傾。相傳既登仙籍。授職幽冥。雖恍惚幻杳。實屬無形。而揆之內省齋文集三十卷。祭許太翁文。

以理則鬼神之道。統不越乎一誠。太翁之德。既正直而聰明。則精神所至。必不隨化以俱盡。自常躋峻秩于蓬瀛。為善之報。如此又何羨乎人世之公卿。况令子皆賢。孝友睦婣。夙著文名。其好施積善者。為家之瑞。而鴻文麗藻者。為國之楨。將見太展弘猷。以濟天下之蒼生。則太翁既往。而子姓濟濟。必將顯揚以大善人之家聲。賀昔在名郡。職忝司刑。得觀令子試牘。已知為蓋世之英。今偶遊至此。乃獲登庭。隻雞絮酒。聊以薦馨。太翁有靈。令其縹緲而來聽。

序易簀事極正。轉換處最工。此等文斷為必傳。曾是天

祭孔登小處士文

嗚呼先生。雲林毓秀。今如嶽降而生。申末流砥柱。今標勁節於松筠。方冀遐齡。今以淑世而還醇。何斯民之不幸。今遂厭俗而登蒼旻。嗚呼先生。夙耻干謁。今屏跡氛塵。飲人以和。今藹若陽春。昔共公車。今提命諄諄。道誼相成。今豈啻雷陳石臺。再觀今情彌摯。而道彌親。成子于與登小同廿載際隔。今竟片楮。以未伸。今遂長逝。今其能無涕淚之沾巾。嗚呼先生。早已齒墮。今固憔悴若靈繄。懷粥弗充。今已備歷其艱辛。中心如噎。今恒寄興於濕苔。與山榛。視軒冕如敝屣。今重名節若千鈞。經百折而不回。今允樂道而安貧。得少游而為友。今少游臨川陳。又得未艾。以為姻。王未艾。韓士。倪龍二師。今洵合節而同輪。倪鴻寶先生。登小為元龍公。韓文光。丁卯。房淵源。有自。今庶無忝乎江右之師。後為四川巡撫。殉獻賊之難。第一。人何三百年。養士之恩。今僅食報于未第之臣。嗚呼先生。既得全節。今足師表乎人倫。千年瞬夕。今惟令德亘古而不泯。質荷夙知。今愧昔玷乎縉紳。敬先生之高節。今雖趨跂而弗能遵。今追慕于既往。今惟涕泣而用禋。先生有靈。今尚縹緲而來臻。

徐仲光曰。俯仰之間。百感交生。斯人斯文。並堪不朽。

祭黃簡翁先生文

嗚呼先生。忠信其性。和易其情。持已必繇其道。教人必盡其誠。在韶嶽而端謹。已望重于鄉評。先祖風延爲西席。久推士類之典型。迨司鐸於撫州。能悅服乎羣英。今子式穀。益茂賢聲。昭義方之風訓。復澹泊以相成。遂蟬脫于塵埃。而不類世俗之科名。故鄰里共稱其正直。宗祠特頌其公平。雖八旬不爲不壽。而聞者亦莫不咨嗟而涕零。嗚呼先生。斯世雖捐。斯道有傳。今于師平程山。遂出類而爲大賢。觀其養志于菽水。且侍疾而恭虔。惟哀毀之骨立。衆人亦與感而淚漣。將先生之庭訓。壽汗青于萬

內省齋文集三十卷祭黃簡翁先生文

三

世而豈羨富貴于百年。嗚呼先生。厥行惟臧。厥德孔彰。前歲晤于仁里。猶矍鑠以徜徉。曾日月之無幾。遂承隔于陰陽。雖死生亦同晝夜。固人世代謝之常。而所以歎歎感愴者。惟永懷令德于不忘。

徐仲光曰。淡淡數言。而情理俱至。祭文之超脫者。

祭李仲闇先生文

嗚呼。仲闇忽逝。今吾誰與歸。直諒多聞。今惟仲闇其備之。廿載論交。今賀賓靈。爲嚴師。使仲闇而毫髮。今將俗易而風移。何桑梓之不幸。今能不慟哭而深悲。矧平生之雅慕。今何以盡于道。而慰慈闈。嗚呼。仲闇。少負雄才。今已留心於濟世。雖曰豪蕩。今固風明乎義利。倏欽才而就矩。今惟正學之是嗜。砥頽波而獨立。今允浩然其爲氣。繼往哲而開來。今實千秋以爲志。因念祖而庇宗。今雖風雨其弗避。苦跋涉之艱難。今沉疴遂由此而致。嗚呼。仲闇。死生猶晝夜。今道無間於幽冥。形隨化以俱盡。今

內省齋文集三十卷祭李仲闇先生文

四

勵。今冀無負乎嚶鳴。仲闇留心訪求。正人而持守尤堅。此文極似其生平。一字不可他移。弟敦實。

祭王淑衡文學文

嗚呼。古人悼亡。與嗟。今昔。况於好友。夙親教益。中道云。祖。能無太息。惟我王君。才高學積。手持一編。寒暑弗釋。費序連邇。同人所情。公獨怡然。舉此一席。樂育群英。是訓是迪。三十餘年。孜孜靡數。惟彼太原。族踰萬指。君置一言。紛爭立已。砥柱頹瀾。君子是恃。猶憶庚寅。僑居珂里。因君之明。乃獲御李。道義相成。君子是以胡然。一疾。彌留不起。嗚呼。人壽幾何。如夢如幻。悲我淑衡。微思公獻。茲。嗚呼。是年。亦。於。中。垂。霖。之。秋。馳。驅。仕。宦。旦。夕。趨。示。無。敢。或。倦。本。為。求。榮。反。罹。憂。患。以。比。淑。衡。倘。伴。林。凋。苦。樂。應。兩。省。齋。文。集。三。十。卷。祭。王。淑。衡。文。五

殊安危共見。惟是交情。不勝悵念。君之兄長。曰名彥。廿載交游。與予亦善。君歿未幾。旋復告變。雖享遐齡。猶滋繼緒。矧茲春正。君甫六旬。擬偕同志。進祝松筠。誰意不臘。絮酒空陳。移慶為弔。涕淚盈中。自古有死。孰無返真。象賢繼志。所賴後人。冀君之子。敬以持身。跬步必謹。惟恐辱親。庶幾令緒。久而弗湮。辦香躬奠。哀此誕辰。君其歸來。以享以歆。

所哭在此。所悲在彼。足以喚醒世人。末段規其子。尤見交情厚道。弟致賀。

祭鄭寶水憲副文

嗚呼。人生有盡者。百年之形。而所以不朽者。寸心獨秉之誠。惟我太翁。博學宏才。世罕與京。翻翻文藻。弱冠蜚英。既標奇于銓署。旋秉憲于福寧。惟我峽江夫子之知人。故能得多士之彙征。翁正身以率屬。甘茹柏而飲冰。爰捍外而安內。克撫民而戡兵。是以三山咸頌其德。而稱為一路之福星。滄桑既改。翁惟以名節為重。而爵祿為輕。故終茹西山之蕨。而樂飢于泌衡。賀在延津。久悉廉聲。厥後天涯迴隔。欲就親而弗能。庚戌之秋。誠兒遇長君子湖上。頗自快乎。嗚呼。乃悉翁之近履。而知為潛德之貞。

兩省齋文集三十卷 祭鄭寶水憲副文 六

讀古質疑。辨析特精。賀晨夕披誦。而寶之若白珩。頃者次君奉使。過茲南浦。而賀幸識荆。授以語林。益滋服膺。洞古來治亂興亡之故。足以羽翼乎麟經。蓋翁之所著述者。不為風雲月露。而皆足為名教之干城。方欲持文就正。而登君子之庭。胡為乎哲人不永。而斯世遽失乎典型。聞令子哀毀。無論知與不知。莫不歎歎而涕零。然翁已踰七兮。且著廉惠之名。令子象賢。今得翁正大之情。聯翩仕路。今將其濟乎蒼生。培元氣以養志。今必著千秋之事業。而豈惟百世之簪纓。如翁備福。今寶可以無憾于幽冥。賀忝同志。兼以同庚。况當年聯掌。並屬峽江之門。亦與翁

為弟兄撫今追昔。自感交搜。隻鷄絮酒。聊以薦馨。翁其來享。分鑒乎醢醢。

王汾仲曰以真朴發哀辭。便覺淋漓盈袖。

祭王左車處士文

嗚呼念我左車。室享遐齡。倏焉賓志。使予涕零。當年定交。恭慰嚶鳴。已酉之歲。曾遊舊京。雨花木末。攜手同登。六旬淹滯。藉草班荆。厥蔭維篤。厥心維誠。河梁送我。千里神傾。干戈數載。轉徙頻仍。隴梅莫致。雁羽莫憑。形跡雖疎。中懷孔榮。今茲春仲。重過石城。維舟未定。遂造玄亭。不覩其容。不聞其聲。存亡聚散。曷以爲情。嗚呼左車。命筆縱橫。浙西之俊。金陵之英。方其少時。淹貫六經。沈酣墳典。吐句崢嶸。結絲懸黎。識者共稱。謂空大受。世寄方膺。管彼名駒。必不留行。乃甘淪落。泉石艱貞。沉塗軒冕。俯視兩省齋文集三十卷 祭王左車文 本

公卿三十年來。潛泊無管。今雖長逝。衛必風清。無愧無作。奕世其馨。嘉哉令子。早著才名。干將莫耶。發于新硎。子愛且敬。視若良朋。招提晤對。悲喜均增。文孫岐嶷。令緒堪承。行昭世澤。用膺賜程。君齡雖促。無憾幽真。嗚呼維昔。已酉暑炎。蒸同吟。嶺山哀悼弗勝。何期已未。竟哭君庭。頃偕令子。相視山形。川原秀麗。可以封塋。發祥百禎。未艾方興。獨吉于冬。返棹難停。爰羞蘋蕕。先薦君靈。尚饗。

王汾仲曰生死遠離之慨。淋漓筆端。左車得此。不朽矣。

祭夏乾明醫士文

嗟我乾明。德音不忘。肝南之効。科不乏。而重義輕利。則惟翁獨
良。不問人之貧富。咸奔救以皇皇。飲微臚而弗辭。獨不似世俗
之酒狂。且家傳足恃。而手不釋卷。必殫心以究岐黃。故用藥變
化。遂能不類乎尋常。使天假之以年。將日進于無疆。胡為遇暴
雨。涉波流。遂一枕乎黃梁。嗚呼。初觀翁貌。已慮翁壽之不长。然
行僅十載。而令名已徧乎梓桑。故訃聞而涕阻者。不可勝紀。亦
足為河島夏氏之光。况死生猶晝夜。古今亦旦暮。而又何繫乎
衷腸。所可惜者。鄰近嬰兒。失其依托。予能不感慨而悲傷。

南省齊文集三十卷 祭夏乾明文

九

林茂之曰。不住而住。奇甚。有少者懷之之意。

祭羅以聲醫士文

嗚呼以聲。其技允良。初嗜博奕。聽予規諷。遂專意于岐黃。其歷
效吾家。而著名二邑者。豈數語之可詳。嗚呼以聲。先室人胎疾。
鮑龍于誤投疏汞。翁時亦在其旁。然翁實心濟世。厥效孔彰。維
懷舊德。予曷忍忘。嗚呼以聲。既云歸矣。兩邑近境。乏良醫矣。念
彼衆病。云胡不悲矣。嗚呼尚饗。

方爾止曰。不悲其人。而悲衆病。與祭夏乾明文意同。而詞異。
祭文中。誰有此高脫。

南省齊文集三十卷 祭羅以聲文

十

祭涂母鄧孺人文

嗚呼懿德無非無儀鳳嫺姆訓窈窕芳規于歸閨閣徽音克嗣
爰相君子凜凜倡隨相敬如賓穆木下垂既克襄乎令德宜食
報于僉斯乃熊羆之未叶何天道之無知惟巨麗之鴻文同辭
壇所特推殆鷄鳴而戒旦乃翩翩而迴邁乎等夷惟松筠之勁
幹甘肥遁而特辭非相成以恬澹又胡爲俯隱以無疑况作求
之世德恒積善而好施度閭中其樂贊故能爲世俗之所希嗚
呼在中饋而貞吉肅閭範而咸空爲德行而無忝當共享夫維
祺何隙駒之易逝遂一病而莫支凡遠近聞者無不感慨而歎

南齊書文集三十卷祭涂母文

士

欽矧伉儷之深情其能不惆悵以追惟然仁厚之積累將發祥
于無涯則百男以緩祿若左券之可持雖未屬乎毛裏何莫非
慈惠之所貽既拜掃其有人諒九泉亦可以無悲予等叨諸誼
而屬通家遙布奠以陳辭知靈爽之弗替尚彷彿而鑒茲
全是虛處摹擬而一字不可移

曾麗天

祭黃幼與孝廉文

於戲士舉于鄉名曰賢書顧名思義詎不重歟堪嗟叔季踐履
多虛習之既漸漸忘厥初無泰所稱惟我幼與今夏六月八十
懸弧胡然絕塵遽返幽都午園七袂潤玉圓珠遂爾輟光俯視
泊如明燭幾先不赴公車三十餘年帶月荷鋤緬惟魏子與君
同符予匪其倫輒奉楮模奈何厭世顧不我俱嗚呼百年且暮
天地遽離十有四人壽夭何殊高風大壘其樂于于君之所有
他人所無吾邑之蕭黎川之涂從容慷慨大義捐軀日月爭光
無事悲呼若楊若鄒以暨二余翩翩後嗣各振門閭獨憐孔傳

南齊書文集三十卷祭黃幼與文

士

不傳一孤仰王素君遺骸久枯因君之逝百感交攬君如有靈
諒聚丘墟爲寫我憂抑陳區區喘息雖存殘梗苦孤四十三載
空負居諸叩友在天尚思起予聊將來日補茲系榆雲山匪隔
彭逝頸疎君其愜然鑒此生芻

庚午于郡同籍共十四人規諱能容蕭諱漢涂諱伯昌楊諱

居理鄒諱臯余諱日登余諱浣孔諱胤鄧傳諱光寰邵諱升

王諱高遠黃諱之濬即幼與從侄也字素君

自記

徐武今日哀一人而并慨十二人又各有分量大奇大奇簡

潔瑩凝殊似左國

祭張母黃孺人文

嗚呼壺範外政攸宜而况發祥允賴母儀緊惟孺人夙姻內則
嬪于名門克供婦職鷄鳴戒旦敬順斯兼名流式佐為貞孝廉
孝廉入仕甫除司宰旋遭滄桑吏隱而止振鐸南安更嶺荒寒
世傳清白罔敢曰難佳兒誕育基推鸞鶴文采翩翩羽毛肅肅
夫子歸仙賓客見捐孺人諫于孟母比賢以茲芳懿俯仰咸摯
方冀遐齡永言慈侍如何一疾遂返北邙聞空輓撤荒草白楊
嗚呼孺人夜臺寂寞伉儷相逢無愧無怍偉然有子能讀父書
將昭令緒天祿石渠既昌厥後如永厥壽孺人自念抑又奚疚
內省齋文集三十卷祭張母文
朔風凜烈歲月若流我心蘊結觸目生憂憂昔雪章清河伯仲
仲氏遐棄視天夢夢我與司空楊鶴聚散因悲孺人感愴無窮
玄酒在尊隻雞在俎孺人有靈是鑒是茹
王汾仲曰哀詞而出以韵語調入楚騷體如三百亦今韵文
之僅見者

吳鹿友先生行狀

吳公諱姓字鹿友別號柴菴揚州興化縣人萬曆己酉舉于鄉
卽勵志節以干謁為恥癸丑成進士授邵武知縣廉明不肯舉
卓異調晉江父艱服闋補山東濰縣值遼撫急貴海運米董公
請抵夏糧準諸市價出入皆以官斛嚴釐羨耗使民易輸治濰
三載講六諭申保甲懲佐闕招流移訟者約以期至立折之不
差一役不追一紙一錢故治行已為當時冠壬戌考選御史陳
言邊備空虛可虞宦寺內操宜罷奪俸二月癸亥春巡視節慎
庫糾魏黨尚書姚某不宜開例需官損國體而虧孝思又奪俸
內省齋文集卷三十吳鹿友先生行狀一
士

三月巡視北城閣覽有犯者立懲之公見魏璫用事乃疏請終
養歸而閉戶讀書講求古名臣政蹟公之經術自是彌深矣丁
卯魏璫追恨褫其職是秋烈皇卽位起山東道御史疏請拔亂
本以昭永戒列媚璫諸姦狀請早正法紀已已差按河南下車
卽問民疾苦糾貪墨懲巨蠹疏蠲永城諸邑加派以蘇積困修
于忠肅祠創伊洛書院疏請錄邵雍後裔請諡靖難諸忠臣以
敦風教當是時萬公元吉為歸德推官公知其廉能而信任之
南陽鄧州一路賊起公檄擒首惡而餘黨悉散公巡方惟以吏
治民生為務廚傳輿從皆從省約有大事卽手書與守令商確

而後行。凡訟明曲直。訪懲姦惡。禁勿坐贖。將報命。察贖錢數。萬。檄州縣羅粟貯倉。以備荒政。而給軍需。巡畢出境。嚴卻謝薦。倒金一時風采卓然。未幾復命。總憲屬掌道印。會訊毛御史羽。健獄公不敢文。致其罪。因忤與總憲意。遂有差。賑延綏之。命時流寇梗道。人以為畏途。公拜命即行。是維庚午之冬。越明年春。至華陰。倒調獄。公念元早三年。室廬焚掠。暴骨如山。乃瀝血為文。願以身代犧牲。為民請命。秦民聞之。皆泣下。至延綏。斗米七錢。公念帑金弗贖。乃檄各道。啓藩王。義責撫按。俱捐祿俸。獲金粟數萬。而紳民義助者。又以萬計。疏奏上大悅。是時延

西省齊文集卷三十 吳鹿溪先生行狀二

十四

綏州縣皆賊屯據。史公可法為西安司理。公一見而奇之。令徧歷所屬親察飢口。公駐宜君縣。親行驗給。時有司仍急催科。公歎曰。赤子弄兵。演池非繇此乎。乃糾一二貪吏而請緩與蠲。時宜君以北望鮮炊煙。公於烈日行山谷中。無一椽可憩。或竟日飢餓。當是時。道路皆怨。撫道招安賊首。據要害而行剽掠。公至令軍弁執賑撫餓民。牌單騎親往諭之。賊遂退。乃命巡按陝西。時總督楊某在寧州。撫賊神一魁。奏稱其黨悉散。實猖狂如故。宜洛川一路皆盜。中部縣為賊紅狼所陷。從者請退。公曰。巡方見賊而退。人心不搖。動乎乃諭諸將。固守隆坊。以遏其衝。急傳

督府鎖道。速圖恢復。駐二日。總兵王承恩至。眾兵咸集。而中部城堅不可下。公疏以聞。上始知就撫解散之為欺也。於是逮督臣。其隆坊斗大一城。公集民兵二百。激勸堅守。又捐俸游濠。公居一小屋。天雨。則枕衾皆濡。炮火箭鏃。時烙射城中。公不啻一兵。自衛誓必死。以勵將士。月餘始復。中部而擒賊首獻。俘先是秦兵動稱乏餉。擾掠民間。領升又多虛冒。公疏留遊餉三十萬。立長單畫格外。副小票凡所領數。悉書其上。詳載某日某地給發。州縣官察數而登諸格。以印鈐蓋。留其小票。月終繳院稽覈。而冒支之弊。清矣。先是督撫假功以寬譴責。塘報多虛蔽。公令

西省齊文集卷三十 吳鹿溪先生行狀三

十五

史推官督餉。因密察其功罪。及勝負情形。有功者立賞。又疏薦其將領始用。命討賊矣。秦寇半出官兵。與戰皆相識。賊棄所掠老幼病殘之人。及牛驢。悉官兵俘殺。以報功。公親驗首級始燭其弊。於是申嚴軍令。凡得首級。既經親驗。又令悉置門外。通衢令人察驗。情弊始無所逃。驗係強壯首級。必賞之。有以老幼婦女充級者。立斬之。撫院中軍趙大印。縱兵殺良。公特疏糾之。而三秦將吏。始奉令謹矣。十月至西安。造賑冊。計活飢民三十餘萬。餘銀三萬兩。粟麥萬石。給延慶二郡之飢民。為牛種慶陽告急。公即日發耀州親詣慶陽。而遣夜役馳制府請兵制府遣

將曹文詔以間道至公張遂於城南樓勞之揚言曰將軍勞甚
士馬俱疲宜休養一月乃可出師越五日密語文詔曰機不可
失已豫儲乾糧宜子夜發兵出其不意是夜即城中不知抵賊
壘而賊亦不知也斬獲七百有奇次日即行賞張遂達旦諸將
士私相語曰鼓勵若斯我輩敢惜死乎賊稍散公遣吏勸排勤
者賞勞之近郊始有禾黍之色文詔等請搗賊巢公曰未可文
詔深入遇伏驚潰公上疏自劾兵還公爲文勵哭祭陣亡軍士
衆皆泣不能仰視於是復有奮志出奇襲擊斬獲數千時在鳳
翔文詔等勦賊入寶雞山中公時以金錢牛酒犒師軍士競奮

內省齊文集卷三十 孫應安先生行狀四

大

屢獲大捷賊潰文詔之功居多公按秦惟以察吏選將爲務凡
巡方故事俱停守令官評即以城守堅完賊不犯境者爲最故
廿餘月賊不敢犯西安漢中巡竣括贖錢糧粟萬餘石貯長安
倉曰此異日軍儲也秦人皆服其廉癸酉陞大理寺丞甲戌擢
左通政是秋命提督鳳門等關兼撫山西初至延見屬官知督
學袁公繼威才品尤著遂深契焉詳詢流賊情形知前撫所委
劉升實無一兵而陞守令冒糧餉乃檄各道諭防守劉升悉赴
戰門授職并以糧單舊制至駭至則訊其虛冒收其單剖分
隸中軍及太原營摘其最爲民害者二三人數其罪戾之先是

州縣苦措餉輒開門拒兵兵乏餉爲辭悉行剽掠民患之皆隱
賊不報公廉知其情疏請留新餉檄藩司分給而諭有司俟儲
芻粟擇城外閒房可以宿兵者親行安插給與糧單有淫掠者
必斬於是兵民相安寇至輒報無遁情矣是時晉中有賊名顯
道神活地草劉浩然者三枝各以萬計屯據要害前撫給劉與
庫歲費金錢累萬而焚掠如故公用小將襲能計以撫爲名入
賊砦歷觀險隘知其出入逕途繪圖呈閱因借撫以行勦撫則
解散歸農壯者歸伍若仍前出掠者必勦之公親驗首級有殺
老弱克級者立斬以殉凡出師先一日必延集衆謀定密授

內省齊文集卷三十 孫應安先生行狀五

十七

方畧移駐近賊州縣親行督勦戮賊功級製白旗三面每出陣
令軍士大呼脅從老幼婦女降者跪伏旗下以散其黨而追無
辜乙亥初春公密諭襲能借招撫入賊營中訪賊名號得其平
日相疑情狀乃手書殊帖諭某有私稟欲殺某出獻懸爵賞以
待久矣如是者數函令謀徧投賊營賊果相猜懼一日有提渠
賊劉浩然首級赴轅門報功者遂給劄賞之賊衆駭散公復爲
間諜諭顯道神諸營又懸賞犒師進至忻代山中遇賊大戰而
顯道神授首三大枝賊首皆次第伏誅矣交城縣北界連山左
賊恃險出沒公擇良將猛如虎與虎大威等扼險要建堡營鎮

兵守之。賊出入皆在目中。發兵追擊。多擒獲者。是年河南流賊橫行。謀欲渡晉。公作防河十議。戒飭文武屬員守要地。以扼其衝。兵不足。即以治河居民給衣甲旗幟。往來不絕。賊望見。皆以為兵。公督中軍。獨守龍門。而親駐禹廟。坐臥廟廡。與龍門相對。開。應則韓城諸山。粲然在目。分列軍士于河干。依山為壘。設伏以待。又手書貽韓城令。凡流賊出入。必以報。臘月。翌後。火光焰壁。相持旬日。賊不敢近。除夕戒軍士勿酣飲。離次是夜。賊果噪至。靜待其相逼。乃發砲擊之。傷賊甚眾。晉中流土諸寇。分竄各山。時出焚掠。賊首二。即神者。邊地人。最狡。初掠沁源。介休一路。流

內省齋文集卷三十 吳鹿安先生行狀六

十八

入垣。曲平陽之界。公專委虎大威勦之。每戰必捷。然渠魁未獲。乃密諭大威。差官入山。撫之。賊曰。必虎帥親來。差官往復數次。知其陰徑。及賊巢所在。公語大威曰。屢致之寇。豈宜再撫。渠欲爾往。可伴計之。約聚某方。豫設伏以待之。爾將至。賊必出迎。伏起。擒彼渠魁。則餘可滅也。大威如計往。果擒二。即神。斬二百餘級。其老幼婦女盡撫之。而平潞之寇。滅矣。餘孽未靖。乃檄州縣招撫。詢其鄉井。給道里費。責令親族里圖保領。而山右悉平矣。公撫晉時。糾巡按之貪殘。劾宗室之橫肆。請罷開礦內員。奏陳道旁飢殍。上皆從其言。晉兵部侍郎將行。有賄餽數萬。公不取。

曰。留為後來兵餉。公之廉始終不渝。如此居有頃。入都。協理戎政。上召問京營選練。何以使其不譁。對曰。汰老弱之法。即在練精壯之中。軍士心。則自無怨。革弊當以漸。不可使知有汰意。上嘉納之。即拜東閣大學士。在位申救言官。請復屯田於畿輔。宜于豐稔州縣。糴粟以備屯種。上善之。上改慈慶宮為端本宮。論關臣曰。擇吉令太子居此。姓奏東宮年幼。未可離上左右。梃擊疑案。可不鑑乎。上曰。姑俟來春。同官遂怪其多言矣。上勤學好問。三日一御文華殿。召輔臣講書。姓特闡發。稱上意。上一日召九卿科道于平臺。謂諸臣結黨壅蔽。給事中姜琛疏言朋黨

內省齋文集卷三十一 吳鹿安先生行狀七

十九

之說。皆小人借此以傾正類。上大怒。劉總憲宗周力救。上益怒。金僉憲光宸又救總憲。上怒不解。諭宗周革職議罪。光宸降調。內豎捧出以示閣臣。姓語首輔曰。此無一言何以為輔弼乎。宜與乃面奏。請寬上從之。姓退而歎曰。賢主未嘗不可與忠言也。是時錦衣衛橫行。疏陳衛役冗雜。宜加釐剔。又與周宜興力陳緹騎出差之弊。上乃停差。而大臣有與金吾厚者。密洩前語。因銜恨。宜興并及于公。而禍萌于此矣。會報承襄失陷。上召對。賈誼諸臣調度失宜。論姓往楚督師。疏請兵三萬。乞命秦督相。援以成南北夾勦之勢。此癸未三月事也。次輔謂兵難驟集。惟

督左師。姓奏良玉跋扈。前督十檄催兵。一旅不發。今退居江漢。掠淫彌甚。若身無一卒。不能節制。何益。但征次輔言。督師出。則督撫之兵。皆其兵也。姓奏。臣之請兵。正爲督撫無兵耳。楚兵皆爲良玉奪去。近日河南督撫。羸卒數十。僅克與從。使臣出而仰面。良玉束手待斃。事機一失。禍豈忍言乎。上然之。乃命部議。張尚書國維。奏以唐通兵七千。馬科兵三千。京營一千與之。上曰。姑俟兵集乃行。未晚也。會秦督孫部院傳庭。奏稱用間密謀。不出一月。賊可掃蕩。上召閣臣。出本示之。此秦督出兵疏也。姓奏。言新集之兵。訓練未久。恩信未聞。以禦方張之寇。恐不能也。况

丙省齋文集卷三十 吳廣文先生行狀八

二十

賊皆秦人。結連日久。用間恐墮。賊計上曰。先生所見良是。然奮勇直前。亦不可少。姓乃不敢復言。五月初四。具揭集兵。而次輔揭帖。請留唐通之兵。蓋謂北邊告急。精兵南調。恐無以守邊也。馬科兵亦不調。乃議京營兵。將於月望啓行。奉有俞旨。至望日上。出手諭。責姓延緩。命孫傳庭討賊。閣臣不必行。且留佐理。是時舉朝皆爲左帥所愚。咸懼其威。而稱其可用。上頗信之。故謂有兵可督。而恨督臣之不亟行。姓惶懼待罪。願備卒伍。爲將士前驅。奉溫旨。再留。姓再疏請罪。上令姓致仕。歸里。既歸。復遣緹騎逮之。適病臥不能起。聞命。卽日就道。南兵部尚書史公可法。

特疏救之。上亦知其無罪。特免其死。而遣戍雲南。行至江西。遇袁總督曰。前途悉梗。姑緩之。未幾北變。會福藩監國。詔復原官。張象宰慎言。特薦名用。而小人阻之。公遂隱居不出矣。公待人以誠。人亦不忍欺。其爲之用。故所至輒奏奇功。其志在救民。時時以進賢。其在朝。則薦鄒公元標。馮公從吾。文公震孟。救劉公宗周。金公光震。毛公羽健。効媚瑤諸姦。斜尚書王某在外。則薦史公可法。萬公元吉。宋公玖。張公瑤。黃公家瑞。王公振奇。張公允登。皆賢人也。至若袁公繼威。既特疏以白其誣。又屢薦用之。而臚列款單。特糾巡按張某。張某其同鄉也。天

丙省齋文集卷三十 吳廣文先生行狀九

二十一

下益以是服公之無私也。公在晉。有庠生辛全。貧而好學。具經濟才。其門人桑拱陽。居家孝友。能以躬行表率鄉閭。公嘗延見二人。與講程朱之學。兼詢百姓疾苦。求節孝而表章之。若茲一事。又世俗之不能矣。山居二十七年。庚戌。歿于家。年八十有二。魏冰叔曰。敘吳公生平。無微不悉。妙在以絮己爲經。以知人爲緯。真傳神之作。人與文俱堪千古矣。包自根曰。敘次瞭然。並見當年政治。文筆高潔。似臨陵傳記。黃從生曰。汪洋無際。綜核有神。法嚴品潔。在龍門扶風之間。

祖母李夫人行狀

祖母李夫人南城李翁諱接號思泉者女也。生嘉靖戊午孟冬二十日。先祖純齋公繼娶為嫡。年少即端莊靜正。持已最嚴。自少至老。足不踰閭閻。外人不知其聲。凡家僕不容至廳。童僕自六歲以上。不得入內。平生寡言笑。終日寂然。惟勸於女工。雖盛寒。澣暑。弗少間。祖母性仁厚。待前子如己。出嘗曰。人家後母因僕婢小罪。輒不能容。致前子婦不安。積漸深。則傷和釀變。吾何忍做焉。故前子僕婢。間有不遜者。祖母置若罔聞。及分產。祖母請曰。長子無母。宜倍與以恤之。於是先伯與家大人與長伯

南甯齋文集三十卷 祖母李夫人行狀 一

敬中翁相讓再三。鄉鄰傳為盛事。賀於丙寅丁卯間。見長伯常稱觴於祖母前。曰。願與吾弟及時承歡。是時敬中翁年已七十矣。嘗語家大人曰。吾父雖賢。然性嚴急。若非吾母至仁。能全和氣。以至今日乎。語畢。泣數行下。居有頃。敬中翁卒。祖母悲悼倍常。壬申臘月廿一日。祖母卽世。長伯母王孺人時病甚。索衰麻就臥榻。服之。號呼慟哭曰。吾姑仁慈。古今所希。吾感厚恩。六十年愧無寸報。天乎。何不以身代之。鄰里聞者。亦欲獻淚。下初先祖治家至嚴。祖母敬謹柔順。不敢稍忤其意。先祖少時報嗣。娶邑東李孺人為側室。性悍而狡。祖母以雅量容之。見有過舉。

隱而不言。久之病卒。祖妣殯葬。以禮仍命子孫春秋拜祭。其墓其逮下。不妬無有過焉。從伯毅中翁用中翁。皆先祖侄也。幼孤。祖母加意撫恤。有室嫡母所欲害者。祖母委曲防護。乃全其生。後有從兄士望者。毅中翁子也。與兄式爭學田。遂捏重情誣告先伯。并及賀父子。賀銜之。庚午賀舉于鄉。一日。祖母從容諭曰。爾祖視士望。如子。今士望雖不肖。爾宜思一本念祖德。勿藏怨宿怨。其他厚道皆眈眈此。先祖厭二氏。惟謹于祀。先祖母薦豆恭虔祭器。必親濯而嫉師巫若仇。讐然雖病危。不禱自祭。先外平生不奉佛。不茹素。不祀外神。于家曰。吾敬而遠之耳。其識大義。

南甯齋文集三十卷 祖母李夫人行狀 二

如此。廿大恩卒。或勸其妻改嫁。祖母獨勉令守節。眾議乃沮。晚年婦女來見者。必易以閨範。勸以儉勤。其成人以善。皆如此。生平待諸婢最寬。未嘗有疾言怒色。辛未夏。有婢香女。戲以帚置地。祖母因蹶。傷手足。繇是成廢疾。賀輩皆大怒。索而鞭之。祖母曰。彼亦人子。年幼偶誤。苟忍加罪。竟置左右。護令免責。臨終囑曰。必嫁此于良人。勿受其值。其待下有恩。皆如此。初外祖李翁以遊學歿於長江。外祖母尋逝。竟無嗣。祖母悲慟不已。然確守禮法。類後六十載。終不一至。母家辛未。命位中翁迎外祖母。柩改葬于豐邑之南山。祖母衰絰哀毀如初。喪然命子孫春秋。

拜掃至于今不廢其爲女至孝年七十而哀慕又世俗所希聞矣。祖母圖儀不能備述姑誌其大者以示子孫。

徐仲光曰備臚懿德皆可爲閭閻模範于孫之多而賢豈偶然乎。

先母黃夫人行狀

吾母姓黃同邑九都黃翁心華女也翁登萬曆乙酉賢書與先祖純齋公善聞其家政肅也擇而聘焉母生萬曆丁亥幼失恃賴外祖母鄧孺人撫育萬曆己亥後母聞與庶母王許語遂閉戶自毒幾不可救王孺人懼亦自經母亟止隨以計破窓格躍入臥內號泣請醫乃服藥得甦是時心華公艱嗣王孺人有孕次年生一子即乾實舅氏也一舉而全三命母年十七適家大人即持閭範精女工寒暑不輟平生不高聲不大笑不闕觀不出戶不赴親戚宴飲年踰五十見親族子侄皆於簾內答拜未

嘗得親其面持已端莊一如祖母李太夫人之所爲也歲時祀先祖薦豆必誠必敬獨惡師巫術雖病重不祈禱一如祖母李太夫人之敬祖先開邪說也遵祖母家訓禁僕婢溺女每先事勸戒而防護之竟成風俗家大人好全活人忍小忿每忘人怨內助之力多焉有劉相者舊貸十六金未償家僕魯四力保其不負迨相逃四惶懼欲死先爲代償母聞四聲哀請勿受家大人曰正獲吾心即取券焚之四感泣曰救吾命矣家大人嘗以醫藥濟人丙子饑施米後遇荒又施粥嘗於楊林石渡諸鄉減價而糶且無息以貸焉或捐租以恤貧佃造渡脩衢樂施不倦

皆母贊成之母平生好大學及女論語能通其義夫妻相敬聞
他人狎慢者必鄙棄之其自處與訓人皆如此不畜僕婢
曰此輩最壞家風故婢女無盛飾者然裳履必備亦無蓬頭垢
面衣不充體者先年家法之嚴如此母少壯時子女皆自乳其
劬勞顧復至老而不衰初為子議姻遇世家豪俠母輒曰不可
其習驕奢淫佚恐為後日憂有力阻未能者竟如所慮賀幼時
家大人擇師母請曰聞某雖名士然好遊戲即能教以成名所
損多矣必求其品行端方者乃延崔貞伯先生以訓德行家大
人往秋闈母紡績課書遇嘉言善行則曰兒輩當以此為法勿
爾省齋文集三十卷 黃夫人行狀 十七

徒誦其文辭庚午秋賀舉于鄉母曰吾聞報甚懼爾年少性
拙為他人所誘或多收家僕冗食耗費不能無取於人且貽害
鄉鄰答將誰歸爾其戒之若能法祖積善則科名可喜倘隨波
逐流利己而損人懼孰大焉越明年有鄰人持鏹帛來謝母問
何為賀對曰此構訟而求請於縣者母撫帛再三良久曰爾知
吾意乎賀對曰不知母曰千絲萬縷積勞苦而成今爾以一筆
得之能自安乎取利而佐鬬長爭訟而壞風俗非細過也爾祖
登科六十載未嘗以一札干郡縣爾幸獲此步遂欲效世俗乎
亟還之賀自辛未至于今未敢以片楮干郡縣者遵母訓也于

申冬家大人哀毀苦次有族兄名毛汝者忽死將以人命誣其
舅氏之子曾會家數萬其子懦弱族子某曰此奇貨可居也謂
賀曰此大事可得數千金能以書屬縣當以其半相與賀猶豫
間母聞之召賀罵曰爾為孝廉不顧名思義而聽假命誣人耶
是不孝不廉非吾子矣族八聞此言也而後無訟會氏得保其
家秋毫無損者賴先母數言而曾氏未嘗知也有一遊民假會
某名貸漆盆旋鬻于市家僕識面執其人毆之母聞亟止曰盆
價幾何忍傷人乎命賀躬護出城有府人假徐封翁費貨銀五
十家大人遣僕同往以防其偽其人遂遁去越半載僕遇于途
爾省齋文集三十卷 黃夫人行狀 十八

執歸請控縣母曰其計未行足矣又欲深求耶宜理論而縱之
初賀之任揚州母戒曰惟儉為不貪之本吾不願富貴但願爾
廉潔自持不失為善人可也居無何賀寄紬一端衣一襲母不
悅于書戒賀曰此非取之民間何處得來吾聞古之廉吏不持
官物一縷爾奈何以美服汚我我終不肯服姑存之以誌爾過
自後勿寄寸絲我心始悅賀兩任沃土兢兢不敢妄取者懼違
母命也賀初為理官執法嚴家大人手諭切責母亦手書數百
言諭以緩刑每聞活人數多即加餐自喜故賀雖庸劣不敢不
勉為敬慎者遵庭訓亦懼傷母志也癸未家大人成進士母益

儉約曰非愛乏用但爲天地間惜福耳且物盛必衰豈能長保
今日平及恩綸至泣曰國勢日促可爲痛心其忍溫受恩榮乎
竟不敢拜丁亥秋金聲桓索賈求賄先執弟纘責復執家大人
家大人毅然不屈撫按知其無罪立釋之然金兵橫索聲聲祖
業而家遂貧矣母安貧自若竟無怨言是歲冬移寓四都依張
繼允姑丈以親張母德教屏居一小室足不踰戶親戚有請飲
者必不肯赴曰婦人不山閨門敢以老年自放乎先是寄簪珥
于某鄉有遺者事平或請索之母曰失物有命豈忍累人徐挺
生家墮筍于山下以繩墜僕而取之其山壁立數十仞繩斷僕

南省齊文集三十卷

元

危衆驚駭計無所出母聞曰纘布以絕之則可于是遣弟纘徧
貸布疋亟持往救徐僕乃生至如遇貧病者輒濟以藥所活又
不勝紀蓋志在濟人雖患難流離未嘗少怠也賀自解組以來
移寓山間罕入城市丁亥冬賀始歸里見母寓所母怡然曰有
盛必有衰爾初捷時吾固慮有今日當年不願富貴今亦可安
貧賤但爾負債猶多吾甚憂之稱貸美意何忍相負壬辰春又
諭賀曰爾能守身吾願畢矣我卽世後勿久停柩勿謀風水若
毀人舊塚比侵奪民居其毒更甚亡者不能言天道豈無知乎
是秋九月以疾終于寓賀操殯浪跡聞母病歸省則已先一日

逝未及永訣痛哉兩婢語賀曰夫人臨危無他語但云病雖
勿令醫士入內勿用師巫祈禱而已泣思吾母秉性重方少時
訓子甚嚴深得正家之道待諸媳甚寬而待妾以禮謗言雖至
不聽嘗爲婢手製衣履婢有疾親調湯藥病愈而後卽安母不
欲爭訟每日寧人害我毋我害人賀先年與劉金聲終訟母不
悅示遵慈命至于今悔之母自奉甚約好持齋非祭祀不宰牲
晚年戒殺尤嚴曰吾不忍以口腹傷物命性好施然不濫于且
不欲人知曰以此長其遊惰是以小惠賊之也買魚鳥或有可
生者輒命子密放曰勿以此意示人若使羅而致之是以生爲

南省齊文集三十卷

千

殺也性嚴冷不喜饋送往來曰無益之費並宜節省親戚或疑
其簡倨然久亦知其以儉相成也每婦女謁見者必嚴卻或怪
其不近人情然有識者亦知其以閭範相砥也卒後鄰居張氏
諸君子皆嘆息稱賢或有泣下者家大人哭之慟命以所服敝
衣及近所績苧十餘斤示子孫曰雖苦節太過然儉勤若此豈
人所及哉生子五長不孝來賀次二來纘邑庠生次三來庠次
四來貢俱邑廩生次五來贊邑庠生孫十三
曾孫十一吾母善行頗多謹據所見聞而
書其事以示子孫云

魏冰叔曰明於大義達於大體精於物理之分篇於禮教之防而仁心克廣。德永終。雖古之賢士。曷以加焉。井水無蛟。龍泰山生喬松。所以克誕先生爲世廉吏也。倪閣公曰太夫人訓子之嚴。先生守身之孝。文中無不備具。淋漓往復。至性動人。惟瀧岡阡表。並此詳至。

目錄

三十一卷

雜說

訓兒雜說前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
佐平

訓兒雜說前

成都黃兼濟曰。麥熟時以錢收糶。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時。糶之一樣價值。在我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其急。噫。此工於行善者也。今穀值最廉。糶以盈虛之理。必有貴時。糶封之家。宜乘此廣糶。俟他年減價而糶以濟鄉鄰。則人皆戴德。而天必佑之。可以長保其富。永庇其子孫矣。惠而不費。何憚而不爲此。友人吳有朋。年四十。艱嗣。家產約三百金。儉勤自守。於衣食外。

內省齋文集三十一卷

雜說前

悉捐以治橋梁道路。嘗脩橋。橋成。生一子。名曰橋生。其脩路也。於烈日中。躬自負石。塲工及路成。又生一子。名曰路生。項之又生二子。其子四人。今亦將成立矣。見者皆曰。此橋路之所致也。旅行踰嶺。輒秋歎。感誦曰。此坦焉。無躓者。吳有朋所脩也。嗚呼。世之求嗣者。或禱神。或餌藥。然皆未必驗。亦有如橋生路生之。確然自信。其應如響者乎。事簡而功速。豈非善於求嗣哉。徐仲光曰。積善餘慶。未有勤植德而後不昌者。橋路其一端耳。

范文正公曰。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至哉言乎。然世俗。

纖微必較。曰。吾爲子孫計。似有必不能已者。乃余觀子孫之貧富。不專繫乎此。而子孫之安危。則實基於此。矣。卽如下堡吳鳳亭。一子年幼。僅有百金之產。丁亥大荒。鳳亭捐穀四十金以賑鄰里。今其子雖弱。而鄉鄰誌其德。無欺侮之者。原能自立。且皆曰。此善人之子也。甘泉嚴恭甫。待諸弟。恆有恩。衰年舉一子。遂以產分其侄。及恭甫卒。其子英。幼穉。諸侄共扶植之。賴以不墜。此二人者。皆一子年幼。而能爲之樹德。智矣哉。可謂善全其子矣。視彼專利斂怨。不旋踵而誘蕩者。所得果孰多乎。

徐仲光曰。往訓甚詳。得佐平拈出近事。尤覺昭明動聽。

內省齋文集三十一卷

雜說前

昔人有詩云。當路莫栽荆棘樹。他年掛破子孫衣。此遠慮也。宜邑譚襄敏公。族頗微。其鄰多巨姓。公少時。或有欺侮之者。不與較。及爲大司馬。膺眷倚。威望冠當時。乃待鄉鄰加厚。其家有舉徵時事言者。公懼其脩怨。爲杜聯云。樹德若高山。九仞頭休虧一簣。容人須學海。十分滿。尚納百川。吾祖嘗稱襄敏公和易敬謹。而待人以誠。故能得諸將心。以建奇功。辛丑冬。予過先生故里。見鄉鄰敬其子孫。且咸稱其厚德。無間言。可謂榮矣。臨汝丘毛伯中丞。貧時有輕之者。不介意。及爲侍御。晉中丞。謙抑如寒士。鄰里皆服之。雖陵谷變遷。而其子孫與鄉隣。譔然如一家。洵。

可樂也。○噫。○使。○侍。○勢。○而。○脩。○怨。○何。○難。○取。○快。○一。○時。○然。○怨。○毒。○日。○滋。○身。○後。○之。○
危。○機。○未。○可。○測。○矣。○豈。○如。○以。○德。○感。○人。○今。○名。○不。○朽。○之。○爲。○勝。○乎。○斯。○善。○於。○貽。○
謀。○者。○矣。○

徐仲光曰。○先輩德厚。○往往如此。○卽不計身後。○桑梓之間。○固當
寬和恭謹。○爲可親。○毋可畏。○況身後之利。○又如。○是也。○此一則入
下。○猶紳。○皆宜書之。○座右。○

學者立志。○先端心術。○語云。○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
庶可爲君子。○凡導淫小說。○如情史。○麗史之類。○宜以毒蛇猛獸視
之。○豈可覽。○耳以亂。○衷曲。○予嘗謂此種邪說。○其禍慘於強盜。○何也。○

內省齋文集三十一卷 雜說前

三

強盜劫人。○人知畏避。○而不敢近。○惟導淫小說。○則少年無識者。○反
樂觀之。○沉酣漸漬。○以致情竇日開。○邪心日熾。○竟化爲禽獸。○而不
覺。○寧持費時失事云爾哉。○且強盜剽掠。○或僅劫人財耳。○財雖既
去。○猶可復來。○以小說導淫。○則劫去人心。○世風大壞。○不能復返矣。
予見好觀小說者。○窮居則多萌邪念。○必有害於身心。○得志則縱
其奢淫。○必貽禍于風俗。○有志自立者。○一見導淫邪說。○宜卽刻焚
去。○以絕其萌芽。○斯爲有真耳。○

搢紳之家。○往往多畜少俊。○教之歌舞。○以悅耳目。○以媚賓客。○自謂
取樂而兼逢世術。○至工也。○不知誘子孫以淫佚。○莫甚于此。○且導

婦女以淫奔。○亦實基於此矣。○嘗見人家有俊僕者。○必亂閨門。○况
能歌舞。○以悅人乎。○士大夫家。○聲不淨多。○係於此。○夫聲色可好也。
然因聲色而墮生。○平辱。○則宗豈不悲哉。○易曰。○治容誨淫。○夫淫
何可誨。○以禮義坊之。○猶慮其不能也。○忍爲是以導之乎。○唐詩云。
黃金用盡教歌舞。○爾與他人樂。○少年思及於此。○能無愧乎。○

牧養之利大矣。○陶朱以此致富。○然必非小人之所能爲。○魯頌曰。
思無邪。○斯馬斯才。○又曰。○思無疆。○斯馬斯臧。○衛風曰。○秉心塞淵。○騷
騷三千。○然則牧養之貧富。○必繫於心術之邪正。○學問之淺深。○豈
區區智術所能力圖哉。○毋見心術不正之人。○竭力牧養。○亦多疾

內省齋文集三十一卷 雜說前

四

疫之災。○蓋貧富有命。○實關天道。○非專繇人力也。○故欲治生致富
者。○必一心忠信。○一家仁讓。○而後可求生財之大道。○非特牧養一
端也。○古者魚不滿八市。○不得鬻。○人不得食。○數罟不入滄池。○不殺
胎。○不殀天。○雖惻隱之心。○有所不忍。○亦留有餘。○以還造物。○致繁息
以厚民生也。○圖牧養者。○宜卽之。

語云。○天地自然之利。○誰不欲之。○顧不可以一人生。○亦不以一人
聚也。○此所謂生之者衆也。○然欲用人。○必先脩己。○凡立身敬慎。○忠
誠。○公平。○正大。○樂善好施者。○則正人皆樂爲之用。○其心無障蔽。○自
足以知人之賢否。○而用之。○若酒色昏迷。○則不能辨別邪正。○而謂

諛之人日近敗蕩之事日多不惟無益而且有害雖有才智之人必不肯爲之用故善用入者其道必本于脩身

徐仲光曰此二則探本窮源可補致富書所不及能如是則爲富亦仁矣

風俗厚薄皆士大夫爲之倡若能周急救難息訟解爭立意利人而不私已然後勸入爲善則人皆樂從可以反薄還醇矣風俗還醇則利已執大焉

凡開荒者必焚去其草然焚草害及蟲蟻亦覺傷心當先鋤草於日中暴乾必時時簸揚令蟲蟻畏之而逃去然後用火燒之

內省齋文集三十一卷

五

庶不致傷生慘毒也以此意徧誦鄉鄰不亦善乎

友人與論治生或曰水畜利最大而鯉魚子尤繁畜以致富無難也予曰其利固大然殺生之慘莫甚于此此亦爲富不仁之一端也稍推惻隱必不忍爲况鯉能變化是有靈之物可殺之以求利乎嘗聞鯉魚曲身受烹護其腹內其情與人何異今以魚子計之則鯉魚十斤遂殺數百萬命而價值無多吾鄉不過三錢楚地則價止數釐爲利愈微而傷生無算忍心爲此亦可謂不智矣噫貧富有命害物求富天道有知其昔以富與之乎卽有以此致富者亦其命也然他日梓出之機已伏於此矣夫

命豐者卽爲他業而不養魚未必不富嘗見一富翁畜池厚獲勢家見而奪之畜魚兩載魚遂希勢家因利薄而還之魚繁如故豈非其命應有耶

祭酒魯文恪公諱鐸者爲舉人時遠行遇雨雪夜止旅舍憐馬辛寒苦卽令同卧衾下薛文清曰讀西銘不敢慢一人輕一物魯文恪清節著聞爲世名臣卽此一念基之也充此仁心何所不濟

韓尚書諱邦奇者爲陽明先生父執冬至節赴公所先生貂蟬乘馬韓公在後先生下馬執笏立道左韓輿中舉手曰伯安行

內省齋文集三十一卷

六

矣余先往遂去先生俟其過方上馬待父執之禮當如是也陽明先生才高一世而卑以自牧所以能建庸功也

蕭山魏文靖公諱驥者常野服至杭以兩人舁竹兜子入朝陽門值錢塘簿前驅至避不及使人呵問公曰蕭山魏驥薄怒云說甚蕭山會稽同詰之曰致仕南京吏部尚書驥惶恐下馬請罪公掖之曰老夫失避官人何故如此此大有德量非倉卒所能爲也魏文靖以乙榜官至冢宰享年九十有八爲一代名臣豈偶然哉吾嘗思當官以減騶從爲貴况居鄉時更宜收斂跡愈斂則品愈尊稍一榮華反自卑賤矣昔人有詩曰居鄉喝道

骨頭輕。初入仕途者不可不知。都御史王公英、洪武初人，居鄉微服入城，時禁庶民服繻門者，縛之舟中，取冠帶示之，方得釋，亦無怒意。邑令召之，辭竟赴鄰翁飯，曰：貧人治具，不若令之易也。噫！如此雅量，卓識，迥過庸流矣。彼作威以怒人，僕僕趨縣衙，而以富貴驕鄰里者，雖欲不謂之鄙夫，不可得也。

吳陳公諱翥者，爲禮部尚書歸，鄰人詹涓侵其壻，家人怒不平。公曰：曷多雨，少不足校也。如是則無不平之情，無不睦之鄰矣。士大夫日玩此種事，可以益神智而消躁兢。

內省齋文集三十一卷 雜說前

七

咸寧雍公泰巡撫宣府，捷奏將李侯爲憲副時過家，訪舊同學王生，已爲農矣。道遇公，直呼名，約訪韋曲，公敬諾。至期冠帶候生，布衣趨轡，背隻雞，聊酒至。正席坐，公事以兄禮與飯，必跪受。生不爲動，嗟乎能禮故人，乃能約束悍將，何則？有誠心，無私意也。司馬溫公罷相歸洛，步行訪康節，康節贈詩云：宇宙如今有丈夫，予于雍公亦云。夫公祇見商德之可尊，出自本心，豈謬爲恭敬哉？王生自覺年長，以公爲舊時知交，而忘其爲顯者，幸其本性非倨也，意惻惻，居鄉以求友輔仁爲實學，稍有貴俗俗情，則正人不爲之友矣。正人處而與語，依親欲不爲小人，豈可得乎？

乎。

錢鶴灘脩撰家居，以顧東江內艱往吊，不與士大夫列唯同。故舊三四人以染作爲業者，人持銀一錢，市猪首一豨，一魚一香猪，清醑而已。薛文清曰：凡人自有其貴，則爲貴所累，如鶴灘此行，可謂超然無累矣。至今想其行，還但覺其尊貴人不可及耳。鄉鄰相與論情義，不當論貴賤。昔松江張莊簡莊懿二公，俱以尚書里居，相去數十武，每歲時城中祝釐，卽往拜，櫛工朱節蓋舊鄰也。朱老人頭巾出迎，具茶送之，出當時俗厚如此。此禮當如是，非謙也。士大夫能以此睦鄰，有不共成仁里者乎？

內省齋文集三十一卷 雜說前

八

鄧張尚書文定公邦奇，父學憲洞雲公，廳事僅二楹，其一爲叔居，文定善價得之，學憲忽潛然淚下，曰：吾想異日更創撤彼舊居，果夫婦何以爲情？文定卽取券還之，價已他償，并不與取學憲始快。如此孝友至情，溢于言表，洵可謂慈訓矣。文定一承父命，卽取券還之，此之謂養志。

太師王端毅公恕，見子侄輩易鄰居爲室，公責之曰：是與我世鄰，奈何？令一旦遠去，召還原居，一不問價，此能以萬物爲一體者，所謂居天下之廣居也。以此教子孫，所貽不既豐乎？此等事時懸心目，令人處心日厚，裨益良多。

訓兒雜說後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

南城黃樵初先生諱守經與吾外祖同籍其爲廣陵二守職防
江駐瓜渚嚴謝請托過客言訟事者亦常許諾俟客去而後訊
之論曰爾不托情無此嚴責於是訟者相戒三載考成竟無一
函請托者其不以民財媚過客如此雖爲循吏宜多怨謗然仕
至泰政豈非乙榜之傑出哉噫世俗徇情以延譽也謂非此無
以自全然往往爲其所累樵初先生以冷面而佐衡郡乃能擢
內省齋文集三十二卷

太守晉大叅然則陞遷有命不在周旋世法也

徐仲光曰吾輩真能安命覺周旋世法其徒勞耳言之透徹
無以加此文之可以立懦者

廣陵牛屠頗衆守初至卽諭之以理弗聽有屠者二百人各持
利刃與繩曉通衢曰我回子家不食猪肉非宰牛則無以爲生
必欲嚴禁惟有繩刀兩路耳予曰子亦需穀食乎曰然曰子能
辟穀則許爾屠牛曰不能曰然則非有牛穀從何致子謂非牛
無可食亦知捨牛無可耕乎於是禁之愈厲懸賞以招告者或
有語予者曰此異類也網太密而激其怒則他日歸途恐不能

自安于曰。日屠數百牛。則牛價必騰。耕夫苦矣。子捐一身以和衆。農不亦可乎。居久之。子將離任。有回子十餘人。牽子衣泣曰。公去。我何以爲。生于曰。我無善政。且禁牛不利於爾。當爲爾草所怨。曰。禁牛理也。何敢怨。公數載苦心。視民如子。恐去後無繼之者。子是以泣。噫。義所當行。信心而爲之。奚必顧瞻而自護乎。徐仲光曰。中孚則豚魚可格。世無真循吏。真清官耳。有則誰敢怨之。佐平之感。回子誠奇。亦可見人心不死。

世言催科。必不能緩。緩則逋負必多。然予見急之而愈難。亦有緩之而反易者。此其故何哉。實心以恤民計其力而度其時。使

內省齋文集三十一卷

二

民有餘力。然後優游樂輸。而不煩鞭朴也。嘗聞徐仲光守澤州。辛巳秋。抵任。有請開徵者。仲光弗聽。曰。且俟春初及春。又緩之。曰。民正艱食。吾寧受參罰。何忍急之。以厲吾民。至麥秋。始諭民徵課。民喜曰。新絲並出。備課無難矣。於是耗羨畢。革半截之課。一月而輸足。雖蒲鞭亦無所用之矣。又聞梁平叔爲宣城令。曰。小民糧僅升合。有賄差之費。可以足正供。有賂輕責之資。亦可輸十之二。吾與爾民約。不差一役。不用一刑。凡輸納者。不索知數。卽分錢亦收。民皆稱便。如是三年。竟無逋負者。子任廣陵。奉旨催漕。惟幸陋規。請蠲請緩。民感激樂輸。完漕最早。亦此道也。

吾邑胡南源。爲常德司理。三年。擢泰安州守。又三年。歸里。以泰山廟香貲三千金。構歸置田宅。曾雲亭先生語。祖曰。吾輩乃有此貪人乎。見則必叱之。一日。會公所。雲亭先生曰。聞吾邑有廣田宅者。南源面赤汗流。浹背。遂閉戶。五載不敢出。見人夫南源所取。不過香貲。非鬻獄所致。似亦可以取矣。乃公議不容。而已。又知愧。當年風俗。蓋如此其厚也。天啓而後。敗官還里者。以宦橐相誇。謂視南源又何若也。吁。世道之升降。於斯可觀。而天下之治亂。社稷之安危。亦於斯可見矣。

徐仲光曰。每讀先輩傳誌。至卓絕不可及處。使人起敬生愧。

內省齋文集三十一卷

三

令姑勿論。如胡公者。亦安可得哉。到此不覺三嘆。予幼聞市注詞。諺名黃底書。蓋深藏于內。畏人見而罪之也。心術雖不端。而廉耻猶未盡喪。及丁卯。至會城。見顯然爲市。子掩目而過之。及至都門。則可駭尤甚。予嘆曰。風俗至此。不忍言矣。庚辰。與臺省諸公議及之。壬午冬。鹽院楊內美先生語予曰。天下事必不可爲矣。予問其故。先生曰。科道亦諛。房術京師。獨市淫詞。廉耻盡喪。其能久乎。絲是視之。端風化者。爲治之本。焚淫書而罪其人。豈非治平要務哉。惜乎當日之不能也。

聞昔海剛峰爲江南巡撫。疾勢豪之厲民也。有控必咤。於是奸

民乘此誣陷賢紳者有之。蘇人暗投一詞云：告狀人柳詒告爲勢占事大惡伯夷叔齊侍父孤竹君勢串通惡兄展禽內應謀百首陽薇田八百畝飛廉謀米鐵証下法莫制奏天親助勢安良云云計開犯人伯夷叔齊展禽干証飛廉惡來自是海公不輕准理必別其善惡而行之此雖匿名而巧心慧筆使誣告情狀如指諸掌海剛峰之悔悟也宜哉夫居官一有成心則奸民乘間而入又滋一弊豈若虛公無我之爲得乎

徐仲光曰至言至戒賢者往往犯此予聞亦屢不止海剛峰也

內省齋文集三十一卷 雜說後

四

世有留心恤民者躬親密訪此最難事也史道鄰先生語予云昔有一巡方矢志澄清常微行訪事當其時有兵備某公廉潔剛方執法釐奸不遺餘力奸民畏其久任也詐作流民數十扶老攜幼號泣而行巡方見之問曰此何爲者流民曰某兵備嚴刑索賄民不得生故遠移樂土暫避兇鋒耳再行數武又見流民繹終愁苦怨咨所問與答亦如之踰數武又然巡方大怒恃疏糾某兵備貪酷逼令百姓流離載道憐自傷心遂奉旨提問於是士庶十餘萬人皆爲兵備鳴冤巡方大悔然已無及矣其聲望自是大損嗟乎興利除害人有同心對衆明詢自有以實

告者何必親訪以中宵人之計乎

此與上條俱就正人君子留心經世者指出弊端以垂戒勸是當官要著 教實

吾幼時見邑侯徐見初先生最廉且惠先是有鄉宦某占僕妻僕出怨言遂誣爲盜控縣審緝僕逃未幾官卒無後其繼嗣又歸爲妾僕歸繼嗣以盜主欺孤哀控於縣而執前案爲辭先生曰此叛候宜痛懲之卽重杖竟斃於獄後十餘年繼嗣又無後此雖天網不漏而邑侯爲誣告所欺則已甚矣

徐仲光曰折獄原非易事尤忌浮氣粗心故廉慎勤之外宜

內省齋文集三十二卷 雜說

五

益一字曰處

徐見初先生性廉而執法曾訊一院詞告者理屈杖懲之宜矣乃略一省圖反其所訊胥許諾遂於供招鋪張原告之惡情浮於實先生見之詰曰罪不過杖奈何爲此重招將刑鞠答云罪當萬死因被告賂四十金故重招語使上司見招必駭重其罪耳先生大怒立提被告嚴懲於是盡反前案告者大悅立謝胥四十金而被告含冤莫慰矣噫徐君廉吏力懲胥役豈知彼能反間竟墮其術中乎

徐仲光曰奸胥巧干售奸如此蓋因徐公之嚴而用之與也

龍圖老胥同居官之難萬爾

衙役欺官取利何所不至爲徐公者奈何曰當日覆審不移前案另將經承受賂再加嚴訊則真偽庶有辨乎

弟敦實

饑民奪穀問官多引強盜律斬之有言太重者有言不如是則無以靖亂者其說何居曰皆是也當橫奪時初訊者不嚴懲之何以禦亂迫事平歲稔覆讞者何忍不寬恕以雪冤此所謂權也然則爭可游移乎曰此與他事不同凡獄詞堅如金石雖久弗移然此大稟而謀食情固可矜初審讞詞若不開其生路煖煉成獄或施以慘刑則大千天和矣必外嚴而內寬斯得其道

內省齋文集三十二卷

雜說後

六

若夫踰年覆讞者自當立爲解網勿令庾亮庶可無冤民耳時勢既殊前後重輕不妨稍異惟此事爲然

權衡當以此議法又何憂其不平乎饑民爲盜始于奪穀

終至揭竿先輩亦言盜有數種獨此宜撫亦憐其非得已也

然事後而議寬誰與先事而爲之地使不至於亂爲良有司

其加意于此哉

弟敦實

行徑苦矣而古人以爲福堂何也蓋人至監禁官長日日呼出諭之以理義叮嚀告誡開其悔悟之心則收禁未嘗不可况強勇敢習拳棒者久禁于獄則雖欲跳梁亦不可得矣無所施其

拳棒然後悔罪圖新則行徑真福堂也故治拳勇之徒則又以淹禁爲良法然非呼出日訓戒之則禁之亦無益耳

徐仲光日是行徑中教化

十餘年前重犯雖有冤枉不可輕釋何也彼爲牢頭則獄間之造惡已多况彼所與者皆凶惡之人所聞者皆邪僻之語習染既深心術日壞倘有而歸里則彼將險詐之事日與後生小子言之以自誇其智術其有害于風俗甚大故雖有冤情苟非衆稱良善不可輕令出押也

黎川魯百宜者素有恒心有俠氣因宗族一牛屠擅殺閩人株連擬大辟頃之爲牢頭有入禁者百宜必加意體恤貧者却其餽貲嘗曰吾前生業重故有今日何敢怨天尤人祇默默懺悔以救來生云爾居無何百宜病卒凡在獄者皆痛哭不已宗鄰聞之莫不泣下沾襟嗟乎百宜一重犯也繫獄而行善事不亦難乎然則居官者克其側隱則獄間之善惡亦當詳察可謂牢頭重犯盡皆惡人而不一加矜恤乎

內省齋文集三十二卷

雜說後

七

徐仲光曰此二則合看纔見仁人苦心

假命圖賴之風必不可長凡自縊投河服毒等情渠不准理所以杜輕生全民命也然亦有無可奈何因而自斃者律言威逼

謂其有威可畏而過今自盡也如兵卒陵貧民鄉宦庄鄰里衙
盡欺愚民之類真威逼也豈可槩實不問以長陵弱暴寡之風
哉若夫強有力者誣小民威逼官亦准理則素不究心未解威
逼之義耳

徐仲光曰威逼雖非打死與假命迥殊宜辨

廣陵四達之衝冠蓋繹絡予無暇讀律止取人命強盜二條及
慎刑錄胡夕讀玩又請歸川徐景梅嘗講律例景梅云強盜與
謀殺迥異強盜志在得財故不分首從惟以獲賊為據律曰但
曰皆者此也若有復讐而謀殺者志在復讐故主謀為重而為

內省齋文集

卷一

八

從者皆可減等今止聽訟師開喊而陷人以皆斬之律亦已過
矣是時江北多謀殺報警者皆其時亦必有同行之黨亦間有
所得之賊從前問官或徑指為強盜或以分賊比照盜律一案
七八人或四五人不分首從槩擬大辟而究其實則未嘗有賊
也訟師謂不入其賊則不能制勝而問官遂為其所愚豈不謬
哉予在廣陵數載於四郡三州昭雪無限而以謀殺分首從為
之減等者其事最多各院與刑部覆勘亦皆依允未曾駁一摺
而去任之後百姓頗無怨言亦以深詳律意得於景梅之教者
不敢忘也

徐仲光曰強盜皆辟止亂也謀殺減從原情也事體本殊
文則異然謀殺中有主謀亦有下手則不得以從減之要不
可執槩擬盜律大謬矣

天下有無其理而有其事者不可不知也吾宗某兄子婦李氏
孀居勵節一日其弟李某來省姑坐定俄呼其黨入室盤掠姊
財并奪一小鬟而去時方日晡既去婦泣白其翁翁控縣而
李某潛逃矣予聞而異之思吾家數百人聚族而居且在城中
非行掠之地也當午飯後非行掠之時彼實娶婦胞弟非寇賊
之流也小鬟有口又非可掠之物也假使予為問官必以誣告

內省齋文集卷三十

九

斥之矣然此事最險鄰里共知則事出意外固非可以常理測
訊獄之難如此可不慎歟可不慎歟

甚矣居官之難也吾里余某以匹夫橫行于一鄉而一鄉士民
莫敢與之為敵今守道訪提而斯民惴惴不敢出所為所害百
餘家其間敢起懇者不過二三人而此二三人者亦惶懼而不
敢盡言詢之於眾則農工商賈皆畏入公庭者也予察同鄉數
十里內數千人之中敢入公庭者不過五六人又皆游食不端
生事擾民之輩其餘小民一至公庭觀氣象尊嚴皆戰慄惶懼
無所措手足然則公庭之所質皆非良民也故良吏聽訟隔別

而詳詢之其於証人之言必不輕信又必不崇體統盡去威嚴與百姓相親如父母之於赤子庶鄉愚疾苦不壅于上聞耳予分巡粵東審一盜案唐確倫等皆來興所板也來興繫獄確倫擬斬矣又板會秀沂等六名亦繫獄猶未成獄辭問卷擬辟僅執月光下識真一語予呼原証婢女梅青詳訊如初問其何以識面則云我在屋上望見問亦塗面否曰未糊問其屋則曰高丈餘予曰月光豚臄而登高視下且遠望豈能確乎况舊僕劫主身自上盜而不糊面易形獨不畏人議其後乎駁陸通判再訊陸問梅青云切係何日曰初九問何時日夜半後陸曰果內負齋文集三十二卷雜說後

夜半後非黃昏乎對曰然陸曰初十之月夜半而沉安得有光照人來興斃獄枉矣况所板乎予太悅立釋諸人嘆曰既無月光而初訊者惑之予於此猶費躊躇遂忘夜半智豈可專耶

別 署名世康字起頭蘇州人以薦辟起家

昔予為廣陵推官遇兄弟及親戚構訟雖辨其曲直而不施刑不重擬者懼深其怨也惟是委曲勸諭助之以天性感之以至情曉之以禍福必使其悔悟和息而後已初任稍嚴一載後全用勸化反覆開導弗敢憚煩雖為刑台經月不笞一人或笑曰公當為朝廷執法今僅為和事老人何也予曰古所稱執法豈

在嚴刑凡辯冤理枉堅持不徇者皆是也和事老人不猶愈於酷吏乎

徐仲光曰嚴以懲奸而慈以撫眾昔季文子佐平如是非嚴刑之謂也末數語自是名言

執法二字不易確註弟敦實

內省齋文集三十二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湯來賀撰來賀字佐平改字念平號湯菴南豐
人前明崇禎庚辰進士官至廣東按察司僉事明
亡歸里主白鹿書院講席以終其文多以砥礪薄
俗警勸愚蒙故詞多質樸務求盡意而後止江右
之俗無不尊其鄉先生而來賀論王彥章爲忠於
賊不可爲死節獨深斥歐陽修新五代史之非則
爲明季降闖諸人而發所謂有爲言之者也

古處堂集四卷

〔清〕高爾儼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年高懋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處堂集

四卷》提要

高文端公文集序

愚嘗讀大易乾畫一實
則誠坤畫一虛則生敬
包犧心畫天地自然之
理卽千古學問之宗也

序一

靜海文端高公幼學道
長而無斃與愚同鄉籍
三十年切劘如一日甲
午歲先愚逝矣迨愚戊
戌艱歸後始遑遑於身

心之學每逢請於容城
孫啟太先生祁陽刀蒙
吉年友然追公明訓不
勝哲人之感也適公器
君乾甫以公文集寄囑

序二

愚爲序余不禁號泣失
聲曰悲夫愚奉公教久
矣不意今以怙恃雙亡
之孽子竟求一規過成
德之人而不可得也公

詩文灑灑成一家言別
具長慶脩明之致其談
理具夙慧如蘇長公儒
不廢佛至讀其西銘解
告天誅心不媿齋諸文

序三

則大有合於誠敬之旨
幾幾乎道矣若公相業
成聿躋壽考峻德寧有
極耶雖然公言俱在則
謂愚從啟太蒙吉諸君

子游猶夫與公游也噫

嘻悲夫

棘人戴明說稽顙拜

題



序四

高文端公文集序

夫大道默默烏取研削鑿破混沌
磔裂元氣以彫太素而變希聲哉
然道之菁華為文文之聲韻為詩
至人徃徃不廢孔子聖智嘗欲無
言曾手刪詩以傳後

杜序

一

世龜山之操兕虎之詠至今吟
吾人口竺乾古先生修真去妄
空諸一切而間留偈語格律宛
然嘗讀黃庭真誥金簡玉書琅
琅鏘鏘盡作韻語聖賢仙佛何
嘗不以此道為貴趙簡子夢之

帝所聽鈞天廣樂李長吉見緋衣人曰上帝召君為白玉樓記黃伯思夢人告曰上帝有命典司文翰上帝又何嘗不以此道為貴不但此也夫雲蓊然而霞爛然而雷電霍然亦文也夫調

杜序

二

調琴瑟颺颺豁豁觸穴為嘯遇松而簧亦詩也天地間無非菁華聲韻聽人領取故幽人文士天動人來鳥得禁諸然淺深工拙徃徃千里蓋才緣質殊不可強也高文端公仁孝性成兼容

沉愛相對如坐春風中且天才豪逸自少時以行文曲折如意為樂事沉心博古無經史氣而譚笑洒脫有晉人翛然物外之致嘗慕古豪傑經濟大業耻攻雕蟲徒空文自見所謂做秀才

杜序

三

時便以天下為已任也是以由冢宰而晉端揆弘獎人倫推轂名士調和元化霖雨蒼生世祖皇帝念其忠勤屢優褒許云公晚年究心性理栖志清虛凡風雲雷電之變幻皆有以觸

其性靈而深求聖賢仙佛上帝
之大道而得其源頭豈徒以菁
華聲韻而已哉今讀其全集又
何沈洋闕肆也余約畧言之註
疏似程明道夫子奏議似范文

正公文章之波瀾似蘇子瞻詩

杜序

四

歌之冲淡似陶靖節庶乎其有
當耶公往矣垂三不朽以為世
則而公之神明視履猶在人間
也公之嗣君勵昌以余忝戚誼
魯同筆研有年深知公之人與
文故以叙屬予予庸鈍自廢樸

野無文何能測其高深而述其
鴻麗然滄海之決必浸地軸日
月之朗必晃六合神劒之斷必
截雲霓奇瑰之材必無恒響固
不待余言而始傳也

同里後學杜依中拜撰

杜序

五



序

吾師文端高公既薨之七年予
小子始克拜公之墓又四年是
爲康熙甲辰公之子勵昌刻公
詩文若干卷屬予爲序予小子
受而卒業再拜稽首曰嗚呼公

宋序

往矣其盛德峻業著在簡冊其
威儀容貌不可得而見矣此一
編也公之手澤存焉正冠屏息
危坐而誦之則公之德業威容
俱於是乎在嗚呼文章者性情
之枝葉也禹臯益稷發言成謨

西漢大臣章疏一本於經術唐

陸贄之文麗而安宋范仲淹之
文醇而整洪惟我

世祖章皇帝初御萬幾銳然思唐

虞之治公以大冢宰入叅密勿

其命相之詞有曰醇謹和平之

宋序

兩言者公以此受知於

上而

上亦以此浚有望於公也夫宰相

一官爲

國家斟酌元氣譬之於醫先其腠

理榮衛而從事焉况開

國承家務規弘遠周公之治洛邑
曰惇大成裕曹參之繼鄼侯曰
清靜寧一公居政府期月耳垂
紳抱蜀淵然不見喜怒之色而
決大疑斷大事一以寬平簡易
爲歸

宋序

三

天子方嚮用之而公以謝病上印
綬歸未幾而不朝矣公同時枋
用與相繼在位而以功名終者
三數公而已其他不幸得罪往
往竄逐貶斥於是

旃屢之上雅益思公而公卿大夫

咸歎息以爲不可及嗚呼使公
而在今日則海內之治將不至
唐虞不止而其不朽而傳者徒
以其言也哉予小子蓋不能不
掩卷而纍歔也悲夫

康熙三年秋七月受業門人昌

宋序

四

陽宋琬謹撰



高老夫子文集序

聖天子敬求賢宰相以治天下
則天子尊而宰相益尊賢宰相
從游聖天子以成朝廷則天子
重而宰相愈重然則旁求夢卜
宰相之體也調元贊化宰相之

陸序

事也論道經邦宰相之本也著
書立說宰相之餘也雖然以云
相業不過數年數十年間耳廼
歷數十百年而不朽者固賴有
傳厥相業者焉夫相業有人傳
者有不必人傳而自爲傳者此

均可以不朽也則夫數年數十

年者一代之功業數十百年者
一日之文章此有非聖天子所
得而爲而併非賢宰相之所得
而自主者傳不傳之故亦豈偶
然者哉瀛海中堂高老夫子賢

陸序

宰相也其所遭

先皇聖天子此其君臣相得之際
有非可以尋常求者吾不能知
而可知者惟吾夫子始終出處
間耳夫夫子以崇禎庚辰第三
人并冕天下起家詞林讀書中

爲史學麟炳輝映石渠迨夫本
朝獨以黃髮簡在帝心歷諸政
府位極鼎鉉而其自視固歆如
也以故睿裁特簡賜以玉音有
曰存心醇謹行事和平其相業
之大相德之醇卽聖明八字之

陸序

三

褒悉元老平生之概有是哉知
臣莫若君其在舜禹功能之際
哉顧嚮知夫子之名而不知其
人繼知夫子之人而不知其學
夫不知其學猶乎不知其人也
不知其人猶乎不知其名也已

迄今讀其遺書覽其全文廼洞
然知其名知其人知其學噫豈
復有如是之大醇無疵諸美畢
備者歟昔韓琦在政府歐陽修
入翰林時人以爲天下文章莫
大乎是若吾夫子誠哉韓歐兩

陸序

四

人合而爲一人者也以爲文章
之大允矣其蔚然文章之宗歟
雖然夫子所傳之書卽吾夫子
所傳之心也無逞非敬天敬君
憂國憂民之心故無一非敬天
敬君憂國憂民之言而其所謂

文章之能事不與焉使徒以爲
文章之能事而已彼日月之經
於天江河之行於地飛鳴之族
之繁於上下卉草之屬之滋於
春秋亦有目所共覩有耳所共
聞耳又何足以畢吾夫子賢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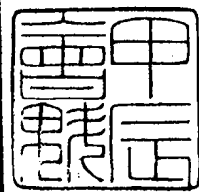
陸序

五

相之業而猥云不負吾

先皇聖天子之求也哉

海陵後學陸舜頓首拜言



高文端公文集敘

文章之道與政相通上所以發
揚道德正性命之統次所以裁
成典禮樹人倫之則又其次所
以昭顯義類立天下之中典謨
以後代有作者分流殊派大約

米序

理勝則文簡文勝則理消惟本
之以道博之以氣斯能久而不
靡使讀其文者知其人而濯世
勵俗之微權於是寄焉漢之枚
馬唐之王楊盧駱非不炳然可
觀然其人之或醇或駁識者取

其詞而遺其人至宋濂洛關閩
大儒出而道德性命之旨始昭
如日星而洙泗之流風復振後
世推廣其學者代不乏人若夫
采章皆正色而無間襍音調皆
正聲而無奇詭滔滔然如江河

米序

二

東注而不知其極而又拾魏科
躋顯仕專激揚統均之任備輔
翊啓沃之勲兼文行而有之得
之於吾高文端公矣公當官行
已之事與膺

世祖章皇帝寵眷之隆具在國史

銘於壙而碑於途此不敢詳惟
是余得親承容範自強立以迄
考終由筮仕以逮秉軸聆其聲
欬披其纂著無不槩獲先民根
抵倫理且交情敦篤殆三十年
如一日也公今往矣冢君勵昌

米序

三

鴻才淵學早雋南宮梓公之遺
稿命余爲序夫公固不必因文
始著文亦不必待序而傳者也
然余於公有知己之感兼勵昌
綽紆之誼撫今追昔不禁泫然
而不忍以不文辭也公文體裁

不一其意在發明理奧使人知
實學之可貴餘皆雍容大雅無
晉魏以後之音故於孝經釋略
西銘衍義見公履道之正於救
荒疏安民議見公經濟之優於
告天疏誅心文見公操存之密

米序

四

至若廣勸戒則得失相維吉凶
相列灼然如著龜之在前也表
懿行揚嘉言則本末具陳幽隱
必悉確然如形影之相合也其
他詩詞小品牢籠造化馳騁今
古大曆長慶遜其聲華蘭畹金

荃無其藻蒨卽使以詞章競美
已足以重鷄林而光藝苑况公
一代偉人聲爲律而身爲度者
哉是則公雖不因文而著待序
而傳而余竊附是以不朽蓋有
厚幸也夫

米序

五

康熙甲辰中秋北地後學米壽
都頓首拜撰



古處堂全集目錄

灋海高爾儼俗與甫著

卷一

註疏

孝經釋畧 併序

西銘衍義 併序

論

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論

古處堂集

目錄

堯舜三代原頭處理會論

論士

理財以養民為先論

卷二

奏疏

擬用人理財強兵救荒疏

議

救荒安民事宜

馬政議

表

擬 上諭兵部將 欽定修練儲備四事刊

書頒布省直文武等官務共圖定遵依限

報竣昭 朝廷保民至意群臣 謝表

策

廷試應制策

用人

古處堂集

目錄

理財

海運

文體

序

自嬉草序

自嬉草後集序

刑措編序

房書文起序

太上感應篇直解序	方人文制義序	胡鍾卽制義序	宮紫鉉詩序	宮紫鉉制義序	李端木制義序	魏清躬制義序	仲弟正庵制義序	古處堂集 目錄	李鉉默詩序	詭餘草序	漸堂初集自識	勸戒食牛小引	富官功過格序	陰德摘錄小引	放生論小引	贈王郡司馬序
								三								

贈徐老師奉使益藩序	李聚埜先生壽序	贈陳醫履舛序	贈張靜源序	贈江海源醫者序	梁氏記序	卷三	記	古處堂集 目錄	曲沃會館記	王心東初度記 有引	遊浣園記	傳	平子傳	題跋	靜海縣志跋	題園林逸興圖
								四								

題權翁小像

題張幼仁畫

書冊葉前求詩

書札

候鍾老師書

與金伯玉書

東致虛妹丈

與李玉先巡方

古巖堂集

目錄

五

九

與天津長撫軍

與劉淇瞻侍御

答李公遠巡方

與天津李部院書

答熊靈堂少宰

答江南周撫軍

與直省馬總督

再答熊靈堂少宰

與杜覺庵巡方

與蘇澤公巡方

與劉方伯

與某學憲

與李五鹿憲副

與中川李巡方

答蘇總戎

與許月卿邑侯

古巖堂集

目錄

六

十

答楊撫軍

答吳總漕

答王篤休糧儲

答王裕如司理

與某方伯

答某撫軍

與某總戎

與王振公司理

答祖縣令

與鄆州蕭太守舅祖

與顯之族弟

再與顯之族弟

啓

賀孫翰林啓

賀孟年伯吏部啓

公請徐勿齋老師啓

古處堂集

目錄

七

七

公請胡吉雲太史啓

公請吳敏開太史啓

復鍾昭明老師啓

通吳侯啓

答鉉中丞婚啓

答蕭表叔婚啓

賀賈令啓

賦

仙鼠賦

文

純陽祝文

三教祝文

勸收養棄兒文

勸施捨文

逐瘧文

誅心文

古處堂集

目錄

八

八

疏

告天疏

重建關帝廟募疏

銘

鉉帝廟銘

不愧齋銘

贊附雜著

岳父姜太守遺像贊

為李人母七十八哀贊	繪觀音贊	金剛王贊	金剛土牒	金剛王懺	金剛王戒	燒臂說附咒語	卷四	古虞堂集	目錄	九	誌銘	明勅封王孺人墓誌銘	文學紀公墓誌銘	唐臨鉉公墓誌銘	明四川重慶府璧山縣薄承田劉公墓誌銘	行狀	伯考選貢卿雲公行狀	先夫人行述
-----------	------	------	------	------	------	--------	----	------	----	---	----	-----------	---------	---------	-------------------	----	-----------	-------

誌贈一品夫人元配姜氏行述	祭文	祭姜太夫人文	祭元配一品夫人姜氏文	祭亡兒恒泰文	再祭亡兒恒泰文	古詩	隱語詩	古虞堂集	目錄	十	懷古三章章八句	做古登字歌行	岷山行有序	五言古	做古七首	雨後遊沈園觀奕晚棹而歸	漢偈	新贈孫孺九年文
--------------	----	--------	------------	--------	---------	----	-----	------	----	---	---------	--------	-------	-----	------	-------------	----	---------

贈金伯玉年兄

恭頌 成祖文皇帝命編修曾祭等祝文淵

間進學仍諭勉立志詩

壽吳太母安人

古細吟九首

題畫八首

送房太老師致仕歸三首

偶拈五首

古虞堂集

目錄

十一

一〇九

七言古

呂公歌行

笛聲清三闋

贈少京兆紀公孝行

贈張醫永清

醉中偶成

遙進酒壽胡明廷年伯

五言律

送王郡司馬

次董佩鉉集飲韻

春閨二首

貞女

秋夜

送范若侯北旋二首

贈友人二首

送胡古雲諭德歸省

古虞堂集

目錄

十二

一

寄林東里年伯

壽周太和年祖

壽趙觀坪年伯

贈呂年伯母節壽

寄權子一翁頭二首

贈梁公狄之任太康二首

贈戴聖叙

題梁氏冊

送胡自臣給諫旋里二首

壽吳太母安人

失題二首

七言律

送岳父之任光州

岳父陞任光州先之民卧轍不去因為之詩

送岳父之任杭清軍

寄趙子疑

古虞堂集

目錄

十三

下四二

元宵夜遊次董佩叔韻

望日同宮孝廉熊山入泛舟即事限韻

葉憲副兩尊人並年七十餘祖母年九十餘

壽之以詩

讀心問篇有作贈劉念白

寄懷孟綱宜

花月吟二首

戲咏葉字東吳胡之山人

春陰偶成

雪花

讀董佩叔歌行

約友人清話值有園亭之遊久待不至戲贈

瓶花

賦得雨中春樹萬人家

子月望七日壽鍾老師

遠樹穿雲

古虞堂集

目錄

十四

下四八

贈醫

和宮鶯隣孝廉途次之作兼寄為別

贈倪相如老伯之任營丘

感懷十詠

傳臚紀事二首

京邸偶作

獲任日偶成

偶題

寶况

酬鍾老師見寄次韵

所思二首

寒食登明遠樓次曹秋岳韵

再登明遠樓

贈楚姬次韻

贈念侶太夫人壽

五言排律

古屬堂集

目錄

十五

一十三

贈呂思皇司理

重陽百句

贈鉉大中丞撫治河南

贈王逢源都諫遷常少時方澤禮成

送楊旭崙太史使定藩

喜雨

賑濟應制

夏至薊居次陳彦升宗伯韵

五言絕句

湖上

寄友人

深院

冬夜

山居過歲

觀畫鳳

惜花

古歲堂集

目錄

六

七

愛月

偶拈

送戴巖聲司農謫豫州四首

七言絕句

遇杭人頌外父德政因自燕寄呈

題畫

晚舟

寄趙子疑

至日偶成

飲王心東齋頭二首

絕句

春日

獨坐

賦得雲山漫漫使人愁

東姜翼之山人

次友人韵

古虞堂集

目錄

七

古意

閨思

明妃

平臺召對紀事二首

送家慈旋里二首

夢中作二首

題程仲玉歲朝圖

戲柬似鶴靜湖兩儀部二首

子一塵上看水山

入夜水山內置燈

元日同若侯致虛諸昆弟過子一齋中

再贈戴巖聲司農三首

失題

詞

如夢令

春睡

菩薩蠻

落花

古虞堂集

目錄

十六

阮郎歸

赴試月夕

阮郎歸

別子鵬搏

浪淘沙

別李聚五

浪淘沙

秋景圖

西江月

詠雪

醉花陰

秋思

南柯子

端陽前一日為家弟誕辰
王心東杜致虛見過

南中花

懷人

南鄉子 春閨

蝶戀花 侯王心東歸

千秋歲 元宵

滿路花 秋閨

滿江紅 春思

鳳凰臺上憶吹簫 秋思

壺中天 謝胡孟求表叔梅花之約

賀新郎 夏景

古處堂集

目錄

十九

六十六

目錄終

古處堂集卷之一

瀛海高爾儼然與甫著

註疏

孝經釋畧序

孝經一部是吾夫子盡性至命之書夫子嘗自言曰
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夫子大聖道垂萬世而自
謂行盡於孝經然孝之為道可易言乎某童時曾受
句讀於業師當時亦止知記誦章句未能通其義理

古處堂集

卷一 註疏

一 二

也生四十八歲始知讀孝經覺以前昧謬缺失處甚
多痛自追惟不避愚陋畧為釋解大義公諸天下凡
為人子者勿論窮達少長朝夕諷誦如飲食之不可
輟離則敬愛之念油然而生遇親則為孝遇長則為
弟遇幼則為慈遇民則為利濟一切事上接下自不
覺驕心釋而戾心平和氣洋溢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然後信吾夫子之言為不誣而孝經之不可一日不
讀也已

開宗明義章第一

仲尼告魯子侍子曰先王有三德要道以順天下民
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者魯子避席曰參不敏何
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
吾語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
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
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

德

夫子開口便說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
和睦上下無怨可見孝之為道通天徹地貫注古
今包括民物盈宇宙只有此一理千聖不能違百
王不能越及魯子問而夫子全舉以示之孝德之
本萬善皆備於孝教之所由生也孝不是一人獨
具原是千萬人之所同有故云教所由生身體髮
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是乾業守身無敢放縱故

以為孝之始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是
致君澤民建功立業故以為孝之終夫孝始於事
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未嘗不能事親而能事君
者不能事親即事君皆偽也未有不能事君立身
而可言事親者不能事君立身即事親之道未盡
也以立身為孝之終立身二字甚見關係便是聖
賢徹首徹尾學問引大雅聿修厥德之詩可見矣

天子章第二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
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
也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愛親敬親是人性最真切最慊摯本乎有生而無
一毫矯飾常人特為嗜欲汨沒便是氣質用事而
不能盡愛親敬親之實真能愛親者於人無所不
愛不敢惡於人真能敬親者於人無所不敢不敢
慢於人蓋慈親而推之凡形氣之倫皆吾一體愛

敬之誠本於天性自然觸處流通無所不到慈之
為德橋之為教加被於百姓儀刑於四海天子之
治天下不過克盡此孝之理而非有他也杜甫刑云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正此之謂耳

諸侯章第三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
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
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

古處堂集

卷一 註疏

四

二十九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在上能不驕然後能居高而不危制節以謹守侯
度然後能持滿而不溢蓋居高而危則搖之者至
矣便不能長守其貴高而不危所以常守貴也處
滿而溢則概之者至矣便不能常守其富滿而不
溢所以長守富也長守富貴然後能保其社稷而
和其民人諸侯不如此不足以言孝此二者却本
於在上不驕制節謹度都是孝子心中兢兢戰戰

自然不敢侈肆淫奢以荒亂墜厥緒故引詩云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以明之

卿大夫章第四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
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
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
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
夜匪懈以事一人

古處堂集

卷一 註疏

五

二十八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服必有章也非先王之法
言不敢道言必有式也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行
必有度也蓋身居衆望之地則責備愈多是故非
法不敢輕言非道不敢輕行口無可揀擇取舍之
言身無可揀擇取舍之行即使言滿天下無口過
也即行滿天下無有怨惡之者服與言與行皆善
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孝子之心念及於此
自然一毫不敢忽畧此卿大夫之孝也引詩而本

於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則非從本冠言動之間為
塗歸可知矣

士章第五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
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
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
忝爾所生

古虞堂集

卷一 註疏

六

二九

事父事母共稟於天性非以事父者事母愛之心
同也事父即所以事君敬之心同也母取其愛而
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是論其理之所重者如此
非事母無敬而事君無愛也故以孝事君則為忠
以敬事長則為順能忠能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
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此為士者之分固應如
此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凡為士者其可不
興明發之懷乎

庶人章第六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
孝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
之有也

用天之道順春耕秋穫之宜也分地之利因山澤
原隰之便也本之謹身務執守法而不遺親之
愛要之節用務求財用恒足而不墮親之奉以盡
養父母之道此庶人之孝也故上自天子下至庶

古虞堂集

卷一 註疏

七

二九

人孝之為道人人皆可以自盡愚夫愚婦皆可以
與能孝無論終始而患其不及者未之有也然則
凡為人子者貴賤貧富皆當自勉已

三才章第七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
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
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先王親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

選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謙讓而民不
爭尊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
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曾子聞夫子之言而極贊孝之大夫子又為申言
之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經常之
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利以順天下之
性是以其教不待肅而自成其政不待嚴而自治
人但知孝為孩提之庸行而亦知其上通於天下

古虞堂集

卷一 註疏

八

六

通於地為萬民政教之宗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
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敢有遺其親者陳之
以德義而民興於行先之以敬讓而民自然不爭
導之以禮樂而民自相率於和睦示之以所好所
惡而民自知趨善而懲惡知所禁戒說教就是說
孝這都是孝之流布醞釀虞詩云赫赫師尹民具
爾瞻言觀感興起之益居多也

孝治章第八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取遺小國之臣
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懼心以事其先
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
之懼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侮於臣妾而況於
妻子乎故得人之懼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
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
順之

古虞堂集

卷一 註疏

九

七

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雖分卑者如小國之
臣亦不敢遺棄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五等之貴臣
乎故和敬所感萬國皆致其懼悅之心以歸依一
人而明王能得萬國之懼心以事其先王也治國
者雖至微如鰥寡亦不敢侮慢而況於士民之衆
乎故恩惠所加百姓皆致其懼心以愛戴國君而
國君能得百姓之懼心以事其先君也治家者雖
至賤如臣妾亦不敢有失行而況於妻子之親者

乎故一家之人皆懽悅之而治家者能得一家人之懽心以事其親也夫然則太和醞釀在家滿家在世滿世故生則親安其養也祭則鬼享其祀也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總是大德致祥自然之理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言大德之可以順天下也

聖治章第九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

古虞堂集

卷一 註疏

十

三〇六

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聖人因嚴以敬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導莫重焉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

悖德不敢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曾子見夫子說明王孝治天下如此遂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夫子為詳言之說天地之性以

古虞堂集

卷一 註疏

十一

三〇五

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以嚴父為大嚴父至於配天而極如周公乃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則尊后稷以配天宗祀則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虔共其職以來助祭德至於尊其親以配天合萬國之懽心以奉親之祭而適以滿孝之量則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自膝下時而已知愛至於稍長以養父母日加嚴謹聖人因嚴而教之以敬因親而教之以愛聖

人之教不待肅而成其政不待嚴而治蓋不過因其本有者而立教初非有加是以其易如此也父子之道天性也愛而兼敬有君臣之義焉父母生之以之繼續莫大焉身之所從出也君親臨之分誼之厚莫有重於此者故不愛其自己之親而反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自己之親而反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悖逆者謂之不祥孝者順德也人之所同得欲以順而則逆扞隔不相入民無所

古慶堂集

卷一 註疏

十三

三十三

取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使能得志於民君子猶不貴也蓋一失其本則皆無足取者而況凶德必無能得志者乎君子則不然言則思其可道行則思其可樂德義則期其可尊作事則期其可法容止則求其可觀進退則求其可度本天性之敬愛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天性之感人其易入有如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本於孝也

紀孝行章第十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這是事親的節目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居處飲食必加虔謹也養則致其樂有深愛者必有

古慶堂集

卷一 註疏

十三

六九五

和氣婉容也病則致其憂湯藥必親也喪則致其哀盡誠盡禮也祭則致其嚴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也五者備矣然後為能盡事親之道事親者時乎居上則不敢驕時乎為下則不敢為亂在醜衆之地則於人不爭事親者必能如此若居上而驕則亡矣為下而亂則刑矣在醜而爭則兵矣三者皆取禍之道事親者貴乎守身以安其親若使三者不除雖日用以三牲為養猶為不孝也可見

孝不徒在口腹為養而貴乎守身也

五刑章第十一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刑者東世之具五刑之屬其條例有三千之多而不孝為罪之大蓋人生莫大於君親道法莫尊於聖人要君者則無上矣非議聖人者則無法矣非孝者則無親矣不孝之罪與要君非聖等此皆

古虞堂集

卷一 註疏

古

二六三

大亂之道故罪莫大於不孝也孝足以治不孝足以亂然則孝之所關顧不重與

廣要道章第十二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之者衆此之謂要

道也

教民親相愛莫有善於孝者孝者親愛之本也

教民有禮而能順莫有善於悌者悌者禮順之首也轉移民風變易民俗莫善於樂樂之感人為最神也安上之佐而下以治民莫善於禮禮足以辨上下而安民志也所謂禮者不過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天下之子皆悅敬其兄則天下之弟皆悅敬其君則天下之臣皆悅所敬者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之者衆惟是孝為教之本此孝

古虞堂集

卷一 註疏

古

二六四

之所以為要道也

廣至德章第十三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教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教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禮所以教天下之為人君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君子之教民以孝也非必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

孝而衆著於孝之理則天下皆知各敬其父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而衆著於悌之理則天下皆知各敬其兄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而衆著於事君之道則天下皆知各敬其君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總之孝者至性所顯可以化天下而有餘詩云惟悌君子民之攸歸非孝為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信乎孝為至德要道可以順天下也

古虞堂集

卷一 註疏

上

三六

虞揚名章第十四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出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致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君子之事親孝則移孝之理作忠故可移於事君矣事兄悌則以事兄之道事長故順可移於長矣能以孝悌居家而家得其理則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故治可移於官矣

長居官之道不外乎此君子將為善思遺父母令名必果若此者名立於後世斷不誣也

諫爭章第十五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

古虞堂集

卷一 註疏

上

三六

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上篇通論孝之理已盡故曾子言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既聞命矣敢問子從順父之令可謂之孝乎夫子答之云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至無道賴有爭臣匡救猶不至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猶不至失其國大

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猶不至失其家士有爭友則德業相勸過失相規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孝敬所積有以諭親於道身不至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此諫爭之益必不可少也故當不義則爭之雖云事親有隱而無犯然幾諫之道事父母者所當法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感應章第十六

古虞堂集

卷一 註疏

六

二六六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古昔明王事父盡孝故事天得其明事父即所以事天也事母盡孝故事地得其察事母即所以事

地也長幼順序而不紊則此理達於上下故上下皆得其治而不亂天明地察則天地間之神明無不感孚彰應而報之以福佑矣故雖天子至尊亦必有所尊言有父也雖天子至貴亦必有所先言有兄也宗廟之中則致其誠敬不忘親之極思也修身而慎其行惟恐有失以辱先人也宗廟致敬則有以交於鬼神而鬼神降福雖至微而實著矣是孝悌到極至處可以感通於神明而光被於四

古虞堂集

卷一 註疏

七

二六七

海無所不貫通孝之感應徹上徹下通幽達明如此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至孝感通之一微也

事君章第十七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君子之立朝以事其上也其進見也則思盡忠告

於君其退而自省或知之而有不言之而有不
盡有不善皆過也則思所以補之君有美則將順
之而惟恐其不成就也君有惡則匡救之而惟恐
其不速改也一段忠愛之念發於誠然自然有以
上格君心結主之知而上下能相親也引詩之言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見君子
忠愛藏於中心非言語之所可盡故以事君為孝
之中也

古虞堂集

卷一 註疏

子

六八

喪親章第十八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依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
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感之情也三日而食教
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
年示民有終也為之棺槨衾而舉之陳其簋簠而
哀感之躃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為
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
事哀感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

矣

孝子之執親喪也哭盡其哀而弗不暇為悠揚也
禮當迫切之時而不暇為容止也言止直致而不
暇為文飾也服衰經之服服美則不安矣三年不
為樂聞樂則不樂矣食蔬糲之食食旨則不甘矣
此孝子哀感之至情出於自然而不待勉強也三
日而食教民無以哀死者而至於傷生雖毀而不
滅性此聖人裁節之不使太過聖人之政也孝子

古虞堂集

卷一 註疏

子

六九

之心終身有固極之思然而喪不過三年示民有
終不得過也為之棺槨衾而舉之必盡其心也
陳其簋簠而哀感之必致其誠也躃踊哭泣哀以
送之務導其情也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務致其謹
也為之宗廟以鬼享之使神有所依也春秋祭祀
以時思之不致忘也生事則致其愛敬死事則盡
其哀感如是者生民之本事盡矣養生送死之義
全備矣孝子之事親方可謂之終矣此則為人

者終其身無忘孝之時信乎孝為德之本自天子
以至於庶人無一日而可離孝也

西銘演義序

聖人之道所以萬古不可廢者以其切於吾身切於
天地民物舉凡人倫日用常變大小之間無一事一
物之可離奈何舍之而不講也西銘一書廣大精微
其自弱冠業舉子時每五鼓起即朗誦數過輒深信
為性命切要之言乃近有慨於性理日湮人心漸惑
無論親疎貴賤上下平等交接之際相戕相賊以為
常損人利己以為能一膜隔絕忍心害理若此輩者
憤憤而生憤憤而死生理既絕淪於禽獸厲氣所鍾
上千天和諸所見聞深可悲憫其不揣愚陋佩服西
銘一書謂可以救世謬為演說使文義詳明易曉讀
者或有感於萬物同體之義無論窮達皆存利人濟
物之心上下相親親愛成俗其於世風或有不補孟
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願善學者加之意而已

西銘演義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競焉乃混然中處

此張子橫渠先生見道切實處太極既判兩儀立
焉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乾稱
父也坤稱母也予茲競焉乃混然中處混然者渾
同一體之謂天地之間一陰陽也不曰天地而曰
乾坤天地以形體言乾坤以性情言以形體言則
天上地下人似乎不相通以性情言則乾坤陰陽

古處堂集

卷一 註疏

五

七

之氣徹上徹下人在一氣貫通之中渾然一體毫
無隔碍父母之說不待詳喻而自明矣吾儒學問
正要此處看得親切真見實理實事如此不足後
談則夙興夜寐之間日用行事之際兢兢業業求
所以事天而為之子體天心而以萬物為同體者
自有所不能已也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盈天地之間皆氣也吾之氣與天地之氣天

一絁毫吾之氣即天地之氣未嘗少有間隙然則

吾之氣乃所以充塞兩間而撐持不壞者是天地
之塞以吾為其體也語云天地之性人為貴又曰
夫志氣之帥也吾與天地原未嘗分聖人致中和
而天地位萬物育理有固然不可誣者人不能盡
其性便是志意萎靡如何能率天地吾之性即天
地之性是天地之帥吾其性也此二句正是渾然
中處之實吾之與天地渾合無間如此

古處堂集

卷一 註疏

五

七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世風不古人心愈漓記云三代而下各親其親各
子其子由今觀之且不能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即
一室同氣之中遂分爾我彼此之相是且不能以
同胞為同胞而況於民乎況於物乎此皆悖德之
人失其本心不思凡有血氣之屬皆從天地胚胎
而生枝分派演百千萬億而未有極其初皆一父
母之子耳古人有見一羊之殺而動心折一枝

而變色者可見人與萬物一體而分聖賢教人事
事長養此心有一家者有一家之胞與有一國者
有一國之胞與有天下者有天下之胞與窮而在
下則推胞與之理於一心達而在上則擴胞與之
量於天下學者不可不自廣也

大君者吾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
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
天下疲癯殘疾惻隱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

吾康寧集

卷一 莊疏

三

二九二

者也

聖人視天下為一家天為父則繼天立極者即吾
父母宗子敢不敬乎大臣國之元老即宗子之家
相也敢不敬乎吾有長吾自長之凡遇高年由吾
長而推之皆其長也吾有幼吾自幼之凡遇孤弱
由吾幼而推之皆其幼也人只為私念不化一己
之外總不相關惟以萬物一體之懷視之則人我
何分乎故尊之慈之無異視也聖人者與天地合

德即能合德於父母者也賢人即眾兄弟中之秀

出者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惻隱獨鰥寡總為天地所
生之人則皆吾父母一氣而分之子吾兄弟中有
此顛連無告吾豈忍坐視而不之恤乎吾之權力
可以及一鄉一邑進而可以及一國與天下惟力
是視即使無權無力猶且隨事盡吾心焉而不能
恕然者吾亦自恤吾兄弟之疾苦耳仁人君子念
及於百姓之顛連困苦皆吾兄弟也寧不動心乎

吾康寧集

卷一 莊疏

三

二九二

成

于時仰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朱子曰西銘前一段如碁盤後一段如人下碁此
二語甚好顛連無告以上是發明人為天地之子
而與民物同體之實於時保之以下是極論人所
以事天如事親之道凡人不知畏天便如驕情之
子不守父母之訓恣睢縱放縱既是認得親切便須
戰兢惕厲時刻對越以保天命乃子之能敬謹者

也人不知敬天則中無主宰妄想憂虞無所不至所以云小人常戚戚能敬天則凡事奉天而行純乎天理而不以私欲夾雜其間處樂可也處約亦可也處常可也處變亦可也豐嗇苦樂總吾家庭分內事吾惟盡吾事親之心而已矣他何計哉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凡事順天理而行則謂之順即子之能承順乎父母也違天害理則為悖德之子矣仁者天地生物

古康堂集

卷一 註疏

天

三十二

之心害仁者將天地付我之生意裁減無餘是謂賊害其親之子矣天地生人未嘗不善乃有怙惡不悛謂之不才之子所謂踐形者有耳而能聰有目而能明有心思而能睿智推極言之天地萬物皆形也踐者實踐之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人於一體處認得不真克得不盡便是我自己本體虧欠所以能踐其形者乃為天之肖子矣然則凡為人者其為天之肖子乎抑將為悖德為賊為

不才之子乎亦可以深省矣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天地之化時行物生往過來續無非是也人不能知化則天地之化自在天地而我無與知之者通徹無間如知一府一縣之事之類則天地之事皆我之事豈不謂之善述父母之事者乎神之一字最難名言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不貳不測處神也窮之者究極其

古康堂集

卷一 註疏

无

六十九

至之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至誠如神惟精惟一此聖人與天地不隔幾微處所謂善繼其志者也夫人盡天地之子也其志其事具在而能善繼之者誰乎慎勿薄待其身為也

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

天無處不在正於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地倍為親切凡飾之昭昭者皆為人也修之冥冥者乃為討天也人為天地所生之子時時省察克治事事

簡點隄防務求不愧於屋漏乃為無忝其親之子
矣人之所以與天相接者惟有心性若放心役性
便為自暴自棄晦有存息有養所謂夙夜基命宥
密者乃為事天匪懈之誠又豈在崇奉之虛文已
耶

惡肯酒崇伯子之顓養育英才顓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不孝也過人欲所以存
天理故惡肯酒者即崇伯子事天如事親顓養其

古虞堂集

卷一 註疏

子

三

親之至者也顓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苟
能得英才而教育之使皆知存心養性以事天所
謂盡己性以盡人性為顓封人錫類之孝矣人之
於天關切如此而可不共勉乎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 而待烹中生其恭
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蓀睽底豫以蓀睽之頑嘗欲
殺舜而舜能諭親於道得親之歡事天者能盡事

天之道足以感格天心則亦天之舜矣申生無所
逃而待烹稱之為恭世子事天者順乎無所逃之
數而不敢有安排微倖之思則亦天之申生矣夫
申生名為恭不名為孝為天之孝子者修德積行
來皇天之眷顧必如舜之底豫而後可書云禍福
無不自己求之者聖賢立命之學呼吸可通帝座
豈僅委於無所逃之數而已乎孟子言殀壽不貳
而必曰修身以俟良有味已

古虞堂集

卷一 註疏

子

三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啓手啓足體其所受
於親者而歸全焉魯子也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
也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魯子矣
伯奇履霜中野而卒自沉以死可謂勇於從而順
父母之令矣人之吉凶禍福豈非天之令乎人有
見危授命不為苟免則亦天之伯奇矣魯子啟手
足與伯奇之自沉常變雖有不同然而為參之歸

全愈於為伯奇之順令仁人孝子之處此則必有道矣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人自視於天地不甚闊切遇順境以為固然處逆境便生愁怨皆為不善承天者不知富貴福澤乃天之所以厚吾之生我豈可不兢兢業業克自建立以答天所以厚吾之意乎貧賤憂戚乃天之所以玉女於成我豈可不純純常常勉自砥礪以體

古處堂集

卷一 註疏

三

三

天所以成我之意乎人子之於父母父母愛之所以體恤我也則益思所以承順之方父母勞之所以成就我也則當思所以黽勉之道君子之事天固當如是也人有處富貴福澤而驕處貧賤憂戚而急者亦獨何哉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人之有存有沒猶其有晝有夜也晝之所行一順乎天理而無悖逆則夜寐之際神志安然不替不

古處堂集

卷一 註疏

三

三

擾存沒之際亦若是而已矣魯曾子啓手足時何等安閒寧貼總由平日時刻對越上帝真如子之事父無有幾微頃刻之間斷到此時卻天地萬物渾然一體謂之還親也可謂之還天也可看吾寧二字正是順事中實際受用處非僅與草木同腐而已也蓋天地之間渾然一性渾然一氣而人得其秀而最靈既生之後即有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之相維相聯以及四海人民之眾萬物之繁與我並生而並育總為天之所生則皆天之所欲愛養而滋息之誠能反求諸身乾為父坤為母仁人之事天猶孝子之事親自父子君臣長幼朋友推而至於億兆之眾一禽一獸一草一木之微無不隨其分量之當然而引為同體惟恐一念自私自利而戕賊及於人物即上逆天心為悖德之大者夙興夜寐因心所及隨分自盡要求無歉於此心萬物一體之量雖大行不加雖窮居不損如此

則為天之肖子天心亦必感格而眷佑焉生順沒
寧太和元氣嘗通於天地萬物之表生亦猶是死
亦猶是如此乃得其所為天地之間渾然一性渾
然一氣若而體倫焉所謂全體太極可以與天地
參者正此也嗚呼人之自視亦豈乎小耳語之以
乾父坤母則駭而疑語之以萬物則漠然不親甚
且同室之中不能保其父子兄弟而望其推及於
鰥寡惻獨顛連而無告者乎望其推及於鳥獸草
木能好生而戒殺乎此等人生則無益於世甚且
有害於世無益於世者天亦無意屬之有害于世
者天且誅伐及之非天之果有心也尚賢而下無
不樂承順而惡忤逆者父母之常情即天地之常
理也生為孽質死為惡緣天理感絕化為異類不
亦深可哀哉故泥父天母地而為人者不可不厚
自勉也

西銘演義後序

西銘諸儒論說已詳某何人斯敢以管窺涇贊蓋竊
憫民物之彫傷日甚一日人心之刻薄亦日甚一日
迷而不復長此安窮讀是篇者因文悟義庶幾挽一
念之殘苛即救一分之疾苦轉相勸導流澤無窮且
義凜對越興起善心學問之功倍為嚴切以之自治
即以之及人以之存心即以之應物德功交積事理
互融天人感通其應如響願與天下學人共勉之

論

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

堯父也仲母也大君者天地之宗子大臣者宗子之家相也此其說莫備於所銘夫天地與人一氣也萬物一類也千聖一心也天地與人不一氣則天地處于上地處於下人居于中天地與人選乎絕矣而何以人有疾痛天或臨之匹夫懷誠星辰變色萬物不一類則有智相傾有力相軋相成相賊亦已久矣而何

甘肅堂集

卷一論

三

二九七

以道有餓夫心為之惻憐十有脩尚或經之千聖不一心則三王異禮五帝異樂千古以來聖人各以其意為治而何以禘黃郊嘗代有考詳園丘方澤帝王勤事吾故曰其說莫備於所銘而銘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凡天下之老癯殘疾皆吾兄弟之類連而無告者也又曰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其言廣大高深無所不備而不知其旨之原于孝經也大子曰吾志在春秋而行在孝經春秋紀二百四十一

年天子諸侯政令之得失明王道以教人聖人之志

也孝經一書上自天子下及庶人幽而神明大而四海義蘊宏纖無所不包王道之本也夫孔子刪詩書贊周易考禮樂詩以陳政事之什書以紀典謨之重禮樂以建中和之極聖人之行與天地絜大與日月同明與四時萬物同節宣而曰吾行在孝經則何說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考禮之精者莫如周公析義之深者亦莫如

甘肅堂集

卷一論

三

三九七

唐公親與天二也而配之上帝與天一也而分之此皆聖人視於無形莊於無聲體察極微冥合無間真見天天地祖宗闢通一體之情事實有可毛重屬而志氣通者故斷然制之而無疑也是故諸侯祭禘各以其職來祭聖人曰支子不祭祭必合於宗子禮也周道親親尊賢以及民四方畢至九譯來朝萬方咸和聖人曰孝子之事親也在醜夷不爭風雨漂搖卒瘁從事終踰絕險無棄爾輔聖人曰孝子不登高不

臨深懼辱親也日食星變水旱疾疫戒膳徹樂遊戢
省躬孝子泣杖申生所以為恭世子也十風五雨不
愆不伏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海不揚波者三年意中
國有聖人出乎大舜之底豫也故曰惟仁人為能饗
帝惟孝子為能饗親又曰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
斯旨也周公明之周公盡之孔子法周公者也法周
公而不能行周公之道而僅與其弟子誦誦編述於
洙泗之上故曰吾志在春秋也春秋之志孝子之志

古虞堂集

卷一論

夫

三

也尊天王明一本也謹災異紀親怒也宗魯別子為
祖繼別為宗也吳楚之君不書葬疎異姓也兩狩獲
麟而泣孝子不得於親則哀怨悲傷不知其極也魯
子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子魯子之事親也嚙指
心痛符應形見聖人前知之理也受捷幾斃而夫子
責之聖人謹微察變履霜而戒堅冰之慮也夫子其
有以廣之也夫夫宗子者有一體之責家相者有亞
旅之義然則養萬物之和以無傷合敬同愛之志聖

人之心明天察地油然而生又烏可已哉

古虞堂集

卷一論

三

三

堯舜三代原頭處理會論

天下有必不可同者曰時聖人有必不能使之同者曰法因時立法叛制顯庸至不可同而無不可同者曰理理有大常有小變或風氣未開締造草昧或文明漸啟制度煩多記曰唐虞之文尚已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此理之不膠於一定者也行於時與法之中者也若夫曰欽曰敬曰中名雖不同而理未嘗異聖人各因其所見以立言而實非

古虞堂集

卷一論

四

三

有纖芥之殊韓昌黎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此理之大原出于天行于時與法之中而貞乎時與法之變者也夫宋儒之說非自宋儒始也三代而上其君臣之間相告語者如益稷禹謨伊訓說命諸篇叮嚀詰誡罔不本於傳心之旨而其授受之際必有一相傳之嫡緒若高曾祖父之世及不可易而其也不得與聞者不然堯舜禹

湯文武相及之序何斷斷也秦漢以來治尚雜伯君

臣之間不知此義久矣學者漸溺於章句訓詁之習而不知求其本沉淪放失累數百年至宋諸儒發明而表章之其有功於斯道甚大請得而詳言之天下之理不外天地人三者而已如曆象日月星辰天之屬也山川九土地之屬也律度量衡五禮五樂人事之屬也洪範九疇天人參焉學者不求其故即天地與人渺乎不相接矣何以欽若何以敬授何以日星

古虞堂集

卷一論

四

三

火鳥厥民東作西訖析夷因隙相因也何以導流宅隙必本於祗台何以黃鍾為萬事之本而丈尺合侖鈞石之類皆出其中也何以樂由天作而禮以地制何以五行五事不爽錙銖而王尹卿士庶民之屬惟歲惟月惟日惟星也此其故可識已學者因是而求之知天與地之所以合則知天地與人之所以分知天地與人之分而未嘗不合則知堯舜三代開物成務治理各出而不外於惟欽惟敬惟中之旨也

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分也故能成天下之務不然與
虞之世民物雜榛山川墳埴未易區識放伐因革三
伐乘變賞罰文質代興任運使為聖人者將一一而
求之必有不得其道者矣不得其道必有行之而不
宜者矣則世亦何賴有聖人而聖人亦何以應天下
且不惟其原之求而流是務則禪讓之流乃有子之
征誅之流乃有戰國堯舜之治曆明時與後世洛下
閭一行之術無甚差別而封山濬川亦可為閭萊任
古履堂集 卷一 論 聖 三十七

土者之借徑聖人之法亦何以異於人而古今治亂
升降其懸絕若此也哉惟得其原而求之則有大常
者以定夫不易之衡而後有其小變者以乘於時與
法之內同可也亦不同亦可也堯可以不殛四凶舜可
以不更命羲暨和也建官惟百可以增而三百六十
而井田封建可以不行於三代以後也然則原者堯
舜三代之合而天下萬世之所同也釋氏之說儒者
不道然其所緝無始之始為天地人之所立命其

說近之夫生天生地生人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皆
出其中此道之大原通乎無始者也生天生地生人
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者統體一原而無不具足也
此道之大原貫乎無終者也學者其可以不求也哉
其抑求之堯舜三代之前也哉

論士

今天下士有品乎曰無之曰何哉曰突梯脂韋者比而是也士有用乎曰無之曰何哉曰鶻凌詬誶亦比而是也曰聖王在御嘉與天下更始班行之上慮無不洗心易志齊意休慮以求親信於主上効用于熙時而況在巖穴之下潛伏而求志者哉曰今天下士習而已矣習之難破非一日也習於靡縱人誇龍比之操而靡益深習於貧縱家傳夷齊之行而貧益甚

古虞堂集

卷一 論

四

三九

軍執之臣習於狗黑白妍媸漫無可否而一任情緣以為之蔽建白之臣習於競德怨報復相尋無已而且假公義以濟其名違彊之臣習於徂士卒不練器械不精虛冒不核日復一日止違循此相沿之局而曾無振作淬勵之氣士習之弊尚恐言哉前局之壞後此可更也而且曰否前人處此則固有說也即不然吾力亦安能破已成之局而易之彼局之壞此局可更也而亦曰否衆人處此則固應爾也即不然吾

力亦安能振獨修之行而挽之陋輒相仍彼靡日甚若相傳奉為衣鉢而莫有肯出一念一力以為國是者而又何怪巖居而隱處者不且習之惟恐不熟而未出衡茅已大破壞矣哉故或指一士而命之曰某也才是能乃官事者則必其工逢迎善邀結柔腸媚行為苟且之術而擅機鋒之利者也而有一直腸正氣偉節修行磊磊落落不合於俗按之以穆無可知而用之則有以致於世而衆且望而訝之矣不曰拙

古虞堂集

卷一 論

四

三九

於宜則曰踈于世也噫嘻士識如此習可知矣今夫振千古之大節不難而工逢迎為難辨天下之大事不難而善邀結為難決大謀定大難不難而苟且機鋒軟熟善應之為難有是理哉故凡所稱為了官事者之所能皆磊落之士所深耻而不為而彼且詡詡以自矜也士習至此亦可悲矣從來天下之壞不在君子在小人不在小人在以小人而貌君子習而不察而終莫之辨天下事乃莫知底止矣嗟乎吾安得

一豪傑之識而與之論士哉

古虞堂集

卷一論

四六

六

理財以養民為先論

夫不明乎上天立君之意與人君所以理天下之故則其本末不可得而明也本末不可得而明則必有行之而失序者矣急其所當緩而緩其所當急日敵敵焉從事於較論鎔銖之計而不深維其得失之本亦可謂不知務者矣夫君亦安所需財有一身者所營不過衣食有一家者所營不過伯仲亞旅之奉人君以天下為家者也家之人無不仰給於主天下之

古虞堂集

卷一論

四七

三

人無不仰給於君自然之理也夫為君者有郊祀宗廟之典有朝覲燕饗之節有官府百官之需有征討四夷之費其所日計歲會而用之者更僕未可數也然而推明夫報本反始之議祈年方社之舉巡行肆覲之繇鹿鳴彤弓之作天官地官宗伯司馬之職練兵教戰之法天下紛紛莫知為計而獨一人者焦心勞思博諮衆計不商其謀饗餐而憂朝夕所不能一日已者揆厥所原有一不為民而起者乎養之而阜

其生與養之而衛其害生其共致其教明其法其道一也然則人君者職在養民而又安所不需財為也則理財之所先抑又可知已儒者高談道德侈稱治平至於財則以為纖而不足計無具甚矣夫古者有貧國無貧天下禹貢九土厥壤上上中中下下相間也魯之弱楚之雄齊之強魏之隕鄭之小燕之天府衛之淫侈天行有豐歉人事有膏變民風有儉奢四境之外不能通計而損益之至於天下則九州之產

古虞堂集

卷一論

四

五

何所不匯山海之藏何所不出金錢刀貝之利何所不權土穀斥瘠禮俗繁簡之宜何不可智計而法齊天不恡施地不恡生如九年之水七年之旱天行之厄世不嘗有所謂天地不貧其理誠然有天下者而憂貧誠不得其辭也夫天地之生財無窮而天下之財有數其在民間者皆君府也耗於浸漁飽于私索盜公家之利以為己有其漸將不可知散於征繕困於災荒天時人事之憂不可預計然而天地之財自

在天地非必出於樹山流沙之外也或者地有餘利人有餘力原之不備其流必竭然而天地未生之財亦自在天地非必別俟神運鬼輸也夫財之在民間者不必言矣千倉萬箱百室盈止君漸濯草茨不可謂貧若夫耗於侵漁飽於私索知其所以損則知其所以益矣故於征繕困於災荒休息節宣君實任之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出於己力惡其不出于己也不必為己以天下之人生天下之財誠無難者故所

古虞堂集

卷一論

四

五

謂民者合天下而計之者也所謂養者亦合天下而計之者也上無失政則百姓樂業百姓樂業則盜賊不作盜賊不作則災害不生災害不生則天下寧天下寧則遄遑息朝廷之上粟紅貫朽而無所用即有一二充囊潤橐之奸猶不足慮而况朝廷清明百務整飭上下安樂禮義自生蠹耗之私不戢而自無已夫財者有天下者之所務而非君志之所宜存也志民則不難散財以養民志在財則不難病民以裕

財君志之所尚天下之所觀也君好利則臣好賂臣好賂則民好盜雖日繩之以法而不能禁惕之以威而不能懼厲民而民離生財而財匱故養民在君德先辨志不可不審也

古處堂集卷之一終

古處堂集

卷一論

五

八十三

古處堂集卷之二

瀛海高爾儼岱與甫著

奏疏

擬用人理財強兵救荒疏

臣竊惟今日有大可憂者三而寇之變水旱之災不與焉一在朝廷一在疆場一在百姓方今朝廷之上宵旰獨憂求賢如渴或取之科第或取之鄉貢或取之保舉內外黜陟之法陛下所以鼓舞天

古處堂集

卷二 奏疏

一

二十七

下者甚切且至而卒未見有出一奇畫一策為我陛下破敵掃寇建廓清之績用人之法日變而用人之効不彰文貌相沿警提無策因循推諉長此安窮此其可憂者一也疆場之上日日言練兵日日言加餉或分主客或分戰守名目徒多影射愈甚即以餉數言之往昔姑勿論較之祖時增四五倍猶且動呼庫帑借鼓譟為要挾之術即口清冒破議裁節誰敢執其咎者竭天下之成以奉邊天下日窮邊事

日弊竭澤漏卮安所底止此其可愛者二也百姓嗷嗷衣食不充兼之年來水旱相仍畿輔之地三經外患流寇出沒所在蹂躪百姓窮苦莫此為甚而賦稅之加派日增貪殘之掊剋不悛流離轉徙人不樂生揭竿潢池漸已見告盜賊相煽大可寒心此其可愛者三也此三可憂者諸臣人人知之而或以為非已之責所及或以為非已之力所任徒為奉行之法苟且旦夕之謀人人如此國事何賴耶此賈生之所宜

古虞堂集

卷二 奏疏

二

三

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臣愚於此効千慮之一得竊以為朝廷之上當寬文法疆場之際當戮功實間閭之下當垂撫恤夫用人不宜過紛法不畫一奸弊滋生人人不盡力而致疑於用之之法日思變計恐亦未為得也夫束縛太急文網太嚴人將畏法而不畏名憂身而不憂國奉行意旨苟免無過而不復計時政之得失國事之利害臣愚望陛下待之以誠凡政本之地察習之間稍寬文法從其展布存以忠

厚之心而待以君子之道賢者得以盡志竭忠而不肖者且將為輿論所不齒使臣子敗類之羞深於扞網則國是理矣蓋人之賢否未能遽移任法未必防姦而或以束賢者之路恃誠即有漏網而足以紓才智之資此臣之所願進者一也今日或言抽練或言裁練以名求之騰驥充伍矣而流寇之蕩乎無期外敵之鴟張未已邊臣止有呼索而不復慮國計之所從出兵日加則餉日侈朝廷之上未嘗惜財而行

古虞堂集

卷二 奏疏

三

三

伍之閒果皆兵與餉相當有增兵之實有加餉之益即重煩物力猶將為之庶乎冀一大窳獲有寧息而始議暫加後為定例朝臣即明知之而莫敢問忌一議清覈邊臣且藉為口實萬一疎虞誰敢任之臣愚望陛下持之以斷凡邊鎮兵數或嚴勅督撫加意整覈使一兵有一兵之實一餉有一餉之用千里饋給不以飽債帥而以實卒伍如此則餉可得清兵可得強語云兵事尚威凡有剝削率仍虛隱餉數者

立勅軍前正法若聽其鼓噪軍士挾制 朝野餉員

繇得清財何繇得足兵何繇得強信賞必罰要貴御
之得其法而制之有其道此臣之所願進者二也書
曰民為邦本方今天下根本之計無過於民夫天下
之患不在外懼而在內憂臣竊見近來有司以催科
為奉公以完糧為盡職即如脩練儲備 皇上立名
之意原在保民恐有司奉行不善徒以滋虐者矣臣
愚望 皇上撫之以仁州縣親民之官當以民無流
亡室家樂業者為上考為治之道在乎審本末權輕
重若拘牽 功令急國課而忽民生民生日感為憂
方大今日 朝堂之上當以撫民為第一義此臣之
所願進者三也臣芻蕘無識惟 皇上裁擇

古虞堂集

卷二 奏疏

四

六九

救荒安民事宜

救荒之難自古紀之考歷代以來其法亦大備周禮
荒政十有二曰散利曰薄征曰緩刑曰弛役曰舍禁
曰去幾曰首禮曰殺哀曰舊樂曰多昏曰索鬼神曰
除盜賊然有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廩人掌三
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夫歲蓄而民
病者無備故也酌泉府而寡儲蓄者無政故也今

古虞堂集

卷二 議

五

六九

國家於州縣各設預備倉以為救荒之本為法甚善
今試按而稽之其儲積以備施惠之用者有幾即義
社預備等倉非不棋布境內乃折乾以備上官迎送
之費而猾胥復陰陽乾沒之教化為金錢而耗耗於
雀鼠即有級長孺郭仲默等輩開倉賑濟之法亦安
所得行於今日乎議蠲緩存留而軍餉繁興月糧猶
多壓欠庚癸之呼誰其任之且有即議蠲而無救者
思又囊橐無資又何暇計及正供也議散帑賑施而

左藏空虛措發未易議捐俸議勸輸而消法補苴無裨嗷嗷且恐有司奉行不善因以滋擾者矣夫當反裘揭澤之餘而值饑饉薦臻之歲揭竿而起漸已告窮而走險大可寒心目前惟有遣使安撫及蠲爵贖罪之法宋真宗時歲歉民流命侍御史乘傳安撫發倉賑貸今之撫按非不有察吏安民之責然或司征繕或司彈劾職業不一則計慮易紛語云民為邦本當此奇荒變起之日安可無一專使為之撫輯收卸

甘肅堂集

卷二 議

六

三十七

乎宜擇司農之屬廉幹敏練者省直各遣一人假以便宜課以殿最以救荒安民為其專職或相省直之豐歉利病轉移通計如李惺之平糶耿壽昌之常平陳亮佐之減價而糶趙閱道之增價而糶張忠定之寬鹽禁范仲淹之興營造吳遵路之易薪芻蘇文忠之請度牒或師其意或通其法蓋一方之內各有所當權如贖鰥魚鹽之類與其地之紳衿父老熟計審歲設法變通遇有肅聚之衆即可便宜解散一歲之

內要以民安盜息為上功蓋就地方以謀地方於計較切於事甚便未可以廟堂成議聚天下也或者以無米之炊難於謀始則有蠲爵贖罪之法稽之往昔亦有因國計迫切遂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後亦嘗援此例以賑饑甚至援此例以接濟大工夫農民之後秀者為髦士令天下富農得以納粟入庠亦一議也舜典曰金作贖刑夫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屬二百其間投機觸咎者豈盡罰當其罪祇以

甘肅堂集

卷二 議

七

三十三

一掛網羅如戴盆無以望天即荒旱之招未必不繇於此無已就省刑之法而通融之今天下郡縣獄可矜疑者得以入粟解免惜弛刑之實為救荒之助又一議也夫修政不如修脩脩之弗圖而求諸救亦已甚矣救而不知為計豈有膠乎語云天旱求諸仁仁洽而時豐國旱求諸德德潤而澤流人旱求諸政政清而俗阜是又根本之議似迂而實切者也

馬政議

馬政之壞久矣不革宋之弊而取法漢唐欲騰驤上
駟其道無繇漢之馬牧於民而用於官其初街巷有
馬阡陌成群武帝時雖有都廐中廐苑馬之屬馬力
耗之至於邊郡發騾驢內郡籍民馬民庶匠之甚至
斬長安令而卒不應無他官蓄馬不蕃而責之民也
故漢之治兵過於唐而治馬不若唐唐之馬牧於官
而給於民太宗遣劉文靖借馬突厥又乘隋之亂獲

古虞堂集

卷二 議

八

三七七

馬三千自貞觀及麟德四十年間有七十萬六千分
為四十八監而猶不能容厥後安祿山為開廐都使
選勝甲馬歸范陽亦因畜牧煩以資其叛耳唐馬一
盛於張萬歲再盛於王毛仲此官牧而不役乎民也
宋平太原得馬四萬二千匹分置牧養自王安石保
馬之政行而民滋病是屬民而馬亦衰也今 國家
以內地給京師之用外地給邊方之用遼東山陝有
其官民牧衛牧有其制且如列聖相承有下詔寬責

駒之令有下詔免歲羊之較有下詔以順天之養馬
以地應天之養馬以丁其恤民之力者無不至今若
京衛下場之害謝汝儀言之矣北方養馬之害丘濬
言之矣南方種馬之害翁大立言之矣小民為力幾
何曰編甯曰點視曰雜役曰印烙曰交兌曰賠償曰
科索一種馬而數害集之民安得不困不知種馬之
害非馬累之也官累之也民自累之也無何不於其
法之所以弊而謂法之弊一變而為解俵則改折本

古虞堂集

卷二 議

九

三三八

色紛紛變端從此起矣楊時喬所以對馬政一策而
傷悼也欲復種馬則草場之復宜講也明矣初京營
遠塞各有牧地况冀北古稱馬鄉今之懷慶彰德諸
境即古衛地今之宛州高密諸境即古魯地昔王岩
吏謂東平大名安陽廣平之間水草尚存監牧可舉
宜 勅廉能重臣清理舊制嚴占侵置苑廣牧不可
不議復也包儀之革宜講也昔未有解俵解俵自正
統始民富者不自任游民代斂百計巧取巨竊不給

以藥為膳不出旬日即已羸瘠富民被罰動費百金不可不議革也雖然終無若有其人之為急也先唐同卿云古人之練兵也不惟習其人又習其馬一行陣兵識將意馬識人意曉然自喻於舉手搖足間故所向背克周禮趨亟牧圉之官皆道德之士為之即下而戒僕咸加簡練如昔 哲王名將之訓牧也畫飼必以時中夜數視候又必人馬相習如卜式之牧羊物與人和而後無傷害萬歲毛仲用此法也今

古虞堂集

卷二 議

十

二五二

之懼太僕者多不習騎是安知馬宜擇一武人性習馬者專司之臺 首月視息耗以為賞罰馬天下之大豈無萬歲毛仲其人中原之區豈不及衛文魯僖之盛革宋之陋弊法漢唐之休風有其地有其人何馬之足患哉

表

擬 上諭兵部將 欽定修練儲備四事列書

頒布省直文武等官務共圖實遵依限報捷昭

朝廷保民至意羣臣 謝表

伏以聖主愛民必周其備故綢繆為未雨之防明君舉事務底於成故考課嚴刻期之報苟非俯修實政何以仰荅皇衷靡盬不遑飲冰自矢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人君之保百姓也如子防其驚

古虞堂集

卷二 表

十一

二五三

畏而務予以生全王者之視天下也一家峻其藩垣而更資以守禦雖在至德之世亦有王公設險之謀即以文治之朝不廢棘輪講武之事蓋一人有四方之守亦貴內治之折衝於樽俎非可遂懈乎苞桑儒者陋觀兵之言或恐人主之侈功於遠陲豈謂盡弛夫戒備金人十二乃秦氏之鄙圖武吏百員實晉朝之失策況古者寓兵於農之意原非分設以防民即前朝則也置衛之類亦恃有備而無患以郡縣長吏

為牧民之職凡地方安危之計畫何者不當經營况
方面監司有脩兵之名若屬區區單弱之情形豈可任
其類廢此皆為人臣子之責曷忍上遺君父之憂况
已勒為成書中以與命居中而周寰海之計先事而
為防餘之防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聰明有臨文武
惟后深宮側席嘗憂赤子之瘡疾便殿咨謀每念近
郊之蹂躪乃出宸斷獨運神謀謂彼戎馬之長驅皆
縣內地之不成類垣敗堡難稱累雉之雄釋耒耨戈

古虞堂集

卷二表

七

七

豈恃合島之旅積易而峙模可無唱籌量沙縑甲而
厲兵寧至以卒予敵王猷允塞辰告昭垂而猶恐紙
上之空文忘脩舉之實事且深慮臣工之玩忽尚怠
緩以為嘗謝以實遵無塗飾以塞責期其報峻勿吝
泄以行狀庶乎高壘深溝消無形之窺竊抑且積粟
帶甲知國家之富強臣等智愧雖囊才慚馳技既無
先見之哲足裨高深敢忘奉行之勤重煩宵旰惟是
修則有工料之費練則有財力之費必非益國而病

民即如儲則有耗蠹之憂脩則有朽蝕之虞豈敢計
利而忘害要求克善以報厥成仰體明聖之懷共裕
國家之計伏願居安思危慎終如始庶幾永靖萬年
式鍾鼓之靈海甸常清億兆戴牧寧之福矣

古虞堂集

卷二表

七

七

策

廷試應制

臣對臣聞帝王之臨御四海而承叙萬年必有盡一天下之政統而後綱舉目張燦然得理示天下以嚴明敦大之規必有移易天下之教法而後仁漸義摩油然而入養天下於一道同風之化何謂政統頌之朝廷行之邦國凡夫禮樂兵農之大皆有以權衡於不藝而為因時善治之模何謂教法董以師儒設

古虞堂集

卷二 策

古

三

以學校凡夫君臣父子之經皆有以講求於大明而有相率觀成之俗夫所謂政者上與下交任之者也制定而不違令行而不犯用人而人奏功舉事而事咸飭則欺蒙之私絕而阻格之弊清矣所謂教者亦上與下交任之者也有感而必孚有倡而必和養士而士皆材化民而民無競則庶耻之維張而徧德之象臻矣彼夫亮工熙載有堯舜之君亦必有皋夔之臣而後政可立即協和風動有精一之主亦必有歌

敷之佐而後教可行自古聖帝明王所以成功而善

俗者道必由此則夫廣齊一之治而求興起之觀端

有望於今日矣欽惟 皇帝陛下脩文武以立隆宣

聰明而作后仰體天心仁愛嘗懷夙夜祗畏之誠俯

念民艱艱難時切宵旰靡寧之慮求賢如渴弓旌幾

徧巖谷而彈冠相慶者人與我數子佩之思望治惟

殷絲紉式漢霖膏而扶杖願觀者咸有置腹推心之

戴朝芳夕糾勒政罔怠進衡石傳餐之陋執崇經重

古虞堂集

卷二 策

五

三

道迪教惟詳追雲漢作人之盛事行見庶績可以其
疑而文德立觀乎應矣乃聖不自聖於萬幾之暇進
臣等於廷俯垂清問謂政之弗效也教之多阻也言
政則究夫用人理財之方詰或聽獄之術以至抽練
裁練興屯裕餉保民諸務而深悉其弊言教則究大
豪紳之把持武斷青衿之驕傲蠶凌以至開闢卒伍
之作奸犯科而深求其故其於政教之本未緩急罔
已洞悉無遺臣草茅無知不達時務然目擊時艱

慨於中久矣仰承明問諄諄敢不披瀝以對臣以為
政與教相因也政有因革教無同異然而政則有剛
柔競絀之別教亦有尚賢尚齒之分大約歸于上下
整齊而無類情業胙之習朝野顧化而無澆薄詬許
之風唐虞三代以來治理日出教思日廣代而降也
而漸不古若政則日趨於雜無論王道之蕩乎正直
不可數見即富國強兵之謀亦間有為之而無成効
者教則日流於廢無論建極錫福未易觀其成化而

古虞堂集

卷二 策

七

三七

甚者士習人心釀成一世委頓之局而不可卒易豈
真世運有升降歟抑振錫之未弘而崇厲之未至也
堯太祖高皇帝廓清宇內天地重開所為創制立法
以成一代之政統者靡不酌古準今煥然明條神謨
聖烈真足媲美唐虞而軼三代而於教化之道尤加意
焉嘗論中書省臣曰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
學校為本於是命天下郡縣皆立學校延禮師儒講
論脗道政教休明超軼古昔列聖相承率循無戢重

熙累洽効有明徵已 皇上負不世出之資而具大
有為之畧文華時御講誦不輟而尤留意於正心誠
意之要清心寡欲之學大本立矣至於敦天則遇災
而懼側身省躬聖諭兩頒惟動朝野愛民則欽定保
民四事之書省徵咸泐而每念及有司之撻耄以至
求賢之殷求治之切曠古以來誠未多見即如今者
臨軒策士降天顏以下濟使草野微賤得以親睹昨
稷之容允躬逢其盛者靡不嘆為聖人舉動超踰尋

古虞堂集

卷二 策

七

三七

常有君如此而猶然格套相沿定効未睹頑鈍不靈
寡廉鮮耻清夜有心其曷忍自負以負聖明也所云
有君無臣誠不能為諸臣謝其咎矣請得而詳言之
一用人也上以實求下以名應 上必欲為官得人
而臣下且欲為人求官也能保賢否之不倒置乎一
詰戎也選將練兵之誥目下而未必頗收之登壇勝
驥之充衛也無事則悠忽有事則張皇又何以折衝
禦侮乎理財則若無術興一利增一弊矣練聽仍多

寬民或以意為出入或以勢為重輕矣凡救時之切務皇上所以求之者愈急而下所以應之者愈緩非真諸臣之敢於怠泄也或相沿之習難以驟更抑法急而人遁且苟幸無罪以塞責矣謂宜寬其展布而嚴於考成以能否為賢愚以成敗為殿最使諸臣曉然於進退黜陟之法而得以從容於圖畫則立政有漸布之模而可以奏其績皇上加意教化表章孝經小學諸書兩雍並有責成督學屢有激勵而世道

甘肅堂集

卷二 策

六

三

人心未能丕變良由積習已久凡父兄之教子弟之率皆出於惟利是視之途其能自奮於聖賢之道率繇乎義理之訓以求不負君親而式於古詩書之遺徽蓋未可多得也皇上雅意申飭然未可旦夕責効也則惟是涵濡而漸漬之明示以規厲之法而動其自有之良使士有不為君子之耻而民亦無安於不肖之心則立教有優入之化而可以觀其成矣抑臣更有進焉教者政之本也政至於綜覈而教主於

養育不相廢而可以相成者也夫為政以得人為急凡阜國籌兵興屯選練之事得其人則可以底績而不得其人則罔功皇上加意興才凡成均鄉校之地授以成法凡當今之亟務若財賦兵刑之大擇其才之近者使之分類而肄習之即以是定為後日論官之案或有奮起而應召明者乎皇上天縱聖德學問日新倡明而鼓厲之四方為則有必然矣臣愚不識忌諱干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甘肅堂集

卷二 策

六

丁

用人

用人者法也用法者人也一代之人皆足供一代之用一代之法皆足羅一代之人此亦風氣運會使然雖聖人不能不因之以為治古今用人之法不一途然大約不外科目薦舉二者畫之薦舉之法或稽其行誼採之輿論似得明試之遺意然而羊質蒙識鸛濡貽誚况鄉舉里選今之世風已不古若而欲強比而同之可歟科目之法先資其言似得敷奏之遺意

古虞堂集

卷二策

三

三

然而糊名易書其人之賢否生平姑無論而止憑之方尺之紙且其所憑以合者又未必輕重低昂銖兩悉稱也而遂謂足以盡天下士也可乎二者安所取決如前朝臺議常罷科目專用薦舉乃行之不數年而仍復科目遂定為一代取士之制夫昔賢君相豈不知科目之不足盡天下士也意以科目之弊猶病在模索之未真薦舉失而請託賄賂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定為一代之制而不疑也今皇上以神聖

之賢求治甚殷求賢如渴一時臣工未能仰副

皇

上遂疑科目之不足盡士而總總然求賢於保舉夫唐虞之世皋夔在列亦有工矍未聞堯舜以工矍之失而疑敷奏明試之不効使保舉與科目並較吾未知其所得失何如也故保舉者可暫而不可常可偶用之以神一時鼓舞之權不可遂恃之以為知人官人之例也無已則求其法於久任夫古者論定後官任官後爵亦何慎也即如前朝有六部觀政之法豈

古虞堂集

卷二策

三

三

非欲習其事以練其才以脩他日諸司之用俾得善其職而無失歟謂宜於釋褐之日擇其才之宜於治兵宜於治餉者使之分習而肄習之俾得畢力而究心焉試其可用也而後官之自司屬以至卿貳以官為業而無所遷易此法之當嚴者一也古有三載考績之法齊魯之始封也三年而報政今之郡守縣令輩不知三年而外所考者何績所報者何政也謂宜責成撫按監司凡所屬郡邑歲一周歷考其生聚教

訓之實以為最遷移之目或有人地相宜善於其
職者加紉而久任之其間殊猷異績積功累勞為百
姓所親信吏胥所畏服即需次為本地撫按監司之
用此法之當義者又其一也雖然用人者法而用法
者人亦顧其用法者何如耳又安有不効之法哉

理財

理財之亟未有亟於今日者理財之難亦未有甚於
今日者軍興旁千動用鉅萬理財之法曾見叠出乃
財未見日益用卒苦不支雖使桑孔持籌計然握算
亦不知其何以為策也夫天下財止此數即有上智
豈能神運鬼輸不過取之天地之間索諸官民之際
而已乃今之民困極矣賦役之倍幾指大於股而歲
祿為災寇盜為擾富者盡於財窮者盡於妻子民之

流徙他鄉以避徭役者不知其幾其安土重遷忍死
為國家輸征課以脩緩急者不過一二子孫之輩仕
宦之餘已及友于有反裘竭澤之慮則如均溢加添
捐助種種之法取於民間者其已行不必言矣萬萬
無容再議增加尚留此一二未流離未餓殍之赤子
為國家裕萬年根本之計議搜括而搜括窮於無術
議裁節而裁節窮於幾盡若增開採鹽筴鰥其
間利獎未可更僕數則夫紓民足國之計當何施而

可乎夫興一利不若除一弊當今度經用内外出入之際豈無有中飽者乎上下相蒙展轉滋耗吏胥簿書之類未可盡憑也則財之弊當清之理其時不若理其人自司農而外凡錢穀出入之司皆擇廉勤有心計者為之如一家之中主伯亞旅合力同心以計生節而家不富饒者未之嘗有則理財之人當整也雖然有進焉古今理財之法莫過周禮一書廣大纖微罔不克謹而竊觀周家根本之計首在務農今

古慶堂集

卷二 策

十四

三十七

試讀臣工嚶嚶諸篇農官有整保介有訓誡之尚司勒以成書天子有省耕歛之行而公卿惜四時以從事其於三農之事亦何其詳慎有加而諄切不遑若當日君相士民所宵旦經營上下畢智竭力而圖者惟此一事以故文物郁然享國八百方今西北上廣人稀地有餘利人有餘力夫西北固古所稱天府之國也疆里溝塗之制早勞蓄洩之宜今獨不可彷彿其遺意與誠擇一心計大臣專董其事廣遠副佐講求

遺法備置於邊塞腹重之間相與同行原野勸課農夫墾荒田濬水道較晴間雨伺察勤惰朝廷之上歲加考驗能開田若干畝收穀若干石者以積歲計與殺敵同功不者罪數年之後瘠土變為沃壤邊塞皆成樂利其於國計庶有瘳乎夫興屯裕餉之策已漸有成議矣是在當事者設誠而力行之即體國經野有餘裕已

古慶堂集

卷二 策

十五

海運

國家定鼎於燕而饋餉取給於東南每歲進不下四百萬石而止恃此漕河一線之咽喉往者寇盜陸梁馳突於臨德之上下議者遂總總過計以為梗塞可虞輒有為復海運之說者愚則謂海運之難復者有三而黎民非嘗之懼不與焉考從前海運放洋三沙黑水循成山至劉家沙門諸島不啻萬里嗟呀縱橫其險殊甚即以 聖天子神靈海若助順然而風濤

古虞堂集

卷二 策

三

三〇八

驚危飄泊靡常經歷險阻難計日月慮漕河為梗而乃恃此渺渺片帆於驚濤萬里之中不虞其吸西江乎此海運之難復者一也有謂薛島之西有山曰小竺兩峰夾峙中有石岡曰馬壕馬壕之麓南北皆接海涯而北即麻灣又稍北即新河又西北即海倉直沽察其道里田麻灣以抵海倉才三百三十由淮安踰馬壕以抵直沽才一千五百取徑於此勢平且捷可免遶海之險似矣然元人嘗沿此道遇石而止今

馬壕之通塞未可知故道恐未易考也大沽衝沙易塞而又分水嶺地勢苦高且河已廢數百年計其成功實重且難而欲冀俾於或然之數此海運之難復者二也且即使馬壕必可通大沽小沽之積沙必可治分水嶺其下有水可儲而其旁尚有支流可引也而勤衆糾功費不可計且漕河虞梗膠河獨不虞梗耶勞力傷財而仍出於不可恃之計此海運之難復者三也若謂無故而發此難成之功驚駭耳目則非

古虞堂集

卷二 策

三

二〇九

嘗之原黎民懼焉可與觀成難與慮始猶非所計也說者欲仍如萬表議主於河而協以海量運數萬歲一行之使海道漸熟以為萬一之備亦一策也愚則謂 聖天子威德遠播方將朝萬國於闕下靖潢池之餘孽翕河永奠海波不驚又何煩此過慮為哉

文體

士習與文體相關者也有一代之風氣則有一代之文章有一代之文章則有一代之治道捷於桴鼓不可誣已唐虞之文尚已夏商之文簡峻而明肅今觀尚書所載禹貢湯誓以下諸篇質而有體即其士習不可深考然大畧可推已周之文繁矣即夫武成無逸諸篇聖人之言往復委備若小雅大雅清廟之歌列國之風益滋燦然故其為士也都雅雍容西京之

古虞堂集

卷二 策

文

三〇六

之地率皆衰年暮氣望絕清華故皆苟糜歲月不復以興賢育才為事誠能責成長吏聘禮名儒勿限資格優以禮貌倡明正學觀摩顧化使士皆相砥以德義而相規以廉耻風厲既久賢者有得眾名教之慰而下者亦無安於不肖之心至於成均之地四方取則宜特重司成之選擇儒臣中品詣端粹者充其任羣四方之賢者相與鼓吹道術繼聖賢之絕業天下之士若表影之相隨矢的之相赴而海內循而不變

古虞堂集

卷二 策

文

二〇七

行能鼓舞而甄別之天下之士皆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務為明體適用之學而肆力於詩書禮樂之圖士習何由不正文體何由不醇哉語云周士貴秦士賤士亦何常惟上所造耳豈必生於三代者皆舉髦之英而降而晚近遂併無立言之士耶詩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言作人也又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言君德之能造士也請歌以為昭代文明之助

序

自嬉草序

凡為己之所其樂可以作其臆而無所顧固非世之所得而與也心所謂可而俗以為否必不忍違心以所謂可心所謂否而俗以為可必不敢媚世以所謂否夫吾之為之非必欲人之不知之也即人不知之而天下之大後世之遠將必有知之者凡為道莫不然文亦有之文者生於人之情而成於人之識者也

人之情不同若夫吳越望流沙趨東海者之不一其方人之識不同則又若夏虫之不可語冰秋蛩之不可語暑也是以賤人君子之將欲有言也本之忠孝以定其居恭之古今以盡其變考之天地山川易獸草木以究其情貞之於不為境移不為物換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以寄其曠蕩無垠之宇是故寧言吾所明無言吾所蔽寧言吾所欲無言吾所拂吾之所言者皆吾之所能者也即吾未必能之亦吾之所收

欲欲為而不厭者也然後其言坦易洞達而無遷就
曲適之患嘗笑商鞅見秦孝公三說而後合不知其
所挾以為帝王者何說也楊雄作法言擬論語作太
玄擬易繫而不免於莽大夫以此此二子者皆以傾
險艱僻之術以自文其淺陋而卒無所欺於世則亦
何益之有故猶不若直行其臆以自痛快其一家之
言則其精神皆可以不朽凡為文者莫不然制舉文
亦有之夫世之所謂可者未必其果可也即吾之所

古虞堂集

卷二序

三

古

謂可者未必盡為世之所可也世之所謂否未必其
果否也且吾之所謂否者又未盡為世之所否也吾
又何必變遷其途以枉已而徇過而仍不可知也耶
其自知學時從長者遊故獨得於過庭之訓為專然
每私自嘆恨不能俛仰以合於時以故吾之所為言
未必世之所盡以為然者也况世之所不盡以為然
者又或吾之所歎而亦不盡以為然者也然吾既已
言之則亦吾臆之所至矣吾既不能為世之所盡然

則吾臆之所至其不為自嬉也哉

古虞堂集

卷二序

三

古

自嬉草後集序

夫人之遇不遇皆天也顧天之所以與我者豈有遇不遇哉士操方寸之紙將有所市以求於上慮弗得一當斤斤焉逐時趨而靡此其意豈復可與語也故論士於今日以合於古所謂三不朽之業無論德與功不可多得即求所謂立言者而無其人也夫國家以經義取士所為出於言之一途甚粹制科以來名公鉅儒頂踵相望吾豈敢以厚誣天下之士亦視其

古虞堂集

卷二序

三

揅以自進者何如耳某生七八歲受書家大人稍知句讀自六經而外輒取春秋以下先秦兩漢諸書與夫唐宋來賢人君子言之跡可見於世者俾得放意而肆志焉其性樸且疎畧觀大意未能盡窮其奧然而所矢以自進者則又迂而不諧于俗亦似不欲以世之所為與時趨為逐若與為市而左右罔者擯其中而汨之是以合者少而忤者多丁卯一得遇而計階上且則者再士之受知如此其難也退而自思

古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其遇不遇蓋亦有數存焉李

程試目五色揚於陵詢所作以為須作狀元既不第於陵繕寫以謁主文主文嘆賞不已因謂之曰若得此何以待之云非狀元不可於陵曰侍郎已遺賢矣卒謀首擢之使無於陵之誼而又限功令無所致白則程耳無以自見若此類者豈非天耶韓昌黎與馮宿論文書云僕每為文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小稱意則人小怪之大稱意則人大怪之夫以昌

古虞堂集

卷二序

三

三

黎之賢平居譽望相知聞猶不能以徧服乎人之心而况暗中摸索僅憑尺幅而計之不爽錙銖豈易耶故知昌黎之所以自信者固非苟欲為人知而已也不專一能懼懼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昌黎之道乃至質諸鬼神而無疑無其奇而有其病斯真不善學古人者也因稍出其所為舉子文以志吾所以不合之失且以求益焉自茲以往將欲求其所為業而致精之以庶幾於所謂雖垂於時乃與天通者其

不至為鬼所笑也已

古慶堂集

卷二

序

十七

刑措編序

天地以生物為心帝王以好生為德五刑之設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且明示人以畫然之律令不可犯而刑期無刑也無柰三代以後教化不行機械日熾民不知禮義亦不知刑法而犯罪者衆即有律令之設止為有司聽斷之具民間視為不急而莫相講之又有窮鄉下邑且不知律為何物而不得聞不得已者有之及至一旦抵罪乃始茫然悔恨亦可哀已耳

古慶堂集

卷二序

三

三

見桎梏縲絏之輩如羊豕之入屠戶輒為惻然動心嗚呼此輩初念豈意及此或為血氣所乘或為情欲所引一念不慎遂顛覆質亂以至於此使當其血氣拂然情欲熾然之際或有正告之以不可犯之法維至愚下未有不靡然從者余乃就人倫日用事物之間逐事刻律凜如斧鉞之在其前以自附於正告之意語云明有王法幽有鬼神鬼神人之所不見也然

善之福惡之禍福之理猶且休然若有所憚而不欲肆

而况王法森然有犯無赦又誰敢以性命為嘗試乎
即或犯法而伏辜者十九犯法而倖免者十一然有
其形即有其影既已身為其事即是身蹈其刑矣人
而自罹於刑戮之途又豈可不為之寒心哉夫子曰
君子懷刑夫天下之人不可不相與講求而申儆之
也倘官長以是教其人民父兄以是教其子弟鄉里
之長者以是教其親戚族屬轉相告誡使知五刑之
必不可犯而人道之必不可虧也庶幾人心漸化為
古處堂集 卷二序 三六 二五一

善良風俗漸化為醇謹以少佐 朝廷刑措之治則
是編也其亦有小補云其間詳細條例無間風化者
一舉不載如以掛飾為疑余則應之曰引律斷案使
民無枉此則有司祥刑之事自有 欽頒之律例在
余又何敢贅焉

房書文起序

夫入世者無所不重也昔人所謂三不朽之業日以
孜孜出世者無所不忘也能為忘矣而不能忘情於
所嗜語云稽康之達也而好緼屨阮孚之放也而好
蠟屐忘其大而不忘其細何居吾聞之天下之至人
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是故不經蔡邕之轡不
屈伶倫之龍形不必如槁木也而心若死灰樹之以
廣漠不必栖之以江湖無所可忘也而無所不可忘
古處堂集 卷二序 三六 三十一

則亦何所不可繫情焉已耶東海之大也置芥舟焉
群附如蟻蛄聲如蛇以達人視之不啻一嗤耳夫士
已釋褐而登矣而猶不能忘其所為不龜手之業者
所習焉故也人生之精神無幾日散散於語言文字
之中而無所自立業已辭而去之矣且併所為可與
有立之途而亦無用自見而沾沾焉較論得失於雕
蟲之末其智不出作者下乎成之後同社諸子操選
事因得稽觀諸君子所為不龜手之業者猶有見獵

之心焉子瞻云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余亦寄焉耳其間甲乙未盡合且鴻章秘寶未獲睹全豹焉而姑聽之亦與為寄焉耳夫竭一生之精力敬啟於所習則其中本末之故與夫離合遺流之變豈不能詳其所以然而姑與為寄言之者夫夫也其猶有忘之心也夫文以起名從同社之志也穀日偶記於長安興次

太上感應篇直解序

嘗聞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天地之所以生生與夫人之所以受天地以生此生理盈天地間即所謂善即所謂性世界之所以長存人物之所以不毀無非此性善流行蓄息而未有極語云上等之人不教而善下等之人教亦不善二語似是而未盡也上等之人不教而善似矣然或有氣質偶偏物欲偶蔽發不及覺覺不及持而失其本

心者有之何如隨事提醒使時時知所簡點而不敢放逸者之為得乎下等之人教亦不善似矣然或有事之感觸一言之儆切倏然而動其愧懼之良以無所引伸而旋即漸滅者有之則夫隨事提醒使時時有所簡點而不敢放逸之功又何可少乎況中等之人待教而善者耶此太上慈心訓世感應篇之所以作而世之人無論賢愚不肖之不可以不讀也或曰善自當為惡自當戒何論報應是又迂儒托於近

理之談而實非也若使世間真無天道真無報應則人類之放縱恣睢亦何所不至試觀作惡之人或一念稍有顧忌此念非他皆為報應影子所懾而自亦不覺惟而上之至於聖賢之純然天理曰敬天之怒曰畏天之威曰日鑒在茲曰既克有定靡人弗勝亦總是報應之理體察更精細耳此感應篇一書無論智愚賢不肖皆不可以不讀也某舊有感應篇分類以為未盡輒不揣愚陋謬為訓解使讀者易曉或亦

古虞堂集

卷二序

四

可為感發懲創之一助云

方人文制義序

余落落賢書者十餘年雖自顧淺薄不足以見知當世然同人過相推許輒謂知者之難以為非其人不可庚辰獲售於勿齋先生之門同人更喜相謂不偶余固碌碌無當先生之知而出先生之門者皆知名士余小子不敏遂得藉師友不朽矣方子人文風以文字冠冕七閩余僻處海隅不獲盡交當世之名公學士然每聞其人輒私心嚮往久之人文因余寤寐

古虞堂集

卷二序

四

中友也而得同出於先生之門先生暗中為吾輩作合余與人文交有厚幸每讀文忠與梅直講書至得大賢而從之遊數語輒掩卷神往繼以三嘆知我得先生乃今無憾余第以是告人文應有同心若人文近業出以行世當聽海內焚香頂禮固無埃不肖贅語也

胡鍾卽制義序

讀丙子南闈讀輒心識鍾卽卽與同人私計以爲鍾卽超軼絕倫也聞嘗論文字一道斷不從帖括剽襲中求其人之性情與其人之學問以至其人之事業雖不盡合然十嘗得其六七余讀鍾卽之文卽私擬鍾卽以爲其人必篤古其學問必醇深將來必能以沉智定力任天下事者蓋從紙縫中摸索久之庠辰竊幸同籍余不忤得售忤得附鍾卽余得識鍾卽之

古慶堂集

卷二序

四

二〇三

宮紫鉉詩序

每讀李長吉詩長人新智讀者輒欲自出意力與古人上下讀紫鉉詩亦復爾紫鉉蓋我矣余不佞得交紫鉉父子間尊大人驚隣翁引不佞爲忘年交而紫鉉復不鄙遺蓋十餘年來相知於文章德義之間紫鉉南國名流才譽颯起乃其爲人彬然篤古無復才士詭脫之習余固知其入深遠矣紫鉉著作甚富行將自見於天下偶讀其入都詩聊爲質言以當贈遠

古慶堂集

卷二序

四

二〇三

宮紫鉉制義序

蓋紫鉉與介生勅甫諸君子相善也夫天下之賢者
生同時居同地相與考証古今摩切大業亦深願不
可必得之事余與介生勅甫諸君子未謀面然往讀
諸君子選業每當午夜焚香心細一縷想見諸君子
好尚神明相合輒如見其滴露研珠鬚眉欲動時也
不可謂深相知不得紫鉉生於南而繫籍於北長安
煙月時相過從余不獲往晤諸君子於湖山谿水之

古虞堂集

卷二序

四

三

間余則陋矣紫鉉出其近業相質余何庸為紫鉉將
其紫鉉歸矣但持此以問諸君子當亦知燕趙之地
有讀紫鉉之文而擊節數四者其好尚離合又何如
也

李端本制義序

文字一道蓋難言之有鏤心鉢思以求相肖而卒不
可得其故何也往論文好言性情抑習恭奉馬秦漢
之文鴻龐典重不事瑣飾而義蘊深厚有典誥之遺
六朝以來極繁組之工然求其志味所寄以視古代
當有間然此其人之性情未可枚論或世代操權遂
令人文從風而靡燕越齊楚風習互異文之氣格遂
亦各出吾師所得士皆四方之選類能撥杼自運不

古虞堂集

卷二序

四

三

受風氣之轉然開闢中樞索柱十五國之風皆能懸
識奇中抑別有神識出於筆墨之外將丙夜惟燈心
細如錢聞者與作者神相告耶端木越中名宿其在
同門尤稱翹楚向讀端木詩風韵超絕如茉莉含香
別具幽艷非復胭脂色態讀其文亦俊爾秋月微雲
芳蘭初雨端木於文字一道當有別才性情生韵具
毫楮間而玄心澹骨所謂不受風氣之遺而獨鍾湖
山之秀於予余之信端木又不僅在文字間也

魏清躬制義序

在來 天子重武脩士之得雋者輒射於太學之圃
二月榜發余幸得從諸君子後弓矢從事步騎奔絡
羽葆交馳余於三百人中見有綸巾白裕紳朱奕然
馬馳矢飛色閒氣定余於三百人中心識之則清躬
也 廷試之五日 天子召四十人對文章余又得
從諸君子後魚貫肅進遠方寒賤咫尺 天威感懼
交并未知所措余固心識清躬見其舉止詳整詞義
古處堂集 卷二序 哭 三〇九
朗辯數陳實着不夸不襲余固知清躬天下士也夫
辯天下事以才任天下事以氣練天下事以識乃若
觀人大略尤在神明靜躁之間余幸得從清躬遊晨
夕無間清躬言必歸於忠孝志務存於安濟深心定
力遇事剴然其於天下事時有餘地矣清躬出其
全稿行世夫辨天下事有餘者必無有於管輅不足
乃說者謂文章事業不分為兩以余之徵清躬者徵
清躬之文亦猶之乎於才於氣于識而觀大畧世神

明之間其在帖括中所謂百人亦見千人亦見若評
清躬之文云云則海內當有以徵清躬之文者徵清
躬余不復贅矣

古處堂集

卷二序

四元

五十二

仲弟正庵制義序

仲弟脩余字之曰正庵期而進之也第筮仕浙之遂安頗行余勉以宣上德意勤劬愛百姓且戒之曰吾家世積德大人所夕課訓願無忘利濟蓋數千里外起居寒煖相勞問惟是語爾一日家報中欲出其舉子業問世夫士人讀書服古乘時利見亦思所以惠澤及人者小用之而小効大用之而大効乃其精神之所自見盡出而寄之握管數語且其所為寄者

古處堂集

卷二序

序

三十三

亦無幾矣以紙上之言課其行事合者半不合者半甚且舉而背馳之而况其紙上之言又未必合也則士之所以自見者愈不可問矣第與余同讀書大人課之嚴日自操管及游涉諸史外率記三千言以為常弟不任遂病吐血舉業中廢以是蹉跎二十年許其沉湛道理簡練情性亦既深且堅矣第故非馳獵少年場誇靡而關投者其文之合與否與其政事之可見者質之平日讀書服古之力當必有內斷于心

而不為塗飾上官苟取名譽之計余之所期於弟者遠也古人引君當道反覆陳說不外正心誠意以為生平所學盡此四字則夫澄志定慮以通天下之情而善天下之務學問之道其於致治也思過半矣余之為此言猶之乎以正字弟此大人之教也

古處堂集

卷二序

序

三十三

李鉉詩序

浙有佳士李生鉉，默以謁選赴都門，衆目之為選人。顧好譚地理術，甚精，抄往往遊縉紳先生間，售其術。又遂推為地理先生，余不知其能詩也。乃譚詩，輒微中，已乃出其所為詩，牢騷愁怨，能自達其中之所欲。言李生詩人哉！語云：詩能窮人，又云：詩以窮而工。嗟夫！士不過時流連轉徙，東西南北無定處，饑寒風雨，間闕千萬里，晦明寒暑山川可驚，可愕，可悲，可嘆。一

古藪堂集

卷二 序

全

一八二

一寓之於詩，詩安得不工？意嘻！詩必如此，而後工也。李生其將悔為詩人乎哉？

魏餘草序

士讀書不遇知己，深山之藏，姑無論若所作舉子業，嘔血枯髯，積百千言，終覆瓿耳。世固不多桓譚、當時劉歆，亦自知言未可謂不知雄也。吾師取四方之士，皆海內名流，推子衷然，稱藏輔士，弁冕所謂得夫子而名益章者。魏餘之義，其有所感也夫！抑吾同門諸子，其共有所感也夫！

古藪堂集

卷二 序

全

一八二

大人勵兒志勉兒業祇兒行名惟恐兒不能為古人
似不止願為文人而已者兒之自視且不敢自比文
人又何敢妄擬古人慚負教誨莫以爲甚然而文人
與古人豈必有異彼楊雄司馬相如之倫無論已若
王楊盧駱以文章齊名而卒無所自立若此者以號
爲文人猶有負焉至如韓昌黎之山斗文章蘇子瞻
之挺然大節即其標之以爲千古文人又安所寄望
古處堂集 卷二 序 五
議於其間豈至如近世文士之目遂聚以爲浮靡而
不足道也此語聞之大入甚熱固附記之以見兒之
惟恐不能爲文人又安見不人之不可爲古人也兒
知勉矣

勸戒食牛小引

末俗殺業太重見屠牛營日不下百十數牽絀悲號
求生畏死不忍聞見彼以屠牛爲業者不敢望其不
殺但願常人以食牛爲戒則稍稍哀止矣夫人即不
能全斷肉食但戒此一種亦甚非不便於口腹也且
牛有功於人甚大人亦何必忍相噉乎若有地方之
責者能嚴禁一寺不宰牛則莫大功德無論身膺享
祿其食報在世世子孫矣

古處堂集

卷二 序

五

一四

當官功過格序

余日持功過格每晚必焚香告天然而志行未純動輒得過常念居官積善功倍於民以其權之及人而所濟者廣也偶得當官功過格一書其於及民之事甚詳且切輒為翻刻以廣其傳願居官者携一冊座右做而行之功是行而過務去父之善念純熟仁政徧洽群黎以共佐盛朝雍熙之治於以長享榮祿而慶流孫子天之報施善人未有已也噫嘻可不勉哉

古慶堂集

卷二序

七

放生論小引

天地好生而人每背之口腹嗜欲戕物命而不恤甚則窮兇極暴如屠戶宰夫之流惻隱一脈漸滅殆盡偶閱蓮池禪師放生文有感及陳薦夫廣放生論更為詳盡切當併為刻出以示同志願見者動慈悲心發大願力即是無上菩提即是無量功德也

古慶堂集

卷二序

七

陰德摘錄小引

天人感應之際捷若影隨其見於古今史傳者不可勝紀偶閱冊府元龜至陰德部輒三復感動因為摘出以告同志願士君子見是集者興起善心隨分隨事共修無量之德各膺無疆之祉可也

古虞堂集

卷二序

卷二

卷二

贈王郡司馬序

夫人苟非其所習知者不能知也非其所習知者不知固其知之者未至亦其所以應知者或未當也然苟非其所習知者知之即其知之者可據而所以知之者或未盡也夫習知則有因矣有因者炫或不能無飾譽阿好之緣而無因或視之快焉若忽者無所稽也予之知郡丞王公也以丁卯拜公於津門官舍蒼梧翠竹亭亭峙立而燕之晴風霽月時時標映柯

古虞堂集

卷二序

卷二

卷二

葉其雄才雅畧亦稍稍窺見而又得之宇下之里語蓋余不敢自謂知公而公不可謂非予所習而知之者也津門與予邑接壤一水滌帶車舟往來不及夕風聲之所被與夫士紳塗巷之儔耳而目之者相踵也邑之人不可謂習知公而又不可謂非其所習而知之者也歲己巳謂邑無宰以公來視事不旬日旬日不再三至至不信宿前案牘委積吏擁簿書盈尺以兩造具者環跪滿階下一夕立決如流夫以不交

旬之父母吏畏之而民愛之即久於事者不可得而
公致之如所素服者習而知之耶抑以其驟及之美
政而云然者也蓋即使公不視邑事邑之人不親受
公賜其所慕悅固已足以相告矣又况親見其所為
敷施者而身受之而不忻然動色也耶邑之人即習
知公而未嘗習見公者而猶若是而况公固予之所
習知之而習見之者耶然則即使予媿媿言公美不
置必無歸譽阿好之嫌而予之所道乃不及公之然

古處堂集

卷二序

三

廿七

毫而又何以盡公也耶公語余曰邑無事津門繁劇
畧費調停耳津門為陵京咽喉舳舻蔽塞甲冑環處
院道諸務悉煩郡大夫贊理公獨力肩承之虞之裕
如聞秉燭決三十餘事悉中其情以去者如公之才
之識則固非余之所能知矣或時從公遊公宴笑嚶
飲閒適若儒生絕不見倥傯狀而臨機剖斷揮霍如
神使公進此而宰制天下其所表見則茲非余之所
能知矣夫習而知之者而猶不知習知之有因而猶

不盡予何以知公也哉余何以知公也哉

古處堂集

卷二序

六

廿二

贈徐老師奉使益藩序

余不佞落落子丑間時事多觸迂不合退伏田野累歲今上應運御極余始就職蓋余家食時即稔聞三吳間有以矯旨激變事時逆煽燠灼網羅如織海內忠義之士髮指背裂莫敢嚮邇聞三吳諸生有倡義舉釀金視吏部於械繫中者雖忠義激發出於彝好然私心欽重之儀其不凡則余庠午所首拔之維斗與今官諭並為諸生時也余就職時適官諭膺

古虞堂集

卷二序

空

三

帝簡讀中秘書余向所敬重慕悅而不可得見者一朝得相從朝夕余自是不敢以先後進禮數遇之矣官諭文章節義焜耀今古海內之士靡然從風凡操觚家讀官諭之文而興起者前後不可指數為制科來藝林鼓吹與諸同人士欽重風昔之意相符維時館閣諸老負海內重望若憑持現開兩先生者皆引為忘年交朝廷之間凡有大著作必屬其手官諭固端亮少負重名推許遍海內以此或不宜於俗故

推者十之七忌者亦十之三至於文字一道則交遊以為不及壬申官諭以歸養請假以太孺人病與京都風氣不宜執政雅慕重之一似朝端之上不可一日無官諭也者百計挽之終不可強遂得奉太孺人歸里色養五年未嘗一出百里之外古人有不可以三公易一日之養者如官諭者殆其似之官諭終三年制又廬墓一年而後起闕廷語及太孺人未嘗不垂涕可謂至性過人者矣官諭少孤然奉贈公之

古虞堂集

卷二序

空

三

遺訓未嘗敢忘省躬守道如恐弗及海內之士仰之若麟鳳山斗懼弗得當而官諭自處謙退相接溫如遊其門者如坐春風古所稱有道之士非歟官諭以已邛入都門余適署館篆相得歡甚古賢人君子之相遇未嘗不憂其不合端人正士相繼而登於朝不必究論設施即天下翹首跂足想望至治氣類之感有固然者抑或同志同道而不相能其於世皆足為累官諭侃然正己之士而深識大度無不可以容與

其間殊有古大臣之風乃至道義相劇忠愛交喻針芥之按益復不愠披赤衷示人余與官諭出處職業略同乃心折篤好則固不在遠近形迹之間矣迨予蒙恩簡入揆地深維以人事君之義而又顧海內之端人正士相繼而登也力引官諭侍講筵每當正容敷奏援引經義諷切時政得失上未嘗不霽顏聽納啟心沃心官諭裨益蓋宏遠矣今歲奉使益藩其門人若史官高子輩欲以言為贈官諭以王命

古虞堂集

卷二序

空函

三十三

出將以便道歸省其先人之隴墓余竊有所惓惓於懷者徵史官請余固將有以告也周吉甫之送仲山甫徂齊也曰式遏其歸又曰仲山甫永懷夫彭彭鋤鋤莫非王事而欲其遂歸又慰其永懷何耶大臣事君有所獨重周宣王時平淮夷伐玁狁大業赫然中興經營戡定之事非不可以戮力宣猷而深識之士獨以保王躬補袞職為本務方今中外交訌兵荒擄至羣工束手莫可誰何所恃一人坤明於上銷禍

亂於無形為根本圖維之計籍廸益君德之助於宮諭者正自匪細抑官諭仰體至尊宵旰憂勞當必有眷然弗能忽於其行者余固顧官諭之遄歸以釋其永懷無徒耽舊里河山之勝使黃扉論思之地虛席而久待也

古虞堂集

卷二序

空函

六十三

李槃楚先生壽叙

古者得一士取一友則必告之先人白之父母以示不敢輕也況夫身為貴臣為朝廷得多士而不以內白其親非為人臣者敬慎其事之意亦非人子之心也歲辛卯北闈較士典厥事者為繪先李太史太史從丁亥三百人中簡而拔之侍從之列請中秘書余不可謂不知太史也太史晉中名家子其尊人槃楚翁賢而有隱德者太史奉家訓讀書約已往者凡

古虞堂集

卷二序

五

三

簡入禁秘必令其鄉之先達標其平日孝友之實與夫淑身窮理之學或著作詞章之富卿不數人辟而試之二三執政從禁秘起家者得與焉古所稱官人第一至榮且重以故凡入其中者必厚自簡束以致君澤民為已任而不敢有薄待其身之意人之視之者亦遂凜然有公輔之望嗚呼豈可不謂士之極遇也哉繪先學古有蘊端凝如山嶽有古大臣之風焉貴而修門內之行為其尊人槃楚翁徵言為壽余之

所期於繪先者故遠也太史清華上選所職者無兵

農錢穀之煩而惟以論道進賢為務朝廷一日復

講讀之典太史何以入告我后乎何以啟心沃心乎

太史一日秉鈞衡也者何以得人事主乎今日所取

士者糊名易書耳仕途變幻莫可窮詰人之心術行

能亦多端矣某也賢某也不肖太史能燭照而數計

之以無誤國家之用乎古語云端人取友必端也太

史以身為程而以言為質則夫行可為經言可為緯

古虞堂集

卷二序

五

三

太史之自待固不容不重也余于懋出太史之門而余同與太史有一日之雅太史以之告槃楚翁知余章察宋師友間之相期者如此其遠且大也槃楚翁必為色喜進一觴矣

贈陳醫履時序

語云達則為良相窮則為良醫此二語人習聞之習言之而未能明其所以然也或以為志在濟物則天下隨分自盡之事可以行吾志者頗多又何必輔弼而外人盡岐黃而後為得也蓋治天下猶治身然燥濕之不同宜剛柔之不同方強弱之不同勢相而道之順而施之為之多方調劑審其標本之所宜而審其緩急之所當昔人梁肉藥石之喻誠非無所見而

古虞堂集

卷二序

六

三

云然者故治天下之與治身其道同也每慨古來庸庸之佐不學無術以懵昧誤人國家者不可勝紀其與庸醫不辨其陰陽寒暑之疾而以人之命嘗試者無以異而古來委天下於庸臣之手與委性命於庸醫之手比比皆是而莫之察亦惑矣自伊傅周召之不作而機謚顧汪之倫亦不可多見於世豈時為之哉抑天下自有其人而莫之識也余時往來津門每於稠人廣坐或偶語及見垣之術輒交口稱姑蘇陳

君履時國手也余固已心識之後得識陳君於鄭使

君之坐上則見其人寬和樂易君子也與談及醫理皆出恒論之外於是益信向者衆人之言為不謬而余所嘗竊嘆以為不可多見之語為所識尚有未盡今年春偶得寒疾逾旬而增劇諸醫惶視莫可誰何陳君至曰無傷也是當以某日愈投數劑如期而驗蓋自是數過敝地著奇効者相屬矣余於是益嘆古來賢相之治人家國也設之以章程期之以歲月不

古虞堂集

卷二序

六

三

旋踵而天下大治何以異此而始信機謚顧汪之倫世未必無而所謂伊傅周召之儔亦庶幾旦暮遇之也

贈張靜源序

兄弟之子猶子也猶子而謂之非子可乎曰不可曰猶子而謂之子可乎曰可曰何哉曰猶子者亦各言其子也各子其子而視兄弟之子亦猶其子也是以謂之猶子也兄弟之子而謂之猶子則兄弟之子其視伯叔父猶父也其視伯叔父之父則不得謂之猶祖也故推而上之其兄弟之相視則固同一父母之子矣又推而上之其父母之視其子則固同一其子

古處堂集

卷二序

七

三十三

之子矣然則所謂猶子者固即其父母所一視之為孫者也故曰猶子即子也予祖姑嬪控張有子如周士八人其一下從波臣游靜源公為祖姑之仲忽子寬而仁疎廣而好義乃抱伯道憂人以此曰是不宜無子也而無子其族之人與里中之長而有識者不悉見靜源公之無子則又取予祖姑之季隨子之子以為之子人又以此曰是未常有子也而有子天道何可測乎何以不宜無子也而無子天道而不可測

予又何以未嘗有子也而有子靜源公昔之視其季弟之子也無以異於其子也況以其季弟之子而為之子其視與其子也有以異乎無以異乎靜源公以其季弟之子為之子而無以異於其子也則予祖姑若祖姑丈之視其子之子其在再仲子也與其在季子也有以異乎無以異乎予祖姑成丈夫子七而三絕亦氣數之偶然有繼猶無絕也諸孫亦且翩翩起相次遊於庠昌大殆不可量予祖姑若祖姑丈之視

古處堂集

卷二序

七

三十三

其子盛者之益昌而絕者之終繼也將必含笑地下而靜源公亦可以解於無後之嘆也已

贈江海源醫者序

江先生學神仙之學余不知其所學何如也顧見其所著如中黃經真一論皆有至理要道非臆說者尤旁通於醫余不知醫然以所聞古之知道者其於臟腑經絡內觀洞然則醫之學蓋亦有本矣江先生寓舍旁即數月將歸思有以贈之余不知醫亦所謂神仙之學則少有聞焉所謂仙者齊得喪忘物我坦然與造物為徒而不以纖芥累其心殆純乎天而不以

古虛堂集

卷二序

主

二

人參焉至於呼吸吐納其粗者耳以此質之江先生其不以余言為非而謂余不知醫併不知其所學焉則慰矣江先生以如室病歸甚迫燈下潦草數言又日來內熱目如昏者聊寄意耳江先生號海源其先江南之徽州人寓東明長垣間者

梁氏記序

余交南有以予師昭明夫子夫子與南有同里姻契師弟子函丈款語輒侈稱南有孝友性生也庚辰夏南有之叔以計偕卒於京邸南有為治終事哀禮倍至月餘猶見其瞿瞿如弗能已也余以是知南有篤於至性必能仁天下者而益信吾師之言為不虛夫

古虛堂集

卷二序

主

三

猶父兄弟之子猶子薄於其親之兄弟以明厚待其親其親必不願况薄於其親之兄弟未必能厚於其親且即是以為差等推而遠之至於異類必相戕殺以為當然有此理乎夫厚者性之恒也薄者性之變也然人之遠於厚而易趨於薄者嗜慾汨其中也遇奪其外聖人知人之易遠於厚而趨于薄故於服制則有殺以明等而未嘗禁人情之所不能已豈惟禁止引而進之矣蓋禮者所以準人情之中非慮天

下之皆厚而故裁之亦慮天下之未必皆厚而制為一定之禮以佐其不及也天下之人薄者多而厚者少然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且厚與薄之間人之賢不肖抑又可知已聖人於三年之喪不憚竭情盡禮立隆為不可加所為厚其本以為踈遠之地聖人之意亦深遠矣南有之能篤於其叔予以知其於親必能孝且知其尊大人必能友又必能以孝友承其先而貽於其子若孫也南有必能以孝為忠而以厚於

古處堂集

卷二序

古

二九三

其親者及天下也余以知吾師之不妄推許也已

古處堂集卷二終

古處堂集卷之三

瀛海高爾儼岱與甫著

記

曲沃會館記

膠侯固自許天下士也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膠侯交編天下所與游皆當世名流薦紳先生之賢者與夫王公大人勲祿世戚之

古處堂集

卷三記

一

二九四

家靡不交好而心折者膠侯意氣卓犖重然諾輕財好施予能周人之厄恤人之急太史公曰緩急人所時有也太史公以政事陵獲罪下獄室傷當時無任俠之徒脫公於難者故其言感慨鬱憤敘述朱家劇孟郭解之為人勿忘其行雖未盡合於聖人之道然而其志有足悲者余慕重太史公之人而每念古今人有生不同時之感太史公而不膠侯位也則膠侯之為人亦大畧可識已范蠡越之謀臣也功高威吳

頭五湖以去張良始終為韓輔高帝滅項氏報韓而卒從赤松子遊此二君者非世之所謂任使間者耶夫無使之名而同其實或身為卿相或發為忠義是不一轍也魯仲連所論天下之士為人排難解紛而無取也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太史公為別立傳顧獨取於布衣之使如朱家劇孟郭解之徒而亟稱之其選取於不愛其軀趨人之急甚於已私為士窮窘而得委命也然亦豈得為論使之全者耶膠侯賈君

古處堂集

卷三 記

二

三

晉曲沃人伏軾從戎立功閭外自致貴顯矣迺益折節交士君子士君子亦樂從之遊記者以為有孟嘗平原之風曲沃舊無館仕宦之至於京邸者莫適為居停君慨然捐數千緡庀材鳩工四閱月而告成門楹棟宇丹雘煥然一新蓋君之慷慨樂施出於天性琳宮梵宇借君法力誌君德美焉則此勸建會館之數千緡者在君為尋常事耳而曲沃之人士游至如歸不至嗟逆旅自今日始也則功在千百年矣吾聞

晉土沃而人淳士皆重信義而耻浮夸聞君之風而興起焉使一鄉一國之士皆有所矜式淳者之不至於澆而信義者之彬彬日進於大雅也君之功在世教又豈僅如史氏所云布衣任使間恭慕義之士云爾哉

古處堂集

卷三 記

三

三

王心東初度記有引

庚午夏四月望三日為王心東誕辰前一日
同家弟携朋酒為祝時在坐王秀華諸昆仲
既皆一時之英又托宿契遂大歡賞酒酣興
豪載筆即席序其事如左

予今三年四月維夏天氣和暢惠風徐來絲柳成陰
岸夾青青之色錢荷展翠池浮倚倚之莖即鋪草以
如茵亦競華而掛錦杜鵑枝上關情啼噤之聲蝴蝶
古虞堂集 卷三記 四 二

夢中徒倚琴書之韻爰有佳客于茲誕辰日時既佳
地靈更適鍾燕山之葱蔚華瀛州之蒼烟倚太阿而
吐氣成虹映斗極而含光似電橫華採藻文進司馬
之風凌玉鼓金詩繼王維之步焚膏蕢字青藜與碧
落同光掣韻催詩白雪共清談五嶽三秋雲翼萬里
霜蹄冀北可以空群燕南為之起色斯蓋此地之才
子因於不佞為良朋先生誕育之期知天上麟已成
頭角彩溢懸弧之室想懷中燕可用幘飛緣斯良辰

共成盛會登蓬萊之閣晴煙瑞滿堂前泛紫霞之陽
明月影留杯底英賢滿座觥籌頻傾談吐則風雨橫
來吟嘯則宮商齊發酒酣耳熱興發歌隨歌曰明月
兮風清變淑節兮旌奇英與攜手兮客青雲醉瓊樓

兮翺玉京

古虞堂集

卷三記

游浣園記

乙亥四月望前一日社中諸兄弟偶為小聚談文迪
古清芬閣如有客自外來望之頽然孟翁也孟翁於
余兄弟為中表稱伯叔行而期賞風諧故往往同游
處維時亭午未移風日和遂輕暑乍來開襟合坐相
聚而謀曰良會難虛佳辰易過盍圖為游賞地於是
捉壺挈櫓散步出西園拉濟源先生渡河而西游於
張氏之浣園園可數十畝許林木鬱鬱參差差哇

古懷堂集

卷三記

六

三十一

徑逶迤繁板蔽掩洞壑幽深簷廊曲邃穿林間行後
先錯雜遂置酒於壯冊亭之上甫至而仲翁兩叔氏
懋修自修兄弟在焉於時觥籌交錯吟嘯互發談議
風生雜以諧謔薰風南來脫冠頂俄而酒酣月出
遂促坐於荒花之中幕天席地惟紅茵綠孟翁則踞
高坐把大觥指顧慨奇意氣豪舉對之黝然深黑長
鬚披拂葛巾布袍紅花柿白髯間兀然無語時一疑
笑詞旨樸篤擊杯歡善者濟先生也若戾鯨吸百川

議古雲動鳥歌震發踔厲傾人既而酒勇神逆臨風
起舞中章以其佻達慈狂與之上下於時月色瑩瑩
照人樂氣融洩不可名狀懋修自修中寅中致致虛
諸兄弟相與飛觴移坐彈絲弄竹而仲翁以輕謳佐
之余亦浩浩落落應接不暇孟翁忽作而言曰今日
之游樂乎忘老幼齊醉醒勝事雜沓風月交怡蘭亭
金谷莫之與易也余應之曰唯唯瓊筵坐花羽觴醉
月昔人與會所寄遂成千古風流騷蕩我輩不咸安

古懷堂集

卷三記

七

三十四

知千載而下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乎譚鋒既罷
游興忽闌月色愔愔微風四起余與若戾致虛諸兄
弟避醉閒歸而孟翁濟先生中寅中致亦乘流泛棹
遂相與一笑而散

傳

平子傳

平子者鉢庵次子名恒泰者也平子姓高孕之前其母夢一異僧入室驚而寤誕之夕異僧復入夢遂生平子平子生而穎慧異常兒稍長端凝不好嬉戲天性孝讓父母愛之自少至長從無一呵責語少有過輒自屏息父母憐之反加曲諭平子益奉意色惟謹從蒙師讀書即好以筆墨為戲好臨古帖又好倣古

古處堂集

卷三 傳

八

六九

名人蓋稍暇即偷習之不令人知也最愛寫曹娥碑筆筆酷肖入神旁及行草無不得其神理博涉群書自經史諸子及各家文集無不點定精核讀史輒於其上作小評自出意解各當事理尤愛長公文批閱數四性寡默少言自讀書而外一事不涉若漫無可否者及隨事問答則無不當窾衣食之類一不以經其心美惡精糲皆不擇惟人之所置其用意深研處則亦人之所及好讀經嚴經諸書又好道家言及後

得聖學宗傳一書反覆玩繹一日若有得者質其父

鉢庵曰兒似有會然未敢承當鉢庵喜勉之至再平子素弱癯然若不勝衣春初患脚軟病有人語以服氣之術月餘能起至秋病以愈遂居宿於外室冬子前夢至一古寺幢幡音樂迎大和尚平子稽首佛前與佛語移時語多不能悉覺而異之遂置楞嚴經於座右時一展看至次年正月十二日卒卒之猶起坐如常時但自稱氣覺弱無他苦也鉢庵命人扶之

古處堂集

卷三 傳

九

七

平子曰於自便得矣無乃重勞扶者語已遂瞑所著有山雨樓遺稿行世或曰平子慧業文人也佛家有福慧之說平子其豐於慧而儉於福者乎或曰平子學道體乎清虛生二十歲無世氛之染終於外寢無妻子之累一念不礙與天為徒矣或曰以異夢生以異夢死當是以禪僧得度者鉢庵曰人之生理曰仁拂人以自便知有已而不知有人私也全乎天理而無一毫自使之私語云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平

題跋

題園林逸興圖

有所思乃在蓬山之水涯雲霞迷離石門洞開松花
 雜沓巖曲徑迴碧紗如煙嫣然中處凝睇如暮含顰
 無語有所思乃在天一方欲往從之阻且長淒雨渙
 渙可以塞棠豈曰欲渡何無梁采彼蘭矣有朱其舄
 苔徑青滑畏露沾脫翩翩其來倚邪之媛兮窈窕端
 兮使我怨兮我思仙人超然而游無其輕聚散於已
 古慶堂集 卷三 題跋 十一

塵而以粉黛為浮瀝者耶

題權翁小像

有黑斯冠者面黧髯凝視不瞬如含笑焉豈其太和
 之氣猶在楮煙耶古之所謂有道者類乎僊矣

題張幼仁畫

林深氣濶劃天一色草木葦葦波紋如織彼張素而
 放舟者千里一息其殆不知其所極

靜海縣志跋

天子清宮府嘉與更始得叢所為三朝書悉焚棄曰無以記示後一時史案始清余於是嘆載筆者之不可輕也夫宇宙之跡必有所不可泯以垂於世上之則為金匱石室之固不則野老逸民將有存而待之者邑志不隸國史諸大制大政不得書又非僅如野史名山之藏將顯有所標以紀昔而鑑後邑無志缺典哉會有論者曰叢爾茲土又莫為之紀其益湮晦

古虞堂集

卷三 題跋

三

三十三

不可追識嗟乎邑以志重乎夫志而不善與無志同其或舛而俚為掛漏而無當也者猶不若以潮波志海紆迴流浪志河津屹然者域窪然者池奇節懿行止留之里巷老人之口以志其名公大人之跡具有生勸不猶愈於管輅之鄙鄙也乎歲丁卯陽城王公侯茲土敏慎而文踰年而有輯志之役書既成既詳且核以示余余讀而嘆曰嗟乎邑不以志重乎邑而無志與無邑同其任其故而無據也又豈若地形有

識風物有識遺徽往蹟一開卷而瞭然也耶余每閱

蘇子由三大權之說而羨史之能以是非佐天與君之不及為一快事而以良史之不多見為恨夫入而為史與出而為吏其途亦各不相及苟習為吏矣其與建於史也亦不習亦且不達又不欲舍其所急而同其所緩舍其苟圖目前者而規百世侯亦感舉也哉侯之言曰治無似弗克式茲土幸有海安之遺跡在諸君子其有聞而興起者乎聖天子在上慎自勵無

古虞堂集

卷三 題跋

三

六十二

念今史氏得執筆以書某邑名臣某仲追尚父其以光茲編也余且不朽嘻侯其盛舉也哉邑隸于畿輔之首善地志成於新聖改元勵治之始依光而意運無疆其休

書冊葉前求詩

庚辰秋九月將屆家君誕辰不肖幸得附藉諸君子後又同受上殊過朝夕從諸君子遊歡然無間敢以道義骨肉之誼各徵一詩為家君壽諸君子當不戒素也家君已過伯玉知非之年而簡束若不及蓋生平以晦翁之學自勉沉靜簡默動合古人其以問於當世之賢人君子庶無媿焉性好書數十年未稍有蓄者日舉其大且要者以課不肖不肖驚鈍未能

古慶堂集

卷三 題跋

高

二〇二

承也獨雅慕陶淵明之為人淵明愛菊而家君誕以重陽之次日其亦莫之然而然者耶佇俟諸君子名篇為稱觴生色諸君子其惠教之

書

候鍾老師

門生某以疎劣之才再進再誦雖幽憤私心間亦謗之於數然其才之不肖而短於應世亦可見矣夫復何言即老師憫其志而悲其遇謂襍錄之長猶有可取者將策以觀其後而不重鄙夷第念辱受大賢之知一經品題恒懼有負清鑑而窮年碌碌清夜思之寧獨不愧於心乎驥伏鹽車上太行伯樂遭之下車

古慶堂集

卷三 書

五

二九二

板泣政恐老師之憐不肖而為不肖於邑更甚於不肖也某年甫廿六非躁進也所耿耿者獨有此耳昨場前數月稍習為趨時語濃粧艷抹期於供賞一時如臨場所呈師覽者場牘首兩作下筆時却甚鼓舞似不盡脂粉態然宿習未盡脫三作則默技畢露矣自今思之場前諸藝文品甚卑期于投時好為必售計無足言者門生自知之場牘受病畢竟何在倘可一一指示之耶昨主者為詩某房落第後急取紅卷

視之絕無一筆點抹止批洋洋纚纚約之亦可言文
二語而三年事畢矣非老師之前不敢以此語瑣也
恐他人不知已者將無謂其怨尤也耶見近時文字
坦率平易絕無向來軋莖詭僻之習然出辭吐氣或
是傍歐蘇之迹而為之者其亦有襲漢人口吻者大
率學震川一派居多若以真漢人真歐蘇行之做其
神骨而畧其皮膚想亦不害乎近來始作得廿餘首
未暇錄覽另容請政也篋中積稿亦稍出以付之梓

香齋堂集

卷三書

六

三

人尚未竣後亦另容奉覽也老師清節高標聞者想
望風來恭遇甫誕祇叩台堦侍教函丈非第分之所
宜亦念之所歆而風寒暑迫跋涉良苦老師或無深
責乎修途兼以僻處無物可以將款把酒進餽第如
置身左右稱一觴為祝耳唯鑒納之邇來疎濶之罪
不能自明緣落魄之後面孔惶愧老師或能鑒其情
也近社何以風氣漸寒珍攝宜倍長兄近在都中否
想更岐嶷也並問臨穎無任瞻戀

與金伯玉年兄

一別年翁倏踰數載其間升沉離合之故總無可言
老年翁文章節義照耀千古山林之榮踰於軒冕此
非俗人所能知亦未可與俗人言也弟年來困頓詞
場自恨不才為時所棄以視年翁之去國一身高
名千古其度量相越豈不遠哉年翁何以進而教之
使渡此迷津也春明薄遊都門亦知年翁杜門謝客
是以未敢唐突然而景企之思茲慙慙矣忽接手教

香齋堂集

卷三書

七

二

曠若發矇近與若侯兄周旋踰月其人其文俱當第
一真海內之名流吾鄉之風望也且得習聞老年翁
孝友性成適復究心性命於程朱理學諸書無不精
探而窺其奧以年翁之風悟此事固可饒為所願精
進有得為吾道千古功臣其以分光同籍猶其末也
若侯兄北旋藉手上候瞻馳之悃或能道之小詩呈
敬聊以達其區區幸勿哂也臨穎神遙

東致虛妹丈

昨宵殊樂甚碧天一色無纖雲遮蔽月色澄徹如晝
又松竹影交加翠陰被面月光落酒盃中波動影搖
吹洞簫數闌清和婉妙聽之怡然令人心悅响絕餘
音猶繞耳聞不返既而高歌情唱响還行雲把袂出
戶一望空曠無際大醉後筆墨撩亂已不復記憶今
晨於袖中得紙幅出而視之則所謂筆墨撩亂者也
然亦殊自愛以為有駘蕩之趣把筆效之不能及也

古虞堂集

卷三書

六

五

因續昨日所未就者來韵清絕其能通昨日事

與李丕先巡古

海內莫非良民挺而走險者比比檮厥所自皆由有
司貪殘酷虐民不能保朝夕之命激揚而懲勸之惟
直猶之造禍一方良非淺鮮而明以埋輪可風投鼠
多忌糾彈所及有不能徑行其志者老親丈霜威鐵
面沉智毅畧仰體朝廷愛養百姓安輯地方之至意
凡所褒劾無不可以示風厲而快輿情吏畏威則民
懷德固毫髮不爽也便中草佈不一

古虞堂集

卷三書

七

三

與津撫夏公祖

老公祖慈心惠政傳播遐邇彫瘵之民獲有起色津
瀛重地實賴更生敝邑巨浸為災田廬湮沒魚鹽盡
變劫殺傷過半流離荒靡之狀固老公祖所為日擊
而心惻者近聞清查五年錢糧當此炊煙斷絕之時
錯骨無術士民所以仰天泣血不禁哀鳴於大父母
之前知仁人長者有救世之心切已饑之痛或賜棠
題請求豁免亡丁欠額皆得蒙恩即嗽敬牙遺尚可

古廉堂集

卷三 書

十

三九

存活無量功德食報當在奕世矣方今朝廷軫念殘
黎深求利病凡可為民除蠹布愷者當已盱衡有素
固不第一邑一事為然老公祖深心大畧無俟鄙言
之贅及也津門河北橋有一李姓者募修石橋以便
往來望護持之成此盛事亦仁人之餘澤也臨楮翹
企

與劉淇瞻侍御

公達老親翁台誨毋切消思近來台規循職立言不
許旁及亦是責成撫按之法但恐主者或有睨徇奸
貪漏網而株守蒙詬別差上官不得而問之則又非
立法之初意矣若因事求人先辨其治行而就職掌
指及巡方而大賢主意激揚固無所不可耳老親翁
風節峻峭以安民為志以澄清為任地方利害關民
生休戚在仁人固不能置諸念已

古廉堂集

卷三 書

主

三九

答李公遠巡方

前陝州便後寄一札想入台覽矣巡方關係匪細其
在今日猶可謂得獨行其志而實破澤於民者一方
大利大害皆可殫厥心力為民請命吾輩利濟本懷
正於此有實際處其與京華優游未可同語以老年
又惶惴之懷沉毅之識不如不吐之定力激揚幹旋
所為大造於中州之民者正不知凡幾矣方今百姓
非若兵即若盜與苦貪吏耳不佞每遇知交輩巡方
古處堂集 卷三 書 二八七

輒以為言庶幾借白簡之靈可以挽回吏治救此殘
黎不自知其煩贅也繁事已改期然奉有分別賢否
之 旨或有見聞的確者可以相示否

與天津李部院書

津門咽喉重地倚藉長城惟老公祖綏輯弘畧彌布
遐邇凡我人士靡不額手使君口碑若一惟是蝗魃
肆虐災我遺黎不謂兵燹之餘乃克堪此猶幸托庇
愷澤軫恤在念煦沐為勞某等曾以桑梓災荒奏聞
奉 旨該部勘議撫按文移須老公祖勘定轉達鄭
侯之圖真堪入繪流亡道殣想不難為一方予黎脩
悉若楚也倘艱苦之情形得以速達庶 廟堂之德
意猶可早邀知仁人用心俯囑蒼隱其為周至百倍
尋常昭啓可勝激切懇禱

古處堂集

卷三 書

五

二八二

答熊雪堂少宰

弟處非其據自揣踰涯以至去年遭人道之戚雖勉
自寬釋而懷抱過傷因感賤疾具疏控辭乃荷 聖
明眷注有加無已近伏台庇醫藥調理漸就痊可遠
勞注念並賜奠儀吾輩氣詛骨肉原在尋常世法之
外言念今昔輒深離索之感懸知猿鶴自違如在天
際可勝馳羨

答江南周撫臺

江南財賦重地藉重老親翁弘猷遠畧真心撫愛惠
洽群黎吏民而民懷之弟每詢南中口碑竊為志喜
弟以疎愚謬膺 帝簡處非其據恒懼覆餗每承台
誨遠及知如雲高誼不忘故舊也使羽附候臨楮瞻
馳

與直省馬督臺

老公祖德威廣被惠澤遐敷直省之人蒙安而襲慶
者咸受仁人之賜惟是洪水肆虐州縣湮沒者不可
勝計而敝邑為首老公祖已繪形入告或可邀
皇恩之普及但敝邑係清運要道口岸衝決作何修
補敝邑人民死徙遄亡已至過半方且謀生之不給
而何暇為公事計乎所以官是邑者仰屋長嘆而計
不知所從出也人有急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敝邑
古虞堂集 卷三書 五 丁七八
之人勢迫情切不能不向老公祖而號呼也羽便附
候台祉不盡瞻馳

升容熊雪堂少宰

數承老先生手教迴憶疇昔道義骨肉之雅且深感
年來人情狙詐之習一為銘心一為興慨弟久思退
伏不欲於熱鬧場中分別構鬪而聖眷愈隆謬膺
簡在循分自愧乞恩養病得遂優遊頗適迂拙老
先生讀禮靜觀盱衡有素一出而荷天下之重弟且
拭目以觀鴻施已臨楮依切不盡欲言

古虞堂集

卷三書

五

丁七八

與杜覺菴巡方

台臺攬轡有澄清之志有司聞之而悚息屢讀大疏
為之起敬吏治久窳之後如沉困人之乍聞雷聲當
為之豁然振醒從此浙之民其有瘳乎巡方者以振
揚風紀為已任使墨吏聞之而歛戢則百姓立置衽
席矣吾輩相期共勉以報 朝廷者惟此耳胞弟令
遂安者不佞每每以此遠矚之務求潔已愛民以不
負 聖主求治至意知台臺之所以惠示而訓教之

古處堂集

卷三書

五

一六七

者無以易此也羽便附候台祉不盡馳切

與蘇澤公巡方

前接手教知已抵晉受事一時巡方諸公仰體 欽
遣至意無不洗心滌慮加意澄清與地方更始晉當
休息之後稍遂更生或有司之銅習未盡革即民生
未盡獲安養之利台臺慨然以風厲為已任使有司
曉然於 朝廷德意之所在必且盡變其風習而後
百姓無不達之隱即台臺所以上報 聖主也切望
切望不佞每見守令諸君即訂之以愛惜斯民為地
古處堂集

卷三書

五

一六七

方造福庶不負 朝廷為民置牧之意知台臺之所
以訓誨開示於屬吏者常無不至也羽便附候台祉
不盡馳切

與劉方伯

崇蔭正濃至今瀛郡人士載之口碑不佞嘗稱更治以循良為第一乃江南之異口同聲歡然嘆服者猶夫瀛之人則非不佞之阿所好矣安得寬大平易經緯兼資如老公祖者徧布之帥師之任以風示有位乎久遠甚念光儀使人心醉見即君雅度謙和益信盛德原有種也臨楮不盡瞻馳

與某學憲

衡文之道公與明兩者盡之明則可以興起人才公則可以服人心浙士之文多靡而俗易流挽回轉移恃有維風教者之微權乎老親翁鑑空衡平可以勝任而愉快矣臨楮瞻馳

與李五鹿憲副

洋門重地。開於公祖。德政淪洽。湛恩洋溢。士民歡呼。稱頌仁心之感。人深至於如此。田廬里巷。俱在覆庇。中其蒙仁人之賜。寧有涯耶。敝邑彈丸。復當荒瘠之後。逃亡殆盡。官是邑者。無異苦海。王令竭力拮据。若公祖當亦鑒而憐之。但勉其盡心。無殆即於公祖。窮邑造福也。臨楮不盡瞻眺。

古廉堂集

卷三書

三

下

與李巡方

中州士紳稱頌老年丈美績不絕口。不佞聞之喜。而且服巡方之任一省吏治。數百萬民休戚所關。非細老年丈實心實事。糾劾不避。疆禦為百姓除害如此。類者功德無量。良吏知所勸而貪吏知所懲。其為一路福不既多乎。此是吾輩學問德業。非第功名令譽已也。願言勉旃。盡吾輩道義骨肉相成之誼。呵凍草草。不盡願言。

古廉堂集

卷三書

三

下

荅蘇總戎

古人有未謀面而知其可以定大事者蓋名將相之
流猶固不多屈如老親翁之沉幾遠智神于指顧其
精采意氣弟固遙識之不獨得之耳聞小婿來脩書
高誼大將軍有揖客顧後生小子何敢辱寵榮耶遠
荷翰貺海珍種種知謬相推許異地神交託之楮墨
使旋草佈不盡瞻馳

古處堂集

卷三 書

三

一九

與許月卿邑侯

敝縣兇辨青草文書聞之戶部諸公即懇求之幸得
允已謹順便寄上彈丸小邑當此殺掠之餘逃亡相
繼十室九空曩所請亡丁一事未蒙除豁當此時斷
宜力申前請刻不容緩者也老父母矜此殘黎真如
赤子初離湯火詎堪重困耶凡有累地方者千萬為
民請命但有申文到部即望示一信以便預為之地
想正煩台慮耳舍親王生翼聖經此劫掠之後囊橐
如洗欲以舌耕糊口老父母可能借一枝乎可否總
在台裁不敢強也羽使時候未一

古處堂集

卷三 書

三

一九

荅楊撫軍

天下治亂全在督撫蓋一方師表誠得一德望端亮
之人立於上則下而司道以及守令之屬無論賢不
肖皆有所觀感懾伏而不敢肆行其意如影隨形確
然不爽老公祖碩德重望弟共朝夕者久之知之深
所稱平易近人而人歸之方今畿輔之地寇氛未靖
古稱賢守令過控十萬師所恃老公祖鼓勵而激揚
之厝百姓於衽席而奠根本於磐石端有攸賴已每
從公即親翁問候起居久疎通候正爾也歎忽辱賜
及祇增顏汗謹藉手獻上以當椒觴之獻非敢為不
恭也使旋草佈未一

荅楊撫軍

卷三

七

荅吳總漕

吏治之興率由撫揚有道大法小廉師表攸繫老親
翁以宏雅之才當茲鉅任中外倚重東南財賦輸輓
裕國阜民有荷匪細名勒竹帛功盟帶礪老親翁饒
為之不第梓感華之額手祝頌已也春和漸麗知仁
風徧布此谷陽回矣

荅吳總漕

卷三

七

答王篤休糧儲

易鎮山水明秀不佞舊遊曾到為之神暢老親翁宜
遊盛蹟可謂適其適矣古人居一官則思盡一職為
一事即求作一善處一地必有利物之益及于一方
所謂隨分自盡亦是到處作功德也老親翁家世積
德慶流孫子隨處是寶山不輕放過固不第適情山
水之寄而已相別每當郡集輒甚念竊附前賢以言
贈遠之義承遠寄酒炭之惠為感酒固此地之佳者
甘肅堂集 卷三 書 五 下

猶憶昔遊恍然如昨臨楮神迷

答王裕如司理

中州舊小康近頗聞有寇警寇之興也半起於奸民
半成於貪吏州縣牧民者也李則察州縣之奸貪而
為民雪冤中枉者也猾胥蠹役民之蠹賊也李能詰
察不避強暴為民除害而不逐一己之私即百姓之
頌作而治譽起吾輩居此職行此事當作學問觀作
功德觀又豈論名位然亦豈有沉廢之慮乎台大沉
心靜氣功名遠大願以此期之矣

甘肅堂集

卷三 書

五

下

與某方伯

入為諫官出司方岳總期功德定被于民物而親歷民事則更實際矣老親翁練達洞悉經緯之畧正於此展布一斑聞萍瀕方新遠方想望風來更為志喜所願布德流澤為地方造福即無量功德也

答某撫軍

海內所與共圖治理者惟恃開府諸公以整輯地方為己任以一方民生之安危吏治之振廢為己責肅紀綱則吏皆知奉法而不敢為恣睢之行勤撫恤則百姓得享其樂利而獲安堵邊徼重地彈壓倍難撫軍治民恃在德威之遠懾經緯之弘敷惟老親臺父武勳資固辨此有餘裕已久慕壯猷尚疎台閭德音遠及用識雅懷惟老親臺惠綏一方保障萬里第竊

為朝廷額手祝頌已

與某總戎

不佞荷蒙 聖恩曲體脩至許以從便安養 天高地厚何以喻茲不佞遂得優遊閒適甚與鶴鹿之性相宜遠承注念祇識雲誼老親翁 國家柱石經行間天福吉人自當勿藥至於陳情引例則共事督撫自有確見老親翁自有台裁無庸不佞之遞度為也附候台祉不盡翹切

與王振公司理

久違芝宇每以為念昨見按疏老親丈已首列薦劄為之色喜司理入巡方薦疏其本等可喜者實稱其名耳一方吏治全在巡方激揚無私而巡方之耳目係於司理方今海內有司貪縱已極其間賢者固多然大約不肖之數勝坐是民生日困盜賊日繁不佞每與巡方言輒諄切以懲暴為祝無非欲救此殘黎共享安堵耳山右尚屬小康所願諸君輩共勉之汾州蕭韞公亦有心人而謹潔自持者不佞時常為規勉之言不知能善厥職否更望老親丈左提右挈如手足之相需相與矢心殫志必公必明務以懲貪安民為第一義下安黎庶即上報朝廷刑德尤非他官可比鬼神實式臨之可不戒乎凡吾輩居此官職即是學問功德所在尤吾輩所當共勉之者不第為諸君勸忠告已也晉中大法小廉可能以耳目所及者相告乎望之羽使寄候不盡瞻馳

答祖縣令

夔端但始知老父母惠風洽暢甘露沾涖茲民之戴
陽春而樂化日者政與歲俱新已方今畿輔之地盡
用舊人正以重根本而固苞桑近者悅而後遠者來
也門下世德綿遠簪纓盛詩熟吏治洞曉民情如
茲賢良備布有位又何難人獲帖席而家享安堵耶
所望轉相砥礪共保斯民一令賢則一邑安諸邑安
則一方治推之海內莫不皆然門下宏材碩抱佇俟

甘肅堂集

卷三書

三

一

大用固非以百里圍而此其始基之已

與鄭州蕭二守舅祖

久違台誨每詢治績輒為神往吾輩居一官則思盡
一職職有大小則其及物也有廣狹然意主濟物在
人窮居猶不廢利澤及人之意况一服官凡與百姓
有交涉處皆是吾輩當權方便處也知素負傑畧長
才所謂能行其德者當無忽視之神明式聽頌譽斯
作超遷固分內及之耳吾邑遭此慘變至今猶有怡
堂之慮深心人何以為桑梓計耶貴治陳三元其弟
自幼時失散今始得相認亦奇事也其弟固勤謹得
用者聞三元頗苦襁差重累或借鼎力與州守公言
之使愿厚之人得少息肩庶大惠不遺于愚賤亦仁
政推類之及乎臨楮不盡翹企

甘肅堂集

卷三書

三

一

與顯之族弟

每承注及知相念不忘也聞賢弟敏才清操甚為喜慰一時同官中有能真心愛百姓者百姓愛之亦如父母不為衙役所欺弄而且畏服若神明此豈易得吾弟勉之哉戒性氣亦是要事性氣所使事上接下之間即有不得其當者古人有言善事上官無失名譽雖非至論亦可為對治之法吾弟勉之哉方今滿漢一體三年考滿方許陞遷吏治久習而益練功名

古慶堂集

卷三書

四

三

遠大且為吾弟有厚期已

再與顯之族弟

昨使者回貴治有字寄上想已入覽矣見按君薦剡賢弟已前列從此治譽日升願益自勉目今銓政一清力持久任之法賢弟之官事即家事而一邑之百姓吏胥皆賢弟之子弟僕從也人之待子弟有不加恩而待僕從有不餒束以法者乎即治家事豈有不盡心者乎思以久而洽法以久而立民日愛戴其父母而吏帖服其家長即作無量功德觀不獨為優擢功名之地已也長班有陝州之行路經貴治問候賢弟起居不一

古慶堂集

卷三書

四

三

啓

賀孫翰林啟

賦詩式類整飾散陟禁匪可量本乃森然傳盛世
翰墨之司前在惟帝益信名賢金玉之蓋知我其天
彩溢朝端光生士類豈惟天挺之秀賁我地靈况在
山斗之崇功將河潤恭惟某偉哉冀北之奇展矣燕
南之瑞名高玉笋豈第博九萬而上之程品重金鑒
想可侔十有二人之數乃膺新眷特拔殊知無媿舟
楫之濟川俾掌絲綸而經世玉堂貴重亦何妨于即
真冊地深嚴非此人而不可蓋將用為公孤卿相之
司為之兆也且先置之前後左右之列不亦宜乎某
自媿一經有慚三絕材同樗櫟幸叨門下之薰收質
異參苓願俗籠中而並用欣傳盛事無任惟棕媿侶
燕之未遑致憑鴻以親企

古處堂集

卷三 啟

四

二四

賀孟年伯吏部啓

聯輝鳳彩分久刻乎隨行睽迹龍門叩來親于峙立
紫瞻日切冊詔雲宣允屬鄉黨之倫咸有山公之望
况在世詎可任惟棕伏惟某德茂春薰鑑清秋水蜀
龍入設甄士因而掄官裴馬司衡得人以此事主此
自朝廷以英鑒居銓覈之署固預識其饒為然在道
路謂劇曹得貞慎之賢遂相傳為盛事苟有用矣而
豈徒哉至如某之庸才得聯籍于國士綠茲比翼遂
成至交每當兄弟之款談輒深巨人之仰企謹裁下
里用瀆高旻

古處堂集

卷三 啟

四

二七九

公請徐勿齋老師啟

青綸輝耀淋漓宣六字之春升地深嚴錫輔映三台
之重喜隨末綴祗逕清光恭惟師臺門下蓋代真儒
中朝間氣鍾五湖山澤之秀文章與日月齊光萃累
朝樸棧之祥符采應貞元而出胸羅百代古今供吐
納之餘鑑炳千秋南北入英雄之彀斯真以知人為
報主行且以補袞為宣猷道似續乎古人學接引夫
來者某等幸承隆遇愧乏全才辱託君子之後塵光
古虞堂集 卷三 啟 五 二〇四

公請胡吉雲太史啟

蓬燭香濃幸分光於接武榴花紅盛願扳駕以投誠
敬申仰斗之懷用效烹葵之典恭惟師臺門下貞元
間氣光嶽禎符文章擅舒楚之雄絲綸綸彩麗宇隱
湖山之秀經緯蟠胸輔德青宮正身即為致主掄才
棘苑得士所以事君真足副聖主側席之虛懷且可
當異日秉鈞之實用願後起之何幸得側侍于同堂
某等穢線菲才濫竽異數懼顛隲之弗逮傾心望輶
古虞堂集 卷三 啟 五 二〇一

公請吳敏閣太史啟

花影接鸞坡南薰入律星文來閭苑東壁隣光望山
斗以思依烹藿慕而自効恭惟師臺閣下貞元應運
光岳儲精秀鍾吳山筆跨六橋虹彩學成帝佐身維
一代儒風分闡則八面為羅得人事主獻身而六經
有術達道匡時固盛世望為羽儀而後學資其模楷
追踪何幸敢後瞻歷覲惟誠願勤擁篲共等三長
自媿五技徒慚荷聖明異數之恩矢志惟商今酌古
古處堂集 卷二 五

儼者宿懿型在望傾心願振情發矇瞶三爵以抒誠
卜念七而載燕管絃競響猶傳大雅之遺奎嶺連輝
再見臺即之奏

後鍾昭明老師啟

老師門下千秋名碩一代真儒引領正切蒼生東山
豈容高卧佇切環召倚重鴻猷門生才同擣櫟風荷
栽培際會風雲敢忘策勵謹拜瑤域之辱及敢肅片
楮以遙通不盡餘悰另陳別幅謹啟

古處堂集

卷三

五

通吳侯啟

彈光何幸重奎曜之來臨山水有緣近福星而至止
此此若童若叟之屬咸興我父我母之恩訖可康哉
來何暮也恭惟其氣鍾蜀秀聲振天都才不媿柱古
人文已登於作者日光雲燦照玉荀以增輝露澤永
清綰銅章而暫試知非百里用造一方益將收為朝
廷耳目之司且近試於畿輔股肱之地材浮于任道
乃乘時不意下區得邀民望君子藉以陶淑小人賴
其涵濡雖子游未履武城已先領學道愛人之素而
密子將臨單父行快睹鳴琴聽治之風其生而鮮在
海隅鮮所窺於淵藪尚以疎鈍自棄休明幸得重大
夫之賢固所願也其昭受仁人之賜寧有重乎依庇
之忱翹企無既

甘肅堂集

卷三 啟

壽

三

答鉉中丞婚啟

喜接瑤緘恭承鼎命門閨何幸得占慶於東甌兒女
有緣遂吉手於卜鳳良由天定抑豈人為恭惟門下
昭代名流清朝開氣中天作柱司保障于名藩萬里
馳聲仰翰鈐於帝佐若郭汾陽湯功蓋世福澤延衍
於雲仍似王晉國厚德格天公輔遠綿於孫子乃誠
國器何異明珠文章擅三輔之雄星文絢采品行著
一鄉之譽德曜流光芳稱無媿於前世業彌昌於後
是父是子乃祖乃孫蓋可大之床徵回至今其未艾
豈意名族揀及寒門或者臭比金蘭交好又同於盛
歲因而倚成玉樹良緣永締于姻盟若不肖百拙無
能敢侈于公之德至兒輩一經初奮深漸國士之風
抑亦聲應氣求良非偶爾倘如珠聯璧合或有取乎
今次孫質賦青雲允矣克家之肖子小孫女才慙白
雪漫誇淑閨之芳姿式玉式金義取雙鸞之配佳兒
佳婦所成合蒂之緣伏願累世嘉祥比和鳴於歌仙

甘肅堂集

卷三 啟

五

五

百年靜好調仙侶
竹簾儲臨啟可勝忭躍之至

古處堂集

卷三 啟

五七

五

答蕭表叔婚啟

玉鏡騰輝嘉祥降於世好金屏射彩姻盟肇自天緣
同兄弟之有同心在朱陳不獨尚美喜接瑤札惟流
蓬蘭恭惟門下詩禮家敦清蘆世篤先德丕昭於南
土愛永棠陰前徽已著於崇裡慶符槐植惟舅氏樸
貌古心光霽之清風可仰在兄丈高風介節箕裘之
世業克傳今卽親家劍鐔矧新筆鋒斗注蜚鳴計日
何難拾級而登奎壁生光佇見紹宗之美曷期潭府
甘處堂集 卷三 啟 五
揀及衡門不肖第百拙無能竊私淑高山而未逮豚
兒某一經自礪欲求知當世而徒慚乃不自重鄙夷
而賜之盟好小孫女方屬保姆敢誇淑閨之安令孫
衆譽奇童允矣青雲之器赤絕幼繁牽紅絲而得三
月牘初聯比乾索而應震卜云其吉文定厥祥我外
祖如在之監寔為式靈卽先慈地下之靈亦應忭躍
好成永世祚衍無疆伏願孔雀鳴時聲臻斯之和集
薰風動處開瑞氣之郁紛謹啟

賀賈令啟

側聞鴻漸共慶花封標玉寄於仙班一襲足矣婉金
堂之美績五柳依然恭惟某以剝犀之才試烹鮮之
手此邦之傑人共知有賈生當今之時遇必過乎文
帝素辱周旋之雅曷勝忤曜之忱未遂登龍少伸式
燕片緘遠達寧忘千里故人之思杯酒過從當在三
年報政之日伏惟鑒納無任翹瞻

古虞堂集

卷三 啟

五

賦

仙鼠賦

季夏之月晚憇於樓之東偏八窓洞開涼風透牕夜
坐將半群動俱息有物翩然躡窓而入即而求之青
不可得聽之恍惚聞聲視之依稀見跡往來友交援
騰不測予曰嘻此何物耶卧榻之側可容此倏去而
倏來者耶乃命童子往言執之童子於是秉燭燃炬
塞向墜戶蕭于台作怒如鼙虎彼物捷點矯翼上下
古虞堂集 卷三 賦 五

父之勿戰隱避簷宇予曰嘻顧宵遁也耶將何所去
也乃命多其火鼓嚴蒐廣索羽角合圍風靈四作彼
物有聲援我簾箔有如萎葉隨風而擇於時童子獻
俘於前稱酒相慰予乃詳觀其質長足肉翼尖喙纖
耳面目黧黑環然喘息予曰嘻此殆玉謝之烏衣兜
也耶何其似也而形則鼠矣夫鼠耗物也傳之以翼
擇物而食不難矣月令有之季春之月田鼠化為鴽
其是物耶食苗食黍三歲貫女今乃夜行晝伏隨我

所處深夜影迹是大奸宄喝令斬訖懸示廊廡是風也乃惴惴慙慙忽作人語曰予仙也君侯不察而加以怒過也予作色曰吾聞鼠有黠者必是物也前代之世不齧而齧以聲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脫今又思以黠辨惑人汝雖有說予必不聽也鼠曰君侯請暫息其怒緩死須臾有說則生無說服辜未為晚也予曰嘻姑容汝一言予試聽之無說加罪鼠乃振喙鼓翼置言曰予以為仙也而實鼠也邇惟陰陽鑄

古虞堂集

卷三賦

卒

三

形予亦受生舜齊七政予首璫衡麗麗麗不一其名予藏山谷幽壑洞冥避明養晦食吸陰精不煩六翮骨舉身輕披拂雲漢倚伍星辰今夫人之身相同也無翼而能飛者必仙也此余言之可信者一也若乃農夫勞於疇紅女倦于織於晝當動於夜當息蚊蚋利喙來恣饕食麾之不去拂之還集雖針芒刺百體孔亟此雖天地之苦人而余乃大肆其力斃聚雷蚊即以予翼喙而食之其功在物非仙頗能大造于

世乎此余言之可信者二也至於天有兩曜人有兩目曜晦則暗目障則伏予乃出其渣滓令人餌服目用夜明人用戩穀且人過任其明其禍乃成余又慮之不顧其身佩予之翼盡可隱形蓋仙也而進乎技矣此余言之可信者三也即如君侯夜坐外戶嚴扃鈴柝繞合蓮漏頻聽童子睡熟螢火零星季棲莫至飛瓊避形非傳令以詔致則孰敢遊其庭予一慙空而未不介不紹探君侯之寂寞窺君侯之靜妙則又

古虞堂集

卷三賦

卒

三

余之鄙意也故無端而自至者忘也臨難而不懼者勇也知其不可脫而自下者智也自白其意於人者禮也君侯不察而大其網羅加之刑戮余亦何怨之有死於此者生於彼下其質者非其英故不唯命是聽且余之子孫日以繁矣天地方且生余非君侯之可得而盡殺也夫不當殺而殺之不祥也棄其害而迫之不武也物自來而取之不慮也不察其好而反報以怨不仁也君侯必不然矣予曰嘻若鼠殆仙也

耶何其辨也余聞鄙人以為世有仙鼠乃果老所化
殆真也耶生雖不德殺亦何庸乃命童子緹之鼠乃
頓足昂首翹翼稱謝翩然仙去

古慶堂集

卷三 賦

奎

辛丑

文

純陽祝文

伏念其賦性愚誠皈心大道念駒隙之易過懼鴛鴦
之難移苦志研窮徒涉章句逢人探討未遂師資豈
心法遽絕人聞想聖師日臨天際至誠能動仙範在
茲設像而求非以色希如來之見因敬生悟冀一真
當帝座之通伏願放翼於霄冥憑依于恍惚神明相
告庶從入之不迷乾健為行期仰承而不惰敢不盡
清貪戀力絕嗔癡萬境忘情不負真人之訓實心合
道同為太極之歸

古慶堂集

卷三 文

奎

丁丑

三教祝文

竊惟教亦多術聖人一成物之心理本同歸大道有為公之妙君臣父子在佛老亦昭如日星文武聖神惟夫子為德備天地緣末流之盡失致路徑之多岐雖學者之弊使然亦聖人之心不忍謹合三教以奉一真時維首祚之期敢告惟馨之薦無取僞物或倣義於祀天祗竭一誠用降神于灌地

古處堂集

卷三文

齋

丁廿五

勸牧養棄兒文

竊念子彌十月而生母氏之劬勞已極人為萬物之貴大造之仁愛無遺近以時歲蕭條人民艱苦國門內外寄多棄兒蠱介尚且貪生嬰孺亦有何罪亦有稍知啼哭偏極哀呼見者涕零聞之腸斷在父母或非得已而悲悲誰則無心若既見而不動于懷即繇我而立視其死伏望廣好生之仁術推並育之弘施或乞告素封或轉託同輩倘仁人長者結善會為收養之資如大吏宰官積義倉為恤孤之用念苟存於不忍事皆利於可行掩骼瘞骸猶獲冥報活蛇渡蟻尚著陰功況於氣類之最親抑且情事之甚慘凡屬有覺寧忍恣然顧盡人皆遂其生機即薄海同登于壽域謹白

古處堂集

卷三文

五

七

勸施捨文

古人恒耻納溝仁政必先無告沿街凍餒誰非髮齒
同群竟夜啼號惟望慈悲一顧每觸聞見深可憫傷
晉願居士宰官仁人長者隨緣方便莫辭一寸一分
當厄布施即是大功大德活蟻細事尚註天曹貧女
數錢亦獲冥報城口邊遺粒即可療待斃之乞兒脫
囊底餘蚨或暫救無棲之旅鬼必以善而蒙福勿謂
小而為

古慶堂集

卷三 文

空

丁世五

必癰文

蓋聞天地既判陰陽攸分人從天地而生咸稟陰陽
之止豈有妖妄敢肆侵欺苟人鬼之界不明亦天帝
之心所痛竊以有形之類唯人最靈既有食味被色
之資不無暑伏寒慙之慮偶或致疾理亦恒然乃瘡
病之為災謂有鬼以致此君子不信寧有斯言若其
如茲亦已甚矣非嚴冬之凜冽肌膚慘于凝冰豈盛
夏之炎蒸軀體猥同灼火以寒燠之損易致喜畏之

古慶堂集

卷三 文

空

三廿

失常盜竊二氣之情顛倒五行之性維人無競豈容
魁魅之潛形俾彼昊天寧俾魁魍之為祟我猶開之
一面爾其屏諸四夷若鬼蜮復肆其氛則天帝必降
之罰陳言上告厥罪何辭

誅心文

一切有漏因隱微中不能掃却而驕語飾於人此其
心可誅也念淫淫不已當誅明知其不可而復蹈之
當誅不見處丈過不知愧於屋漏當誅無勇當誅欺
天地神明當誅噫火鏡一輪光灼燦霜鋒八面血淋

古慶堂集

卷三

文

八

疏

告天疏

臣聞存心以敬事天惟誠臣早夜洗心對越上帝惟
恐一念不正上逆天心一念不順上千天和自願時
時儆察所望刻刻監臨纔覺放而即收必有違而必
戒因心利物者過圖功體天地父母之心推萬物一
體之義庶一誠之感格求攸異於維玄

古慶堂集

卷三

疏

九

重建關帝廟募疏

漢壽亭侯名也亭侯其爵

漢壽亭侯自漢而後無不知有壽亭侯者乃亭侯之

為帝為君為聖賢為菩薩薄海內外凡有血氣心知

之屬無不崇奉而敬信之意何修而得此夫非帝之

靈之足以懾天下萬世之人心而使之崇奉敬信之

也亦天下萬世人心之帝之靈而自為崇奉自為敬

信也抑孰為使天下萬世之人心之各有一帝則帝

之靈亦已徧乎天下萬世矣語曰心之精神謂之聖

古虞堂集

卷三 疏

七

二

人之心皆聖也而私蔽之欲障之貧賤富貴患難威
武汨之屈之挫抑之則心之精神不能常伸於天下
萬世試考帝之生平凛然正氣獨往獨來奸如操猾
如權卑鄙如僚肅帝曾不足當其一呖疑以為英風
偉畧辟易萬夫而其於君臣大節倉卒熾疑之際又
何其幾微必謹而不敢踰越似有得于聖賢慎微之
學者則此固帝之光明磊落與風雷同肅與日月爭
光心之精神常伸于天地萬物之表而私不能蔽欲

不能障貧賤富貴威武患難不能汨不能屈不能挫

抑者天下萬世之人心未嘗絕也即又何不群天下

萬世之人心而崇奉之敬信之乎都外城之西南隅

舊有廟祠宇傾圮庖丁雜處戴子其謀所以墜茨而

垣屏之者噫安知帝之靈其必憑此而託處乎天下

理無所不包則神無所不在又誰謂帝之靈其獨遺

於此也即人心之帝之靈又烏可以已乎夫天下萬

世人心之崇奉而敬信之者不一人不一地也則凡

古虞堂集

卷三 疏

七

二

為人者其能自外於天下萬世之人心而謂帝之靈
不即憑其處而鑒臨之也耶是為疏

銘

鉉帝廟銘

歲德在水玄宮成思造突兀羅晶燄厥宮有恤極帝
靈披髮大帝雙眸星劍鋒直射電光明龜蛇蜿蜒雲
霧生見聞作禮叩前擻因致生畏惕靡寧倘恍愧
帝來憑導騎羽衛颺鉉旌伏劍散髮凌空行作善降
祥享克誠

不愧齋銘

甘露堂集

卷三 銘

七十一

丁丑

人可周而天不可欺事可飾而心不可昧凡若所為
正大光明靜夜思之魂夢不驚心安則體泰理得則
慮清守而無失乃善其生

贊

岳父姜太守公遺像贊

練眉朗目端口豐頤醇德有容望焉知之心平政和
去而見思在峽之陽在湖之湄絮葛北深山川永斯
無忝祖德清風在茲載拜公像憶公盛時今昔異威
有淚澌湧

為李太母七十八哀贊

天孫設駕瑩曜離宿坤德利貞融融穆穆含弘佐章

甘露堂集

卷三 贊

七十一

丁丑

盤維四隅內則有典云何能以大化所乘以篤後祿
金精誕光三百六六為時柱石道風載謨王母笑言
兒桃三熟

繪觀音贊

大慈大悲觀音尊者隨境現身隨身現法治現繪繡
作種種觀而其靈妙等無有二如日月光周天地間
恒河沙界洪細明昧無有不在隨其所見恭敬瞻禮
無有二相頂禮在佛亦復在心菩薩在心豈在紙上

若在紙上不在自心即心見佛即境是佛如月光無不是處

金剛王贊

爾不用耳目而神於萬物之照爾無為形體而堅如百鍊之鋼凡天下之至競過子而柔天下之至靡過子而強能忍能慈能翕能張大哉無能名吾終名之以金剛王

金剛王牒

古處堂集

卷三 贊

七

二十七

果日當空群妖屏塞萬緣紛拏六根為賊天君秉令無物不克寶劍齊揮三尸永殛

金剛王懺

嗚呼易淫而難制者心也淫則柔柔則放淫從水惟土制之慧劍埋真土神光射太虛我微分教忽仙鬼判頃更君子戰勝以喪禮處之嗚呼可不戒哉

金剛王戒

堅則進虛則退進則純靡斯急急斯澁矣

說

燒臂說

盡金剛王像貴自勝也金剛能碎一切而一切不能碎金剛王豈有像乎盡成設供日炷香頂禮蓋古人事心之學香偶延燒金剛王臂透裡或欲飾之曰不可金剛王教我矣僧有燃指者昔人斷臂誓心肯將無同乎凡夫有我而生愛戀有愛戀故斯有瞋恨一念迷妄生種種心金剛王燒臂煉心也能忍能割法

古處堂集

卷三 說

七

五十五

身金露大千世界無點痕矣

呪語

亂絲紛拏一斬萬斷水滌火燥剋之以煉魔障橫崇不聞不見嘆如日虛空住三界盡光明

古處堂集卷之三 終

文學紀公墓誌銘

文安自漢置相沿已久其地厚而人淳士尚禮義孫科第致位通顯者前後相望門第軌範相師效皆有絕尺不至踰越其士紳之子弟禮法相率以為常余猶及見王孝子之裔及姜紀井三大姓之昆弟子姓與其他族黨咸薦冠蓋仕宦之盛比間親故文章詩酒之流連猶及聞高陽相國擁臯比於大中丞公家壻一時王翰檢及大中丞之仲氏兩才子名頡頏而

古處堂集

卷四 誌銘

三

三

中丞之家孫漢郡守公若相國諸子如銓如鈐者皆極一時之選師友姻婭相屬蓋未有也紀氏於文安為望族其先世為山東之德平人後徙藍山七傳有諱仲和者生壽徙居文安紀氏之起家於文安自壽始壽生經歷公享生長史公繇繇生方伯公常常生憲副公誠誠生鴻臚給諫兄弟凡七人其三為經歷公大經大經生于帛于帛生克揚號六息紀氏之諸昆類英達個儻有王謝家風蓋其先世蘊藉深厚

原缺第一、二葉

故其發也磊砢而英多乃六息之沉鬱內慧則似微

異於諸昆者抑其不以祖澤自憫不以家風自揚詡而慨然有自上之志故其期待不同如此六息性聰慧於書無所不讀為文放意騁懷能自快其一家之言而不詭於理旁及醫藥陰陽占候卜筮諸書無不洞究顧尤精於醫里中稱為見垣一方云早習舉子業有聲藉甚凡數上賢書而不達然為學乃益力未嘗以翩翩裘馬如世俗所稱佳公子者自卑埋頭臧

古處堂集

卷四 誌銘

四

三

修若寒士生平無他嗜好澹然自喻能為詩善鼓琴其逸致也如作廼文詩六十四字縱橫讀之得詩三百六十無不入妙與人圍棋已覆局不失一子其刻意工力非人所及多此類十數年間盛衰若轉轂其鄉之老者漸以彫而少而壯者亦漸以衰薄失業風流文物之雅大非其初乃俗之淳者亦漸以漓而士之習不無少變其氣運為之而致然乎夫士君子之生於其地不為習俗所移即不為氣運所使則夫人

定可以勝天安知變而滿者不可以返淳即其哀薄而彫謝者十年生息教訓風流文物不大倍於往初也余不過其里者十年許漢郡守公而所謂三大姓之文物風流已不可復見六息公乃遂以成寅之變及於難撫念昔者為之潛然六息公三子皆雋少知名於時其季者已脫穎舉于鄉兄弟皆從余問業六息之不得志於其身者將在其諸子輩其他氏之族後起者皆蔚然見頭角盛衰倚伏之數余又

古處堂集

卷四 誌銘

五

三六

可以操券而俟之矣辛卯春六息嗣君以其母夫人襄事執狀來請合葬銘余乃序而銘之按狀公諱克揚字令聞六息其別號母益津王恭肅公諱邁之女公生十五年而母喪毀瘠成禮事父克盡孝道待庶弟友愛田宅奴婢取其下者讀參同契輒喜談道家言生平講學著述甚富所撰頌啓論贊畢記序傳凡數十萬言以兵火散失所存麗奇軒詩文若干卷行於世公配馬氏御史大夫馬公文學曾孫女陝西臨

洮府同知馬公希周之女性勤儉公娣氏早寡迎與同居無間言娣似之者教諸子諸女性謹銘曰易畫新名不殫者德孝友克臧久而弗忒誰為之與戈畫新名不殫者德孝友克臧久而弗忒誰為之

古處堂集

卷四 誌銘

六

二十

廩儒鉉公墓誌銘

蓋人世福澤之氣其培之也厚則其發之也長余里鉉大中丞會一公功業著於中原聲稱施於當代至今豫之人稱道勿絕也夫士君子負正直忠亮之氣抱濟時禦變之畧而時不償志遇不副才以其奇磊雄傑者畧見一班於鞭弭從事之餘而不獲竟其志以歿謂宜大發舒於繼世之英乃君以中丞公之冢子而以歿晦終何哉君以貴公子蜚聲贊序間絕無

古處堂集

卷四 誌銘

七

三十一

翩翩裘馬態中丞公知交輩及門下士編布有位君匿迹不一過其志抗馬有以自尚而無世俗憑藉依附之意則君之仍為培畧不為發也君固有大過人者中丞公之澤培未可量也君歿之四年君之嗣子以君尚在淺土未克策事日夕謀所以為君計不朽者而請銘於余余序而銘之概狀君諱任號尹卿世為靜海縣人父默已未科進士歷官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河南自公為童子時序然有以自異好讀書

樂與寒士交遊布袍方領每出門塞驢無轡中丞公

嘗語人曰吾生平無他長任也能師吾儉歲癸未中丞公納節歸田里感異夢無疾而沒君哀慟盡禮會朝廷念中丞公撫豫功贈卹有加學使者以邦人之請祀諸鄉先生社君足跡不入城市葺田間舊廬以居邑中親故或終歲不一見蒔花莚竹咏歌自如田之所入先完公家租賦有餘則散之宗黨徐生者君之蒙師遇歲祲餓幾死君饋粟十斛以贖之鄉里高

古處堂集

卷四 誌銘

八

三十二

其誼有不直者得君一言輒愧自改有陳太丘之遺風焉戊子秋寇盜起攻破邑城君倉卒登舟將寄壻於津門中途病作家人舁歸君正襟頽面與諸子訣曰昔先中丞以四語誡我曰慎交游謹言語節飲食戒佻巧吾終身誌之不敢忘夫世有浮薄而富貴者亦有愚謹而禍患者然君子寧舍彼而就此者蓋以愚謹而得禍譬猶梁肉之齒決而浮薄之為害甚于醵毒也小子念之言訖而卒時順治戊子九月十七

日也距君生萬曆癸卯正月三十日享年四十有六
君嗣卜以順治九年 月 日葬于中丞公之墓次
銘曰

玉其衷褐其躬人畜之天則豐彼原上松栢同朱衣
白馬中丞公式穀而子稱良弓九原杖屨相追從戎
納斯銘於幽宮聲施千載光如虹

古慶堂集

卷四 誌銘

九

三〇一

明四川重慶府璧山縣簿承田劉公墓誌銘

古者官人之法至今世而少變古者資級無常簿領
即卑秩漢固非專置自隋始唐時有為宰輔者宋舉
進士猶以簿領起家故大賢如明道晦庵簿之治績
皆得傳於後 國朝比於雜秩士鮮為之以故傑然
能自振拔者未嘗聞邑有筮簿璧山劉公者璧山界
梁州域以重壁名四山壁立隸重慶界瀘渝之間溪
峰環帶地勢剛險或曰蠻部苗族錯處非我族類也
險遠俗悍尚武去鄉八千里而遙宜弗往公坦然叱
馭也先是謁選人有欲為公謀善地謂操券京賈許
子毋息取償於官償賈逋尚可數倍利公曰惡客何
為者簿固卑秩非有可樹立即奈何浚民自膏飲乎
且地臧吾命也銓人弗得私即私也抑彼蒼者詎容
穴金窺耶比至璧簿曹職租稅公弗事苛鋟不溢額
銖毫一時稱廉吏令麻城毛君從容謂曰公操此冰
蘊矣公即無厚自封殖但距家數千里寧不為歸計

古慶堂集

卷四 誌銘

十

三〇四

公笑謝曰印固非家於官者印之來固已計歸無庸
爾爾退謂家人曰曩所以不貸長安金蓋為此且使
吾有子毋負數百即自愛吾豈得自由耶壁有御史
某僕弗戒公立繩以法無所憚公不以簿累乃不惴
御史赫赫聲無營故得行其志所謂應生威非耶居
未歲喟然曰去先人墳墓數千里外一簿簿終不能
榮先人吾且休矣遂牒令乞歸令弗願失良佐也牒
數上數駁勉留至三四不可得乃決計掛冠歸令及

古處堂集

卷四 誌銘

十一

三十九

壁之士大夫能文者率為歌詩以送之公詩震號承
田性簡質不苟言笑被服朴儉有古人風少業儒不
就徒而讀法遂以郡掾並仕簿乃簿固不足賢公生
平好行其德如放生施藥粥賑族黨昏葬靡所不
所居以經兵燹之餘殺傷被野公出金募掩骼且成
掩者無令人知其好善而不近名也如此公父英生
公兄弟凡四人公兄曰生榮曰坎及公俱為嗣公乃
以公弟生成之子統華為之嗣公兄弟先公逝統華

與公弟之子統教皆公所撫而教之者並為邑諸生
統華娶同邑王應旂女生二子曰宜曰寧公生于隆
慶己巳八月二十八日卒于崇禎辛巳六月十八日
享年七十有三公嗣將卜塋公於某鄉之原以某月
某日終窆事銘曰

季習枳棲勉而奮聲匪振自昔柱齒以楹負余伊官
注不盈缶弗身為狼戒其豐匪熟云醢鷄一饗嘗鼎
種德罔護不秩畧等榮匪貽之誕厚籽之篤爾嗣人

古處堂集

卷四 誌銘

十一

三十九

亦既登之

行狀

伯考選貢卿雲公行狀

蓋余以五月十一日聞先夫人訃音先余患疫症至是增劇沉頓不食者二十餘日幾兩月尚卧不能起從弟承以七月初者余京邸居數日而伯父之變告承弟踰險歸歸已未及見伯父含殮余不孝自累累人余毀病中伯父數致札慰問猶以修短定數見不見亦定數人子之孝以顯親為大勿過哀瘁等語為

古虞堂集

卷四 行狀

三

三

解又自言老病不能往視為眷念余因訝伯父尚未老且素無病伯父自三月即得異夢輒泣謂諸從弟以不遠當謝世又欲一詣京邸別余囑後事竟不果嗚呼余獲戾神明卧伏草土中復遭此骨肉之變深用痛悼承弟輩將以十一月十二日奉伯父歸先窆謀一言狀伯父生平乞言鴻鉅余迷惘中何能為言然又何忍不狀吾伯父伯諱攀龍字澹明卿雲其別號也先世自樂安遷邑之宗保因家焉先祖有諱得

亮者好行其德為明遠公明遠公生長山丞公諱相

長山公生鴻臚公諱萬億為先曾祖先曾祖嘉落負奇個儻有大節能救人急難鄉里間以賢豪長者稱先曾祖生先大父如斗先大父生伯父及家君子先大父聰慧絕人目十行俱下聞一夕閱試錄五程策過輒背記不遺燭纔燒寸以故伯父及家君子皆以文譽知名於時伯父少俊爽皎然如冰玉始人總角時以穎慧著名為邑大夫所器重因以第一人進膠

古虞堂集

卷四 行狀

三

三

庠伯父與家君子期待不凡各思擅一經名故家君子治詩而伯父業麟經獨得聖人筆削大旨為文華瞻有度氣浩然如江河之行不可遏抑而連綺自生讀者皆能見其韵致每試場屋必為主者賞識然終不獲售戊午之後幾得而復失之文固非詰曲不合於時而教不偶豈非命耶然名以是益藉甚往連試有司及觀風使者督學御史試慨高年既已長而不得志獨與諸英少參伍上下頗益雄邁自負未嘗

少挫居恒好論文評次得失課試牘殿最毫髮不爽
或閒處子姓兄弟環坐講論文藝有師友之樂又好
稱引先世盛德事相誠勉或賓朋燕集議論風發伯
固不饒飲量然坐中能盡賓客歡或呼盧雜較奉令
博奕為笑樂無少長皆如坐春風人人厭飲以故諸
卑幼咸樂就之尤好奕顧多勝氣與所知手談夜分
乃罷生平棋交角論勝負不少下隨事輒口占為句
不必調諧聲律然一往有會意自適也弱冠與大中

甘肅堂集

卷四 誌銘

五

丞玄公以文字馳逐相頡頏時謂並名乃伯父獨心
折中丞自謂弗若後中丞已貴而伯故落落戊辰春
以

龍飛恩首選入國學而非其志已卯髮種種矣猶與
兩從弟並入闈憲弟得雋賢書伯開中牘為主者評
讚而落落如故伯才故不讓諸名貴而不偶豈非命
耶伯勤於治生然饒有治生之才經畫區置鐵悉各
當竹頭木屑皆盡其用余嘗謂

國家多事經費數詘誠得心計之臣權出入之通以
制國用可以起彫敝伯固負經濟之具惜未大竟
厥施伯智慮過人遇事明敏有謀里中有不決輒就
伯商可否伯為一一指畫如流尤多忍德不較無道
邑有豪強輩部十數無賴登門喧詈伯恬然如弗聞
也者或以為言伯曰無庸將自及後歲餘豪罹於法
人服伯之先識伯少更多變生一歲而孤稚少如老
成人故里中月旦評咸歸之過事明覈而詳謹接物

甘肅堂集

卷四 行狀

六

一

精勤之性終其身不倦伯亦邦之傑也哉

先太夫人行述

不孝自初生以至成立蓋未嘗數月離先夫人膝下也已卯家君子欲不孝讀書京師與先夫人商行計先夫人極力贊勉而意色殊戀戀以是行不果次年不孝成進士奉先夫人京邸先夫人苦嗽不已遂思歸不兩月而歸蓋不孝未能從也今年三月迎先夫人京邸承歡未踰月以修婦病篤亟歸徘徊涕戀蓋不孝未能從也歸未踰月而病旬日而歿蓋不孝未

古虞堂集

卷四 行狀

七

三

能從也痛哉先夫人病不孝未能視醫藥病殘未能視含殮不孝之罪之痛蓋沒齒難贖天欲一述先夫人懿行為九京計不朽乃不孝一病幾危至不能成禮荒迷無似無能追叙遺徽謹述先夫人氏族情性以脩彤管之擇先夫人曾氏躋茲公諱雲鴻之仲女躋玄公有隱德齒行為鄉里尊里中有大事必以公為祭酒以故諸舅皆修謹自好先夫人少端重不妄言笑蓋天性特異或亦得于外祖之訓深云十九歸

家君子家君子日舉女範孝經相迪先夫人能通大

意先大父拱吾公大母蕭夫人皆早逝曾大母邢夫人撫家君子自少至長祖孫相倚如李密當年家君子孝事曾大母先夫人能順家君子志敬承無倦曾大母治家嚴整先夫人晨昏侍立未嘗有違供堂上甘旨必以色養曾大母春秋高年八十餘猶在堂家君子一日念大母老淚隨言下先夫人泣述以告不孝資家君子孺慕益修婦職每令不孝輩時時戲曾

古虞堂集

卷四 行狀

八

三

大母所供老人歡寒煖疾痛時撫摩抑搔之凡滌澣浣滌之事必躬必親曾大母每稱之曰賢謂爾後必昌曾大母病將革先夫人目不交睫者數夜至扃勞瘁處婦如問無間言孝友同先夫人天性而與家君子敬以相勗有古人居室夙家君子性嚴重不孝兄弟自總角環侍家君子燕閒輒稱引古先賢哲嘉言善行課勉不孝兄弟先夫人在傍未嘗一語及家事或稍間即謂不孝兄弟曰爾父良言慎勿忘也自不

孝能記憶時至今日先夫人每對家君子必莊必肅未嘗輕發一語時體中稍不快或偃卧不孝兄弟入問侍必起坐蓋莊敬自持情嫺之容未嘗稍形動靜數十年來如一日也家君子公車十上不得售先夫人每以此勉不孝家君子授不孝兄弟讀或弗率先夫人必正色謂曰爾父勤苦半生弗獲售須爾兄弟償之爾可泄泄先夫人待不孝兄弟及諸婦極慈愛然未常務姑息或有過必開諭之又未嘗輒怒訶待

甘肅堂集

卷四 行狀

九

三

僕婢樂從寬厚或有乾餽攫竊之類覺之不忍面斥嘗謂諸婦曰人孰無羞惡急暴之恐其難堪其存心忠厚多類此親識中有窮不能自存者升斗之類時稍周給之家君子姑適蕭老而貧喪夫若子先夫人每念曾大母有知當倍痛恤以是迎至舍居供養不缺甥李為先姑子先姑早逝先夫人養甥如子衣食之自少至壯娶李以歲函家益貧落先夫人後收養其女生平篤念親誼凡家君子族黨姑姊之屬歲時

問遺不替族有孀嫗張早寡無出依先夫人以居先夫人善顧之始終不渝俾張以全節終蓋有恒之性與家君子稱合德云居家慎出納一錢一絲未嘗妄費性儉朴不好華飾衣服之類皆浣濯至再或經年無新製飲食自奉甚薄每食必先分賜諸子若婦若孫然後以自食諸婦或市鮮腍奉輒分食諸孫痛哉先夫人數十年來澹泊自甘不孝與一得當以遂祿養乃子欲養而母不待矣不孝甫十二歲即遣就童

甘肅堂集

卷四 行狀

十

四

子試十六即遣試場屋未嘗不憐其遠行而勉諭揮重輒以遠大為期不孝兄弟每就試瀕行必囑以謹慎丁卯不孝登賢書先夫人為色喜曰慎無以此自足不孝屢上春官每謁先夫人輒慰勉之曰兒以義命自安多讀書勿憂不如意庠庠榜後來京師傳臚之曰謂不孝曰君恩隆重不可忘也不孝蒙 召對賜茶餅袖歸奉先夫人先夫人分賜諸孫謂之曰恩榮從讀書中求汝輩勉之將歸里戒勉不孝至再四

曰兒從此作 朝廷官必敬必慎先夫人念女不能
久居京師不孝妹適杜而妹丈少孤先夫人念其無
依妹歸必告以婦道以大義相規無兒女沾沾態以
故不孝兄弟妹奉先夫人命惟謹今年春在京邸修
隨侍修病瘵先夫人躬自撫視無間晝夜修病甫愈
即聞修婦病篤泣曰此呱呱諸雛將何倚耶急命歸
以憂勞致病又感時疫遂不起易簀之前一日呼女
僮沐浴偏以果餅食諸孫若女後之日猶問修飯未
古處堂集 卷四 行狀 三

誥封一品夫人姜氏行述

夫人姜性行一文安人其曾祖諱壁隆慶辛未進士
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閬陽祖諱純武太學生父諱
銓壬子科舉人歷任肥城定襄令杭州府同知漢中
府知府其叔祖諱揚武丙辰進士任掖令其叔仲昆
第輩或孝廉明經諸生多顯者至於姻姪族黨或為
尊官達人累若相望夫人生於世胄可謂極族類之
貴而能以禮自處襟襟中即喪母事繼母婉順以孝
古處堂集 卷四 行狀 三

移刻遂瞑未嘗一語及亂一似明于生死之故者先
夫人每朔望必焚香瞻禮西方未常持齋素而敬畏
神明恪敬自飭凡日用酒食縫紉之類皆身親與之
蓋莊敬勤儉有古敬姜氏之風焉不孝等將以月日
奉先夫人歸先隴之次謹泣述大畧毀病之餘語無
倫序伏惟名公憐勿賜之狀俾不孝輩得藉手乞言
鴻鉅以壽貞珉先夫人幸甚不孝等幸甚

聞少時聰慧舉止異常人祖太學公珍異之特甚時
時為稱說古今賢婦人之可為法及不賢之當戒者
夫人即能領畧聽受其祖姑王太史夫人每奇之曰
此女不凡必不作尋常婦以是其祖若父擇配益嚴
博訪名家子皆不當余童時頗有過情之譽聞於鄰
邑余蒙師王先生亦文安人每撫余頂曰是兒大奇
吾不能為若師當為汝擇婦蓋王先生與姜有內親
其屬意在夫人王先生過姜氏叔亟稱之以是僕中

公意遂允遂受盟焉夫人十九歲歸余時有乃祖太學公之憂夫人每述言猶泣下未嘗讀書而能通詩書大義宴居相對好論說古今余少時喜譚詩歌不宜對婦女子譚而與夫人譚無倦譚即能解又能記憶作覆說余每酒後縱譚時譚玄雖譚譚使譚古今義烈譚人物高下是非夫人疊疊論辨每至夜分余亦忘其為對婦女子也余讀書徹夜夫人為煎粥治羹必躬親之丁卯余登賢書公車晏上屢蹶庚午秋

古廉堂集

卷四 行狀

臣

三

冬余讀書西村去舍四十里夫人為治酒食之需寄送無虛日事先太夫人惟謹下氣怡聲太夫人亟稱其賢婦如相與無間妹氏適杜夫人為理嫁衣裳歲時問遺始終不替余丁丑下第歸鄉里間未能免世俗之見余亦憤鬱思棄去夫人慰解之條至曰天下豈有如此才而不售者乎勉之無自棄也余有感懷十詠有懷才惟有細君知之句以語夫人夫人曰若也又有俸微何由慰若親之句以語夫人夫人曰若

數行下勉余讀益力或偶以朋遊廢讀夫人督課之嚴夫人必正色規之曰作孝廉自宜埋頭讀書堂上兩尊人高年望君成甚切無貽尊人憂蓋閨閣間良友同儕至親輩莫不知之贊之已卯夫人欲余携妻孥就學京師已具舟沿裝先太夫人亦贊之甚力夫人微窺太夫人意不無少眷戀者輒密以告余曰功名有定何忍遠離堂上姑次年庚辰余成進士夫人則奉太夫人北上傳臚之日一時哭不稱榮夫人不

古廉堂集

卷四 行狀

高

二

為色喜則又謂余曰功名遠大此後正君勉勵時也辛巳五月太夫人卒於里第余時感微恙聞報痛悼哀迷不知人事粒米不入口者旬餘夫人目不交睫者二十餘日蓋至七月始能成殯夫人助余襄事內外雜沓悉夫人支持以是積勞積憂遂成脾脹病至次年始稍愈然而病之原始於此夫人從家食以至宦邸凡余所往來交好朋儕及門下從遊輩夫人必一一問其姓名居址言語動作之詳報以已意累

加許騰無不各當事理問時輒詢 朝政得失及

國家有大事必問知其詳凡四方盜賊水旱之憂與夫仕路中人情世態反覆狙詐之習輒形嗟嘆非止如尋常婦女子但知巾幗間事已也有甥女以邑變淪於難不通消息者三年餘後邂逅於京邸夫人一見大恸毅然設法贖回骨肉相聚如初好施捨捨食捨衣捨棺雖病不怠自余為講讀侍從以至游歷鄉貳俗員銓席夫人莫不相從中問更歷晦冥風雨患

古慶堂集

卷四 行狀

三

三

難憂戚相體恤慰藉者惟夫人而今已矣夫人甲子生一子不育丁卯舉兒恒懋辛未生一子不育癸酉舉兒恒泰甲戌生一子不育撫兩兒惟甚慈愛而絕無煦煦意見其嬉戲必正色莊語之兩兒亦率教惟謹教諸女以恭順善事舅姑女歸寧必勉之以正無婦人姑息語諸女無敢有失禮於夫家者辛卯恒懋中式鄉試夫人病中為一色喜恒泰能讀書有文名有山雨樓別稿行世壬辰正月卒夫人病中雖勉自

寬解然亦以是增劇第婦倪蚤逝遺兩子恒豫恒升

憐愛之甚至遂撫恒豫為己子先 侍衛崇仕高郵州之貳守側室于氏生兒恒肇夫人愛之時時撫摩無異己出蓋夫人性明達知大體遇事有識能斷處物有量綜覈家政有條理而待僕婢以寬然嘗凜奉之不敢渝待諸膝恩禮有加夫人之卒也無不哭失聲若夫人病逾年病中奉大士像並虔供養間榻前命人奉香火數月來持念珠誦佛號凡十萬八千聲

古慶堂集

卷四 行狀

三

三

五月二十日患感寒又患下痢病日以篤然絕不及亂單之日命人昇至中寢始命更衣從容而逝

祭文

祭姜太夫人文

嗚呼夫人之生也珂里戟門高閣振碧麟儀鳳飾載
芻盈席有阮諸昆厥聲赫赫蓋亦極族類之貴崇而
追鍾氏之迹其歸也隱麟潛羽蛻蛻而升所天奮跡
帝命乃膺作鎮西南天子股肱憲府森爽甲第雲翺
再世繼烈以莫不興固家聲之丕振而諸福之駢蒸
其逮董也子姓盈庭羅拜象服有孫侯封冠裳僕僕

甘肅堂集

卷四 祭文

五

六

青紫披紛有蔚其族又以盡人間之期順而受天之
百祿夫怖而不可全者福也奢而不可全者行也夫
人以其身極朱門尊貴之跡萃其榮于夫君兄弟子
若孫之間而處貴而不驕彼盛而不盈亦曰婦順亦
曰女貞間教既嫺內德乃成乃相夫子乃有嗣榮無
美不儼是範是程婦也四德無可並名蓋開天之將
興其家也必登之以淑媛仰以比踪于英傑而衍祚
於朝敝某生也晚不獲拜中丞公于堂而猶得展拜

甘肅堂集

卷四 祭文

五

六

公嗣因兩締姻於夫人之家猶子某叨選寶床而夫
人之曾孫漢為余坦腹也辱絲幣之鏤綿耳芳懿之
溫純因內範之式標而仰粹美之不倫夫何去此而
奄逝兮履塵驚而上仙壽同嶽夫同陵兮痛令德之
不旋或揚精於寶宴兮抑訪跡乎僊陞將從緣伯于
地下兮抑撫兩文伯於先道而猶隨嗟音之不可即
兮憶淑慎而潸然謹灑酒以摘詞兮其右享夫几筵

祭元配一品夫人姜氏文

維順治九年七月高室元配姜夫人以十七日歸厝於天津之里第高某於前一夕謹設牲醴庶羞告於夫人之靈曰夫人歿已踰七七之期兒恒慙等將奉夫人柩歸厝於天津之里第擇吉卜地而葬冀期速近尚未定也恒泰恒隨夫人歸嗚呼夫人之音容不可得而見之矣生者何以為懷耶夫人有知其以京為寓而以津為歸耶予擬請假送夫人歸葬然朝

古處堂集

卷四 祭文

元

三

廷之事又豈能自由耶夫人所未完者二事幼女尚未出閨今將以八月成吉禮恒泰婦尚未為置繼嗣者尚有待也夫人明達知義理其亦無介介於死生來去之際也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仲兒恒泰文

維順治九年正月十四日兒恒泰告終之三日乃祖乃父暨兄恒慙侄緝屨謹以羊一豕一果餌盤殮之屬哭奠於汝之靈而告之曰嗚呼今為汝死之第三日矣豈以汝之明敏夙悟不能知汝將死之期而不先來告我耶豈汝之謹訥不欲言耶自去年七月終旬始移汝出宿于外余日夜望汝之安吉也乃竟捨我而去耶汝不念我汝毋病獨不念汝毋耶汝朔日

古處堂集

卷四 祭文

三

三

猶問汝毋安好色甚慘而強為和悅者余荅之如汝言汝有心耶無心耶余每問汝汝皆強為和悅十一日晚猶勉余安息問余飯未余夢想亦不知汝之殂且速也余去年七月夢正堂之西偏一棺甚大時正有枚卜之信余疑且自念梓者官也官近中堂其然乎否也逮夢不驗余又強解以為未即中堂也余時告汝兄弟不憶汝在座與否乃竟為今日之識耶汝孕時汝母夢大和尚直入寢室者兩次去年冬至前

後汝夢至憫忠寺鼓吹迎大和尚汝至佛前哀乞佛
諭汝持楞嚴經百日後覓一僧代持至十三日為楞
嚴經百日圓滿之期而汝遂告終也嗚呼豈其命耶
數之不可逃固如是耶十二日為汝談孔雀經甫完
而汝即以是晚逝嗚呼痛哉汝穎悟孝友迥邁倫等
為文深秀出意想之外又能為詩善小楷予將以汝
稿行世汝之夙慧不待言恨余福薄不能享汝抑汝
之豐於才而儉於命以致然耶汝苦矣汝臨終一絲

古巖堂集

卷四 祭文

主

六

不亂但自言喉內多唾不能嚥余時疑為痰也而強
解之又呼僕扶汝卧遂瞑矣嗚呼痛哉汝母以病不
能就視汝汝妻以汝居宿于外不便就視汝汝姊汝
妹以正月三日汝逝至外室一見言笑如平生汝姊
汝妹就內而汝涕泗并流也豈以是遂成永訣耶嗚
呼痛哉余別無悔恨但恨余使早知汝之不起何不
令汝妻就汝一訣也但汝自去年立春前三日遂苦
脚軟不能行步使汝妻就汝見汝之形容枯槁必悲

慟汝必亂又安知汝之臨終分明無一語及後事者
非汝之以不見不聞而得解脫為汝往生淨土之一
驗耶則汝亦可以無憾而余又何能已於悲耶汝天
性至孝自總角讀書時每見余遠出後即連日繞余
書室洒淚不令人知也自少至長無一語拂人意者
每事不肯自主必聽命于父母兄長以汝之純善而
不克享其澤天道果不可知耶余自去年春偶見汝
於樹下羸瘦似不堪者余私念此像似主夫而未敢

古巖堂集

卷四 祭文

主

六

以告人也乃竟應余言也耶汝之女甫週歲汝時時
顧之解頰為笑予勉汝妻善視之愛之護之冀其長
成如是而已嗚呼痛哉余來慟傷心隨記隨書語無
倫次汝其知之否耶嗚呼痛哉

再祭亡兒恒泰文

維順治九年七月十七日兒恒泰將隨汝母夫人柩歸脣於天津之里第汝父歿牲醴廢體哭奠於汝之靈汝其隨汝母以歸矣汝天性至孝知汝母之亡也汝必甚痛然死如有知其得追隨汝母汝亦可以自慰也汝之妻送汝歸以汝之慧悟了達必已證果其陰佑汝妻撫汝襁褓女長成更為汝置繼嗣以汝之靈何所不可也嗚呼哀哉尚饗

古虞堂集

卷四 祭文

三

古虞堂集

古詩

隱語詩

嵩頂摩天視山皆下巔腹經綸草虫走野仁者不二品奇餘耦屢不敵憂歎不用口

懷古三章章八句

猗與我友在彼遐方進琢其章金玉其相維日與星雲漢流光嗟我良朋德音不忘

有鳥高飛率彼中阿未見君子我勞如何亦既見止

古虞堂集

卷四 古詩

五

古虞堂集

載笑載歌及我寤寐靡適或他

先王曰嗟子不我如雖則匪如子躡我居我將贈之以璫以璫曰維寶之以從爾初

做古疊字歌行

柳柳	色色	輕輕	飄飄	翠翠	莖莖	枝枝
上上	黃黃	鵬鵬	轉轉	韻韻	清清	嬌嬌
細細	如如	簾簾	巧巧	相相	攪攪	幽幽
人人	春春	思思	濃濃	如如	膠膠	紫紫

無	歌	歌	深深	情	長	對	月
光	瑩	瑩	留	伴	歌	聲	越
碧	空	雲	影	亂	芳	業	業
映	綠	溪	成	碧	苔	痕	痕
青	似	藉	桑	茸	翠	色	色
真	堪	撫	盈	把	相	期	期
望	惹	下	揉	花	戲	把	把
驚	兒	打	不	休	為	引	引
古	處	集	卷	四	古	詩	三
傷	春	愁	脉	雙	蝴	蝶	蝶
逐	花	遊	春	色	浴	春	春
意	通	時	堪	花	得	能	能
籌	側	共	醉	杏	花	春	春
色	裏	如	雲	爭	看	游	游
春	子	如	玉	悠	花	裏	裏
分	香	馥					

此山行有序

此山行為邵令君之繼母馬夫人作也
其先大母薛太夫人其先贈公若母陳夫人
誌感也然則何為以此名曰歿者不可復生
令君不能以祿糈餉九原將以致其不獲致
者於猶可致之地養生之志以追遠愈篤以
此名從君志也

此之山維木遂遂大道如夷兮惜莫繼蹤蟹子寄生
瑣結腹水母乃以蝦為目彼果蠱兮異類之與屬周
甘肅堂集 卷四 古詩 三

有尹伯奇兒寒何衣飢何食兒行于野履霜以跡蒲
雜衣蘆花絮衣哉前室之兒胡不鞠而妒兒讀經母
織給小史封侯食千戶邑賢哉翟母弗可及毋誰匹
之百不能一豫州之屬有廣武邵子之賢實生厥土
啼聲呱呱兒無母飢誰與食寒誰與煦馬氏之母字
之不言若堂上老姑喜且泣泣憐無母兒長大母不
識喜兒有母似所生慈愛性也或非習室中夫子謀
已讀忠孝義節勤相易母不生我出入惟我是鞠和

九能令仲郢才不知地下母再生試問還能異此不
噫嘻邵子於今無其比大梁之人量賈黃蔡今已矣
噫嘻邵子才名嶽峯頗相似微母之惠不及此亂曰
有母生之弗克養之有父成之弗克享之地下大母
慨然嘆息謂無母而有母順于而家忠于而國同於
所生述此祿食哀哉今之人父母之德罔極

五言古

做古

即是并州刀。妾比荆山玉。并刀快分離。璞心常自束。

二

即去何匆匆。即歸何遲遲。孤燈影不雙。照妾斷腸時。

三

即去不念妾。蕉心向春草。春草舒東風。蕉心自棲抱。

四

古虞堂集

卷四 五言古

門外獨兒吠。知是即歸矣。破我從前憔悴顏。翻作新
驚喜。

五

人說別離難。相逢亦不易。離情難重陳。相看但垂淚。

六

今夕異昨夕。東燭成雙照。照妾昨時容。嗔郎新歡笑。

七

妾梳頭。即盡眉。感髮蛾。却為誰。問郎知不知。

雨後遊浣園觀奕晚棹而歸

驟雨過秋林。河漢為傾倒。雨歇碧天空。微雲滌縹緲。
興高不畏濕。緩步沙洲道。遙望綠叢陰。物象皆可了。
深林一徑微。輕風亂啼鳥。轉曲不見人。但聞新蟬繞。
稍前樹作屏。堂上二三老。棋聲響清寂。蕭散人語香。
清樽雨後宜。潤色晴偏好。鬱蔥帶雨痕。日光明樹杪。
交枝覆堂陰。暑氣靜如掃。携酒上高臺。脫幘觀林表。
俯眺碧流暗。孤帆宿獨早。酒酣出林垌。清歌達幽窈。

古處堂集

卷四 五言古

五

二九一

晚烟歸棹疾。明月落川皎。

夢偈

一之日二十夢我復得我一我僵然卧一我能行立
行我顧僵我嘆息復驚詫僵我冥無知行我自憬憬
對人指僵我亦復了不異觀者競紛紛問我僵我故
我徒自陳說覺時私自憶亦復不能明曾記讀心問
偶然得詩句有云身裏身無乃此其是外身亦何為
內身復何如內身能遊行不在外身內內身與外身

是一還是二不然一陽初因剝得其復我當有真我

還我舊宅室不然能分形變化靡所定終來大通成
於此得其此不然禪悟性去來能自由此中丈六身
不生亦不滅自解坐移時倏爾悟然嘆此時是一身
安所得二我何必明其故偈以筆其異夢覺竟是誰
寄贈孫孺九年丈

古處堂集

卷四 五言古

四

二九二

浮雲捲欲盡孤月澄清暉一掛山阿松復照清流溪
溪旁有凡木緬仰青松姿山溪路徑殊無因得所施
氣味乃相同所志誠不移寒霜增凜冽矯矯願末齊
明時佇梁棟樗櫟或非宜亦復無屈曲不與群芳隨
中宵託明月清照豈離奇

贈金伯玉

鳳飛凌空霄攬德忽來集朱色滿珠宮丹霞絢紅日
重瞳一四盼羽儀為生色長鳴徹層雲律呂含元氣
倏爾遂歸飛高岡豈不習所志在琅玕寧同鷄鶩食
鷹隼任相猜網罟誰能繫戢翼玉池津性靈副特植

說為王子晉青雲無相識海上有鳴鴻賦情喚天側

恭頌 成祖文皇帝命編修曾榮等就文淵閣

進學仍 諭勉立志詩

上帝惜人才明君善培養思皇貴開代延英啟弘敞
隆遇曠古今脩秘窓研賞艱難望後車昔人勞嘆想
飲食沒教誨中才亦激懷士生感知遇意氣難自枉
矧讀古人書生平懷追仰溫飽非素志章句殊迷罔
家學陋訓詁况致青雲上七略富石渠大義如指掌

古虞堂集

卷四 五言古

四上

二九六

上臣重格心事業勤參兩廷獻資素修破愚以勉彊
恭承聖主恩至言勞論獎盛事垂簡冊千秋感浩蕩
雲漢長昭回教澤浴萬廣養士報在今懷誠抒微謫
泰岱附培塿細流益沆漭為誨祝聖人教學每相長
考論親儒臣義理窮今往克舜傳在茲中天嗣遺馨

壽吳太母夫人

寶婺光而極文精曜東壁祖德發孫枝介眉天所錫
膝下訓遺孤才名吐紅霓文章冠當世老氣橫無敵

以此講開德大節非緱績冰霜飽貞幹增紀過百曆
綸章闡幽光豈獨慰捧檄

古細吟

仙樹引枝長女蘿得牽附碧玉羞小家那能就即顧

二

連理匪云擬春風度新柳感即千金意不復惜儂醜

三

儂髮繞覆肩寶髻為即結即意儂自知臂向即偷挽

古虞堂集

卷四 五言古

四上

二八七

四

邂逅承即歡即歡儂亦戀私語低昵即隔簾人不見

五

紅糝沾露濕雙彎小倦時背燈解解帶慚感畏即持

六

海棠初着雨一枝紅吐艷護惜仗東風含苞尚柔顫

七

即比天上月清光焰土壤妄自委泥塗即自在天上

棄置非即意如花風雨惡但怨妾分慳不怨即情薄

九

病起減容光思即不成寐覆水倘難收妾自甘憔悴

題畫

疑是桃花渡居人自往來總無塵世擾小戶不妨開

二

天意薄丘壑山靈位太虛樓臺不是幻我擬結吾廬

古巖堂集

卷四 五言古

四

一八七

三

孤樹挺昔秀溪光澹自如年來多閱歷不喜更攤書

四

與珮千峯外湖光面面秋誰將花雨氣吹夢到孤舟

五

十月醖春酒田家稻熟時老人驢背上獨有悄然思

六

巖壑滿天地林鱗容盃酒秋大不可量山隴微何有

七

木脫天為迥秋光入翠微應有明月恨滿山紅葉知

八

遠林倚天外寒峰亂碧流不知山色裡多少事圓秋

送房太老師致仕歸

師行無別語從師乞藥方山中多鴉鹿從此日方長

二

初見師都門修縣如仙侶風霜歷十年在生獨見許

古巖堂集

卷四 五言古

四

三

聞道白雲山中有通仙徑他日見師面或因採名勝

偶拈

歌卧成曠觀天地自空闊一鳥入青冥白雲共出沒

二

買米苦無錢且自支吾去居易任天公自有安排處

三

蓋長無一事因來放意睡忘物亦忘我但懷付天地

四

夢境葛藤斷醒然只此心心此心無一物即此見天心

五

雨後天如洗微風不起時晝長鳥雀靜啼庭紅綠知

古康堂集

卷四 五言古

五

年

七言古

呂公歌行

東瀛之水何蒼蒼雲烟鬱葱澹微茫凜然皎月寒秋
霜中有司李才且良玉皇香案謫仙即初來佐職帝
南鄉手懸明鏡夜有光妖魅潛形狐兔藏老猾對之
如負芒水晶宮裏澤且長春來雨露湛汪洋田間老
叟康且強捧腹植杖還相將歡然對語四時旁賢哉
戎公不可忘

古康堂集

卷四 七言古

六

年

笛聲清 三闋

笛聲清清夜遙聞不禁情何緣忽作心情惡徒有管
絃付蕭索空庭明月烏棲時芳樹無風自開落

二

笛聲清怨入悲風草木驚嬌婦抱兒起嘆泣淚滴衾
襦盡為濕孤鴻嘹唳曉雲寒深林血洒鵲啼急

三

笛聲清月旁中霄分外明胡床三弄魂飛越像隔空

山木葉脫瘦蛟起舞龍吟海天萬里長空濶

贈少京兆紀公孝行

大地一杯老萬古北邙松柏終塵土至性由來泣鬼神
芳蹟歷劫常不腐古道今人棄如遺庶幾為歆司
李奇生養死葬兩無憾卅心惟有蒼天知知君顯代
憐君苦言詞五夜擢肝膽野鳥何知解孝思哀哀飛
鳴遠蒼廬卅成日月叩石函血淚既竭心如悛親不
起今慟欲絕慟絕殉親君所甘淚漬茵席捲墓塵憐
古慶堂集 卷四 七言古 墨 六

君奔號動行人荒坵纍纍愁雲合形毀骨瘦手足皴
王后水伯為君惜同君飲泣沙頭陌澗澗瞿塘自古
聞漳水於今堪步迹生我鞠我報同極力竭血枯報
未得豈淺繆此博高名德重乃來天子識簾遠堂高
達者誰維君有子叩丹扉滙血陳詞天垂聽頓令泉
下生光輝今古如君應不死同歸與慕何時已君不
見陸叩仲車古諸賢遺踪奕奕標青史

贈張醫永清

丈夫得志為伊周不則為俞為岐伯誰言良相非良
醫阿衡亦是從容客仰求帝庭識未得俯視但見白
雲深東接蓬萊蒼霧起潛踪近隱多異人此翁或是
南陽喬河間亦有張仲景門外時停長者車庭前歷
落杏橘影我亦從來喜探奇還丹料應少人知假饒
覓得長生訣寄取嵩山舊羽衣

醉中偶成

有酒無詩覺太俗有詩無酒奈愁何鯨吸大斗不知
古慶堂集 卷四 七言律 哭 二六

醉斗酒會有百篇多我昨騎龍天上來李白飲我流
霞杯翻然痛醉下天界長嘯一聲斧巨雷下士見之
皆驚走令吾大笑不憚口饒破虛空誰與論鎮日詩
詩和酒酒

遙進酒壽胡明廷年伯

遙進酒進酒為公壽池陽山水鬱多奇環帶九華與
清溪山水靈秀公期順誕生英賢為世資山川功與
竹帛垂遙進酒進酒為公壽人生仕宦公與卿仙人

視之如芥滓唐有李鄴侯白衣山人未帝廷中問佐
帝成中興乃復絕粒天衢昇上帝曰謬呂葛事葉付
厥子若翁倘伴佳山水遊遊人間八百歲玉京瑤島
相期溪絕粒鳴珂成濟美進公酒為公歡維公有子
才且賢相期努力事明主坐致四郊無烽烟我公盃
酒樂長年

古處堂集

卷四 七言律

四

一

五言律

送王郡司馬

直北仗重城秋光速去旌津雲三島近海口一帆輕
雨色留君意風聲送遠情南都清暑裏夜月獨華明
次董佩鉉集飲韻

風雅誰能識吟哦亦步公當茲新釀熟况復故人同
月觀壺觥底花酣笑語中何知食菊會不與竹林通

春閨

古處堂集

卷四 五言律

辛

六

春恨從來慣而今倍自知小庭花落後深院月明時
絡繹情如織停梭淚逐絲芳心彈不定懸寄綠楊枝
二

弱柳橫金色長條解贈人妾非前日貌即記去時身
驛使無音達天涯有夢親那堪長惜別處度可憐春
貞女

已字無更遠從容別老親一經花萼後便是玉全身
鬱烈悲形影幽貞泣鬼神清風如可仰何必未亡人

秋夜

雨韵經秋碎風聲入夜清淒涼誰一燭冷落恰三更
几榻餘閒况關何動別情此時不寂寞愁緒亂縱橫

送范若侯北旋

落落無相識深情獨此君文如班馬貴才與謝曹分
至行欽吾黨高風博大群相知何太晚百里共蘭芬

二

聚樂無多日秋風動客思京華歸路近海月故人知

古慶堂集

卷四 五言律

五

三

醞酒憐清夜論文憶許時重來須早駕莫負菊前期

贈友人

大義欽朝野高風邁古今辭榮黃綺志抗節竹松心
野鶴親遊獲閑猿解獨吟千秋誰托契山水有清音

二

聖代無遺德幽光發隱林先憂動衆望獨樂懷孤心
道大宜酬國時清暫解簪不才真可棄抱膝自成吟

送胡吉雲諭德歸省

啟沃披丹舊履昏彌不違家煙燭神重京月一肩歸

國計懷貽轄君恩沐舞緋湖山難久戀朝已闕黃扉
壽林東里年伯

山居耽靜久登躋厝偏長松竹高人逸琴書午夢香
忘機饒歲月有道合行藏猿鶴無相碍忍爲賣草堂

壽周太和年祖

塵界翛然外高懷萬卷書堯夫觀易日衛武有詩餘

綵服光南極綸章下玉除三槐陰正茂應自愛吾廬

古慶堂集

卷四 五言律

五

二

壽趙觀埠年伯

至行欽吾黨高風繼古人詩書存道性筆墨老閑身
五柳堂仍作三槐植正新宣麻應計日猿鶴侍星綸

贈呂年伯母節壽

中綱綱常繫和九義更深詩書慈父訓托寄大臣心
機杼傳經緯冰霜壽古今芳徽追孟氏彤管紀朝簪

書權子一翁頭

何處驚雲起天間辨微聲千峰木雨氣一月冷遶城

不燭樽罍靜微香燕雀輕若奇應有遇悲感見人情

其二

離合知天意鸞笙長道心聽花疑帝女語雨望高岑
乳燕成春老黃梅與夢深遐情誰寄似我意在疎林

贈梁公秋之任太康

友道於今少嚶鳴千載餘君臣千古事離合數行書
玉署漸簪華花城隱此與一言當贈遠各不負居諸

其二

古處堂集

卷四 五言律

全

二四二

海內彫殘甚懷柔賴宰官逢人思過告無計祗長嘆
憂世當如病匡時莫畏難聖明方在御猶望共披丹

贈戴聖叙

海內二三友天涯皆予知十年追落魄千里憶臨岐
古道今應少高懷爾共之好從太康去努力更相期

時聖叙從
公秋任

題梁氏冊

黃閣承恩舊綸章下玉除似因南極瑞却奏德星書

聖上雙綰髮增前滿繡裾作忠應世世珂里慶方餘

送胡貞臣給諫旋里

抗疏寧辭罪功名未足論一身忘顯晦千古自朝昏
國事今方亟君才眾所尊莫言輕似葉烽火避前村

其二

感時當痛哭辭抱竟誰陳世共期刑措君方沐澤新
肝衡應抱膝動恐莫辭連泉石無耽癖江湖待後綸

壽吳太母安人

古處堂集

卷四 五言律

全

二四三

海內推冠冕萱堂識義方恩勤今孟母清白舊河陽
蘭竹承餘蔭松筠帶晚香介眉應不老綸綍佇重光

失題

濟世誰堪許時歌行路難升沉人面改榮辱酒腸寬
未若春方奢無營野自安扁舟好乘興忍作楚狂看

失題

春入空濛際天歸浩淼鄉雲中方散玉海內半無糧
白鵲留高影紅梅剛素粧山公今未遠猶許舊清狂

七言律

送岳父之任光州

翩翩五馬足風流一路澄
清稅增收三十年來推謂
水二千里外是中州
遐方久已占鸞鳳到處應無佩
犢牛却笑乘龍愧元禮
匏瓜猶自繫林丘

岳父陞任光州光之民卧轡不去因為之詩亦
從衆之意也

借寇縣來不可期一肩行李鶴相隨
花封隔地成無

古蘇堂集

卷四 七言律

五

色芳草連天若有知民意自為攀轡轍帝心何靳轉
綸絲只緣一郡郵恩足冷落蘇松桃李枝

送岳父之任杭清軍

東南寇盜久喧騰
克詰從來貴得才
明鏡圓於西子
面法星高傍兩峯
開花迎劍佩月初上草
屨萑苻風
欲來為識禹航今孔幸
齊瞻瑞日到春臺

寄趙子疑

山河引我思
三巴夢寐尋君已二年
雲擁恒峯迷遠

翠月盈海浦
悵寒烟相憐
俠骨應如昨
獨步雄才可
著先英為長
楊猶未達
頓教憔悴楚
騷篇

元宵夜遊次董佩鉉韻

夜半尋春樂未央
途場我也任徜徉
儘教白眼拋塵
俗恐使良宵欠羽觴
燈火浮空紅作幕
樓臺印月玉
為粧
馬蹄遙帶紗籠影
一路輕輕破曉霜

望日同宮孝廉熊山人泛舟即事限韻

泛舟載酒喜相同
七步雄才我媿公
吟嘖聲中流客

古蘇堂集

卷四 七言律

五

志翩翩蓬角掛晴風
雲迷遠樹浮烟迥
日漾輕波落
照紅把盞催詩猶未就
扁舟又過古溪東

葉憲副公兩尊人並年七十餘祖母年九十餘

壽之以詩

光分南極彩雲飛
兩世承歡願不違
王母於今傳嗣
服太丘猶自著班衣
龜傳玉液天香遠
鶴拜槐庭月
影微
聖眷祇應勤帝佐
重重綸誥出丹墀

讀心問篇有作贈劉念白

夢萬似難規身裏身此子去未誰是主箇中消息豈
關人知君打得泥團破萬紫千紅何處春

寄懷孟綱宜

一嘆離群數載過堪驚歲月易蹉跎自知白眼猶如
舊借問青雲事若何海內同人唯我輩塵埃知己可
能多何時漫假山陰棹傾倒相從幾醉歌

花月吟

古處堂集

卷四 七言律

五

六

月下看花花可憐花光月影兩翩跹花前酒客月留
影月下美人花並肩花媚不妨邀月宿月孤應也伴
花眠從來月與花相得花正開時月正圓

二

有花有月總堪思月滿寒潭瓦滿枝明月有情花好
處好花無語月明時無邊月色添花媚一寸花心倩
月知何事題花燕咏月花前月下兩相宜

戲咏姜字東姜翼之山人因拙咏有問江淹之

句

漫將夢筆推江氏彩筆雖同另一姜贏得兩峯生額
角不將一點落邊傍天花亂墜偏稱女藝懺高懸也
吳王堪笑文通鮑作賦濡毫祇為水工忙

春陰偶成

春陰深院閉門時凭几焚香有所思黯淡小窓敲凍
雪零星黃雀抱寒枝尋春無計出關懶說夢凭誰總
是痴獨坐不堪開恨帳几迴強讀少陵詩

古處堂集

卷四 七言律

五

六

雪花

花飛六出自春裁誰信偏於落處開幾度臨風驚
樹滿庭無跡欲鋪苔蕭寒不被怪唧取堆素應知鶴
漫猜最是多情憐寶髻爭閒散揅滿頭來

讀董佩鉉歌行書此以復

寄來雅調出天成讀罷長歌百感萌世事已非原局
面老臣猶有舊孤貞不將憂國憂民意戒却吟風弄
月情肯道古今暉是幻常留詩卷壽民生

約友人清話值有園亭之遊久待不至

都無紅萼與青枝
兀坐蓬茅但賦詩
架上籠烟書作
圖
几前吐艷筆生芝
身閒儘教購常滿
情至何妨客
到遲
但令相逢須盡醉
奇懷重與判芳時

瓶花

平分春色向瓶中
一室芳菲亦化工
影入研池翻墨
雨輕翅歇扇動香
風夢時欲作莊周
蝶艷處疑為楊
帝宮詩意却嫌春
意淡筆花飛出伴
芳叢

古慶堂集

卷四 七言律

五

賦得雨中春樹萬人家

帝呼靈雨下天都
山色蒼茫乍有無
樹洗新粧紅歷
亂
柳迷萬井綠平鋪
執篋春女行在岫
尋屐山人入
畫圖
向晚濕烟凝未散
家家燈火半模糊

子月望七日壽鍾老師

一代名臣帝賚時
紛紛梅雪早生姿
星橫東壁推文
宿
律應黃鍾肇彩絲
雅道主盟欣有託
宏猷調鼎願
無期
不須更引南山祝
玉曆添長歲若斯

遠樹穿雲

海國風光入畫圖
誰來處處看粧鋪
長宜綠蔭分晴
雨
看盡寒烟半有無
我道明霞山樹晚
一行白鷺野
雲孤
天空極目渾無際
日暮聊堪對酒壚

贈醫

仙居原近鶴岑家
混跡蓬游寄海涯
井畔有陰皆是
橘
舍旁無地不宜花
揮毫鏗受訂成玉
點翰離披字
作霞
方外畫傳多異術
丹成許代飯胡麻

古慶堂集

卷四 七言律

六

和宮舊時孝廉途次之作

草玄閣下半榛荆
拔劍長歌氣不平
俠骨自憐狂似
癖
詩腸無賴醉還情
愁同位玉非和氏
賦自憐狂似
長卿
珍重聯鑣能暫過
春深楊柳若為情
比凌雲有

贈倪相如老伯之任營丘

難將好雨挽于旂
一片濃雲似別情
駿幾曾遮望
眼
庶纖祿自泛泉聲
淵明祿薄原如寄
司馬才優豈
但名
百里可能煩
問海瑯琊從此捕餘

感懷十詠

不才遭擯自分亦甘下玉堂悲燕石貽諸豈
敢嘯嘆謬滋怨尤然而淪落十年昂藏七尺
三都可賦一事無成抱病多愁長歎欲泣間
有得句輒付短箋演次成章請教知己

一春辜負看花時偃卧虛牕悄獨思抱病怕逢生客
過懷才空有細君知強邀白墮吞仍嬾暫付莊周夢
亦擬詩骨增癯綠底事青山猶可伴支離

古康堂集

卷四 七言律

空

二五

其二

春恨撩人事事非功名如夢與心違嵯峨朱戶奔如
市冷落蓬門到者稀眼孔亦隨人勢利面龐自覺我
卑微窮途未肯哭狂藉放眼山前嘯落暉

其三

世事難憑項與劉江東豪俊亦包羞論人成敗皆如
此從我踈狂不自由白雪陽春誰見許高山流水撫
闌愁徒憐齊瑟工無用傲骨峻嶒未肯休

其四

才名虛負自垂髫三十無成鐵硯銷迂俗文章真有
鬼慣人貧賤漫成驕清狂不向愁中減礪魂難從醉
裏消我欲盡除逢世想竹松猿鶴共相招

其五

書空咄咄不堪論對酒長歌憶古人司馬豈真緣病
廢杜陵終亦為詩貧玉光自笑悲無用劍氣誰憐色
尚新祇有苦吟能傲世無如雙淚已沾巾

古康堂集

卷四 七言律

空

二四一

其六

如天聖主自憐才詔下求賢過草萊科第漫云能得
士病狂何事只啣盃高陽嗜酒寧吾侶荆野連城正
可哀誰肯薦雄文似者甘泉有賦尚堪裁

其七

堪嘆儒冠解負人十年落落與誰論既云窮達皆由
命何用聰明悞此身吾道可憑應有遇斯文未喪堂
長貧自知七尺生非偶搔首青天欲脫巾

其八

清明一榻夢初闌四壁蕭然分所安
花事蹉跎春興淺病懷寂寞帶圍寬
風塵悲識今應少貧賤交情自古難
無那低徊渾欲醉小庭風雨共辛酸

其九

通笑誰從問逐臣窮來空自嘆迷津投竿未可酬
明主捧檄何由慰老親淪落久應羞白眼江湖今已慣
閒身相逢漫說封侯相囊裡霜鋒尚未伸

古康堂集

卷四 七言律

五

二四

其十

十年磨杵嘆無成又對青山作主盟
飛鳥亦應憐我憊庭花猶自逐愁生
羞看落魄還稱俠枉笑揮毫浪得名
海內故人多不賤祇應續鼻誦長卿

傳臚紀事

日色瞳矓繞瑞烟輝煌冠劍玉階前
千官鵲立隨僊仗三唱臚宣近御筵
泰道初開明主運隆恩首被小臣緣
連逢自愧匡時策獻曝長依尺五天

其二

瑤階初拂聖顏開賜引文華盡草萊
四十人中勞夢卜九重天上識毫埃
半生自許非溫飽一代相期竭駑駘
宵旰祇今煩帝座恩榮何以謝芸臺

京邸偶作

十載閒吟浪得名一官猶自作書生
名囊蓋澁支持盡齊馬伶仃款段行
有恙御爐裘未故日移花影夢還清
玉堂不是偷安地願向編摩答聖明

古康堂集

卷四 七言律

五

三〇四

履任日偶成

鐘鼓沉沉入木天朝衣猶帶御爐煙
圖書有籍堂仍額案牘無營吏亦僊
烏為排衙成覲脫水非僉押自淪隄
頃知職掌閑君德願續卷阿奏聖筵

偶題

行囊只有數錢餘自計無聊但讀書
四壁行吟猶浩落中厨舉火尚躊躇
文章有鬼窮難遣妻子交推業未除
謀國謾誇男子志昂藏空嘆困居諸

官况

不脫愁酸似蠹魚。閉門曾草太玄書。京華喧鬧傷眾
雀。簪笏追隨嘆索居。優孟有歌羞拙吏。侏儒能飽厭
長驅。舊來慣識窮滋味。比似山園未得如。

酬鍾昭明夫子見寄次韵

十年桃李倚門裁。知我恩深愧不才。聖代文明收寸
技。書生寵遇近三台。許身竊以千秋命。讀秘安能萬
古該。夫子願言勤教我。歲銘時度福芸臺。

古慶堂集

卷四 七言律

奎

三四九

所思

望望鱗鴻欲覓難。開絨讀罷轉愁嘆。祇應菟兔難重
度。豈謂琵琶不再彈。病語傳來眉黛淺。夢魂隔處帶
圍寬。相思無語書難盡。好倩誰人寄遠餐。

其二

慧性猶堪我共知。雛鶯乳燕帶嬌痴。撥開籐蔓隨伊
便。解散絲籠任所之。馴兔有情猶戀主。飛花不啞尚
棲枝。坐來不識閒風月。漏盡燈殘有所思。

寒食登明遠樓次曹秋岳

飛鳴無用羨梁雌。身隱何妨更賦辭。花亂可容蜂戲
穩。雲空不碍鶴歸遲。暫同鮑老登場日。且學盧生入
夢時。朋輩高樓寒食後。脫冠露頂短垂絲。

再登明遠樓

勝日登臨莫厭貧。滿城花柳一時春。東瞻星近遙天
闕。西望雲封憶紫宸。江楚狼烟愁白盡。秦關鬼火半
新燐。悲涼極目傷心意。落照迴風對夕塵。

古慶堂集

卷四 七言古

突

二五二

贈楚姬次韵

天涯春色自蒼蒼。故國三千隔渺茫。燕書尚傳榆塞
冷。花飛猶帶楚陵芳。白頭人老吟如絮。長夜愁多鬢
早霜。薄命久甘塵土棄。飄零何敢怨他鄉。

贈念侶太夫人壽

蜀嶺新承婺女光。懷清幾歲老風霜。鳳毛貽下文章
在。熊胆和成機杼涼。視草磚移寶座影。徹蓮燭帶御
爐香。更為小阮歌慈壽。須記當年贈紫裳。

五言排律

贈呂思皇司理

東園經綸手平江社稷才吳鉤鋒乍起渠鏡照全開
雪枉盆盆無覆搜奸枳可推哀矜披露澤擊斲震霆雷
名豈仙幢重泰從黍谷迴周黎群待沐孔笏已無災
綠葦誰驚折紅蓮可植槐猷恭張敞篆望著郭隗臺
保障基逾鞏安壤道益培識屏應早達釣渭已歸來
帝重循良佐天資柱石材風雲乘世數霖雨遍延垓

古處堂集

卷四 五言排律

七

三〇七

共卜千秋業俄從一境恢衣冠勤并祝縫掖幸追陪
德切高山仰歌從下里裁芳徽如不泯夜夜望三台

重陽百句

重陽乃宋君誕辰之前一日也即事成詠以百為期徵壽也

佳節正重陽班衣與歲長日精方吐瑞金萼競抽黃
霍靡仙人骨輕盈帝子粧繁陰風乍合幽韻坐來香
不與春叢並寧辭晚節芳果潭宜爛熳燒岸送悠揚
土屑層分蕊黃中細結房甘泉英可掇鶴髮老曾嘗
秀色迎朝露穠華傲夜霜簪朋欣既具梓戚幸相將

紫氣瞻難盡芳進樂未央庭闈占雅聚樽俎合高張

少長多名宿群賢集濟滄珠璣驚錯落談笑雜琳瑯
吐彩燒銀燭傳盃泛玉漿白衣人不待烏帽落何妨
鴻雁和歌韻茱萸入醉鄉清風入綺席明月下迴廊
酒政傳來荷花籌擲去忙調琴鳴素籟拂劍吐寒光
賓主形全畧趨迎事已忘興酣隨嘯傲漏轉任清狂
夜氣逾澄微星河獨渺茫良宵難負却今序可徜徉
豈但登高會還稱介壽觴南山詩有北北海酒無量

古處堂集

卷四 五言排律

突

三十一

鶴舞筵前曲松留雨後蒼瑤池桃再熟金德令方昌
五柳開陶徑三槐刻晉堂衆稱安止吉天俾壽而臧
厚德應難老勤思自合償風猶追古昔人似卧羲皇
幸睹靈椿茂慚非玉樹行過庭叨鯉對破浪愧龍翔
繼業三無一論才百不當蘇秦迷魏闕司馬滯詞塲
霧隱芝蘭室雲深薜荔牆探奇窮海國勵志振扶桑
門外留車跡床頭散卷囊筆花空倚壁俠氣欲凌滄
未遂龍雲際甘同豹霧藏時清羞伏檻主聖儼垂裳

廟客追湯武邊籜區漢唐經綸傳鼎軸威德播遐荒
南北收狂孽東西絕跳梁黔黎知戴帝異域盡來王
清晏遺千載恬熙詎一方逐情飛素管詩思滿寒塘
樂事今多值清樽會可常已人無雅調聊以慶時康
贈鉉大中丞撫治河南

旺氣滿中州全形器上游地連龍虎窟山接帝王丘
巨鎮推堂奧雄藩帶遠洲一方需帝賚萬姓仰神謀
召虎威名夙汾陽智算周漢廷無與匹俗吏豈能儔
古處堂集 卷四 五言排律 三

驚鷲班曾預鷹鷂逐未休精忠堪浴日勁節欲凌秋
五夜黃麻出三軍紫氣浮帝心勤錫介臣職在分憂
秉鉞承君寵揮戈裕壯猷寒霜凝旆纛夜月照貔貅
簡命從天下王言不宿留征塵隨後騎飛鳥逐前驍
駿業今方著鴻功日可收吾鄉有盛事石勒岳山頭
贈王逢源都諫遷常少時方澤禮成

威世台衡望清時禮樂臣衣冠留渾噩文質任清淳
禦侮全樽俎懷誠動鬼神聖心方奏格署職見精禋

古慶星雲順迴鑾氣象新冥功占物阜祖德裕民屯
鉅典資良弼鴻禧綏紫宸禎符當獻頌載筆紀經綸
送楊旭崙太史使定藩

間氣貞元合東州產異人靈鍾山谷媚道契主臣親
君德資咸有家修陞大醇鹽梅調宸職霖雨濟民屯
丹陛三綸重皇華冊命新西藩欽漢使侯甸識儒臣
問俗應聞節即詩丹咏幽還朝須逆駕欲沃佇經綸
喜雨

古處堂集

卷四 五言排律

七

三

齋禱方傳勅甘霖已應時好生天地合猶病鬼神知
民隱闕宸慮冥功見聖慈玄穹通一氣厚澤遍三陲
感格歸明主勛勩賴衆思群工皆彥碩何以佐雍熙
賑濟應制

至德弘兼覆皇仁念已飢病瘵傷億兆頒賚沛郊畿
待哺民猶子同憂衆所歸深居周靜屋盱眙食切民依
澤解波同潤恩深露未晞光明真作燭長此傍宸暉
夏至齊居次陳彥升宗伯韵

典禮匪云報坤輿道可官玄音采樹抄齊志蕭毫瑞
大鏡千林靜冰心五夜寒兩儀無失序四野未全安
禾黍荒兵氣計狼鼓墨欄多憂天至愛竭澤地艱難
所願黃金賤能令赤賦完微誠寧感格矢志對郊壇

古戲堂集

卷四 五言律

五言絕句

湖上

舟輕棹力微風靜波痕偃漁唱起蘆葦不知隔近遠
寄友人

深院

深院寂無人繁花開自落衆鳥不啼花驚飛響寥廓
冬夜

古戲堂集

卷四 五言絕

七

五

星淡月空澗天寒凍不流更深未成寐戍鼓響無休

山居過歲

稚子四周歲逢人知問親問言驚自省身是未歸人

觀畫鳳

畫鳳非真鳳光輝恁著宣丹青雖有筆應是想當然

惜花

惜花為折却莫教春風吹春風但解妬妾心那所知

愛月

愛此月明夜翻然嘆落寞閒堦暫佇玄影動軟韃索

漏帖

得遂者山志園林入夢多達人頻借問遊興近如何

送戴義箏司農謫豫州

病後不作長語深語綺語隨口寄意知人方

亦不以格律繩之也

謫去君無恨逢場亦偶然譬如看嵩嶽好趁杏花天

其二

古廢堂集

卷四五言絕

圭

一七三

往事何須論思嫌總可忘天心仁愛甚六月不飛霜

其三

見女緣雖薄千秋道義深勉君須進學兩地證同心

其四

豫洛猶中土平心任所之此邦多藥物隨便寄親知

七言絕句

過杭人須外父德政固自燕寄呈

誰遣聲聞達帝畿行八口裡盡為碑遙知明聖湖邊

草也托東風不亂吹

題畫

千山如髻揮飛泉寺隱疎林抹晚烟野麓無人天地

濶相看雲樹一茫然

晚舟

古廢堂集

卷四八言絕

圭

一八十

夾岸青莎蕩晚風一帆倒影月明中遙聞笑語燈帷

裏人在層樓第幾重

寄趙子疑

初時馬首分春色又遣秋風動別思此意憑人傳不

得却教明月與君知

至日偶成

聖主已臨丹闕日小臣猶自戀江湖山人也解筆封

祝半是隨聲不敢呼

飲王心東齋頭

一杯聊與破冬風
塵上春熏便不同
莫怪玉山顏未
得主人先入醉鄉中

其二

呼盧消白意如何
更遣詩城佐酒魔
幸有秦系餘勇
在酒兵行隊也無多

絕句

梨花庭院月娟娟
梅蕊枝頭雪宛然
風韻一般看欲

古虞堂集

卷四 七言絕

十五

下七三

錯不知春在阿誰邊

春日

自是春來玩物華
一庭新柳帶風斜
春光到處無拘
束先入燕山處士家

獨坐

風聲如吼蕩塵沙
一覺東窓日又斜
獨坐怎堪銷夜
惆悵香未絕讀南華

賦得雲山漫漫使人愁

雲鎖青山白練橫
不堪回首只長征
人生此旅原為
客獨惜天涯遊子情

東姜翼之山人

春寒集霰却如蘆
白雪陽春調獨魚
到處逢人勤齒
頰不知曾否問江淹

次友人韵

幾度詩名說大家
從來筆陣是生涯
綠君一閱陽春
曲吹破庭梅無數花

古虞堂集

卷四 七言絕

十六

下八

古意

壻在遼陽妾未行
朦朧欲到怯孤城
無端夢裡誰驚
破却是金釵落枕聲

閨思

翠靚欲上又還休
舊事思量一段愁
記得雙眉剛畫
却喚郎為整玉搔頭

明妃

埋罷新粧出漢城
蛾眉顰促倍嬌生
當時錯恨毛延

壽豈有丹青畫得成

平臺石對紀事

平臺深密主知新
茶餅傳呼賜小臣
珍重聖恩餐未
敢撈來懷袖奉雙親

其二

繚繞爐烟御袖垂
天顏和霽侍臣知
從容奏議安民
策中使傳宣退食時

送家慈旋里

古嚴堂集

卷四 七言絕

上

七

祿食何曾奉北堂
牽衣空自語徬徨
不堪燈火朝參
夜猶似晨昏慰故鄉

其二

膝下誰經賦遠遊
離亭官舍兩含愁
關情不及依依
柳長自隨人過別洲

夢中作

空明壁立萬尋高
欲障縷綿氣不豪
一旦盡情收拾
起天光依舊赤條條

其二

泥污蓮花原不染
但生牽惹即非真
滿山紅紫喧啼
鳥不碍遊行頂上人

題程仲玉歲朝

誰剪東風爛熳枝
一瓶百卉競芳時
天工無限春消
息都付人間老畫師

燕東似鶴靜瀾兩儀部

春來新柳弄絲柔
好似逢人未肯休
況是流鶯紅子
在不成多病獨馳愁

古嚴堂集

卷四 七言絕

六

三

其二

莫將彈劍學王郎
自有新詞佐酒狂
一夢閒窗彈劍
老濕柔不羨白雲鄉

于一座上看水山

誰遣孤岑雪後逢
閑愁歷亂白雲封
世人莫作水山
看瑤島飛來第一峯

入夜水山內置燈

曇花滿佈夜光騰照徹千巖寶氣增指示旁人渾不
解雪山六祖正傳燈

元日全峇侯臨諸昆弟過子一齋中

春風纔度臘初收此日懸鑣作勝遊名華滿前皆舊
識何人為覓孟江州

再贈戴巖學司農

共君相與幾多年骨尚情親臭味專此後不須怨遠
別燕周同在大慈天

古處堂集

卷四 七言絕

七元

五

其二

平昔過從俱草草知君將行暫過好請君為画煙波
圖盡我兩人共潦倒

其三

願君莫當作選官布德宣猷自古難百姓只如兒女
看中州一路頌聲寬

失題

便從通路下天津情點家園見故人一夜夢魂歸計

得鄰鷄喚醒客中身

古處堂集

卷四 七言絕

七元

五

詞

如夢令 春暈

正是困人天氣那更綠嬌紅膩誰叫小名兒問道綠
窓醒未夢裡夢裡枝上流鶯喚起

菩薩蠻 落花

誰教片片紅盈幕曉來却恨東風惡莫道別無晴花
聲襟兩聲殘香收未得飄泊無顏色早是妬花開
當初誰著來

古虞堂集

卷四 詞

七

五

阮郎歸 赴試月夕

一灣小徑襯青蘿金風透樹過畫堂人已唱離歌相
思柰若何須一醉莫辭酩酊倚盃問月娥蟾蜍應已
發新柯仙郎折得麼

阮郎歸 別了鵬博

庭梧搖曳晚風斜秋光拂絳紗相看咫尺使大迷關
朝速去騶裁好句返流霞含情對月華今年秋比
去年嘉瓊枝一樹花

浪淘沙 別李聚五

明月滿高樓別恨悠悠月光還遠許多愁天上驪枝
人折得月掛梢頭好事與君留舊恨全收相寄把
酒問清幽今歲仙娥應有意別樣風流

浪淘沙

秋景園贈咀石吳令君別

秋月掛秋天秋景蕭然秋風還速令君鞭秋裡流光
君在好秋字冰絃秋樹噪秋蟬秋意纏綿秋雨不
比令君賢秋應為君留去色秋浦寒煙

古虞堂集

卷四 詞

八

四

西江月 詠雪

柳絮無聲着地梨花有意隨風棲臺宮殿碧玲瓏驚
看玉龍飛動海氣呵成混沌簷牙翳破虛空滿橋
詩在醉鄉中驪竹何人吟弄

醉花陰 秋思

人間好事圓還缺枉把閒情結孤館夢初回正靜燈
殘往事思量徹金樽同醉花間月恨幾難成別筵
寞又誰憐記得當初眼底傳情切

南柯子

端陽前一日為家弟誕辰王心東致

壽綵將增繫昌陽更統霞高軒特地過山家相對良
朋美酒興還賒 紈扇輕搖暑涼風淡著紗鳳簫吹
徹小梅花恰似瀛洲仙侶弄清華

雨中花懷人

窓外雨聲剛住了准擬望眼前一笑發陌塵中綠楊
影裏路徑知多少 望眼如穿猶未到料也應芳心
天紹待得歸來碧紗深處却把銀缸照

古虞堂集

卷四詞

金

南鄉子 春閨

最怕的是黃小苑文禽就宿忙那更一簾風而急
涼短燭殘英伴夜長 懶上合歡床感損雙蛾新畫
腸浸觀小鬟偏睡穩堪傷羞看薰籠被底香

蝶戀花 候王心東歸

春色君將一半去一半還留伴我幽人住幾度青山
雲外對瀟瀟數點梅花雨 匹馬歸來尋舊與燕語
新巢營老花深處勝水名山知幾許閒來細說天

千秋歲 元宵

上元時節散畫梅梢雪簫鼓喧燈花結華筵酒病渴
紫陌春游歇愁脉脉流斷的似人嗚咽 乍覺春思
切眼底風光別景媚處心偏熱暗香浮夢遠歌韻連
雲微歡笑裏幽情萬種憑誰說

滿路花 秋閨

風疎竹韻清雨重花心折黃昏深院裏情悽絕盈盈

古虞堂集

卷四詞

金

二

孤抱無語雙蛾結天涯頻望斷淚滴痕深此情堪對
誰說 回思那日恨無言別無端人去後相思切
依稀曾鴈歸近秋時節越越添悲咽萬種淒涼教人
兩地孤子

滿江紅 春思

媚色牽人自難禁春情飛越正搖思慙慙軟枕小窓
夢徹蝴蝶不知春欲去子規聲裡芳心歇斷送了嫩
蕊與嬌花東風芳 歡會少多離別去後事何時說

似遊絲千文紫迴難報芳草凄凄無限恨落紅點點
如啼血最苦是翠被晚香殘燈將滅

鳳凰臺上憶吹簫 秋思

露冷霜清雲凝雨細粧成一段深秋任歌翻舊譜唱
徹新愁怨殺天公不管從前事欲說還休眉頭恨幾
番掃去又上心頭休休這回寂寞縱有那千般一
筆都勾念天台路遠霧斷秦樓曾記香分嫩蕊盡都
作蝶浪蜂遊無端事應教知否忍付東流

古處堂集

卷四 詞

全

二六三

壺中天 謝胡五求表叔梅花之約

春華漸吐謝梅花待我也成耽閣酒約詩盟渾不記
料是恹人忘却花氣叢中燭光影裏獨獨山翁酌玉
鉤不掛東風偷入簾箔此日西下思量心情各自
枉把晴光錯誰信晴光偏解妬移下一天蕭索細雨
廉纖輕風憂擊松竹成飄泊金爐香冷夜來更漏如
昨

賀新郎 夏景

綠蔭新蟬歇恨無端涼風過暑翠簾高揭惱亂一窓
幽夢裏贏得柔腸千結誰直恁歌聲清越記得當初
新月下慢撩人私語相和切怕是輕離別彩雲一
片遙明滅趁薰風荷香十里杼襟爽微欲把等閒都
撇却那禁芳情漏洩又况是困人時節只恐章臺人
去後一枝兒謝却青青葉思往事心如結

古處堂集卷之四 終

古處堂集

卷四 詞

全

二六四

跋

燕趙古所稱慷慨悲歌之地士生其間講節義重然諾其於文章爾雅譽望交游所不習也自高邑趙忠毅公高陽孫文正公吳橋范文貞公倡明古學獎拔士類為千秋不朽之人海內月旦家不惟不敢以慷慨悲歌蓋燕趙且指為風氣所歸其有繼三先生而起為燕趙文壇之宗天下士歸之如雲依山如水朝海者則靜海焉文端公也公出徐勿齋先生之門如陳跋

一

言

漢人尚守師說凡立朝行已論文交友不肯班行近代焉昔前輩米吉士持余制舉業覽公公擊節曰大雅不作王風蔓草英絕領袖端在此子歟是時公頗有吐哺倒屣之誠而余則懷襁褓登門之耻終不一謁公公不罪也凡所交游延譽殆遍夫古之韓歐成人聲名終是公門中桃李古之狄郭好獎士類終是渠龔內參苓以視公之於余小子未有一面之識而每飯不忘其慙才好士當在何等嗟乎數年來余屢

跋屢比已成盛名難居之房琯公遂為稱過其才之龐十元累公知人之明不亦多乎公往矣嗣君勵昌廣文上谷為予序師手公文集語予曰先文端望子如望明星焉見子不第若處天地間第一柱目礙霄之事焉子之深知已也集成可無言乎公人如日月之懸光文如河嶽之騰彩余何敢以螻蛄而問大椿之價特述受知於公之始末為跋數語於後以正告天下後世曰燕趙之間代有聞人其好獎人才更為陳跋

二

言

古人所不及不得徒以慷慨悲歌蓋之也公良友范若侯當年之卧龍鳳雛而不能勝妻子於既沒勵昌師遵父命薦羊舌邱城之誼公厯家宰入拜相而勵昌師時嘆此門其去楊震子孫蔬食步行不甚相遠則公所至水鑿不問可知也古人所謂餘事猶足相傳此之謂歟

辛丑涂月上谷門晚學陳僊頓首拜撰跋後



允文端公自總角時即為詩古文詞泊登賢書隨有漸堂初集行世一時紙貴長安名噪海內及讀書小秘館閣應制諸作甚富彼時與同鄉諸公彙刻成帙俱以甲中之變失諸兵火中厥後公政之暇不廢著述每自言詩文較十年前更進一路然猶謂不及古人故終其身不授梓者惟究心性而闡明理學注有孝經西銘二書行世已久至於宋任筆札從不屬草不孝僅得抄存數紙甲申以後諸詩又以捐館舍肯書籍留京邸為撰書者所携以去竟無副本僅從殘書散帙中得其一二嗚呼先公德行學問膾炙人口固不待文章而始傳然而失之兵火者半失之撰竊者半不孝每一思維輒深痛悼今彙已刻未刻註疏詩文諸體若干篇共成一帙後之梓人公諸海內其文之為左史秦漢為韓柳歐蘇詩之為太白為少陵以及王孟高岑諸公傳之天下後世自有知者不孝何能深窺其奧至於孝經釋畧西銘衍義并告天誅

心等文則又先文端公一生學問得力處不僅作文字觀也已

不孝男恒懋拜記



記

2087470

21 21.5
16a



ZW 21101000574690

舌處堂集四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國朝高爾儼撰爾儼字岱興靜海人前明崇禎庚辰

進士授編修入

國朝官至大學士諡文端是集大抵應酬之作亦尙

沿明季之餘習